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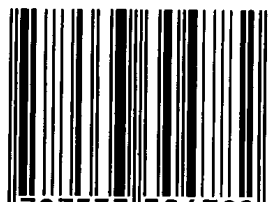
子部

第八六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八六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8.2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八六册目次

子部・雜家類

庭幃雜錄二卷

〔明〕錢曉輯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舊鈔本

來瞿唐先生日錄十三卷

（二）

〔明〕來知德撰

四川省圖書館藏清道光十一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瞿塘日錄十二卷》提要

重刻來瞿唐先生日錄釜山稿

釜山在縣西二十里沙河其山如釜故以釜名之先生有一祖相傳來曾作宋龍圖閣學士不知何時移居湖廣麻城遂世爲麻城人元兵亂入蜀避兵乃居梁山之康村正統後移居釜山釜山乃先生所生之地故以釜山名稿云

後學王廷章識

釜山稿目錄

以詩二首
寄飛練 五言律
醉 道言
盧行所見枉別之以詩 七言律
盧行所還便寄王次宇 七言律
董願庵推府見枉釜山書堂 四首七言律
遏遏歌四章爲哀楊作吾賦 歌
菊 絶句三首
重過天生橋 二首七言律

寄雷翎東蒙自明府 四首五言律
寄贈董麟山徵君 四首五言律
許象洲元戎于梁山會許仙茅久不見惠詩以
速之 七言律
廖對峰以設館至梁山踰年而露化其子齋泣
至山堂照胥之貧余愧不能大助苛以哀之
寄贈朱最峰少府 三首五言律
壽郭夢菊太府 四言七言律
禽言 四首道言

秋風辭 三首辭
與太宇禪僧 二首道言
番龍對 歌
答贈董麟山徵君 四首五言律
種竹 絶句道言
送董願庵廼叔還滇 七言律
答王晴川 七言律
馮溪子 道言
雜興 道言

溪上春興 十四首五言律
贈小溪 七言律
杪秋有懷郭菊太府 十二首五言律
寄傅志宇 七言律
寄胡麗吾 七言律
登彼篇 道言
贈別唐渼田 七言律
向雪亭見訪 七言律
不不歌 道言

客問

僕以先父病末疾母目疾侍養不仕友人致書多疑之作此代答雖文其辭然實有是問非客難賓戲之假設也

瞿唐來子於釜山書堂客有過而問之者曰某聞于人矣聞子冠道德履仁義衣百家佩六藝知子已棲君子之林矣衆人慕之某竊爲子不取也吾聞烏能鳴陽燚知傾日物且如此況于人乎是以哲士乘時

達人敝世方今皇猷丕赫王表熚昭羣彥獻瑋諸乂圜橋采蕙茞而兼菩乎蕭艾選干將而不遺乎鉛刀非慳悋而抱瑟豈濟渡而無舠苟可以存心于利物奚必于執璧而亟貂子廼懸車城市擊壤衢阜臏猶飛于鸞漢羌繼迹于鵷鶯洵拗觲而戢翼必滯惠而屯膏杖雕龍而削草恢茶薺于緯縡吾將冀子兮參軌伊呂胡知今子兮駕言許巢來子曰子以我爲隱矣夫隱者必有所爲今生值明時以不見用爲耻吾不爲也客曰人之酬世非處則出榮春者蘭華秋者菊我知子之心矣方其采秀雲莊燔枯霧築刻羽引商吹金鼓玉高價蜺巔咇聲蟬谷狎花鳥傲墳索恁遠引于青岑非纓情于朱轂豈知闇者斯章微之必著乃若巖廊訪仄莘岸羅奇旭日翯夫乾鵲條風轉于枯荑書將鶴載旌以鸞持束帛投園結軫塡茨慶吾道之大行感人世之我知子廼整筋揮翮仰首伸肙披菽岫出崟逵盼鵷衢而揚袂排鳳闕以論思知子有南山之徑慮予有北山之移來子呼而笑曰非徑也是迂也夫欲仕無路者故以山爲路耳予濫科

名仕則仕矣不求可期之榮于見在而徼未必之寵于方來歲踏齒哉謂之何哉駃亦絶矣吾不爲也客曰子知夫古人乎淶園之放叔夜之簡王衍之談阮精之懶耽竹林嘯山阪脫冠履解襟祓幕天席地操瓢挈醆爾其齊舜豕比周猿迸糟荷鍤遥翹生涎俗士稱爲六逸詩人名爲八仙坐侯夫九疇之斁敘罔碩乎兩曜之虧圓恭敬消于唇吻名節剝于譂誕子之不仕復不沽名于世者意者其在此乎來子曰此自放而忘世者也予欲救世吾不爲也客曰若有人

焉遺情棄世絶圻脱屣紫籍逼名青冥輕舉爾其垂
琳綬佩珵玦騤騑六驪列鉄調世外之元靈鼎壺中
之白雪青鳥縈音紅鸞擊節已而明月初升雲璈方
歇貼桑海之幾遷回歲序于一瞥悲荒卹愴古血乃
若芝之宮虵虮桂館龍驟吹氷成醴叱石飛漿眞妃掺
饋姹女技醻招王喬以容與拉蕭史以相羊旣沉湎
以言別指流水以成章歌曰流水兮東注美人兮何
處回首兮三素浮世兮朝暮乃若陰慈雲滅甘露謝
四流宏六度秘授禁苑之旨洞開葱嶺之路爾其不

生作圍無象爲家天地蘧廬形體蟲蝦見理卽障篤
學愈差乃吼桐峰之虎垂長慶之蛇種雲門之樹澆
南泉之花煞洛浦之金衣洞山之麻烹明昭之銚欲
趙州之茶早聞者難登彼岸劓醉者未窺津涯彼傾
海入毛不撓魚鰕若施藤倚樹必琢壺茶子之勃窣
不出戶庭不面官長孜孜而惟日不足者必居于此
矣來子曰子愈言而愈遠矣此方外之術出于名教
之外者也世皆若此三綱絶矣吾不爲也客曰我眞
不知子矣遂避席而起拂衣而去來子曰居吾語女

夫大德者不官中立者戒倚是以君子無終食違仁
大人以萬物爲體不怦怦于必行不硜硜于必止葢
澡浴存乎吾身顯晦安于所遇立德之基有常樹功
之途不一苟入而可以事吾親兮則啜菽承歡苟出
而可以事吾君兮則捐軀弗計見輪出圓因楯施直
遭坎則停乘流斯逝大行兮何所欣窮居兮何所戚
故移忠于家則敬同移孝于國則愛同使人皆以不
仕爲是兮則龍逢非孝使人皆以仕爲是兮則曾參
非忠彙征者何以誦其駿業嘉遯者何以高其淸風

葢駿業者扶顚持危有匡世之績淸風者起頑立懦
有垂世之功是皆有裨于國家之敎化者也可見事
無定體惟義是適行無定轍惟道是崇故可以仕亦
可以止仕止之間存乎脩已子謂子夏不云乎無爲
小人女爲君子若爲小人何取青紫若爲君子出亦
可矣處亦可矣末學興而功利熾此言不聞于人之
耳也久矣吾將尋孔顏之所樂析繭絲于此理愧榛
楛之無成空劻勉而不已苟友于可以爲政空言足
以善俗則塵霧之微恍或可以爲山海之小補也獨

非鳴陽向日之心乎。子何過疑至此客曰我過矣我過矣而今而后始知江湖廊廟原為一體明道行道。皆將淑人我過矣我過矣來子援筆作客問

重刻來瞿唐先生日錄釜山稿

清溪莊

多半楓林人家少千峰萬峰葱蔚宛一羣嬌鳥咏雲嶠仰面石泉懸樹杪落花朝莫送柴屏掃斷依然撲客衣華陽道士胡不歸菖蒲節老蕨芽肥

登小筆山

翠閣珠林倚碧霄危闌四面俯山椒天空峭石排元笋日晚殘霞駐赤標海外誰人驂鳳鶴寰中何物噢瓊瑤江湖一望無窮思惟寫驚花荅治朝

輓隆孔嵕

岑公江下曾呼酒龍脊州中共放船一日豈知竟千古青年誰料到黃泉遼陽鶴去雲連海古木烏啼月滿天幸有三槐依舊綠夜臺何必恨長眠

用楊龜山此日不再得韻示周生子榮

我曾觀東海吐納接扶桑我曾登泰山五觀摩青蒼中有萬世師日月麗重光道統在天地循環如陰陽繼之鄒氏子授我入道方學問求放心仁義析毫芒鄒魯既已喪立言有否臧而胡末學輩役役鬭自戕

不求道于心却求糟與糠大本已乖矣安得問行藏
遂俾鄒與魯千載擅孤芳豈無豪俊出立志苦不剛
十步九回頭踟躕而傍徨豈知在宏毅任重道且長
況道本率性行之如康莊甲者爲利祿閉門課文章
高則講空寂名爲選佛場二者雖有差均之牧牛羊
我佩鄒氏言朝夕不忍忘勿忘勿助間勉勉長日彌
誰謂東海深渡之止一航誰謂泰山高登之比尋常
高深雖踔絕操舍卽存亡百川與邱陵不學艮可傷
有志山海者莫謂斯言狂

釜山雜詠

淸風草閣三竿竹明月山泉一曲琴惟有梅花知此
意冷香入夢到而今
繞宅苔蘚惟鳥迹隔溪煙霧似人家淒淸莫是仙源
近一線氷泉萬片花
顏回巷裏難旋馬原憲門前長野蒿剩有春風長宮
貴杏花泗水日滔滔
明明皎日高松下淡淡輕風密竹前石上許多華酌
夢一聲啼鳥喚人眠

生子何須論化鶴閏年不獨有黃楊棹歌夜訪山陰
雪興盡歸來也不妨
今人逢窮卽名鬼誰又將錢論作神豈識鬼神卽晝
夜月幾屈處日旋伸
喜成却恐敗將至憂失還從得裏生一笑攬來通嚼
爛淸風明月送將迎

了心歌

我曾與洪崖子浮邱翁揖金母拜木公氷桃碧藕丹
砞紅以飈爲輪雷爲輿上下二儀遍九嵕龍竹鮫綵

歸碧落金宮銀闕高龍樅蒼梧朝設鳳冠栗夜來還
入扶桑窟元鈞曲罷舞回鸞五音時聽琅玕樹放情
凌霄無定期蕙風十二紅玻璃春羅剪字知多少羣
仙博戲無昏早詎知誤踰五色龍謫向人間餌芝草
餌芝今已三十三雞碑鼠獄只空談征裘誤夢邯鄲
道長途短髮風毿毿我壽倘有一百歲前途止有六
十七回視夙齡只一時西峴東汜烏尤疾假令不得
到期頤七十八十未可知此生枉過不聞道擊鐘烹
鼎欲何爲叢桂幽蘭多縹緲松風蘿月溪山小若被

白雲一片留瞿唐道人心已了有時並了亦兩忘傍
花隨柳信周行太山巖巖海汪汪洙泗眞源派許長
蘭橈桂槳駕一航排闥闔登宮墻大叫尼父坐明堂
鳴球佩玉共趨蹌回琴點瑟繞鏗鏘

曾岐山自岑公逭訪予于釜山于其歸也贈別
以詩 二首

白屋參差碧樹齊釜山虛擬近丹梯菊花見客爭籬
發杜若乘風拂岸低詩賦誰人驅鮑謝煙霞吾道覺
醯雞憐渠百里能相訪水滿蒹葭月滿溪

處處春風析柳枝柴門偶過興猶奇江湖不博幽人
樂信義多應長者知雨外蟠龍秋意早雲連鐵鳳雁
書遲旣思暫到仍長往莫遣深情惜淺巵

寄飛練

撥斷綠綺絃長年桄䴵眠鼓盆莊子老荷鍤伯倫賢
苦海誰能脫窮坑豈易塡莫將窮苦事掛碍不成仙

醉

騣褭笑欵段欵段笑騣褭人生天地間走獸與飛烏
務光讓天下天下卽爲草傖夫競寸畦寸畦卽爲寶
誰人任市井市井皆蓬島誰人尙髫髮髫髮先醜老
靑較于藍深人豈勝天巧爲爾得酕醄因之謝昏曉

盧行所見枉別之以詩

朝朝莫莫對枯桐山北山南長村叢兩地外懸千里
隔三春何幸一尊同已留徐孺開塵榻更共盧敖笑
壞蟲倏爾相逢仍惜別差池燕紫野桃紅

盧行所還便寄王次宇

十年蹤跡泛虛舟幾度蒹葭咏破秋偶晤盧仝聊煮
茗翻思王粲欲登樓桃花着雨紅顔改柳絮乘風白

練收不覺題詩成一笑半池春水半池鷗

蓮願庵推府見枉釜山書堂 四首

雨裏榴花午影長偶然旌節下茅堂閒雲繞戶枯桐
潤窗竹沿溪晚簟凉斗酒幾時嗟咫尺功名今日見
龔黃不辭酩酊留空谷秉燭何妨夜未央
靑山一臥門長閉紅日三竿酒未蘇採藥慣看黃獨
外誰人偶到白雲孤籬邊客飮花頻笑醉後歌繁烏
亦呼猿鶴不須猜從盖林巒自此卽方壺
五馬雙雙度野橋淸風拂拂暑全消那知報政餘三

月始得論文在一朝我道百年惟白石君行萬里自
青霄卽看臥聽甘棠月麥穗桑枝滿耳謠
一曲淸江帶白沙沙邊蘆荻傍吾家松間時下聽琴
鳥壁上長留篆字蝸不有陳蓄能下榻誰知顏闔飽
飡霞莫愁信宿無供給獨木橋頭繫艑槎（坡詩誓將歸釣漢江槎汪漢水艑甚美以槎斷水取之）

逼逼歌四章爲哀楊作吾賦

逼逼逼井瓶一落無消息流水高山半調絲四十年
前爲爾識嗚呼一歌兮歌聲孤滿林松月爲誰鋪

子賤琴聲成雅弄士元驥足人難鞋陶令方脩松菊
盟鄭元忽入龍蛇夢季眞夙昔擅風流莊生今日饒
齋送嗚呼再歌兮歌聲長仰天四望天蒼蒼
有母有母風中燭有妾有妾子遺腹夜臺鄉思回飛
轂天昏地黑楓嵐毒乘風逐霧落梁屋饑鴟啄雪鳩
婦哭嗚呼三歌兮歌轉哀一泓痛血濕蒼苔
爾庭有樹變紫荊爾園有鳥化鶺鴒曹蜍知未死此
責爲誰明流雲兮木杪落月兮荒草我與爾言兮傾
懷抱爾胡長眠兮不曉

菊三首

歲晚華初發秋英落更遲回看潘岳圃寒蟻上枯枝

其二

陶令齋詩到王宏載酒過黃封汪花骨白髯遍秋坡

其三

滿種黃金砌分栽白玉堂何曾隱崕壑始得傲冰霜

重過天牛橋

江上遊龍跨水濱江頭有客俯龍鱗乘冰卽渡翻思
漢軼石無成却過秦每恨流波沉合璧何妨濺沫起

芳塵重來不盡朝宗意馬首秋風又憶導
水入攲崕飄亂絲水邊樓閣對撐支銀疑月窟曾遊
處鋏憶羅浮欲往時半世生涯雲共懶三川風雨客
行遲凌霄鴻鵠寧無志不在題橋便有詩

寄雷劒東蒙自明府四首

隔別經三暑江山隔萬重音書無處達夢寐有時逢
雲滿垂堂竹風傳倚澗松茂陵多病后近日更踈慵

其二

素節秋懸玉淸時劒滿霜驊騮千里遠鵬鶚九天長

柳繞陶潛宅花垂潘岳堂澆花并灌柳暢茂卽甘棠

其三

何日傷潘濬今朝憶作吾九原如可起三徑已先孤
向秀非聞笛王戎偶見壚哀歌不成調撲筆夜啼烏

其四

憶爾同金錫憐予飽桂芝年華芳草識心事懶雲知
席上談雷劒花邊接薫帷羣泂何日到好去慰相思

寄贈董麟山徵君 四首

久知傳鳳藻無計到麟山日月淹滇海鶯花隔劒關

君應能出世我亦似偷閒安得生雙翼相看結九還

其二

王猛長捫虱東陵早種瓜鳳琴時掛樹鴻容漸成砂
自古仁人壽從來遯者忘機無一事隨意插三花

其三

有子承家學之官得令名丹心明白日淸議在蒼生
五馬迎春出雙旌拂曙行文翁俄頃化比屋接絃聲

其四

我屋瞿唐峽巫峰面草堂偶將愚與谷長以醉爲鄉

水侵蒹葭落風催鴻鴈翔此時應憶爾憶爾答瑶章

許象洲元戎于梁山曾許仙芽久不見惠詩以
速之

天邊有客饋仙芽爲是施州滿近郊幕府曾云千里
寄仙家虛拾六丁庖鵓鳩春盡呼榆莢謝豹花深掛
柳梢極目不知何日到長歌幾度麈橫敲

廖對峰以設館至梁踰年而露化其子齋泣至
山堂照骨之貧余愧不能大助也詩以哀之

稿席家千里荒山土一堆廖融知夢死仲蔚爲貧來

雨急苕華落春殘謝豹哀麥舟深愧爾相對淚盈頤

寄贈朱最峰少府 三首

何時牽別袂此日已初冬夢久飛都歷歌曾許最峰
緒風催北鴈元霧暝長松偶値梅花使題詩對石淙

其二

往緣驄馬使曾度白鷗灣酒自金華饋詩從刺史刪
雲留龍洞古月戀兔亭閒不得相長嘯于今有厚顏

其三

滿地皆芻牧如君亦道流一官成矮屋四野盡淸謳

水落鸞叢國山銜白帝樓訟庭公事少應不廢詩鈞

壽郭夢菊太府 四首

匹馬鸞叢長杜蘅三巴草木亦知名風高赤甲堅仙骨月白瞿唐洗宦情竹下有懷歌短句斗間無計祝長庚培持國脉須難老九里于今潤帝京

跨鶴攜琴道氣全不穿羽服亦天仙想應金節分今日會有銅人話昔年滿野兒童皆犢佩或時簫鼓雜蒲鞭眼前無限長生樂肯向喬松更叩元

玉盤銀燭紫霞杯甘雨和風壽域開四岳已知添一

歲五雲從此護三台管寧性懶坐穿榻范曄思深爲折梅淪落無成長潦倒留連何地足追陪

叔度人歌來巳暮彭宣長憶不相隨江之永矣斂波潤室是遠而鴈字遲灌甕病多頻命酒報瑤情切又敲詩開籠放雪知非事見月披窓有所思

禽言 四首

割麥插禾禾老麥將枯公家還欠去年租敲門打壁日夜呼縱有禾麥依然無

乾柴水滴滴燒又不肯燃大姑罵食遲小姑得食嫌但願姑嫁與公府朝朝暮暮列鼎釜終身不知此辛苦

哥哥喫酒醉嫂嫂扶回去小叔小叔苦奔波東封西祀鬓雙皤日往月來疾如梭料想前頭壽不多不飲不飲奈爾何

作恠作恠人皆求富貴爾獨學聖賢學聖賢有何緣疏食水飲曲肱眠自稱快活自稱仙學聖賢有何緣作恠作恠富貴誰不愛

秋風辭 三首

父存日疾痺經秋風多呻吟感之哀而賦此

秋風號兮如裂布我父風痺艱行步而何一往長不寤天寒日短時將暮欲往從之天無路黃雲慘淡烏啼樹肝腸摧斷誰瞻顧

秋風號兮歲云徂我父風痺誰將扶生兒小時掌中珠及長南北走紅途烏生有子反知哺我生糞土不如烏縱然有子依然無

我生我生空朽腐今夕何夕納壙圃日往月來箭到努兒與父兮成今古丈夫生不列鼎釜死後椒漿竟

何補兒哭父兮哭聲苦父不自知臥黃土

與太空禪僧 二首

暑逐秋林一葉紅亂藤高竹趂西風六街燈火人家
靜閑與山僧說苦空

我坐虛堂皆向實君長抱影着空多紅塵要識能爲
主秋月澄江映碧沙

蟠龍對 酬王我齋問蟠龍之作

若有湫兮乃在魚復之國蠶叢之東劒閣周遭十萬
重上有娥眉新月照羌戎氷輪兎魄藥杵紅下有雲

鬟十二鎖芙蓉瓊裾玉佩搖玲瓏雪縧孆孆墮空濛
化爲象馬奔入馮夷宮生綃一幅懸太空影入吳瀾
越漲處處不敢生山峰郢客一見心恍恍捫蘿攀磴
撥昏霾鞭煙撻霧入層巔六月六日生嚴冬金鷄赤
日翻無功銀鉤蠆尾投幽竅大叫洞中蟠者龍羣龍
兮天上爾何爲兮山中滿腹雷霆喑不露爾獨忍兮
塵世之痰癃我欲以爾訴元穹金書上偹起爾躬與
爾雲致爾雨頃令八埏九野春融融倏然幽蟄水如
舞與二怒號捍强弩排蜺旌兮張鯨斧揚天桴兮伐
河鼓倒銀漢兮波咸池掀地姊兮撼天姥似與郢客
通言語六幕昏黑不知所夜來夢入龍之山別有仙
境非人間瑤樹琪花團鶴馭丹沙雲母護仙關仙童
侍者鏤朱顏吹風捉月弄銀灣客亦因之入縹渺扶
桑赤處羲和曉東覗海水青玻璃區區五岳彈丸小
安期浮伯幾輪廻俛仰塵寰多草草信知凡龍出世
間啄腐呑腥空自老一聲天雞江月沓啼醒浮生夢
未了眞耶夢耶兩不知坐見晨星三五橫秋嶠

苔贈董麟山徵君 四首

對酒知無地相思隔幾山江遙遙頹石雲斷木容關
已識珠璣綴空瞻花鳥閒殷勤寄湞月去矣好重還

其二

好句憐飛玉奇思信剖瓜十年聞大道九轉見丹砂
冲淡能爲王文章自覺嘉隋宮饒黼麗雕刻不成花

其三

高士曾成傳循良近有名古今雙美少橋梓一時生
巫峽洲中立碧雞巓上行水淸山更峻觸處得謳聲

其四

溪上茅爲屋天邊玉作堂有時開竹徑無意盼仙鄉
毎覺韶光轉閒看燕雀翔平生青畫癖應笑米元章

種竹

一曲清溪擁月臺幽篁處處帶沙栽春風但願兒孫
長不畏鸞枝覆緑苔

送董願庵適叔還滇

鳴雨虚堂淨桂枝西飛一鶴彈仙姿大蘇夔鑠松筠
日小阮風流竹馬時錦水秋生三峽早彤雲客過萬
山遲還家莫道宦囊薄贐有幽人贈別詩

答王晴川

偶憐芳草賦胡麻爲占溪鷗一席沙雲本無心常出
岫鳥如逆客愛啼花豈因肱折醫方善未必裙書字
始嘉金馬玉堂俱可隱莫猜巖户桂叢遮

馮溪子

五月山中溪水長樹杪百泉飛泥濺怒濤赴壑助松
聲白日魚龍戒魍魎溪邊布穀日催耕溪上貧家佃
作生睚言彊以須聶肩鉏笠朝朝天未明生涯飄薄
惟破釜風雨留連薪作滷大婦斫竹小婦舂折蒐煮
糜日巳午田中健兒怒飯遲兩三赤脚隔江湄欲向
平橋路已繞捷溪咫尺卽茅茨解衣調笑方移步未
到波心先失足難言白水卽元墟緑波信是黃泉路
大婦小婦奔溪前淚滴溪沙沙亦穿晚來水落溪頭
石夫君欲傍石床眠單衣敝席封淺土眼前酸惻生
今古前山一夜風雨深幻形依舊棲水府憶爾當時
去任情壯心視彼康莊平預知河伯權生殺誰能慷
慨赴滄瀛人生知進須知止水災原向火心起淚言
鬼母哭輪迴人還霧活溪水死忙裏幾番失脚來世

間萬事類如此君不見村中馮溪子朝唱竹枝暮蒿
里

雜興

十二峰之杪上有異人莊諸山盡古貌風致近陶唐
周遭數竿竹朝夕奏琳琅望中練布泉白壁掛滄浪
中坐一癯翁雙瞳掣電光飄飄雲漢間泥塗畢八荒
偶因採藥去邂逅此相羊長跪前致辭此恐是仙鄉
願授長生訣永侍左右旁翁云我非仙致身等尋常
世上有丹青染之令人忙忙病最難醫六鑿紛徬徨

翡翠與文豹豈不美文章顧以毛羽故翻以毛羽戕我本素心子衣服擣元霜頭盖不我青腰帶不我黃袈袍不我紫玉佩不我蒼樗散與世違卜此聊相將朝朝斫黃精服之比瓊漿山海辭灰刼我壽猶自長世人啖煙火不敢索此嘗縁此白懔悞覩我如驚麞浪說有神仙羨問及紫陽稽首受斯言欻然起嘗皝諸訖忽不見雲深路渺茫

溪上春興十四首

春草年年緑春山處處奇落花如有意流水本無知窈窕青霄客鏗鏘白石辭殷勤寄猿鶴正是舞雩時

其二

種竹不計个結茅只數椽乘閒將句覓覺懶抱雲眠歐冶原無價鷦鷯別有天從容無一事祇恐易成仙

其三

獨此溪邊寂兼之野與長山川㳘島嶼人世近羲皇有客來花塢移尊傍石牀朱絃寥落久三嘆對宮商

其四

三竿兩竿竹一寸二寸魚此會堪棲鳳年來可贈書莊周空徃貸衛女莫歆歔拾得羅浮種應歸渭獵車

其五

一髮青山遠孤亭黃鳥鳴煙霞春睡足風雨夜燈清謝眺詩多麗羅含菊又生祇緣樗散便不是為逃名

其六

草緑黃芽浦春歸白露灣四休堪任世三徑可怡顏王烈終思石圖南只愛山清風還繾綣來往打柴關

其七

雨後山如拭春殘興覺饒小橋浮淺水曲檻護深條江海孫登嘯樓臺弄玉簫幽人得眞境不在馬蹄遥

其八

衡門多閒寂溪木更蜩螗世故憑黃髮生涯傍白鷗江淹何事恨杜甫為誰愁一笑無勾管終朝看水流

其九

到處心俱泰尋常興亦奇花容勾酒膽山色濕詩脾海宇昇平日春風獨樂時前溪有芳杜歲歲寄相思

其十

孤徑幽通谷三山翠作堆鳥非緣客喚花似為人開

陳繹將書至山公載酒來翻因車馬到踏破一灣苔

其十一

春事亂如麻春山背郭斜雲屯千樹鳥鼓吹一池楽
我愛陶宏景誰傳蔡少霞何時通脫屣相與話河車

其十二

氣壓豐城劍光推合浦珠我生隨白幘花鳥卽青蚨
壽斅非詩引登山藉酒扶六橋今夜月千載照林逋

其十三

看竹雲生屐聽泉柳囀鶯古今行步遠風月擔頭輕

藤鼠知年齒醯雞識利名人生鷗鳥共達者可忘情

其十四

廠幔催清曉看花媚夕厄芰荷初有服春水正宜詩
啼鳥通人意懸蟲似釣絲原來彭蠡笛不向世人吹

贈小溪

疊翠堆奇自畫屏小溪欹石錯繁星一灣古水今生綠兩岸長楊短着青岸壑雲常連豹霧柴門戸或浸鷗汀相思記得曾溪畔風捲松花雨打萍

杪秋有懷郭夢菊太府輙賦五言十二首奉贈秉酬佳句感時陳抱并見乎辭

計國投龍劍排雲叫鳳墀徙薪憐獨苦梳髮已多秜
補拾蠹蟲識手標白歡知姚崇陳十事唐室仗安危

公曾上時政疏十事

其二

白日携琴鶴青霄刷羽毛龔牛來海甸韓鱷去江濤
夔地三分土耕夫一半刀峽中藤盖屋往歲幾家逃

其三

落木鴻初到褰帷菊正明秉衡時有待典郡歲仍更

地闢劉封井江深白帝城文翁多化雨肯讓峴山名

其四

毎讀夔門稿燈花報夜分已看奎璧燦轉覺蕙蘭芬
象馬蟠江月樓船接海雲偶然生異與應更著元文

其五

玉露垂愚谷金聲擲草堂體裁欺鮑謝雅調入宮商
雀噪空爭樹鶯鳴必向陽口知拆襪線無計鬪絲長

其六

落手煙花熟迎人水月圓看山隨屐到得酒傍囊脈

譙秀甘遺世桓譚獨信元于今千載下巴國見遺編

其七

午夢殘金馬秋思入玉琴楓楠千樹曉鷗鷺一灣深
魏闕瞻如昨蘇門嘯至今鳥花知我意拉我到青岑

其八

吾道松梅淡年華鷓鴣啼空能懷鮑叔原未見祁奚
月落峨嵋淺雲迴灩澦低江湖多少事憂處盡情題

其九

捫蝨滄三徑騎虹憶十洲丹砂期熟鼎白髮欲生頭

白愧非高士多慙負細侯清風吹杜若咫尺隔仙舟

其十

不是厭輕肥何曾任翠微龍神應沛澤鶴野故驚飛
渭北春花晚山陰夕艇稀五雲多處望一望一瞻依

其十一

秋杪絺衣薄窗虛竹圃斜懷人驚白露寄遠折蒹葭
欲線期無地書裙思轉賒交神偏入夢入夢筆生花

其十二

瞿月流三峽巫雲掠九霄江山遺此勝感遇幸今朝
陳榻應知設袁扉不用招春波如媚眼便去放詩瓢

寄傅志宇

三十年來見大家而今對客賦蒹葭淡邊飲酒天將
午竹下懷人日欲斜已識門前栽五柳豈無頭上插
三花諸兒剩有蹁躚樂肯學迂疎浸種瓜

寄胡麗吾

與客相逢問麗吾書香喜又見韓符十年翰墨三都
賦一日功名五百呼笑我閒中多酒債知君忙裏少
詩租何時得遂山陽願醉臥松根月半梳

登彼篇 示諸公

登彼日觀峰兀然掃石坐雲霞爲佩裾金玉爲咳唾
下視紅塵人盡爲紅塵縛方着紅塵衣終以紅塵破
登之欲如何獨馬不用䭾我馬如元黃依舊紅塵臥
君不見人間擒龍打鳳仙連山爲琴黄河絃

贈別唐漢田

黃葉紅亭秋可呼賦詩贈別泛屠蘇望中鄉國三千
里坐裏樓臺十二孤官冷應知餘苜蓿時清何必話
頭顱文翁化蜀今猶昨不在談經與剖符

向雪亭見訪

七夕銀河暑未收馬蹄底事不相留風塵憶作秦中
客蹤跡須知水上漚茅屋石淋三伏冷黃柑紫蟹五
湖秋雪亭想在山陰畔得與還携訪戴舟

不不歌

齊奴婆娑矜豆粥堆屋黃金三萬斛金張舊業何巃
嵸㒳宮雙闕帶千甍千甍萬斛應難托蕣榮朝開莫
還落太山神女嫁西瀛地黑天昏風雨生須臾鴈鶩
呼寥廓白衣蒼狗一時平翻愧焦螟巢蚊睫自來自

去了無聲爾何苦英雄自古無常主爾奈何鳳沼原
來卽雀羅不不歌不不歌何須浪飮丁都護嘗破春
情不在多君不見瞿唐來矣鮮種松千尺種柳短

雜興

鮭魚抔高樹光華滿樹摧斃膓偶封塗春意一時回
莫言灰已冷吹之猶可惺惺時還灼爍烹蓺及調鼎
栝絙聲百折溪柳高千杼天生此物有何心長與人
間管離別焚香告天與天盟願天此物不須生脩然
無事茅齋下萬山松子一溪蘅

欲遊岱岳孔林先寄楊作吾

泗水自縈青帝麓尼山遮護聖人家龍騤碑碣蒼松
古鳳德宮墻老檜斜歲月空驚懷蕙圃斗牛應冷舊
仙槎而今地主歸厖統幾度飛揚醉莫花

林明府以外艱還秭歸別之以詩 四首

半是圖書半是琴蒼生盡憶秭歸林武城惟有絃歌
在一曲相思調轉深

三日歸程八月槎昭君村傍水之涯朝雲暮雨思君
夢夢到村中第幾家

此出多應忠孝來來時懽笑去時哀春風一日吹芳
草乘月還登郭隗臺

不識相逢到幾時明年南岳是佳期夜來去閱瞿唐
集還少三遊洞裏詩

釜山堂戍憶昔篇一百韻呈莊明府

憶昔遊元圃相看貫白虹唐科龍虎出虞𪉉鳳麟同
海嶽開秦甸菁茅入漢宮祇台思夏后壽考憶周鄗
駬騖皆登俎秋蛇亦入㸦隋珠常並燕楚玉不遺璁
禮樂遭昭代琅玕有匪躬明華金劵寵麗藻玉玲瓏

紫雹氷千尺紅綃霧幾盅鄧林材共梓崑頂石俱玒
顧以親垂老兼之病盃攻江湖家獨遠風雨鬢雙鬖
北闕心徒壯南陔志未終傾葵時耿耿拾棋更忡忡
芳樹憂鶗鴂甘霖或蝃蝀跳丸虛宇宙穿屐倦巃嵸
傾國媒如在連城價自逢知章心外破杜甫耳非聾
也覺鷹非鷙難言豹卽貒魚因緣木拙兎爲守株悾
雜縣愁金奏鶢鶋畏録幪思鱸秋有約倚馬夢空隆
擊唾誰千里逃禪且六蟲燕關雲慘淡灩澦月朦朧
未展干時策長看入午銅回鵩頻轉轂歸路疾飛駥

緑此投三峽無由見九嶷陸通還入蜀种放復居嵩
去去時非晩蒼蒼勢本穹往來眞泡影斷送賴醲醁
草歇劉郎緑花殘白帝紅峰高遲鳥翮溪漲疾漁舸
未客千枝月鮫人一荻風陸渾山崒嵂頻濮水冲瀜
徙倚還荒徑分明覺轉蓬羅含環宇菊靖節候門僮
夜雨追姜被霜蹄恍鮑驄衣存游子線壁掛嶧山桐
母飮猶堪卣隣漁並饋籙遂廵藏滑瀡次第摘蔬菘
共道家非國誰知孝卽忠百年惟菽水三釜付瀧涑
豹未文章顯烏先羽翼翀蓼莪原不讀寸草已微功

自識成蒿尉人傳近渥灃居蟠依薜荔顔闇友獐狪
出處今人事陰晴造化公天高悲雨露地濶任西東
打麥成茫昧乘槎總鑿空豫樟非杞棘鰌鯇卽鯨鰻
黃紙灰應冷靑精意轉烘平生慕山水眞似困饑饞
旋架崖根屋還栽石竇稷園應疑向秀宅亦近揚雄
蕙徑中封薛荆扉不剪茂清泉隨意活脩竹自然蓊
霞氣侵桃樹煙氳入桂叢鳥孤穿葉密蝶弱撲花豊
石瀨徘徊抱溪田宛轉通參差成曲巷高下隱迴櫳
靑眼輪輿寂黃昏社鼓鼕是山皆得髓靈藥已成獲

草木俱仙品年華度褐絧曉風淸枕簟暝色黯杉楓
地僻偏宜懶文豪欲送窮山光分几席草色帶涳濛
仰面星辰濶低頭杯斝朦臨流頻濯足入谷欲披絨
松館時邀月山聳或吸筩一聲成浩浩萬事忌匆匆
散髮飛孤鵲聽泉對野淇酒醒風入榻客到鶴開籠
坐臥依雲氣行歌苔皐蚤抱雲眠自在浥露飮鴻濛
尋隱長題鳳逢車偶夢熊晩成園種漆鑽久木穿硿
覓句隨髭斷翻書見蠹訌婆娑眞婉孄雕刻覺蠐螉
寄遠聊扳柳吟多欲截筒悲歎塞上馬心事楚人弓

談笑天隨子從容桑苧翁行藏歌杜若日月佩苺蘂
始覺芽齋下悠然太古中青山眞屬魏白首始招馮
笑我探奇早看誰鼓瑟工天邊摩漢鵠枝上囀春鵊
洌啄隨時至洸冥覺自冲溝中同作斷肆外莫遺葱
尙友慚孫陋論經欲折衷蛟螭須爛嚼境埆漸消融
自後早鉛槧知應惜燕鴻坐多塵到履靜久蝗喧聽
數定生隨薄時淸道未崇鶉蛙看幾變薇藿不求充
单爻先投餌東阿可卽戎閭閻宜愷悌絃誦到疲癃
花柳知潘岳丹沙識葛洪冠裳頻懇懇車馬下悾悾

圖報先知劣師資未覺費有詩 呈茂宰無計獻重瞳

殘燈

殘燈將欲滅欲滅更揚輝遠思有沉吟披書寄翠微

覽遺事

千金買參朮珍藏藥之圃豈知敗鼓皮翻治腹中蠱

與朱雲石

媧皇善補天西蜀天還漏精衛能塡海海水愈奔鬪
人間不斬老葛藤白日依然生棘蔱紫陽崛起五峰
巔雲石溪邊牢結搆我曾深夜話蒲團欲往方舟不
可又怪爾老狐精枯木㞦前春復春千年萬年作人
語翻與人間話生死話生死迷津深無底三月浪高
魚化龍痴人猶戽夜塘水吁嗟嗟咫尺成千里鄒人
之子已往矣江浩浩雲漫漫明月蘆花君自看

答雲石天人篇之作

莫謂天時至難言人事多一心輕道路萬物任風波
枕上羲皇夢花間擊壤歌岸頭有眞與舟楫竟如何

福利道人

福利道人宅三畝壁間文字多蝌蚪山深無歷不知

春只問花開花謝否

春風辭 三首

春風起兮花殘我有美人兮江之干三年不見兮路
漫漫遠莫致兮贈木難歲崢嶸而將莫心惆悵而轉
寒擷宿莽兮搴幽蘭指九天兮我心丹願及榮華之
未落兮驂玉鸞何時見我美人兮使我終夜不寐起
長嘆

春風起兮花飛我有美人兮江之磯三年不見兮路
嶇崎遠莫致兮贈珠璣駐雙樹而漸遠望九闕而多

違飲墜露兮餐落菲柳昏花瞑兮我心懸願及年歲
之未晏兮駕玉騑何時見我美人兮使我終夜不寐
轉歔欷
春風起兮花落我有美人兮江之阻三年不見兮路
沙漠遠莫致兮贈金錯目眥眥而下山花飄飄而漸
撑佩辛夷兮結杜若不我洵知兮我心搆願隨風雲
上征兮跨丹鶴何時見我美人兮使我終夜不寐轉
蕭索

黃令長柱山堂謝之以詩 三首

紅泉翠壁繫漁艖箬笠蒲團對薜蘿笑我著書耽歲
月看君學道見絃歌花間兩火人來少郭外春深野
燒多不有明公能折節輪蹄誰到白雲窩

福利峰巒接漢齊蝸廬巘屼枕峰西青松帶雨蒼蚪
濕白石籠雲謝豹啼汲黯有才長臥治陸通遺世費
招携此情惟有嘉榮識酒自清清唱自低

相逢把袂識循良潁水當年亦姓黃三徑未曾傳竹
葉四郊先已種甘棠綠綺見客音偏雅元鶴逢人唳
更長野外不嫌多閒寂秋高還過白鷗莊

黃廣西人安靜悃愊不事粉飾雅有古循良
風盖非俗吏可比也宜民之情見乎其辭

江邊送劉環溪

琉璃亂潑江之潯拄杖携壺坐夕陰十載構思非我
事千緡何必買胡琴浮生窮達此江水須識流行與
坎止古人風節重于山東帛安車猶不起臨川郡守
癡不癡却爲維摩剪美髭一身榮辱且不惜木雕土
塑欲何爲爾脚長年登兩室授得羣真龍猛筆有時
點石成鎏鐐萬里長空翻海日誰言錯識南華來黃

金世上豈無臺退之花前將醉倒獨子不樂何爲哉

壽黃石崗

與君未相逢時飛玉屑搖玲瓏與君時邂逅正值遂
弧開玳瑁君本官中仙一簾秋水坐青氈我亦十洲
客暫到人間看古雪古雪古雪化作珊瑚扈奉君祝
壽輕君肌脚踏黃鶴背身登崑崙池摘彼長沙星將
此白雪辭辭古調高筆如掃萬年同祝塵寰小

招張仙歌 三首

世傳張仙化而爲能余以萬物莫人若也作

歌招之

張仙不歸兮春復秋山空兮風颸颸草木决鬱兮白日趦趄石齟齬兮剌鮢觩欲登兮不可以騮欲涉兮不可以舟君不歸兮夷猶

歸來歸來世有仙人兮別號瞿唐左宮右商兮春風日日吹琳琅歸來與仙人兮製辛夷之佩着芙蓉之裳豐隆輪轅兮巽二驌驦朝崑崙兮夕扶桑予將叩天閽朝玉闕兮遨遊乎八荒一杓海水東蒼蒼喬松夭兮錢鏗殤

萬物惟以人爲主淒清無如水中苦歸來兮都且甫紫貝宮兮黃金廡斑螭髓兮素麟脯瑱玗一曲兮衆仙起舞拍肩蕭史兮咍河鼓長嘯片時兮麾世千古歸來歸來兮都且甫羌汨汨乎淒水府

看水篇

天地如棋盤萬物盤之子拮据于其間利害一時耳五帝信手拈得失等敝屣自三王而下以力不以理中原鋒鏑場爪牙張虎兕戰血流于河河水年年紫白骨化爲土掘土還成壘其間潑潑爭鹿鹿不可指尺寸蝸蝿頭多于蟊蝗原來陰陽氣揉雜相因倚二氣迭循環勝負長不已有春必有秋有生必有死有晝必有夜有終必有始有王必有伯有惡必有美有尊必有卑有冠必有履有巨必有細有綱必有紀有華必有夷有粟必有粃有成必有敗有此必有彼有治必有亂有泰必有否有吉必有凶有表必有裏有遏必有塞有張必有弛有晦必有明有遠必有邇有強必有弱有憂必有喜有往必有來有行必有止有長必有短有譽必有毀是以勝負場亘古皆如此

氣數之必然豈人所可使我亦常觀化幾入紅塵裏打破古今事一笑而已矣懶到棋盤中搬弄爭我你却立棋盤上閒看浮雲起有雲飽看雲無雲看流水

寄劉洞衡

十載支離以三秋夢寐長江山巴國樹鶴鸛楚天霜詩作蛟龍吼名應蓀蕙香南來有春鴈何日度瀟湘

秋夕

積雨空堦濕秋山反照多鳴蛩知慘切落木更如何白酒時澆菊青衫已剪荷遠孤思寡過慷慨欲揮戈

寄楊印峰

果州桃李已成梁鶴迹還遺愧竹堂此日三巴翻教授他年七里峽名頌甘棠無情塞雪連心冷有意江梅照眼香却憶草元珍重久新詩不過野人墻

康村

紅樹千峰遶青溪萬壑早沙虛脩竹短春淺落花遲水石平分處漁樵問答時鳥聲長一囀似欲慰詩脾

寄林子 二首

不見林生久悠悠未可期方秋來入夢無地去投詩

梅福傳書日程門立雪時于今二十載鬢髮各成絲

其二

迢遞遺雙鯉虛徐又九年秋生魚復浦人憶碧雞嶺有客三刀夢將書萬里傳孤山多刻意我亦愛逋仙

白崖道中遥寄楊雙泉

十年杯酒龍宮日三月塋封馬鬣時郢曲漸忘投去調梅花尚憶寄來詩王猷未見山陰面蔣詡寧忘竹徑思已許瞿唐今夜月百壺同醉刺桐枝

笑吟

夢魚即豐廩夢棺即剖符笑我不浪夢一枕盡虛無

其二

大釣鯨與鰻小釣蝦與鱲笑我長持竿只釣寒潭月

其三

吹笛可成佛吹簫可得仙笑我懶求吹只撫無心絃

其四

伴車以行山杼車以行澤笑我只輕車處處皆阡陌

答楊郡博 二首

伯起談經日橐駝種樹時三巴稱政教五典賴君師

笑我長多病逢人每見遲秋風吹落木無賴自題詩

其二

斑斕堪製服麋鹿遂相從白日嗟河伯青天問火龍農家誰比櫛歲序到寒蛩莫謂巴川漏媧皇已補縫

題贈東明禪僧 二首

寺下長川淨夕暉寺邊高竹帶霜飛登堂便覺僧家靜得句翻思遯者肥空寂不妨通短刺相逢還欲借禪衣明年共約登衡岳坐看氷簾捲翠微

一幅蒲團百尺竿眼看孤鶴度高寒流雲時潤松間

石膺倘長依月下檀浪說幻形同土偶誰將好句比
琅玕陶潛性懶多耽酒白社從今莫素飧

寄朱懷陽兼問愼所 二首

易水探春日薊州反棹時相違無半載悵望起孤思
積雨空林濕寒花小徑欹幽居無底事料得故人知

其二

彩筆題青嶂長歌問紫陽投詩將縮地無計可登堂
千里家非遠三刀夢亦祥王褒吾憶爾滇海隔微茫

寄石峰

積雨江村水帶沙懷人長憶隔兼葭晴霞遠遠紅將
斂厓竹森森翠欲斜白髪何曾嫌貴客青蚨原不戀
貧家細推物理堪成笑對酒當歌看莫花

雜言答楊計部

種樹不可兩兩樹難並株兩傍枝若秀中枝必定枯
欲纒萬貫錢難駕揚州鶴欲駕揚州鶴不得冲寥廓
蜀地無窮山吳地無窮水天公怒不平取彼以均此
剛風吹不去精衛填不起世界本缺陷天亦不得已

輓馮孔崖

仪劒平生識者誰風流慷慨亦吾師丹沙曾覔三千
里黃閣空傳十二宜 曾奏十二事宜 身后馮唐知有
子眼前郭泰豈無碑百年回首成陳夢落日寒煙起
笛思

答郭夢菊督學

交因澹泊成詩或江山助君昔過蟠龍擲地天台賦
芳訊飛瑶華妍談發珠樹皭以明月光潤以金莖露
照我養痾顏息彼求午痼笑非採秀登兀坐空山霧
譬彼欵段才已甘長鳴羿从無伏櫪思翻成伯樂顧

蘭茗覆春洲金虎違秋度嘯傲一枝巢緬邈千里路
河廣川無梁無由抒情素豈識朱鸞翮還驚飛練兎
鄉羹集莊馗歌滿舊時衿文旆指巫陽桃李沾脩江
其中圓方流嫪此亭亭璐予衿江南吟終失邯鄲步
趨鳩叫日華虞淵不肯住百年瞬息間多因牽世務
因風洒短箋願託雲中鶩何時羅浮春慰此江東暮

送王我齋

馬蹄行色帶秋清事業河汾舊有名六載鱣堂多化
雨九霄鵬背快雲程題詩想過滕王閣懷古知登白

帝城我欲匡廬尋五老琴尊何日話生平

龜雖壽 贈張北村西遊

古樂府龜雖壽辭中有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之句故作此贈之

白雲如遊龍靑松如翠蓋松風擻游龍化作文犀帶俯仰天地間莫只學自在瞬然一粒碧霞丹倏儵肯嘗落英飡浮楂一日天孫杵便欲抽毫獻治安工部因詩方寓蜀步兵爲酒去求官釣璜物色磻溪石鼓刀未必老江干吁嗟男兒名重太山身如葉蓬蒿

慷慨鬚頻捋幾廻脩兒數餘音流水高山長嘖嘖魚腸遇雨作龍吟縹緲入抱干時策仰天長嘯太宇寬醉後歌殘唾壺缺君不見臨邛渴病老文園也犯逆鱗去諫獵

送古建吾

君不見河東守前者稱賢後者否一片昭華在眼前秦珉燕瑀隨人口又不見劉連州元都觀裏再來遊種桃道士知何處一笑從前看蒯緱古來賢達知多少榮名一念都難了譬如去上岣嶁尖獮藟旋蘿只到杪標巓一望地位高猶恨致身胡不早假令山腰可了心銅虎銀魚已不小古人旣如此今人復何疑況君磥砢世所罕倒傾蛟室愈瑰琦氷輪西晦東還燦衆星捧上靑琉璃一時覺被浮雲妬兎魄蟾光竟未虧完名好似黃丞相重來再去莫噓嚱

有客

地僻忽驚千里客雲深長斷九霄鴻踈狂自識成敖叟尋訪誰嫌是醉翁帶雨枯松橫淺水背人啼鳥隔深叢風流却笑柴桑子一徑黃花滿甕紅

憶昔歌送楊大理還濵兼酬見懷

憶昔憶昔江草綠草元之子抱紅玉天東無人繫龍足十年一別如轉燭長風吹送白雲曲今夕何夕到空谷空谷空谷竟如何當日相看意氣多袖拂驪龍珠能令起龍梭而君亦何爲亦復歸山阿我問山阿無如點蒼好萬里芙蓉開縹緲銀河日夜掛天表三江五岳杯拳小瞿唐道人心已了幾欲乘鸞凌風矯與爾同登十九峯之杪掃雪穿雲尋蒦嵠三千弱水開池沼荷衣蕙帶冠裳巧蟠桃如斗瓜如棗一坐萬

年不得老下視八荒如秋草

蒼谷歌爲王方伯題

長風漠漠起平陸吹向蒼山入幽谷林薄蕭森落畫圖中有異人坐厓麓憶昔異人正少年走馬献賦明光前飄飄凌空橫一劒彈冠不謂囊無錢一朝翻然思甘旨拂衣棄官如棄屣清時不敢掛冠歸安石終爲蒼生起雲梢幢棨下徐揚烏紗白髮照滄浪原來宦海千年夢白日慘淡悲風黃一時哭盡閶闔血龍鳳有雛還跡絶總角之子解辭金坐中簪組皆擊節

江山荏苒春復秋三十年來土一抔壁光有氣衝星斗石麟無語傍松楸逝波一去不復返蒼谷悠悠落日短鬱紆景色尚依然花開花謝無人管獨存鐵石舊肝腸化作琳瑯五色章還繫令兒思百折讀之我亦神悲愴君不見男兒志畏葦此言于今猶凛烈又不見子柳賻布班諸貧今人那得如古人古心古事今已矣貞文孝者爲誰子嵩山汝海渺不見碧雲瓊樹空仰止

釜山堂成

松子投幃暮茅堂下築初山深交誼少親老宦情疎種核黃泥畏敲詩緑葉書春深多燕雀鳥亦愛吾廬

答胡忠菴憲副

一秋閤筆門長閉十步幽亭草未鋤五柳先生方兀睡七松處士忽拋書霜風菊蘂迎人笑流水柴扉過者踈跨馬何時共尊酒題詩掃石摘水蔬

憶昔兒童花滿枝而今蒲柳鬢生絲十年雞黍何曾約兩地風流各自奇虞氏著書知已晚樊侯種漆未嫌遲芙蓉冷落秋光淨水白山青有所思

爲戀斑斕慣狎鷗忘機事事淡于秋千山未放盧敖脚一葉翻思范蠡舟以我解彈明月調多君來問草堂幽歌成伐木無人和鳥自嚶嚶水自流

梅花

大造無冷煖孤根亦覺短自從嫁逋仙春官不得管

遊五岳還曹荔溪以詩見問用韻奉荅

不才天上誰來召有興人間任去遊携得月琴隨鶴住惟無玉帶與僧留許多臺榭違君賞到處煙霞共我幽乍起相思相見意吟魂又夢入渝州

來瞿唐先生日録 悟山稿

題懊梓依蘭卷

慷慨相逢劒氣丹詩成月白井梧寒江山海內誰懷梓樽酒天涯幾倚蘭南去兒童迎竹馬北來禁樹遶闌竿古今寰宇皆兄弟自是人間不肯看

登天元寺

鬢髮亦自凝懊懊此勵勉今日登此堂蓝宫牛荆棘怪爾蟠藤鼠黑白交追遙蕊蘂多偶儻鵑鷲如翙翙時有採樵人臥此碑中曇日穿金粟影參差舊蘿芳山川騰紫翠合沓亦奇特胡爲乎蕿落令我心惻惻炎火吾所慕方東不可陟亟兀畢肉生翻爲山鬼識笑爾方不子勸我侑厨食鳳皇集梧桐高岡多芳前豈不願人間羞與黃雀息前有嶺如倒諸峰馬爭馳好開黃精圃白日生羽翼歸飛雲漢間拼雲襯五色

登石佛寺

暍暑欲無聊幽堂偶見招秋潭沉寄綠太白聳岩嶢寺傍孤根石溪橫獨木橋龍蛇蟠殿古煙霧接天迢迎送蒼髯管浮休白日消與淸鳴磬寂望遠渡杯遙

縱目重登樹。除煩。不係。飄素紘。聯貫崙。黄耳摛參寥。
邂逅題崖穴留連。坐斗杓林塘如姓魏刀筆更聞蕘
几席緑風口壺觴對野樵開襟陟嘯錩鍋熬過山椒

長歌

君不見東隣小兒誇敏慧手抱琅玕去謁帝中拜太
子舍人時頭角未完剛四歲又不見西隣老翁九十
九兩鬢鬖髿雪蒙首鐵杖蒲輪入鄙城翠甕珍盤方
適口早者何早遲何遲早者非黠遲非痴世間不獨
人如此欲上蒼蒼問所之一陽嶰谷方吹鐸元枵倘

未交寒鑰江梅忽爾出墻東婥約居然先聳壑及至
菊開則不然迂跡澹泊任留連自春經夏衆芳歇方
蚪玉露結金園逋仙乘馬追風騾靖節之車趾乎後
二賢假令坐一堂更倩誰人分左右勸君看花莫厭
遲鬢髮空催十丈絲春風秋月如無恙菊蘂梅鈿自
有時

了生死

死字如滄海人生水潺潺溪河有大小俱 欲赴其間
誰挽謝電波逆行至于山生字如布經富 貴布之梭
南去與北來手足俱奔波及爾布織成尺寸者不多
生死即晝夜斯道日中大晝夜有晦明天地之當然
我能盡其道千古猶光圓人能知此理便能了生死

獨立

獨立滄江遠回看孤嶼清緑苔圍竹徑黄葉送蟬聲
世登跌儒術人多戀利名鳳皇如欲出依舊向陽鳴

錦城歌贈從弟文進赴成都試

峨嵋秋月涼于水錦里絃歌滿人耳濯錦橋頭立馬
看芙蓉縹緲閒羅綺我曾乘興百花遊眼底乾坤到

十洲珠林琪樹猶迷目屈指于今二十秋丈夫功名
須脱洒拵鬚莫令居人下題橋之子何軒昂歸日蕭
蕭馳四馬爾姿如玉倘少年春日桃李出水蓮欲于
天上陳三策須向舟中擊一鞭我今行年不爾若雙
親白髮垂于鶴戀此斑斕五色衣乾坤俯仰成寥廓
此行爾莫漫逶迤揮戈駐景亦由人自古文章多傲
命梓里雲山盡是春錦城歌歌聲壯一聲裂石秋相
望

誰人

誰人太硉矹築室傍崕峪地繞龍蛇窟墻依翡翠巢
野雲流石髓踈雨淨仙茅一片泉如雪當年擬虎跑

寄朱誠齋 四首

不見誠齋久因風寄數行歲時天轉熱夢寐我思長
宿雨生叢棘晴林有鬧楊烹龜無底事漫說及枯桑

其二

患難尋常事淹留翻可憐眼中皆是地頭上豈無天
飮啄且成數崎嶇豈偶然自思還自笑不必泪長懸

其三

逆旅琴尊少空山音信遲交情廷尉識世故塞翁知
集蓼心長苦鬩墻事可悲古人求自是此外復何爲

其四

五月生陰雨千山滴薜蘿鳴蛙長到徑野水欲成河
泄柳門頻閉茂陵病更多相思空悵望無奈故人何

行路難

古行路難太涉愁苦作此反之便寄與譚敬
所侍御左遷

君不見花發凌煙閣前日上花枝今日辭花籜又不
見柳拂銅雀臺旣許秋風落還許春風開一開一落
人何有千愁萬愁一杯酒朝還着綺羅莫創塡培塿
芻狗哭十龍土龍哭芻狗行路難行路難行路之難
有如此嗟爾世心原不必幾人幾人買丹砂悵然去
駕黃壚車回首回首種祇樹天花迸空無着足無着
足無着足人間信有難行路舉世難行絕往來嗟爾
欲行之人亦將爲之何哉我有兩脚輕于灰不怕羊
腸鳥道七盤九折之崔嵬東西南北縱所如未嘗臨
路淚生哀朝朝莫莫雲霄上幾度崑崙縣圃來崑崙

有路兮南北蹋來盡是尋眞客只緣世上行路難烏
語長啼行不得路入南兮雷匈匈十二樓臺侵水晶
步余馬兮紉杜蘅持玉簡兮朝太淸叫九嶷之舜英
日域月竁與昇平喜起喜起賡復賡路入北兮石泠
泠煙霞盤護桃花非一斛瓊漿步紫靈長與天地爭
久永霓吾衣裳兮海日靜琴吾素月兮萬籟省下視
紅塵如桑梗天生我才信不多登巢椓蠡時非他仰
天白日自吟哦此身不受一塵染任爾世路之南之
北或長或短或大或小或險或易或得或喪之風波

台何爲兮而女嫚而靈氛而愼竈欲行不行翻嗟跎
手提玉龍欺素娥蛇遊狐立坐嗰唆世路世路將予
何怪爾浮休子不信周道平于水終日兀坐恐城裏
生前縱跨黃金印死后空成雞眉鬼行路難行路難
侑爾歌加爾食鳳皇不啄人間粟八埏九野何地無
琅玕莫將行路起長嘆

過吳氏舊莊

策馬驅危蹬題詩問落霞頹園圃野竹細雨濕殘花
山水疑前日崔黨昇舊家雜言千載後渤海變桑麻

答陳近大

閑來無事或臨流爲弄溪山月一鈎自是碧蕁驚荷
貴不關花鳥傲王侯

贈謝郡愽

一秋雨滴石淙莊兩度書曾君子堂逸鳳久知連北
阮乘能不識卽東牀鄭江人夢鄉音近首蒼盈盤道
味長閒對郗林看世德家雞野鶩墨花香

林明府載酒枉山中蒼卒缺欸詩以謝之

野鶴疎雲淡浦沙盤飡市味隔籬葭逍遙久飽元修
菜愷悌新添宋就瓜豈有經綸驚薄海多應松菊到
貧家權呼幸賸滄洲興鸂鶒鸕鷀荅客緺

竹舍

自任苔蘚自掃塵有時搔首有時巾野花啼鳥無人
管都入先生一部春

聞楊崑洲少叅計 四首

宦海愁邊夢生涯掌上卮故人今若此吾道復何之
秋雨留連日關河滴淚時寄情彈別鶴哀調不成絲

其二

江夏思楊震平臺問范滂百年歸皓首萬事屬黃粱

風雨生芻遠乾坤宿草長曹蜍知尚健未死郞亡羊

其三

往者遊京國兼之晤達泉把杯成一笑計別未三年
交誼延陵劒相思叔夜絃詩成無處遞灑涕向寒牋

其四

騶從飛黃蓋精英入紫垣尙平婚未畢元直母猶存
水落秋容慘烏啼野日昏靈均門下客誰與賦招魂

雜言

莫道三伏中終朝只穿葛雨餘生晚涼須換綿衣着

與丁任夫劇飲

春風吹山山欲裂一點落花一點血眞血耗散春容
摧黃金難買朱顏客朱顏朱顏欲住時刼灰無奈擊
玻瓈玉液金脂不識醉吞龜嘽鳳欲何爲銀光之子
莫趦趍爲爾琢句閑聽哦歲星一夕化爲人腐落肯
甘同草木綠螕不得遊帝都白駒終自閒空谷舉頭
一望天地寬何須手抱靑萍哭笑爾百戰刀剪禿長
恨鮎魚不綠竹酌爾一杯酒將爾愁腸傾萬斛我有

逍遙不死之神術清風爲我車明月爲我轂青天白
日騎黃鵠千年萬年瞿唐子此生已知逍遙不死矣
縱死亦必化詩仙不似愁人登鬼錄

針

憐爾孤標直鋒鋩鬪雪霜磨礱知出處布帛見文章
天上君王衮堂前慈母裳雙雙未補報一線抵天長

赤甲行

赤甲秋風一夜饒百卉芳歇梧桐彫美人別後隔山
椒蘭葭秋水天共遥欲往相從路無船星漢西流夜

迢迢尺書恨不寄明朝鸞麥一去不可招西飛白日
馬銚鏣流光轉盼又元楊援琴鳴絃寫寂寥一曲相
思不成調空憶當年舊板橋

村居

野服黃冠對竹根雞聲雀語送朝昏有田只種陶潛
秫無事常關泄柳門白石鳥來留篆迹靑溪雨過帶
潮痕蒲團纔到忘言處又被鷓鴣叩釣綸
石牀藤床傍釣沙綠綺白雪斷龍蛇春風夜月邀隱
草尊酒芳簷向日花王烈無官知愛石邵平有客惜

需瓜朱幡刺史頻來往疑是西湖處士家

有客二首

窈窕青山歲已更忘機處處有鷗盟一溪流水源頭
活半榻清風戶牖明共喜陳蕃能下士誰知李密欲
陳情焦桐幾度希聲處雲自無心鳥自鳴
露滴雲流淨石淙野猿幽鳥亦脊容當簷花撲仙人
几隔澗霞封隱者松歲月漸隨芝朮長道情常共酒
杯醲東京有客來相訪家住夔州十二峰

答陳近夫二首

淚說長安路不多舊時都人葛藤窩行來行去頭將
白依舊還從葱嶺過
南去波濤千尺深北來車馬萬山平人人都爲風帆
利不向輕車熟道行
月下金鉤倒欲垂千門萬戸正開時此中水火能生
活便是崑崙第一枝

雜興 四首

秋風夜怒號肅殺如斤斧蟪蛄最可憐嘰嘰聲何苦
人生天地間來往成古今翩翩一小兒黃髮已可數

夜臺幽且深朱黻亦何補

其二

山前食熊趾山後食蕨薇熊趾食之飽蕨薇食之饑
饑者身常瘠飽者身常肥瘠者壽千歲肥者七十稀

其三

西方有懷人一隔千萬里秋深欲寄書托此江中鯉
三年不反命感嘆中夜起今夕尺書來介我陶然喜
長跪讀尺書琳瑯滿人耳念我無遐心故人猶如此
乞名嘶嚅翁近名浮休子

其四

鬱鬱山上松虬枝何婀娜根盤一萬里萬木俱卑瑣
宗工取良材車馬長安道笑彼蕣榮華發光何太早
朝還滋剪裁莫卽同靡草我曾上崑崙煙客多縹緲
層城爲園囿弱水爲池沼種彼十圍禾食之百年飽
花非開千年結實居然小寄與山中人百事須難老
大才原晚成喫得非良寶

梅軒歌 寄長溪吳明府

江雲夜落豆稽小天花亂墜靈山巧瓊㛹瑤璋互績

紛琪樹珠林相縹緲元雲青女抱持來欺霜凌雪立
蒼苔一夜東風吹石裂百花不敢先春開吳侯自小
負奇節高標與爾同皎潔臨風對雪厰孤軒幽谷埔
標兩奇絕神遊我昔泛花津倏然倒着白綸巾蹤影
樓臺銜莫色世上徐熙淚寫眞大庾直接蓬壺境長
往令人發深省群眞向夕擊波黎羽服縞車環佩冷
此軒不見又經秋洞庭青草江悠悠踏雪披裘尋不
得幾廻夢裏到羅浮丈夫行藏須婥約手抱青萍人
字廟調羹閒爾事之常莫把明珠投瑞雀梅根日久

自笑奈應同辰水變丹沙知君此去成仙令翻笑孤
山處士家

贈古養吾

一曲陽春調轉嘉宮商俄爾入煙霞原來冀北牛騏
驥自是鄰林長桂華寺靜樓臺侵霧樹月高燈火對
汀沙明年濯錦秋風發銀漢津頭有斗槎

朱少府曾許枉太白山堂乃遣人惠巾并扇寄
之以詩 三首

昔日充城去曾云過草堂豈知翻厚貺今復枉疎狂

遇雨先須折乘風且奉揚菊花秋露白不共故人嘗

其二

聞爾淸操甚官銜亦冷然將簪長當米沽酒每餘錢
羊續魚猶在時苗犢可牽好來看魚犢吟弄共留連

其三

秋雨濛濛落秋山處處登君應同野鶴我亦似孤僧
客到尋常飯閒居紙竹燈白雲長繞榻得酒即飛騰

寄贈汪大池 二首

水北山南春復春夢中長是爲傳神吟邊拉客張標
酒[illegible]酒名醉裏看花折角巾兩地共鈞江七月十年
岐路馬頭塵誰言高士今成傳髮白猶聞起渭濱

草滿虛■花滿枝百年心事白雲知方思東岱南衡
日剛畢男婚女嫁時蘇晉有緣皆繡佛浪仙無寺不
遊詩蒲團贏得團欒話字字驚人句句奇

荅范羅岡兵憲 二首

燕社淹梅雨魚書忽草堂開緘如面命捧讀憶台光
月入咸京古雲連漢時長南山詩更麗煙水隔蒼茫

其二

舊負澄淸志新收破膽歌惠風方偃草溺水盡恬波
楚蜀煙嵐接獠夷出沒多攙搶猶憶昔十載未停戈

寄楊鑑谷僉憲 時姪堯亦宦滇

昔別美人兮北風颼颼今思美人兮滇海悠悠海中
碧雞飛天表銀漢一聲江浦曉長風搖曳捲玻瓈回
有島嶼杯蝶小有時旌節駐層城坐令長虹海角生
三千弱水蒼茫外川明何處有笙聲此境人間不常
有暫時歡娛亦非偶欲往從之隔世寰空令秋風成
白首有姪有姪海之陽二年不見我思長剪碎青霞

爲詩章因風吹到美人傍此中荷葉大于航我欲取之爲衣裳何時走送我山房欲來不來遥相望

問彼篇

問彼焦山中往往求仙客衆客事拮据一客獨蕭索結髮坐林巒嘐嘷長愴怕偶爾太清君詣此相朝夕叩彼丹沙事掉頭剙嘆嘆止授一木鑽石盤則五尺木若鑽盤穿輕風歘兩腋領命遄歸思反覆多驚悎木柔石則剛此理信匪易終朝事鑽研贔屓常跼蹐衆若笑彼痴彼功終不射有時木或盡逡巡繼杞棘

心與石同堅妄以木俱息一年復一年石薄如皮革鴻綱倏爾穿霅（直甲切音喋衆言也）然天門闢宮闕高巃嵸（山峻貌）別有乾坤宅滿地凝水晶輝映雲霞碧身方到帝前名已註仙籍鞭風駕雷霆無往不可適苦樂相因仍屈伸不獨蚇有恒通神明積久貫金石回視前石盤明瑩珊瑚赤

盡 王正 卯宅

亂石粘山山欲飛白雲芳草長山衣一泒銀氷落樹杪萬里煙波咫尺微中有幽人坐山足椶鞋裿帽掛孤樹來時似有霧沾衣坐久不知將日暮厓根老樹枝半枯野雀枝間隔葉呼呼時似識幽人意好侍山泉月一梳平生愛山看卽飽試鑿閬風空自好王維畫裏勝槩多今我幽思筆如掃

戲題李子埡禪師草庵歌

鐵鞋踏破緇塵路眼前寶筏無人渡難將空手見空王蕭條且向山巔住山巔四顧盡煙嵐五禪暫學繭中蠶割霧誅雲圖了快李子仍成白石庵庵中日日飡荒薺杖敲破龍原無底五牛一日牧山頭四方齊送盤陀米古來佛殿多不靈羅轂空將掩雀瓶雜圓

處處迷秋草不管樓臺散落星我住庵庵任我有時庵破也亦可千枝松影逐溪東六櫺長爲頑雲鎖假令狂蜂逐紙白化鶴之兒成螺蠃也不禮佛也不修心淚說披沙去揀金朝朝莫莫庵中尋瞿唐道人亦知音長抱無絃自在琴幾欲抱琴訪鹿剎猶恐山中石頭滑墨花亂洒草庵歌因風吹送鳥之窠鳥窠鳥窠草庵能作佛瓦殿定成魔試將一轉語來寄白鷗蓑翠竹黃花滿地多當面爾若不能見草庵草庵奈爾何

王似泉下第見訪有序

天違憐疲馬春殘惜落花風塵妾薄命富貴浪陶沙竹影侵池薄雲容靄樹斜且乾鸚鵡盞莫羨漢江槎

昔劉禹錫題浪陶沙云日照澄洲江霧開陶金女伴滿江隈美人首飾侯王印盡是沙中浪底來白居易題云隨波逐浪到天涯遷客生還有幾家却到帝鄉重富貴請君莫忘浪陶沙乎之句蓋本乎此因王問及浪陶沙之句故又以昔人二詩足之言功名富貴不可驟至必勤苦也乎非輕引人以退者

開我齋還轉

江水下揚瀾人歎蜀道難從來千里隔背向一枝安宇宙憑驢鋏芝蘭貢禹冠看君振文鐸斗氣轉芒寒

有花篇

洛陽橋上春如織千枝萬枝鋪紅罭(音罭魚網也)鶴祢神女舞霓裳幾度徐熙畫不得看花之人何繽紛不識春光在頃刻不識不識亦可憐千古已后萬古已前鶯飛乎淵魚躍于天千鈞空挽六螭轡鬉白面皺轉相牽南

山峨峨石壘壘天風吹爾作海水孔子孟軻生一遭籛鏗奇松萬遍死假令不得其中意再生萬遍亦如此踆烏白日啄人髓鑿石得火倏忽爾歸來乎歸來乎山有蕨水有薑窮鬼笑錢神錢神笑窮鬼

答人

十年不出孫明復一榻頻穿管幼安我欲溪中釣明月肯將鉤餌與人看

與歸雲寺和尚

畏冷重添破衲頭幻心原不論春秋溪蔬煮罷無多事獨木橋邊看水流

贈温崇峰

城下薫風捲玉荷城邊有客隔松蘿欲看三峽皺人勝便駕千金范蠡艖鄉思關心歸夢遠湖山入望畫圖多何時共約馮飛練爛醉仙人踏踏歌

寄莊岐岡郡丞

蟠龍山下牽裾別灔澦堆前使者還自后杳然無一字于今宛若隔三年天寒松子催鸚鵡春盡榆條怨杜鵑惟有甘棠亭上月風清夜夜向人圓

荅卿汪大池大池督爲母不仕捐宅學中

自把珊瑚閲歲華詩來多半帶煙霞陳情李密應思
國捐宅希文不爲家笑我長年歌澳竹懷君幾度賦
蒹葭吟成獨立空相憶撲筆挑燈拂劍花

同刑淺菴推府王葵軒莊岐岡二明府古民部
遊蟠龍洞得雨字三十韻

諸峰羅兒孫一峰插岣嶁台湫山之窩雙壁鑿斤斧
沉沉牛渚磯靈怪蟠水府中有沙羅奇瓏璐佩碧乳
蜩蜺墜青錦蹁躚如旋舞溷水相紛颭饑蛟吞渴虎

九龍來瀑布萬壑擊雷鼓地媼澆醴泉醉此梁州土
諸山盡酩酊不知有天寓乃知天子郭先后爭步武
鄉人憂旱鉢鉼鑵時偷雨豈知人心靈應響如速弩
耳夢古老言仙客煉藥釜一朝帝有詔拜下頭角膴
意者巢許輩嘷嘐開花塢依山巢雲松種藥傍水滸
槎牙萬疊峰朝夕成賓主一朝隨化逝蝎來同啄腐
爲人復爲龍事亦近蒿澒髣髴李八百空筌入仙譜
緣鵠飾玉輦好事成亥魯偶來登此山春花鬭蓮莆
二三遊宦客暫解龜魚組對水淨煩襟一洗塵囂腑
乘醉弄潺湲出洞卽今古安侍駕飛車減轍入天姥
更有翛翛與走筆愧鷚鵡幸爾拔仙在却爲徐凝補

我有半輪月

我有半輪月摘之自峨嵋從我江南遊長伴江之湄
今日歸來北牕臥剪碎清光挂我帷有時清光還入
夢八荒寥廓天如洞瓊樓玉宇空崔嵬滿地水晶塵
不動下土車馬聲如雷巴西來矣鮮手攀脚踏應無
路亦何自而來哉豈是撥雲披霧天重開九關虎豹
吼喝自廸隮須臾須臾毛骨化于灰恍然輕舉入三

台寤時不覺來矣鮮只覺前月半輪升山巘

衡門

裊裊嵐光作翠淮青青松葉覆蒼苔鳥從白石橋邊
度花趁黃梅雨后開麗句暫吟元鶴舞衡門欲閉故
人來夢中擬在磻溪上修竹千竿一釣臺

病后禁酒午日默坐　二首

世已慚無補詩如餔可呼三年思舊艾萬事泛新蒲
竹密溪塘靜身閒筆硯孤惟將逍散意銖兩博榮枯

其二

青憐秩上雨黃入隴頭枝杜甫宮衣笑陶潛止酒詩
水流松徑淺鷗度泖湖遲隱几無言意長思南郭綦

時事有感寄林明府一笑 二首

寥落幽居稱素心百年麋鹿臥長林石牀藤屋推千
卷蘿月松風抵萬金自古救人須井上看誰避暑仗
蓬陰綠綺雖在無絃久空負隣家借好音
江上紅波雜素濤可憐明府祭秋毫當機恍惚將扮
杼迎刃從容始見刀鐵笛三湘心未償金書五岳興
長豪笑來翻遣堅前約對雨挑燈誦木桄

酬李鐵石

小時誤吞五色鳥手拂青羅歸海島赤繩裊嫋縛麒
麟金窖陸離堆碼碯蟠桃鞭落九花虬紅塵不動春
風掃龍翔鳳舞客卿狂撐霆裂日尖奴剛媧皇輟補
崑崙石斗間紫氣怨琳琅摘冉搜春沉大雅綺羅人
語風斯下東武鶤雞何寥寥亦有承間遣之者近日
只彈無心絃三峽流泉如棄瓦孤園誰寄八師經翻
于櫓秕長螟蛉寄去衡山風懶瓚莫將螭豹雜鼪鼯

答楊少臺

岐之水悠悠我有美人兮滌湏洲洲之石齒齒我思
美人亦如此美人別后卽天涯塵寰一隔掛青霞我
欲剪霞爲爾佩遙看玉珥夜生花陸離燦爛中天起
化作蛟龍度燕水忘機之子何寥寥寒竽不吹今久
矣春風一夜飛尺書琳璆滿目病將趺何以報之虬
松珠洲前應得看蟾蜍

憶昔行哭荀麟洲僉憲

太峨之子前披仙抽黃對白筆如椽聳壑昂霄脚十
七錦囊看花最少年綠袍已掛新郎早雲機更美天

孫巧詣闕上書還浣花乘龍仙子歸蓬島銀漢橋頭
孔雀嬌鳳凰樓上笙簇小佳人才子照春燈素娥青
娃相看少雙雙總戀扶桑巔風流文采共翩翩珠明
玉潤原相媚苑柳宮花色正妍笑我迂遲幽并久多
君相知又相厚青州屢貫白雲篇毎拔桃李報瓊玖
四海風塵各西東十年意氣還杯酒子方持節武昌
時工時供帳都門柳栢府人從天上來鄂渚斑然洗
塵垢孰知湖邊一夜霜曉蘭方萍琴隨亡猶憐伯道
無兒日元直老母正高堂黃牛白馬波濤惡蕙帷囘

肖人蕭索浮雲自古姤氷輪花開莫遺常離舞思爾
空作憶昔行西風木葉紛紛落

七夕辭

伏羲一畫洪濛破太和元氣相環磨春到鶻鵃啄椹
時駟星毎毎催耕作周道倭微杼軸空耕夫半挽征
人弓中原白日排揔鶴道上相逢問七雄帝閥下土
盡肝腦滿目攙搶何處掃欲得四海盡昇平惟有男
耕女織好河東美人事杼機千幅萬幅雲霞衣織手
龍梭歸碧落月滿蟾蜍露未晞河西牽牛耕銀浦鉏

犂朝夕天潢土耕罷蓑衣掛扶桑横吹短笛撾河鼓
雙雙作苦亦可憐羲和封奏帝之前帝命東西諧伉
儷赵此秋清秋月圓是時銀河不可步眼前隔斷河
之路靈鵲報喜是生涯役毛編作鴛鴦渡年年無句
敞長秋相逢相别各東猶舉案只隨天地老翻笑八
間喙白頭從此八𤨏盡耕織誅求寂寂豊衣食玉露
金風送虎猫朱緑元黄忘帝力偃旗韜以海無波天
卜不復用干戈竹馬兒童齊拍手歲歲春風擊壤歌

問岑公寄李明府

峨嵋玉壘東復東翠屏嶻嶭横青葱上有江珎碎月
刺蒼穹煙華霧蕚輝朣朧下有合竅滉瀁繞鮫宮直
與天潢渤澥一氣通洞中仙人名岑公揖金拜木坐
昏蒙三十六鱗何者紅有日騎飛訪渥灃左驂勝六
右驂虹后驅列鈌前豐隆潢姑渚畔洗腸空會遣娀
陵牽約我同歸山之中今夕何夕鶴生齒乘風載筆
來問爾初平一去白羊死媧皇五色化于水王母蟠
桃凍不開六鰲折足空飛髓岑公岑公爾不歸兮將
奈何紅塵赤日隔煙蘿黄牛波漩惡赤甲楓楠多彌

我青萍侑爾歌爾不歸兮將爾何青蓮道士風流客
泒出梔源自高格回咳唾于鏗金迸珠璣于裂帛求
勾漏之丹沙翻冠裳之逍追不須再訪已往之羽化
叫空山之蕭索寰中我亦謫仙人何時來予載詩一
車李子携酒一石鞭鸞撻鳳共登岑仙之舊宅醉后
却把驚人綺句問青天長嘯一聲江月白

书仝思亭

已矣于今憶昔朝揮毫搔首自飄蕭春風同踏燕闕
雪夜雨曾穿易水橋三伏漸生原上草百年回首梦

中蕉迦蹦欲作哀時賦落日層城起野燒

贈別莊少岐

良會能有幾行裴遽在玆青山忙裏過白日醉中馳
召伯修行后胡威跪問時河陽花豈約彭澤柳如知
賓劒雙龍舞長風一鶚隨躋攀從鳥度徙倚看雲移
水流劉郎浦江深白帝祠三都雄勝濶七澤莫煙瀰
郭璞岷江賦謫仙蜀道詞問奇停棹从懐古放船遲
海宇多萍梗河梁此別離嵩山不可見明月問前期

太白山堂成 四首

茅屋厰朱明春風到杜蘅松應尋竹友酒或是詩兄
陟巘憑空遠臨流獨濯清大猫機事少不論結鷗盟

其二

月入嚣嚣榻風清皞皞窩（山下二堂榻大理名其左者嚣嚣榻右者爲皞皞窩）
鳥花成富貴禮樂自卭軻兀坐忘人象論文或客過
枯桐如手滑隨意足高歌

其三

誰是人間樂誰爲世上閒閒非宮室好樂是水山間
欲下全牛手須先見豹斑蝸廬與斗舍到處可尋顔

其四

松老蟠虬鐵篁幽複甕區廣居無定宅安樂卽康衢
與我二三子乘風南北隅脩然多揖讓白日見唐虞

送李獅子岡

何年與爾同題雪此夕挑燈更對床元鬢無言知歲
月青蚨有職管炎涼冰邊樓閣搖溢浦天外帆檣跨
呂梁行矣風波須自重北雲南樹各蒼蒼

張北村卜居岑公用蘇子瞻移居白鶴峰韻奉
贈

何人持斧斤鑿此江皐麗紫電排虛牖流月出泉細
岑公煉丹砂鶴駕曾此逝我今千載后誅茅聊一憩
慵鼓王門瑟漫作任华計都歷連巫陽宛若湀砦砌
澄江斗裂平葱倩映螺髻俛仰天地間萬物眞委蛻
頃來稅塵銜初服宜薜荔緬想蘇子瞻灰刼觀此世
結搆白鶴峰飄飄托雲際金張高甲館于今等醯蟎

無才

古人不我追今人不我隨無才能出世有酒可澆詩
月照垂江閣花開向北枝惟將花月味飽嚼荅清時

羅浮高駢郭夢菊

君不見海水生塵化爲石盤礴凌霄十萬尺仙人石上有眞居正當碧落中分脊却恨蓬萊道阻修仙人兩地各夷猶酒酣白日叫陽侯手折扶桑鞭海虬盡驅海丁如驅輸海歘波立蓬萊浮一夜飛來相綢繆兩山合後羅浮之高更嶕嶢不可及兮俯視三江五岳如浮漚珠林掩映青霞樓今雲古雪團丹卯上有龍公之竹掠星翳斗風颼颼九苞枝上鳴琅球下有銀河之水銕橋流濺沫瀟湘七澤秋仙人日向銕橋

遊坐見金烏浴海火輪浮有時騎鶴止金烏金烏不肯留兩翅扇海朝呑夕吐相奔仇我曾觀潮夢憐衆脚踏雙虹脅六羽朱明豁然厰八荒羣仙四坐成環堵意中有仙似姓陶瑆纓璐佩翠雲袍授我青鳥篆飡我白鳳膏歌我雲和詞醉我瓊粉醪約我三千年之後同遊四百三十二之靈嶅紅翠一聲海月高須臾轉盼止見青煙白霧相蕭騷孰知群眞更有傑瓦與羅浮爭巇嵲袖中斗函烏玉玦束以胡繩韜彩纈偶向江頭洒詩雪九寰盡散琳璆屑我忽見之五情熱駕電蒲梢剛一瞥王母蟠桃今幾開鶴馭仍飛赤甲來俄頃春還草木芗榴花盡織雲錦堆輕風有日送三台玉爐金掌映鸞臺左夔右稷兩驂陪始知漁陽會稽之數子者已不足伍區區葛洪軒轅矜黃閣白之小兒又何足道哉我生好奇肆探討地肺天孫心未了盧敖不得遊太淸紅塵去任傷懷抱羅浮高可仰兮不可卽兮將翳何日巢雲間左弄奇石之煙霞右拾花首之瑶草羅浮高奈之何自拂青萍自放歌

孫代巡賜扁呂明府催謝詩以答之

十載方將一戒成滿園松菊戒時生而今若爲霜威破草木焉知不笑人

野望 二首

野望峰巒濶吟成屐足遲孤僧奔乍雨群鳥度幽池
欲往隨枯杖從來不皺眉自看多自得不是苦敲詩

其二

遶屋依岡阜沿溪長杜蘅前峰披霧出社鼓隔村鳴
久矣成殘朽無緣答聖明自知還自愧不是厭逢迎

贈徐我山

一官萬疊劍門關又向瞿唐灔澦還豈爲功名能適意祇緣甘苦暫開顔扁舟東下秋應杪宦轍西來鬓未斑不識荷州今幾菜清風我亦愧追攀

煮茶

短摘緑多客鮮烹爲解醒不忘松火急仍以瓦瓿盛慷慨輸投筆年華去請纓惟看川上水日夜赴滄瀛

前峰歌　壽高前峰高諱友曾任枝江辭祿枝人至今誦其清節時壽八十有六

玉疊山高高入天阿耨驅車不敢先萬壑寒流飛琥珀一峰砥碑山之前峰前草堂大于斗山人往此亦已久白雲無心任往來有時逐雲到溪口翛翛四壁掛藤蘿蒼苔鹿迹偶經過手把珊瑚長自笑笑爾天地如予何小時掛冠不受祿秋水蒹葭對首宿湖邊清節重于山梔李霏霏共湘竹當年磊磊何太奇玉珥回看尚睦離而今一笑成陳迹誰信青山有紫芝紫芝紫芝亦神物不似人間煙火粟山人餌之今幾年項令紅顔生緑玉十洲我亦長生仙謫入人間四十年常向峰前弄煙水兩人相對山花然我有一杯長生酒欲往贈君恐君有仙人自古心情淡不似人間報瓊玖因風吹送前峰巔一曲高歌萬物卑宇宙此峰如不老願君與之齊壽考

觀棋

逐馬驅車着着爭滿腔心事不寬平將輸偶或羸殘局得勝猶妨伏暗兵兩路風雲齊入會一時喜怒各殊情眼前戰鬪眞兒戲惟有樵夫看得淸

秋

日月成何事江山信已秋任來依塞馬用舍見韓牛地僻人應少詩淸宅更幽水禽如有意時過蓼花洲

壽李順菴　二首

綺席芹池廠淸秋夜氣凉百年頭尚黑九月菊初黄壽以靑氈永名因紫電彰霞觴成一笑衿帶滿宮墻

其二

地遠心常邇時違禮尚存因詩思斗酒慕道憶龍門人隔梅花塢名傳杜若村何當操几杖燈下話沙尊

對酒　四首

對酒眠芳草將詩惜白駒桐花開次第松子落斯須
賈誼終歸速馮唐不是迂寧彈流水調莫涙學吳歈
其二
地幽春水淨花發夕陽遲三畝盧仝宅千篇謝朓詩
群鷗歸碧樹獨鶴下青池無限江湖事留連到幾時
其三
屏跡詩成癖尋虛學近禪曲溪蟠瘦石白屋厰朱絃
宣甫思浮海韓琦欲捧天天高兼海濶何地可投元
其四

漉酒陶元亮披蓑張志和古心惟止此今日欲如何
黃鳥啼青嶂巴人帶楚歌人心知鳥意興到不須多
憐翁
九十光陰百歲期紅顏猶勝少年時誰言白髮多公
道看起而今也有私
浩歌
世人往往慕神仙休妻絕粒住山巔金石無辜長煮
煉剛于九轉竟茫然某也拔宅某騎鶴某也黃金點
瓦礫好生惡死人之情頓令婦姑紛六鑿更言方外
有蓬壺鐵鞋踏破雙鬢枯本欲長生得逍散翻令奔
馳不得蘇天地有生必有死不生不死乖常理不死
之人誰見之不信眼中空信耳浪說籛鏗八百多還
同世上夢南柯八百之前更可羨八百之后復如何
塵世清閒人最少盡因富貴生縈繞不求富貴即求
仙依然白髮成秋草我不求名不慕仙一聲浩浩百
花妍清風吹我後明月照我前想應天上仙人樂不
過逍遙聽自然浩歌復浩歌歌罷抱琴眠一枕華胥
夢還到孔顏邊朝聞夕死有何嫌君不見祖龍持璧

終不悟海船浮天競欲渡蓬萊仙子安在哉黃沙白
水迷歸路
呂南湖令長自下車來僕以多病尚缺展拜雪
中偶惠嘉儀且欲見枉詩以酬之
歲晚松篁化素仙清清長日枕琴眠偶然使者來三
徑正似瑶花下九天欲戰恐輸蘇軾鐵有情先放剡
溪船相逢未許知何日對酒還歌白雪篇
雪中留別東峰山人
敲冰煮雪對東峰暖筆圍爐興亦濃負郭應無田二

頂登山肯惜路千重眼前暝樹迷征客澗外長松掛
素龍一刻合人成縺綣百壺何地更從容

白崕道中

木落江寒曉日遲蒹葭楊柳各離披誰從野店來沽
酒我欲長安去覓詩遠水抱村連若斷危橋欹石險
還夷翠微何處一聲笛驚起鶺鴒過別枝

讀書

青青一徑栢得雨發華滋抽條過墻求旭日蔭紛披
秋深雨漸久枝幹生蝌蚪豈無澆灌力好處翻成醜

歐冶問鴉九此意竟何如鴉九竟不言相對各踟躇

學忙 三首

到處相逢郎學忙忙人憐我授忙方如何一調無絃
曲又落從容自得鄉

其二

不我忙時我覺痴覺痴是我學忙時忙人見我空相
笑無奈春風海月知

其三

幾度將忙學不成一聲鳥喚百花明而今老大難鞭
策惟信周行自在行

秋風

爲懶茶經熟因閒琵譜工時清容遯拙道在任窮通
殘葉迎霜赤寒花得節紅人生花葉共風至自西東

有吟

有書富市肆有琴斷稿梧有竹饒萬竿有松近千株
有山名太白有屋似䆗廬有月照前溪有花種南隅
有足不入城有手常操觚有學陋丹砂有言闢蕊蓺
有詩隨興題有酒任客呼有夢入羲皇有志成丈夫

誰人憐我無勸我走紅途

無吟

無父舞斑衣無母供春酒無田可貿郭無錢足貫朽
無貌驚王喬無舌談空有無友相規勸無師責好醜
無翅追鶩鴻無藥駐蒲柳無琴抱侯門無褐獻瓊玖
無營長打眠無才縛赤手無恨樂昇平無愁到白首
誰人誇我有勸我紅途走

周松臺下第

送子踰巴嶺挑燈欲斷腸酒澆今夜雪貂破隔年霜

孼啞心長赤加飡養夫著花開無早晚日至卽商量

拙軒 爲王少叅題

杜甫思深筆如掃歲拾橡栗常不飽天寒霧重把長鑱白馬黃牛身已老李賀少年卽特獨二十七歲人間哭鰲擲鯨呿字字奇天東不嚼燭龍肉怪爾柳柳州乞巧亦何由晩到愚溪上抱璞自遨遊君不見春蠶運巧心獨苦終爲人間供織組海鷗無事自忘機朝朝莫莫共人飛嗚呼拙之時義亦大矣臨軒作歌花撲几

重刻來瞿唐先生日録

述悟賦

來子居太白山有年矣長惡此山與先達同名也一日趺坐其巔恍然偶悟作聖之學因述悟之所由卽以易茲山之名焉作述悟賦

嗟生民之蜏蜏兮統嫣嬈于乾幕紛儷鬆于迴遊兮靈萬物而綷約駁獝猘而繽處兮鮮妢傷而絡絡時登巢而椓蠡兮與禽獸其相若苟萬古其如斯兮亦惛惛而噩噩盎太和于醇齝兮疇長驅而短嘶豈知

花蒔之索敷兮羌有生而必擇迄五龍之比翼兮挈太眞而撅拔人方出而御世兮鳳亦出而鳴時物理窮則必變兮事久安而必疵木方朽而蠹耳兮潛火埭而生雞賊揖遜之奇侅兮忽摅摅而貙貜偶宗廟之生黍兮欻嫼裂之生髭違乾坤而作訟兮化坎離而戍睽鯨鯢遊於巘巖兮雷電震於淵湯上墋而下黷兮霧三精而颮颭天既降災於阡陌兮豈不殃及於六籍或身渺而臂韡兮或強幹而弱枝或火匿而金曜兮駔或因之而易㩴鴈翩翩而南向兮水滜滜

而東下蟬穸穸而無聲兮木飃飃而飄兀天晃晃以
漸高兮日悠悠而西瀉海坱坱而生塵兮山沄沄而
律問哀六鑿之濞散兮目眞淳而賜假齒醲衣之木
偶兮亦如聾而如啞荀衡輕而續微兮綴顏冉其壯
苴倏緇銖其影撤兮卸屯蟻而奔馬詔羲皇之逖遠
兮長永靖而遑遑欸五臣之邅虞兮賡歌緦理於一
堂開群蒙于精一兮降帝道於羮墻如日月之中天
兮至鄒魯而煌煌雖臭味于風雲兮應千載而鏗鏘
登斯文之欲戕兮乃河淸鳴杜之茫茫志士當此日

兮如臨河而無航翠濤玉蕤之精兮反覃味之漱瀹
賁鬱蘂之遐剤剛兮生意愈工而愈拙豈珠翠之搖
曳兮眷禮羽之而不纈彼旗揠夫苗之穟兮洵攞稡
之珍棃趦趄齊靡靡以進兮何嗟乎大雅之鑿消紛
欲迴江之洶溆兮弗尋崌崍汮坎之所繇恐枝條相
次以茂兮愈布濩而蔽旋況紫淫而濫胃兮決河漢
之堤壖越閿邁以放波兮如浮萍之溘慷塞余鼻于
乘鼉後照兮鍾玉壘之崩竇乃生于旃蒙兮月淵獻
而方授槲鶴集于庭兮亦如驚而如鷩欲長鳴于太

空兮又如怯而且就越庚寅吾以降兮會日月之罷
貔乃聽赤鳳來之曲兮聲金玉而如扣柰憊質之顚
顥兮負泰素之洪覆恐修名之不立兮拚六籍而潰
漚助燭龍之謝霆兮望海岳而趨闘擘胡繩以為堂
兮抑揭車而為囿捏菌桂以為楝兮闢留夷而為霤
芳椒兮丹堊宿莽兮結搆攄煌煌之棨棖兮葯燈檠
冽冽之瀰渫兮蘭蕙乃製芙蓉之冠裳兮又纖之以
江蘺恐馥烈之未幾積兮搴蕙䕡而申之思美人之
遲暮兮日與月而斥馳冀螢閃之微熠兮增兩曜之

洪昫望蹇修之愍愍兮解璜佩而陳素裂齊紈戎合
歡兮皎明月而為嫭嘗秋節之焜黃兮將酢醾而留
連歡懊春之紛糾兮嘆摽梅而成婺顧弱卓之婐妸
兮應踟躕于巇僊知象虎而執試兮長汀濼而酸憷
何天地之無窮兮多遭遇之齟齬遭大人之未疾兮
時與心而相阻鵷叔鸞之常敹兮作驢鳴而騰嬉彼
狄翁之行傭兮且匠韓而執綏遇九折而迴車兮悉
蹈險而蹇危彼古人之賢達兮乃垂青而勒紫我今
不及古人兮欲踉蹡而何已彼騰黃之超逸兮邁絕

足於纖離受赭白之渥錫兮遭紅陽之已知處濯龍
之華輿兮委紅粟之訑訑余欵段之無良兮其遷迦
也先宜感鸞鶴之昭鳴兮香豜天門而繚繞帀日域
以翻隆兮飲瑶池而皎皎入魏軒而嬉棲兮出縣圃
而高蹻余驧晉以棲息兮其如短羽之微眇想豫章
之爹爹而倭僊兮枝條芩楚而蒼蒼臨隱峻之標巔
兮渥九秋之嚴霜儐冬官之掄抱兮走宗匠之傍徨
高蘭宮之紫庭兮壯祕宇之文梁余樛枎而婢姚兮
宜擣椏於衡墻嘒小星之炙裯兮胡必爲圓而刓方

强欲貧啄莊以翳翖兮忕留連於昏曉匪塵路之僊
倮兮乃踸踔而自撓酌蒯杘之叶約兮識行藏之饑
飽敢曰牛蜺之烹鶏兮恐汁旱澇以自考菂䫉然于
乾坤兮敢委骨于腐草如鳥視而禽息兮終飲啄而
枯槁慕元訓于荏苒兮惡溾浼而下流思去任而儔
佐兮安得駕邁乎前修心䫉潰而反悅兮叔萱茅以
捆謀愼竊欣然而嘗曰姹哉永嫠吉而無尤生當矜
雄名于薄海兮殆必收元藻于瀛洲恐家食之匪裂
兮利飛數而逭遊益問蟬蛻于㶏埃之外兮䑺寘鳳

而枏儔應龍不吞腥腐兮掠太清而幽蟉如一物之
嗤檅兮亦蟦蠐而蜉蝣苟踸踔於墰壔兮烈羲娥之
漸遒胡不耽靜家於幽藹兮坐聱扎而悠悠澄靈神
於冲虛兮肆與世而無求庶斯奉信而不違兮歸毋
氏而始酬等太素而還無懷兮坐風雅之瓊轎乃採
元辰而戒憬裝兮約親串之隱雋掤青萍而陸離兮
飛氷霜於結緑尋錦屏而相羊兮踈褒斜之斜谷躍
咸京而懷古兮知比明之刼灰過豐沛而寞嵯嵎兮
猶餘歌風之臺乃聽鷄鳴於日觀兮俯回鴈之崛崿

窺徂徠之葱蒨兮矔丈人於碧落歐七十二君之封
篆兮空湮沕而如削倐漢武之雄畧兮亦效秦之餞
嗣况唐宋之紛紛兮胡不築臺而彝鶴憶孫胡之攻
苦兮逢餞㘫而投苦乃十年而不反兮甘齡戴而茹
蔬彼古人之慘傍兮如蹝華而趣廬掛雙璧於東柱
兮辭芳聲於瓊琚何我今之覺趣兮如餒驕而餘䭾
蓋纆牽之累千里兮翀翀嘐嘐之不如須抗志以焞
兮敢徬徨乎居諸長慷慨而發嘆兮㦤轉中夜之遥
條紛吾既遠栗里兮何南北之倐忽乃揚舲而越洞

庭兮望祝融而馳突覽紫蓋之孤華兮舞雙鶴之迴翔趍石囷之磈礫兮對石室之青蒼僊芙蓉之縹緲兮忽練帶之飛揚彼岣嶁之禹碑兮空字青而石赤當時已驚鳳之飄泊兮豈萬年璲璲而剝乃胡今日之墨本兮傳蛇蚓之婍嫿恐神物之珍隱兮有鬼持而神搦覩河洛而思禹兮讀禹貢而自繹懼蒼水之玉簡兮終莅昧而荒僻彼朱張之同志兮乃酬唱於岭岑承學之在今日兮如參穄之五謨安得神交而夢晤兮講道脉之逃踰乃斷祝融而趺坐兮覩海

天之旂巽回風塵而一望兮覺名析而利祭思烏舉而龍騰兮狨千里而如電乃約安期浮伯之儔乳兮從九坑而相娛復泛湘江而穿巫峽兮反釜山之蝸廬更不値同志之士兮空晥行於長途乃日夕尋孔顏之樂兮長努力而加飯或乍晴而乍雨兮或入遷而出奔偶雙親之見背兮抱終身之衰恨遂剚酒而剝腥兮辭室家而倚廬哀親之不得見兮不覺歲月之長徂忽六年如一日兮恍如已死而復穌乃至甲戌之暮春兮草木總翠散金而榮敷偶登太白之巔

兮相留連而蹢躅覺此絳宮之有悟兮埵塴瀰久而融踈如飛廉之逐霆罰兮華景昷昷而升樽又如飛覽之皬皬兮取一屑於耿爐始知學聖人者如百川之覲海空見其湏滹溱潽兮汪洋而濯濯美其太顛之貝隨侯之珠珹珹而琲琲兒科舉之累人兮皆欲富貴之崇鼻信乎入聖有坦坦之周道兮人自恃其伎倆而憒行也故曰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

共二千一百九十八字

來瞿唐先生日錄外篇第三卷

遊峩眉稿目錄

快活庵稿目錄

八闕稿

遊吳稿

遊峨眉賦

春到草堂陽回兎屋玉壘之積雪方消灩澦之孤根
漸沒客有紉五芝之秀纈九畹之英傲墳索之遼闒
眂往獻之清芬識風雲之變態詠雅頌之徽音睋蓬
壺之岑寂嫪日月之飈奔乃拗枯桐戒力從遂奮袂
於蟠龍更馳突於銕鳳撐扁舟而逆水兮歷忠涪而
平都悵宣公之忠懇兮靈邱空嶕嶢而榛蕪入鈎深
而仰止兮卓丞學之形模羌妖廟之誘民兮走九坑

之茫狐跐塗山之嶕嶢兮貼賈辨於斯須涉几水之
淵泊兮驚淸夜之將徂望寶峰之巃嵸兮哀履霜之
伯奇彼先童之克鬮兮終劉仙之可疑迺猊節於叙
犍兮盼越嶲之葱蒨閣鎻銕於青蚪兮江澄金於素
練紛吾既離鄉土兮登凌雲而相羊覽長公之遺墨
兮哀金奴之可傷望眉麓而奔涉兮矓婥黛之葱蒨
躋瓊樓之眞境兮跨虹橋之解脫俯玉女之雙峯兮
呼歸雲而入閣古洞窒窒而爛柯龍鬚濕濕而流沫
剛風颼颼而吹衣齷石犄犄而斷履嘆避世之楚狂

兮甘捽茹於落莫豈知鳳德之未衰兮斯道萬年而
振鐸憇大峨之臥石兮吏玉液而小酌披古字之苔
蘚兮蟠蛇刜於雲磴及鉼三望更歷雙飛奔雪濤而
硤錯兮掛銀水於十圍摹滉辨於巉嶒兮忘與塵世
而相違悰思邈之虛牝兮啓憮扉之重扉習欲圓而
行方兮吾非斯人而誰歸乃尋大柸深趣翠微萬鷃
鶡鶡而失路兮沓樵徑之斜暉臨雲表之岡嵬兮困
泫瀴覶而歔歔尋九老以濱漫兮不火食而長髮搪
康宦以永年兮餌石芝而自肥約秋深以獨徃兮共

趺跏而忘機我饑調矣我僕痛矣乃彫八音於陂灺
兮栶萬松於崗巄大雲小雲黑水白水礧碕磫礭磃
礹碩破碨硃磷族硱磳硨碴磼礏磞礦硂困礙巁衛
瑠戴㸑篆蝸蝬螘既胡孫之有梯兮豈蛸蠓之能止
岃穴龕龍殷殷之雷魏石龖勶勶之兕㠯響吴於傖但
兮㴞越嵚嶔之梅子於天上之重來兮洵嶶萬之錯
喜八十四盤袖涓雲蘇更有綫路沿彼蹦碎門豐草
而擿上指雪嶂而嗛高入獨狚之厽穴蹈鷄鶵之阽
巢磴雺霏而起霧樹布濩而垂條厓未傾而似墮石

已裂而猶交流雲霓霧而成水枯杉敫數而如鬼骨驚心悸意奪神逃俯仰觀覩去任顧瞧爾其雜園挿碧鷲舘榻霄飛簷啄雉疊桷盤蛟或支蝸石或就鼉橋或依貁穴或枕螭坳憑太清以飛搆越埃壒以騰梢莫不疑魂幽巇委骨荒椒窮年累歲茹草吞蕭夬蒲根之漸老瞥松子之方彫嗃脊域之榮樹護佛調之眠彪革囊來天女之試紅芙縱烈火之燒海水可竭須彌可摇大半泰人而越客間有投冠而棄貂乃度天門之閼闔兮登光相之削硌撫杪欐而四望兮

信蜀道之登天向沆瀣以縱觀兮識坤靈之磅礴指點巴字之縈紆遥對大荒之寥廓峗崍晒經巫陽劒閣三江五溪周廻聯絡衆水叟其踼涔諸山覩其搭撮或虎變而龍馴或彈獬而翥鸑或犇玂偃蹇而覺躃或騋猨髟以號攫或蜾蠃而蝸蠋或蛾蠓而螯蝨或灌叢而茂悅或宿莽而沃若或怪兮三足六眸或奇兮九頭一角或連兮淵客榜人之歌淮南風波相隨或斷兮匏瓜牽牛之處河漢東西相却或覆兮孤臣逐客窮竆譏讒悄悄之有懷或舒兮酒侶詩儔

嘲弄風月嚚嚚之長嘯壯兮力士之干戈烈兮忠臣之謇諤高兮千年萬世挺秀於曾■崆峒之間卑兮朝再暮三投足於秦關燕市之末同兮依形附勢而奔趨異兮樹黨立朋而相割南威靑琴兮煥其美寗成犨麋兮呈其惡狀別形森糾纏瘢駁本物態之變幻類人事之紛錯亦令人喜亦令人愕乃拂吟袖於高寒振塵衣於碧落浩浩乎不知所乘兮登閬風而緤馬翩翩乎隨其所適兮濟神水而駕鶴乃若連氣累霧撩日韜霞朋雲屑雨或近或賒淢浹瀲灩乳雹

揚汐四塞籠煙似公超之有迷單衣索纜歎遷客之無家及爾長風擁彗盡掃浮陰雲驅萬壑日入千林爾其白毫挺出恍若玉玦之蟠空疎霧平鋪宛如野馬之撲面俄而蝃蝀亘於厓牙鳥語鳴其佛現豈大士之弄丸兮以有為為露電或礒質之鬱英兮乘鸞輝而沭絢方韉而吐火兮成纓就而規練乃若斗杓既爪啟明尚昏午夜風微寒霜冢宵少焉暝色曈矓熠光縹緲始而散出幽壑繼而遥分雲表依厓乍吐若黎杖之生花過嶂愈明如星珠之泛島一往一

來或巨或小熠燿宵流火泉夜曉將落霞而齊飛偃
雄飈而更燎好事者謂之聖燈窮理者莫之探討意
者山魈木㮏蜃樓海市之類經之所謂見怪物則祀
之者也因勝槩之偶來念此日之難得水㴵㴵以浩
漾山矗矗而巉嵘足踟躕而九廻心惆悵而百折騁
上林而盼望兮驚題柱之奇才對春樹以遥思兮傷
騎鯨之可哀嗟知己之幾何慨遭逢之不偶每歎短
而思長或輪平而路陡使桓譚之鑑別歩差兮文章
幾於覆瓿彼李定之萋菲既售兮甲兵起於肘腋以

夫子之忠懇兮宜鼎司而台斗何此理之不然兮竟
東擯而西走故是非蓋棺而後定毀譽何世而不有
遼眺長思感今追古孰嫚孰媸孰賓孰主孰懐瑜兮
飢握瑕孰飫甘兮孰攻苦彼鷦螟之較鵬鶚兮固殊
形骸而蟪蛄之與蜉蝣兮同歸塵土是以至人檻金
鏡遊士坐抛元脩身兮其擲在我鎔鑄兮其默在天
默我窮兮則蠖屈默我達兮則鳳騫或可以肆我之
志兮羌賣卜以何嫌如俯仰之無愧兮筏翁亦至兮
而猶傳苟棲不擇木翔非日邊投彼琳瀣負此龍淵

雖有賢臣之頌兮亦明月無因而至前故寧陳情而
泯泯看霜市以嫣嫣緊此夕其何夕兮余何爲而山
[山票]俯仰古今於一望兮眇天地之何小何芝蕙之不
焚何松栢之不草嗟買鈍之長鳴兮欻西昏而東曉
方見紫而成綠亦視丹而爲鎬信陵谷之盤渦終舜
英之難保登九嶷兮陽洞庭望滄海兮迷蓬島既達
觀於眞宰兮胡脫跡之不早曷不齊萬物於一致兮
委彭殤於壽夭歌在陸以弗告兮與茲山而並老招
浮伯以容與兮巢雲窩於雲表擁香國之崇蘭兮樹

空谷以自好搴薜荔以自娛兮時濯纓乎幽沼雲無
心兮洞門鳥長鳴兮木杪已矣乎吾將反觀乎太初
兮求自得以爲寶奚囁嚅趦趄乎浮名兮坐令朱顔
白足彫劉紅塵道

平都仙境

鳥道前朝樹珠宮背郭山蒼虯騎霧帶青鵲啄雲鬟窈窕仙應逝招呼鶴可還孤舟千里遠長嘯五遊斑春倒誰人甕鷗忘急瀨潺一琴隨月任半榻借僧閒醉後題殘句鐘聲起暝灣

江遊郟周東郊許部送遊山資短述

江之水悠悠遊人之心扁舟舟之帆渺渺遊人之心三歸一帆矗矗日未暮黃芽丹鼎知何處遠心惟許白雲知素琴時或韜芳杜美人江邊贈木難別鶴一

操生高寒淡元浮白傾意氣孤鸞夜啄金琅玕江南採樵江北釣兩下生涯不同調白水青山各適情偶然相對還相笑巳知駿骨老無名猶耻邯鄲路上行養鶏牧豕非吾事脔饑患飽何足評

寄黎少朴

十年一調滄浪曲別後何曾寄所思行到涪陵彈不得扁舟直載到峨眉

大渠隱窩爲夏少素題

若有渠兮蘭臯紆瀲灩兮江腰走霜硎兮直下若奔逸兮蒲梢横折兮盤旋跨江心兮虹橋峗崍龍從兮連蜷巫陽中流兮孤標集見鷥兮唼漣列長陣兮泆寥漁舟成村兮兼葭長歌欵乃兮短棹彼美人兮少太素織秋浦兮雲綃喚虹霓兮東壁飛青玉兮紫毫搴芙蓉以爲冠兮緝杜若以爲貂纕澧芷以爲旌兮擷江蘺以爲袍馭流星兮霄漢驅玉虯兮超遥回看鵾九兮生鱗長逢異二兮鳴號而何有此兮夷猶反初服兮明朝渠有圃兮黃華渠有屋兮重茅觀渠瀾兮春夕弄渠月兮秋高我吟我渠兮散髮我飲我渠

兮山肴覺今兮我是追昔兮我勞謇予來兮歲云莫乘夜雪兮輕舠拂袖兮何人何人兮塵囂登堂兮萍荔把袂兮松醪安得招吾黨之供奉兮山中乘黃鵠兮飄飄三人同歌兮桂樹劄彩霞之片片兮金刀欲來不來兮悵望積長思兮欝陶

寄曾元川

驟雨飛青嶂驚風吼赤螭雲迷巴子國花落穆清祠對面看溪漲前途問楫師市情歡滯客天意欲催詩有美蘭堂契雄才藝苑知東山留謝穩北斗仰韓竒

附驥慚先達登龍巳後時煙霞鷗夢草湖海鴈書遲
身世虛舟過韶光野馬隨十年嗟一別長劍起孤思
先氏居何在劉仙洞可追丹砂期熟鼎元鬓漸成絲
駐景應無藥流杯喜有池吟餘迷處所荻畔叩鸕鷀

贈黃節婦

十八嫁梁鴻珠落承雙玉未及十年餘先折連理木
嗟哉女君子廼然鳳皇族金石冷愈堅氷霜秋更肅
封章白九天清節傳三蜀翻笑桃李華嫣然媚人目
一夜風雨深東西相追逐人生天地間來往成飛轂

惟留節與義千載光帛竹我姊亦孀居宛若風中燭
爲爾歌栢舟因之傷黃鵠

巫峽行送周紅岡

我持一杯酒送爾下巫峽巫峽峯高一線天不獨白
鹽爭赤甲虎鬚之水烏道來江高峽急迅於雷遊子
歸心將別棹春風吹轉還復回送爾行爾知否象馬
三足高驤首頭角蘚文黏蝌蚪秋清怪作蛟螭吼處
處艅艎避戈趄止囷砥柱狂瀾走米公長與爲心友
騷人詞賦饒車斗其間墨跡誰不朽西有白帝刺雲
霞殘墻墮壁生土花千尋鐵鎖鏈蒹葭蛇虺蟠結護
居牙卧龍不是池中物躍馬翻成井底蛙此日何日
同書車昔時龍馬化泥沙草堂之子空咄嗟鼓鼙刁
斗壓哀笳文章不得當胡麻秦川歸去巳無家寒蛩
空叫夕陽斜爾去一望思無涯送爾行說與爾酒闌
起舞開肝髓蓋世英雄原無許江有鯨鰒山有兕天
地許生還許死生死如朝雲窮達如莫雨朝朝莫莫
成古今都入陽臺一夢裏夢中誰放夢中眞將眞誇
口癡人前送爾行爾淚何潸然天生爾才不爾用匪

中三尺空流涎負郭知無田買山應無錢仰天白日
叫九疑九疑又重元我有舊雲巢巢在十二巫陽之
標巔于今一別一千年吾友安期與偓佺幾入輪廻
亦可憐止遺我舊杖長掛在雲煙此杖能作人語說
世間之浩劫能化人龍穿雲逐霧上下二儀徧九天
爾可騎去鬬天門會羣仙仙中如遇東方朔道及瞿
唐子今又下人間遊峨眉兀坐八十四盤之厓詹臨
別送我巫峽之雄篇

登大峨石隱窩題贈高鼎厓 川巘

大石何峨峨青葱飛歷落蚪枝淨塵氛鳥道呈輝萼
谷響應僧呼溪雲隨客屩神水九曲流入石相迴薄
噴沫秋林深饑蛟吞海若不有仙人宇蛇蚓蟠雲鶴
一舉到層霄不為塵沙縛往者季輔公結屋臨厓崿
斞水淨煩襟朝夕相斟酌偶爾賦明光通籍紫微閣
直道世難容方枘戾圓鑿倏忽貝錦生秋蠅相糾錯
孰知高有子有子還聳聳挺然叫帝闕上書起神鑰
九重開網羅一雨洗寥郭本將明此心非為戀人爵
回視前靈君寂然原不怍譬彼秋川淵蟯光本昭爍

偶被浮雲妬氷輪猶如昨卓哉高生奇奮志早仲蠖
我來遊峨眉捫霧搜霜鍥一見豁我懷對僧書婥約
誰將漢緹縈青史輕筆削

不如齋 為蘇龍溪題有序

蘇以坡仙為遠祖壁間有薄薄酒墨跡愚意
長公薄薄酒勝茶湯亦自寬之言也故因不
如齋而發之

薄薄酒不如旨粗粗布不如綺醜妻惡妾不如美也
知三事不如人有命存焉將何以君不見梧桐標薄
長高岡不如豫章松栢成棟梁一朝收入𦋺絲譜八
音九奏相鏗鏘又不見菊英冷落生秋夕不如今日
牡丹饒倩麗柴桑種後發奇葩千古名花爭隱逸世
間花木且不齊何况飲食衣服與夫妻南陽草廬今
即古洛中安樂追東魯二公猶似在人間酒徽醺後
歌粱甫金張樓閣侵雲霄風吹雨打無人補朱顏浪
說渦紅氷王孫芳草翻淒楚鼫鼠臨河長自誇羊腔
不必爭龍脯古來賢達者未必同頭顱誰將南山桀
博我北山枯嫣然一笑看蒲葉欲向尊前擊唾壺

凌雲寺

岩崙拾得盧敖杖煙霞長就龍髯樣白足隨之走青
嶂步雹追風生曠放俄而一柱過江瀆捫蘿躋石巳
凌雲絳節青幢饒紫氛步虛天路覺平分飲厓曲磴
開花島眼角峨眉生縹渺回視孤巒九點青雪濤宛
轉波聲小是時詩思逐波來乘虛還上爾雅臺坡仙
遺墨猶如昨墨池何事生青苔苦竹叢深半枯樹云
是昔人玩易處玩易之人久不來洞口殘雲白朝莫
鳥語頻呼浮玉前趺然一坐聽留連以傳闡羣眞

信秋深共約扶桑巔莫讀金奴事讀之驟下崩城淚
莫見仲常碑見之瓦甓亦生悲人生礐石投大澤百
歲光陰何逼窄一朝銕石振綱常世間莫謂無黃黑
不似浮屠到處空鑿霧穿雲成窟宅回首微風起碧
寥杖挑麗句下虹橋一時過眼成陳跡止見舟中月
一瓢

無痕吟六首

欲弄峨眉月先登解脫坡何人未解脫足跡長經過
偶逢牧羊子鞭羊走昏峨昏峨綠玉杖求我解脫歌

一歌成一笑再歌欲如何
黃鶴久不至異人招不來緬想千載師鳳德不曾衰
斯道日中天長夜良可哀流水赴大壑一去不復廻
坐久抱孤想三歎石崔嵬
白龍吐銀氷黑龍噴銕汁黑白爭雌雄波濤騰千尺
王翮駕孤舟飄飄臨空碧孫仙約我遊銀漢橋頭立
不見弄舟人只見舟成石
雲從脚下起鋪作銀世界泉從頭上落結作珍珠帶
我時欲佩珠歩虛搖綷縩九仙如槁葉裊裊隔霞拜

問我胡不來遺世翳仙滏前年欲寄書青鳥去天外
我登七寶崖木蓮正蕤蕤四塞連天霧不辨我與爾
俄而天霽開彩纈排光紫閃爍兜羅綿絢蒨亘玉壘
明滅頃刻間復暈亦復止無從何處去有從何處起
欲問騎象人默默不得語
一登成一笑一笑成一吟未登百年前笑我無此身
既登百年後笑我空世名有名竟如何不如了無痕
長揖當途客從此少逢迎因號無痕子一嘯卜瑤岑

淨土庵

既登光相巔還來訪淨土淨土支撐不可攀璁樓貝
闕掛孱顏晒經削碧雲霞外兀屋團青咫尺間削碧
團青何磅礴逶迤奇巒仍漢落媧皇補石莫雲深力
士一去誰施鑿生來山癖一龍鳩眼底崖前事事幽
枯木如人立浮雲作水流朝煙連莫雨六月亦三秋
客或從天馬僧多自伏牛伏牛天馬何隱隱江海誰
人發深省曇花落處月悠悠祗樹生時雲泯泯泯泯
悠悠不可知正是遊人發興時覽勝馬還追禹跡尋
源博望觸支機尋源覽勝誰高格仙人掌上雲初白

待我相看青鳥還與汝同開白蓮社。

藤庵

崖石將欲墮支石穿藤坐老僧好打眠鐘聲莫敲破

大癩歌答雪谷四首

噱噱噱噱來矣鮮家任十二峯之巘小時銳志齧墳典一重芽尾書千卷猛然一日收鷄犬破琴碎鼎燒絲繭西溪萬尺東海淺長與造化相游衍懶兮懶兮懶可憐手提江月滴娟娟

人生酬世長自苦贏得榮名光祖武一朝血肉無人

王陡然毛髮化爲土草深棘蔓眠狐鼠夜深怪作人歌舞虛名與影一般同無形有影竟何補幾回雲滿孟嘗門誰門未見先酸楚懶兮懶兮懶已眞一行秋鴈下高冥

得得得宇宙懶人誰主客白日當空鳳一鳴百鳥聞之咸腦裂馳馬明明臨九陌浪說螳蜋能拒轍莫卧陳搏石莫買游岩宅莫披漆園衣莫釣嚴光澤四子小小懶溪山將謂鷄蘇同狗虱懶兮懶兮懶愈豪雨問浩氣相森蕭

生平問學愛放膽鳶魚處處多逍散天地生吾有意無倏爾年來成大癩借問勤人愁不愁紫袍常照廊前斎自笑自笑長自笑烏紗不慣懶人頭偶來峨眉巔上遊一望天涯滿目秋九河同是水五岳盡成邱千古以前風颼颼千古以後月悠悠世上懶人誰是儔吾將與爾同去騎鶴登瀛洲

遊峨眉稿終

快活庵齋居日

遇齋居日閉門謝客

凡

聖誕祭丁元旦冬至日先一日齋居遇祖先生日忌日本日齋居祖先生死于元時以前者恐時日不眞不敢齋居生死於大明洪武以後者齋居今將應齋戒期日列于后

正月

三十日祖妣劉氏五忌日

二月

二十二日顯考朝生日

三月

清明日

十三日祖妣劉氏五生日

十七日祖妣李氏四忌日

五月

二十三日祖尚廉生日

二十四日祖妣丁氏九生日

六月

初三日祖妣胡氏三生日

初八日祖妣胡氏三忌日

十六日祖妣張氏二忌日

二十二日顯考朝忌日

七月

十五日祭祖日

十七日祖妣李氏四生日

十八日顯妣丁氏九忌日

一十日祖昭忌日

二十一日祖晁富生日

二十七日祖志清忌日

八月

初十日祖晁富忌日

九月

十二日祖妣許氏八生日

二十三日祖昭生日

十月

初二日祖志清生日

初五日父母劬勞日

二十日祖妣張氏二生日

十一月

十七日祖尚廉忌日

十二月

二十一日祖妣許氏八忌日

歲除

右春秋祭祖蓋取雨露既濡霜露既降陰陽來往之意也故當在於仲春仲秋俗人泥於介子推之說寒食上墳泥于孟蘭盆之說七月十五祀祖禰徐亦欲革之從

仲春仲秋但常見唐元宗有詔書云寒食上墓禮經無文近代相承寖以成俗則自唐宋已來已不能革矣雖非二仲然亦不失於春秋也故從之

快活庵四禁

不枉見有司

不入縣城西門 答拜不論

不釋麻衣

不自奉殺生

快活庵吟

山人長快活今逢九月九卜此快活地剛剛占一泓

豎此快活庵園以先生柳門之道仙梅松竹相成友

樹外鑿一池種蓮兼及藕庵中快活人栽掊天獨厚

養此快活心動息相操守譬如養嘉禾先要除稂莠

又如拂明鏡歷歷去塵垢一旦陽當空陰霧撤豐蔀

主人既快活衆賓悉樞紐頭喜快活冠烏紗等白綸

手喜快活事忠信佩兩肘身喜快活衣飛鶉任蚴蟉

眼喜快活書包犧字蝌蚪口喜快活言仁義成談藪

腳喜快活路不冒倖險陡腹喜快活飯兼味惟菘韭

飯若方消時喜飲快活酒酒如得興後得興卽擊缶

缶聲帶長歌快活直到酉酉後如微醺整衣自抖擻

便吟快活詩縱筆如揮帚吟後臥藤床就夢登岣嶁

漸漸上雲霄弄月捉星斗夢中更快活兩腋生颼颼

次早山童報紅日射桒臼起來不梳頭且看花開否

忽然客到庵五七相携手或論赤子心因爲誰方剖

或論先天圖黑白分奇偶盡日快活話日晚不覺久

客亦再三謝頂門一針灸送客出庵外行行到溪口

白雲沿溪來餓而成蒼狗與客共一笑快活方回首
快活人不知牛馬隨呼醜我也只快活懶爭及穀敎
快活人若知隨他美瓊玖我也只快活不論覆醬瓿
人生一場戲傀儡分先後自開傀儡場都入紅塵走
車聲雜馬蹄齊向紅塵吼及爾吼罷時一竝入囊簍
少小卽看破今成快活叟快活更快活身上漸鮐耇
快活至百年此身非我有一笑還造化不知我是某
惟遺快活名朝暮在培塿清風吹卯辰明月照子丑
風月快活成一片應與乾坤同不朽

庵在悅我堂之側快活之名葢山人自命云

小酌

萬尺蒼松鄣美髯一壺小酌到山尖已知白髮嫌青
鏡幸有黃流媚黑甜雨後晴光排素嶂春深草色上
疎簾笑看此境須拚醉說與東風莫捲帘

灌園

蒼山白石枕寒溪碧草元猿向晚啼淅淅清泉排雪
出蕭蕭綠竹掠雲齊宦情半是持鷄肋　看誰學
馬蹄却笑老狂眞率久滿園春色灌蔬畦

贈宗姪章還宕渠

春雲漠漠春將暮春風不度烏桿樹前山一夜翹塵
波萬紫千紅飛滿路有客有客自宕渠紛蘭纕蕙蔗
爲裾十年不夢池中草雲深何意到蝸廬一見仲容
相絕倒香名入耳知多少紫庭丹穴果非奇夜光結
綠難爲寶笑我餐霞老更狂要留日日嗅求羊芰荷
坐破沙鷗席懶看人間舞袖長留爾溪邊釣紅藥共
有溪雲流大聲自古儒林道味長酌醴焚枯原不惡
丈夫策足當及時走馬獻賦明光墀誰道陽春知者

罕江湖何地少鍾期浮生百年會有役大都謗譏方
生翱肯將白日欺紅裝坐揞青陽老蒼碧南山有豹
卧空岡也因苦霧變文章無知之物且如此五車何
況讀縹緗福利一壺聊出祖生銅三尺乘風舞行將
飛步出塵冥榮名岌嶪懸家譜莫訝音徽路間闕文
華夜夜斗牛間去矣不忘雩舞樂流水桃花月一灣

夢醒

石林脩竹淨蘭臯霧嶂霜硎掛雪濤松閣吟成苦色
靜藤窓夢醒月華高季鷹豈爲思蓴去蘇晉何嘗假

酒逃自是疎慵心卽違柴桑原來學彙縣

飛雪行贈古建 吾入京便省

長風吹雪入紫冥飛雪亭高掛太淸銀水直瀉二千尺是槎縹緲下蓬瀛天吳前驅海若舞馮夷揚枹伐鼉鼓翠搖十二竹枝娘李白空吟夢天姥美人意氣吸長虹靑霄赤翰橫秋風一朝龍節分江國氷壺玉鑑懸高空廟廊不日徵朱邑湖海于今識次公宦情從此同飛雪不必披圖驚徃諜龔牛韓鹽何須同自有今人各高格鶴髮雙親竝壽時靑士蒼官老更

龍章已識從天降烏啄徘徊各有私瞻雲火切三千遠愛日長懷百歲期褰帷又泛巫陽楫江怪遙看五玉㛹芸暉重喜斑斕舞鴛鷺還隨太液池百年忠孝兼之少幾人抬椹不傾葵笑我懶成豐草鹿幽蓼盡日眠空谷離羣又復六年餘野馬牽人飛電轂朱紱別後何曾彈止調一腔山水綠泯泯相思欲聚星忽忽無緣同秉燭醉後誰歌蜀道難五雲多處是長安盧溝橋畔車如蟻蕭蕭送客五更寒恍似兒童騎竹馬歡呼繚繞上㠇峴 夢殘濯錦橋頭月好折燕花寄

澧蘭

答劉鼎石見寄

天欲生人莫生昭君手琵琶馬上塵蒙首我欲賣物莫賣豐城劍斗間紫氣人難見周冕殷冔假自高誰人持此去游遨既駱從來多祝髮溭瀜幽荒秪自勞芳草麒麟難着脚捫漢綠霄羨猾獶老叉到此不平處應動胷中萬古刀亘古亘今皆如此非我之所召亦非人所使天道不將流離坩軻與斯人誰人矯志成君子一笑淸風貸若紘自家歡笑自家憐君不見

東州劉鼎石新詩首首驚坐客行路長歌蜀道難手抱琅玕望空碧 劉又詩云磨損胷中萬古刀 昔賢贈楊春云女無美惡宮者姸士無賢不肖窮者鄙使者逢時遇合豈必減當世之士哉愚贈鼎石並取諸此時也命也如天道何

雙喜篇贈顧象癸

象癸吾黨中君子也進止純懿一門友義予仰之素矣前年來司鐸梁山予以庵中硜硜小禁坐春風者僅兩三度耳今春予病痁止酒不出庵者一年弟文進秀才自城中來問

寺始知象蔡生子变獒乃作此長句贈之懸
知象蔡必見招呼而不知予非昔日量也大
瓢貯月歸春甕小杓分江入夜瓶恭長公汲
江煎茶之詩予病後止酒更嗜茶習習清風
生兩腋乘此清風去蓬萊茶之興原不減於
酒故贈象蔡之詩不覺發之於辭云

蒼靈駘蕩暮山紫暖風花撲仙人几宮墻別有一般
春綠波碧色輝桃李彥先致身何太奇青霄孤立紅
鸞姿少日華颸吹麗藻斂人雪浦纈鳥絲萬里我曾

遊銕屬獨立百花看綽約五龍聯頡其芳菲樓臺嶙
岏飛花蘀猴翁一日蟠龍巔揭東菌桂佩娟娟今日
先生知絳帳舊時居士卽青蓮顧我牽迂飽溪藪逢
人每謂無絃曲朱華素雪總關情東風不到蜿蜒谷
偶聞丹穴生鸞凰欝葱佳氣滿槐堂想有銅人話疇
昔豈無銕杖壽椿篁硯玉佳兒將試睟榮名况復收
著佩千金駿骨入通闠一盼方歎知價倍丈夫適意
甘羹藜家家飲酒望青齊孰知名教多樂事烏紗何
必照通犀江湖一望誰知已爲君調笑歌雙喜春歸

幽谷聽遷鶯之官華域還携子歌成須飲三百杯湯
餅應餘鴨綠醅此去鄭鄉看咫尺山人之酒何時開
平生疏懶惟種秫豈緣邁軸生愀促暫時且學止酒
陶猶能不廢顛茶陸渴懷何日慰龍芽大瓢貯月春
山淥酒邁軸見毛詩王元長曲水詩序云邁軸之疾已

晚坐

石上松間亦可憐匡床竹几坐留連殘霞挾電明還
滅驚雀將雛去復旋感事偶歌秦吉了因風長問傳
延年杖藜自笑機心久歛脚料頭晚看泉

吉了鳥名唐樂府也唐書樂志云嶺南有鳥似
鸜鵒籠養久則能言南人謂之吉了開元初廣
州獻之歲人情慧於鸚鵡漢武帝本紀書南越
獻馴象能言鳥卽吉了也白居易元和四年作
新樂府五十篇專以諷諭爲體秦吉了其一也
其序云秦吉了以哀冤民

送吳鳴山落第西歸

孤雲匹馬其悠悠久客將歸歲已秋滇海夢中何日
到虛溝橋畔幾人愁紛縕漸隔桓伊笛凋傚先看季
子裘蜀水燕關千萬里不堪回首仲宣樓
馬扶風長笛賦紛縕蟠紆經宛蜿蟺注云皆聲
紛亂貌

寄宗姪章續聞白泉水變猶留意於元也諗之

以詩二首

細雨空堂清夜徂翩翩憐爾去時孤眼前弓冶看成派回裏雌雄喜欲呼我老頻年依白墮吾宗今日兒韓符宕山阻絶音塵邈幾度相思問鴈奴

好去慇懃寄白泉蒲團且磨講兇元三微河漢連天漲萬壑魚龍帶地遷顧我髭鬚新染雪笑誰雞犬欲登仙何時洗淨丹砂耳來聽清風月下絃

高青庵過二姪家數日枉之不至致以八句

故人別後長芳蘅蜻蛚逢秋向晩吟病骨漸同元鶴瘦詩思還共紫芝生阮咸應盡騰觚興王粲須知倒屣情說與伯恭渾不解翩翩策馬度柴荊

戲答大池病中見寄

大池爲修煉買粲病後逐之

萬事悠悠阿濫堆隨風前路落蒿萊眼穿八詡冥鴻斷地僻焉知突馬來九鼎聞收桃葉女三春空靚壽陽梅渡江一去知何處示病維摩莫浪猜　桃葉王子敬侍女也有詩云桃葉復桃葉渡江不用楫東坡詩云但恨不携桃葉女

答人

半畝茅堂枕白沙栽松植柳卽爲家青虫日晩懸簷出黃葉風輕繞澗斜生理年年占八穀修仙箇箇問三花江湖無限東陵地種得菘蕡勝稀畬　八穀星名丹元子步天歌云階前八星名八穀註云八星在紫微西藩之外五車之北一主稻二主黍三主大麥四主小麥五主大豆六主小豆七主粟八主麻子明則八穀皆成暗則不熟

春城歌贈李子喬明府

春城春城何所有城中盡是陶潛柳江邊晩側如甘棠召伯歌聲不離口春城春城何所嘉城中盡是滿岳花曉風一夜河陽發闌闌家家錚彩霞花明柳暗

園明府隨風向日尊前舞飛上頭來作法冠粧在胸前成豸補笑我平生志未休十二巫峰掛蘭絲郢城何日看花柳兩腋翩翩黃鶴樓六年膈別無由面枕邊笑語時時見媿乏瓊瑤可報君題詩爲寄樊城扇

右子喬性冲淡令通道人多懷之爲余遠寄白錄序文贈答以此

題顧象葵便面

一宵迢遞歲頻更三蜀文華舊有名豈謂河魴才可

食秪緣翰墨味偏清白鹽壁立嚴師席巫峽江澄照
宦情別去何時溫笑語坐看鵾九欲飛鳴

贈曹荔溪中丞西還

一別蟠龍閣歲華春鶯遙憶紫垣花玉符清映溢城
水霜鉞光分漉湏沙直道北來知鈸石元文西去變
煙霞容星只恐揺銀浦莫遣綵綸上釣槎

寄白牛和尚

白牛白牛彤如鱗白牛白牛皎如月溈山霜冷洞庭
竭試問白牛何處臥山兀兀骨水迢迢東明骨冷不

能招幾時淨掃松石腰風送龍渾慧餅焦

贈黎學博 文僖公之孫

洞庭湫湫七百里衡岳層層萬疊山如此山川堪作
畫豈無豪傑生其間鄭虔才大官猶冷莊舃吟多鬢
木斑欲訪華容耆舊事蟠龍雨膩白鷗灣

聞忠宣公劉時雍皆通祖之門人故有耆舊之句

謝傅逵吾送日錄序

醉臉昏昏策杖藜瑤光玓玓下茅茨人閣鳳到花黃
日天上虛橫月白時欵段自思非駿骨碱砆今已化

瓊枝乘風欲寄登堂意對使先吟木李詩

邀蕭學博 時寓佛果寺

荒村春作亂如麻水埒茅茨緣樹遮黃犢犁穿二畝
雨杜鵑叫破一灣花放翁好古書連屋桑苧耽貧客
亦茶路上不須窮姓字萬松深處即吾家

答顧象葵

梁山天偶漏無人上天補急去求媧皇媧皇問河鼓
河鼓告星茄星茄首亦俯藥師騎駒駼一滴大于股
商羊倦一足只向雲邊舞我欲提兎鐵猶恐有所主

療哉此元元無故倒銀浦杜鵑日催耕罷笠盡斤鹵
徒胥呼丈田蹕彶喑啞櫓去馬與來牛懸懸如蠶齲
惟有快活翁朝朝醉馬乳文思發靈竅欲去遊天姥
乘彼巽二車颼颼登蕙圃便到蓬萊宮訴此蒼生苦
不意故人書偶下辛夷塢開椷如見面錫我龍根脯
且對故人言代此瘡痍吐

寄謝顧東張萬四博

雜園徙倚解螺丹龍眷徘徊亦勝遊自憶此身依白
社孰知有客對青州蔡邕倒屣情偏厚山簡臨池興

叏幽歸到柴桑剛爆竹消衢燈火映簾鈎

自彈絲綺自垂簾未必夔州卽久淹官到廣文知獨冷時來苦李也生甜五溪諸水逼三峽赤甲羣峰接白鹽却恐蘇湖輸此景令人回首丈人尖

贈劉明詩

九日題詩萬壑秋一錢遥憶固陵劉雲霞天上頻飛舃刀劍人間盡化牛顧我青山惟卧酒思君白帝欲登樓明年拄杖匡廬去灩澦波平卽放舟

鰕魱篇送人南遊

海鶴西風一萬里飲啄王母瑤池水長鳴多在霄漢間澤國稻粮空瀰瀰中原虎鬭一著棋先後輸羸不得知倐爾野雞精變怪高厓深谷忽參差昭君琵琶聲轉澁總爲胡塵彈不得早知薄命是紅顏生時何必傾城色仰看青天青天如碧波俯看澄江澄江如翠蘿大開我眼孔碧波翠蘿如予何西有長庚大于斗夜夜來照我鵶九昨日照紅顏今日照白首黄鳥啼花花不言不是舊時樊素口陶潛將鐵鑄成腰門前只種先生柳滾滾洪濤上向東拍天煙霧總歸空爾不與世爭飛兮何異乎以鸞鳳爲鴟鴞爾不與世爭潛兮何異乎以蝘蜓爲螭龍乾坤原浩蕩物理有磨礲叔夜不須疎吏部桓譚終是識揚雄丈夫行藏何足計竿木隨身聊看戲莫怪鰕魱蔚滐潰海波原未見茫茫

獨步

散髮行歌獨拄鳩薜蘿回首草堂幽誰言被褐懷珠玉自信忘機狎海鷗風送暮煙開夕照鳥銜秋色過汀洲懽呼剩有王猷興未必山陰好放舟

贈吳徵君

長愛幽居暑亦寒春容隱凡竹皮冠西山斫藥雲生屐南澗垂綸月上竿四皓有芝皆化紫八仙無酒不成丹晚來吹笛藤蘿外月色娟娟只自看

讀江津名宦甘公碑

大蕭協小蕭廉泉飛其麓逍遥並岌業玉隆高景福擱世出閙人雲龍相追逐前有徐孺子後有黄山谷我昔夢輕舉飄飄騎海鵠葛仙約煉丹石鏡光可矚前年寄我書虵蚓不可讀似約三年後瀛洲登彭水

止欲遊梅嶺慰此喧卑促偶得永昌稗悊之同霧縠
刼裂此邦人聲響迭琴筑召伯甘棠詩萊公路傍竹
學道則愛人感應原自速漢獨重循良餘子等碌碌
何必歆廟廊不須嫌矮屋

與張小村飲薄酒席上口占奉贈

西街酒淡淡于水欲盡杯終長帶滓不如飲水水猶
清世情世情醬倡應如此張生磥砢負年華璘璸色
色見許能走馬金盤呼五白片時定有萬人誇坐中
三五談元客吞醻澆酒猶高格滿堂笑謔欲天明鉎

驪塵起無肴核自古屈伸無定期壯士停杯聽我詩
假令雨久淒凉日便是樽英酷烈時君不見高陽酒
徒懷抱惡時命不來甘瓠落其間生計更蕭條長與
隣家編茁籜突然光熖生蒯緱朝爲戟士暮封侯咳
唾之間安社稷左擠諸呂右扶劉

顧象葵許載酒快活庵遲之再三不至戲以十
六句

一別何時思惘然百壺曾許澆雲眠四休冷淡知無
地三徑風流別有天酷暑易生司馬渴枯腸難禁汝
陽涎蝸廬賜席如邀約寥壁紅泉亦可憐

連日欲雨不成雨故人阻絕奈之何十旬九醉貧家
少綠竹著蔭野外多老去息機思舊侶醉來彈鋏喜
長歌山陽興發同沈頓便臥虬松枕鷺梭

送劉思泉

數夜不成眠相思亦可憐五年新百度赤子頌青天
春酒迎花柳征軺向澗瀍逆知劉寵去不受別時錢

題華封三祝圖壽楊東泉少府

積陽眞朱光脩景迎南陸豈知在乾封　亦見四目

頼我關西楊隨車注膏沃一誠格眞宰琅玕呈披腹
倏衝騰涌煙四野如撒菽翻笑不空子手擻數寸木
正適懸弧期士民慶玉燭徐生自遠來生綃持一幅
不獻鶴南飛却獻華封祝索我山人詩匆匆掃兎禿
我不願明公多富滿囊簏但願祝生男慰此萬事足

楊清苦如氷蘖問斷如神益古之循良也時值
亢陽爲虐民艱栽揷公鞠爪致誠四野如注粱
山接墊江忠州萬縣達州開縣新寧大竹七境
俱無雨惟梁山獨霑足焉非異事耶可以占公

一念之誠矣適公誕辰徐生栁莊公父子索余
詩書此壽之

嘗置酒

古樂府宋孔欣置酒高堂上梁簡文帝嘗置酒唐李益置酒行其辭畧云朝日不夕盛川流常宵征生猶懸水溜死若波瀾停又云日往不再來茲辰坐成昔安得夌風羽崦嵫駐靈魄大抵以浮生倏忽嘗置酒行樂三辭皆一意也愚以人之寄世苦不多時而乃淪落塵海不得高出雲霄者不過纏綿富貴貧賤

生死進退八關而已而其病源則在好勇好貨好色有以使之心爲形役凡民無足論矣每見英俊之士逢關即墮惜哉殊不知有鎔鑄乎我者得此覇秉以破八關雖不能徑入無欲之室亦可以掃塵根而窺明堂矣乃作此八者賡之

進關

君不見積雲爲山山不成畫餅療饑笑殺人步虛兩腋未生翅不如自在坦途行黎花莫染桃花色㩁𢱢

不生龍伯國年年點錶欲成金九轉依然一片黑身
化爲鶴眼化鴟溮匆還同爽馬嘶影影白髮三千丈
一寸愁腸一寸絲當置酒當置酒勸爾勸爾莫競進
空羨東華塵撲駿不識黃楊原滯閏

退關

君不見酒深傾跌醒時悔蛾眉富艷身先痿將軍不
學赤松遊蒯通終作多言鬼丞相樓臺高入天呼吸
生風咳亦煙惟有黃犬世間寶有權不得片時寧誰
人喜上千尋樹上到樹梢無去處風擺雷轟下不來

雲須霧苟迷歸路當置酒當置酒勸爾勸爾早知退
一箭射穿蟾兔背力盡終須落闘閬

貧關

君不見彥升翁裊綰銀黃聰鑣許郭駕曹王彈劾曾
劉聲燄赫清塵滿路慕羊莊大宥一日歸東越含酸
茹歎那飛發鷹兒啄啄各流離歲冬霰雪猶披舊歸
華別巢轉風輪昨日論交誰是真死灰惟見今飄泊
肯思彫炭昔璘霦當置酒當置酒勸爾勸爾莫言貧
門前車馬多如蟬朝趨夕塵暮牛升（披肯事見李善註）

富關

君不見東溟西渤水悠悠河伯誇口騎鯨游聰鼠開
香千里到一飽眉攢卻掉頭金谷樓臺發釜壁千臺
萬擔連天碧及爾半夜假臥時占斷依然剛八尺郭
金貯穴張羅鍾一身有限物無窮不百胡椒無處用
也與塵生甑底同當置酒當置酒勸爾勸爾莫貪富
高明有鬼啼清晝偶因腐鼠翻生臭（腐鼠事見六帖）

生關

君不見鴻鴈雲裏陣成行前者叫雪後呼霜一時過

去成陳迹白雲滿目天蒼蒼天地生人當如錢千年
萬年居浩劫如何呼吸氣成生一口不來燈即滅罔
君夜夜千年憂鷄肋將休又不休有時馳筆通勾斷
浮羽沈鱗貉一邱當置酒當置酒勸爾勸爾莫憂生
轆轤常日息心兵溢堆風起任蕭蕭

死關

君不見洛水脩邙墳纍纍珠襦玉匣排金紫烏鴉不
怕舊英雄寒食都來銜鬼紙太陵光發幾榛蕪狐鼠
嬌痴白日呼一半又收田畯捌不屬當年燊大夫祖

龍拔山山卽倒椒房蘭御誰知飽雷塘寒月更愁人
曾照吳公臺上草當置酒當置酒勸爾勸爾須知死
買絲繡得信陵起長鬚廣額竟誰似（太陵星名亍天下墓）

賤闕

君不見火燒楞木半枯槁鑿瘢蝗胝苦蘚老一朝呼
起居士名千人萬人來祈禱人間至賤賤騎奴人間
至貴公王夫配合不分人貴賤乾坤一向雪模糊時
乎時乎如剪絲朱門白屋一時改亭長不通蒼頡書
横戈五尺平滄海當置酒當置酒勸爾勸爾莫厭賤
胡風朔雪欺單線寒崖吹律俄而變

貧闕

君不見豫章楩楠充棟梁百牛連鞅雙輪僵枯桐僄
薄一人把嚴春賀若相操張自古文章憎命達龍團
翮爲藍盤奪假介學聖頫金貲陶朱先已傳衣鉢原
憲茅堂楮野蒿風悽雨慘寒蟲號回琴點瑟徽清響
千秋萬歲相孤高當置酒當置酒勸爾勸爾自安貧
白水青山烏角巾朝朝長滿十分春（波詩老妻稚子不知愛一作記）
入藍盤前

楊文節公萬里江湖集序云予少作有詩千餘
篇至紹興壬午皆焚之大槩江西體也今所存
曰江湖集者蓋學后山及　山及唐人者也又
荊溪集云予之詩學之愈力作之愈寡嘗與林
謙之屢嘆之又南海集云予詩每變每進今老
矣未知能變否能變矣未知能進否古人用心
之苦若此某作詩隨意興所到亦未嘗計工拙
亦未曾學人亦未曾焚其稿若一時忘其收錄
則有之矣獨遊吳稿三百多篇一友人借去竟
散失是以南岳廬山諸詩無一首存者此數篇
乃張成夫宦蜀携來刻之爾廬山寄袁計部詩
一首湖廣朋友能記之亦未入此錄噫我命之
窮通有數矣我詩之存亡亦有數耶書此一咲

登小孤山三首

崛岉危亭古蒼茫落照孤寶刀脩阜筆金斗熨平湖
歸去知彭澤重來爲湛盧凭欄時北望五色繞帝都

其二

孤根盤水府飛閣濈天潢彭蠡秋濤淵潯陽棹影長
花濃三峽曉月冷九疑霜應去邀浮伯同來坐斗傍

其三

四面煙花接三湘樹色逼嵐光撑素艑晴日墮空濛
有客同談劍看誰詠轉蓬題詩長嘯去一葦任西東

蟂磯廟 二首

蘢殿龍蛇古瓊宮煙霧浮鼎湖今有主吳蜀昔空愁
旅鴈屯沙月漁綈起夕謳蘆花多故壘何處是歸劉

其二

不爲詩奇勝無由棹晚風磯沙通燕子帆影帶鬱叢
舊業憐三鼎新恩錫九龍爐煙江霧接疑是永安宮

鞋山篇

我聞崑崙層城三千里玉樓十二敵天起左帶瑶池
五色雲右環翠水無涯涘憶昔眞宰混一元獨有茲
山鎮乾坤去地不知幾千幾萬尺南衡東泰俱兒孫
兒孫瓜瓞太繁厖混沌氏乃分付曰爾各九州四海
去五老居在茲山已多時鶴足鵲耿虬松鬚老人之
情愛幽獨不似羣兒到處居偶然一日跨白鹿杳杳
穿秦復度蜀江南江北總無情來向廬山尋瀑布瀑
布年年噴雪花三千弱水隔煙霞丹砂雲母閬琪樹
回首乾坤一望賒嵐光水色如人縮瑶華玉醴朝朝
樂誰知生女不生男百年翻令成落寞大者湘娥嫁
舜皇左禹右稷禪陶唐離鸞別鳳蒼梧遠九疑歲歲
哭瀟湘涔陽路渺空瞻望捐玦遺佩知何方元君採
藥入衡麓回首莽煙迷草路欲往尋之問懶殘道在
雲深不知處山中尚憶魏夫人金書玉簡相朝暮蟂
磯夫人嫁劉郎諸兒風味攫虎狼永安白日蛟龍死

玉妃與月歸海底我祖南來靖江濤新恩方錫九龍
袍蕪湖江下稱靈澤虹吐鯨吞還食血惟有大姑小
姑不嫁人蒸梁薫棟水之濱小姑居其下大姑居其
上五老居其中蹁躚永相望有時二姑或聚首琳琅
偃蹇相先后晚粧煙水絲雲鋪亂潑臙脂之膩成五
湖却將小姑鞋流向湖心伴綠蒲千年萬年底柱到
洪都豐隆不可震巽二不可呼看盡吳艎蜀舫銀波
雪漲捲模糊人生有志志各殊湘妃母儀天下無元
君白日騎仙駼蟂磯相夫終死夫二姑不綉鴛鴦不

怕孤一幅清水懸玉壺同與人間作畫圖嗚呼人言
有女必嫁人我言不嫁也亦可試問山中五老來嫁
與不嫁同鬢髮

歌風臺

秦宮鹿失楚猴逐白蛇染血烏騅哭咸陽竹帛入煙
消風捲山河成破竹功成還憶沛中來前度劉郎今
又回翠華渺渺迷歸路金戈鐵騎響成雷白旗黃鉞
環桑梓芒雲碭霧排光紫人問喜羨錦衣還未必亭
長爲天子憶昔賤爲亭長時一身落魄苦奔馳懶讀

詩書不識字侘傺長爲鄉里嗤孰知風物一時改手
提三尺平滄海自着戎衣閱歲華去住家山今幾載
酒酣自作三侯章兒童拍手繞壺觴因思得國憑三
傑猶欲斯人守四方遂將此地爲湯沐青山白水嘗
優沃飛甍複道峙中天竹籬茅徑成黃屋我來猶有
歌風臺昔之慷慨何壯哉一自鼎湖龍去后白沙黃
霧起塵埃神雀醯雞同啅噪東流泗水無昏曉寒鴉
啼處野棠開傷心不獨虞姬草

黃鶴樓

城郭參差水帶沙峰巒崒嵂走龜蛇千葉煙繞仙人
閣五色霞分帝子家天外看誰還跨鶴寰中有客又
乘槎桐山雙鳳棲何處一望晴川樹色斜

燕子磯

紫燕依孤壁紅亭瞰大江烏衣無永巷白下足回翔
王氣蟠龍虎丹邱枕鳳凰崔嵬通鳥翮迢遞繞謳梁
二水浮空廓三湘接渺茫遠峰雲若布極浦樹如芒
脩竹分仙宅苔階更上方芝留千歲草笛落五更霜
松檜排虛牖煙霞護短墻厓欹陶淡鹿石踏[illegible]洋

揮袂邀浮伯披襟覺漫郎步遲嗟謝屐詩瘦[illegible]
顧我登臨晚看誰引興長偶來思豹隱歸去有鷗飛
六代人文歇孤舟賦客狂江山成代謝南北惜年[illegible]
不盡留連意飄飄上野航

重刻來瞿唐先生日録目録

重刻來瞿唐先生日録 重游白帝稿 甲申年

恰恰

恰恰又是三川路悠悠自笑百年心卞和惚恫多應王許邁飛騰不在金恰恰恰人生亦何苦朱華素雪血飛弩何處名爲鄒何處名爲督回視倚天光雌雄相仰俯俯者爲賔仰者主主者自歌賔者舞一歌一舞成千古恰恰復如何榜人牽囦也成歌白日鴐雲螭道術不在多拍爾陵陽肩慘悴莫蹉跎眄睞一鳥掠船過層磯虛牝鞞藤蘿 諸木作弩者三五歲後即軟惟飛木愈射愈勁

其赤者名血飛更勁遒箭更速惟速故以飛名

尋袁雙溪隱處

故人一别隔蒹葭知傍周溪舊釣槎顧我來時三峽雨尋君隱處萬山霞步兵求仕多應酒桑苧逃名豈爲茶無限相思相見意煙波江上夕陽斜

慰人

騎馬必欲尋騕褭恐君步行只到老食肉必欲得猩脣恐君啖菜自甘貧生子必欲如曾子世間人子半皆死爲屍必從如此千古今紳笏盡貪奸萬物不同形有好必有醜萬變不同路有平必有陂不如我願者十中常八九東隣貴客紅鸞姿惺憁早去拜丹墀有位有祿有珠玉妻嬌妾美止無兒西隣貧人一味蠢癡憨也不識元牝雙眸漸老電騰光生兒五六拱槍笋世事至此吾不知何者爲貴何者賤誰可憎惡誰可羨說與君君自見萬事何必從君願麗華之妻釆就之圭人人都慕想誰消百甕虀箇中如自悉終是落髗難照君心上事然我手中犀君不見眼前十指本一體有高亦有低反掌之間且如此何况世間

紛紛萬事各町畦安得從人心意願斧劓刀鋤一般齊 町音挺說文田踐處曰町 廣韻田區埒也 畦音攜田五十畝曰畦

有所思 吊傅逵吾

有所思兮思正急美人只在千金石我來石上空寂寂漁火不然江水碧有所思兮思黯疑美人只在流杯池我來池上草凄凄綠錢黃霧灑涔濱人生寄世何草草奄忽猶如過目鳥俯觀江漢仰浮雲椽蠡巢何處好有所思有所思兮獮至曉錦琴洛浦違何早蛟龍纏綿還雲表鸞鳳來簫飛空杳乘虹我欲登

蓬鳴詧問群仙壽與天生憎醜孳大顛倒紅顏愁爾
翻先掃有所思有所思兮令人老蕭蕭踈柳三川道
　傳子北還時余曾以有所思寄之載之銕厰
　稿中乃爲余作日録序自以爲余之鍾子
　期未及一載而遊岱宗兮子期毁春余嘗
　絶絃矣不覺令人慟悼茲復以有所思弔
　者不忘生前意也

遊下庄寺隔江遥望朱雲石別墅遵戚二十二
韻

欹石轉盤渦捫厓獨木柯嵌空疑鬼鑿洞古喜人過
霽漢虹橋近浮屠寶筏多山連魚復國水接虎鬚波
丹竈塗虆胝趺關泐鳥窠霞明髹石象灘急吼江鼉
八解鳴空澗四禪隱曲阿天高惟福善地勝有神訶
懿此息心侶來茲安樂窩三刀曾試夢九籥竟成吪
旋綴盧仝屋重捐翟尉羅稻麰宜水埒瓜蔬愛陽坡
朱瑟烏皮几黃冠白鷺蓑弄丸登彈子釣月下盤沱
茶茗東岡子栽培郭橐駝先生今日傳狂客豈無歌
取醉嗟元旹相逢盡髻螺乾坤思管鮑花鳥怨陰何
繫帛長鶩鴈揮毫可換鵝吟哦疑越調咫尺隔滓艖
昆雀臨雙嶂殘蘆抑水蹉詩成投鯉館應是化龍梭
　彈子石名在盤沱江邊其圓如珠

雲安嘗酒　（嗃音博噍即入切音潗說文噍）

買浪仙孟東野文章亦是尋常者小魚彭蜞味非珍
縱然嗶噍腥腰寡惟餘銅斗一篇歌高出清僧稍古
雅自種韓愈桃李門聲名不在維參下流水高山一
曲琴悠悠世上孰知心千年賀若歸何處廣陵自抱
自呻吟生平策足欵段馬蹇胝鹽車歲月深長向北

風嘶榆阜伯樂一顧卽千金君不見麴米原是夔州
產未必醺人剛一盞假令方之快活春伯仲之間爭
耳眼止爲詩名重酒名遂將白水傳青簡（清僧賈島也蘇詩要當關清僧未必當韓豪子快活庵中所造之酒名快活春）

答周紅罔講致良知　茵（音鹵爾雅釋草茵蘆註作履苴草）

菩蒿似艾原非艾滿城戴爆空相賴杜蘅似葵不是
葵須傳心事向樽爐理欲之立不容兩白日忽然生
魍魎欲做擒龍打鳳仙習心磨拗須甄甄孟軻拳拳
求放心切中今人腹內瘵　甄甄（上音劔下甄兩切音換甄甄磨也一日屑瓦滌器）

寄譚敬所 二首 有序

敬所臺中時去滇游任亭廬荒村缺欸烹菰炊糜與余共榻連鞦敘濶未寐次早送予溪邊乃戲余曰爾高賢決成矣我見爾以菜待大賓談笑自若應知爾心鐵石也加飯加飯喊喊而別昨遊白帝見郎君於楊少臺家對酒懷舊申之以詩

東閣郎君金玉姿元亭一笑倒鴟夷即看此地浮觴日翻憶當年煮菜時元亮歸來心已遠長康老去性還癡孤舟客夜難成夢莫析宵砧有所思

自小山人耽野興一生活計在滄浪典墳有味黃金賤松菊多情白日長笑我登臨雙脚矮看誰首信十年凉南來無限鵾鴻侶莫惜瑶華擲鈞璜

重刻來瞿唐先生日録 來溪稿 乙酉年

溪在岑公洞山後溪上有觀音閣峰巒劍攢天外

過傅達吾舊居

都歷西風捧火輪大江東去一溝銀郎看三徑羊腸路翻憶千杯馬乳春杜甫堂前新舊雨翟公門外往來人可憐日月成何事長笛蕭蕭起北隣

舟入來溪

雞聲遠遠度煙叢榜客蕭蕭欲起蓬三峽氣騰明暗裏千金石没有無中從來愛詠休文月此去應憑宋玉風更謝王翁能醞客東方既白臉猶紅

旱

雨師曠厥水部職尸位素飡非一日當春及夏不發生望舒怒之不離畢遂令鬪伯弄火梭白晝縱火焚人禾趙盾不曉民間苦助火爲虐飄紅波可憐龍身鵝血紫翻笑泥人立閭里孫仙只欲頁靈方不管胡僧羞欲死安得南陽起臥龍掃除青黛美人虹千機萬耕澆酥汁處處農家金三尺 古詩平地三尺雨農家三尺金

賦得長相思一首答楊鑑谷書

君不見黃姑女孫隔河梁年年七夕又成雙又不見蔦蘿松栢不同氣短枝弱蔓長相將無情之物且如此人生靈於物何事參與商美人任江北我任江東魚復國少小相逢芙蓉衢面上桃花頭上墨不知隔別今幾年手提紅月還娟娟蒲葦爭光成甚事星霜不覺上華顛萬念如灰灰更掃三十年前心即了惟有古懽朋友情風雨五更猶絕倒美人突兀寄書來元猿驚散白鷗猜開椷如見面一字三看腸九廻長相思思之亦將奈之何哉安得招邀蘷進士樣秀才

加我山人來矣鮮與爾日日同眺糟邱臺顧我痞痞眼空谷不友縉紳友麋鹿懶遣奴星結柳車惟彈一調無絃曲此曲未向世人彈知之者惟有嶺上之松溪下之竹譬如漫客學屠龍千金之産盡皆空無地施伎倆翻不如癡聾南箕北斗終無益浪說當年崔少逋九有茫茫今忽古磨磚作鏡心常苦鮎鱗强得上梯篗宋客眼看成斥鹵赤須白足學長生依舊輪廻登鬼譜不如美酒日悠悠醉從丞相車中吐萬事不如意十者常有五虎翻骨體跳江總文章嫵癡虎笑猘龍猘龍笑癡虎胡肥鍾瘦信人書喧風笑電隨天王吾惟歸潔其身而已矣美人何必計較海底珊瑚天上白楡西湖之風東華之土長相思思如何此身思生兩腋翼與爾翻翁五岳之標巔跌坐泱寥之谿阿捉星登若木弄月下銀河酒酣之後却寫驚天麗句問眞宰驚破十洲元海之蒼波（因答書中所論教與古樂府長相思辭意累殊）

酸薺

君不見墊巾婆娑形本醜郭泰頭上卽瓊玖至今猶

名折角巾周兒殷昇齊不朽又不見山中蒲葵其物賤謝安兒戲裁爲扇一刻九衢價倍高蜀錦齊紈翻不羨貧人見肉口垂涎三尸五臟火齊然胡煙暮雨酸薺菜到口思進瓦器捐貴人行酒坐亦肉作客招賓日不足千杯萬觔六龍西亂眠忽醒雞將啼偶得酸薺救燥吻回首熊蹯價盡低人生無貧富無好醜不論登廟廊不論居畎畝但我一時得意處百骸九竅皆抖擻何必千辛萬苦求黃金只要黃金量石斗勸君莫只問天梯且來聽我歌酸薺酸薺酸薺看來

一物各有一物味安得功名富貴人人都要一般齊
匹夫各有志有志不可奪君又不見李泌富貴第宅
非所樂但願一覺天于脚明日太史奏客惡

割蜜

朔管聲驚風翕習雲腴秋老寒光濕洪濛剖破鷆鵰
刀龍宵濩落驪珠泣鬐奴擎出芙蓉酥夷語羌聲擾
五湖氷紗雪帬臥瓊玉挼莎弃出霍家姝羊娘龜染
絲飛藕王公鷺浴琉璃瓿褒神飄沫貯雲霞揚雄太
元燦星斗

生日

一雨遍求溪千峰亂掛絲流雲來作帽野水去承池
脩霤時飄沫鳴琴漸自移吟魂依綠蟻鄉夢繞南枝
旅歲驚將暮家園屢卜期江山留客住花鳥愛人詩
父母劬勞日隣姻慶賀時行藏風月識好醜鬓毛知
靑鏡窺誰笑黃流轉自怡脚常思五岳心懶逐三尸
聞道常嗟晚求仁巳覺遲頻尋宣父樂不改長康癡
藻景原難駐翔陽豈易羈樊侯方種漆元道正歌芝
㦖嘍應非遠天關戒自欺爲山須進簣策馬莫停錙

買月

風月隨我已多時三人心事盡皆知吹我衣裳千仞
立照我文章萬句奇偶然茅屋如揚敝滿園百籟吟
聲韸喚醒昏昏醉酒翁說將月來賣與我我言老支
已多年賣之之故亦何緣風言渾沌只一箇却被伏
羲畫一破遂使洪濛分西東他名爲月我名風六龍
捧日從西走我亦隨月看芻狗自從生君弄月人月
不在天在君手占戀于今三十年替君詩思生瓊玖
將我風月都平分不得團圓共相守不如收價賣與

君萬里淸光盡君有昨去通明告上帝上帝巳許速
肯首我言寒儒有甚錢雲間天上買嬋娟風言不用
君金玉止用君詩一百篇我言一字千金重買此蟾
蜍欲何用不如將酒澆我詩擊玉敲金抱鄰頌風言
曾與月商量任君減價也無妨新詩一句亦儘足只
有心事要說出若是離畢雨滂沱不得到君安樂窩
藥師亂翻銀河水霓裳濺沫濕婆娑我言如此決不
許賣月之言盡虛語既然有雨不得來虛室生白誰
爲侶風言有雨我先來爲君代月掃塵埃早送百花

香滿崖巘遺松聲圍滚谷一日不見如三秋豈肯令
君自悠悠我言如此亦暫免晴日卽令懸山巘照我
書房饒我帷千年萬年屬我來矣鮮東憑啟明西長
庚風引月來立旁成再三再四囑付月丁寧聽我結
承盟庾亮之樓莫去元暉之庭莫行仲宣之西園莫
出陸機之北堂莫明李白若來邀忙忙往西征謝莊
若來賦淡淡浮雲生玉兔爲我擣長生之藥桂蘂爲
我播馨香之名一段虚明我已買不放淸光下湖海

醉

山北山南幽更幽人間飯熟未梳頭一生舊事提長
劒八句新詩起短鈎供奉當年曾作聖伯倫此際又
封侯卽時拜舞騎鴻去鳳表鸞箋謝日休

皮日休詩云他年謁帝言何事請贈劉伶作
醉侯

一蟲詩

蠶

繭雖自外織絲從腹裏抽人皆穿爾絲不識爾心憂

蜂

千山萬朶花五風十日雨人皆喫爾甜不知爾心苦

唐人詩云一將功成萬骨枯又盧仝謝茶詩
云山上群仙司下土地位淸高隔風雨安
得知百萬億蒼生命墮顛崖受辛苦又辛
侍中從文帝射雉帝曰樂哉辛曰陛下甚
樂群下甚苦二蟲詩意盖本於此亦猶白
樂天之新樂府也

將進酒

銀漢捲霧飛青霓惜花携酒排金壷氷輪斜伴玉繩

低慵呼起舞枕中鷄丈夫各抱通天犀安得箇箇金
印如斗蒼頭提千年夸父雙眼迷誰挽羲和轡不西
金谷秋草烏夜棲來向平原塚上啼仰觀群烏飛俯
歌將進酒鶴尊鸞爵呼來澆我談天口我是人間修
月手應有光芒貫星斗焉得屑屑去問王康琚大者
朝市小者藪賢人濁聖人清矣鮮與爾有舊盟北斗
七星化爲人學我快活學不成我旣嫛婗世上應長
庚又何必再論淸淸濁濁酒之名且來快活我平生
快活快活來氏子已知千年萬年不死矣崑崙崑崙

在何處我將騎鸞直上九萬里。火輪飛焰六龍紫。逌
明殿閤流銀水照我詩仙胡至此錫我以瓊藥可度
之屑授我以汪氏不死之醴萬一千年萬年之後白
玉樓中隨物化定配亭吾黨李白同祠共宇峨山裏
淸風明月來相弔定請宋玉作傳謝莊作誄

寄曹荔溪

曉日掛銅鉦俄爾雲塡壑扶輪自東來析析成蕭索
鸞彼歸飛鳥顧疇鳴秋葎涉江芙蓉老所思在寥廓
之子去悠悠三載猶如昨俯觀瀛海生忽如過目鵲

大江日夜流去矣不復却朱顏尙可酡白髮終無藥
撥余麋鹿姿休澣應脩薄自笑屈轂瓠應難鑚杷杓
子建肆飛藻玓瓅麗金臒好借玉雞毛捧天鎭六幕
而胡栩采榮永嘯千仭霍圓折鬬方流蓄實自光爝
旣希防露音終然徵賀若蟾兎入璇題洛浦共綽約
夕淪汪金壺反側紛六鑿駕鶱裁合懽尺寸相斟酌
願隨晨風翼快此屠門嚼何時登塗山談笑傳錯落
寄言遺所欽搦龍心如籰師涓久不來無人奏別鶴

雪歐蘇二公禁體

朔風撼山山欲竄元石無功一時散王績字無功起來拙
上君揣封地爐龍蟠重添炭歐蘇二子矜辭華不持
寸鐵以手扞譬如號國去夜遊。十分嬌媚三分婆邦
嫌脂粉遨天仙淡掃娥眉使人看我今才薄賴粉本
安得空拳登彼岸兎園詞人久不來摘龍四顧起長
歎不如且去求焦革將我詩思漫澆灌一杯方入口
耳熱起微汗二杯到詩腸腸中膏肓磊磊落落之泉
石一時起舞逼叛亂要出與雪鬬淸冷爭皎潔載號
載呶相呼喚詩旣狂呼酒亦無筭踢筆白戰寫長篇

一句不易一字不換果然取雪來相比我詩淸冷皎
潔十分全雪僅得我詩之半醉後機息臥籧床詩魂
擁我如雷鼾栩笑飽昭有機心體裁去學劉公幹

寄古建吾 時長沙二府

暘月日初三瑞葉飄滕六未集謝莊衣先零司空谷
念爾去悠悠伊余空碌碌羲和敲玻璃夸父策輪轂
玉兎從東馳金鴉隨西逐鶤鷲憶長波玉鱠思舊匱
何時共霞觴此日裁雲牘賈誼才本高漢文恩亦沃
不得據要津栩令生華蠲白生元積梅黃度鍾繇菊

遲速不同時升沉各有屬何是陽春歌誰名激楚曲
官味卽蒲盧功名同戲局五白如可呼七戰亦甚速
綠綺音更高紫電光堪掬思君當雄飛笑我常雌伏
不求史上青但願尊中綠三杯封公侯一斗騎鴻鵠
湘水多魚鯽衡陽饒鴈足莫惜鬐瑤華歸飛慰麋鹿

觀籠鵝放出刷羽泅穎溪中

紅旗白鉞度辱顏老將騰飛此日還寄語酒泉舊卿
已今朝牛入玉門關[illegible]池魚籠鳥有江湖山藪之
思人情大抵然也賦之以此

迎窮

求溪之峰有千朶焉壓巖一二若嶻煌匠石所削者
中有浮居飛閣重欒回軒雲雀矯首抗太淸以混成
焉來子九日携靑州從事披莑路捫石籫直至其巔
趺坐石上凄中遑俟八極圜於寸眸宛然韓仙騎鹿
太華之狀也俄而厓下鱗鱗獵獵非煙非霧若人鶚
冠豹履直達於前來子曰何物也卽長跪於前曰賤
子窮神也來子曰窮有五惟命窮人多惡之昔韓子
送爾吾意爾群群居元瀚之外矣爾尙在中原耶神
曰公誤矣公豈不見韓子之書乎韓愈結柳設糗三
揖而送之者乃我同父異母之弟也非我也父姓眞
諱宰字得一我母陽弟母陰我名窮神弟名窮鬼弟
愛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金玉爵祿我則掌孔門傳
心印通人九竅增益人所不能益壽考兄弟二人奉
上帝之命長遨遊於江海之間一日上帝欲唐文之
變憐韓子之才命弟事之三上相書韓子雖匆匆送
之然奉上帝之命不敢違也故事之終身獨上佛骨
表之時弟畏天之威躊躇徘徊乃我主之更雪中過

潮陽過其姪於路此一年則我事之也千年之後上
帝又憫孔門格物致知之學千載不明絕而未續又
命我事公今已三十年矣來子曰既三十年何以家
居時不見而至此見也神曰我雖事公三十年公日
夜惟樂不以我爲事故我能入公之身而不能入公
之心常得公之見而不能上公之面今登茲山攀蘿
援齒手煩足勞故我方得到公之前而呈其形焉且
公之樂非絲非竹非爵非祿非媛非嫩非金非玉意
者其有所覺悟而樂乎來子曰爾亦知我乎神曰我

事公三十年安得不知公來子曰觀此爾敵甚於我多矣韓子送其弟我則迎其兄焉于是卽岐趾卜剛曰築太極之層臺豎五性之元府揚孝弟之華扵桴忠信之土鼓齋戒洗心迎神於求溪而兼爲之辭曰

緊一氣之構大兮烟烟洋洋乃剛柔之變合兮萬物紛張鼓動陶鑄而無亭毒之心兮糾錯坱圠而匪常胡人性之好炎兮爾獨蒼蒼而凉凉不入七貴之宅兮不登五侯之堂過金谷而廻車兮見郭穴而旋轂長抱影而娛樂兮自歌咏乎滄浪爾之性益天下之

至冲淡者也堯舜之時民安物阜爾名潛藏至春秋之時送孔子於陳而爾遂傳聞於天下矣因君子固守之一言爾之名得孔子而益彰爾無上兮千柱虎豹髭鬣淒淚兮砉綿戳雪兮滕骨兮上不可以棲兮爾無下兮重壤潺蟄無極兮仰野游光傀傀壟驟兮下不可以棲兮爾無東兮析木萬里澌澌罰俞兮馬銜當蹊兮東不可以棲兮爾無西兮金樞鏽欝影沙礐石兮條支觸人兮西不可以棲兮爾無南兮紂衣之尼媥婣兮揚芒熛而絳天兮南不可以棲兮爾無北兮鴈門埻雪薄草木兮鷲颷颭跔裂肌兮北不可以棲兮爾無四漫於中土兮中土之人千頭萬箇東郭之履長穿盧仝之屋火破冬煖兒寒年豐妻餓火狐吹焦先之廬豆稭飄袁安之臥家無宿舂門無客過鵝飛西河之衣草侵仲蔚之坐摣摣摣傪傪爐爐中不可以棲兮爾惟從我無上無下無東無西無南無北無四漫之一兮爾與我携此一兮尋顏回之巷兮簞食瓢飲兮登孔子之庭兮仰觀浮雲兮乃息蔭於孔林之中兮呼清風而問襟懇皓月而長歌歌

曰洙泗之水兮清清尼山之雲兮亭亭美人兮慰我好音於是騎巽二而上開陽兮度銀灣而美白揄音瀉宋盥兮復還曰觀兮夔翔陽始隱傳英之津兮照我穌穌赩赩兮神兮神兮與我充塞天地兮

雪中寄贈戴僉瞿明府

玉燭南箕驚旅客耕夫處處歌宜麥希逸月來下夜城陳思馬入玻瓈國誰人載酒到梁園買月亭高偏更白好似安仁去種花扶踈項刻長雲霞河陽一縣增山色千樹萬樹皆奇葩又如大山神女嫁西海瑱

嬉琪婷相爭雒旌旗龍鳳縱横飛只畏太師常其宰詩成玉屑帶氷書此去憑誰投欵乃一望岑公咫尺間剡溪何日酒潺潺謝笑子猷終輿少棹歌何事夜深還

求翁解

來子客求溪有時矣或時坐溪上之石或讀書閣中或溪之人載酒飲于峰上或尋其洞乃名其石爲求石閣爲求閣峰與洞皆以求名之自名爲求翁客有遊於來子之門者曰先生不愛不求今自名爲求或者不可來子曰心有賓主所謂不愛不求者必其有所愛有所求也使主不能勝賓又安能不愛不求今余居此溪所弄者此之月而已所吟者此之風而已夫所弄在月則所愛在月所求在月矣所吟在風則所愛在風所求在風矣則溪也石也閣也峰也洞也我也一也物我渾化意象兩忘以求名我夫誰曰不可客曰發矇矣

古詩 亦名康節體

古詩十九首並蘇李二詩、載在選中、皆三百篇之後、四言變而爲五言者、擬古詩者卽其辭而擬之、是卽齊奴之鬬富也、殊無意致、余作古詩、乃卽其人情物理、有所觸悟者作之、雖與古詩聲調、畧殊、然可以懲創感發、而其辭亦同古詩之俚也、

其一

豹死惟留皮人死惟留名 王彥章之言 莫因富與貴錯用一生心君子與小人隔之只一指差之纔毫厘失之便千里長笑老瞞癡有才又有時荼路千條苦纖車萬斛思此念學周公伯仲爭驅馳富貴既不失榮名亦相隨而胡册元孜覬覦念益滋雖然鼎足分終爲他人禠只緣錯用心翻爲後世嗤反手卽鳳麟覆手卽蛇虺不去做聖人却來做奸鬼

其二

醒時醒一醒悟處悟一悟一醒兼一悟便是學聖處嗔醒又不醒纔悟又不悟凡夫與俗人原是自家做

古人有閑處今人偏自忙今人有短處古人偏自長
聖人一發憤發憤食便忘爲甚事發憤此心長思量
孟子養浩然至大又至剛至大在何處至剛在何方
披荆覓芝蘭撥雲看三光今日醒一醒明日悟一悟
一日復一日就生登天步立在崑崙巔絕目四面顧
下見紅塵起千條萬條路

其三

大江日夜流怒馬逐金鵶人生天地間塊若一樹花
時來呈色象風至委泥沙又如遠行客忙忙客路賒

行到天盡處復還眞宰家高者學聖賢堂堂戒君子
中者飲美酒磊磊被紈綺癡者如精衛木石銜到死

其四

飲食莫太過太過必破腹指甲莫太長一折卽傷肉
李斯秉鈞衡妖狐駕火輪一飛飛到天與天相比隣
一墜墜到地不得求編民不如顔駟老沿牒日碌碌
登天不爲榮墜地不戒辱

其五

君子盡在我不必求人知長下如葵心淮南子聖人之於道如葵向日
一誠戒自欺因想古聖人伐木絕糧時譬之喪家
狗喁喁百般啞千載時不同況又至今日子珪豈不
才位不登孰戟君山豈不賢鎩羽常蹢蹢太宗常有
言此言君須知待我心肯日是汝命通時風送滕王
閣雷轟薦佛碑一刻不可早一刻不能遲梅只可爲
梅棗只可爲棗酸甜天生定改變不得了莫矜我才
高須知他命好春風一日到蕭艾亦生藻鄉雲天遊
垂荆棘亦光皎自家不脩德王侯亦腐草手中彈絲
綺紳上佩瓊枝未登和氏場必有鍾期知

其六

東隣女聰明日日理桃紋翻爲聰明誤終身不嫁人
西隣女醜醜恂慾如聾啞嫁夫排金門玓瓅騎驄馬
揚雄著太元三都賦亦妍杜甫成詩聖太白作詩仙
兎輪落赫虒鳳鳴龍亦吼紫潭偶一滴一滴卽瓊玖
四賢豈不偉胸臆羅星斗終身蔭蓬苗東竄又西走
郭舅蠢於木金銀堆齊屋元稹詩東家頭白雙女兒爲解桃紋嫁不得汪余祿荆時日擧貢錢戸有終老不嫁之女

其七

百獸愛呑腥百禽愛啄腐多者傷殘鏃不爾羅網罟
不見水馬兒東坡有水馬兒詩跳躍弄潺潺蟬向金虎鳴悠
悠高樹間惟其無所求利害不相關李泌與張良功
成即辟穀高足策雲霞繩索不得束有利必有害知
足決不辱不須巫咸占莫向季主卜

其八

天有掠刷司中設照人燭知人之怪巧識人之偪促
損人之有餘補人之不足有富必無貴有貴必無富
既富又且貴壽非金石固三者若能全子孫必不賢

四者兼之有文武方能然監殷成叛賊玉環破成玦
遂使東征篇昭昭登簡册譬如嫦娥美要美美不得
三五面纔圓三五面又缺茶能醒人性酒能陶人情
二物日用間天地不兼生庖丁善解牛方皐善相馬
彼此小有名千年附大雅猶勝讀書人没世無聞者
相馬兼解牛藝必居人下

其九

嫠婦哀夜長志士惜日短豈在長短間一念各有管
孔子齊聞韶三月無肉味惠可欲求法擧刀即斷臂
味豈不在口臂豈不在身此心各有重臂味何足云
欲要得虎子須要下虎穴欲要驪龍珠須到驪龍頷
霧豹求文章不食常自苦犬豕只愛飽腯腯甘作脯

其十

愛者即爲寶不愛即爲草愛者是眞龍不愛是蚍蟲
師古只愛畫一畫千金價嵇康只愛琴一琴價千金
貴者雖自貴我賤一毫輕賤者雖自賤我愛重千鈞
務光讓天下天下即敝屣王氏鑽李核李核即羅綺
裸壤售衮甫聾俗奏簫韶我物非不貴彼不置毫毛

齊王只愛竽來者去鼓瑟彼此不知音當面成胡越

其十一

媓媓金谷園樓閣遮天起一朝天風吹化作鄱陽水
前人千尺臺後人平作路前人十尺墳後人栽作樹
碑碣終消毀金石亦不固誰言自鋃鋙飛薄都成霧
纍纍又離離一日作枯枝雍門不曉事千秋萬歲時
富欲多千箱貴欲錫九命杞人日日憂江淹時時恨
恨者恨成癆憂者憂成病不知成方至忽爾敗又來
成敗既循環憂恨何爲哉

其十二

顏回鑄孔子落落陋巷裏秋風敗蕟蘭三十卽早死
㓗人炎涼人寒儒而已矣陽貨當其時言仁必不富
狐貿被虎文赫赫居要路呼人來與言氣焰亦可惡
而今較顏回重淵窺天步韓愈送窮日爵爵相門閭
朝進暮又出上書叩天闕宰相不垂青三上亦厚顏
豈知千載後聲名重泰山青青十七史僕射名已刪
死後說文章生前誇富貴屈者今日伸顯者當時晦

其十三

世上有一關原是般匠作木石甚堅剛牢固不可破
將軍日守關呼喝不許過少年有壯志不肯關外坐
猛力打一拳粉碎如着鎚化作淸風飛淸風長冷冷
騎起淸風去只到崑崙頂羣仙見我來瑤漿烹玉鼎
授我長生法天地同久永回視關外客睡着不曾醒

其十四

仲尼何處學只於心上求心上何處學撤去心之憂
此心終日想未曾得停留又要金銀多時刻有機謀
又要聲名高爵位等王侯又嫌屋矮小臺榭盡重樓
樓邊要花臺百花相彭椮又要好美妾王嬙女之流
又要好田莊歲歲得豐收又要有壽考百福享蕃休
又要子孫賢富貴長悠悠朝憂暮亦憂如狗亦如蒐
一日憂一日春來又復秋不覺生白髮甘心鄉人儔
宮墻不得望安得升仲由撤去萬般憂明鏡光瑩瑩
提起鏡來照仲尼在裏頭

其十五

我有一圃花擢秀長闌竿春來開桃李夏至開牡丹
重九菊華黃冬梅雪共寒不羨頓有亭不羨洛中盤

不羨士大夫蕙不羨君子蘭灼灼順道機生生未曾殘
人見開得時都說種花難問我種花法我笑不肯言
或言如何醜或言如何好或言如何遲或言如何早
或言如何嫩或言如何老彼也費商量此也犯探討
我言如此說終是傷於巧只緣伎倆多望空猜窈窱
不順造化性生意翻枯槁不見種花經經文一句了
說與種花人種花只鋤草

其十六

道德天上望富貴井中思將此爲功課時時常念之

堯舜是何人昭昭在簡策我又是何人落落同鄉陌
兩脚登泰山登登不要歇一口吞洙泗牙齦硬于鐵
有衣莫言寒有食莫言饑衣食既足用徙倚相棲遲
有衣既在身切莫思羅穀冬月雪霏霏途人尚跣足
有食既在口莫言下筯少猶勝隣家兒喫菜也當飽
志士向前行溝壑任枯槁咬得菜根斷萬事一齊了
任重而道遠貧寒何足道此皆數年所集在求溪者二三首爾

來瞿唐先生日錄

石鼓歌

昌黎直指爲宣王之鼓者以我車既攻之句同耳且鐫石勒成類非璅璅之主所能姬周獨宣王恢復文武之舊故直信之無疑矣愚觀石鼓字多泐滅一團頑石耳韓蘇先後作歌者重宣王也然則人可甘爲下流哉我苟賢雖枯琴瓦硯人爭珍襲我苟不賢雖隋珠趙璧人亦莫之問也嗚呼一石千年且有屈伸而人生二三十年之窮通可置之亟豁耶故學者當自立不可以窮達移志

辛酉之歲月在午。程生約我觀石鼓。是日歊蒸生微雨。主人掾楹盈桐乳。初觀匾額羅堂廡。恍疑鈁鑊及錡釜。及觀字畫半泐纏。蝦蟇齧斷羿妻股。桂華根折秡鋸頹。老兎竊藥奔銀浦。媧皇死後少縫補。金樞誰人脩玉斧。天仙下海尋天姥。三三兩兩駕飛艓。醉狂帽落衣襤褸。鯨魚驚走簫笙舞。諸生觀者皆環堵。一笑瘖蟬矜難吐。憶昔岐周開原膴。十亂五臣爭建甫。

昭穆八駿驅馳若龍旋蚪旛巡水府宣王抗志緬其
祖六月棲棲發兵琥一時賢相尹吉甫元老方叔皆
良輔東都百辟羅參組會同奕奕光西滸銘功勒績
破山嵲陳蒐列路告文武周道既衰歌皇父七雄横
戈鬬貙虎中原戰骨齊天崔百姓誅求盡梁稌司爟
譴責蒼頡怒災及邱墳燒緗簿從此元元無訓詁儒
術不用用屠賈此物弃置同甖瓶霜零雪歷啼鵑鵜
竪跡韈痕蟠纁鞴無人愛惜移庵廟百年瞬息箭到
砮歷唐迄宋鞭飛駬吉日車攻辭麌麌句同義合符

千古韓蘇二子文章圃先後俱信中興讃懿懃作歌
告譚啓表章之功不下禹我生最晚況朽腐曾毆儒
禽結典罟幸今經術崇東魯披雲撥霧青天睹安置
妥貼到横宇珍重不啻栢梁柱當年寶器光媚嫵天
球河圖列行伍到今都變滄溟滷東飄西泊十無五
不如此物罕童羖千年有客來塵撫吁嗟凡物屈伸
黙有主人生區區窮通何足數倘為賢人縱貧窶瓠
瓨珠碔亦良珊倘成不肖同狐脯嗋珠趙璧亦草莽
信眉立脚須岣嶁振衣抖擻肛寰宇堯舜周孔非有

赤子良心皆自剖莫學蜉蝣無腸腑朝生翅羽暮
泥土

買月亭

買月者余之詩也道言也好事者爲余求溪之峰誅茅成亭余訂証往日所著太極圖竝

大學古本于其中云

山上旋捎茅溪下旋劊木加以十餘椽木盡繼之竹不無麗廔華高厰凌空谷好似放翁巢亦近孝然屋時有買月人朗然坐幽獨手中弄一圓玓瓅光可掬好風自南來與之相馥馥四顧雲霞高一笑山水緣

買月亭張成夫臨别索言

爲學如燒窯切不可助長火候功夫到煙自生清亮仲尼到而今千載道已喪只因名利關終日作膨脹因此自沈溺墜落深萬丈仰視魯仲尼仲尼在天上不須求花譜鴛鴦舊花樣只于心上覔何處是蕩蕩

送王元葵遊滇海

四序相推斥元冥乃其冬萬卉生廻游惟葵性至忠嘉穎從朔陽朝夕相西東我戀求溪勝冷然居其中買此溪之月御此溪之風灑落排冥筌日日歌䍲叢千山滴涔濱憐爾違相從深夜聽我歌席金烹黄菘明鐙照張標五斗又無功忽忽卽相别送爾過采虹一壺聊供祖班荆相從容我愛點蒼山此念常忱忱今日歌驪駒何時寄鵝鴻元豹求文章不食廿九峻惟學能染人甚於丹青濃去矣崇明德海日有時紅還當策高足獻賦明光宫勉此元葵心廊廟佐時雍莫學我憨懶麋鹿臥龍蓯

寄沈梁峨

結客當年漸曙星休文别後幾秋雲知君詩發千篇豔笑我居常萬疊青挿柳長成應有傳種魚生活豈無經何時得遂山陽願夜夜梨花繞幔亭

答劉强齋昆玉書

日月成何事迅速如反掌河伯從東飛六龍揚其槳何時别公非此際答老强追笑少年叢婪尾巡燈幌廿載猶如昨令人發孤想把臂芝蘭英曙星三五兩君本紅鸞姿邅鍾搊高朗講學入河汾千載寄遺響宫牆桃李花又種篙我豈作偶惠好音同病憐吾黨我客求溪久砧霜忽嚴爽溪上看紫芝之日共道情長

行雲思故山抱影時長往咫尺隔天涯空詠高山仰
好向山中來怨月同清賞

雪中邀陳桐岡常教庵二邑倅

一夜寒颸屋欲穿千山瑞葉白于綿春蟲已撲山人
榻豆稭應侵旅客氊舞去定隨袁淑馬興來好放子
猷船相逢此景眞堪畫莫惜橋頭灞上鞭

寄贈謝劉洞衡太守 有序

洞衡公江海中之心友也家居時余嘗寄詩
云詩作蛟龍吼名應蓀蕙香載之釜山稿中

今已廿年矣時宦川中文章政事一時並傳
草木亦知其名屢吐芳訊無由晉接昨以督
木經梁枉寒廬嘉貺稠疊適余客萬州求溪
未得晤言豚書來令人長嘆草此贈謝

湖蜀有兩友江海只一箇摛毫燦玉花出口飄金唾
文雅縱橫飛典墳顛倒剟還將賈島奴直追宋玉些
句傳趙倚樓名重陳驚坐昔同上國遊彙示惠州和
公有和杜集 鴻鴈天邊翔麋鹿山中臥已識成雲懶非止
同農情義和自斥馳箕斗相斢鍛好似馬扨車眞如
蟻行磨悠悠二十年忽忽朝夕破王家借貞才甘雨
零旱稬山水頻探奇 公有入蜀探奇稿 農桑時勸課客餽从
生塵齋馬長嘶餓河陽花始開單父音愈播官囊無
幾錢圖書有數馱景行仰斗山清風立頑懦臺省虛
東南願渤分右左豈知求溪去忽爾高軒過屑雲薄
高誼尺璵不足貨何曾具雞黍未得解酩饞思君魂
飛揚令人心折挫絲桐將欲樹太容从不作聊申濡
翰情空將赫蹏涴郢水歌巴人燉煌擡斧斲瓶甌愧
璵璠羅衫笑幏[illegible]何時重行行偶得相歌歌山中多

煙霞不堪持贈賀

右 公嘉稿生捧讀璘瑞耀目者都切文剙說嘗欲與公作序
文但余快恬庵中有禁不曾作贈文詩
則不論如不鄙樵人竹枝即將此俚語
附之嘉稿之末亦即附驥之旄端軼
歸鴻于碣石也一笑
十二峰買月道人隣治生來知德書于
求溪買月亭

送渠宗弟薦書入選

一別三十年恍然如一日白駒送羲和倏昱電奔逸
洛犬與衡雁空如傳命驛鵲鴿報好音夜半聲唧唧
把臂成一笑慰此孤懷咇娓娓棠棣華不得種同室
憶昔晤言時鬢髮黑如漆不覺到而今已爲青銅匠
吾宗人多朴爾猶金玉質笑我友鹿豕歌咏長抱鄒
一枕羲皇夢好風時實筆道術欲開花浪傳是七七
此別到何時何時歸鴻鴿長安亦不遠鮮颱常飄颭
人生富與貴縡杳已默隱正當清明時不論崇卑秩

少小讀詩書匪徒供佔畢出仕臨民人物欲在懲窒
二陸與三張古今亦非一行矣敦明德立志須投筆
玓瓅懸家譜姓名香馝馝

登鐵鳳山寄傳達吾計部

著精矗矗蟠地軸滿目霜硎排玉谷翺翮輕飄九坂
桐琅玕追映三湘竹南風韶樂近夔城左阜右稷唐
元穆鐵鷥銜詔下重霄𧦝信秉桓環岳牧影入巫陽
十二灣雲鬟冷落吹簫曲楚狂骨朽幾千年綠綺斷
作白頭篇朝陽客去無消息滿林鳥雀啄蒼煙回看
浩劫風飄瓦遙孑之承間沉大雅岐陽花發幾番春河
落空傳龜與馬藥珠仙子隔虹橋咳唾璀錯戌瓊珵

我來十月十日朝雲邊遺我金錯刀剛風吹引步元
璈捫霧披霞手可招此間白石可煮黃雲可燒胡不
同來趺此鳳冠酌彼瓊醪天涯一望思滔滔無窮煙
水落霜毫淋漓醉墨灑靈龕山精腦裂驚蒲牢太清
乘醉訪盧敖東極西荒海日高

蕩蕩歌

自唾自唾信自唾素月流天起微颸鐵鳳匯屬自振
衣是我來歌蕩蕩時蕩蕩復蕩蕩問君是何樣將手
取來看無形又無狀泉又達火又然一腔春自在生

意時相連莫從惹嶺逝錯謬作光圓白日咆咆鳴毋
穴百鳥閉之俱腦裂莊鵬宋鵲摩天狨千載回視無
顏色蕩蕩歌如余何。蕩蕩歌如人何。

相士索詩口頭語與之

大相相聖賢小相相臺閣我有無色相恐君相不着
大相相萬古小相相一時我有無聲相恐君不得知
大相相乾坤小相相星斗我有無臭相恐君難開口
我相非清奇我相非古怪清風吹我裳明月照我帶
清風與明月相書原不載

升湫歌 與張生醫者時遇傅太守宅 [illegible]

巨靈喝山山自擘[illegible]連峰嶄斷懸孤壁竅空一曲乳珠
泉雲流日照嶄嵌赤子和醉後敲素虬呼童舐筆長
升湫風遂一聲山石裂時有黃鵠扶青牛眼看孱步
成眞樂異境高懷相婥約翺笑曹溪一勺甘歲从白
然生槃鑿春風吹杏鳥啼花巡墻繞屋蒸紵霞五禽
不獨多仙術一枝猶足慰瘝瘝人生都欲爲良相臨
關雞犬通奔放可憐一段活人心盡爲求華隔塵障
花間邂逅見高超刺史風流興更豪[illegible]若有梅花

夢定在天生月下橋張從政字子和合者六門三法

獨立

松木溝中岸纍纍松木寺邊人獨立流雲走霧落衣
濕十丈龍泉翻雪汁丈夫硐硐無階級綠染蓑衣青
染笠君不見梁山來瞿唐前年病死書臥床今年病
脾藥滿囊禁盞止蕭鬢塗霜

崔二臺進士載酒江邊席上口占奉贈

人生七十古來少盡爲浮名驅到老杜甫憂時夜夜
愁元超舊恨猶難了宦情多半染髭鬚紅塵白学無

人掃羨君平地作神仙金鼎瑆圖信自然少年調笑
明光賦盡入馬指齊物篇憐我棲遲鋏鳳从拉我江
邊芳杜訛一曲高歌江怪驚青簾白舫迎紅友日暮
人扶酩酊歸沙鷗漁子笑殘暉懽呼但得尊中趣說
甚空中雞犬飛

鋏鳳江邊與高太湖方伯話別

少年談笑看吳鈎綠樹朱顏映御溝別來幾換蘼蕪
葉不覺星霜已上頭功名世上無眞假呼盧一擲如
奔馬響亍从著釣竿篇悠悠誰是知心者銅雀黃金

處處臺故人書絶令人猜天涯歲歲王孫草一腔懷
抱對誰開幾年爾從巫峽去今目仍從巫峽來巫峽
之水一去不復回與爾別去二十載之歲月不可挽
回者與此水亦何異哉我有雲霞萬里鄉年年長被
青山約一笻偶拄聚雲閣夢中與爾同一酌叫回紛
紛舊六鼇片片都城棄道屩挾酧欲騎鋏鳳飛下覩
八荒戍落寞

朱最峰兩度惠詩扇過奬草此奉贈兼致不敢

當之意二首

細雨春城淨晩蘭美人遑遑贈琅玕官清不獨甘塵
甑句古多應學建安祇爲泥濘妨馬足肯將咫尺隔
詩壇去年繪箑猶珍襲一厄瓊瑶墨未乾
五岳關心鬓欲皤一生活計紫芝歌文光那得高子
斗安樂應知小有窩苦雨黄梅沿徑落啼花謝豹背
人過詩成自笑重回首水碧山青而地渉

送魏淇竹計部

幽居忘歲年永托山川與鋏鳳枕瞿唐咫尺不可到
一杖蒼龍灣銀海舒長嘯美人去㳂方揚舲下一掉
別稱憶悠悠世故等幻泡石上破新尊瑰屑飛二妙
搏沙又飄梗千金買一笑醉後清廟篇餘韻殘靈竅
水落石底月蒼然照我貌便欲馭天風同君駕鸞翮

松木溝雜咏

自著漁經二十年從來不費買山錢山中暫𣌭知多
少安得家家覆太元
酒滿春缸花滿枝自家斟酌自題詩磬聲敲破無端
思莫遣人問荷蕢知
十尺清溪三尺波春風杜若落花多閒來獨歩漁郎

月偶聽滄浪濯者歌

勉愛行送陳西岐還銅梁便柬張嵋峽中丞

長風吹雪水澌澌溪橋松竹相因依西岐此去幾千
里雲山忽忽將何之丈夫出處無平仄托身大塊須
高格春風偶到孟嘗門填門光紫排賓客一日囊空
季子金眼前機杼成羞澁悠悠世態將奈何西飛白
日生蹉跎回看匣中三尺水便是回陽止日戈別後
還當策高足莫向尊前歌刻鵠誰道龍州無木奴春
蘭秋菊爭遲速毋向銅人問茂先曾於巫峽見瑶篇

丁香節竹煙嵐冷十二嬋娟亦避■爐峰擲地幾千
尺何時詩骨生雙翼乘槎仙子筆如戟青天共問題
空碧却恐山靈不相識先折梅花通信息

青蓮行贈李少泉明府

青蓮道士人如玉鸞詞蝌藻高衡麓郢湄于宋擅文
名千載於今繼芳躅偶因裂錦到蠶叢隨車膏沃遍
花封花封之人歌李父詩書禮樂舊文翁樹蘭剪棘
多懷惠白虹出匣鋩愈鋭巴川當路重于山棠名仍
復妝着佩我生山水是生涯鋏鳳來看千尺花豈知

都歷山前月一笑相逢意氣嘉林下誰人空自老羡
君年少負雄奇丈夫行藏各有主穎川渤海傳千古
有樹逼欲種甘棠有服定知將豸補江邊醉後歌青
蓮坐看江水淨娟娟滿城一夜絃聲發何人不道子
游賢

賦得有所思一首寄傅蓮吾

都歷照江江水碧美人只在千金石思與美人石上
遊捉月輕風生兩腋白厓茇茇風颸颸美人只在流
杯池思與美人池上歡夜蘭無酒解金龜憶昔我來
天正暑小魚彭蜞同烹煑漁泛泊酒悶堆花街欲忘
形到爾汝今來美人綰銀魚飄飄黃翡引高車相見
江邊還一笑燕南鴈北似呵噓世上功各登九坂白
日紅顏生酡酥龔牛郭馬誰相傳又見今人照青簡
有所思有所思兮思離羣北山南浦隔嵐瀆窓前不
待梅花發入枕神凝間是君

江邊別郭夢菊 四首

巫岫雲霏霏灔澦石齒齒細侯昔入夔在在歌麟趾
元藻拂檣花絃歌滿人耳文翁今重來風教立頑鄙

峿崍玉壘間色色妍桃李而今復何之令我走江涘
非夜觀台垣大雅虛宮徵

何者爲魚目何者爲夜光何者爲燕雀何者爲鸞凰
悠悠天地間毀譽何滂滂孔某千載前栖栖且彷徨
況今千載後黜白不戚着清風吹我巾明月照我裳
風月知我心浮雲未足傷

我有孫枝琴龍鳳蟠唇足不向人間彈往往尋幽獨
朝彈露下松暮彈月下竹君侯知我音五馬來空谷
投我白雪篇擲我陽春曲感君纏綿意徽上寫不出

為君再三彈再三山水綠
出門天地寬江海何縹渺人爵不足榮榮名實為贅
自古焦冥飛長不見鳳葆黃鵠掠雲霄屈尾爭池沼
贈君木難華錯落瑶光草素志將明德金石同為老
萬里各分攜瞻望思如擣

金丹

我有金丹羲皇親授尼山日將泗水月就無意無象
無聲無臭實兮今古虛兮宇宙清風迎前明月送後
一朝飛身簫韶齊奏鳳凰來儀麒麟馴囿呵佛罵老

民安物阜顛連我持煢獨我救江湖丹楫宗廟翊豆
求丹之初惟除習舊養丹之法不愧屋漏

太白崖歌贈傅達吾民部橋梓

傅有精舍在崖下鏡湖流杯池黃魯直石刻
皆古蹟也魯直謂蜀中之勝莫有長于此者
歌以發之

剛風夜拂長庚落螺石江頭爭巀嶭周遭雲母屏如
削直穿霄漢煙霞擠諸星相從下寥廓大者象馬小
者雀標顛一望何飄泊萬點芙蓉生霧縠一溝水雪
赴大壑乾坤元氣流斟酌琪龕貝寶鬼所鑿羆[illegible]
元蟠粉艭仙人骨此食靈藥石髓漸漸飛醴酪長[illegible]
扇海搓六幕菸邑恐終歸隕擲一朝偶爾騎鋉鳳[illegible]
然一笑冲冥寞至今紅塵之子不敢登登之輕祿爵
我曾輕舉夢三台驅馳異二成龍媒吟魂逍散招之
不肯回乘風偶到小蓬萊前人遊者化于灰一灣古
血生青堆惟有豫章太史書數字神呵鬼叱不敢摧
近前欲讀之蛇蚓齧著苔傳氏父子兄弟倚馬才六
者甘棠長向西北栽小者禦梧禁柳繞鸞臺一時香

名滿市槐綠野堂向此中開午日寶鏡敞山隈詩豪
棋伯共流杯赤髭白足相徘徊占斷太白一崖秀直
與魯直相追陪頊刻古往即今來惟有江山不老是
仙胎不知千載之后誰又尋我詩千崖巒捫蘿緣脊
掃塵埃丈夫得志無窮達不且與爾長嘯豪吟于斯
崖之中以消磨千古萬古之江山欲將為之何哉寄
與猿鶴莫相猜好破崖中葡萄鴨綠醅

古別離　寄楊作吾時峨陽三府

悠悠念往路四望何寥廓遊子行未行月上城東柝

仰視日月馳杯酒猶如昨梦裏各一方秋螢滿揺落
怪鵂催歸鳥長如切夢刀五更到君前依舊隔雲濤
念子非一身安得同襦袍剩有林巒興不共眞珠槽
浮雲自東來偶然背溪走迴旋如白衣倏忽成蒼狗
食蘖與食梅人見各適口苦酸止自知對客不可嘔
我欲登日觀隨君入嵫陽飄然王母池安期共相羊
讀以玉虚篇飲以紫霞漿軒風㲉兩腋海岳任翺翔
朝瞿唐兮夕梁父不作人間別離苦

雙鳥篇 寄誠齋

鋏鳳有雙鳥生長朱簾泱一鳥鸞之孫一鳥鶴之子
羽翼未成時風巢亦因倚來往夔雲根相將啄霜蘂
林薄葱翠多睠結同心綺一鳥羽翮長不生煙火齒
澤國稻粱多翻厥如糠粃歸飛雲漢間長往入[illegible]
欲棲扶桑枝止啄洧欒水一鳥羈雲羅手足有[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卿火來哀號常不已品類豈不同羽毛亦相似
天高湯網疎應當暗七豕顧哀此時命南溟不得徙
一鳥從茲隔咫尺成千里一夜腸百迴纏綿如[illegible]
南來有鴻鴈豈無雲煙紙九關虎豹多參差此笑

莫羨雉山梁莫怨鸞棲枳凡物各有主坎軻隨流水
屈者有時伸仆者有時起仆時何所悲起時何所喜
聽我嚶嚶篇詩人有風旨

春燕 二首

一自飛來漢水湄春風幾度主人知烏衣國裏波濤
濶紅縷懷中去住遲但得壘巢猶未破何嫌鶯隼漫
相疑乾坤浩蕩饒清景水滿汀洲花滿枝
懶與長林占一柯衣冠琴瑟傍行窩青春有脚家家
好白屋無常處處多笑我何緣穿水石看誰翻見掩

雲羅清時記得呢喃曲獨對東風發浩歌

酬大池

雷聲忽送牛頭雨野水遥分燕尾流好鳥簷前連日
噪故人天外有書投渥洼羨爾今生駿溪壑憐誰自
狎鷗到處春深搴杜若可能無句夢芳洲

白帝城 二首

巫峽雲堆十二鬟樓臺倒影峽之灣陰崖亂點龍蛇
窟疊嶂雄封虎豹關萬里有懷頻極目百年何事不
怡顏可憐前度杖藜者衣短幾長鬓更斑

今古關河一壯哉孤城殘堞掛崔嵬千尋鐵鎖鮫居畔萬壑雲濤鳥道來陰雨年年生蔓草豐碑處處枕莓苔卧龍躍馬都成夢只寫清詩伴酒杯

昭君解

北風寒月摧胡草琵琶一曲娉婷老自甘命薄付紅顏玉黛金鈿長不掃解一空斬摸形舊畫師世上錢神解畫眉黃金盡處無顏色佳人妍者自然媸解二弱質從來逐雞狗甘酸苦樂無好醜長門且欲賦千金愁人不獨嫁胡有觧尚憶當年鎖春妝年年歲歲怨昭陽身在漢宮如失志也與胡姬共斷腸解四

重刻來瞿唐先生日録目録 外篇第五卷

遊華山太和二岳稿目録 凡二十七首

續求溪稿目録 凡四十一首

登濟渴亭晋戲王次宇

千朶瓊峰亭一蝸白頭僧見問袈裟回首家山何處是卽看萬壑起雲霞詩思觸景如奔馬原來陸羽沉風雅一望天涯沉茫間誰是遑遑濟渴者計別于今二十年幾度幽思月正圓寄與王宏舊知已百壺那得酒如泉

醉臥玉蟾寺用韻

金鳳峰前梦故鄉玉蟾宮裏見空王一灣古木煙霞

飽半榻條風枕簟凉祇爲青山長作客翻因白社更添狂此身却笑如秋菊歲晚霜寒發異香

後山如月故以玉蟾名前數石瘖眠有殘星之狀面一峰矗立林木蓊葱亦異境也

南隆卽事

一雨千山萬山秋逦逦行人爲爾晋欲去不去褪又去邂逅相逢郭梓州郭諱才華廣南人梓州博所著有梓州問答樵谷之墓生陳荄子雲并艸亦堪哀千年有鶴歸遼海豈知今日我重來

走筆棲遲寄元洞兼問五華雙翥鳳今夕何夕別何時記得相逢都是梦

盤雲洞

洞高敞跳跳而進其中蕉然不可測長龎亦痒痤好事者以石塞之測有呂洞賓瓜皮所書之詩自云回道人後人名其崖爲瓜皮崖

得得得回視朱明無顔色飛身只到九萬里金丹不在悌仙國得得得無南北

咍咍咍何物仙家是聖胎紫霞一飲一千杯說與世

人莫浪猜咍咍騎龍媒

緊緊緊爾又復何之三千年之前爾約我飲瑤池宓妃裂裂吹參差三千年之後我約爾遊須彌周遭弱水繞金墀王母蟠桃花滿枝結實結實當其期女蝸五色補天梯銀灣此日奇更奇我騎赤鳳爾騎黄螭去矣去矣復何疑緊緊緊且莫寫瓜皮

贈別馬元洞五華昆玉

少日相逢花滿簪而今鬢髮漸鬖鬖門前種柳應知五庭外栽槐不止三笑我青山爲客慣多君綠蟻撟

誰酬欲猜回首相思處月滿瞿唐快活菴
千山扶轄即涔濆一夜鄉關起夢思天爲故人須破
酒雨因行客欲催詩虎頭老去癡愈絕馬援功成策
更奇正好晋連同嘯傲新晴前路已清夷

登錦屏山東陳六亭

若有屏兮巴子之都錦江之表愚公移兮削成燉煌
剗兮天巧磓硧兮斗折擧掀兮回島瑶草蘺兮不忍
發琪樹蝲兮飛羽葆玉虹流兮沃日蕩雲風渫渫兮
來自木杪隔江機杼兮天女孫天涯一望兮青未了

上有娥眉兮素月流天照江皓下有瞿唐兮十二巫
娘爭窈窕毓人文兮參檝中有子昂挺出兮驟最詩
賦兮摩空文雅兮摛藻如隨和兮光華流潤如琴筑
兮揭揉繚繞七辯兮奴隸三紅兮禨祥譽予生平兮
好奇長于山水兮探討墬五岳兮趁躍憶崑崙兮杳
渺諸山兮躡趲其景而胡此山兮來之不早嗟人生
兮石火嘆瀛海兮過鳥胡不于此兮巢雲築蝸廬兮
風懤與美人兮容與相羊長酬短唱兮和之應心招
赤斧兮絃太容呫嚅脯兮設鳳腦㪍誰人兮壞嶽[illegible]
八荒兮秋草

陳六亭惠詩見招席上用韻贈答

一笈蕭踈候啟明千山淅瀝滿江城多君濡翰心先
感笑我邯鄲脚始行料得陳蕃懸夜榻端知安石起
蒼生廟廊磊磊經綸事且借鶯花頌治平

千佛崖用陳玉壘韻

亶木山前暫卸驂大雲橋畔入崖探他鄉懷古雲生
屐吾道經今月應潭偶見波濤牽一索卽看霜雪飽
千龕塵寰隆替應無限自是行人不肯諳

幻崖剥落路層層野火無心江自澄花發杜鵑啼寶
月夜闌漁火起殘燈山中禾黍秋將杪匣裏雌雄氣
欲騰說與此間瞋首客從來有相卽非僧

入棧二首

一線巉崖萬尺灘崖當危處護闌竿秦關不爲張良
絕曲道翻因李白難客榻已除三伏熱秋砧漸擣萬
家寒吟成白雪無人和挑起青燈只自看
策馬迍邅沔水邊登山淅瀝復晋連難頭黑墨雲垂
地鳥道刋梯我上天墊角自知戒郭泰乘流誰欲泛

張驀王人不必窮名姓家住瞿唐十二巔雞頭關名

出棧

一崦人家又一灣傍崖依路水潺潺穿林雲霧長隨
馬拂面風霾欲撼山醉裏已遊三岔驛夢中猶記七
盤關飛身出入只如此好向瀛洲講大還

丏孫肯堂

公在臺中按蜀時曾贈德三川高士扁

馬蹄迢遞踏秋莎龍尾煙村逈半坡太白山前雲欲
散伏波里裏雨初過故人地下無消息知我天涯苦

不多掛劒此情應未了不堪暝色寫哀歌

登華山用李棠軒韻

捫蘿踏石數山青好睡仙人臥紫冥卿信欲憑巴子
月壯懷可摘大梁星來尋五粒鞋將破爲愛三峰戸
不扃一笑天涯何處客御風鴐電自冷冷

毛女峰

阿房宮闕萬年枝奇怪偏多在望夷二世已難分鹿
馬六宮安不傷熊羆時開匣匣思秦闕偶上峰巒見
漢儀人世幾番蒼海變誰知松栢是仙芝

蔣家臺阻雨

入晩雨未歇聲聲滴故鄉當戀衾覺薄作客夜偏長
脩霤侵簷釜流波下石梁隣家活酒得先請主人嘗

均州阻雨與主人蔣思東

自笑平生爲勝遊避雨仍居百尺樓殘樹遶隨青嶂
逈寒江晩并白雲流家山迢遞人千里客舍蕭疏酒
數甌欲把朱絃彈一曲子期未必在均州

紫霄宮

窄路自山腰危樓侵碧霄風雲蒸巨壑日月避高標

五烝應無術三丰不可招惟同吴别駕爛醉到通宵

太和山

宮殿參差翠欲流恍疑駘盪列皇州人間已見黃金
屋天上虛傳白玉樓世變江河皆老佛時來山岳也
王侯南衡西華諸兄弟爲甚寒凉自慘愁

澗

諸峰峰麓千條澗澗裏幽堂有路通枯木猿聲雲正
黒殘床鶴夢日初紅採芝客少還青嶂辟穀人多種
白菘顧我先師傳我訣仙經不必看参同

太和程道士

太和程道士淡薄厭人情笠排崖邊樹床依石下荆
逢人談不死勸我學長生送客出林莽嚶嚶一鳥鳴

下太和山

仄登斜梯漸欲平一灣綠樹一溝銀青羊澗裏雲封
谿黑虎橋邊雨洗塵暫學陶潛方止酒翻成張翰偶
思蓴鑒戒不盡登臨意兩袖清風又問津

浩然歌 三首

我登天兮天不高一時輕舉漸雲霄上帝賜我玉雞
毛授我心印光瑶瑶扶桑枝下設瓊醪滿筵仳傂白
鳳脣群仙各佩金錯刀見我齊奏八琅璈黙龐俱列
雲漢卑拍掌笑落碧綵絛人間何處此豪曹我登天
兮天不高

我涉海兮水不多騎鸞鞭鳳一時過上帝錫我金卷
何授我心印光佗佗方壺山下設瑶醴滿筵結晉紫

峰駝群仙各佩紅玉珂見我齊唱白雪歌馬銜俱列
喬山坡拍掌笑指燭龍梭人間何處此隋和我涉海
兮水不多

笑匊笑匊錢鏗之壽何大蹙八百年後登鬼錄我有
靈藥自月宿栽在尼山前後麓泗水常時來灌泝心
君令如軍令肅日月不許牛羊牧數年暢茂高千屋
連根取來向空谷去煕靈丹丹如玉服之此心如朝
旭安期浮伯赤斧屬輪廻之子不敢服到了而今丹
已熟上天下地隨我欲我欲登天兮清風爲其足我

欲泼海兮明月爲其轂上帝曰念哉我與爾壽齊天
地老但不與爾位不與爾祿笑匊笑匊籛鏗之壽何
太甓八百年后登鬼籙

書郭青螺督學示諸生四章後

天地萬物與我一理本一貫也性道教特殊其名耳
此理瀰漫六虛之中始于愚夫愚婦之所能知能行
以至聖人之所不能知行雖廣愽無垠然與我未嘗
二也人惟牿以有我之私則二矣二則充拓不去一
膜之外便爲胡越天地賢人方且閉隱又何以望其

位天地育萬物惟忠信以日進其德強恕以日求其
仁則知能之良不至梏喪滿腔之中皆是惻隱而天
地萬物與我一矣一則存之一心莫非親親長長之
實理而足以立天下之大本達之萬變莫非民胞物
與之實事而足以行天下之大道又何所不至何所
不通而所謂位之育之者特舉而措之爾吾黨不聞
此教也久矣同儕肯將揭示四章心味而身體之則
大學之始所謂格致誠正中庸之終所謂無聲無臭
者不在簡冊聖人之所謂一貫者不在孔子而皆在

我矣甚勿自誘聖人爲絶學也

答王汝誠

孔子曰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某佩此言亦不
敢爲驚世駭俗之事惟于日用下學上追討然所謂
下學者亦非空言亦非泛言也惟處巳接人自巳覺
照曰此聲色也此貨利也此客氣也尋討此三者克
治之而已恐聖人所謂閑邪者不過如此此執事書來
謂性命之微無聲無臭既曰無聲無臭矣又何以下
功夫乎又以飲食男女上做工夫已落第二義此則

非某之所知也禪家分三乘最上一乘所言大乘不
知大乘所言小乘不知或者執事乃最上一乘之言
也謹復

遺珠忘者陳近夫以近日得忘病書此與之

唐人有病忘者朝之事則暮忘焉夜之事則日忘焉
行其庭則忘宮室之美入其室則忘妻妾顏色人或
有忤則忘其人之姓名大家巨室則忘其人之崇高
富貴而不諂屈見貨財則忘其藏畜忘其遺于子孫
處事則忘其軀體如疙如顙淡如也以忘之故貧甚

其妻求醫以療夫之病累不愈張說爲相聞而憐之有記事珠玩弄于掌卽能記事價萬金遣人遺之忘者曰忘固不可記尤不可吾鄉有能記者伶然而憾欲然而慧甫八歲日能記萬言舉于鄉舉于朝官至獨坐能記誥能記子史獨不能記其親記其君居家則有私財而忘其親居國則曠官職而忘其君曰惟聲色宮室貨利見記余之忘不過忘其日用之常耳君親大者念念未嘗忘也以是而記不如不記之爲愈還其珠於相公來子聞而嘆曰此忘者必隱者也

無意必固我之私葢聖人之徒也繼而來子又悟之曰惟其能忘所以不忘惟其不忘所以有忘忘之義大矣哉而今而後始知忘物忘我者而后不忘君親也忠臣孝子忘而已矣

病足五首

自笑生平定脚根鋏鞋踏破覔天眞應知孔氏傳心印不與高材疾足人

花下臺邊一杖前長安路上久無緣只惟月屈攀援處脚踏天根是跛仙

春日春風歌咏歸舞雩童冠換春衣天涯一望蕭蕭客誰是蹤蹟誰是飛

小時去入示和場覔得仙家駕鶴方來往瀛洲惟駕鶴不須兩脚去奔忙

回琴黙瑟作生涯泗水春風富貴奢好笑唐人鐵拐李草衣木食弄青蛇

楊兩洲臨別索墨跡

此身天地大而胡居然小小之却爲何喪我此至寳此寳無聲臭無處可探討充之塞天地歛之極微眇

何處可覔之元關一句了西方有妖狐千年生羽狍能作人言語言語過機巧名爲覔寳人長途乘騕褭我奉上帝命兀然坐山表舉劒斬妖狐妖狐化爲鳥能飛又有文彡械葱窈窕萬鳥俱從之咟嘖聚木杪我聲鳳一鳴萬鳥裂其腦

答陳近夫

鄙人非不知致良知也但問致良知何以下入門功夫耳自古聖賢未有不苦心殫沒者宰予晝寢孔子且責之以朽木糞土未有青天白日止閉目坐而可

爲用功者白日閉目而坐與晝寢何異哉恐執事聽
古人默坐澄心之言又聽今日致良知之言未嘗自
家下手耳譬之燒丹然何以入藥何以封鼎何以加
火何以溫養未有縮手旁觀而止聽人說者熟思之

寄周壽齋冉酉陵

誑易求溪巳十秋樓臺遲日近丹邱吳江每問周公
瑾泗水長思冉伯牛芳草風春生窈窕遠林夕籟帶
嗔啾故人不負山陰興尋訪寧忘夜泛舟

寄秦獻葵

前年把袂別求溪又見求溪柳絮飛笑我支離爲客
久與君傾倒會時稀山中霧豹知當變遯者沙鷗只
自肥欲折梅花來寄遠春風二月巳菲微

答吳蒙泉

兄書來以某詩似升庵學似白沙誤矣不知某自比
李白有說其說亦長也豈但兄疑即親戚鄉里亦有
此疑緣某少年妄意發憤聖賢無傳授無門路只得
日夜讀書忘食忘寢不意偶一日門路通矣若某與
升庵全不同蓋升庵宰相之子又大魁天下偶過涉
滅頂如自天而墜于淵日日是愛文章以憂而得之
者也某則蓬蒿之子平生不以富貴爲事卄㕘□□
偶得聞道如自淵而升于天日日是樂文章以樂而
得之者也雖彼此通多讀書然作用不同若兄評將
進酒一篇評論差矣某之將進酒與李白意向全不
同天淵懸絶蓋道言也指冬瓜說葫蘆若以唐人之
詩求某之詩不知說甚話矣故爲白沙之學者必非
升庵之詩做升庵之詩者必非白沙之學言者心之
聲豈有詩自詩而學自學乎一笑

輓隆見山有序

見山儀標豐偉資性純雅庚辰歲余客求溪
誑易適見山豎一書堂于樓后跨樓遠眺亦
奇觀也乃邀余飮懇余筆跡余書一聯于堂
云白屋三間退一步愈見超度青山萬疊登
九仞更覺高明自後常載酒買月亭見余格
物圖諸篇肯首嘆服起立曰恨未早得拜門
下也以深山木石鹿豕之中得斯人亦可謂
知我矣丁亥春見山遊岱宗余卽欲走弔以

病足不能除夕前二日扶筇往之見余筆跡
猶如故也不覺傷悼仍席上成四韻書之于
壁

參差樓閣傍溪沙記得相逢滿樹花天上又廻新斗
柄堂前猶掛舊龍蛇殘崖古木啼猿急野水孤雲落
日斜欲寫當年知我意不堪拈筆對寒鴉

戊子求溪元日縱筆十首

流水高山半調琴琴中白雪幾傳神翻因註易長爲
客懶把鄉書寄與人九仞功夫惟一簣十年心事只

三春乘槎便去騰銀漢不許張騫再問津
誰道求溪萬壑中求溪風味別穹崇竹垂鷄䳇渾身
綵楓帶丹砂滿面紅關朗當年原是北丁寬此日又
之東鳳鳴自是驚凡鳥未論梧桐與枳叢
作客青山歲又新臘梅猶帶舊香魂鳥銜春色來花
塢風送晴光到我門共識伏羲文字祖誰知孔伋聖
人孫幾番獨立通明殿朶朶紅雲捧王尊
元日題詩倒竹尊開尊細論此生心十年恍若居三
島一刻從來值萬金春曉倉庚啼淑氣秋深鴻鴈報
佳音尋常咫尺俱成樂肯學相如賦上林
春曰春山翠欲流生平學問不悲秋高門白玉來傳
酒滿席青絲似鬬裘伯樂有情長顧馬庖丁無意見
全牛醉酣便拉洪崖袖橫駕蒼虬去十洲
方傾栢葉歡新
歲仍對梅花叙舊年雪裏誰人知玉馬眼中何物是
金蓮神仙自古無名位騎得鸞凰便上天
我有春情滿壯懷春情懷抱對誰開必生芳草傳消
息方遣流鶯說去來紅日幾番輝白玉赤松今亦變

黃梅天涯元旦探春客次第商量莫浪猜
蕭蕭竹院淡于僧懶學人間驥尾蠅花柳春風一杯
酒樓臺夜月十年燈溪中童冠將歌舞匣裏雌雄已
蜚騰耳熱反看眞箇事紅霞高照玉壺氷
楠毫隨意咏東皇陽春有脚無貧
富芳草多情第短長赤鳳從今隨我駕黃封原不許
人嘗求溪泗水知相接莫在其中得釣璜
千杯得與六窓呼自笑平生一事無偶學屠龍蒋水
鏡掰來釣月得珊瑚南枝漸發春將曉托斗新廻夜

末徂輕舉他年歸碧落求溪應畫出瀾圖

答譚敬所 二首

敬所與余別二十年似不知余所爲何事也就來書之意答之

註易求溪十二年蒹葭幾度憶留連風流也近陶彭澤跡懶多應孟浩然春老野花眠竹徑雨餘謝豹掛衆顛可憐許耳無人洗誰聽幽蘭月下絃

求峰萬衆揷層霄買月孤亭架半腰崖下往來惟鹿家溪邊問答止漁樵多君書翰能千里顧我心情只

六橋無限相思相見意危欄獨立亂花飄

答陳七峰郡丞 用韻

寶瑟朱絃拂雪莊儀形髣髴見元裳遼東笑我空驚白穎水看誰尙憶黃春到物華詩覺秀交于慷慨味偏長何時共坐松根下嚼月斟霞夜未央

駁谷蝸廬厰石栖枯杪野竹與雲齊春風有脚尋常到謝豹無心咫尺啼塞上幾能知去馬人間誰不愛懸犀年來最喜忘機事山自爭高水自低

答贈郭明府

南衡高齊天西華去天咫我昔曾遊之今已二載矣美人坐秋阪邂逅相徙倚傾蓋倏忽聞咳唾亦蘭芷鍚我秋水篇鑿鑿皆至理白雪點紅爐渾然無渣滓當空鳳一鳴百鳥聲齊止日月如跳丸流易速如矢昨日在南隆今朝自建始鳳鳴本朝陽復爾暫棲枳學道則愛人絃歌今滿耳有樹種甘棠有衣補袞史我客求溪久孤亭架碕礒註易于其間屈指今一紀磨磚欲成鏡癡劣應至此一別各天涯美人不我鄙今夕又何夕飛翰來千里開椷如見面令我陶然喜

吾道歌嚶嚶有宮復有徵感此纒綿意無由報木李聊將尺素書託此溪中鯉

用張南軒贈朱元晦首二句起韻贈謝郭青螺

君侯起南服豪氣葢九州云何名爲豪毅然追前修斯道日中天典刑在尼邱邇來數千年泗水風颼颼志士當此時臨河嘆無舟鳳鳥久不至百鳥相喧啾赫赫聲利塲奔趨逖置郵自非有豪氣安得挽狂流有美發靈籥默契曾與鄒揭示錦城彥文翁非所侔吾道有主張赤幟飛旗旒棫棫變人文舊習倏然瘳

顚我亦何人藥籠亦兼收駑馬不堪策絶塵望驊騮
詿易買月亭于今十二秋登山不到頂登之亦何由
掘井不及泉棄井亦可羞因之遂久淹歲月長驚遒
攬轡校梁山文光入斗牛山深道阻長瞻望空凝眸
君侯起南服豪氣蓋九州

書便面贈送蔡令長

别時容易會時難莫把相逢作易看竹馬今朝留郭
伋蒲鞭何日見劉寬山中假臥雲穿榻天末懷人月
上竿廬阜此行應不久台星聚處是長安

萬里長空一鶴飛黄鸎紫燕避光儀小孤楚地應相
近大縣才華更見奇未折梅花逢去使欲憑瑶草寄
相思年來詿易跡唐律惟記甘棠召伯詩

梅溪 贈周十二

朱明遺士愛滄浪剪裁雲縷舞霓裳解佩盈盈煙浦
上一聲龍笛度瀟湘冷香入夢長楞散江妃也學梳
粧懶檀郎自作射姑仙春官一向難勾管買山不必
問西湖處士之骨今應枯獨憐芳草拖裙綠十二蟾
蜍夜夜孤頓有之字亦草草鶯翔鳥步江山老削壁
一時飛上天暝煙殘日難追討惟此源泉活潑來横
枝疎影歷蒼苔一般清意兩奇絶短屐長筇只浪徜
有時溪梅忘人我夾桃帶李種亦可欲問廣平心上
事不在前溪花旖旎莫道高標自獨持芳心只許川
流知那堪一結青青子還有調羹止渴時

忍

人之七情惟怒難制制怒之藥忍爲妙劑醫之不早
厥躬速戾滔天之水生于其微燎原之火起于其細
兩石相撞必有一碎兩虎俱鬬必有一斃怒若攻而

耳熱面赤忍則解表氷消霧釋怒若結胸霍亂喘急
忍則理中風光月霽怒以動成忍以靜息怒主乎開
忍主乎閉方忍之初止醫怒氣忍之至再漸無芥蔕
再之至百卽張公藝無所不忍量如天地有容乃大
必忍有濟

答譚後山

千金難博老來閒爲老題詩寄後山當日長思杯斝
綠而今不覺鬓毛斑杜鵑兩久啼千樹芳草春殘匝
一灣歲月跳丸成甚事笑誰作客未曾還

答方玉岡

求溪峰下咏滄浪赤甲山前寄玉岡五載別來猶是
夢四明老去更添狂著書作客時將暮懷友吟詩夜
未央不識何年能對酒麥枯啼遍滿村秧麥枯鳥名

清風兩袖歌贈蔡令長以檠轉臨川有序

蔡諱思穆道號熈垣湖廣攸縣人

高堂簾幙燕新泥風煖溪橋柳掛絲纔放小桃紅入
萼正是清風兩袖時美人少年自高格紅月手提如
琥珀走馬獻賦明光宮來宰錦江巴子國九溪三峽

見飛凫清秋白日照氷壺常聞齋馬蜥芳草不將麈
甑美萊蕪火齊結綠飛泉漱山陰無事簾垂晝不常
見客似無官縫綣愛民如有舊一日偶聞轉豫章四
郊赤子眉齊皺我之父母欲何之皇天原不分肥瘦
檢點行囊一物無惟有清風攜兩袖黃童白叟滿長
逵扳轅臥轍如嬰兒未見狄公當日祀已成何武去
時思客路春風鶯出谷鳴鸞文彩當朝旭九子峰高
插筍尖七澤江深澄鴨綠清風清風興更嘉暫時拔
拂河陽花方作蘭臺快哉賦滿城傒爾發天葩有時
清風入豸補六月嚴霜生栢府一雨洗清六合兇擢
轡埋輪日未午有時清風到三台黃閣傳呼宰相來
帝典王謨賡喜起皐夔禹稷相追陪清風清風我不
負爾爾又不負於我哉丈夫出世須皎皎喫着笑誰
問溫飽幾番獨立崑崙巔一望天涯何芓草不將紅
葉化青龍却把紫珠彈白烏清風清風侑鼓清風酒
彈此清風絃自古聖賢無貴賤騎得清風便上天子
游清風既已去澹臺明月共誰圓清風清風歌聲倩
采詩何人奏三殿

三代之正學不明而孝廉之舉又廢清風兩
袖聞其語而未見其人矣令長下車即以薛
公名言置座側以金玉其身視民如傷一介
不取余幸見斯人以其足以起頑立懦也故
作此歌為觀風者采焉為夔路名宦春秋采
焉蓋即白樂天之新樂府皮日休之正樂府
也

醉時歌酬覃葵南

平生不作皺眉臉逢人毋恨杯中淺斗酒騎鴻便上

天上帝亦知來矣鮮春風春日百花開求溪又遇故人來故人相逢仍一斗一斗相逢亦快哉白水青山留我老三都九辨憐君巧許多才子赴明光木難玓瓅如君少飛身我欲上棲霞鍊丹成共去服黃芽殿閣樓臺別有境莫學人間作小家此境眼前卽欲到我詩磊磊發靈竅黃芽服後臉純紅與君把袂同長嘯長嘯一聲海月高月高泗水自滔滔回首尼山何處是不知世上何者號嶕嶢醉時歌歌罷依然澆斗酒君不見李白斗酒詩百篇大臣小臣今日又生脩

月手

雪

天王有詔下藤六風雲天上隨追逐俄頃之間世界殊不覺書齋成素玉素玉素玉化爲龍旣騎翠竹又騎松一龍變化承恩詔千龍萬龍來相從我詩一見隨龍走大呼小叫同龍吼百篇落紙若有神不必揮毫須斗酒揮毫落紙何奇鬬白爭姸光陸離蹁躚驟舞千年鶴窈窕旋生五色芝駕鶴食芝從此去咫尺雲霄風可御振衣直上泰山巔壇上還餘舊杏料杏樹森森亦可憐誰知藤六已成仙天王再詔杲日前藤六依然詔上天

送楊驛守致仕還楚

終日思歸不得歸此日似雄飛一官白首成何事三徑黃花想漸稀巫峽夢回家已近湘江春到鱖初肥郎君自是雲霄客且莫溪邊問釣磯

賦得歸去好送李學博致仕

君不見鮑老當筵笑郭郎笑他舞袖太琅璫當筵之人一笑前後左右皆顛狂及爾鮑老當筵舞依然舞袖長于組當筵之人復笑之齊聲絕倒無賓主人

生通欲舞此場舞罷方收入簍囊亘古亘今皆如此看定不博半幅紙青蓮道士珊瑚柯光芒玓瓅燦織阿河汾生徒相肩摩山斗壁立高嵯峨爾來掛冠反芰荷山中風味自殊科二月春草綠如羅幾群黃犢遍山坡親朋把酒白玉醼寬杯大爵面常酡方脩五柳先生傳忽聽滄浪孺子歌世間日月疾如梭石火光華倏忽過踏翻宦海蠱洪波肯破春情不在多人生歸去好歸去復如何歸去好歸去好香山今又添

一老

贈譚二酉赴成都

何時別美人今日復山嶠酌酒與美人美人笑絕倒偶見鵜鶘飛變爲和鳴鳥世味不長甘或時辛如蓼世路不常平或時坡如阜篙師舵在手風波自是小惟有達者知陰晴笑即了水本向東流赴西終然少片雲倏忽生明月終皎皎即有照水犀百惟一齊掃美人紅鸞姿致身霄漢早鄒林有一枝原是君家寶蛟龍得雲雨肯戀此池沼功名駟馬知勳業麒麟好

麋鹿臥長林笑我其中老附尾慚先達横經共探討耿雪到紅爐變化自然巧贈爾木難華侑之金光草搦管拂吟髭一笑關河曉

雨中留贈譚敬所

故人咫尺隔涔濱背郭溪橋欲漲時又是一番留客雨再題八句贈君詩謝安終爲着生起王烈多應白石知莫謂朱絃空淚調世間亦自有鍾期

贈別徐華陽司馬戚謝之意見乎其辭 時留駐夔州

巫峽之水清于油十二之峰翠欲流高唐樓觀枕江洲丁香節竹風颼颼少年宰相正黒頭匡時白筆負嘉猷王恩西顧念綢繆推轂西羌正借籌五月船樓下益州雲旌扔列九花虯鶴鄭鮮敎十里檣佩刀鵰鶚江光浮馮夷江怪潜控湫蒼生赤子遮行騶謇亍自笑眠空谷不友縉紳友麋鹿一弄先天宇宙圓萊根有味過粱肉幾沓親見伏羲來來往春宮三十六矮屋誰懸高士名 時贈德州高士扁 松鶴沙鷗箇箇驚品題一字知華袞論價遵輕十五城生平之願今朝遂不願封侯願識荊夜夜懷人紛六鱉飄飄百頼生簾箔

寄詩方染江淹毫乘風欲駕揚州鶴勝引荷當斗十千談元夜午燈花落豈知閼伯駕火龍草堂遂禁山人脚別去瞿唐灧澦堆小孤大別亦奇哉晤言促燕知何地滿腔懷抱向誰開莫美東山松菊媚三台四輔正需才遭逢禹稷當平世謝笑陶潜歸去來

書便面贈別馮令長文郎昆玉還宛陵 二首

七月巴川天復漏媧皇不肯重結構山深路邈客來稀獨木柴門掩淸晝有美江南癸馬來翩翩琴鶴令人辦雙劍倘非牛斗客千金定是上燕臺陸家兄弟

參議藻王氏父子阿戎好金精玉兎桂香浮許國承
家俱皎皎箕裘心學本家傳秋風愈覺壯龍泉霧拂
青山知豹變春歸緑水聽鶯遷丈夫出處無平仄紅
鸞翔處長高格幽蘭且調五根絲槐市好磨三石鏡
楓舟㖂㖂下瞿唐一聲江笛鴈衡陽豐城若遇黔巖
紫走馬便去獻長楊通家自此成知巳蜀水揚瀾迴
萬里他年隔別寄雙魚玉堂東閣西淸裏
王喬丹熟爲仙令驅羅攫雉神明政夜來惟有雙鳬
飛照人多是楊州鏡高門于氏有先知徐卿二子娉

然奇泊監赤甲三川遠愛日嚪雲各有私正當召伯
循行役又是胡戚晩問時此行無異遊蓬島十二巫
雲猶筆掃霜回七澤鴈奴高波平三峽彭郎小湘君
鳴佩駕青霓龍女吹簫掉翠鎞彩筆驚回五色鳥遥
家婁繞枕中雞二妙翩翩誰不羨十幅滿帆疾于箭
有日拈毫燕子磯春深走馬曲江宴賦終奏入明光
宮詔成捧下麒麟殿知君健步負年華此事指掌如
揮扇笑我雙鬢同秋草閘道當年恨不早惟有先天
一粒丹不隨東汜西崑老衡門無事自蕭蕭哀巾何

物與高標一瓢事業惟知樂五栁生涯只束腰題詩
遠送路迢迢何時金玉到漁樵苑陵若有相思夢五
色杪欏萬里橋峨眉山有五色杪欏樹呂洞賓詩云來看杪欏五色花

席上口占答梅鳳臺

梅福隔別久再載不得見知在吳市門相思長一綫
白髮映紅顔寫字猶慈蒨日月如穿梭迅速卽謝電
舊權晨之星稀踈三五獻故人偶寄書千里如對面
笑我臥山中白雲長一片求溪作客久尋常不到縣
今年六十餘著書五十卷陶道長恨遲忽焉歲已晏

寡過愧未能早暮思蘧瑗又爲虛名累黍爲官長薦
何時又重逢得遂山陽願口占答故人趂此秋風便

題得四邑一心篇贈馮錦橋邑侯榮獎有序

秋天萬里秋色明秋山矗矗秋水淸廣寒宮闕開水
晶桂香馥馥滿庭生鐘山美人晋逸光馬元叔才華皎皎懸
黎玉少年慷慨赴長褐紫電烑然光可掬出宰桐鄉
慈愛多福星燦爛光明燭氷壺長對金精圓不獨片
言能折獄王家从任爲眞才豫章借冠仍巴蜀翩翩
一鶴穿巫峯絲綺脩况作龍吟巴蜀之民反裘从畫

車滄南卽甘霖四郊赤子歌馮父山訟仍瞻在甘棠
一路當塗珍重久黃鳥時時送好音十年不論曾三
仕四邑惟知此一心此心丹訣從東曾操存長在不
聞睹甘棠也向此心藏豸服只于胸次補君不見河
陽一縣花年來天地亦奢華農祥時照春幡勝千樹
萬樹蒸紅霞又不見中牟雉滿道前者扔雛後者呌
提罻山童不忍捕罭子餘須成一笑花可採雉可呼
眼前景致錦氈鋪俗更多于花鳥之上用功夫粉餙
太平登丹朱愛民之意秦越踈豈如明公實政惟在

一心眞學道愛人方如此百里豈能展驥鸞鳳端
不棲叢枳明年鳳詔下龍墀還以一心獻天子

右一心者一心愛民也侯歷四邑一心愛民雖
于心上用功夫故不粉餙花鳥聽斷不論權豪
不論契厚惟主之以理人以神明服之考察疑
梁未嘗剝民奉上歲減民五百金一字不下鄉
落奸猾潛跡庭闌則植之凡棘則鋤之人有不
及于理者卽責以大義口之所言卽其心之所
存不藏瑕玭之怒天性類如此侯益光明正直
君子也常對某曰功名有數歷官已來惟不愧
此一心耳故梁連年旱魃頼以盜息民安大哉
心乎利民亦溥矣德愚劣喜人講心茲兩院交
旌因賦此贈之

吳十洲道士索墨跡

顏回命短今翻長洙泗春風日日香識得孔門眞樂
事再短數歲有何妨伯夷受餓而今飽高節淸風長
不老古來多少醉飽人黑風吹沙埋腐草大江之水
日夜流滔滔都去赴瀛洲海童馬銜長自緩千溪萬

壑不回頭人生寄世眞行客正如溪壑赴水國一番
波浪一番人不覺鬢隨波浪白富貴不怕金堆山堆
山也要歸眞宅王母桃紅如火燒方朔偸兒去幾遭
偸桃之時誰得見文人羽客空相高莫讀抱朴子世
間有生必有死試問劉安癡不癡天上那得雞犬飛

壽白龐兄七十九

峨峨赤牛城潗潗泌河浦兄弟伯仲間鷗鷺結盟主
日月如跳丸四時易楚甫朝露托桐葉忽焉箭脫弩
吾宗人多壽或者乃風土大兄八十三二兄七十五

猶寫蠅頭字、健步不用拄、少壯仕東南、慨然解簪組
晩年多兒孫、衣冠相接武、弄孫識軒渠、各位當出祖
阿戎灼灼姿、喬梓成仰俯、白髮鹿皮翁、常時揮一麈
栗里有古風、不苟入城府、嘆然無一事、抱膝吟梁父
客或偶爾到、桑麻愛談吐、望杏及聽蒲、條須陳馬乳
山肴雜菲蒠、誇甚龍根脯、客若半醉時、移席黃花塢
嗢噱諠滿堂、不飮出童羖、何必慕神仙、州經講龍虎
我客求溪久、六經成稛筥、三十方聞道、不羨雞林賈
而今邑老大、信步登東魯、今來祝兄壽、兄弟齊歌舞

願只此南山、嶷巢亘今古、酒酣筆如杠、玲球書家譜

四時詞 六言四首

溪前溪後雲深、山北山南路古、顔子之瓢惟一、先生之柳有五
花枝故故披離、鳥語聲聲人坐、添我本是三分、笑誰只作一箇
黃開三徑之中、白滿萬川之裏、或萬或三乃數、能黃能白是理
仲尼自然愛易、茂叔爲甚尋顔、五色鸎鸎落筆、三餘

不肯開關

秦吉齋醉後索墨跡

皙皙皙我、亦不知自家樂、十年証易求溪閑、西崑東汜猶如昨、哈哈哈草堂、今日故人來、沙會特爲故人開眼、花傾倒不須猜、皎皎皎、幾人白日登蓬島、百歲光陰過目鳥、劉伶已後知音少、

遊旱田垻至遼境寄黃少岷

素節迎飛霜、忽過旱田垻、已至遼之境、一溪隔桑柘
修望山之峰、宛若泰之華、青雲排指出、忽見令人咤

尖者如笋芽、方者如臺榭、指點仙人指、咫尺山之下
如何至此境、不得相接迓、別去忽幾天、都各復不化
仙家迎鑿落、香■空如麝、笑我■女、少年不肯嫁
作客求溪久、兀然無春夏、本是懶慢人、似索仙人駕
何必如跳丸、一刻不擅借、任景無金丹、空把三尸罵
提提竹林中、常思嵇叔夜、安得慰相思、千里同命駕
詩成祈合歡、遣意■

求瞿唐先生日録

優哉閣稿目録

送馮錦橋還宛陵 三首

重刻來瞿唐先生日録

辭官疏

爲感激天恩恭抒誠悃自分衰朽不堪職任懇乞聖明俯容終老山林以安愚分事臣由本縣儒學生員中嘉靖三十一年壬子科鄉試第五名頻年計偕屢試屢蹶因父來朝患足病母丁氏繼患目疾臣既鮮兄弟遂留家侍養未仕及父母去世臣雖有欲仕之心已非可仕之年矣夫親存不能仕以養吾親親没而竊升斗以養妻子臣不忍也既不忍負吾親而徒仕乃負明時而徒隱臣不敢也因思先民有言未得其位無所發施則發明聖人之學使其教益明出處雖異推已及人之心則一也臣佩此言遂將本朝集修五經性理大全日夜誦讀及讀周易見諸儒皆以象失其傳不言其象止言其理臣愚劣自知遠不及諸儒但思易乃五經之首象既失傳則自孔子十翼之後四聖微言秘旨已絶二千餘年矣若不窮究其象則以訛傳訛何以謂之明經經既不明何以爲士所係世道匪輕臣遂客萬縣求溪深山中反復探索

思之思之夜以繼日如嬰兒之戀慈母數年而悟四聖之象數年而悟文王序卦孔子雜卦又數年而悟卦變之非始于隆慶庚午成于萬歷己亥計二十七年而後成書書既成臣亦自知祖宗以來列聖相承菁莪棫樸之化皇上繼紹豐芑熙洽之仁有一代之聖君必有一代之經術天意不借才于異代故臣得窺易于一斑非臣庸愚自能悟易也譬之鳥鳴于春蟬鳴于秋乃天地化育使之如是非鳥蟬自能鳴也不然鳥蟬天地間一蠢蠢者安能應期而鳴于春秋哉臣自易註成後四肢罷儆萬念灰冷不復問人間事矣詎意四川督臣王象乾貴州撫臣郭子章會薦蒙吏部題覆奉聖旨來知德學行既優添注翰林院待詔欽此臣一聞報不勝惶懼臣章句腐儒樗櫟弱植未嘗不講學而學愧先賢未嘗不修行而行猶鄉人至于翰林乃名賢侍從之地待詔尤儒臣極榮之選臣何人斯敢覬于此且臣之齒今年七十有九青天蜀道白首龍鍾雖犬馬之戀不敢忘于江湖而麋鹿之性終難馳于廊廟伏望皇王憫臣之老不能出

戶庭矜臣之病不能登冊與臣未嘗效一日之勞于陛下不敢虛冒榮銜容臣仍以舉人終老山林庶臣于舜日堯天之下得遂鳶飛魚躍之性生爲聖世之逸民老非明聖之棄物臣之榮踰于三接九遷臣之感誓于魏草楊環矣

辭祿疏

爲湛恩重疊敬陳謝悃衰年腐朽不堪予賚懇乞聖明俯允山林便宜以溥洪澤以光儒術事臣中嘉靖壬子科鄉試因親有疾侍養未仕不意四川督臣王象乾貴州撫臣郭子章會薦吏部題覆奉聖旨來知德學行既優添註翰林院待詔欽此臣一聞報寢食不安思臣之學業尚未精檢臣之行無善可錄遂以臣不堪清秩難出戶庭原繇陳情上疏不意吏部題覆仍以原授職銜致仕復月給米三石臣得此報愈益驚駭臣之所以辭職者以臣貧薄之分已定也今夫聖王之於萬民猶天地之于萬物也天地之氣正溫厚也宜萬物無一不長養而草有夏枯天地之氣正嚴凝也宜萬物無一不收藏而梅迎雪秀豈天地

之有心哉物各有分定故耳臣自壬子科中式于今五十二年當少壯正父母遭疾之時及衰朽適聖明恩授之日當煖而枯當寒而秀正類于此臣雖有易詳已叨旨題奏然螢有火熖體本寒微相多聲聞材原枯薄其分已定矣所以將臣不敢受職之衷情剖心於聖明之前者此也今所賜月米出自宸渥一粒之米一粒之珠臣以無功食之且恐折福君以之飽豚生糞息臣不敢也臣聞之禮云長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此平交之禮則然若聖明之賜雷霆之所震

動雨露之所霑濡光于閭里載之史冊傳之古今豈泛常哉臣既不敢食又不敢辭臣見宋臣范仲淹置田千畝以給貧族臣草茅之士安敢望如古大臣但臣之良心與仲淹之心一也臣願將月米積成義倉置田數畝令通族窮民或遇歲歉少救一時之貧或因差役以下缺

報黃慎軒太史

別後復過求溪斗載四月盡方旋上疏雖允仍給月米三石此時又欲遣小孫謝辭朝廷之恩並于覆載

但某不敢當也辱承輸教云云相會之期陰晴未定金沙公考校杠顧須揣而別大抵儒釋之學皆在於苦皆在于悟若不能悟釋氏雖言不二猶不能達此六■也所謂九衢四照死火寒灰鳥聚龍參張弓駕箭何處下手駐足哉故妙處在於悟悟熟忘言神而明之默而成之卽在是矣所以孔門之學每每不得其傳者以不能苦不能悟讀字忘心看心失字安得不東猜西想可一長歎合州周生乃赤水世家瞥有通神處茲入■裁此奉候時邇不盡欲言

報郭青螺中丞

某少日不揣此心之恂慤不度山川之遐僻不顧科目之紋稀忘意聖賢願學孔子者豈孔有秘傳而某駕於海內之異人哉時以蹇蹄屢蹶適父母有疾不得已而從貧賤之路耳從貧賤者非題橋投筆而欲得富貴也欲從貧賤以成人耳隋之時舉秀才文帝開皇六年普天下止舉杜正元一人宰相楊素怒曰周孔更生尚不得爲秀才乃復試之當時秀才之名其重如此而豈知千載流芳乃文中子哉宋王佐爲

榜首而爲千載大儒者則五甲朱熹也王佐之名
因朱熹以傳從貧賤之路者此心也當時題路引因
詩中有東海宣尼是引師之句故書願學孔子四字
以帛繫之於臂京中會友祖行笑之歸蜀士林亦笑
之獨門下校蜀扁茅堂以明道是衆人疑而門下信
之也豈知薦于聖明以學行之優添註翰林哉已知
恩深覆載刻骨難報其萬一但衰朽龍鍾縱翰林美
秩亦不能赴也伏冀垂炤臨楮惧惶

報趙行吾方伯

芳聲苾譽翕習空谷久矣某以愚劣之故客萬縣求
溪三十餘年求溪與楚相近嶕嶢萬尺樅檜千章猿
烏偪人出入海內大人君子如門下不得投刺展拜
者坐此故也前蒙青螺公祖會薦以燭夜之質而引
之以高岡之鳴蓋生成之恩也但某不敢當一歲於
兹恍然生愧特遣小孫致謝詎意門下不鄙雅誼眷
端歸而誚于家庭七箸之間感戴不淺且承翰教
云云俾今日斯道如日中天者所教之言也某少日
因父母有疾復因下第之苦遂不揣泰山之所以高

東海之所以深妄意古人願學孔子及以此言擔荷
于身無門路可入遂逺客求溪孔子說克已卽于已
上求之說格物卽于物上求之說三戒卽于戒上求
之宋儒端坐某不能坐說觀喜怒哀樂未發氣象某
不能觀近日之儒又說心本圓明無動無靜無體無
用亦無物可格某則如牛之於琴撫之者雖有神女
落霞之妙乎鶴郭門之舞師襄退舍伯牙袖手而牛
則蠢然莫知也惟此心與孔子之言合者則錄錄之
旣久遂成冊集欲請教于四方已衰朽矣門下偶見

可充螺栖安敢當華衮表章然蜀千里無緣促膝開
府三川諒不多時得待春風不問季主矣

報郭夢菊

庚辰之別于今十四年矣言之不覺牽脣脊之思得
丁勺源所帶書足紉不鄙書云易先天後天之說大
抵宋儒之易原未分曉蓋伏羲之圓易之對待文王
之圖易之流行兩間對待必有氣流行于其間使無
氣則乾坤爲死物矣形氣豈可分先後此所以知其
未分曉也少年願學孔子無門路日夜讀書乃思宋

儒程子延平都靜坐某亦靜坐三年後自覺流爲禪學及父母見背相繼廬墓六年不葷不樹欒欒一瘠夫矣偶悟格物之物乃物欲之物一者無欲也格物則無欲矣孔子吾道一以貫之所以行之者一天下之動貞夫一三一字相同皆祖述堯舜精一之一人之物欲無窮猶江河之就下若曰物者知之體知者物之用不猛然格去是捧土塞孟津可笑

報鄭士衡

仙里隔梁不遠久聆芳名長以不得登通德門爲恨

讀藏山稿如握火齊不忍釋手讀餅餤集其理明其氣眞如日依神不如識人希福不如安命皆名言也某今年七十有八歲已杪流光如電晨星殘月燭地義何孔子之學同則崇之異則闢之此皆門下青年事也某前在求溪註易海內大人長者勸我程朱傳註一字不可易及見虛齋先生蒙引一字一句皆依本義恰如本義爲經而蒙引爲傳也某見前輩虛齋如此亦袖手不敢下筆久之思索有年如嬰兒之戀慈母夜以繼日一念一刻不忘遂悟四聖之象又悟文王序卦悟孔子雜卦悟虞翻卦變之非四者既悟則易之在手如庖丁之于牛丹霞之于佛矣所以不揣愚劣僣妄成一家之言者以此因同志故以實歷話語悉言之大抵學者以無欲爲主義理見得明脚跟立得定不論出仕隱居卽伸於萬物之上矣人之知與不知非所計也

又

某一向客求溪今老矣歸來諸事蝟集大雅君子止隔一縣長以不得摳趨几席請教爲歉頃承翰示遠

惠瑶篇浩然之氣皆然之理斐然之辭潘江機海鳳舞龍翔前輩揚馬皆當避席來春大魁天下入館閣覆蜀纈袍送金蓮炬乃其餘榮矣所諭聃竺之教中原已非朝夕之故至于今日聃氏不過奔溪涉澗至于竺氏則至于四海北天墟而東析木皆其跡毙之地矣一二高明之士駕艆艤之舟立赤幟于其上海童馬銜之徒復鳴鍠搥磬吹笙鼓簧歌舞以唱和之奈之何兩岸傖人俗子不瞽其目而聾其耳也某以井蛙斥鷃之見加以守株待兎之愚少日不揣愚劣

願學孔子今犬馬之齒巳七十有九晝夜之所講究思維者獨此孔氏而巳所論生前營營身後奠堊某則聆絕四之訓思慮外不到此矣

寄王柱史

上氏青箱古今盛稱端臺之家又過之閟于豹谷外矣豈有世德天獨厚乎昨驄馬西來甘雨隨之三川爲之清肅曠世所未見者詎近日之獨步也但不得坐春風爲恨耳孔子生于山東祖述堯舜者祖述其精一也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曰所以行之者一也

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三一字皆堯舜之一也宋儒乃鮮一以理又鮮以誠則宋儒原未入一字之門矣孔子因春秋五倫不明祖述堯舜克明峻德以親九族平章百姓之句乃曰在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曰明德卽躬行達道也曰親民卽親親仁民也曰止至善卽止仁止敬止慈止孝也宋儒乃曰虛靈不昧夫虛靈不昧何以明明德于天下也哉又況格物頭腦功夫先差矣孔子十翼乃曰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宋儒以象失其傳止言其理則聖學自孔子沒已絕至今日矣某茨引之後雖願學孔子然愚劣無門路乃遠客萬縣求溪十五年而悟孔子之一孔子之格物明德十七年而悟易經四聖之象所以著大學古本格物諸圖入聖功夫字義諸篇易經集註者卽孟子之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巳也自意以得傳孔子之心得侍四聖之坐老死山林亦無根矣未嘗欲人之知也豈知海內名公有知之者哉昨蒙須以嘉貺賜以嘉名伯樂一顧駑馬巳龍媒矣謹此代面

郭青螺先生諸草序

青螺先生宦游海內三十年所至皆有草督學蜀時德厪管窺十分之一今黔中以全草見示德喟然歎曰先生于道辟則造物者乎東皇造物隨地而胚其物焉因物而鑄其質焉徂徠而松新甫而栢嶧陽而桐殊形異狀爭美競芳物之不齊者物之情而所以物其物者非物也惟文亦然三才皆可以言物人成位乎中威儀文詞之有形者皆物也而所以根據之者則德也孔子曰君子以懿文德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曰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

詞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執此三說可以論文矣今之爲文者德貳焉鑿空鍊誕牛鬼蛇神陰陽違乎爻象政事違乎典謨情性違乎風雅榮辱違乎春秋和序違乎禮樂其理覩人之目而不可曉其字咬人之口而不可句六經之文孔子所以載道文不本乎六經何必罪之譏聞哉先生之文則不然爲東西南北之人則行東西南北之道行東西南北之道則洩東西南北之文其教其議其約其論其文其序其尺牘其奏疏皆道不離乎其身故文不出乎其位孔子

所謂君子之懿君子之實君子之躬行非先生歟至黜則忠信行乎蠻貊聲教孚乎鬼方較之陽明先生居夷于風清月朗之際青螺先生居夷于枕戈被甲之時難易雖別而所以行道則一也昔蘇公步遠後人以蘇步名之千載而下黔何緣而得理學名臣二妙步於此地哉德初讀其文數千言宛然有同心之臭焉讀之既久如餐落英嚼之而其味無窮焉總而遍讀之想其三十年來道德文章相爲表裏貫串確乎如鈞如心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焉分而細讀之文章枝枝葉葉散布于天下以正人心以維世教枝可棲鳳葉可剪圭指日朝陽德復見其論道燮理之草焉月嬪衣者謙言也喻言也德少日不揣愚劣願學孔子耄矣而媿未能故于同志之文惟以孔子之言序之

壽誥封中丞郭兩峰翁八十序

青螺先生講文成良知之學爲海內儒宗文章功業鳴于一時平播之明年適封公兩翁八十初度之歲搢紳先生獻椿桃頌岡陵者詵詵如也先生歷官三

十餘年聲教所被遐邇不同兩翁乃安成隱君子名不出月旦之外間有以不知其父視其子歌頌兩翁者粱山來子曰父子一體家國一機而所以流通貫徹于一體一機之間者則仁也故仁之于父子而一國之仁推本于家知此則可論學矣可以論壽矣古之講學立言者曰良冶之子必學爲裘良弓之子必學爲箕察此可以有志于學夫鍱物爲冶裘何與焉弦物爲弓箕何與焉而又何以有志于學盖金錫剛物而冶能使之柔裘近之故可以學裘角幹美材而

兮能使之曲箕近之故可以學箕得其意不泥其象
會其神不窒于形引而伸之觸而長之此不學之學
乃所以深學之者也故君子察此可以有志于學兩
翁先生賦性倜儻方正不隨動止凝端議論確實邑
境綠林充斥令至驚用軍興法錄諸富家一切取辦
民間民爭相竄伏先生伯兄亦在錄中伯兄倉卒窘
甚計不知所出先生挺然直前以身代匿伯兄於他
所自急難以應令命令雖苦辱亦不以爲意歲旱流
亡籍籍民間斗米直至百錢殷充儲須者坐索直過

當尙不肯發猶意後有再騰之日錢癖之情類多如
此先生乃曰家有紅腐而野有委骨仁者不爲也悉
發倉廩平其直復作糜以食不能糴者所全活者不
知幾千百夫代兄徭役者仁也賑貧起瘵者仁也兩
翁則不知也亦猶冶之使柔也弓之使曲也乃兩翁
人品之高天資之粹而然也非預知子孫有開府而
設也及青螺先生被播州之命繼皮林之征率熊羆
整鸛鵝羣將護野諸蠻並轂不數月而鯨鯢授首及
大兵之後繼以凶年薑槐麵蓬相流離而塡溝壑爲
人上者可憫也 可懼也先生乃多方以濟之發棠
施藥視民疾苦 啻痌瘝在身而撫摩鞠育眞有慈
母之于子者而後黔之民昭蘇兩翁之急難于兄者
今急難于億萬人之兄兩翁之救饑于一鄕者今救
饑于一省敎行于天柱雲亭之上而展布于白泥烏
沙之間講究于家庭七節之時而收功于轅門鋒鏑
之日其擧止措置宛然兩翁之家法也父子一體國
家一機皆仁之所流通貫徹偉哉昔文王謂武王曰
夢帝與我九齡蓋以壽爲齡也哉武王應之不曰齡

而曰國文王曰我百爾九十吾與三焉後文王九十
七武王九十三其言皆符夫人之論壽多矣洪荒之
民近萬者時爲之也南陽青城之民三四百者地爲
之也廣成喬松之千者術爲之也曰時曰地曰術皆
有所據之言也未聞夔衆之間父子可以與壽者豈
經文之言不足信哉蓋成周以仁立國自厥初生民
履帝武敏以來至文武上而朝廷下及閭巷莫非是
仁之所流通貫徹哉之風雅彬彬可考也故曰有關
雎麟趾之意而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故和風之所

感召淑氣之所浸漬蔞緐之間明明赫赫若或使之而定父子之壽者此也夫蔞緐可以定壽況兩翁仁之所發躬行實踐鄰里鄉黨皆知之不問于父母昆弟者乎則兩翁之壽不止于八十矣始知經文所謂治也裘也丐也龔也齡也國也皆仁發用喻言之妙也先生在黔與諸生講艮知曰慧者乃此仁生生不息因憂患而出見者也孔子曰仁者壽蓋萬世之定論也因以此三字頌兩翁先生無疆之壽

萬縣令越玉峰考績序

令亦難矣哉百里內億萬其人皆寄于一人耳目以一人而對億萬人豈皆悃誠而無欺謾者乎則其難也固宜僻邑之令無上下往來斯寂寂靜靜惟路當通衢事更繁劇內憂案牘之憒詭外皆奔忙于賓客則身心日夕不遑矣故令難而衝邑之令尤難也孔子曰如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曰三年者虞夏商周之制也暴風驟雨必不終朝潦水大至故涸可立待傳舍其官則秦越其民定以三年者所以防其矯志于始而移節于終者也故抱瑰偉之才者不必有陡絕之政而貴在歷年之久負經綸之任者非必有張皇之績而貴有永終之譽故衝邑難而考績尤難也令誠賢矣三年考績矣倘三年在于一邑則優游淪洽輕車熟道易于展布然令之賢者當路皆憐之隣邑皆慕之非調于東則轉于西堂上之坐席未温吏民之顏面未熟山川之險易未明風俗之淳漓未諳即調轉矣而不知所謂循良者豈朝至其境而暮即可以襲取其令名哉故非卓奇之才道脫之智止而山嶽動而流雲取之探囊應之迎刃者

決不能也故考績難而東調西轉者尤難也有此四難令其可以易言哉夔乃蜀之門戶至萬則分一線之陸于梁山宦蜀者憚蜀水之險則喜而趨之蜀中之邑衝莫衝于萬矣越侯黔之世家甫翁先日宦蜀中江兄弟叔姪見在宦途黔人語曰無越不開榜云初司鐸江安轉高縣高乃古夜郎之地閣梯連珠非可展驥足之地乃以繁調萬侯之理萬也解煩急以寬大易苛猛以慈惠廉以持心勤以將慎出先稽程入無滯案接士夫以禮馭吏胥以嚴視民之疾苦不

啇痾瘝在身而撫摩鞠育眞有如慈母之于子者及
播州蓬架之變蒸徒痍傷塗原潤草地非其地民非
其民矣設新仁懷諸皆新附恩威不可徑施者兩臺
以侯之淸才侯之夙望議署仁懷篆侯下車築城池
建學校脩倉庫丈田土新舊之民皆以青天頌之制
臺于遵義鑄銅標以侯之榮名登于其上可謂垂光
虹蜺流聲竹帛矣語曰新沐者必彈其冠新浴者必
振其衣從其新也三年三易其邑三新其民三新其
事侯以一心而三新之峫高之夷萬之繁仁之變皆

極難新者今事不必其理而自理民不必其懐而自
懐侯皆以難而處之以易報政之後蘭臺栢府不過
舉而措之耳侯于天下事又何難哉蓋侯精明根于
愷悌果毅出自粹白故其處常如老將用兵折衝料
敵不爽尺寸及爾臨變如羣仙過海鎮留波濤懽笑
自如所謂左之左之無不宜之右之右之無不有之
樂只君子民之父母非侯之謂與不佞以註易客治
境求溪有年盖老于治下者今當報政李少府際宇
問言于不佞顧侯之德政揄揚不盡惟以令之四難

侯獨易書之以贈

西銘

寡欲以養此心克己復禮以求此心忠信進德脩辭
立誠如臨深淵如履薄氷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
懲忿窒欲此心長寡過而未能如何應物則艮其背
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庶幾存吾順事沒吾其
寧君或遯世不見知又或有喪狗之誚叔孫武叔之
毀莫怨天莫尤人

東銘

一者無欲也格去物則無欲矣故格物爲大學頭腦
工夫無欲則江漢濯之秋陽暴之磨不磷涅不緇故
能配義與道充塞天地繼往開來南子可見獵亦可
較不知乎此不過繩趨尺步澄心默坐支學而已故
曰吾道一以貫之故曰所以行之者一也故曰天下
之動貞夫一者也

花間獨坐

靖節歸來一懶人門栽五柳未全貧百年心上羲皇
易萬事罇前快活春黃犢時穿松下徑白衣偶問石

邊津頭麟也識西施美楞散無緣去效顰

賦得泰山歌贈謝王部院會薦猥及笑作

兩月陰霏苦不舒一春門巷客來疎柴關偶報有客至云是黔中督府書開緘捧讀讀未了滿林猿鶴相驚擾也知猿鶴新增價其奈主人歲已杪歲杪歲杪將如何酬世無如金卷荷呼來耳熱面生赤拈毫便作泰山歌泰山屹立東海側諸山雌伏皆臣妾爭奇闘秀朝東皇秦松漢栢圍宮闕宮闕蓬萊東對西仙人都傍紫芝樓仰看天上三光近俯視人間萬象低

中有一仙王孝伯雪飄鶴氅自高格時我登山偶見之遺我蟠桃王母接酒酬約我三千年騎虹齊上飛眉巔豈知浩刼如朝暮攜手相逢在眼前昔時鶴氅成繡補玉帳牙旗列開府雄才秋水落丹鉛處處甘棠頌申甫鎮鑰聲名霄漢懸日下經綸自九天已識尚書司北斗極知天子眷西川撥余偃臥長林久誰料吹噓到皓首桐花安得當璚瑤自笑自知顏騶醜小時記得古人吟長將兩句佩諸紳幸逢堯舜爲眞主且放巢由作外臣泰山歌泰山歌歌罷玉壺■乘風幾欲朝太清若木可望不可折手提紅月滴娟娟西方空有美人悅噱絕噱絕羲皇文字求溪邊時時化作雲母屑

思美人歌寄郭青螺公祖

北風飄飄苦寒奏枯林慣與扶輪鬪忽爾孤鴻欲斷雲人立梅花月如晝悼怅已厭百家編淒清且向北窗眠一枕青霜歷矣夢須搖夢到美人前美人講道追東魯珍藏不羨雞林賈手把瓊瑤琢鳳凰眼看金碧盤龍虎百寶爭瞻棫棫光完名不獨在文章閟宮

清廟需琴瑟大廈明堂待棟梁憶昔文星臨巴國化育菁莪止頭刻錦江桃李萬樹花百籍生風日五色此時我亦坐春風無奈年光易轉蓬美人位望南經北遯者山深秋更冬節鉞登臺今貴筑隨車膏雨仍分蜀當年竹馬舊兒童攜笑細侯新又復蠻烟銅鼓月蒼蒼雕弓寶劍夜生霜材官猛將知多少輕裘緩帶只尋常播州醜貌成巢穴官軍一呼山卽裂虎旅長衝魑魅關天弧自落旄頭血蓬絮不復照璜池家家兮努化鉏犂今朝細柳風雲陣明日成周日月旅

笑我求溪三十載長林占斷無錢買朝見文王暮見
羲白髮青燈長不改已知萬念盡成灰獨有懷人一
竅開欲樹絲桐情未了無緣相遇一枝梅百年鹿豕
金蘭友流水高山知者酒一夜詩成寄所思楊衡自
笑皷鵶九

贈別任懐陽學博轉德陽令

少年意氣重昆吾纔見談經即剖符去路晴煙鶯出
谷向陽文采鳳棲梧囊開松月多詩賦簾捲山陰見
畫圖別後相思知蜀夢芙蓉夢到即成都

離亭官柳覆深杯疋馬相行亦壯哉萬里一琴隨鶴
去九霄雙舃見鳬來閤閤長喜循良政廊廟惟須卓
異才想到河陽春正煖山城處處百花開
凍雲欲雪鴈差池握手天涯日莫時別意陽關惟一
醉親民寰海獨三知鳴琴曉閣心偏靜問俗春郊馬
自遲欲向甘棠尋召伯遣隨泉脉訪姜詩
箕裘家世有淵源理學名臣覺在先笑我詩歌慙白
雪知君名節爲青氊三川鼙鼓聲方急百里瘡痍病
可憐但使武城皆學道誰人不羨子游賢

倪禺同銓部過求溪寄詩十首用來韻奉答

求溪三十載吾道自然孤爲懶尋邱壑因愚竟腐儒
漁樵俱老友霜雪滴乎珠本欲鈎深遠翻成淺丈夫

其二

遠客求溪去求溪近獠邊霧深惟有豹水淺更無鯿
身向青山老心應白石穿因之見四聖今古共盤旋

其三

蝸室開松徑猶餘半畝蔬虛名慙海宇晩節尙陶漁
天上黃扉夢人間白屋書主恩同覆載高厚報何如

其四

石嵐圍野竹快活自成庵廊廟皆先覺尋常自遠潛
天原司富貴地本缺東南切莫將圖讖殷勤去問譚

其五

釜山原跡絶才賦擅梁園年少先登第謙卑後益尊
樓臺知缺地桃李已盈門歷代名臣奏于今有贄言

其六

銓管司邦治求賢賦卷阿拔茅常得彙啟事不妨多
功業青萍劒文章白雪歌長公諸疏草軒輊許誰過

其七

雲母花浮燭璃筵酒滴珠門迎金紫客壽獻海中圖衡鏡爲仙吏斑斕舞聖儒重臺知指日獨坐更殊途

其八

洙泗微言絶羣儒各大家北來南路去千里一毫差霜染鵝黄菊風摇鴨緑芭當窗誇美色終是隔窗紗

其九

空谷稀人到君來亦偶然欲同金馬客且笑野狐禪棨戟知臨地逢迎似聽天相思不相見撥悶對殘編

其十

馮唐知已老李賀幸忘年伐木今朝咏通家昔日傳孟韓推引重松栢歲寒鮮何日渝江上同舟共作仙

蟠龍山送汪崑麓明府以內艱還楚

蟠龍岧岧冠江表絶壁重巖飛縹緲九曲黄河天上來千溪萬壑多環繞白兕亭前五馬嘶官橋楊柳風凄凄扶攜老幼空城出無力挽君馬首西君侯才名重山斗楊衡含笑敲鴉九相將琴鶴下夔州巧匠旁覩俱縮手豈知白骨千山腥六師夜洗巴渝兵黔巖忽見王蓬絮臨衡白日相横行自古多勞乃賢者文臣武將無真假轅門一日下徵書屬城今亦鳴斑馬及爾廟算初辭軒歸來萬石卽騰騫誰料莒薊金玉萎不堪相對哭乎猿踟躕安忍照天燭半年遺愛千秋沃郭伋會來未失期何武今去何時復求溪留我客多年長林獨少買山錢西南正學嗣增愧猿鶴惟誇共懶眠轄轄還鄉歲已抄來時歡喜去時惱君侯一別卽天涯流水高山知已少雲淡斜陽黙自悲何言後夜長相思西坐蟠龍東望蜆千里雙懸墮淚碑

郭汾源明府以賢聲取入棘院贈別

美人西去長新蒲一曲驪歌酒滴珠夢裏青城連白帝尊前馴雉共飛鳧官橋細柳催禾黍客舍蒼煙補畫圖莫向君平重問卜賢聲久已遍成都

贈郭明府迺兄文郎至梁

一挑風月自悠悠蜀水秦山亦勝遊彩服斑斕當曉日池塘夢寐正新秋官清閣靜齊嘶馬邑小絃歌懶問牛鳴鳳朝陽應不久五雲天北是神州

夔庠學博文郭陳李四先生梁山考校適會孫

象鼎入泮于其歸也送至蟠龍贈別 四首

蟠龍叢桂欝岧嶤一線澄江下碧寥地向山腰通桂
海天從石竇掛銀橋羨君鴛侶長虛左笑我鷗盟苦
見招浿說廣文官獨冷蘇湖到處有丹霄

慷慨相逢劍可知春深榆柳倒鴟夷一時賢者俱傾
蓋三峽誰人更索詩絳帳共看今日樂河汾方見古
來師舞雩歸去如相憶縹緲瞿唐卽夢思

紅亭綠樹紫雲堆岸草汀花別酒杯却惜邱樊稀會
面可憐廊廟幾掄才風高赤甲師貪重月映蓮花宦

況開懷抱濟時知有策五雲深處是三台

細石高松傍碧岑青燈白髮共蕭森虛名已滿江湖
耳晚節猶堅鹿豕心帳下憐君餘苜蓿天邊有客送
徽音別來莫話宮墻夢邂爾朝陽彩鳳吟

贈送郭明府文郎還黍

宦底斑衣酒正酡一杯誰勸更關河望中黍蜀青天
遠匣裏雌雄紫氣多素月別來蝴蝶夢暮春歸去舞
雩歌秋高獻賦長楊殿莫惜音書到薜蘿

寄茶酬李學博口占茶歌 三絕

愛他生意發萌芽剖破洪濛得見些却笑誰人無箇
事松間石上味偏嘉

佛不佛兮仙不仙人間去問野狐禪笑看天上小團
月何處人間第二泉

不羨盧仝能幾椀非関桑苧與傳神別來時日知多
少一見佳人憶故人

贈別郭明府迺翁

攜手天涯別不輕莫辭作客滯梁城且留魚復秋山
與共聽甘棠夜雨聲歸路已知三峽熟晴雲苦憶七

嶺行若尋洞裏幽棲處白兎黃紳已鳳鳴

贈郭明府迺姪

金風滿路逐鶯聲柳半橋東送客行宦裏來時千峽
秀山中歸去一身輕文章滿岳間多賦聞寂履公慷
入城馬首蟠龍分袂處殘煙疎雨不勝情

一日四樂 四首 有序

玩圖

倚中原有先天易壁上新添太極圖日與庖羲相揖
讓人問那得此凡夫

右二十年前畫一圖每日坐蒲團觀玩如有
合易處卽起而歌詠此一樂也昔陶靖節自
謂羲皇上人故某不肯作凡夫

登釜山

白雲穿破翠微堆雲裏蒼松手自栽大笑一聲天地
外人間何地少蓬萊

右每玩易倦時卽登其上見白衣蒼狗不覺
一唱三嘆若易理有悟卽手舞足蹈大笑不
已故以釜山比蓬萊此一樂也

與兄飲

萬事無心一老翁兄爲明月弟清風竹根醉倒雙雙
起風起西方月起東

右每日設酒請兄如無肉或菜或腐飲間不
辭不讓以醉爲節雖未嘗學無懷氏之民而
自成其民也兄弟皆早恬退不愛不求故以
清風明月比之此一樂也

醉臥

竹牀頂上覆櫻裘一枕虛無夢不多睡覺不知天早
晩數聲牛笛下前坡

右兄弟醉後各扶于牀不知天壤之間有何
事可喜有何事可憂平生飲酒倏而醉倏而
醒未嘗病酒此一樂也

聞郭菱菊公轉楚方伯奉寄

昔年同任南山麓高閣停林看修竹夜深蕙可講慈
雲絕壁泉聲響空谷別來歲月如浮漚不覺飄飄十
四秋百年道義憐知己紫氣空瞻觚斗牛新恩漢闕
還東魯樓船又向湘之浦懷人復起白鹽思得句時

看黃鶴舞洞庭衡岳舊清聲兒童竹馬素逢迎不獨
山川添喜色其中魚鳥亦知名笑我平生不自量欲
到崑崙絕頂上註易求溪十七年日與庖羲相揖讓
十翼關心已廢詩譬之寒竽久不吹久不吹竽聲轉
澀空將嘉貺欲銘絲何時霜鉞淸西塞金符玉節驚
江怪一入巫陽生有祠材官幕客權遺愛栗里鷗盟
久索居明春亦欲返蝸廬莫道天涯音信少瞿唐多
半武昌魚

賀劉太和明府壽二首

槐花滿院熟金醅樓閣新成壽域開百里憔呼歌萬福五雲縹渺繞三台攜琴跨鶴長生事援雅驅雛濟世才我亦懸知惟此祝明年賀客在蘭臺

慷慨相逢愛濯纓懸弧此際適朱明峰高華岳堅仙骨月白蟠龍洗宦情四野兒童稱樂只三川草木總知名岡陵祝後絃聲發却把新城作武城時劉新改縣

寄焦學博原梁山學後轉蜀府

蟠龍一別隔丹霄幾度玉門欲訪焦路邈衡陽原少雁山深叢桂已鳴蜩百年詎易瞿唐峽千里懷人駟

馬橋相憶梁園長授簡好將詞賦寄漁樵

贈別劉太和明府轉襄陽

舊年求溪去君夫入夔門今年求溪去君又轉襄樊宦轍苦如此令人不忍言歲月何相竭恍然剛一瞥坐席未成溫酒杯未成熱恰如社燕與秋鴻倏忽相逢又相別君本吏中仙鵬圖霄漢大名懸持此清廟瑟來試武城絃絃音如君清絃長如君直一清一直間政事成悃愊如此悃愊天下無漢室循良空前步桃花開時我見君河陽一縣葩蔚薰八月秋高又相見彭澤菊開更葱蒨鳳至亭前設土酥千竿翠竹柏欣跡況有孔融名百斛談元講性夜將徂酒闌之後見二子雛鳳修翎眞可喜郗林桂發自然殊仁人有後類如此襄陽此去亦壯遊輕裘緩帶殊風流漢水一舟如飄梗蒲帆猶帶關南影不惟從此上三雲來往家山猶便省少年我亦鹿門來蹇驢芒屩蒲萄醅而今回首鄉愡恫邅邅都人莊生夢何時駕小舟乘輕颸飄飄又到習家池與君登峴山詩千首酒千卮酩酊無所知不讓山公倒接䍦千年之後羊叔子劉

伯大定有連璧榮名掛于峴我亦因君得美名名未必有來矣鮮

賦得巫峽篇送王代巡出蜀

君不見巫峽之水鳥道來鼓濤飛沫何壯哉一去瀟湘不肯迴廣瀉襄陵接上臺巫峽十二排元笋波心影落搖雲鬟如此峯巒削不成嶔煌巧匠非關蠶鐵豸班行第一流隴車甘雨風颼颼瞿唐月照烏臺曉劍閣霜飛白簡秋四月樓船出巫峽三尺雌雄鳴上匣當年桓典總無名樾樾青箱輝赤甲黃河泱瀼日

朧朧驛路旌旂總避驄正是君王西顧日封章何以答重瞳笑我平生如𧆛艇茅堂依谷生涯冷誑易求溪十七年世故人情愈已迴煙霞四面繞書帷一曲高歌只紫芝紫芝之歌罷無些事惟有親身見伏羲何緣世上人知我昔日青山計已左燕市盡稱千里駒豈識駑駘原蹇跛千載悠悠聖學孤潛心埋學愧井夫也知一字榮華衮但恐千金負畫圖豐草無緣報木李欲寫蒹葭惟有紙天北天南夠望間泗水尼山幾千里

送馮錦橋還宛陵三首有序

八月扁舟下宛陵海門秋色自浮沉十年汗漫還初服一徑蕭跡見故林北惜丹心空許國從來白雪少知音滄浪流水仍依舊清濁惟聽孺子吟
宦海無人識渺茫空將事業寄湘鄉才華此日庖丁刄蔽芾他年召伯棠天上浮雲衣復狗世間岐路短兼長不如穩坐三三徑大爵寬杯夜未央
大小聲華欲奮飛肯將心事到漁磯黃花偏盜山人壽綠酒能添遯者肥歸去陶潛心已遠老來伯玉覺

知非相思兩地留連處蜀水揚波各夕暉
君馮在梁山片言折獄盜息民安乃以謗去惜哉然世間無公道有公論公論之情見乎其辭他年夔路之史此詩存焉

大學古本序

大學之道脩身盡之矣脩身之要格物盡之矣明德者何也昭明於天下之德也卽五達道也自其共由於人謂之道自其實得於己謂之德自其通於天下曰達自其昭於天下曰明非有二物也一而已矣觀下文釋齊治平皆以五倫言之是也不言道而言德者有諸己而後求諸人也此正五帝三王以德服人之王道也非伯者之以力也若以人之所得於天而虛靈不昧爲明德則尙未見諸施爲以何事明明德於天下也哉親者九族也民者萬民也卽親親而仁民也自近以及遠而家而國而天下也非當作新也亦非親其民也止至善者止於仁敬孝慈信也自數字之義不明聖人脩己以安百姓之道荒矣道喪千載噫可哀也又何怪其知格物也五帝三王之學皆所以明倫孔子十五而知志帝王之學七十子從孔子問孔子之志孔子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此何志也卽大學老老長長恤孤平天下之志也及哀公問政乃大人不知大學者故孔子告之曰天

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治人治天下國家則明德卽達道不待辨而自明矣孟軻氏得孔子之眞傳者故曰聖人人倫之至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及齊宣梁惠滕文公問政皆以設爲庠序人倫明於上告之此皆載之簡冊自兒童時卽讀之但天下學者日汲汲於科目如水之赴海間有一二高明之士又馳情於釋氏之空寂不以身心體認之以至此義不明爾[illegible]物者脩身之有頭腦功夫也卽告顏子之克己也卽[illegible]孟子之寡欲也誠意者心之要緊處也格物則知之至矣脩身則行之盡矣知至行盡天下國家舉而措之而已春秋之時五伯迭興君不君臣不臣父不[illegible]子不子不知明明德於天下也久矣間有欲平天[illegible]者如管晏之徒又不知本之五倫反之躬行孔子[illegible]作春秋奪南面之權而不諱敦典庸禮命德討罪[illegible]非所以明倫也孔子沒其徒恐此道久而失其傳[illegible]筆之於書引五帝三王之詩書以爲証豈知千載之

後字義猶不明也哉噫可哀也秦漢唐已來聖人之道渾如長夜至宋河南程氏取而表章之朱子乃爲之註可謂有功於聖門矣但以明德爲虛靈不昧以格物爲窮至事物之理不免失之支離至我明陽明王氏崛起浙中以此書原未錯簡朱程格物不免求之於外可謂有功於朱程矣但仍以明德爲虛靈不昧而敎人先於悟良知則又不免失之茫昧支離茫昧雖分內外然於作聖功夫入手之差者則均也德以未仕山林中潛心反復二十餘年一旦恍然有悟

惟天下之學者日流而爲禪也乃書數條於大學古本之後極知愚劣不足爲程朱王三公之直友但學者能以身心體認之則於國家一道德以同俗之敎化未必無小補云萬歷乙酉十月望日後學梁山來知德書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

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自天子至末乃意物）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有本末一條）厚者薄而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爲學之功）

（學是親薄是民言不能老老長長而欲天下興孝興弟者無是理也若以虛靈不昧來說所學）

者漸說不知至行盡而已格物則知之至週矣矣使不能體之於身猶不可以
言知之至也今至於脩身則行之盡矣豈非知之至也哉此正是結上文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旣提所謂當加一圈
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
故君子必愼其獨也小人閒居
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
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
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
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

愼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
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
自詩以下直至此謂知本及復只論格物之功能格物卽能脩身能脩身則能化民左來右去是此意
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詩
云瞻彼淇澳格物菉竹猗猗有斐君
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
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
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道學自脩者知行並進之功也
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僩兮者恂恂慄威儀者表裏交脩之功也
誠意功夫只在格物
慄也赫兮諠兮者威儀也有斐非德容表

所以只講格物不言致知以致知不可用功也誠意之功不外格物旣格物則明德親民止至善皆在其中矣故復以明德親民止至善繫于誠意之下
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裏之盛也
善民之不能忘也詩云於戲前此忘字從上忘字來
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
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
世不忘也康誥曰克明德太甲克字顧字皆格字也
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
峻德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格物日新字皆格字也
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云新字從上新字來所以不可以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親作新

無所不用其極詩云邦畿千里
維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于
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
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
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
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
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脩身化民至於無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
則老安少懷天下太
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

平矣此正民德新民民志此謂知本脩身已前雖有知本汉憾格致誠正四卄前
止至善也然跼之身心皆求諸已之事也故結以此故獨以誠意起之脩身以後則
有國家天下故各開其類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
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
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
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視不見者卽仰面貪
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看鳥回頭錯認人也
而不知其味此謂脩身在正其

心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
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
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
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
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
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莫知子之惡之所親
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而辟也莫知苗之碩
之碩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之所愛而辟也

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
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
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明德
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
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如保
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
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一家
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

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
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堯舜
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
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
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必有諸已而后可以
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後求諸人若以虛靈不
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味學者當因其所發
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而送明之何以求諸
其家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人哉

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明德
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明德
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
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
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
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
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明德
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物欲在心決不能

有絜矩之道也所惡於上毋以行絜矩故先于格物
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
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
從前所惡於左無以交於右所
惡於右無以交於左此之謂絜
矩之道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
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
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詩云節彼
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

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
爲天下僇矣詩云殷之未喪師
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
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是
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又言明德
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
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
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
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

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
悖而出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
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楚書
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
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
爲寶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
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
容焉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
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

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

用財理財皆本於格物

者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格物

臨尾

又以義利言左來右去只要人爲善去惡格物之功至此端的矣

德

○德者得也以五倫體之於身躬行心得也卽下文言敬止仁敬孝慈信之德也言齊家孝弟慈之德也言治國宜家人宜兄弟父子兄弟足法之德也言平天下上老老長長恤孤之德也德者得也一句見樂記

明德

○此五倫在天地間昭如日月以置立言置之而塞乎天地以縱橫言溥之而橫乎四海以悠久言施之後世而無朝夕人人不可離家家不可背乃明白顯然之事非索隱也非行怪也故謂之明

○此明字對暗字而言若釋氏講空虛講陰間地府講前生後世講六道輪廻則皆幽暗之事人目所不見不得謂之明矣

明明德

○上明字卽人倫明於上之明書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孔門下此明字亟本於堯典克明之明也又司徒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明者卽此明七教之明字也七教者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也民德者卽此明德之德也

○若依註中德者人之所得於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如此解全在心上去了未見之施爲何以能明明德於天下哉何以能先治其國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若以我之所得於天虛靈不昧爲德是欲使民知之矣天下豈有許多聰明百姓也哉況下文明說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宜兄弟而后可以教國人又何以爲虛靈不昧

○明明德卽脩身也卽有諸己也古人有言曰紫衣賤服尙化齊風長纓鄙好且化鄒俗爲人上者況以五倫躬行實踐而天下有不化也哉若所令反其所好民卽不從矣

○以古人脩身明明德言之如思齊齋太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不

聞亦式不諫亦入此脩身齊家也又文王之爲世子朝于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于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應曰諾然後退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說脫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此脩身齊家也如此脩身齊家豈不化行南國

○學者只將周南召南熟看就看出明德親民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氣象出來了故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

○以古人明明德於天下載之於經者言之如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敬敷五教在寬故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春食孤子秋食耆老此皆孔子已前五帝三王所以老老長長恤孤明明德於天下之事也及孟子告滕文公乃曰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夫孔子祖述憲章堯舜文武者也堯舜文武之學皆所以明倫豈有孔子之教不本於明倫者乎孟子得孔子之眞傳者孟子言設學皆所以明倫後之儒者乃以明德解爲虛靈不昧是卽釋氏虛空圓明之教矣豈孔氏之教乎

○又曰聖人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於其義達於其患然後能爲之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恭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此人義乃五倫也大人以萬物爲一體正欲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者又豈止教之以心而不教之五倫哉則明德乃五倫之德彰彰矣

○凡前所引數條非某之自立門戶而言也亦非賢人之言也皆聖人之經也但因三代以後設科目人人止竊聖人之言以取功名未曾留心體認又因老

佛出來作混賫質略高者俱留心佛老所以將聖人
之言通忽略了所以某以爲道喪千載可哀者此也
〇克明峻德以親九族蔡仲默註以爲卽上文之德
錯矣蓋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乃史臣贊堯之德
也模寫聖人生知安行氣象就譬如孔子門人模寫
孔子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子溫而厲威而
不猛恭而安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是此等話
不成堯自家又將欽明文思克明此德去親九族說
不通矣克明峻德卽是敬敷五教養國老於上庠等

事
〇就虛靈上說一本大學通說空踈了更無下手處
就五倫上說一本大學徹頭徹尾
〇觀康誥說克明德下文卽說矧惟不孝不友子弗
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
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
大不友于弟以孝友言之則德字又可知矣
〇大抵學者認德字不眞只爲不曉得道德兩個字
離不得道便是本然的德便是以道體之於身凝聚
蘊蓄的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今日所志之道
卽他日所據之德也今日所據之德卽前日所志之
道也外道以言德則德其所德非吾儒之所謂德矣
把中庸脩道之謂教看則大學教人之德不外於道
又可知矣
〇如朱子章句序而其所以爲教則又皆本之人君
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是以
當世之人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
當爲如依序文如此解明德則一本大學通暢矣不

知如何又解在心上去了

親民

親者九族也民者萬民也親民二字卽親親而仁民
也卽以親九族昭明百姓也卽關雎麟趾化行南國
也此二字又全又活親字管齊家一項民字管治平
一項乃文章減字法也宋儒程子改親字作新字近
日王陽明解作親其民把如保赤子此之謂民之父
毋通爲親其民殊不知把明德解爲虛靈不昧又把
親民解爲親其民新其民則脩身齊家工夫全空踈

了不能脩其身不能親親以齊其家乃先去新親其民是所厚者薄而所薄者厚也與下文明明德於天下一條全不相同了此萬世不易之定論也

○明明德親民止至善此八個字冠之篇首聖門下得約而達一本大學通該管了上明字藏得有格物脩身工夫在裏頭即下文曰新又新切磋琢磨等是也下明德二字即孝弟慈等是也親字即父子兄弟家人是也民字即與孝與弟與仁與讓之民也止至善即止於仁敬孝慈信也八個字何等停當

明德親民

○何以明德親民合而言之也吾身出入相對不可須臾離也即中庸所謂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如以家庭論對父母則父母爲親而孝之道不可離矣對妻妾則妻妾爲親而別之道不可離矣對昆弟則昆弟爲親而長之道不可離矣對婢僕則婢僕爲親而慈之道不可離矣如出仕臨民則國與天下滿目皆其民而信之道不可離矣是親民者正所以明德也所以明德親民不可分也所以引詩總說明德就說親民若無父無君無妻無子無昆弟朋友何以謂之德無老者何以安之無少者何以懷之即釋氏深山打坐之人矣

○孔子十五而志大學見得大人之學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所以急急遑遑轍環列國欲行道以濟時艱以不負上天生聰明之意知得此道理眞所以絕糧伐木略不爲意觀其言曰鳥獸不可以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子路曰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皆明德親民意也湯誥

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仲虺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泰誓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又曰天祐下民作之君作之師云云又曰惟天惠民惟辟奉天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也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非予覺之而誰皆是不敢負上天生聰明之心所以急急遑遑行道以濟時艱孔子惟其知此所以說順乎天而應乎人湯武以之

蘇子惟其見不到此所以說武王非聖人也箕子不臣僕於武王而以洪範傳於武王者亦此意葢恐此道自我而絕也不然箕子乃忘君事仇之人矣孔子安得謂之仁

○大抵自孔孟以後至於今日明德親民止至善八個字逼認不眞宋儒認明德爲虛靈不昧又不知明德親民不可分以敬字作工夫敬字作功夫是矣天下無不敬之聖人但終日端坐如泥塑人不是敬的功夫了天下豈有終日端坐之聖人哉終日端坐者

西方之聖人也孔子當時說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皆是實歷若語自來聖人通是兢兢業業憂勤惕勵非行道以濟時必明道以淑人無寘心閉目打坐之聖人又說讀書玩物喪志殊不知天下豈有不讀書之聖人如不讀書孔子說博我以文好古敏以求之信而好古博學又審問愼思又明辨之又說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仁在其中皆是誑人之言又說汝以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必定多學聖人方對門人如此說若不多學無此言矣古來聖人如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少昊高辛顓頊唐虞之書謂之五典八卦之說謂之八索九州之志謂之九邱道是孔子刪了孔子當時不能行道欲明道以淑人刪詩書定禮樂脩春秋千辛萬苦孔子何嘗喪其志哉天下無有讀書成心病者但讀書要識痛癢歸在我一路來博學詳說將以反說約的如此讀書不枉讀書矣如張平子左太冲就不識痛癢了說個玩物喪志終是認得學聖功夫不端的雖學聖功夫不專於開見口耳然讀書一項豈可廢朱子說用力之久

而一旦豁然貫通極說得是學聖人者都是如此但不當以格物爲窮極事物之理又在枝葉上去了

○古來聖賢見得萬物一體明德親民端的所以到了行不得處就自任不辭如曰文不在茲乎非予覺之而誰予不得已也皆是將這一場事擔負在身上論其形迹就似俗人求名求富貴一般急急遑遑如湯武之行權孔子之周流四方席不暇煖與求名求富貴無異而不知大人之學當如是也但進以禮退以義進退不失禮義之中正得與不得卽歸之命所

謂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是也則與俗人之求富貴披髮以見有司不顧禮義而爲之天淵懸絶矣某少時焚引一時相厚之友皆以南山捷徑戲之余作客問一篇書來者卽以此答尾云江湖廊廟原爲一體明道行道皆以淑人亦此意也有志於聖學者不能行道必要明道不然終歸於私不是大人之學如南山捷徑乃希圖富貴已不在吾儒中算矣與明德親民差一萬里明德親民是眞知斯道之當然急急遑遑而欲以道淑人也非圖富貴也此君

子小人義利毫釐之差又不可不辨然近日披髮以見有司者又矣不得南山捷徑此又不可不辨

至善

○至者極也如冬至夏至之至冬至前雖有小寒大寒然六陰之極天地之氣從此而呼於外所以爲冬之極夏至前雖有小暑大暑然六陽之極天地之氣從此而吸於內所以爲夏之極善者良也易言繼之者善孟子道性善皆維皇降衷之良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傳所謂仁敬孝慈信是也

止至善

○止者已也息也居也静也書之安汝止欽厥止是也孔子止字出於此止字內藏得有定静安三字意

○止至善者止於仁敬孝慈信之類也至善者無過不及恰在止處也卽中庸所謂中節也節者竹節也節止於此不去也以爲人君止於仁言之舜之作五刑亦仁也誅四凶亦仁也何也皆發乎天理而無一毫私意與乎其間也若梁武帝宗廟以麪爲犧牲似仁非仁矣何也溺于輪廻之說是自私矣餘可類推

知止而后有定一節

○知者覺也識也喻也卽下文知字心無二知分生知學知困知者以人之資稟不同也此知字卽應下文此謂知之至也定者正也言此心有定向也静者寂也息也定也安者心無愧也寧也止也静也其實此心既定已静已安矣但自心之既定寂然不動言則曰定自心之既定妥貼無愧言則曰安非此心既定又別有所謂静與安也慮者詳審其過不及以求其至善也卽太甲之弗慮胡獲說命之慮善以動也

恭獲字卽得字言不慮何以得故慮而后能得也丞
善而曰慮而后能得者言必慮善以動動惟厥時也
〇知止者知其止於仁敬孝慈信五倫之理止於此
也知其理止於此則喜怒哀樂未發之時而定而靜
而安者此仁敬孝慈信也此五倫之理也無忿懥也
無恐懼也無好樂憂患也則此心未發之時一團天
理廓然大公是卽謂之中矣旣安於五倫之理則喜
怒哀樂已發之時所以思慮酬酢者此仁敬孝慈信
也此五倫之理也不辟於親愛也不辟於賤惡也不

辟於畏敬哀矜敖惰也則此心旣發之后一團天理
物來順應是卽謂之和矣如此豈不得所止乎
〇定靜安三個字是模寫此心無忿懥恐懼好樂憂
患之氣象定字是天下定於一之定不遷移也靜是
不擾安是妥帖自然
〇從來此一節詁訓者都說得無下手處都是懸空
捕風捉影所以然者何也明德二字認不眞故也所
以體貼到身上說不得殊不知聖人之言豈有說得
行不得之言哉

本末始終

〇本末始終者此正知止下手功夫也所謂擇之精
也下文本末厚薄此其類也且如以事親言之諭父
母於道及養志者本也養口體者末也身體髮膚受
之父母不敢毀傷者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
世者孝之終也凡事事物物皆有本末始終先後卽
孔子所謂先於正名也如醫家所謂君臣佐使也如
失其輕重先後之序雖是君子路上人終不能至其
至善之域矣

〇道字應德字知所先後知字內藏得有博學審問
愼思明辨功夫

修身正心誠意致知格物 總論

凡人有此形體卽有此形氣之私口之於味也目之
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安佚也性
也有此形氣之性故好勇好貨好色不辨禮義而受
萬鍾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之得我凡此皆
所謂物也有此物欲橫於心是以千思萬想千計萬
較時起時滅朝朝暮暮在此胷中[illegible]停息倘此橫

於中之物欲或得或喪發之七情則有所忿懥有所恐懼有所好樂有所憂患是以見之於事卽偏於一邊不之所親愛而辟必之所賤惡而辟不之所畏敬而辟必之所哀矜敖惰而辟心既有所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之偏而所行之事又隨其心之所偏而辟則天賦於我之五性皆已牿亡喪失矣是非之良心旣以喪失是以安其危而利其災此身之所以不脩也如商紂惟好宮室臺榭陂池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唐明皇開元初年能大明宮於農務之時焚珠玉錦

繡於殿前幾至太平矣及寵太眞是皆有所好樂也有所親愛也身安得脩乎所以紂失天下元宗竄身西蜀正所謂辟則爲天下僇也所以聖門教人先於格物此有頭腦至捷功夫也自孔子沒至於今日無人知此功夫此德以道喪千載可哀者此也

訓字

脩者理也整也對荒亂頹敗而言也正者當也定也平也對偏邪而言也誠者敬也信也對欺詐而言也致者至也詣也對蹢躅不進而言也格者殺也除也去也對優柔遲留而言也此一字下得猛

○說我要整理此身便要心上不偏邪心上不偏邪在於發念意向上不欺詐要我意向上不欺詐在至詣我是非心上去看等將善惡曉然明白要心上將然明白只在格了心上物欲就明白了

○正心之心已發之心

○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此所謂知也惟物欲蔽了就不明白要錢官卽問斷不公見之矣

○身也心也意也物也屬形氣一邊用得功夫所以

下個脩字正字誠字格字都下得重格字尤下得猛但凡遏人欲字都下得重如克已復禮之克養心寡欲之寡是也到了知字卽仁義禮智信之智也乃是非之心也乃天理也雖不離形氣然無半毫形氣之私無聲無臭下不得功夫所以下一個致字此一字下得輕致者送也詣也至也只似說送與是非之心看所以物格而后知至至與致二字不同若說物格而后知致卽不通矣

訓意

○脩身者止於仁敬孝慈信而爲善也不之所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而辟爲惡也辟則安能齊家乎故欲齊家者先脩其身然心者身之主也使此心不覺照心不在而失其本心惟知眷戀於物欲有所忿懥恐懼好樂憂患雖視之亦不見聽之亦不聞食之亦不知其味矣安能脩身乎故在於正心必定要此心不偏邪一團天理惟仁也惟敬也惟孝慈信也則身可得而脩矣然意者心之所發也使意之方發差之一毫則所行之事謬以千里矣安能正心乎故必

要發念之時仁敬孝慈信之善如好好色也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之惡如惡惡臭也斯心可得而正矣然使此心不知其孰眞孰妄未免認人欲爲天理又安能誠意乎故必致吾是非之心以鑒之曉然明白知其何者爲仁敬孝慈信之善所當好也知其何者爲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之惡所當惡也斯意可得而誠矣然欲此心曉然明白豈有他術哉豈必他求哉亦惟格去此物而已葢吾心之中有所忿懥恐懼好樂憂患者皆蔽我良知之物也今將此物猛然格除一切掃去則此心未發之時廓然大公無意無必致天下之中矣既發之後物來順應無固無我致天下之和矣此孔門接堯舜精一之傳至捷至近之心法也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二節訓意

○脩身者爲善而去惡也正心者已發之心惟在于善而不偏於惡也誠意者方發之心實好其善實惡其惡也致知者知其孰爲善孰爲惡也格物者格其孰爲惡之惡也既格其惡則此心無蔽障明白之至

矣明白之至則一念之發決不欺矣既不欺則心廓然大公而正矣既正則物來順應而身脩矣

物格而后一條

◐心譬如鏡也本光明也物者鏡上之塵垢也格者去其塵垢也知至者去其塵垢而光明之至也意者人心發動取鏡照物也誠意者將鏡來照妍者如好好色也媸者如惡惡臭也正心者心惟其妍不偏於媸也脩身者知其妍而爲善知其媸而去惡也

○心者譬如目也本光明也物者目上之翳也格物

者以藥點之去其翳也知至者復其光明之本體也
意者目去看物之好醜也誠意者好者如好色也醜
者如惡惡也下同前
○格了物知卽至矣及下坡板丸之勢所以說致知
上用不得功夫今之儒者講致良知只是聽人說不
曾自家體認
○格物者格去其物欲也知至者知物欲知之極其
至也誠意者誠其意而不自欺于物欲也正心者正
此心而不邪于物欲也脩身者脩整其身而此身全

無物欲也葢格物之時此心尚有善有惡旣格去物
欲則有善無惡矣是以知之至意之誠心之正而身
脩矣此下坡之勢

誠意

學者臨關功夫最難所以聖人又說誠意此一種功
夫出來異於禪學者正在此一念差了終身事逼差
了故于正心中拈出誠意
○此一種功夫卽是中庸戒愼恐懼也莫見乎隱二
句卽十目所視二句也旣說個戒愼恐懼心已動矣

註中解所以全天理之本然解錯了他只因下文有
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卽有此解也殊不知學者靜
坐之時不過絕了妄想閉目打坐而已安能存天理
之本然大抵自漢唐宋以來儒者通不曉得遏人欲
卽所以存天理天理本然上半蹔功夫做不得何也
仁義禮知我固有之也非由外鑠也惟遏人欲則惻
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自然呈露而所行之事皆仁
義禮知之事矣天理本然上不惟做不得功夫亦不
消做功夫

○如把戒懼二句作靜而存養只把禪家就看出來
了禪家終日無天無地無人無我打坐何曾存得天
理之本然殊不知未發上做得功夫聖人已先說矣
所以不說欲正其心者先於未發說欲正其心者先
誠其意此正聖學禪學之所由分也在心上單提一
個誠意出來異禪學者正在此惟不知此功夫伊川
將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就解錯了若
程明道說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就
說得是了陸象山以存養爲主人考索爲奴僕就偏

丁做男兒大丈夫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萬世開太平以先知覺后知以先覺覺後覺把道理明明白白說與世人使斯道大明方是豪傑若終日閉目打坐門徒來專心問他他說半句留半句使人莫測端倪斯則達磨之敎也朱子雖然著述上略有些差錯但他爲人平易肯諄諄教人允矣兩端必竭四教雅言之規模也今將三條功夫開于后

聖學

聖學在心之意念上用功夫所謂愼獨也格物則其下手之頭腦功夫矣

禪學

禪學在心之未發上用功夫只是硬鎖了心不開城門無天無地無人無我不肯將外物擾動讀書窮理謂之理障

詞章之學

詞章之學專於工辭如左思張衡是也心之眞妄與未發已發俱不論矣

近日學者知詞章之學非聖學是矣但又認禪學爲聖學則與詞章之學一而已矣均爲不知聖學也

致知

○知者五性中之智也王陽明以爲良知是也朱子解知猶識也解錯了又解致推極也推極吾心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若如此說一句書不讀之人知孝其親婦人爲夫死節何曾推極其知識哉致知二字通解錯了王陽明認知爲良知是矣但又教人悟良知良知上做功夫又錯了殊不知良知乃天理做不得功夫又不會見孔子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此一句了其徒就說本來靈覺生機丹府一粒點鐵成金此乃生生之謂性孟子已闢了何消又拈起以爲活寶說大抵學朱子之學不成不失爲博古通今之士學致良知不成卽刻成惠可矣

○王陽明傳習錄又以聞見之知孔子以爲知之次則是聞見之知已落第二義矣惟當致良知殊不知知之次也一章朱子解錯了知之次者言必待聞見而后知次於生知者也孔子說不知其理而妄作者

我決無是也我之知雖非生知然多聞則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則擇其善者而記之聞見之知雖與生知者同亦知之之眞然必待於聞見亦生知之次矣若無知而妄作我豈有是哉如此解方應得首句

〇朱子解雖未能實知其理亦可以次於知之者也若說雖未實知其理依然是無知妄作了朱子何等聰明人不知當時如何如此解只恐舊註是如此

〇天下之知無二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知止說得個遲速說不得個

詳略譬如蜀川到燕京千里馬止六七日卽到次于千里者一月方到如款段蹇駑兩三月方到及到了燕京千里馬也是到次于千里者也是到款段蹇駑也是到止說得遲速說不得詳略陽明講良知引此章爲証差矣大抵陽明先生聰明之至也肯與人講論不似象山諸公說半句留半句但儘他聰明說通說快了不沈潛反復如陽明說問思辨行皆所以爲學未有學而不行者也如言學孝則必服勞奉養躬行孝道而後謂之學豈徒懸空口耳講說而遂謂之孝乎天下之學無有不行而可以言學者則學之始固已卽是行矣篤者敦實篤厚之意已行矣而敦篤其行不息其功之謂爾蓋學之不能無疑則有問問卽學也卽行也不能無疑則有思思卽學也卽行也不能無疑則有辨辨卽學也卽行也辨旣明矣思旣愼矣問旣審矣學旣能矣又從而不息其功焉斯之謂篤行非謂學問思辨之后而始措之行也此區區心理合一之體知行並進之功所以異於後世之說者正在於是已前是傳習錄若依此說心與理合一知與行

並進說孝則說得通矣說忠則說不通矣所以陽明不說忠如讀孟子有官守者盡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此學也然天下無有不行而可以言學者必有官守言責方可言學則布衣之講學者此條不必講矣又以審問言之如顏淵問爲邦孔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顏子必行夏時乘輅服冕放聲遠佞而后謂之學乎不然此空談也陽明自以爲心理合一知行並進而不自覺其言之不通矣此皆聰明之極說快之過也

〇格物者正所以致良知也就譬如說磨鏡之塵垢者正所以求鏡之明也所以不說欲致其知者先格其物說致知在格物以格了物卽知之至所以說不得個先后字

〇朱子解格物致知錯了所以解盡其心者一章亦錯了盡者終也竭也對有剩餘而言也若心上略有纖惡之未除卽有餘欠矣盡其心者復其天命之本體也天生此心之時原無物欲也命者死生有命之命也孟子此章教人脩身以立命言我身心性命通

是天賦與我的我能盡其心就知得性知得天了存此心不失以養其性就是事天了不管我命長命短只去脩身則命自我立而知天事天不足言矣朱子解大學如彼解到了此處就說知性則物格之謂盡心則知至之謂

〇德爲海內人講致良知山林中將致字磨礱二十年益因解致字爲喪致乎哀之致以致字可用功夫也及後貫通之時方知致字用不得功夫功夫全在格物上何以用不得功夫蓋人稟五行以生有形有神智屬水乃水之神也神何以做得功夫只將物欲格了五性自呈露矣

〇以五性呈露模樣言之五性譬如明月物欲譬如人家板壁板壁有一線未遮隔卽有一線明月進來將板壁通取了明月卽通進來了所以格物是孔門至妙至捷之功夫只格物則惻隱四端之發見自火然而泉達矣

物

物者卽勇貨色之類也卽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

窮乏得我是也卽下文有所忿懥等是也對我而言者也乃物我也物交物之物也皆有形也何以不言人欲而言物也如色貨是物我去好他方是欲故不言欲而言物也以下文言卽閒居之不善也卽桀紂之暴也卽貪戾也聚斂也畜牛羊也察雞豚也好此物則所藏乎身不恕媢嫉以惡之違之而俾不通矣

格

格字王陽明以爲格其君心之格極說得是但指物字作事字又錯了將此功夫說緩了又渺冥了格字之

卽下文切磋琢磨也瑟僩赫喧也克明也顧諟也日新又新也物欲未易磨勘身心未易整齊故引衛武公之詩明之未易戰勝故引書克字明之未易洗刷故引盤銘明之未易覺照故引顧諟明之

先儒之言皆有所因陽明只想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二句不想格物而后知至所以教人致良知其實良知二字乃孟子之言非悖經之言也但門人大學之傳無良知之說則與當時之傳不相合雖不悖經而悖乎大學之本傳矣朱子只因經文此謂知之至

也心想惟窮理方能知之至就以格物爲窮極事物之理其實窮理二字乃孔子之言非悖經之言也但傳無窮理之說則與傳亦不相合矣所以二公之言皆不合傳惟曰格去物欲則字字句句皆相合矣

格物

物字陽明指爲事字就說得纏繞了就說知者意之體物者意之用使後學不明不白指爲物欲之物就直切了如孝乃明德也孝多衰於妻子好色而聽妻子之言好貨有私財好勇鬬狠不能愉色婉容是事親有所好樂也則孝蔽於此物矣今格去此物則此心一團天理就能冬溫夏凊昏定晨省所行者皆孝之事而止於其孝矣忠乃明德也如好色欲妻妾之奉好貨察雞豚畜牛羊好勇貪戾僨事而有桀紂之暴是事君有所好樂也則忠蔽於此物矣今格去此物則此心一團天理就能有官守者盡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斷斷無技休休有容以能保我子孫黎民所行者皆忠之事而止於其敬矣此是下死心學聖人方曉得此功夫不

然只是口談

○以吾一身論之手容恭此脩身之一事也今見富貴下我一等之人或扯袖高擡其手是敖矣或垂彈疎懶不爲其禮是惰矣有此敖惰而下交之瀆者何也蓋因恃我富貴眼裏空人故好自高有所好樂之心發之也此物橫於胷中是以手容不恭惟知敖惰矣或見富貴上我一等之人卽另恭㣲㣲卑下爲諂諛之狀是之所畏敬矣有此畏敬而上交之諂者何也蓋見人富貴喧赫有所恐懼見其金帛宮室有所

[illegible]慕好樂此二心發之也此物橫於胸中故手容不
恭惟之所畏敬矣今將恃富貴畏富貴自卑自高此
心之物一格了則此心廓然大公自知我之富貴何
以恃得人人之富貴何以慕得他惟知我手容當恭
自意誠心正而身脩矣
○孔子曰君子以虛受人蓋心中無物則虛所以物
格卽知至見善如決江河矣所以能受人
○宋儒說格物說前了何也講學以耨之一句是也
蓋講學乃薅草功夫也好學近乎知一句是也蓋好

學乃開我愚蒙功夫故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博
學而詳說者正以反說於約以求格吾身心之私欲
也是宋儒之說說去前一步矣近日儒者說致良知
又說後了何也格物者正所以致良知也蓋孩提之
童知愛親敬長者以無物欲也及長成人物欲蔽之
是以喪失其舊日孩提之良知矣今格去其物欲者
正所以復還孩提之良知也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
子之心也所以說近日儒者又說後了一步就譬如
六月大水駕巫峽黑石船相似捉舵走不得个毫學

聖功夫精密在此處可見
○鄒東郭云孩提之童知愛其親而強且壯者顧有
不愛焉豈強且壯者反愚於孩提乎嘑蹴之食乞人
不屑而不義之萬鍾公卿或受焉豈公卿反不肖於
乞人乎此數句說得快人心若某生同其時足數句
於後卽千古之名言矣強且壯者反愚於孩提何也
以好貨財私妻子好勇鬬狠此物欲蔽之也是以卽
不顧父母之養若格去此物卽還孩提愛敬之舊知
矣公卿反不肖於乞人者以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

所識窮乏之得我此物欲蔽之也是以失其本心不辨
禮義而受萬鍾之祿若格去此物卽還羞惡不屑之
舊心矣豈非千古之名言乎但觀世人兄弟小時同
牀共枕哥哥前弟弟後何等相愛及成人有室家析
居爲財產告狀卽爲仇敵就可知矣
○宋儒把個敬字作功夫近日儒者把個良知作功
夫就窅窅冥冥茫茫蕩蕩無下手處只依孔子格物
作功夫就有下手處事事物物適有把捉
○聖人之言無二也顏子乃孔子得意門人孔子告

之曰克已復禮爲仁孟子得孔子之眞傳者乃曰養心莫善於寡欲蓋物格而后知至克已復禮爲仁養心莫善於寡欲此三句話乃一句話也何也物也已也欲也皆有我之私也格也克也寡也皆除去有我之私也以此作證驗則諸儒之紛紛講格物者不待辨而自明矣昔者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茲孔門格物之說千載未明今斯文晦而復明某亦不能自辭矣

○宋儒只爲認此二字不眞說周茂叔教人每令尋

孔顏樂處所樂何事亦不說所樂何事朱子亦說程子引而不發亦不敢妄爲之說非不說也只恐眞不知所樂何事也看來自漢唐宋至於今日之儒通不知所樂何事知之者惟周茂叔一人而已蓋人無欲卽樂孔子說君子坦蕩蕩無欲也孟子說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無欲也仰不愧於天俯不作於人無欲也以至心廣體胖無入而不自得人知不知亦囂囂皆無欲之樂也又樂多賢友卽有朋自遠方來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樂也皆非涉於形氣之私之樂也若世人以歌兒舞女爲樂是卽驕樂宴樂佚遊矣學者只將聖門樂字打通了則聖人用功卽可知矣不然一節不通節節不通千言萬語終是葛藤

○學者如不知此種功夫終日在言語威儀上做功夫苦心苦力也一般成高賢但欲爲時中之聖卽不能矣如去獵較見南子應佛肸召道隆則從而隆道汚則從而汚此等事決斡不得何也必磨磷涅緇也如知格物功夫則江漢濯之秋陽暴之皜皜乎不可尙勉譬如行船相似捉不住此種功夫就譬如捉不

住船舟也堅固舟上人也爽力也認得水經只是捉不住舵就怕漩渦下不得灘如捉得住舵船大也好船小也好江水也好漢水也好大灘大浪也好如捉得住格物功夫就堅之至矣雖磨不磷白之至矣雖涅不緇事親也好事君也好處朋友也好處昆弟也好富貴也好貧賤也好夷狄也好患難也好都無入而不自得不作小家人見識濶刀大斧徑入周孔之堂室

此之謂自謙

○字當作誡字字畫左右相同其義亦順誡與戒同者[illegible]中庸戒愼之戒也言必要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此之謂自警非由他人也若不自警卽自欺矣小人閒居爲不善只是不自警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則警之至矣且此字乃聖門已用之字易小懲而大誡是也又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是也解作自慊說不通

晝亦差之太遠

重刻來[illegible]

大學古本終

瞿塘日錄十二卷 浙江朱彝尊家曝書亭藏本

明來知德撰知德有瞿塘易注已著錄是編分內篇七卷外篇五卷內篇分十五種一曰弄圓篇作一大圈虛其中以象無極外圍則用陳敷文所傳蜀中太極圖形以黑白互包象陰陽遞相消長而以人事世運繞圈旋轉而注之二曰河圖洛書論皆其易說之緒餘三曰格物諸圖大旨以論語三戒爲三欲務格而正之四曰大學古本不取朱子之說亦不取王守仁之說大旨以明德爲五倫以明明德爲明人倫以親民爲親親而仁民歸本於修身而以格物爲克己猶然格去物欲之說也五曰入聖工夫字義其體例畧如陳淳北溪字義但立說不同耳六曰省覺錄皆講學之語七曰孔子謹言工夫以論語四十條聯貫其文分爲八段其首一段云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末一段云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夫我則不暇始吾於人也誰毀誰譽今吾於人也愼言其餘言思忠非禮勿言似不能言者時然後言言必有中其大槩可以想見

矣八日省事錄與省覺錄相近但彼多講學此多論事耳九日九善榻記十日四箴十一日諭俗俚語十二日革喪葬之俗併有錄無書殆此本偶佚歟十三日理學辨疑所論皆陰陽天象之事純以臆斷如論晝夜長短不以南北至爲度而謂冬日一陽生陽氣主升則日隨而高夏至一陰生陰氣主沈則日隨而低論日月謂如一鏡在桌上一鏡在桌下如何月能受日之光論交食謂日月如兩飛毬疾馳而過彼此安能相掩其食不過如氛祲之類偶然有變諸儒不明造化陰陽大頭腦所以信歷家之說十四日心學晦明解自述所以攻駁先儒之意十五日讀易悟言亦有錄無書但注於標目下日有易注別刻單行朱彝尊經義考載是書謂見日錄中或彝尊所見又別一本歟蓋知德自嘉靖壬子舉於鄉後因公車不第退居空山自求解悟既無師友之切劘又無典籍之考證冥心孤想時有所見遂堅執所得自以爲然不知天下之數可以坐推故所注周易雖穿鑿而成理至於天下之事物非實有所見則茫乎無據朱子之學必以格物致知爲本正慮師心懸想其弊必至此也知德以是譏朱子宜其敝精神於無用之地至老死而終不悟矣外篇爲所作詩文曰谷山稿曰悟山稿曰游峩嵋稿曰快活菴稿曰八關稿曰遊足稿曰重遊白帝稿曰求溪稿曰買月亭稿曰鐵鳳稿曰遊華山稿曰遊太和稿曰續求溪稿凡十三集大抵自爲知德之詩文而已

近溪羅先生一貫編十一卷

〔明〕羅汝芳撰　熊儐輯　錢啓忠重訂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長松館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一貫編四卷》提要

近溪先生一貫編序

一貫者孔曾授受之微言也是卽所謂一日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者也又卽所謂良知良能而達之天下者也是故惟顏請　曾唯之而孟私淑之其頴悟如子貢且不得而聞焉後世儒者或獨契於絶學之後或推明於繼續之餘綜之莫有如我

高皇帝揭六諭以作君師而吾師羅子憲章之直指孝弟慈

爲生民命脉者也吾師羅子
之言曰天命不已者生而又
生也生而又生者父母而已
身已身而子子而又孫以至
曾而且玄也故父母兄弟子
孫者爲天命顯其皮膚天命
生生不已者爲孝弟慈通其
骨髓直而竪之便成上下古
今横而亘之便作家國天下
又曰
高皇帝六諭天人精髓盡數捧
在目前學問樞機頃刻轉圜

掌上故愚嘗爲之說曰
高皇帝其大智也與中庸之道
行矣吾師其仁者與中庸之
道明矣道固若是愚不得而
掩也是故吾師之學易而知
險簡而知阻約而達微而彰
譬而喻其言也朴而有章
淡而不厭絜靜精微而疏通
知遠温柔敦厚而廣博易良
恭儉莊敬而畏命執法兼六
經之致焉知德者希孰識其
貴哉南康熊子儐少奉父兄

之命遊吾師之門吾師既殁而熊子之學始有得也喟然嘆曰吾師以孝弟慈盡人物之性其即孔子一貫之旨乎性一而已一何在一之於孝弟慈也儒先皆謂一不可說以予觀之安在其不可說也孔子引其端而吾師竟其說矣後聖復起不易吾師之言矣於是以四書五經爲綱以羅子會語爲目類輯成書命之曰一貫編又曰吾師會語

不獨貫天下之道而孔子隨義立名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紀者亦於是乎貫之又曰儐不自量力欲使四方學者皆得見吾師之全書而後已是編也儐節衣食以充梓費雖貧不悔熊子青袍而徒步其言訥訥不出口探其中浩乎淵乎未可以耳目聞見窮也其尚綱之心歟予愧不若以著文也雖然予亦有所不得已也是爲序

萬曆戊戌季春既望日嶺南楊
起元拜書

近溪羅先生一貫編序

或問儐曰子編子羅子語言以一貫名編何也曰天地爲物不二萬物一體夫道一而已矣此個大道原來無名無象造化顯靈生我伏羲畫此一畫名象始立帝堯悟來此個一畫圓則爲○直則爲丨○丨相貫命而曰中舜禹加以惟一湯尹有之一德幸周命維新誕生文王周公純一不已彖曰乾元繼日思兼象

以乾乾父子商訂作部易辭及天縱夫子好信古道五十學易三絕韋編夢親文周始知天命遂倡言曰大哉乾元乾道變化同歸殊途一致百慮當時在門諸徒惟顏子可

以當此及來問仁告之以復中行獨復獨則一矣惜乎拳拳一善未見其止子貢諸人且然且非故固之死也曰天喪予又幸斯文未喪晚得曾子年方弱冠心志弘毅呼曰

吾道一以貫之曾即曰唯忠恕而已與夫子忠恕違道不遠之語毫無差異又得乃孫子思早聞祖父心之精神謂聖之訓又領曾子之教述來名書而曰中庸解曰喜怒哀

樂之未發謂之中及君子慎獨等語則一貫之旨譜爲家學矣又幸孟子去孔子未遠受業子思之門人力量剛大英氣命世將曾子守約體段極意透悟始會諸賢推開百

聖揀出孔子而願學焉曰我
善養浩然之氣塞於天地之
間盡心知性天壽不二此一
貫之旨大發明而無遺也厥
後人執其見家立其言非無
超達儒先專志聖道然於一

貫未透汝我爭駁遂致冥蝕
二千餘年恭惟
聖祖龍興大明建號尊信孔子
無如我
朝盱江篤生
先師羅子十五志學好古敏
求廢忘寢食竭盡心思登第
之後猶拜師弟子授以易傳
讀書從姑山房數十餘年始
透一貫之旨大意曰一者一
乎其貫者也貫者貫乎其一
者也非一無以爲貫非貫無

以見一一而貫無不貫矣貫
而一無不一矣設爲氷水之
喻借爲鑛金之譬戸戸聲聲
可憐孔孟呼醒世人仁者人
也形色天性易簡得天下之
理知能要大人之極只因透

此一體貫天貫地貫人貫物貫古貫今毫髮不間須臾不離故富貴而藐權勢貧賤而甘蔬水夷狄而感泣莽嗟死生而從容寢簀逢人好問好察樂與善誘無非一以貫之

也其視言微者曰仁而不貫人言顯者曰形色而不貫天性言高者易簡妙於造化而不貫愚蠢言卑者知能良於孩提而不貫聖神愈寂愈動愈執愈錯不大相徑庭也哉

僨嘗謂易曰顯諸仁藏諸用明明一貫之註若曰外邊顯的裏邊的仁裏邊藏的外邊的用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一闔一闢謂之變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

神無精無粗無體無用以一而神一以貫之也故先正謂易有太極易[illegible]一讀厥旨深哉僨辛卯冬刻孝經傳義乙未之秋八月朔禮拜天地神祗復謁

先師祠請教諸友收集全書乃孫懷智等盡發師舊篋親筆僨見居官清淡待人艱苦遺訓予姓善言於殘篇片紙之間令人泣下歸忘寒忘暑繼日繼夜刪其重復揭其要

領編爲一貫壽之梨棗首以易次以書詩禮樂春秋畧節及四書總旨語孟學庸心性上下等集終以別言其中次第皆非潦率精義顯旨悟者得之惟首以學易來歷見羅予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終以別言見羅予理窮性盡而命至矣寧非一以貫之孔子之後一人哉僨非過爲師譽敢謂有知只見學有眞脉道貴早聞議論橫生空負賢聖乞

後之君子動惻隱云

萬曆戊戌白鹿洞門人熊僨序

一貫編目録

羅子一貫說

像 贊 履歷

易 書詩禮春秋附

四書總

論語上下

大學

中庸

孟子上下

心性上下

凡例

一是編羅子平日各會語及家藏債皆搜載第有親筆遺文散之四方同志不能遍收乞念先師言言金玉付之梓再加心性中卷是祈

一是編起工萬曆乙未告成戊戌其次第有根源其收集少遺佚

一易照卦繫編次兼以五經四書益五經四書皆易也末以邵子天根月窟附之　羅子嘗曰這

詩邵老微言克復要旨也悟者得之

一書詩禮春秋附見易爲五經之原各與易通

一四書總首以知止知天末以知止知天見乾知太始以大終也章次皆仍孔孟要緊工夫幸究心焉

一學庸雖歸各本而中各各相通

一心性上下俱有深旨中隨事隨人皆心性吐露善學者體之

一是編乃萬古斯文所係直接孔子之傳同志者幸小心焉

一是編內有重意不復刪出見言言相通總爲一貫

一是編乃入孝出弟之書非徇名也若曰徇名作易者知盎自有天鑒在

一僨從

羅子於豫章胡鳳坡祠中乃因崇仁熊繼皐氏二三日午聽其言觀其動容真有無言不說無行不與之意

一是編名一貫乃爲人全書自
天子以至庶人皆用的

凡例尾

一貫說

維子曰孔子曰仁者人也夫仁天地之生德也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而無盡曰仁而人則天地之心也夫天地亦大矣然天地之大大於生而大德之生生於心生生之心心於人也故知人之所以爲人則知人之所以爲天知人之所以爲天則知人之所以爲大矣聖門之求仁也曰一以貫之一也者兼天地萬物而我其渾融合德者也貫也者通天地萬物而我其運化同流者也非一之爲體焉則天地萬物斯殊

矣奚自而貫之能也非貫之爲用焉則天地萬物斯間矣奚自而一之能也非生生之仁之爲心焉則天地萬物之體之用斯窮矣奚自而一之能貫又奚自而貫之能一也是聖門求仁之宗也吾人宗聖人之仁以仁其身而仁天下於萬世也固所以貫而運化之一而渾融之者也然非作而致其情也天地萬物也我也莫非生也莫非生則莫非仁也夫知天地萬物之以生而仁乎我也則我之生於其生仁於其仁也斯不容已矣夫我生於其生以生仁於其仁以仁

也既不容已矣則生我之生以生天地萬物仁我之仁以仁天地萬物也又惡能以自已也哉夫我能合天地萬物之生以爲生盡天地萬物之仁以爲仁也斯其生也不息而其仁也無疆矣夫不息而大生乾之所以知大始而稱父也無疆而廣生坤之所以作成物而稱母也

此繫羅子平時論一貫之旨根源於乾坤總之以仁孟子曰一者何也曰仁也僨偶之編首見易學一貫之宗

孔子忠恕一貫語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

宋慈谿楊子曰某自弱冠左右讀孔子一貫之語堯舜執中之誨嘗疑先聖啓告之未爲詳明及微覺後始知前聖之言及此已詳矣復加則非矣

傳疑僨訪道海內遇長者云某於某處見曾子傳昔夫子與及門論忠恕曾子沉思夫子見曾子沉思即呼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曰唯及夫子出衆問何謂一以貫之曾子曰夫子之道即適所論忠恕而已矣此說源委更顯明

僨是編乃先大夫祚素心理學嘉靖壬戌會羅子於金臺歸謂同志曰羅子之學隨接孔子命僨師之未獲後羅子遊黃龍岩白鹿洞命僨追之未獲幸萬曆乙酉得拜羅子於豫章日夜探悟少得其槩先益信先大夫可謂知言故編一貫編以告同志

一貫說尾

近溪羅先生像贊

近溪先生像　一　長松館藏板

學本羲皇　何思何慮
老安少懷　入孝出弟
肫肫其仁　德配天地
孔孟之後　斯文在是

羅近溪先生履歷畧

先生諱汝芳字惟德號近溪南城泗石溪人也生甚穎異太夫人授孝經論語十五出從張洵水先生有聖賢之志二十二入郡學至豫章拜顏山農先生悟仁體二十九應鄉薦明年中會試大會靈濟宮聞前峯公病不　廷對歸養讀書從姑山房仍拜原受業弟子胡宗正先生學易即悟格物之說三十七以太夫人命北上至維揚會同志不果集友於從姑數年三十九撫臺夏夢山具路費促之

廷對承內閣徐存齋又定會於靈濟宮六月授太湖令多善政取主刑部事四十七審宜同獄出洗青陽諸冤過魯問道泰山丈人學益進遂歸省四十九出守寧國教以六諭遠邇向風會前峯公變士民追送從姑山房五十二聞山農先生以剛直取罪鬻田求救五十六居甯太夫人喪畢遍訪同志五十八當道引哀　詔起補東昌治比寧國尤著未幾遷滇憲副脩廢舉墜服莽人轉大叅致政論學六十五入廣訪同志七十問心武夷先生門

人集會語乙酉大會江省七十三遊白下門人集
會續錄七十四九月二日終正寢先期中秋晚李
同野坐德水館見大星隕泣曰羅子終矣

行畧[illegible]尾

近溪羅先生一貫編

門人熊 儐儒夫編次

後學錢啓忠沃心重訂

易經

或問易乃千聖宗旨夫子屢屢言之若於乾坤神理人物性情古今綿貫一一脗合果何從悟入羅子曰某原日亦[illegible]去宗那個聖人亦未便曉得去理會聖人身上宗旨工夫其初只是日夜想做個好人而科名宦業皆不足了平生想得無柰却把近思錄性理大全所說工夫信受奉行也到忘食寢忘死生地位又病得無柰却看見傳習錄說諸儒工夫未是始去尋求象山慈湖等書然於三先生所為工夫每有窒礙病雖小愈終沉滯不安時年已弱冠先君極為憂苦幸自幼蒙父母憐愛過甚而自心於父母及弟妹亦互相愛恃真比世人十分切至因此自讀論孟孝弟之言則必感動或長要涕淚以先只把當做尋常人情不為緊要不想後來諸家之書做得着累喫苦又在省中

逢着大會與聞同志師友發揮却翻然悟得只此
就是做好人的路徑柰何不把當數却去東奔西
走而幾至亡身也哉從此回頭將論語再來細讀
真覺字字句句重於至寶又看孟子工夫又看大
學中庸更無一字一句不相照映由是却想孔孟
極口稱頌堯舜而說其道孝弟而已矣豈非也是
學得沒柰何然後遇此機竅故曰我非生而知之
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又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
人人倫之至也其時孔孟一段精神似覺渾融在

中一切宗旨一切工夫橫穿直貫處處自相湊合
但有易經一書却又貫串不來時又天幸楚中一
友胡宗正先生來從其改舉業他談易經與諸家甚是
不同後因科舉辭別及在京得第殊悔當面錯過
皇皇無策乃告病歸侍老親因遣人請至山中細
細叩問始言渠得異傳不敢輕授其復以師事之
閉戶三月亦幾亡生方蒙見許反而求之又不外
前時孝弟之良究極本源而已從此一切經書皆
必會歸孔孟孔孟之言皆必歸孝弟以之而學學

果不厭以之而教教果不倦以之而仁仁果萬物
一體而萬世一心也已竊觀今時同志極是衆多
但每談心性者便不肯小心看書間一二肯讀者
又泛觀傳覽於子史諸家便着精神於論語孟子
反枯淡冷落叩之則曰此個章句我已久曉了何
待今日贅贅耶噫五穀之味固難比海錯珍羞而
要延軀命則舍此不能偶因吾子之問而敬陳之
亦思軀命是人之所同受用此味穀食亦未必不
是人之所共飡也至若謂悟千聖宗旨與否則非

某之所敢知也已

子羅子曰易者聖聖傳心之典而天人性命之宗也
是故塞乎兩間徹乎萬世夫孰非一氣之妙運乎
則乾始之而坤成之形象之森列是天地人之所
以爲命而流行不息者也兩間之塞萬世之徹夫
孰非妙運以一氣乎則乾實統乎坤坤總歸乎乾
變見之渾融是天地人之所以爲性而發育無疆
者也然命以流行於兩間萬世也生生而自不容
於或已焉孰不已之也性以發育於兩間萬世也

化化而自不容於或遺焉孰不遺之也是則乾之
大始剛徤中正純粹至精不遺於兩間而超乎兩
間之外不已於萬世而出乎萬古之先浩浩其天
了無聲臭伏羲畫之一以專其總文王彖之元以
大其生然皆不若夫子之名之惟以乾知太始而
獨得乎天地人之所以爲心者也夫始曰太始是
至虛而未見乎氣至神而獨妙其靈徹天徹地貫
古貫今要皆一知以顯發而明通之者也夫惟其
顯發也而心之外無性矣天性其明通也而心之

外無命矣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又曰復以自
知也夫天地之心也非復固莫之可見然天地之
心之見也非復亦奚能以自知也耶蓋純坤之初
動微陽是正乾之太始而天地之真心也亦太始
之知而天心之神發也惟聖人迎其機而默識之
是能以虛靈之獨覺妙契太始之精微純亦不已
而命天命也生化無方而性天性也終焉神明不
測而心固天心人亦天人矣

問自强不息乃是乾乾此乾乾可是常知覺否羅子
曰不止常知覺曰可是常力行否曰不止常力行
曰可是知覺力行常並進否曰不止常並進曰何
如乃可曰是要乾乾曰知行常進非乾乾如何曰
未有乾乾而不知行却有知行而非乾乾者曰此
處如何分別曰子之用功能終日知覺而不忘記
終日力行而不歇手乎曰何待終日即一時已難
保矣曰如此又可謂乾乾已乎曰此是工夫不熟
熟則恐無此病矣曰非也中庸教人原先擇善擇
得精然後執得固察脉不精藥更作救恐庸醫不

免殺人也曰吾聞此言亦甚恐恐願施一方相救
何如曰此個學問固是千古聖藥起死回生却是
千聖秘方微言久絶也蓋子之心中原有兩個知
有兩個行曰如何見得有兩個曰子纔說發狠去
覺照發狠去探求此個知行却屬人纔說有時忘
記却忽然想起有時歇手却惕然警醒此個知行
却是屬天曰如此指破果然以前知行是落人力
一邊但除此却難用工了曰聖學原是難事若汝
用不去便須回頭共人商量可貪其容易便任你

蠻做也耶然此與都通天下貫古今亦不止汝一人也今當爲細說一番只是天機太漏泄爾夫聖學肇自虞廷其初便說道心惟微微則難見所以要精精始不雜方纔能一一則無所不統亦又何所不知何所不行耶其知其行亦何所不久且常耶但萬善中涵泯然若寂中庸形容之以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孟子形容之以不慮而知不學而能蓋自孩提以至老死生生化化渾全是個乾體只因此體原極微眇非如耳目聞見的有跡有形思

慮想像的可持可據所以今古學人不容不舍此而趨彼也曰今承指示亦頗明白但欲承當又覺甚難曰若是不難他便不說道心惟微矣如汝實實要入此門則先須辨個必爲聖人之志志意堅定方好去尋真師友遇着真師友方纔有真口訣真師口訣却與如今書本講說的半句不容妄說塞住路徑半步不得前移困心衡慮忘日忘年自然有憬然悟點然惺雖是得得艱苦却是住得安樂也此後固說仁不能守雖得必失但程子更說既得而樂不患不能守矣今也信得只要得處真的其後次第果儘在由得自家也

問易謂終日乾乾夕惕若不知乾乾二字與性性亦有分别否羅子曰乾乾性性此語泛看亦似相同但古之聖賢立言製字必是各有着落即如古人云乾坤二卦本是陰陽作易者不曰陰陽而曰乾坤蓋指其性情而言之也以此觀之則先儒謂性性爲能存神明白就其體段凝定處說至易謂終日乾乾夕惕若明白就其工夫奮發處說但乾乾

雖說工夫而不知順性之體則把捉操持或犯助長之病性性雖說體段而不知法乾之用則散漫精神又至勿忘之失若善理會性命而能使骨肉俱爲渾化則其體用亦自相停妥矣

問羣龍無首乃見天則敢問天則必如何乃可得見也羅子曰據汝之問果欲見天則耶曰然曰若矣則可以見而求可以問而得則言語耳目各各用事羣龍皆有首矣寧不愈求而愈不可得也耶蓋易之象原自文王詩之頌文王者必曰不識不

知顚帝之則又曰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於岸其所謂畔援歆羨者豈皆知世之富貴外物哉卽汝今日欲求見天則之心是也故道岸之登不難而歆羨之忘實難帝則之順不難而知識之泯實難曰若然則吾將言語知識俱不用之可乎曰卽此不用之心與求見之心又何所分別也耶

問乃見天則與發而皆中節羅子曰喜怒哀樂發皆中節此天則也但物感之來其應甚速毫髮踰節卽其則不中此豈一時思慮所能防範而一念

擬議所可矯强也耶卽使思慮而出之矯强而合之於天則二字亦相去徑庭矣故易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吾輩於斯語不可看太高遠禮記謂人生而静天之性也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夫赤子之心純然而無雜渾然而無爲形質雖有天人之分本體實無彼此之異故生人之初如赤子時與天甚是相近奈何人生而静後却感物而動動則欲已隨之少爲欲間則天不能不變而爲人久爲欲引則人不能不化而

爲物甚而爲欲所迷且反爲物所物不能不終而爲鬼魅妖孽矣此等田地其喜怒哀樂豈徒失天之則亦且拂人之性豈惟拂人之性亦且造物之殃此處又何可着力也耶今日果欲天則本然一一於感發處節節皆中得恰好更無毫釐之過亦無毫釐之不及停停當當成個中和此則順天而奉天時順而循之而非勉强之能與卒而應之而非意見之能及善學者於此處識得難以用功決須猛省逆將回轉說道吾人與天原初是一體天則

與我的性情原初亦相貫通驗之赤子乍生之時一念知覺未萌然愛好骨肉熙熙恬恬無有感而不應無有應而不妙是何等景象何等快活奈何後因耳目口體之欲隨年而長隨地而增一段性情初焉偏向自私已與父母兄弟相違及少及壯則天翻地覆不近人情者十人而九矣今日既賴師友喚醒不肯甘心爲物類妖孽又不肯作人中禽獸便當尋繹我初起做孩子時已曾有一個至靜的天體又已曾發露出許多愛親敬長幾[illegible]

飲停當至妙的天則豈如今年長便都失去而不
可復見也耶要之物感有時而息則天體隨時而
呈不惟夜氣清明方纔發動即當下反求若人言
我是好人便生喜樂言我是禽獸便生哀怒明明
白白停停當當原不求毫髪分釐也既是天體依
舊還在却須即時發一個大大的志願如何志願
要大葢天的體段原無一物不容原無一息不貫
若有外之心便不可合天心也此心如要萬物皆
爲吾體萬年皆爲吾脉則須將前時許多俗情世

念務於奉承耳目口體徇物肆情一付家當汚濁
雜擾會轉移窒塞此心之虛靈洞達的東西痛恨
疾仇惟恐其去之不速而决之不爭焉然後收拾
一片眞正精神揀擇一條直截路徑安頓一處寬
舒地步共好朋友涵味優游忘年忘世俾吾心體
段與天地爲徒吾心意况共鳶魚活潑其形雖止
七尺而其量實包太虛其齒雖近壯衰而其眞不
減童稚到此境界却是廓然太公却是寂然不動
其喜怒哀樂安得不感而遂通又安得不物來順
應也豈如此喜怒哀樂以治天下國家又安得不
位天地不育萬物而成聖神功化也耶故細細反
觀今日不患天則之不中惟患天心之不得不患
天心之不復惟患所見之不眞其見既眞自然本來
赤子之心完養即是大人之聖人至大聖便自然
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
吉凶矣許大受用原是生下帶來至寶又豈肯甘
心於耳目口體之欲致墮落禽獸妖孽之歸其猛
省勇往固有撓之而不容自已者矣

問大易君子體仁之意何如羅子曰聖賢語仁多矣
最切要者莫踰體之一言葢吾身軀殼原止血肉
能視聽而言動者仁之生機爲之體也推之而天
地萬物極廣且繁亦皆軀殼類也潛通默運安知
我體之非物而物體之非我耶譬則巨釜盛水衆
泡發渉人見其泡之殊而忘其水之同耳孺子入
井境界却是一泡方擊而衆泡咸動非泡之動也
其釜同水一機固不能以自已也
問體仁是渾然同體與兼愛何別羅子曰體之言

最可玩味夫體卽身也頭目居上四肢居下形骸外勞心腹內運而身乃成焉愛豈無差等也哉

羅子曰易之乾二惟稱庸言之信庸行之謹蓋非此日用平常則天命之生化何自而顯著人心之活潑何自而因依故卽此便是眞誠而天下萬世所當共爲存主外此便是邪妄而天下萬世所當共作防閑

羅子曰易言脩辭立誠是學者工夫第一

羅子曰天地惟有是德則日月自明四時自序鬼神

自行大人亦惟是德能合則其明自生其序自順而其行自無不吉誠神之幾忽通乎微渺化育之盛頃塞乎竅穹心精但自有以入無神氣卽從無而出有矣此無他其聯諸根脉者渾而融故形諸象數者迅而妙也但今日訓釋合字輙云聖人之德盛大與天地一樣把一個聖人來比對一個天地豈不是兩個說是兩個豈不是開說也哉聖人於此處須知天地日月四時鬼神以及萬民萬物萬事萬行都總生化於一個德中生天地鬼神卽是生我的生他生民物事爲亦卽是生他的生我故他是如此而生我亦如此而生我是如此而化他亦是如此而化盡日盡夜亘古亘今其用充然徧滿而了無縫罅之缺略其理確乎眞的而絕無毫髮之增損但吾學者往往心粗而不克入細氣浮而難於就裏卽其無爲而無所不爲也但難謂其無卽其無不在而實無在也又難謂其有疑情滿腹眩惑盈前豈惟於大人之所以合德者二之而不是抑且於天地之所以爲德者漠然而不求

何不反而思之大道生乎天地天地生乎民物民物是其生化之末猶且身心靈妙莫可窮詰天地乃其生化之原則所爲凝結稀奇又不可類推而知也耶故知人物之身心旣靈則天地之凝成者自當益極其靈民物之世界且妙則天地之凝成者自當益極其妙人能於是而昭然生此信心則由信而生畏由畏而生敬戒謹恐懼於視聽言動之間謙卑慈惠於接物待人之際善則恒順天明而克拓不善則恒嚴天鑒而消沮我惟天以作依

仮天惟我而加呵護內之敬信愈深則外之操持
益力我之脩爲愈切則天之注照益親我旣心天
之心而神靈漸次洞徹天將身吾之身而變化倏
忽融通堅如金石精誠可貫微若塵沙蹤跡能潛
所謂飛躍由心而形神俱妙固非法術之可私而
亦非思慮之能測矣

問坤之文言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此意似是用工
乃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謂之不習又似全無工
夫今說者以前爲初用工夫後則熟極自然是否

羅子曰易詞原明白順暢而說者反牽強晦之今
觀直方大爲六二爻詞且與六五相應豈皆只從
旣熟之後說耶大抵學者說經不免心粗氣浮故
每在言句執着而未向根源理會故其見弗徹而
其旨弗融也某竊謂易首乾坤而乾則又統乎坤
也若味坤之詞而不本之乾則其德非順而事亦
不謂之代終矣故他爻或少參差若二五中位正
全坤體而默應乎乾比於磁之吸鐵硝之爆銃潛
通迅速大有甚焉此今諸君要識直方而大之意

只把葭灰候氣灰若其時至灰飛便是乾出乎坤
所謂生而直也卽此微發而約同率土更無分寸
不生亦無纖毫不直便是方而大也其機不疾自
速不行自至勢且莫之能禦夫豈待習而爲利耶
此與六五黃中通理暢達四肢渾然一幾莫離天
地造化之妙而吾人學問亦卽此而在夫子恐人
未悟故舉爻詞而符以學問工夫若曰敬非他也
卽坤之直也生生自內而中正無邪者也亦卽所
謂夙夜惟寅直哉惟淸也義非他也卽坤之方也

生生直達由中及外而方整齊一者也亦卽所謂
根心生色四體不言而喻也故此二句文意不宜
並看而總作一串始可以言敬義立而德不孤德
不孤則直方而大矣故復舉爻詞其意又多在不
習無不利止是贊嘆而非曰敬義至此始純熟自
然也要之世間有志學問者說着敬義便去講求
道理着力持守指之曰是爲用工說着不習而利
便要等待時候不卽承當指之曰是爲習熟自然
却不知自然之效豈是習熟之所能到而工夫了

識性體性體若昧自然總是無頭學問細細推來
則自然却是工夫之最先處而工夫却是自然之
以後處次第既已顛倒道蘊何能完全故某嘗云
爲學必須通易通易必在乾坤若乾坤不知合一
而能學問有成者萬萬無是理矣
羅子曰嗣乾坤而卦者曰屯易曰屯也者物之始生
也始生必蒙屯之文曰利見侯我求童蒙也故君
子以經綸又曰童蒙求我利居貞也亦曰包蒙吉
于是貴下賤則得民于是受以需則光亨世之大

不幸在無學上下瞶瞶爲屯爲否君子者以躬參
賛以極昌耀傾否亨屯之責寄焉故曰物不可以
終否受之以同人
問六十四彖未嘗言心惟復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何
如羅子曰宇宙之間總是乾陽統運吾之此身無
異於天地萬物而天地萬物亦無異於吾之此身
其爲心也只一個心而其爲復也亦只一個復經
云復見天地之心則此個心卽天心也此心認得
零碎故言復亦不免分張殊不知天地無心以生

物爲心今若獨言心字則我有心而汝亦有心人
有心而物亦有心何啻千殊萬異善言心者不如
把個生字來替了他則在天之日月星辰在地之
山川民物在吾身之視聽言動渾然是此生生爲
機則同然是此天心爲復故言下着一生字便心
與復卽時混合而天與地我與物亦卽時貫通聯
屬而更不容二也已或曰如先生言復亦甚簡易
如何本文却又曰復亨出入無疾朋來無咎反復
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反費許多言說耶羅子

曰子徒知聖人之復費許多言說而忘自己此時
畫費許多言說亦是復之所爲蓋復生道也復則
生生則惡可已惡可已則於時爲春夏秋冬於物
爲生長收藏其始也有所自來其終也有所必至
卽子聞吾言躍然以喜喜意一生則許多言說自
生生莫遏子雖欲已其能以自已耶曰某前在此
論學先生教以通易某自是將此書詳味至今身
心似覺日昧他說復亨我却不曉得亨他說七日
來復我却不見復他說休復頻復我却不知是休

其類他說敦復迷復我却不知是敦是迷曰予亦
是復但顏氏則不遠而予獨稍遠爾蓋此之不遠
即謂道不遠之遠非是差失不久而遂反正也蓋
天地之氣原只陽剛健運健運則須周迴周迴則
成往返止緣他健甚故往則舒張溥博化凝坤厚
然反則輕清快便自是陽明故卦辭贊復以亨者
因前則往而不利而此則出入無疾也出入無疾
者以來爻皆反復陽道陽道既反來於七日則其
往焉有不利也哉其象之以剛反剛長順行總是

其行以乾天剛徤生生不息之心於此畢露而曰
復其見天地之心也中有善治易者曰甚哉先生
之深於言易也但不止卦辭爲然即爻之爲爻其
辭亦無不本於卦象而發揮之也羅子曰果然蓋
易之一字原止乾陽變化而成六十四也今觀剝
復相連復之下爻即剝之上爻引而伸之而不俟
他取故其復爲不遠而爻辭謂以脩身者即所謂
反求諸身把柄在手而樂莫大焉者也二爻之休
吉者亦言陽行之生長順通二雖陰不敢爲泥自

能下就于初之仁也三則進而又進義氣奮厲是
謂復之頻而無咎也至於上卦之四則正應下卦
之初而且居乎四陰之中故中行獨復而惟陽道
之從矣至五爻之敦則即二之休而安且成焉以
自考之得乎順且中也夫復至於敦雖言乎人之
善承乎天而實言乎天之善體乎人也如是則宜
物物之皆春而人人之皆聖矣然物可以皆春而
人則難以皆聖何則天之體物無不周而人之奉
天多不悟善哉孟夫子之言曰行之而不著習矣

而不察是以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夫曰
終身由之則陽明之復何嘗頃刻離人然曰終身
由之而不知其道則人在復中又何嘗頃刻而不
自迷也耶故其詞以國譬心而言天君之失職以
師譬學而言十年之不克征要之其凶且災者非
謂其終迷而不復乃是在復而自迷不然豈至終
爻而尚有不復者哉或又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
旅不行后不省方還是實事亦是取象羅子曰是
因象以爲事而實盡人以奉天也蓋雷潛地中即

陽復身內幾希隱約固難以情意取必又豈容以知識伺窺故商旅行者欲有所得者也后省方者欲有所見者也不行不省則情志識泯情志識泯則人靜天完而復將漸純矣子今切切然若謂有端可求皇皇然若謂有象可覩是則商旅紛行而后省傍午也復何自而能休且斂耶曰據先生所言似謂吾身本自有復但某嘗反觀胸中固有烱烱之時乃不久而昏惰固有循循之時乃不久而躁妄豈眞陽既復之後更如是其不一耶曰君子

之學原自有個頭腦所謂頭腦者即一省之有午臺而君家合宅之有主人也將帥登壇然後卒伍自肅家翁正位然後婢僕自馴若頭腦一差無怪學問之難成矣今子不能以天理之自然者爲復而獨於心識之烱然處求之則天以人勝眞以妄奪子試反而思之豈嘗有胸中烱照能終日而不忘耶事爲持守能終日而不散耶即能終日夜則必睡着矣曰果是夜間魂夢紛擾不能禁當尚望指教如何乃得頭腦曰頭腦豈是他人指示得的

請子但渾身視聽言動都且信任天機自然而從前所言的胸次之烱烱享務之循循一切不做要緊有也不覺其益無也不覺其損久則天自爲主人自聽命所謂不識不知而順帝之則矣時此友尚未釋然羅子再叩曰子今於復更覺何如曰某在此坐飲食只是惶恐無地羅子曰子今惶恐甚的曰自古賢聖如何便皆能復我輩如何便不能復今須去其不如聖賢以就其如聖賢者而惶恐乃釋也羅子曰子今此意又是遠以求復而非反

身近取矣譬則一株樹有枝葉有根本枝葉則愈尋而愈遠根本則愈探而愈近子謂去其不如聖賢以就其如聖賢此則何年乃能尋得盡何年乃始如得來此之謂愈遠而愈難也若能反身容察今時坐而飲食此個惶恐何自而生豈非天機自動而爲復耶又豈非復自吾身而不遠耶又豈非雷在地中已力莫之能與而已見莫之能窺也耶子若從此直信不疑則持循之力且可放下便是商旅不行而外者不入矣烱然之功亦將無用假

是后不省方而內者不出矣物欲無擾意見不萌
子身不渾是個復而子復不渾是個身也耶
或又問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其意
何如羅子曰此聖人學問喫緊第一義也切不可
輕易而說常見學者每謂陽初生而微豈全未聞
虞廷所謂道心惟微矣乎蓋心不微則不得謂之
道而幾不微亦不得謂之陽也故曰純粹以精又
曰潔淨精微又曰誠神幾曰聖人也故商旅之行
欲有所得者也后之省方欲有所見者也今果會

得此心渾然是一太極充天塞地更無一毫聲臭
徹表徹裏亦無一毫景象則欲得之心泯而外無
所入欲見之心息而內無所出如此則其體自然
純粹以精其用自然潔淨而微其人亦自然誠神
而幾以優入聖域莫可測識也已
羅子曰易謂兌說爲朋友講習夫朋友以人合之倫
也而講習且云至樂若於父子兄弟復志同道合
則霄壤之間何物可勝此耶
問易首乾坤而乾坤必先易簡羅子曰乾以易知坤

以簡能今謂易簡爲乾坤所先果是有見但細細
看來學問固有先後而其中尤有根原論此二句
則知能又有根原也蓋言易則必有難言簡則必
有煩今世學者每耽靜趣而事爲多至脫畧未必
非此誤之殊不思本經云德行恒易以知險恒簡
以知阻險阻則煩難未嘗可畧也又云易簡而天
下之理得理以天下則亦未嘗脫畧乎煩難也惟
是知能則首尾俱皆徹透易而可該難簡而可該
煩所謂一以貫之而爲聖學之全者也雖然此知

能二字本是易經精髓然晦昧不顯將千百年于
茲矣古今惟是孔孟兩人默默打得個照面如曰
不慮而知其知何等易也然赤子孩提孰知之哉
天則知之爾不學而能其能何等簡也然赤子孩
提孰能之哉天則能之爾想當初孟子只是從赤
子孩提此處覷破便洪纖高下動植飛潛自一人
以及萬人自一物以及萬物自一處以及萬方自
一息以及萬載皆是一樣知能皆是一樣不慮不
學豈不皆是一個造化知能之所神明而不測也

哉故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今世學者於赤子之良知良能已久廢置不講於孟子性善一言則咸疑貳不信又安望其潜通默識而上達乎乾坤之知能也哉有志者盍圖之

問乾坤知能世人久不講求今欲講求敢請指示個入處羅子曰天之與人其體原是一個則所知所能其機亦原是一般今且於人的知能講得明白便造化知能不愁無入處也曰今世學者童而習之至老未休何嘗一時不求知不求能哉羅子曰

予聞此語當為捫心浩嘆夫世之學者童而習之至老未休何嘗一時得少見所知少見所能哉曰知此說來豈是人有兩樣知能哉曰知能果有兩樣曰既有兩樣請明白分別曰若粗淺分別則知有至大的能亦有至大的今則忘其大而却求其小矣知有至久的能亦有至久的今則又棄其久而却求其暫矣曰意想先生之所謂知是良知所謂能是良能也但良知良能何以見其大且久之為至極耶曰自中國以及四夷自朝市以及里巷無人不有此知無人不有此能何等其大自晨興以至夕寢自孩提直至老耄無時不用此知無時不用此能何等其久此個知能平鋪徧在人間洋溢充乎宇內性之原是天命率之便作聖功爭柰他知則自然而知不假些子思想能則自然而能不費些子學習故有知之實無知之名有能之用無能之跡究竟固云久大當下却似枯冷後世有志之士捉摸這個不着遂從新去學問以開明其心而求個知從新去效法以力作于已而成個能

其功夫比之不慮之初更有許多意趣比之不學之始亦更有許大執持遂的確信其為入聖途徑以更相授受傳至於今敷陳訓詁蔓延解說豈止汗牛充棟亦且浹髓淪肌誰能起孔聖於九原謂其四書五經之知能不是如今日之集說講套所云云也哉曰據先生所言今之為學果是人自為聞人自為見其知能之纖細而不可語大果是着力則存不着力則失其知能之間斷而不足語久但不識到得純熟之時亦能成道入聖否曰世間

各色伎倆熟極皆可語聖況以道而為學乎孟子於此處極是判斷分明故曰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可見聖人萬千不同天道則難得脗合所以浩然一章歷敘今古賢聖而願學只孔子一人至表揚孔子則又只聖之時也一句即中庸溥博淵泉而時出之以窺測底裏即曰溥博如天淵泉如淵又曰淵淵其淵浩浩其天則聖人之言行動作其時之足以世為天下法則去處已是人人所共見聞人人所共信順而昭彰莫掩若乃其時之所由

來究極中藏底裏知許之大知許之深竟不想去討求探索果是作何境界作何端倪能使造化常出此時以妙應無方能使聖人常率此時以泛應曲當所以世人認識知能止泥滯知能之跡而不求知能之蘊也此今欲得其蘊說他無知卻明白曉了毫髮不差說他無能卻活潑周旋纖微悉舉說他有知卻原非思慮雖分曉而實冥昧說他有能卻原非黽勉雖活潑而實渾淪似有而不容以有執似無而不至於無忘將謂幾屬於人而人力

殆難至是將謂幾屬於天而天心渺不可窮如此看來果是這個知能言思路絕而難輕以名狀也曰此在吾輩固是難言不識古先聖人實有諸已者其言之又當何如也曰聖人之論具在四書五經吾獨深喜周公之頌文德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夫窮索以為知分別以為識皆吾人之作而致其聰明者也今曰不識不知則森列目中者不一時而俱泯也耶帝固尊高難見則實日監在茲然皆吾人之忽而委諸茫蕩者也今曰順帝之則則

知能之深遠者不隨處而畢露也耶夫塵念既息則神理自彰天德出寧則造作俱廢其機固每相乘除也況吾夫子自言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孟子自言我善養氣至大至剛浩然塞乎天地之間此與周公之言文德者不先後而一揆也哉有志於聖神造化之蘊者其尚於是而竭才究心也已

羅子曰乾坤之為德也渾涵於穹宇之外而綿密於纖悉之微至一以神其樞而萬有之咸備至虛以

寂其應而百慮之糾紛是以知至知終固知以該
乎其能而庸言庸德實能以顯乎其知君子之所
以進德者進乎此也所以居業者居乎此也所以
終日自强而不息于誠者不息乎此也至是則乾
乎乾而坤將自統坤且統矣而况於六十有奇之
卦三百有奇之爻耶故善言法天者必曰純陽善
言學聖者必曰通明
問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何分別如是羅子曰乾坤之
德只是知能兩字其實又只是知之一字蓋生天

生地生人生物透體是此神靈為之變化以其純
陽而明故也然陽之所成處即謂之陰而陰陽叅
明以通之所以並舉而言則曰乾以易知坤以簡
能又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及兼統而言於乾則
曰德行恒易以知險於坤則曰德行恒簡以知阻
究竟陽之初動為復而曰復見天地之心是復則
明統乎姤曰復以自知是能則又果屬乎知也已
問精氣為物游魂為變其意何如羅子曰精氣為物
便指此身游魂為變便指此心所謂形狀即爾目
也因魂能游所以始可以來終可以返而有生生
死矣然形有生死而魂只去來所以此個良知靈
明可貫通晝夜變易而無方神妙而無體也曰魂
之游既聞命矣不知其游而去也果眞有天宮地
府之説耶曰四書五經其説具在固不必遠求也
論語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又
曰予小子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
不敢蔽又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明乎郊社
之禮治國其如視諸掌乎則帝天后土敢謂其無

耶又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又曰維嶽降神生甫
及申又曰予仁若考能事鬼神又曰乃命于帝庭
用能定爾子孫于地下又曰茲殷多先哲王在天
則魂之游於天宮地府之說又敢謂其無耶後世
只因認此良知面目不眞便謂形既毀壞靈亦消
滅遂決言人死不復有知將謂天地神祇亦只此
理而無復有所謂主宰於其間者嗚呼若知此言
則今之祭天享地奉先祀神者只叩拜一個空理
雖人之賢者誠敬亦無自生至於愚者則怠慢欺

侮肆然而無忌矣其關於世敎人倫甚不小小故不敢不自昧詳說也知我罪我其共亮之曰細領所言果孔子於鬼神嘆其德盛體物不遺洋洋如在上如左右矣何他日又曰敬鬼神而遠也曰夫子於鬼神深嘆其德之盛豈有相遠之理且洋洋在吾上在吾左右體物而不遺也又誰得而遠之竊意遠字不作去聲正是幽深玄遠如中庸引詩所謂神之格思不可度思之云也如此則不惟巳之敬謹益至而諂瀆之意亦恐無所施矣語意更

覺安帖

羅子曰吾人之生原陰陽兩端合體而成其一則父母精氣妙凝有質所謂精氣爲物者也其二則宿世靈魂知識變化所謂游魂爲變者也精氣之質涵靈魂而能渾亶是則吾人之身也顯現易見而屬之於陽游魂之靈依精氣而露知識是則吾人之心也晦藏難見而屬之於陰交構之時一齊俱到胎完十月出生世間其赤子之初則陽盛而陰微心思雖不無而專以形用也故常欣笑而若陽和亦常開爽而同朝日又常活潑而類輕風此陽之一端見於有生之後者然也及年以長則陰盛而陽微雖形體如故而運用則專心思矣故愁感而欣笑漸減迷蒙而爽益稀滯泥而活潑非舊此陰之一端見於有生之後者然也人能以吾之形體而妙用其心知簡淡而詳明流動而中適則接應在於現前感通得諸當下生也而可望以入聖歿也而可望以還虛其人將與造化爲徒焉已矣若人以巳之心思而展轉於軀殼想度而遲疑

曉了而虛泛則理每從於見得幾多涉于力爲生也而難望以入聖歿也而難冀以還虛其人將與凡塵爲徒焉已矣或曰如君之論是以身爲陽而在所先以心爲陰而在所後乃古聖賢則謂身止是形心乃是神形不可與神並況可以先之乎曰子惡知所謂神哉夫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亦超萬物而爲言者也陰之與陽是曰兩端兩端者即兩物也精氣載心而爲身是身也固身也固耳目口鼻四肢百骸而具備焉者也靈知宰身而

為心是心也亦身也亦耳目口鼻四肢百骸而皆備焉者也精氣之身顯於晝之所爲心知之身形於夜之所夢然夢中之身即日中之身但以屬陰故其氣弱其象微雖弱且微而較之日中之舉止毫髮則無殊也日中之身即夢中之身但以屬陽故其氣健其體充雖健且充而較之夢中舉止毫髮亦無殊也是分之固陰陽互異合之則一神所爲所以屬陰者則曰陰神屬陽者則曰陽神是神也者渾融乎陰陽之內交際乎身心之間而充溢

彌漫乎宇宙乾坤之外所謂無在而無不在者也惟聖人與之合德故身不徒身而心以靈乎其身心不徒心而身以妙乎其心是謂陰陽不測而爲聖不可知之神人矣或者憬然悟曰孔夫子之從心所欲不踰矩孟夫子之存心養性以事天是誠陰陽合德而神之乎其爲心也哉亦神之乎其爲身也哉

羅子曰易言通乎晝夜之道而知下卻繼之以神無方而易無體蓋神易是心知微處微則入裏而所

次渾融方體是心知顯處顯則發外而益加昭著顯微雖均屬心知而爲用則互相勝負吾人日中不免應酬事物事物則必有方體方體是以顯而彰其微也故心知在日中人人有之而人人亦習見之所以自夜而通之日也不難言矣吾人夜間必須安舒意氣意氣則神易自然自然是以微而含其顯也故心知在夜間雖人人亦皆有之而人人卻皆忘之所以自日而通之夜也實難言矣今人亦自心麤而不細察若細察則夜間當更精妙

亦更昭著也試看每夜更深則此心自然曉得去睡睡則自然曉得要安安則自然曉得要熟呼而問之則睡中意味或美或惡或長或短一一如觸照數計也其中更無一時不知知亦更無一時不顯至其變化而爲夢境禍福而示先知則靈妙較之日中又增萬倍而無算矣謂此非知之相通而何哉

問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今欲知此日用卻不也與仁智之見相似耶

虛中有應之者曰見之與知自是兩樣見原敵知不過故善學者須要不落見聞或又辨曰聖賢道統亦云見而知易亦云乃見天則復見天地之心故道理須當活看豈可盡謂不落見聞羅子曰三子之論意本相通而語自矛盾爾蓋不落之云即所以爲活而所云活看者亦即不落之别名也若理會得活則見亦是聞聞亦是知何有兩樣何得復爲相敵若不活而落於一偏則豈惟見聞有妨於知即知亦未嘗不自病自窒也又豈待見聞而

始相妨也耶或者又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某謂聖人其初也要知識久則知識忘而不用也羅子曰此理也須活看所云不知識而順天則者非全不用知識正是不着人力而任天之便以知之識之云爾蓋心之應感若非知識則天則無從而顯且見也或者復曰天則之知不慮而知此只本體之知也若非用思慮工夫則本體之知亦安能以擴而充之耶羅子嘆曰世俗云驢頭不對馬嘴言物之各非其類也夫心體固須擴充但本體之知原出不慮則擴充之工又豈容閑思而雜慮爲哉大學謂慮而后得而必先之曰安而后能慮意非靜定之慮而求夫體之得也其眞驢頭而對馬嘴也哉

或問百姓日用而不知羅子曰不著不察耳譬諸礦石與銀無别所爭者火力光彩耳友曰某知之矣曰不知時是百姓能知時即聖人矣羅子曰知後方可聖也蓋良知心體神明莫測原與天通非思慮所能及道理所能到者也吾人一時覺悟非不

恍然有見然知之所及猶自膚淺比後須是周旋師友優游歲月收斂精神以凝結心思思者聖功之本也故思曰睿睿者通微之理也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方可言通動而未形有無之間方可言微至此則首尾貫徹氣象渾融覺悟之功與良知之體如金光火色煆煉一團異而非異同而非同但工夫雖妙去聖則尤遠也會衆愕然曰如何猶不足以語聖耶曰觀於孟子所謂大而能化神不可知則聖人地位亦自可以意會也

問夫子贊易曰生生之謂易夫曰生則知與能俱備矣何以於乾則多說知而坤則否耶羅子曰乾坤原是合體知能亦是互用但乾則專是陽明而坤則不免陰晦乾知便清妙而足以始乎坤坤雖厚實而止是終乎乾所以曰百姓日用而不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百姓豈全無知識柰行不著習不察能勝而掩其知爾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則貫總日用皆屬於知是以知勝而掩其能故乾坤皆易也知與能皆天所以與我也先事乎知則日入清妙而聖神可幾反是則百姓日用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矣有志於學聖者其尚慎所先哉

問寂然不動感而遂通雖似有個體用恐終分析不得羅子曰此心在人原是天地神理寂之與感渾涵具在言且難以着句况能指陳而分析之也耶但其妙用則每因人互異故即心而言其初只是一樣若即人而論則世固有知為學與不知為學者之分人之為學又有善用功與不善用功之別甚不知為學者姑置勿論矣即雖知為學者而工夫草率由之往往不向本源求個清瑩輙於末流圖之或當無事之時而着意張主或於有感之際而盡力袪除然見未透徹把捉愈難不惟寂體背馳即感應亦未能順妥也已惟夫明睿過人資近上智者則工夫不肯妄用而汲汲以知性為先究悉名言詢求哲士體察沉潛而性命之蘊能默識心通便自朝至暮縱應感紛紜却直養無害之功如如自在靜定不遷之妙寂照圓通世人則終身滯泥於感應之偏而至人則無日無時而不從容於不動之中矣曰今世有強執者雖心體未透然工夫深久亦能事變不動難說其終不能寂也曰此心至靈何所不有若果強而求之豈惟事變不動禪家二乘者流其坐入靜定固千百餘歲而一念不起然自明眼觀之終是凡夫而此心真體則毫無相干也可不慎歟

問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何如羅子曰易有太極是夫

子贊易之詞非易之外又有個太極懸在空中也
卽如周子云無極而太極又是贊太極之詞亦非
太極之外又有個無極懸在空中也曰然易何以
便謂之太極也耶曰竊意此是吾夫子極深之見
極妙之語也葢自伏羲文周三聖立畫顯象之後
世之學者觀看便謂太虛中實實有個乾坤並陳
又實實有個八卦分列其支離瑣碎寧不重爲斯
道病耶故夫子慨然指曰此易之卦象完全只是
太極之所生化葢謂卦象雖多均成個混沌東西

也若人於此參透則六十四卦原無卦三百八十
四爻原無爻而當初伏羲仰觀俯察近取遠求只
是一點落紙而已此落紙的一點却眞是黑葷葷
而實明亮亮眞是圓陀陀而實光爍爍也要之伏
羲自無畫而化有畫自一畫而化千畫夫子則將
千畫而化一畫又將有畫而化無畫也已

或曰天者羣物之祖其妙變化而行鬼神通人心而
善應感亦無足爲異矣茲欲所天求命不識亦有
其要乎否羅子曰約哉問乎葢天地之大德曰生

生生之爲德也脉絡潛行樞機統運上則達乎重
霄下則通乎率土物無一處而不生生無一時而
或息善學者於所遇也而能先開是見於所見也
而能悉顯是機活潑滿前歡欣盈掬於已固欲其
生然不惟於已已也而人亦欲其並生焉於人固
欲其生然不惟於人已也而物亦欲其同生焉夫
物無不生天之心也生無不遂天之道也吾心其
心而道其道是能與天爲徒矣夫旣與天爲徒則
感應相捷影響而長生不爲我得耶所謂根苗花

實共貫同條有是眞種之投斯有妙果之結也或
曰天之與我三綱五常百行萬善而我之事天乃
專在好生之一端何哉曰子獨不觀夫孝弟乎夫
孝弟固綱常之最大者然子之事親弟之事長其
無方之養先意之承非不悉且備也然均之乎欲
延其生而壽之焉耳夫壽也者豈惟子月期諸其
親弟日期諸其長卽親長亦日所蘄望於其子弟
也已夫惟其情之同深故其念之獨至而所以爲
孝且弟者必歸之矣豈獨孝弟爲然哉推而君臣

而夫婦而朋友而萬民而庶物固無一而不在好生之中亦無一而或出於存心之外近而即之若云庸行之常遠而通之實稱太上之德又要其極而言之則成乎變化之神而妙乎情識之表甘泉之味或湧見枯庭雙鯉之躍或日呈氷凍萌竹筍於寒冬女天姬於凡世彼愚夫愚婦且誠感而神應焉而況於有道之士至人之授受者乎予固可以直信而無疑坦行而無泥也已

羅子曰孔子贊易說伏羲仰以觀天俯以察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此雖是說伏羲卻即說他自己你想聖賢用心是何等周悉學問頭腦安得而不的確或曰道體本自充塞必如孔子言說方見其用昭著羅子曰言者心之聲也未有不得其言而能得其心者今我聽子之言不止自欠真切即孔子當日一段精神亦覺冷淡無味了豈知聖人老實專至其心終日終夜只為此一事也耶曰只為何事曰其仰觀俯察近取遠取只為要通神明之德要類萬物之情即如辯

農平生盡嘗百草意欲將來[illegible]求出一點靈丹接續本身慧命[illegible]一世凡胎而共躋壽域永享天福也要之靈丹之料散在百草學問頭腦含藏造化妙在善自用心者[illegible]得之既能統萬為一復能一貫於萬[illegible]吾德悠悠度日而漫漫為心也哉曰其[illegible]心下覺得明了曰明之一言更是難說[illegible]見曉了以為明者亦有心神孚契而為明者若昇神相孚契則言入汝心即同金投大冶火力猛熾金質頓融雖千片百星頃成一團液汁而光彩洞然燁奕也若炭火與金瑕尚相牴牾則其照耀雖明而其光精則猶未徹也汝輩聞道能常常如是反觀又何患頭腦之不為吾有也耶

問先生復如何見示羅子曰今在天日之下正好仰觀天文曰果然都在吾目中矣曰如此便叫做觀耶曰既說着觀便即是觀了又更有何言說曰如何若是快當曰弟子心目原也明見天日今遇提撕便自覺是仰觀也已曰吾子此語於聖訓全不

順妥也蓋他文句原說仰觀天文據次初說都在
目中是精光之照察處次說觀月觀了是心且
之感應神處次又說得我師提撕而然是人已之
相通無間然處其發揮底蘊總是觀月之文而非
觀天之文也此無他蓋由平時習氣已熟開口多
作渾話却不知聖賢精神不離當下其稱物如衡
星分厘不至差爽應響如空谷洪纖互共低昂問
天便答以天問人便答以人念念點水滴凍而言
言擲地金聲也故易論君子自强不息只在忠信

以進德脩詞立誠以居業二句然則學者之於言
語而可容一毫苟且乎哉

問復何以自知哉羅子曰有生而知之者矣聞一善
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莫之能禦者也有學
而知之者矣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有困而知之者
矣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果能此道
而雖愚必明者也曰孔子何以學而知之也曰孔
子志於學學乎大學者也學大學者必先於格物
格物者物有本末於本末而先後之是所以格乎
物者也曰格物之本末何以遂能獨復而自知也
哉曰古之平天下者必先治國治國必先齊家齊
家必先脩身是天下本在國國本在家家本在身
於是能信之真好之篤而求之極其敏焉則此身
之中生生化化一段精神必有倏焉以自動奮然
以自興而廓然渾然以與天地萬物為一體而莫
知誰之所為者是則神明之自來天機之自應若
銃砲之藥偶觸星火而轟然雷震乎乾坤矣至此
則七尺之軀頃刻而同乎天地一息之氣欻忽而

塞乎古今其餘形骸之念物欲之私寧不猶太陽
一出而魍魎潛消也哉故大學一書是孔子平生
竭力六經而得的受用如病人飲藥已獲奇效却
抄方徧施以起死回生乎百千萬衆也後世切不
可只同其他經書看過當另作一般理會久久有
個獨復自知之時方信予言為不謬也已

羅子曰六十四卦統總三百八十四爻其爻皆是虛
位故謂之曰六虛惟大明之終而始也斯六位時
成矣明謂之知大明之所始謂之復則自知也復

之一爻次第成三百八十四爻而卦氣周即冬至一日次第成三百六十日而歲功成所以夫子許顏氏庶幾乎復者以其知一日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也天下歸仁即卦氣周而歲功成矣

或曰何卦氣歲功之數不同豈歲功之外又有卦氣耶羅子曰乾坤主體坎離主用然統總只顯出一箇陽之純處知之明處則前四卦之二十四爻皆當主體而流行化生亦止三百六十爻正所謂三百六十日也

羅子曰明字與易字皆用日月二字爲之明以日月相並正顯陰陽之體而易以日月相函却顯陰陽流行之用也故天以日月時時晝卦爻而人莫知聖人以卦爻時時象日月而人莫測卦爻者日月運行於天上之度數也十一月中日在地之極下處月在天之最上處冬至一復則日從地而漸上月從天而漸下日上一百八十遭而五月中則陽不得一百八十爻耶其時月在地之極下處日在天之最上處夏至一姤則月從地而漸上日從天而漸下日上一百八十遭而又十一月中則陰不得一百八十爻耶

問月是每月周天恐與日不同羅子曰行雖不同望則有定蓋夏至望在地極下處冬至望在天極上處如此定來方見其與日交相上下也

問日月即是陰陽陰陽即是日月然聖人畫卦不曰日月不曰陰陽而乃名之曰乾坤何也羅子曰此只看一易字則即得乾坤二字之意矣蓋易是日月相函而成且日居上而月居下函月而居上則

尊而善於統矣尊統乎陰則陽非專陽而陽不足以名之也函日而居下則卑而善於從矣卑從乎陽則陰非獨陰而陰亦不足以名之也故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所以聖人仰觀俯察之餘著他一個乾字則陽德便頃刻極其尊貴而其於陰也更何有不統耶著他一個坤字則陰德便頃刻極其卑賤而其於陽也更何有不從耶統而從從而統則日月雖兩體而合一體陰陽雖二用而成一用造化自此而可成鬼神自[illegible]

而可行矣。譬如女在母家。便只叫做女兒。男在父家。便只叫做男兒。兩下如何成得。若男既婚則當叫男作夫。但一叫夫而男即可以兼女矣。女既嫁則當叫女作婦。但一叫婦而女即可以兼男矣。聖人彌綸天地。出入造化。惟在一命字之間。豈非至神至妙之道也哉。

羅子曰。性之爲性。乃乾坤神理。無善亦無不善。無不善而亦無善。所謂上天之載。聲臭俱泯。而爲善之至焉者也。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中

庸曰。視之不見。聽之不聞。體物而不可遺。夫惟不見不聞而寂然不動。是以能爲天下至無。夫惟體物不遺而感通天下之故。是以能爲天下至有。爲天下至無。則豈惟不善非其所有。即善亦何所得而有也。爲天下至有。則豈惟善其所能爲。即不善亦何所不能爲也。但感通其用。固雖千變萬化。而莫可窮極。然不動其體。實則亘古亘今。而毫髮未或變遷也。聖人窮理至命。故常存吾性至善之本原。以御物感參錯之萬用。所以立言垂訓。純粹精

詳。可爲至善之準則。且轉移化導。舉世甄陶。而又爲不善者之再造依歸也。諸子勿謂性理神化難言。姑就此身形體觀之。夫吾之形體。自有生之初。內而五臟六腑。外而九竅百骸。其精華充滿而莫定其充滿之量。其血氣周旋而莫覩其周旋之跡。是即所謂寂靜之元。而不動之神也。其善於調攝而順適之。則視聽云爲。起居食息。其快活何啻百千萬樣。其妙用也。其不善保護而乖違之。則口眼從而歪斜。手足或相拘攣。其症候亦何啻百千萬

樣。其奇怪也。然此等妙用。此等怪狀。則皆初生無量精華之所自充。亦皆其初生無迹血氣之所自運也。故古來名醫之製方治病。咸從無病之處治之。如痿痺在左則鍼其右。或右則又于其左而取之。如沉痾在下則開提其上。或上則又于其下而通之。是雖其爲術之精。然實先於爲見之透。蓋的知夫此身之不病者其全體。而病者其一節也。此身之無病者其真常。而病者其一時也。故長善以救失。則失無乎不救。昭德以塞違。則違無乎不塞。

紾兄奪食者須敎以孝弟之良遏殺棄養者必示以乳哺之愛此固帝王匡扶世道之弘規聖賢主張世教之善則也

羅子曰易以乾爲體乾以復爲用夫乾純粹以精而天地人之性之至善至善者也乾之善神妙不可見而幾見於復大易爻凡三百八十有奇雖兼閏以成歲而始諸冬至之一日冬至元陽一復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四時行百物生斯其稱純粹以精爲性善善之至也且也我夫子五十而學易繼

乾坤資始資生而昌言曰大德曰生又曰生生之謂易夫子以易爲學以學爲教易則生生生生則日新日新則學不厭學不厭則教不倦不厭不倦則其德曰仁夫唯仁斯其人曰聖乎故夫子示天下萬世求仁之旨必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夫親親爲仁之大其仁大則其人亦大其學斯名大人之學也已是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則老老而民興孝長吾長以及人之長則長長而民興弟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則恤孤而民不倍此之謂仁於家

而齊仁於國而治仁於天下而平若運掌而無難者要之孩提知愛少長知敬未學而嫁知養子是人人能仁者也人人能仁是乾乎乾而機自不息性乎性而生惡可已所謂萬物皆備我可人人可天不越一己而天地人物一以貫故已能已焉是謂中行獨復中行獨復惟顏氏之子庶幾夫子所以語之曰克己復禮又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信哉復其見天地之心矣乎蓋一陽元氣從地中復所謂由乎己黃中通理正位居體也由是視

聽言動一之於禮由是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天下國家視諸掌則美在其中暢四肢發事業是美之至善之極顏氏之子眞聖於復復而聖者乎下是唯孟軻氏可欲之善信有諸己夫惟信而後能克未有克而不始於信者一信乎己卽而美而大而聖神斯可言克之全功也已甚矣哉孟之似吾顏氏也甚矣哉軻之善學吾夫子也

問孔子於易言復而未嘗言禮乃告顏子而必曰復禮者何也羅子曰復者陽而明者也黃中通理正

位居體是身之陽所自明也暢於四肢發於事業是陽之明所必至也故禮曰天理之節文而又曰禮時爲大順次之夫復則天天則時時則順而理順而理則動容周旋四體不言而默中帝則節而自成乎文矣復在乎已也天安得不動之而爲禮也耶是以孔孟立教每以仁禮並言蓋仁以根禮禮以顯仁則自視聽言動之間而充之仕止久速之際自將無可無不可而爲聖之時也已

問復之禮也固所以爲聖之時然何以曰復陽而明也耶羅子曰易之爲道統天徹地統天徹地純乎陽也純乎陽者統天徹地神而明者也人爲天地之心故神而明之必存乎其人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者復見乎天地之心者也故曰中行獨復又曰復以自知夫獨復自知則能以易而知矣以易而知則能知太始而作成物矣然則復也者又豈非陽而明也哉

或又問易爲聖之時也果爲有據矣不知如何將此時習將此立教也羅子曰乾行之健卽時也自彊不息卽習諸已而訓諸人也初九以至上九卽時也潛而勿用以至亢而有悔卽習諸已而訓諸人也推之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時也皆所謂天之則也亦皆是習諸已而訓諸人奉天則以周旋而時止時行時動時靜也推之卽中庸所謂喜怒哀樂中節之節亦卽大學致知格物之格也又推之禮樂之損益春秋之襃貶詩書之性情政事更無出於時字之外者矣先儒曰易其五經之原乎不明乎易而能通五經者難且甚矣

問虞庭人心道心可與乾坤亦相類乎羅子曰此言雖屬比擬然亦有可類推者卽如乾初說個潛龍龍則何等微妙而難見也坤則初說履霜堅冰冰霜則何等重滯而易危也曰乾坤渾是合體若人心道心則分明而二之矣曰人字道字雖少分別而心則止是一個心字也曰既是一個如何却分作人與道耶曰此個界限一言可判日用不知則道心而人矣日用而知則人心而道矣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illegible]心知覺云爲夫孰非心亦孰非

道但寓於耳目形骸之中動以人勝而從欲時多
故心以人名而不免於危也心雖在人中而道實
在心中但人自不覺知耳若天牖其衷而一旦覺
悟則耳目之視聽形體之運用皆渾然見得是心
心皆渾然見得是道愈覺悟則愈渾化愈渾化則
愈微妙故心以道名而復贊嘆其微也曰如此分
判果是明白但恐非虞廷口氣曰當時口氣果然
是兩下開說如曰此心而人則欲動而多危險此
心而道則幾神而最微妙吾人於此不可不研精

而致一也其着力工夫全在精處但要精切明透
合前數語亦難得便了也況所以精之者正所以
一之也今其始初分說處不犯斧鑿則精後歸一
處亦自渾融而妙合矣

問治易者多言精無神至詰以所謂精神則謂身之
知覺運用是也何如羅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此
禮經夫子之言而一言以蔽易之道者也是故心
以為之根聖以為之果而精之與神則條[illegible]乎心
[illegible]而敷[illegible]果而為全株寶樹者也[illegible]此

心統天及地貫古迄今渾融於此身之[illegible]
於此身之外其精瑩靈明而映照莫掩者謂之精
其妙應員通而變化莫測者謂之神神以達精而
身乃知覺是知覺雖精所為而實未足以盡乎精
也精以顯神而身乃運用是運用雖神所出而實
未足以盡乎神也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其心
既統貫天地古今以為心則其精其神亦統貫天
地古今以為精為神故其耳目手足四肢百骸知
覺固與人同而聰明之精通而無外者自與人異

運用固與人同而舉措之神應而無方者自與人
異夫是以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人自法之燦然
經綸天下之大經而齊治均平之無不備舉者端
自卓立天下之大本而格致誠正之無弗純全者
出之也此之謂人之善聖之至學之集大成而易
道無以加焉者也

問易經於羣聖之學同歸於覺而覺有大小敬聞命
矣然孟氏最尊孔子願學聖時則孔子得力易經
隱然言外矣及敘統帝王之後卻舍易而[illegible]

抑更有說也羅子曰孔孟兩夫子心事只有天知至晴藏春色於言語文字不無端緒可尋却二千年來尚未見人說破芳幸遇人畧曾指點但擇焉不精語焉不詳亦久蓄疑而未由請正今諸君與言及此又敢過自愛耶蓋孔子一生話頭獨重兩個字面一個是仁字一個是禮字而個字常相爲一套却乃各有重處仁是歸重在易禮則歸重在春秋孔子得手又俱在晚年觀其自叙五十以學易可無大過夫天下之事有大於治國安民者乎

若用得大而又可無過非知天命以後不敢許也至於感奮以答子路却曰如有用我吾其爲東周又嘆巳夢久不及於周公是則破口說周禮果能盡善而斷然非巳所爲乃即魯史春秋來作個禮樂征伐出自天子的影圖天下國家社稷臣民盡歸一大統的氣象其實表出乾德之剛健中正飛龍卓冠六虛周遊而統極御天流形品物而元和生化之手段非徒言之而日可見諸行事也當時止是顏子一人中行獨復意味大約相近故終日與言無所不悅及問仁而一日克復天下歸仁全部交付大易及問爲邦而舜部禹正去淫絕殆又全部交付春秋其人可與孟子作對而擔當大成一大家儅也惜乎三老去後春秋戰國漢武秦皇把人民視爲草芥淵澤變成枯槁而乾坤生生之造化孩提戀戀之知能巳是星日久晦至乎六朝五代之紛爭遼金大元之混僭冠履安受其倒置虎狼貼服其相羣則又長夜幾難及旦乃幸天篤我

太祖高皇帝神武應期仁明洛日濁惡與化俱徂健順協時通泰孔孟渴想乎千百餘年而大易春秋竟成故紙

大明轉移於俄頃呼吸而大統眞脉皎日當天况茲

聖子神孫方爾振振繩繩則我臣庶黎元亦可皞皞熙熙芳自弱冠登第以逮強仕觀京師近省其道德之一風俗之同不須更論及部差審録而宦大山陜取道經由至藩臬屯田而雲貴川廣躬親巡歷不惟東南極至海涯且西北直臨塞外每嘆自

有天地以來惟是我　明疆土宏廓至尊君親上
孝父從兄道德雖萬里而無處不一衣冠文物廉
耻內外風俗雖頃刻而無時不同故前謂皇極之
世自堯舜三王以來惟我　明足稱獨盛乃今證
以孔孟之大易春秋符之以生平快覩則直信言
有大而非誇會雖奇而實倖即今齒已衰殘思之
猶深踴躍況諸君時當壯銳其欣喜又復當何如
耶
問孩提之不慮而知不學而能與今人之逐慮為知

執學為能者其大小久暫固彰彰較著矣但乾坤
之易而知也雖亦似乎不慮簡而能也雖亦似乎
不學及細觀世上孩提各各有身各各有心其身
心各殊中間知能已自不可比而同矣況造化知
能尤去人遠甚如何却云共成一個而無分兩般
也羅子默然徐復嘆曰此段話頭非某敢作聰明
妄生杜撰緣孟子盡心知性則知天存心養性以
事天分明謂天之心性即吾之心性也孔子易知
有親而為賢人可久之德易能有功而為賢人可

大之業分明謂吾之知能即天之知能也大衆愕
然曰聖賢經書果然說得明曉吾儕可無惑矣羅
子復曰爾輩據此幾句言說便自喜心性了了是
則終無了了之日矣蓋造化之底蘊原至精至妙
而吾儕之習氣至[illegible]至粗以拙粗之功當精妙之
理所謂撑[illegible][illegible]以遠針關也左亦甚矣易曰窮理
盡性以至於命何看窮到甚麼底裏地方故欲明
造化之微須講造化之學今世聖人之學已被集
說等書妄肆探究於性則辨析有幾許條件於心

則指陳有若[illegible]景光且無奈心性原屬化機變見
隨時本無實體求以條件則似有條件索以景光
則似有景光譬則寶珠之晃耀青紅赤綠映物以
成昧者指為定色水銀之活潑小大斜圓因盤以
散誤者謂[illegible][illegible]方不知此樣工夫只着在一已見
上此等理[illegible]亦只自已見上生來一見作祟則萬
種皆病聖學可恨可憂根芽全在乎此有志豪傑
須早覓明眼真師下翻辛苦氣力凡從前見解得
能盡數過身剝落到那翻再開不得處脚步再進

不得處不計日子年歲不圖些小便宜到那水窮山盡之鄉自有闖卒轉頭時候方信孩提之知能與造化之知能欲擬一個也非一個欲擬兩樣也非兩樣統天統地而爲心盡人盡物以成性大似混沌而却實伶俐大似細碎而却實渾全從此徑途以躋聖域則不徒孔孟經書建設有功且於羲軒闢與共享逸豫非斯世斯文一大快也哉

問先生於天人之際每敷陳心性纏纏不已吾儕願學未能敢求指示羅子曰孔門宗旨止要求仁究其所自原得之易又只統之以生生一言夫不止曰生而必曰生生生生云者生則惡可已也生惡可已則易不徒乾乾而兼之以坤坤不徒坤坤而統之以乾蟠天薄地而雷動滿盈形森色蕃而霞蒸赫絢橫亘直達遂入旁周固皆一氣之運化而亢塞乎兩間然細觀此氣之流行順布節序無不停妙絪緼構結條理無不分明則氣也而實莫非精之所凝矣精固妙矣一氣而貫徹羣蠢然深究精氣之浩渺而無涯妙應而無迹莫之爲而爲焉莫之致而至焉則氣也精也而又莫非神之所爲矣與言至此則下至九泉上至九天中及萬民旁及萬物渾是一個生惡可已渾是一個生惡可已則渾是一個神不可窮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解之者曰聖也者通明者也又曰聖也者神明而不測者也天下古今豈有神而不明者哉抑豈有神而不通者哉明則無不知矣通則無不能矣明通皆自神出則空洞絕無畔岸微妙洞徹纖毫藏用於溥博淵泉而實[illegible]聖體天也而未嘗以人

與也顯仁於語默云爲而實總是天機人也而未嘗與天殊也曰此等去處恐是大聖賢乃足承當難以遽望初學曰古人論學的有次第所以本末始終知所先後乃可進道故脩齊治平必先正心誠意正心誠意必先格物致知今不先求知得明白乃卽胡亂便下手去做今世上千百萬人難得一二個思爲聖賢及[illegible]作聖之方輒復草草如考論幾場事物貫串幾段經書便云是明理要如執持一點念頭滯着方寸胸襟便云是存心體至

於威儀行止以彷彿儒先動履靜坐端凝以希圖
聖神境界及至終無成就反委咎聖爲絕學却不
思起初種子一差末後何有果結今當詳細爲子
言之夫不思而得聖人也其終是神不可測而其
始則只是不慮而知不勉而中聖人也其終是化
不可爲而其始則只是不學而能難說吾今此身
不從孩提生長則難說吾身知能便非不慮不學
但一縱觀天機滿目如此而視聽言動如此而食
息起居人人俱有個個現成孟子謂道在邇而求

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又謂行矣而不著習矣而
不察是以終身由道而不知爲道聖賢極口傷嘆
我亦頻年叫喚不想吾子今日猶說此個知能非
初學可望豈果先入之言習熟成性而終迷不復
也耶

問程子云孔孟之道大難求學者須學顏子蓋顏子有
個學眼觀復卦聖人親許顏氏之子庶幾却只是
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可見學須以知
爲主而知又要精明有力足以出頭則察惡既精
去惡又嚴便明足以察幾從足以致決久之純熟
則天理全而聖可學矣羅子曰此是諸儒爲學的
宗旨而近時名公從而主張發揚云爲深造自得
之要予早年未遇眞師亦儘是把這工夫去做亦
喜其說爲得易經之蘊後弱冠遇人教以講易須
先乾坤乾坤須先復乾坤二卦雖不相離而不可
相並六十四卦皆是此意故今說復也要乾來應
照蓋復之爲候是一年至日於四時則其時爲春
首於六氣則其氣爲煴煖乾曰元亨利貞則是元

之初初起頭處融和溫煦天下萬事萬物最可喜
可愛而爲卦之善者也然孟子形容這個善却云
可欲之謂善而孔子指點這個乾元則又云元者
善之長是復在六十四卦豈不是第一最善者哉
今要解得復卦的確須說復是復個善也其復善
又是復善之最長而非可以他卦倒言也或曰吾
人之性本然皆善復則如興復恢復所謂復吾舊
物也曰此與興復恢復却又不同蓋彼是失而後
復若吾性之善則本然具足原非可以得失言者

也曰原無得失如何又說來復曰此復字從知處說起所以云復以自知也曰如此則與日至陽回之復却又似有兩樣矣曰復是一個而可兩分雖可兩分而實則總是一個善也但性善則原屬之天而順以出之知善則原屬之人而逆以反之故孩提初生其稟受天地太和真機發越固隨感皆便歡笑若人心神開發於本性之良徹底悟透則天地太和亦即時充滿而真機踴躍視諸孩提又萬萬也或又曰如此則孔子稱顏氏何獨只把知

不善說起曰大學言恕是說民好好之民惡惡之及後只說所惡上下左右勿以施焉然所以好的意義自在其中則此言知不善而知善的意義豈又不在其中也耶況所云善豈是徒善而已哉蓋善能知得不善而使之不復行正表其精明靈妙去處非形容顏氏之善復何如哉吾人看書切須把前後首尾通貫成文則其旨乃明如乾曰乾知太始始即元也元則的確是善矣復曰復以自知自即己之性也己性又不的確亦是善也哉顏子

心不違仁則渾然已是復了復則昭然已自知了心上更不能以不善昧之而且頃刻不能容之也曰他的爻詞却說不遠復分明是失之不遠而尋即改之也羅子曰舊時註疏果是如此作解殊不知此解不特學術混淆而且天機蒙昧蓋乾陽至健更無止息剝之上爻曰碩果不食茲復之初爻即剝終過來者故曰不遠復也曰既不遠只是復之卦體又何以却說以脩身乎曰身即自也即所謂道不遠人近取諸身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者也

然則復之不遠非脩身如何曰復則均是個善矣何以又曰頻復厲又曰迷復凶也曰乾不云乎君子終日乾乾即頻頻復皆用力吃緊之象皆憂勤惕厲之意雖與在田休復者不同而實均無咎也至上爻決無不復之理其云迷復正對知復而言所云終身由之而不知其為道也要之復之為卦學者只一悟透則此身自內及外渾是一段聖體即天地冬至陽回碩石枯枝更無一物不是春了樂正子只緣未過這關所以美大聖神竟無他分

願大衆共勉之。

問先生答友人工夫切實之問却云今時爲學只從意念上知覺此似切實而非切實蓋存想意念原非本心而住守覺照亦異眞知也一友辨云意念存想果然未徹本心然合覺照則吾人工夫無可致力處羅子曰心之與知原自相因固未有其知不眞而能得本心者今且姑置此心勿論吾儕今日却好趁着大衆佳會放懷共將知體磨礱一番到得知眞時則其心方眞心知渾融而大人能事

乃可畢也或曰此心知體只是靈明豈更有別物羅子曰虛靈固無別物而人見則有淺深若淺泛而觀則具衆理而應萬事卽童蒙誦習已於此心虛靈似無不解却原來只是影響之見去眞知之體何啻天淵蓋吾人爲學云是學聖聖者通明者也通明者神明而不測者也故明可測則不神明不神則難通謂之通者天地人物原是一個卽如乾知太始坤作成物雖乾坤亦是此個知字今問諸子乾之與知果是如何一友答曰知卽主也易之卦爻俱是以乾作主如吾此心亦是以知作主也羅子曰人心旣是以知作主而天心却不是以知作主耶止因今世認知不眞便只得把主字來替知字不想天若無知也做主不成也易謂極深研幾又謂窮神知化俱是因此知體難到圓通故不得不加許多氣力不得不用許大精神今學者纔略理會不通便容易把個字眼來替只圖將就作解豈料錯過到底也要之欲明此心須先見易欲求見易先在遇人某至寡頑於世情一無所了

但心性話頭却是四五十分毫不改蓋緣起初參得人眞遇得又早故於天地人物其神理根源直截不留疑惑所以擡頭擧目渾全只是知體著見啓口容聲纖悉盡是知體發揮更無幇湊更無假借雖聽者未必允從而吾言實相通貫也

問吾人在世不免身家爲累所以難於爲學羅子曰此言却倒說了不知吾人在世只因以學爲難所以累於身家爾卽如座間纔歌邵子詩云三十六宮都是春夫天道必有陰陽人世必有順逆今日

三十六宮都是春則天道可化陰而爲純陽矣夫天道可化陰而爲陽人世獨不可化逆而爲順耶然此非君子不近人情有所勉强於其間也蓋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君子之學通於天道亦不已也天命不已是曰生生生生則變化不測即陰而陽固未嘗不在也純亦不已是曰仁心仁則體物不遺即逆而順亦未嘗不在也故能以仁存心則是與生爲徒與生爲徒則是以天自處夫是之謂學也吾人只能專力於學則精神自然出拔物累自然輕渺莫說些小得失憂喜毀譽枯榮即生死臨前而且結纓易簀曳杖逍遙孔曾師徒豈皆作而致其情也耶要之仁理生生原無死地人若其中透過真是時時赤子而步步天堂也雖千年萬載何異瞬息間哉

問邵子天根月窟閑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其意何如羅子曰堯夫先生一生學問得之易經而其學問根源得之復姤故曰一動一靜之間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也此是老者微言隱語將一生所自得者而方便設詞與人作個悟頭後人粗心浮氣把動便看做復把靜便看做姤把動靜之間便看做復姤之際有個地方時候相似却不思乾遇巽時地逢雷處乾爲巽所自出坤爲震所由生所謂陰陽互爲其根而兩不相離者也大抵學易先須乾坤二卦識得明盡蓋乾以始坤坤以終乾乾之始處未嘗無坤坤之終時未必非乾二者原合體而成者也堯夫因諸卦爻象太似分析故爲此詩打合吟咏欲令學者亦自得之此則其本旨也或曰詩意固然反之於身則又何如也曰吾身只是個神氣氣則有呼有吸呼則溫即復也吸則冷即姤也其實呼即吸以爲呼吸即呼以爲吸原只是一氣而往來有差殊爾至於心之動靜則原說合一不測之謂神又說動而無動靜而無靜有彰彰明甚者也但此體在人極是精妙故動靜之間有幾存焉易曰極深而研幾又曰幾者動之微知幾其神乎未有不知其微妙之幾而能得乎姤復互根之體亦未有不得其互根之體而能通乎陰陽

不測之神者也古之善易者真是自朝至暮向晦達旦渾然一致而體用如如隱然寸幾而靈明炯炯似有而實無似無而實有莫可方物探討莫可言句形容者也問曰如此地位可是閑往閑來也耶曰正是正是蓋往來不閑則有滯碍一有滯碍則成陰濁又安能周三十六宮都是春統六十四卦而為陽也哉

易經一貫編尾

近溪羅先生一貫編

門人熊　儐穪夫編次
後學錢啓忠沃心重訂

書詩禮春秋 附

羅子曰先儒謂易為五經祖則書之政事詩之性情禮之大本春秋之大義言言皆自伏羲畫中衍出非易自為易各經自為各經總之皆自身心意知通之天下國家目前現在直之上下古今人須會得聖賢此旨不把作一舉業套子便不罔了聖賢千辛萬苦遺下這個救性命的本原儒先有謂六經聖人之註脚是為逐心詞章者激而言之也某嘗依孟子誦其詩讀其書學禮玩春秋尚論古人於從姑山房覺來一字一金言言皆救性命之良方非紙上之閑言也竊敢謂詩書禮記春秋皆聖賢之精蘊悟者得之

問堯舜二典乃古今文字之祖其要何如羅子曰欲知二典之要須從孔孟二人討探仲尼祖述堯舜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惟孝弟乃人心和平之德

亦和平天下萬世之德也所以堯只允執其中舜
精一允執其中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天之生物使
之一本故堯舜欽明欽明此本濬哲濬哲此本此
本一得所執皆中中則無不平矣所以以親九族
萬邦之和和於孝弟克諧二親四方之動動於孝
弟不然雖堯舜在上皋契在下難致蕩蕩巍巍之
化矣

問世之談玄者皆非之書稱舜玄德不幾於玄乎羅
子曰舜之玄以有好生之德也天地之大德曰生

舜日夕以生生之心生乎其親以生生之心生乎
其弟又以生親之心生天下人之親而使天下之
爲父子者定以生弟之心生天下人之弟而使天
下之爲兄弟者化定而且化卽天之維玄維默生
生不已其好生之心玄之又玄也愚亦爲之說曰
玄莫玄於克諧以孝

羅子曰大禹安汝止止者卽至善之謂也文王於君
臣父子國人之止穆穆緝熙而敬之方是安汝止
此爲幾康之心萬世平治之本明明德之方

有友問鳳凰來儀恐非實事羅子曰子未讀易乎同
聲相應同氣相求聖人作而萬物覩自然之理也
葢天地民物本是一乾變化特性命各正耳如手
之捫足足之隨手此動彼隨也心和天地之和應
之心順夷夏之順歸之況鳳凰乎此孔子嘆鳳凰
之不至亦有感鳳兮德衰之歌豈可以來儀非實
也諸友惟當益振雝雝喈喈之響以來儀於
聖庭是願衆皆欣然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學問變化
禽獸舞大家當自猛也

會中問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豈有一命
令以寵降之哉羅子曰堯舜止言心而性則自湯
言也明於性之一字則降之義自明矣葢性從心
生是上帝生生之德也上帝以此而生生卽以此
而生天下萬世之民天下萬世之民皆其生生之
德所生也因其生之爲性卽帝之性只此一降字
湯乃爲下民警之其實下民卽上帝如子之於父
精神血脉皆父所受也大衆惕然

羅子曰伊尹曰習與性成然則習之所係大矣哉易

曰不習無不利孟曰習矣不察可見不習之利不察之習出之於天也孔子習相遠與此習字不可不慎之於人矣

問高宗恭默思道何以即夢帝賚良弼羅子曰語云思之思之思之不得鬼神通之則誠之極也況其所思者道乎思道又恭而默乎蓋道本相通貫鬼神而俟後聖者也一能思之思則得之所以高宗之所思者道故上帝賚以學道之人教以學於古訓乃有獲又教以惟敎學半念終始典於學則向之思不能學者今時敏學而成其思矣卒之恢復舊物以承湯之緒皆此思道一念始之也思之上通帝天下光海宇如此哉且不惟有補於高宗學之一字言自傳說萬世而下人人知學皆其功也亦神矣哉

羅子曰書云不虞天性夫曰恒性矣復曰天性見性而非天則有不恒試觀父子之間其當孩提之時父之抱子子之戀父其一段欣欣更有何物名狀所以孟子曰形色天性只見人於形色莫知莫覺自會保愛則天性又可不虞乎

或問惟天陰騭下民其旨何如羅子曰子謂陰字之義乃天之默默然也曰然曰然則帝之震風之烈鳥獸之喧吼昆蟲之喞喁何爲不體天之化也蓋天以一神神則妙萬物既妙萬物雖有聲而無聲也推之乾不言天何言默而識皆是此意

或曰書曰思曰睿睿作聖弟子未嘗不思何以不長進也羅子曰子所謂思乃用心之思非心田之思也夫心之官則思君子九思乃出於何思之眞體也以眞體而思則便是聖人不思而得矣子其憧憧往來何以通微而入聖哉所以箕子述禹範曰貌言視聽思孔子教顏復視聽言動禮皆是一意皆是先立乎其大此乃萬古入聖要訣其實只在勿忘勿助之間百姓日用不知耳曰弟子亦知思非禮勿視曰孔子見南子亦以南子爲聖耶如以南子爲聖則孔子忘之矣如以南子爲非勉强禁之則助之矣子若不小心翼翼求遇至人則箕之睿顏之復只成一個空談耳何益於聖哉所以今

時學者問以力學何先皆曰思曰慮慮作聖又曰只在克己復禮非禮勿視聽言動及見人有一毫拂逆於我卽遷於怒矣復體已剝矣慮幾已窒矣予嘗向人提醒彼皆漫然予有作聖之志須於歲月凝神自有答其衷者在也勉之勉之

羅子曰克念狂作聖罔念聖作狂可見念之動處乃心之精神能動精神謂聖不能動精神卽狂聖可以不作精神可以不動乎孔子曰罔之生也幸而免哀哉

羅子曰先儒云欲覩王者皞皞氣象須讀采芣苢四五過則可知皞皞矣夫皞皞則室家和平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則大家保合太和太和則無不平無不平則無事無事須一草一木皆是欣欣向榮易謂天地化草木蕃況於人乎此皆由於親親敬長始所以孟子稱皞皞曰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善乃良知良能無不愛親敬長此采芣苢之所以皞皞也

或問聖人順事無情胡爲黍離之悲羅子曰此正順事無情也夫人情貴於相安不安不可以爲情人之所好好之人之所惡惡之宗室盡爲黍離如此而不動心豈人情乎此春秋繼黍離而作也

或問周公赤舄几几何如羅子曰聖人處事只是一個無私無私則心廣心廣則體胖雖動容周旋無不安舒所以服履之間亦自如也曰此處周公亦自知否曰周公惟知予音曉曉而已何有於几几

有歎伐木神之聽之終和且平羅子曰某玩此詩神聽之聽與他聽不類曰何以不類曰詩之興義原

取諸友聲聲卽言也言之爲德以和平爲貴如曰友聲和平則神乃聽之神旣聽之卽可以終和平也聊此聽字當與聽受相類而與神其吐之之意相反也衆咸曰然

或問天保願君福只在民之質矣日用飮食何也羅子曰此正太平之全福也蓋人生天地只患不能安常果能率其良能徧爲帝德之能率其良知徧爲帝德之知人人親親長長任性質之自然各安其分只曉耕而食鑿而飮出而作入而息日用飮

食而已更有何事此孔子惓惓爲政以德只是志
大道之公也試觀我
高皇六諭普天率地莫不知日用平常仰事俯育此
正王道平平王道蕩蕩也寧非徧爲爾德哉
或問文王在帝左右果是實事否羅子曰孝經云嚴
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豈以周公之聖把
父作一恍惚形模以疑天下萬世也蓋人之生死
乃一闔闢理出於帝天所以易謂帝出乎震又謂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既曰帝之出神之妙

則文之在帝左右也明矣但此有個大頭腦周公
後咏文王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則我之則即帝
之則帝之則即我之帝非有二也文王一生無然
畔援無然歆羨保合此帝所以生則入聖死則還
虛新天之命作人之心其神與帝一也子思不能
師文王耳不必以在帝左右爲疑也或曰孔子教
顏子之復其亦此意否曰天下本無二道亦無二
學易曰商旅不行后不省方皆是教顏子師文之
穆穆云能如文之穆穆純亦不已矣豈但在帝左
右哉其友大悟

或問詩頌思無邪何也羅子曰子必明於思之義方
知思之無邪也知思之無邪方知此言之蔽三百
篇也夫人之思出於心田乃何思何慮之眞體所
發若少有涉於思索便非思矣安得無邪

諸友問詩頌濬哲維商復以聖敬日躋言之何如羅
子曰敬者聖學傳心之要而況契乃商之始祖也
其家學乃是敬敷五教在寬也既以敬而敷教又
以寬而俾人人得入其教當時父子皆有親君臣

皆有義夫婦長幼朋友皆有別有序有信倘非心
之濬以通微哲以析理安能如此哉此湯之所以
世守其敬以至賢聖之君六七作及後高宗中興
恭默思道雖至式微尚有微子箕子比干三仁皆
其敬敷五教在寬之留也信乎濬哲維商也

羅子曰高宗下民有嚴乃若始終典於學方知天視
民視天聽民聽此所以賞不僭刑不濫見民即天
也非學務時敏者孰能至此

問先生治平天下其禮樂法制多端今何只以孝弟

慈爲言、羅子曰、王者經綸。原只用一個禮。作樂則調達此禮。法制則鋪張此禮。俱難與禮並言。但禮之爲禮。有經有曲。經綸天下。在先定其經。而曲則難以備舉。故大學舊是禮記一篇。正禮之大經。然筆自聖心。雖止言大經。而其中精妙圓通。曲亦未嘗不具備也。況曲禮必聖賢方能周旋而中。經禮則凡庸亦可率循而行。故曲禮必待學造。而經禮則可教立。如方圓之規矩。拙工亦可傳之。而巧非心解莫能。我嘗看世間兇暴之夫。亦不爲少。然卒

之不敢妄動者。只因父母妻子根蒂相維係焉耳。論語其爲人也孝弟一章。真就是禮記中大學治平骨子。而與堯舜典謨所載之道。孝弟而已矣。貫通不殊。

羅子曰、禮首云毋不敬、儼若思。是其所思者。豈徒一已已哉。必曰安民。安天下國家之民。方是文王緝熙之敬。所以曰毋不敬。觀毋不二字。則民即該之矣。孔子學教不倦。真是復禮。以一部禮記付之顏子。

羅子曰。教善行而不息。謂之君子。夫行而曰善。乃天行矣。天行自健。善行自美。故君子不息不息。須於可欲之善。以求繼善之性。則全交而通天下國家矣。

或問大道之行。孔子何以惓惓於大同也。羅子曰。大同之世。人忘其私。天下爲公也。外戶不閉。相游於天。孔子所以東奔西走。只爲這場。所以忘食忘憂。只爲這件。倘大道不行。孔子之憂。斷然不已。吾輩須力學以求釋孔子之憂。

問聖人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何其耐煩如是也。羅子曰。聖人不是自欺的人。只見得人者天地之德。又見人者天地之心。我既德天地之德。人亦德天地之德。我既心天地之心。人亦心天地之心。以天地之德爲德。即欲人同天地之德。以天地之心爲心。即欲人同天地之心。譬之人家兄弟四五人。皆出一父。其中有一賢子。必曰我四五人。我父俱是愛。如何令我明彼昏。我富彼貧。所以日夜皇皇以求安父之心。成父之德也。故曰中心安仁。天

下是一個人又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不得不耐也亦不忍不耐也噫仁以人之楊子亦言之不人則不仁不仁則不人未有人而不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也故曰非意之也知人情也

羅子曰予嘗讀禮天下之肥不覺淚下何也肥瘠相並不肥則瘠子瘠則親心戚天下瘠則聖心憂

或曰春秋褒貶之書否羅子曰儒先嘗有此說以某細細考究乃是存幾希之性之書也所以孟子歷敘幾希舜曰由仁義行見得仁義萬世不易之常

道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外此二端別無法制所以詩亡則孝子之歌忠臣之咏不復聽覩矣而好辨章旨稱說亂賊之慘皆由於仁義之不明幾希之昧也故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觀此竊取二字正是孔子存幾希之性而由仁義也後世輒以孔子筆則筆削則削爲孔氏之刑書悞矣

問天王正月何義也羅子曰孔子一生上律天時者也故其立言著書毫不違天及顏淵問爲邦即曰行夏之時蓋天有歲首人有元首天王之繫示有統也皆所以悚動人之良知本體使人覩制作而知自悟也此孔子知我罪我之意即此元年春王正月數字可見矣

羅子曰一部春秋乃孔子負罪而作把來比擬以牽合詞章則其義如何得明孔子之心如何得知

一貫書詩禮春秋尾

近溪羅先生一貫編

門人熊　儐孺夫編次

後學錢啓忠沃心重訂

四書總論

問讀語孟學庸要義羅子曰好古以時習聖神信性以善充愛敬運矩以身聯家國畏命以心一天人問大學之首知止中庸之重知天知人而論語却言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傳觀經書言知處甚多而不識不知惟詩則一言之然未有若夫子直言無知

之明決者請問其旨羅子曰吾人之學專在盡心而心之爲心專在明覺如今日會堂百十其衆誰不曉得相見曉得坐立曉得問答曉得思量此個明覺曉得即是本心此個本心亦只是明覺曉得而已事物無小大之分時候無久暫之間眞是徹天徹地而貫古貫今也但此個明覺曉得其體之涵諸心也最爲精妙其用之應于感也又極神靈事之既至則顯諸仁而昭然若常自知矣事之未來則藏諸用而茫然渾然知若全無矣非知之果無也心境漸寂而覺照無自而起也嘗即身之五官曰可閉而不言目可閉而不視惟鼻孔無閉香來即知嗅之其知實常在也耳孔無閉聲來即知聽之其知亦實常在也然嗅之知也必須香來始出時或無香便無嗅之知矣聽之知也必須聲來始出時或無聲便無聽之知矣孔子當鄙夫之未問却眞知音未臨乎耳香未接乎鼻安得不謂其空空而無知耶及鄙夫既問則其事其物兩端具在亦即知音之遠近從耳聽以區分香之美惡從

鼻嗅以辨別鄙夫之兩端不亦從吾心之所知以叩且竭之也哉但學者須要識得聖人此論原不爲鄙夫之問而只爲明此心之體蓋吾心之能知人人皆認得亦人人皆說得至心體之無知則人人皆認不得人人皆說不得天下古今之人只緣此處認不眞便心之知也常無主宰而雜擾以至喪眞只緣此處說不出便言之立也多無根據而支離以至畔道若上智之資深造之力一聞此語則當下知體何自澄徹物感亦自融通所謂無知

而無不知而天下之眞知在我矣噫聖人於此寧非苦心之極也哉

問讀論語何如羅子曰論語一書直是難讀芳初讀時苦其淡然無味殊覺厭人稍長從事孝弟乃喜其一二條契合本心然往往以近易目之後養病家居因究心書易至堯舜二典乾坤二卦間有悟處乃通身汗浹始知天生孔孟爲萬世人定魂魄立性命從之則生違之則死也自此以後非語孟二書輒厭入目以至涖官中外隨所施措自然翕順愈久而愈益簡要愈益精純也若戰國而下諸公眞是用心徒勞而去道彌遠敝至今日可勝嘆哉

問先儒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羅子曰孔顏之樂雖未易知而孔顏之言行則具在也竊意此樂有自本體而得則生意忻忻赤子愛悅親長處是也有自用功而得則天機感觸理義之悅我心是也曰此樂處某說要人欲淨盡天理流行處方是曰子之論固是但先後却欠分曉譬如導泉然須先覓

得源頭着了方掘去沙泥以遂其流不然其沙泥徒掘泉終無流又安得樂耶

問孔門恕以求仁先生如何致力羅子曰芳自知學即泛觀蟲魚愛其羣隊戀如以及禽鳥之上下牛羊之出入形影相依悲鳴相應渾融無少間隔輒惻然思曰何獨于人而異之後偶因遠行路逢客侶相見即忻忻談笑終日疲倦俱忘竟亦不知其姓名別去又輒惻然思曰何獨于親戚骨肉而異之噫是動于利害私于有我焉耳從此痛自刻責善則歸人過則歸己益則歸人損則歸己久漸純熟不惟有我之私不作間隔而家國天下翕然孚通甚至毫髮不欲自愛而念念以利濟爲急焉三十年覺恕之一字得力獨多也

問今日用功當何下手羅子曰孔子十五而志于學亦自其志之始而言之其後立與不惑只是此志眞切而愈精愈純焉耳故志與學原非兩事亦無間歇時也今日之急務未立志者須先嚴辨已立志者須更勇猛若果早夜精進即便是至誠無息

亦即是孔門求仁，即是集義有事不忘，即是靜，即是敬，即是致其良知，而聖賢學問，更無不相對同，亦何憂不得手也。

問掃盡浮雲，而見青天白日，與孔孟宗旨同否，羅子曰，語孟具在，如曰苟志于仁矣無惡也，又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看他受用，渾是青天白日，何等簡易，何等方便也，曰如是何人人不孔孟耶，曰此則由於習染大深，

聞見混雜，雖有志向學者，亦莫可下手也，曰此等習染聞見，難說不是天日的浮雲也，故今日學者，須要如磨鏡子樣，將塵垢洗去，方是光明顯現也，曰觀之孟子謂知皆擴充，即一知字，果是要光明顯現，但吾心覺悟的光明，與鏡面光明，却有不同，何則，鏡面光明與塵垢原是兩個，吾心先迷後覺，却是一個，當其覺時，即迷心為覺，則當其迷時，亦即覺心為迷也，夫除覺之外，更無所謂迷，而除迷之外，亦更無所謂覺也，故浮雲天日塵埃鏡光，俱不足為喻，若必欲尋個譬喻，莫如即個冰之與水，猶為近也，若吾人閒居放肆，一切利欲愁苦，即是心迷，譬則水之遇寒凍而凝結成冰，固滯蒙昧，勢所必至，有時共師友講論，胸次瀟灑，即是心開朗，譬則冰之遇煖氣消融而解釋成水，清瑩活動，亦勢所必至也，況冰雖凝而水體無殊，覺雖迷而心體具在，方是良知宗旨，真是貫古今徹聖愚通天地萬物而無二無息，孔孟之功，真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而開太平於萬萬世也，

問吾儒之學，其大如此，然必有所以大處，不知何以見得，羅子曰，聖賢之道，原從心上覺悟，故其機自有不容已，否則矯飾而為之，又安能可久可大，而成天下萬世之德業也耶，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蓋反求此身，本有真體，非意見方所得而限量，潛於天地萬物之中，而超於天地萬物之外，渾然共成一個，千古萬古，更無能間隔之者，却非皆備於我而何哉，程子謂認得是我，何所不至，若以已合彼，則猶是有二，又安得樂，抑

又安能勝爲天下國家、以成其身也耶

問吾儕爲學、此心常有茫蕩之時、須是有個工夫作得主張、方好、羅子曰、據汝所云、是要心中常常用一工夫、自早至晩、更不忘記也耶、曰正是如此、曰聖賢言學、必有個頭腦、頭腦者、乃吾心性命而得之天者也、若初先不明頭腦、而只任爾我潦草之見、或書本膚淺之言、胡亂便去做工夫、此亦儘爲有志、但頭腦未明、則所謂工夫、只是汝我一念意思爾、既爲意念、則有時而起、便有時而滅、有時而

聚、便有時而散、有時而明、便有時而昏、縱使專心記想、着力守住、畢竟難以長久、況汝心原是活物、且神物也、持之愈急、則失愈速矣、曰弟子所用工夫、也是要如大學中庸所謂愼獨、不是學問一大頭腦也、曰聖人原日教人愼獨、本自有頭腦、而爾輩實未見得、蓋獨是靈明之知、而此心本體也、此心徹首徹尾、徹內徹外、更無他有、只一靈知、故謂之獨也、中庸形容、謂其至隱而至見、至微而至顯、即天之明命、而日監在茲者也、愼則敬畏周旋、而常目在之、顧諟天之明命者也、如此用功、則獨便是爲愼的頭腦、愼亦便以獨作主張、愼或有時勤怠、獨則長知而無勤怠也、愼或有時作輟、獨則長知而無作輟也、何則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愼獨之功、原起自人、而獨知之知、原命自天也、況汝輩工夫當其茫蕩之時、雖說已是怠而忘勤、已是輟而廢作、然反思從前怠時輟時、或應事、或動念、一一可以指數、則汝固說心爲茫蕩、而獨之所知、何嘗絲毫茫蕩耶、則是汝輩孤負此心、而此心却

未孤負汝輩、天果明嚴、須當敬畏敬畏

問格致之傳、不必再補、果然否、羅子曰、大學原只是一章書、無所謂經、無所謂傳也、亦無所從缺、無所從補也、蓋其書從頭至尾、只是反覆詳明、以顯大人之學、其初說明明德親民當止諸至善、如一破題相似、却即接連說但能知至善所當止、則其意自定、其心自靜、其身自安、以慮家國天下、而自得其平矣、此是一個承題相似、却亦只是反說以見明親當止至善也、於是又申明如何是當止之至

善益明親這個物事其末終貫徹天下而其本初却根諸身心此是一定格則先知得停當然後徹得停當惟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能如是焉所以身心家國無不停當而爲明親之善之至也又決言自上至下既皆以身爲本而後停當若本亂且薄則決無停當之理所以必知本乃謂知至善也此却如小講相似亦不過將明親止至善衍說一遍至所謂誠其意者以下則如一大講逐件物事詳細條陳一段格則而格則最停當處則俱指

示以淇澳等詩帝典等書又即是以古之明明德於天下者爲至善也推之如所謂正心脩身所謂齊家治國平天下直至此謂國不以利爲利而以義爲利也總是每件物事與他一個至善格子而爲學者所當知者也則一章首尾原自相應亦自完全何容補湊

或曰某於師語皆能了悟獨大學格物猶似泛而不切羅子曰何謂不切曰至善豈專屬古聖已耶曰此近世學者於朱子矯枉過中更不小心下氣將孔子自身得力處討個入頭他原說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又說我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故自十五而志於學直至五十而學易孔子一生受用此個學古所以曰大學之道蓋言學大人有個道而其道則在明德親民而止至善也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却明白說出規矩者方圓之至聖人者人倫之至此個至字又是孟子善發孔子信好古聖之一副肝腸如射之必設正鵠樂之必始金聲而曰夷惠伊尹皆古聖人吾未

能有行乃所願則學孔子然孟子之學孔子之學堯舜豈是舍了自巳的性善去做但善則人性之所同而至善則盡性之所獨故善雖不出於吾性之外而至則深藏於性善之中今一槩謂至善總在吾心而不專屬聖人是即謂有脚則必能步而責扶携之童以百里之程有肩則必能荷而强髫垂之孺以百觔之擔豈知中庸初只言誠聖而末後方言至誠至聖此聖誠兩個至字與無聲無臭至矣的至字正打對同所以謂聖智不達天德

不足以知夫聖智猶且不足知天下之誠之至況非聖智者乎曰大學至善却如何又最初即說知也曰何必大學中庸最初亦即說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但雖明白曉得人不易能而不可不先求知此則規矩方圓之至大匠不致因拙工而改廢之況今細細推詳大學之言至善也不過親親長長達之天下却又與中庸其至的至處適貫一理正如夜明珠原懸衣帶必待識寶回回乃能拈出予謂至善在己是就衣帶所懸者言之予謂至善為聖訓是就法眼拈出者言之雖所指不同而同歸此個寶珠也

諸生侍坐朗誦會語或嘆曰我師談道每當天人合一與心跡渾融處眞是令人豁然有省而躍然難已在我　昭代當特稱一宗而大事因緣關係世道民生非云小可也大衆聞之同聲欣慶羅子因舉格物之論為問或咲而言曰此事有個公案請正宋時晦菴先生意似向外乃於無極太極再四稱是象山先生意似向裏乃於無極太極再四相非近如我師歸宗性地却又以至善為聖訓格言門下獨不謂然則又留心經解之最篤者也豈非古今一異事也哉曰此處關鍵頗重故不敢苟從但爾等蓄疑不放久當沛决江河也或靜默久之曰老師以孝弟慈與緊提掇性體且於諸家講說非排特甚故居常謂老師言固尊信聖謨而已身不免相背曰此却兩下各有個意思須要分別明白蓋爾將至善看作純全天理之極謂是人人性體予則謂此體雖同然惟至聖乃能先得今且莫說純全極處衆不能知即近易粗淺如一個孝弟慈若非大學懇切提撕誰人曉得從此起手起手之差其初不過毫釐而究竟結果其終將謬千里故知爾天理純全雖似近而反不近如鄙見所憑聖訓格則雖似遠而實不遠予則只得孟子之道性善一邊鄙見則并孟子言必稱堯舜兩邊兼得也

問中庸之書原出禮記今看大哉聖人之道一章與一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又與親親之殺

禮所生也、果然皆爲禮經而發、羅子曰、何待至此
即首章中和二字、便開戶說出此禮精髓、其後所
云皆禮之膚髮而已、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先
儒觀未發氣象、不知當何如觀也、曰子不知如何
謂爲喜怒哀樂未發、又如何知得去觀其氣象也
耶、我且詰子、此時對面相講、有喜怒也無、曰無、有
哀樂也無、曰無、曰既謂俱無、便是喜怒哀樂未發
也、此個未發之中、是吾人本心常體、若人識得此
個常體、中中平平、無起無作、則物至而知、知而喜

怒哀樂出焉、自然與預先有物橫其中者、天淵不
侔矣、豈不中節而和也哉、故曰忠信之人、可以學
禮、中心常無起作、即謂忠信之人、如畫之粉地、一
樣潔潔淨淨、紅點着便紅鮮、綠點着便綠明、其節
不爽、則其文自着、節文既着、而禮道寧復有餘蘊
也哉、

問吾儕往時、只說道中庸是本書、今日方曉得中庸
是個人也、第吾終日講解說本中庸、却無一個曉
得我自己即是中庸、羅子曰、天下古今、豈止自是
中庸而不肯自認做中庸一端而已哉、即如仁者
人也、分明自己是仁、却死殺不肯自認做仁、又如
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分明自己是知、却死殺
不肯自認做知、靜靜思之、我此半世、孤負天地造
化、賦與虛靈之至寶、而甘心輕棄於塵泥、孤負父
母劬勞養成軒昂之丈夫、而甘心同朽於草木、孤
負千聖萬賢作經作傳、掀開天賜之寶藏、打醒降
生之元神、而採取不肯伸手、觀玩不肯舉目、甘心
罷頑頽惰、將以下愚終此一生、其罪愆積久、真自

追悔無及、但願我有學諸大長者、有志諸大英傑、
大家同加警覺、大家爭自濯磨、戰兢以奉若明命、
戀切以期報親恩、潛思以睿通聖蘊、則仁知中和、
昔在書冊、今皆渾全在我此身、則光岳元神、浩然
還復充塞、至寶輝煌、赫爾明照乾坤、不惟鄙人之
罪過、獨消、而且諸公之功德無量矣、

問中庸一書、其義理真是淵微無盡、然非先王善於
發揮、則茫蕩無所從入、今覺聞教以來、不止作聖
途徑極其簡要、且於世道人心、甚相關切、願不惜

底裡為諸人詳之。羅子遜謝既久，乃改容嘆曰：芳至不才，然幸生儒家，方就口食，先妣即自授孝經、小學、論、孟諸書，後同先君遇有端緒，便將自前孝友和平，反覆開導，故尋常於祖父伯叔之前，嬉遊於兄弟姊妹之間，更無人不相愛厚。但其時氣體孱弱，祖父最是憐念不離，年至十五，方讀論語，出就舉業。所遇之師，却是新城張洵水先生，名璣，為人英爽高邁，且事毋克孝，每謂人須力追古先。於是一意思以道學自任，却宗習諸儒各樣工夫，屏

私息念，忘寢忘食，奈無人指點，遂成重病。賴先君舊領陽明先生之教，覺見用功致病，乃示以傳習錄一編。不肖手而讀之，其病頓愈，而文理亦復英發。且遇楚中高士，為說破易經，指陳為玄門造化，予竊心自忻快，此是天地間大道真脉，奚啻玄教而已哉。嗣是科舉省城，縉紳大舉講會，見吉中顏山農先生，名鈞，今改名鐸。芳具述昨遘危疾，而生死能不動心；今失科舉，而得失能不動心。先生俱不見取，問之，曰：是制欲，非體仁也。芳謂克去己私，復還天

理，非制欲也，能以遽體夫仁哉？先生曰：子不觀孟氏之論四端乎？知皆擴而充之矣，如火之始燃，泉之始達，如此體仁，何等直截。故子患當下日用而不知，勿妄疑天性生生之或息也。時芳大夢忽醒，乃知古今道有真脉，學有真傳，遂師事之。比聯第歸家，苦格物莫曉，乃錯綜前聞，互相參訂，說殆千百不同，每有所見，則以請正先君，先君亦多首肯，然終是不為釋然。三年之後，一夕忽悟今說，覺心甚痛快，中宵直趨臥內，聞於先君，先君亦躍然起

舞曰：得之矣！得之矣！迄今追想一段光景，誠為生平大幸大幸也。後遂從大學至善，推演到孝弟慈為天生明德，本自一人之身，而未及國家天下，乃凝頓自己精神，沉思數月，遐想十五之年，從師與聞道學，其時目諸章縫俱是汙俗，目諸黎庶俱是冥頑，而吾儕有志之士，必須另開一個蹊徑，以去息念存心，別起一個戶牖，以去窮經造理，餅樣雖畫完全，饑飽了無干涉，徒爾苦勞心身，幾至喪亡莫救。於此不覺驚惶戰慄，自幸宿世何緣得脫法

等苦趣已又遐[illegible]童稚之初方離乳哺以就口食
嬉嬉於骨肉之間怡怡於日用之際開往開來相
憐相[illegible]無甚大好處却又也無甚大不好處至
於十歲[illegible]後先人指點行藏啓迪經傳其意趣每
每[illegible]逆每每躬親有得較之後來着力去處
難[illegible]徑庭則孟子孩提愛敬之良不慮不學
之[illegible]幼稚以至少長果是自己會經受用而
非[illegible]初焉安享天和其順適已是如此繼
焉勉強下[illegible]苦勞復是如彼精神之凝思愈久而

知[illegible]愈多由一身之孝弟慈而觀之一家
一家[illegible]未嘗有一人而不孝弟慈者由一家而
觀之一國一國之中未嘗有一人而不孝弟慈者
由一[illegible]弟慈而觀之天下天下之大亦未嘗
有一[illegible]孝弟慈者又由縉紳士夫以推之羣
黎百姓[illegible]紳士夫固是要立身行道以顯親揚名
光大門[illegible]而盡此孝弟慈矣而羣黎百姓雖職業
之高下不同而供養父母撫育子孫其求盡此孝
弟慈亦未嘗有不同者也又由孩提少長以推之

壯盛衰老孩提少長固是愛親敬長以能知能行
此孝弟慈矣便至壯盛之時未有棄却父母子孫
而不思孝弟慈豈止壯盛便至衰老臨終又誰肯
棄却父母子孫而不思以孝弟慈也哉又時乘閑
暇縱步街衢肆覽大衆車馬之交馳負荷之絡繹
其間人數何啻億兆之多品級亦將千百其異然
自東徂西自朝及暮人人有個歸着以安其生步
步有個防範以全其命窺覷其中總是父母妻子
之念固結維係所以勤謹生涯保護軀體而自有

不能已者其時中庸天命不已與君子畏敬不忘
又與大學貫通無二故予自三十登第歸山中間
侍養二親敦睦九族入朝而徧友賢良遠仕而躬
禦魑魅以至年載多深經歷久遠乃嘆孔門學庸
全從周易生生一語化將出來蓋天命不已方是
生而又生生而又生方是父母而已身已身而子
子而又孫以至曾而且玄也故父母兄弟子孫是
替天命生生不已顯現個皮膚天命生生不已是
替孝父母弟兄長慈子孫通透個骨髓直豎起來

便成上下今古橫亘將去便作家國天下孔子謂
仁者人也親親之爲大焉其將中庸大學已是一
句道盡孟子謂人性皆善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其將中庸大學亦是一句道盡然未有如我
太祖高皇帝聖諭數語之簡當明盡直接唐虞之統
而兼總孔孟之學者也往時儒先每謂天下太平
原無景象又云皇極之世不可復見豈知我
大明闢天千載一日造化之底蘊既可旁窺舉世之
心元亦從直指盡數九州四夷之地何地而非道

盡數朝野蠻貊之人何人而非道雖貧富不同而
供養父母則一雖賢愚不等而教訓子孫則一雖
貴賤不均而勸講生理則一故芳至不才敢說天
下原未嘗不太平而太平原未嘗無景象而王道
極其蕩平亦且極其正直不容作好作惡於其間
也然其皇極世界舍我
大明今日更從何求也哉故前時皆謂千載未見善
治又謂千載未見真儒計此兩段原是一個但我
大明更又奇特蓋古先多謂善治從真儒而出者[illegible]

朝則是真儒從善治而出蓋我
太祖高皇帝天縱神聖德統君師只孝弟數語把天
人精髓盡數捧在目前學問樞機頃刻轉回腳底
以我所知知民所知天下共成一個大知以我所
能能民所能天下共成一個大能知能盡出天然
聰明自可不作此豈非聖治之既善而儒道之自
真也哉竊謂論治於今日者非求太平之爲難而
保太平之爲急談學問於今日者不須外假乎分
毫自是充塞乎天地此樣風光百千萬年乃獲一

見而吾儕出世忽爾遭逢於此不思仰答　天恩
勉脩人紀敢謂其非夫也已敢謂其非夫也已
問中庸比之大學似更深奧羅子曰先賢亦云大學
爲入道之門但以鄙見臆度則義理勿論而其次
第則當先中庸而後大學時坐中習禮記者愕然
曰先生豈嘗細觀禮經篇目耶蓋二書雖宋時選
出而現存篇次則果中庸先而大學後也問者曰
大學係曾子所作中庸係子思所作何得世次亦
無序耶曰二書所作果相傳如是但竊意孟子每

謂願學孔子而七篇之言多宗學庸則此書信非孔聖親作不能而孔聖若非五十以後或亦難着筆也葢他分明自說五十而知天命今觀中庸首尾渾全是盡性至命而大學命世規模以畢大聖人能事也故中庸以至誠至聖結尾而大學以至善起頭其脉絡似彰彰明甚自揣鄙見或亦千慮一得而非敢空杜撰也試共思之

問大學自有先後之序如何必先中庸羅子曰吾人此身與天下萬世原是一個其料理自身處便是

料理天下萬世處故聖賢最初用功便須在日用常行日用常行只是性情喜怒我可以通於人人可以通於物一家可通於天下天下可通於萬世故曰人情者聖王之田也此等平正田地百千萬人所資生活却被孟子一口道破說人性皆善若不先認得日用皆是性人性皆是善蕩蕩平平了無差別則自已工夫已先無着落處又如何去通得人通得物通得家國而成大學於天下萬世也哉

問大學首重格物如中庸論孟章旨各殊難說皆格物也羅子曰豈止四書雖盡括五經同是格物一義葢學人工夫不過是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四書五經是誠正脩齊治平之善之至者聖人删述以為萬世之格大學則撮其尤簡要者而約言之所以謂之曰在格物也今觀其書通貫只是孝弟慈便人人親親長長而天下平孟子謂其道至邇其事至易子亦敢謂其格至善也曰今世學人誰不在身心家國上用功其用功亦誰

不將聖人方法講求則人人現成盡是格物矣又何必特地拈出以起一番爭論曰此是古今一大關鍵細觀古人惟是孟子一人識得其他大賢大儒總皆忽畧過了葢宇宙乾坤聚精會神纔生得一個孔子孔子自十五志學千辛萬苦好古敏求纔成得大學一書其書乃仁天下萬世之格則視其他泛論之言不同孟子有見所以把列聖羣賢一齊推開而只願學孔子也故吾人不期學聖則已學聖則必宗孔子而宗孔子則舍大學奚以哉

此格物所以爲古人一大關鍵、不辭罪我而妄肆言說也、觀者亮之

問愼獨工夫、羅子曰、愼獨一言、並作於中庸大學、夫吾人生宇宙間、自旦至暮、自少至老、樞紐默運、只此一個虛靈、雖封奏些子不上、却瞞昧些子不過、所謂己獨知之者也、獨之靈體、通徹於帝天、獨之妙用、昭察於率土、中庸爲根極道原、乃的指此知之見於隱顯於微、而天命臨鑒、無須臾之或離、故嚴恭寅畏、無毫髮之敢忽、是則愼之所自起者也、

大學欲明明德於天下、乃切示以絜矩之方、謂如保赤子、心誠求之、所欲則與聚、所惡則勿施、吾心之知不昧、斯在人之性不拂、辟則將爲天下僇矣、有國家者、敢不嚴畏乎哉、是則獨之所由施者也、然大學之云好者、即中庸之所喜而樂者也、大學之云惡者、即中庸之所怒而哀者也、要之忠恕二字、足以盡之、蓋中心守正、則喜怒哀樂、必無妄發、如心順應、則隨所好惡、天下均平矣、聖門求仁一家法、眞是約而不煩、簡而無外、愼獨一言、眞是天德之宗、王道之要也、凡有乎人者、豈無是心之良哉、其所以喪失而乖戾者、則以物交之爲引、而喜怒之無節、則天理滅而遠禽獸也不遠矣、嗚呼、平旦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知之在於獨者、何其親切而著明哉、愼茲以往、而須臾弗離、則中庸之明命、大學之明德、自可上通乎帝天、而下光乎率土矣、

問學庸二書、會講中論亦縷縷、然其貫通合一之義、請更詳之、庶便人人從事也、羅子曰、此二書、却是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二句、足以盡其梗槩、蓋先王立教、本是欲人之皆爲聖人、但不明性善、則無根源、不法先聖、則無規矩、然古先聖人、所以足爲作聖之規矩者、正以其只盡自己之性、只明己性之善、而更無纖毫之或取諸外也、今且不論其他、且說孔子及門之士、動以千百、孟子及門之士、亦動以千百、豈不個個志凌物表、而個個見出人羣、但叫他盡己之性、則肯、叫他信己性之善以證之、則不肯矣、叫他學爲堯舜則從、叫他只把孩提

之孝弟去學堯舜則不從矣及門之士且然則其他私淑敎言以至後來想望丰采者又將何如聖人于此也無可柰何欲以盡言而信從者寡欲遂不言而學脉未廢於是筆此二書其書雖各自爲篇而貫通只是一意中庸雖若專言性善而聖人所以盡性之底蘊具在也大學雖若專言法聖而性善所以成聖之脉絡具存也今且論天下中從何來乃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也庸何從名乃中等平常之人也今此中等之人名以庸常之輩者又

豈不謂各隨己性而易簡率直也哉此簡易率直以爲知其知不須人思慮却是陽明發越而天命之照耀也此簡易率直以爲能其能不須人學習却是陽和充盈而天命之活潑也故性不徒性而曰天命之謂性[illegible]不慮之知既爲天知則擧千萬人而可以同知[illegible]不學之能既爲天能則擧千萬人而可以同能故[illegible]不徒道而曰脩道之謂敎矣夫此道根諸命顯諸性普諸敎則天與吾人更無一息之可離而吾人與天又可一息之不畏

也哉但可惜百姓却日用而不知故其庸常知能原雖赤子皆良後來無所收束則日逐散誕加以見物而遷可好而喜樂輒至過甚可惡而哀怒輒至過甚貪嗔橫肆將由惡終矣惟是君子顧諟天之明命性靜時惺惺然戒愼性動時惺惺然恐懼於潜隱而常若昊天之現前於微暗而常若上帝之臨照愼獨既無須臾之或間則道體自能恒久而不遷率其簡易之知以爲知而日夕安常處順率其簡易之能以爲能而隨處有親有功既無喜

怒亦無哀樂則性善之中任其優游造化之中亦從其中出入矣此則天然自有之定體而聖賢不二之定守也然豈惟未發而然哉就是喜怒哀樂或因物來而發其完養保合亦自有節而和夫中和合德於君子之身則命自已立而敎不自已行也哉蓋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原可合千萬人而歸之一人和也者天下之達道原亦可以一人而公之千萬人也故君子致其中於天下而必使人人之皆中致其和於天下而必使人人之皆和要之

惟日用和順其天常則物感斯安全於心極天地之大自中庸而定位乎中萬物之繁自中庸而並育於外蓋不已之命爲繼善之所從出而無妄之與均成性之所同然自非君子敎道之脩明又何以見中庸之純一也哉夫此道名之曰中庸見天下萬世惟此是個恒性惟此是個常德而定不做聖人的盤子更不容你高着分毫亦不容你低着分毫而爲王道之平平王道之蕩蕩王道之正直也初則推本其出於帝天之命所以表其爲純粹

之極故首嘆之曰中庸其至矣乎中間將古今許多聖賢聖賢許多大德業或從天而體之於巳或從巳而贊之於天雖備稱其爲聖神功化之極而實表顯其爲不慮不學之良終則復嘆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至矣乎惟是此個中庸首尾皆嘆其爲善之至所以大學便將此至善欲人止之以爲明德新民之規矩格[illegible]此今細心看來大學一篇相似只是敷演中庸未盡的意義如中庸說庸德庸言而大學則直指孝弟與慈爲天生明德

也中庸說脩道以成敎而大學則直指與仁與讓爲與民相親也中庸說身心處或畧國家說家國處或畧身心等項大學則直指本末只是一物終始只是一事而中間更無縫隙也中庸說脩齊平治聖人甚様神化大學則直指只是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人自法之卽是神化而俱在面前一日可了也要之均言人性之善亦均言人須學聖人以盡所性之善中庸多推原古今聖人由庸常以造極至而其言渾融含蓄大學多鋪張古今聖人

成德以爲行事而其言次第詳明故雖均盡性而工夫不同雖均法聖而規格却異今且將大學首章講正夫天命流行於穆不巳畢竟得日用光昭開朗方顯化工在人之日用則良知也知爲巳子則自以孝相親知爲巳毋則自以慈相親知爲巳兄則自以敬相親天德之明知之無盡則人心之親亦相通無盡古今聖人之學所以爲學之大聖人大學之善所以爲善之至吾人欲學其學之大而可不求止其善之至乎於其善之至而知止之

斯其學之大自爾得之定靜安慮四字是形容知
止之止字本來純一亦是顯現至善之至字極其
果確也蓋天下本末只共一物未有枝葉而不原
於根抵根抵而不貫乎枝葉者也天下始終只共
一事未有欲如此結束而不由如此肇端者也於
此用功而先後分曉則明德以親民其道可以善
而善亦可以至矣試觀古之聖人欲明明德於天
下夫欲明明德於天下是本末一物而始終一事
也他却於所先而先之治國齊家而及於致知在

格物也於所後而後之格物知至而及於天下平
也悉心體認作大學者其旨趣要此學學得大而
又要大學之道道得善善得至明明德於天下而
先之國家國家而先之身心原始要終由天下之
本及天下之末而了天下之大物也了天下此個
大物不思古今格則以格其物則本何以舉末求
何以歸本學且未也而況於善善且未也而況於
至耶故緊接以物既得其格而善斯知其至矣此
個格物二千年來訓釋多多少少芳不量力主張

茲說極知誕妄但聯絡大勢頗為貫串查對石刻
古文亦覺不相背戾況下文天子以至庶人一是
脩身為本又自註釋本亂則末難治蓋本亂則厚
不自厚而所薄又安能以歸厚此謂知本此謂知
之至如何本末之格而非善之至也哉若本之身
心以通乎家國天下盡天下國家而管之身心其
說在大學再無詳於誠意一章却總是稱述六經
賢聖之格言以立本定舉末之主意即便是知止
而有定心正則是能靜身脩則是能安齊治平則

是能慮而得也至明言盛德至善而民不能忘復
詳所以沒世不忘却是親親賢賢樂樂利利至後
頭將親親賢賢演出許多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
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將樂樂利利演出
許多用人理財要之上下四旁各得分願貫天下
國家本末相共為一物始終相共為一事學問規
模果然是大所引章句一一俱出六經所指德業
一一俱是帝王賢聖序以循之而條理[illegible]不紊會
以通之[illegible]體統之可一學問格則又[illegible]之合於

人心之公、極夫天然之善而至也、夫孝是孩提而知愛、弟是孩提而知敬、慈是未教而養子、若非中庸推原出于天命之性、標顯率於乎性之道、何以使人人信從、而知爲古今之學之大也哉、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直至知天地之化育、若非大學指陳爲千聖之成法、萬世之的訓、何以使人人奮勵、而必精造身心、大學之善之至也哉、嗚呼、吾夫子在世七十餘年、其心只以仁天下萬世爲心、其事只以仁天下萬世爲事、故曰我學不厭

而教不倦、今看二書、其眞切懇到、令人人可想見興起而不容已、芳是敢於今日、直述荒謬、而漫爲之辭、其亦思效涓滴於滄海、而益纖埃於嵩華也、知我罪我、幸共鑒諸、

萬曆甲戌季冬、羅子會五華書院、三生講書、初仕而優則學、次顏淵季路侍、又次富與貴、畢、衆求爲之啓迪、進諸生而前曰、汝曹今日、且須究竟聖賢[illegible]生所學者何、所仕者何、大學云格致誠正脩身是謂學、齊治均平是謂仕、要之中間貫串一句、只說

明明德於天下、至其實實作用、則只是個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以事長、慈者所以使衆、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細細說似有兩件、貫通實爲一事、故孔子言志、獨以老安少懷朋友信爲個話頭、看他所志如此、則學便是學這個、仕便是仕這個、此外更無所學、更無所仕、亦更無所謂志也、夫子此志、從十五歲便曉得要絜此孝弟慈的矩、至六七十歲、與顏淵季路言志之時、便自許得隨心隨意、隨處隨人、皆隨所願

而不踰此矩也、此矩隨心而絜、則上便上得其所、下便下得其所、左右便左右得其所、上下左右、皆得其所、乃謂之仁、聖人之志、常不違此仁、蓋自終食之間起、以至終日終年、而直至於七十終身、其心心念念、以天下爲一家、而不計自己之家、以中國爲一身、而不顧自己之身、如此而貧、亦如此而富、而無心於去貧處富也、如此而賤、亦如此而貴、而無心於去賤處貴也、漢高祖只是一代英主、且云爲天下者不顧家、況聖人仁天下之志歟、思

老老以及人之老長長以及人之長幼幼以及人之幼其決烈勇猛如火之必熱如水之必寒如江河之必於沛然赴海則其一身之貧賤富貴又安足係累毫髪也哉故時常自道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在其中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爲天下之志直是如此其切爲身家之意直是如彼其輕所以可仕則仕而可止則止可久則久而可速則速彼少有繫累又安能超絶千古獨異羣聖而昭顯時中之心矩於萬世無疆也哉諸公咸相與稱善命諸生歌南山五章以頌祝大平云

武定諸生講天命之謂性一章舜其大知也與二章天下國家可均也一章既畢乃進而謂之曰聖賢置此經書不是徒資吾輩詞章而國家立學養士亦非徒以詞章望於吾輩須是悉心體認俾窮則足善其身達則可善天下也有問如何體認曰此書須要先認中庸二字蓋中庸二字即是平常二字也故其首章語道即曰率性率者自然而然不別加意思是也又曰不可須臾離須臾者自朝至暮無時而非率此性也又曰喜怒哀樂喜怒哀樂者本隨感而見無事而非率此性也故此個道理充滿於日用發舒於性情聖人與愚人一般今人與古人一般故善求道者不求諸古只求諸今不求諸聖只求諸愚蓋識得今時愚人所知能的便識得古時聖人所知能的了夫子以世之學者不曉得如此求道往往慕於高遠而失之故將大舜來做箇則樣說道天下皆稱大舜帝是大知而不知舜之所好問而察者無非淺近之言而其所循

執而用者又只是下民之中蓋言有淺近而理無淺近淺近之言即理也民有卑下而中無卑下卑下之民亦中也試看今時閭閻之間愚蠢之婦無時不抱着孩子嬉笑夫嬉笑之言語最淺近閭閻之村婦最爲卑下殊不知赤子之保孩提之愛到反是仁義之實而修齊治平之本也且細細論之則不惟舜之用中於民而已鳶魚飛躍而上下察焉又用中於鳶魚也庭前意思自家一般又用中於草木也吾輩有志在家要做好人只是循着良

知良能以孝親敬長而須臾不離便做得好人在
外要做好官只是循着良知良能以率人孝親敬
長而須臾不離便做得好官若人人如此便中庸
可能矣奈何管商之徒惟以法制把持天下且個
個爭効法之是做好官的不以中庸做好官矣長
沮桀溺以高潔而辭爵祿荆軻聶政以意氣而蹈
白刃且個個爭効法之是做好人的不以中庸做
好人矣此夫子所以重嘆中庸之不可能乃是就
以前數等之人說他不能非謂中庸之果難能也

夫以前數等之人原生學問不明之時委無足怪
若今我 明聖諭首先以孝弟慈和爲治而先儒
陽明諸老又發揮以良知良能爲教則諸生稟前
人已是萬幸正好趁此發憤做個眞正好人做個
眞正好官以光顯此地新闢之學宮而 副君長
師友作興之美意也豈非一大快事耶勉之勉之
彌勒諸生講爲政以德一章道之以政一章既畢羅
子進講者問之曰汝講爲政以德的德字道之以
德的德字說許多以內聖爲外王以精神心術爲

[illegible][illegible]作導已是詳備可聽但不曉得個着落則其
會處便不切實既欠切實則講貫處便不精神我
且問你爲政以德政字可就是道之以政的政字
否曰卽是云此個政字三無爲而民自歸的民字
可就是民免而無恥的民字否曰卽是此個民了
曰政爲民而立則政之所云必民[illegible]政既是
民間之事則爲政以德之德道之以德之德便須
曉得聖人說的亦就是民間日用常行之德也民
間一家只有一樣父母兄弟妻子民間一日只

有三場事奉父母處兄弟養妻子家家日日能盡
力幹此三場事以去安頓此三樣人得個停當如
做子的便與父母一般的心做弟的便與哥哥一
般的心做妻的便與丈夫一般的心恭敬和美此
便是民三件好德行然此三[illegible]行却是民生出
世帶來的孟子謂孩提便[illegible]愛親稍長便曉得
敬兄未學養子而嫁便曉得[illegible]誠求中眞是良知
良能而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也但這民衆無上人
與他說明此是人家第一好事大家該做卽說與

他聽叫他去做、又無人做樣子與他看、便說也不信、所以人家父子兄弟夫妻之間、不免相忤相爭、本來美德、却反成惡俗矣、故聖賢爲政、不徒只開示條欵、嚴立法令、教他去孝弟慈、而自已先去孝弟慈、如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長吾長以及人之長、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久之則爲父子兄弟足法、而人自法之、便是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果然有耻且格、若北極一旋、而衆星自環拱之、更不待上之人去刑罰他、

追究他、自然大順而大化也、若泛然只講個德字、而不本之孝弟慈、則恐於民身不切、而所以感之所以從之、亦是漫言而無當矣、若論以德爲政、却又有個機括、俗語云、物常聚於所好、又曰民心至神而不欺、今只爲民上者、實見得此孝弟慈三事、是古今第一件大道、第一件善緣、第一件大功德、在吾身、可以報答天地父母生育之恩、在天下可以救活萬民萬物萬世之命、現現成成、而不勞分毫做作、順順快快、而不費些子勉强、心心念念

親母親不喜歡抱養孩兒誰的哥哥姐姐不喜歡看護小弟小妹人這個生性這樣良善官人與鄉人一般漢人與夷人一般南人與北人一般大明朝人與唐虞朝人也是一般但堯舜生來見得這個是我的天性亦是人的同性既以之自盡亦以之盡人但人有一句善言入耳便懽然覺如已的善言人有一件善行入目便懽然覺如已的善行不用去取而無善不取不用去樂而無取不樂所以能底豫克諧而致天下之善士皆歸一年成

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無人無我而渾然天下皆定皆化會歸於大同也仲尼祖述堯舜却指出個仁來立教其自註解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當時弟子除顏曾外更無一個肯信后來却得一個孟子走將出來便一口道盡說仁之實事親是也故今細看兩人精神但有問答言詞每每貼在各人身上纔說各人自已便關連着天下人身上總是他見透了那堯舜善與人同的根源下落所以纔敎顏子克已復禮便曰一日天下歸仁纔教仲弓

所惡勿施便曰在邦在家無怨教子路以爲政先即是躬行孝弟於上教冉有以富而教之者即是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也即如君子三樂一章亦是要以首章爲主葢父母俱存是樂於盡孝兄弟無故是樂於盡弟能以孝弟爲樂方仰無愧於好生之德所謂在家邦爲孝子在天地爲仁人也方俯不怍於人而孩提無不愛親無不敬長不失赤子之心名爲大人也方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長吾長以及

人之長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家邦自此而無怨天下自此而歸仁家邦天下咸歸夫仁則可盡得一世明睿之賢才覩德觀風踴躍興起以與人爲善而歸於大同也不曰人皆可以爲堯舜而何哉於是合堂貴賤凡千百之衆皆同聲咸嘆謂果然我等人人皆可做得羅子復申而告曰此時諸人各各信得極是古今希有之事當時孟子一生之言未曾得一個相信有個樂正子雖是見得此個東一西可欲可愛然問他是自已性生的便不免有疑

夫有諸己之謂信蓋能信得有諸己也蓋此信字對疑字看是樂子半疑半信所以說他在善信之間此處既信不透則膈礙阻滯决不能得黄中通理黄中所通者即一陽真氣從地中復所謂克己而復者也中通而理者即陽光而明所謂復以自知而文理密察以視聽言動而有禮者也故從此而美在其中從此而暢於四肢發於事業便是以可欲而先諸己施諸人通諸天下及諸後世方可以望乎大而化化而神也樂正子以後則孔孟此

路真脉斷絶不談及宋時乃得諸儒興起中間也不免疑信相半至有以氣質來補德性說是有功於孟子看來還於性善處有未脗合至我　太祖高皇帝挺生聖神始把孝順父母六言以木鐸一世聾聵遂至真儒輩出如白沙陽明諸公奮然直指人心固有良知以為作聖規矩英雄豪傑海內一時興振者不啻十百千萬誠為曠古盛事今日諸君欲見如何為顏冉家邦天下之人只此堂便是如何為皋衛先勞教養之政只此堂便是如何為君子三樂只此堂便是如何為唐虞堯舜與人為善翕然大同亦只此堂便是蓋此個性善平平地舖在滿堂高也高不得低也低不得也不許你有餘也不許你不足也更不要說先時也更不要說後日只各各在於當人人人在於當處所以謂之曰平常又謂之曰中庸以此中平之理常在於身便曰平心易氣以仁此中平之理施之於人便曰平易近民以此平政率民而民從之便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太平也衆忻忻曰我等各各

須歡天喜地以共享我　太祖高皇帝　當今皇上太平之福於無彊無盡也已

命兩諸生講天命之性一章顏淵問仁一章君子之道辟如行遠一章畢羅子進講者問之曰經書詳疏因求理趣明白故不容不為詳悉分別中須識得渾融處方於汝身有個受用即如中庸首章說有性有道有教至行遠登高却只說個君子之道是豈無天命與仁在中至克己復禮却只說個仁一是又豈無性道與教在中故善讀書者既知詳悉

於[illegible]上更兼統會於自身否則如說食者雖詳明其種藝根苗而滋味不曾入口說衣者雖悉曉其織紝絲縷而和煖未曾着膚縱讀書萬卷於子竟何益耶其生良久對曰今只能存此心即可兼通諸書矣羅子詰之曰如何是汝之心又如何存汝之心生曰只常時求盡孝弟便是存心復詰之曰孝弟二字極說得是但今時汝之父母兄弟俱未在此如何去盡孝盡弟或又只仍前說書相似矣生良久進曰此時對太公祖可是存心否羅子曰

心活潑潑地東西在家便孝弟在此便對答順而循之便謂之存矣其生忽然踴躍不勝曰吾心頓覺開明羅子指而言曰此時汝心他人不及見處即是隱即是微而獨覺光明處即是莫見乎隱即是莫顯乎微此個莫見莫顯之體雖率汝自家心性然却是天之明命而上帝監臨之也蓋天與人原渾然同體其命之流行即已性生生處已性生生即天命流行處但一顧諟則見得須臾難離惕然[illegible]覺恐然[illegible]動而光輝愈[illegible]發越即是火之始燃而一陽之氣從中復也地中即謂之黃中黃中而通者乾陽之光明知之所始也乾知大始處便名曰復復也者即予心頓覺開明所謂復以自知者也予心既自知開明又日見光輝愈加發越則目便分外清朗耳便分外虛通應對便分外條暢手足便分外輕快即名中通而理所謂天視自已視天聽自已聽已身代天工已口代天言也頃刻之間暢[illegible]四肢則視聽言動無非是禮喜怒哀樂無不中節天地萬物果然一日而皆歸吾仁以位之

育之而其脩道立教之機亦只反觀一已身中更不娭他求而有餘裕也蓋先儒有解克已復禮作能身復禮非禮勿視聽言動作只此禮以視聽言動更覺順快然又有[illegible]焉子之反觀身中雖已見得開明見得發越但[illegible]子或謂我是讀了許多經書做了許久秀才歷了許大事體方纔有此知覺是則只從道之高遠處看却不道君子之高遠原自藏在卑近處也何謂高遠汝今日光輝發越是心知之充廣者也何謂卑近汝原日赤子出世是

心知之萌動者也然汝初出世做赤子時孩之則笑提之則動見父母便愛見哥哥便敬其心知了了視聽雖微也未嘗不條理喜怒雖嫋也未嘗不節奏是則至卑至近之中而至高至遠的道理何嘗不悉寓於其內耶今時解說把父母其順做高遠據孟子說人之良知與大學說未有學養子而後嫁則宜兄弟和妻子順父母正是鄉村愚夫愚婦之所共知共能者恐只可作卑近而高遠自在方更有味也由此三章統會看來則孔門宗旨渾

然只是一個仁字此仁字遡其根源則是乾體純陽生化萬彙無一毫之間無一息之停無一些子之昏昧貫徹民物而名之曰天命之性也本其發端則人人不慮而自知孝不學而自能弟不教而養子自心求而中默順帝則莫識莫知名之曰率性之道也究其中間作用則聖賢以人弘道敬而脩之初須直信本心從中通悟而陽光內透天命其在我矣繼須顧諟天明慎畏將奉赤子眞心于時保之矣由是邇而可遠卑而可高禮與天地而同其中樂與天地而同其和萬民賴之以立極萬物藉之以完生而吾自己一腔之中亦將同體乎萬方萬世而希乎踐形惟肖之歸矣諸君其共勉之

過海諸生講人之所不慮而知者一章君子有三樂一章時邑中居民無老幼咸聚觀聽羅子謂之曰讀聖賢之書先要見得聖賢之心事其書說着方有精神衆人聽着亦有滋味聖賢之心何心哉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朱子註得極好曰學大

學也志大學者欲人明明德於天下也明德只是個良知良知只是個愛親敬長愛親敬長而達之天下只是與仁與義而脩齊治平之事畢矣故此一章全重在無不知愛無不知敬此無不知三字一頭管着自己意知心身一頭管着國家天下只因人生出世來此條命脈原是兩頭都管着所以大學纔說物之本便連及其末纔說事之始便要及其終堯舜纔克明峻德便親睦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武周纔追王上祀便達之諸侯達之大

夫而及士庶人也達之天下達字要同中庸達孝的達字解達孝達字要同下文達之諸侯的達字解如云親親以盡仁敬長以盡義更無他術只如古先帝王達之天下而已矣若依舊講作申明上文看則前已言無不愛無不敬矣其詞亦不贅耶試看此時對着滿前師生以及父老子弟將數百人那個不曉得要愛親那個不曉得要敬兄那個愛親敬兄不是從出世來即知即能而與我一般耶只因爲此一條真正命脉生來一般所以他衆

人也無不忻忻然聽着我講所以我也無不忻忻然要講與他衆人聽此等忻忻而講忻忻而聽又忻忻而傳揚鼓舞便可致一家仁而一國興仁一家義而一國興義人人愛親人人敬長而達之天下故必須到天下盡達了孝弟之時方纔慊快孔子志學的初心孟子願學的定見却渾然是造化一團生生之機而天即爲我我即爲天亦嬉然是赤子一般愛敬之良而人亦同已已亦同人如此則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固是大幸間未然亦終身

思慕而成大孝又如孔子只因一本孝經得一個曾子英才曾子子思傳至孟子却把大學中庸孝弟慈的家風手段演說成七篇仁義之言煥發燁燿與日月爭光彩與宇宙爭久大莫說秦漢唐宋之英君誼辟莫之或先雖唐虞三代而下我且謂其賢之遠矣故王天下與達之天下兩個天下字要黏連同看方知三樂不與存者不是虛空較論乃是作用實事蓋王天下未必能兼君子三樂而君子三樂果足以該帝王之王天下也嗚呼內而

聖外而王盛德大業至矣哉而不出孩提之愛親敬長爲諸生只消以大人不失赤子之心一句便可作今日所講一章之總破題矣大衆愈加忻忻而謝許亦愈加忻忻而録之以傳云

大理諸生講顏淵問仁一章司馬牛問仁一章樊遲問仁一章子路問政一章子貢問師與商也孰愈一章既畢羅子顧諸生語曰適講說許多書但是敷陳世間道理今大衆聚於一[illegible]相問却是面前實事諸生[illegible]

理與今身子上的行事打個對同果渾然相合耶
抑尚不免有所間隔也諸生默無以應羅子作而
嘆曰適纔許多書却與汝[illegible]身上一些對同不來
則推之平時窻下之讀誦與[illegible]場中之文詞皆
只是一段虛見一塲閑話只一套空理矣與汝竟
何益耶故今講孔子的書便須體察孔子當時提
醒門下諸賢的一段精神蓋當時諸賢亦有如汝
輩欲理會道理來問者孔子則句句字字只打歸
各人身上去求個實落受用如答顏淵仲弓以至

於子路子貢莫不同是此段精神就是後來記者
將此議論作成經書漢宋諸儒將此經書演成註
疏我　國家制令又將經書註疏立成科試與有
司歲時進講亦皆是接續孔子當時一段精神使
天下萬世人人得個實落受用也時一堂上下將
千百餘衆咸肅然靜聽更無一息躁動羅子亦瞑
坐少頃謂衆曰試觀此際意思何如衆忻然曰此
時一堂意思却與孔門當時問答精神大約相似
矣羅子曰豈惟精神可與對同[illegible]初講諸書亦可
以一一對同也蓋此一堂下而與從次而鄉約父
老次而吏典次而生儒又上而郡縣僚屬其人品
等級誠難一槩若論此時靜肅敬對一段意氣光
景則賤固不殊乎貴上亦無異乎下地方遠近不
能爲之分形骸長短不能爲之限譬之蒼洱海水
其來或有從瀑而下者亦有從穴而湧者今則澄
滙一泓鏡平百里更無高下可以分別既無高下
可以分別則又孰可以爲大過孰可以爲不及也
哉既渾然一樣而無過不及則子與府縣以是意

而先之勞之諸士諸民亦以是意而順之從之相
通相愛在上者眞是鼓舞而弗倦在下者亦皆乎
直而無枉欲求一不仁之事不仁之人於此一堂
之前後左右也寧不遠去而莫可復得也耶吾人
能以此段平明之體而養之於中便可以語司馬
牛之心存不放能以此段平明之心而推之於衆
便可以語仲弓之所惡勿施又擴而充之便可以
語顏子之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矣故孔門宗旨
只是教人求仁而吾人工夫只是先須識仁此時

此會合堂上下百千其心而共一忻忻愛好之情百千其目而共一明明覿面之視百千其耳而共一靈靈傾向之聽百千其口而共一肅肅無譁之止百千其手足而共一濟濟不動之立站故聖人指點仁體每日仁者人也又曰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正說此堂我是個人大衆亦是個人我是這般意思大衆亦是這般意思若識得此段意思便識當時所謂天下歸仁者是說天下之人都渾在天地造化一團虛明活潑之中也此一團虛

明活潑之仁、從孩提少長便良知良能所謂人之生也直而無或枉也即愚夫愚婦皆與知與能所謂中於民也孔門惟顏淵仲弓此段意思能自承當所以於己便復得禮於人便行得恕故一可爲邦一可南面直是此個體段承當得來便自無我無人無遠無近而渾融合一若子張子路諸賢不肯輸心向這裏承當却謂聖賢之學必有個異乎人處所以或見我不如人或見人不如我或見古不如今今不如古或見凡不如聖聖不如凡較短

論長是內非外或失則大過或失則不及或失則躁動或失則倦怠至如司馬牛樊遲則聖人雖把目前事指點與他他却必要生疑蓄他定說聖人爲學又有別一種道理而不應如此易易也于時滿堂稱快戀戀不忍別去因命之歌則歌南山五章命再歌則歌勝日尋芳一首羅子顧諸生笑曰汝我之依依戀戀庶幾乎東風面目而愷悌樂只矣乎滿堂上下亦庶幾千紅萬紫而邦家之基之光矣乎況天地生機兄長無盡自茲方而遍之天

下自此日而引之終古其萬年而無疆無期也亦在汝我之勉力何如耳羅子敬起以稱謝于郡邑僚屬暨諸師生師生暨郡邑僚屬亦再四於羅子致感時方朝霧凈展杲日空懸光耀臨階昭融特甚羅子復揖諸君而申諭之曰太陽有赫吾明德也古之人光被四表即克明其明德而天下歸仁也慎之哉此際人己相通心目炯炯是則海底紅輪而復以自知處也顏何人哉希之則是

永昌諸生講天命之性一章舜其大知一章知之者

不如好之者一章。本守陳君進請先生求教。羅子謂
講者曰：汝曹看著謂知之與好，好之與樂，由精密積
累工夫，乃能然然，殊不知這所講三章書內，知與
好與樂都藏其中，而汝曹未知覺耳。故依着汝曹
今日講套，則若知先於好，好先於樂，若依問三
章書看來，則是樂先於好，好先於知也。蓋世之
所謂樂者，不過是自然而然，怡然快活，便叫做樂
也。今細看天命之性，即是天生自然率性而行，即
是從容快活也。大學謂不待學養子而後嫁，孟子

謂孩提無不能愛其親。汝試想像人家母親抱着
孩兒，孩兒靠着母親，一段嬉嬉融融的意思，天下
古今更有何樂可以加此也哉。此便叫做民之秉
彝。孔子論詩，謂民有秉彝，故好是懿德，則好實由
樂而有也。又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則知又由好
而有也。故舜稱大知，便是能知，而其知原於好問
好察，然所好者却是邇言，所用者却是庶民之中，
淺近庶民，却正是率性自然，而不慮不學者也。又
看中庸他章，論聖人却有不知不能，而愚夫愚婦

到可與知可與能，分明說聖賢有不如愚夫婦處。
其次又嘆鳶飛魚躍，為上下昭察，分明又說人不
如鳶魚處。蓋人到愚夫婦之居室，物到鳶魚之飛
躍，果然渾是一團樂體，渾是一昧天機，一切知識
也來不着，一切作為也用不去，至於汝曹適纔許
多講套說話，雖似曉得一般，然究竟率性中和，則
實相去天淵之不如矣。故古人善形容樂體者，若
陶淵明却云木欣欣以向榮，周元公却云庭草一
般生意。夫草木無知，豈果能意思忻忻也哉，惟是

土公會得此個樂機，則便觸處自然相通。汝曹在
此，若肯徹底融會，草木無知，且自忻忻，而我獨可
悶悶耶？魚鳥至微，且自昭察，而我獨可昧塞耶？夫
婦之愚，且可與知與能，況衣冠堂堂，萬萬非衆人
比耶？孩提之時，且已良知良能，況既壯且老，萬萬
非幼稚比耶？於此頓覺心胸開豁，耳目靈通，四肢
百骸俱輕快爽朗，此便是一陽之氣，和暢光明，若
從平地裏頭湧出一般，豈不與今日冬至同其亨
泰也哉。況以此意而觀之，一堂則一堂上下無賢

愚老少長、皆自率其性、而自樂其常、一堂渾是春也。以此意而觀之一家、則一家內外、無老幼親疏、皆各自率其性、而自樂其常、一家渾是春也。又遠而觀之一郡、觀之一省、又遠而觀之天下萬世、無不渾然同樂同春、於無盡焉。却即爲天下造太平、爲萬世開太平、而無負父母生育一番、朝廷作養一場。道其在邇而非遠、事其在易而非難、昔人謂太平無象、却不思人人親其親、長其長、便是天下太平、萬世太平也。衆舉手加額曰、今日爲 聖天子稱賀、太平自此、其億萬世無疆也夫。

沮海諸生講王者之民一章、人之所不慮而知者一章、君子有三樂一章、既畢、進講者而問之曰、適講王伯、伯不必言矣。且汝以何爲王道耶。對曰、殺之不怨三句、便是。曰此是說王者氣象、如兩前日之光、而非日之體、樹之影、而非樹之形也。又對曰、所過者化、亦是。曰此贊王者道大、如說日光這等明、樹影這等長、去日體樹形更愈遠矣。一生前曰、孟子曾說以德行仁者王、此却是直說王道矣。羅子曰、是則是矣、然又不知汝却以何爲德、以何爲仁也。對曰、若要直指、不只是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也乎。羅子曰、汝既知此、則何必遠取。即次講二章書盡之矣。蓋以德行仁、仁字是王者必世而後仁的位字、即是一家仁、一國興仁、堯舜帥天下以仁的仁字也。故上老老、上長長、上恤孤、即是王者之德、而民興孝、民興弟、民不倍、即是王者以德而行仁也。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要之王道之大、亦不外乎孩提之良知良能而已。汝今

諸生說王道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也、須思量其道如此渾化、如此神妙、畢竟有個來歷、如樹木然、必下地原是這樣果子、方纔末稍結成這樣果子、未有始初以荊棘種之、却忽然會長出個桃李來也。故天下之至妙至巧者、莫過於聖人之不思不勉、而至妙至巧者、亦莫過於孩提之不慮不學、二者大小雖殊、其神化則不差毫末也。況王者所過所存、直與上下同流、而孩提之所知所能、亦云達之天下、固未有不達之天下、而可謂與上下同流、亦

未有旣達之天下而不足與上下同流者也、以此
二章合看、恰好渾是一章、但過化存神、是樹木末
稍的果子、良知良能、是樹木根底的果子、根稍分
得兩頭、果子通貫一脉、汝輩於今、却須猛省思量、
人人皆做過孩提赤子來、人人皆知得愛敬親長
來、何故堯舜孔孟、却能以這果子花實、溥海宇而
同流合化、至後世諸人、却把這個果子枯芽敗種、
而生意斬然、此中間却自有個緣故、蓋由古先賢
賢、生來便會識得輕重、孔子吾十有五而志於學

其時志學、便卽知歸重孝弟慈也、志重於孝弟慈、
則便一切外物、皆不能與他作對、生機貫徹、勃然
充盛、絜矩從心、更不由他得矣、孟子窺見這個意
思、又重重爲他發嘆、說君子有三樂、雖王天下不
與存也、夫一切外物之高大、至於王天下處、便盡
了、此王天下不與、則其他更何可言、是孟子極贊
夫子志學之誠之極處、其實三樂最先一着、只是
樂孝樂弟、樂孝樂弟、到渾化處、便天壤之間、更無
可代、以此反之於身、便自然得而無作、而爲學六

厭矣、以此通之於人、便自然盡得英才而爲教不
倦矣、到得不厭不倦去處、則目前良知良能渾然
成個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一段滋味、其過不容以
不化、其存不容以不神、其天地不容以不合德矣、
故今日吾輩旣生聖明之時、又幸得聞聖學之要、
只在能辨別得個輕重、能決定得個趨向、果然如
吾夫子當時志學一付肝腸、則樹根之着地者、愈
養而愈深、枝幹之參天者、將無疆而無盡、知能神
化之果、不惟際上下、而同圓、且將極古今而共久

矣、願諸君其勉之勉之、
羅子曰、大學一書、總括是明吾明德、其眼法只在知
止、知止則意之定、心之靜、身之安、國家天下之慮、
不患其能得之難也、[illegible]不能、而求定靜安慮、固
不可得、以定靜安慮與[illegible]止並論、亦於明德宗旨、
相去遠甚、學何自而能大也耶、今日用力須打將
一切精神、於知止處透悟、卽所透次第便分作定
靜安慮、至了結處、卽謂之能得、而明明德於天下
一矣、知格工夫、涯涘[illegible]、如[illegible]涉尚眩、幸汲汲[illegible]

心也

經子曰、孟子形色天性章、重在一形字。孔子曰、仁者人也。又曰道不遠人。孟子曰、萬物皆備于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曰人、曰我、曰身、皆指形而言也。孟子因當時學者、皆知天性爲道理之最妙極神者。不知天性實落之處、皆知聖人爲人品之最高極大者。不知聖人結果之地。故將吾人耳目手足之形、重說一番。如云此個耳目手足、其生色變化處、即渾然是天下所謂最妙極神的天性。故我此個

耳目手足之形、一切世間賢人君子、都算負空過了。他惟有聖人之最高極大者、乃於此形之妙、方爲率履不越也。如此便見得萬物皆備於我。我能誠於反身、即其樂莫大焉者矣。仁德渾是個人。爲道而遠人、即道不可以爲道矣。曰如何便不可以爲道。羅子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也。學者言天、便見得甚大。若言人、便見得甚小。殊不知天人只是一個。如不一個、便不是道也。曰必是聖人方能口代天言、身代天工、如何都說得一個。羅子曰、

經上明說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如何不皆是一個。聖人但能知得天視即民視、天聽即民聽、而率循不失、便可以口代天言、身代天工。非別有伎倆也。故不肖嘗作一俚語、對朋友說、某於講道學、則有未能。若說聖人、則若做過許久時也。朋友皆以某爲妄言。某引証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大人與天地合德、某固不敢當。至如赤子、我却不是做了許久來耶。邵康節詩云、耳目聰明男子身、洪鈞付與不爲貧。今日在會諸友、誰

不耳目聰明、誰不洪鈞付與。又誰不可承受付與一個大聖人哉。衆皆忻然。

一貫編總論尾

近溪羅先生一貫編

門人熊　儐穉夫編次
後學錢啓忠沃心重訂

論語上

仁心流生德妙應自時時悅樂以循習人已一貫之事親從兄間孝友胥怡怡不厭亦不倦海宇陽春熙

問學而時習一章羅子曰吾夫子生平敏求學古獨是易經得力首贊之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

坤元萬物資生及透悟將來却統而言曰生生之謂易又曰元者善之長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至是天人物我渾成一個其根心積慮固惻隱滿腔而啓口容聲亦了無間別於是其為學也其為教也皆是以仁為宗吾夫子此個宗旨既原得諸易而易則原本諸天天何言哉極究其體則止是時行而不息博觀其用便是物生而不窮夫惟其有得於天之時行而妙乎不息也故語學則必曰時習之習能以時則心自悅之蓋天人雖遠機則潛通故視聽言動食息起居其施諸四體而應乎百感自孩提以至老耋固皆時時變通亦皆時時妙運但非學則日用而不知能學則乘時以習熟夫習熟乘時則其妙運愈見其妙運愈見則其默契愈深而晦菴先生所謂其進自不能已者固足形容其悅懌之機而亦可想像其當可之妙矣吾夫子平生自述其學而不厭者不開卷而卽了了也哉夫學則乃爾而為教亦然蓋惟其有得於天之物生而妙乎不窮也故朋來必曰自遠方朋自遠

來則其心不止於悅而必曰樂矣此意惟孟子最善形容曰獨樂不若與人與少不若與衆蓋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夫物則何間於人人哉均此視聽言動均此食息起居亦均此施諸四體而應乎百感所以謂之帝則又謂之天則德雖天然自有以時出之乃稱懿德而人之好之也自同一秉彝也已懸想吾夫子初去博學於文遂忽悟易經時習去處極其懽忻踴躍故卽一鄙夫相問已是兩端必竭況人多信從而至於遠

方友朋亦皆畢集晦菴先生所謂德之所被者廣而道之所傳者衆則人固悅樂乎我我尤悅樂乎人盎然宇宙之中渾是一團生意吾夫子自述其誨人不倦者又不可觸類而長也哉夫時習而悅已是可知於人朋來而樂又果是相知者衆此而不厭不倦猶未見其極處其或行修謗興德高毀來而人不我知却又能不愠始表其爲君子也但不愠二字今之爲說者皆云君子儒爲己故人雖不知而其心漠然無所動於其中如此說不愠雖

亦有理而實則不然蓋聖人之所謂己是聯屬天下以成其己豈止天下卽萬世亦欲其相通而無間也故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又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然則所云不愠者只是不敢尤人而不患人之不己知爾又反求諸己以求爲可知則不至天下皆歸萬世皆通必不已矣蓋委咎乎人則自己用功斯緩不愠乎人而自己反求斯切況吾夫子以仁爲宗則時時只見其妙於生物物只見其同於生統天徹地貫古貫今譬則身軀脉理更無尺寸不聯念慮亦不忍尺寸不愛且養間或手足痿痺痛痒不知決不愠而棄之而必鍼砭藥餌汲汲皇皇務醒覺而開通之也如此方是誨不倦的極處亦是學不厭的極處不厭不倦方是仁其身以仁天下萬世的極處不曰君子之德之成哉

問學而時習論語開卷第一義今以聖時之時爲釋眞得夫子達己達人之心但不知學者用功卽隨現在動靜語默吾心時出者而習之乎亦必如孟

子所謂順學孔子經書所載時中矩則而習之乎羅子曰天之生人蓋無有一理而不渾涵於其心吾心之理亦無有一時而不順適於所感蓋自孩提之愛敬而已然矣但行矣不著習矣不察天生斯民必先知以覺後知先覺以覺後覺今學者爲學其道術亦多端使非藉先覺經書啓迪而醒悟之安能的知聖時之時而習之也哉然所覺習之時又何嘗外吾本心之自然順應者而他有所事也哉卽吾夫子以時而聖雖自孟子而始表揚然

先言其所由來，亦令人想見於伏羲文王周公之易，苦心悉力而縣天之想像，當日祖述憲章，上律下襲，即其已然之跡，更反求於自然之心，復以所深造而自得者，於古人先得我心之同然而印證之，故能通古今，達變化，而成時中之大聖也。故曰我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今吾人欲學時習，則亦求之易而已矣。蓋天道人心，總是個生理，天以生生而成時，心以生生而習乎其時，故生生之謂易，易也者，變通以趨時者也。六十四卦，聖人示人以時習之大綱，三百八十四爻，則其節次也。以大象推之，如曰天行健，則統論其時，君子以自強不息，則統論習乎其時也。以爻象推之，如曰乾之初九，則詳言其時，潛龍勿用，則又詳言習乎其時也。其初則觀天之時，以通吾心之時，其既則以吾心之時，而希天之時，及其終而純且熟也，則天之時，即吾之時，吾之時，即天之時，聖同天不其深乎。是之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說天之時者，莫辨乎此矣。聖人純於天道，亦不已，說時習者，

莫辨乎此矣。愚嘗謂善學易經者，先明乾之一卦，善學論語者，先時習一章。蓋一明則皆明，一誤則皆誤。凡此皆吾夫子平生精神心髓，盡底吐露，以與後學共透天關而躋聖域，所謂仁天下萬世而無疆無盡者也。

問論語時習之時，舊作時時，而先生必曰因時者，何也。羅子曰，聖人之學，工夫與本體原合一而相成也。時時習之於工夫似覺緊切，而輕重疾徐，終不若因時之為恰好。蓋因時則是工夫合本體，而本體做工夫，當下即可言悅，更不必再俟習熟而後悅。況朋來而樂，亦只是同此工夫，當心愜意，所以不徒已悅之，而人亦悅之，亦不必俟道得其傳而後樂也。夫子嘗謂默而識之，正是識得這個時的妙處，故愈學而愈悅，如何有厭，愈教而愈樂，如何有倦。故不慍人之不已知，正其不厭而不倦處。蓋緣他識得時的根源真，而執得時的機括定，雖間有一人不知，而未必人人之不知也，雖人有一時不知，而未必久久之不知也。想像其云默而識之，

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其當時聲音口氣眞如貧子之遇金窖、白屋終身之受用、饑荒之遇豐年、自慶舉家之救活、鼓舞踴躍、安頓百歲之精神於頃刻、而懽呼告報吸定八荒之命脉於毫毛也。當時只有一個顏子、氣候與他相似、其告之一日而復天下歸仁、巳是全付家當交與他、故語之不惰、巳有不厭之意、門人日親、巳有不倦之意、不幸短命而慟心喪予者、正謂時之一脉之弗延也。豈想後來却得吾孟夫子走來、將他家當盡數

搬出、直至今日、眞是徹天徹地、亘古亘今、茫茫宇宙而蕩蕩乾坤。試問諸人果是悅不悅、樂不樂也。

問學者要本體工夫合一、須是識得時字、而要得時字明顯、則又須從天命之性說來。何如羅子曰、天命之謂性、正孔子所謂默而識之、所謂知天地之化育、又所謂五十而學易、知乎天命者也。蓋伏羲當年、亦儘將造化着力窺覷、所謂仰以觀天、俯以察地、遠求諸物、近取諸身、其初也同吾儕之見、謂天自爲天、地自爲地、人自爲人、物自爲物、爭奈他志力精專、以致天不愛道、忽然靈光爆破、粉碎虛空、天也無天、地也無地、人也無人、物也無物、渾作個圓圓圓光爍爍的東西、描不成、寫不就、不覺信手禿點一點、元也無名、也無字、後來却只得叫他做乾畫、叫他做太極也。此便是性命的根源。三代聖人如文王周公、俱盡心去推衍擬議、及到孔子又加倍辛勤、常編之竪、三度斷絕、自少而壯、自壯而老、直至五十歲來、依然乾坤混沌、貫通一團、而曰天命之謂性也。居常想像吾夫子此言出口之

時、眞須瀉銀漢盡吸蒼冥、以將潤其津唾、扶搖剛風廻旋灝氣、以將舒其喘息、而又安知天不爲我而我之不爲天、命不爲性、而性之不爲命也耶。自此以後、口則悉代天言、而其言自時、身則悉代天工、而其動自時、天視自我之視、天聽自我之聽、而其視其聽亦自然而無不時也巳。所以率此性而爲道、道則四達不悖、其學也又安得而或厭倦之而爲敎、其教則並育而有成、又安得而或倦也耶。

問人不知而不慍、是君子漠然無所動於中否、[illegible]

日如[illegible]不患人
之不已知求爲可知之實矣君子之心直是要天
下萬世相通人有未知必反已以求爲可知而已
於人何敢慍耶前輩有善說孟子仁禮存心一章
將於禽獸何難難字不讀去聲直接下如舜而已
云鳳凰來儀百獸率舞於禽獸且無難也而況於
人乎如此看來方見學問無歇手處
問有子其爲人章意何如羅子曰此有若之言語所
以似孔子也孔子云仁者人也蓋仁是天地生生

的大德而吾人從父母一體而分亦只是一團生
意而曰形色天性也故色容溫沒有一毫干犯的
氣象口容止沒有一毫干犯的言詞蓋由他心中
有個生生大德立了天下之大本自然生可惡已
生惡可已自然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皆是此
本如是則人固以仁而立仁亦以人而成在父母
則爲孝子在天地則爲仁人方不負父母生我一
番故曰其爲人也然則下之爲仁寧非即仁者人
也意義哉或曰既云孝弟本矣復言道生豈非本

自本而[illegible]云仁者人也又曰形色天
性也寧可分而二之也蓋孝道至大至久塞天地
而橫四海淪草木而及禽獸有許多大的道理皆
是此個本子非本之外又有道也故孔子是孝的
人自言其爲人發憤忘食耐以天下一家中國一
人稱囘之爲人擇乎中庸只要庸德之行從禮天
下歸仁甚矣有若之言似孔子也
羅子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本猶根也樹必根
於地而人必根於親也根離於地樹則仆矣心離

乎親人其能有成也耶故順父母和[illegible]一家翕
然即氣至滋息根之入地也深而樹之[illegible]茂也將
不可禦矣然則厚其親者實所以厚其[illegible]大
問孔子之時習與曾子之日省其旨同否羅子曰孔
子一生只受用一個時字故其立教[illegible]即要人
時習蓋學必貴習習必貴時如時動時靜時語時
默之類謂曰時習却似屬乎時也此時字習得停
當則其功用便是時措而皆宜其根源便是溥博
而時出久久便可仕止久速而聖之時也已此是

吾人徹首徹尾一生大事而曾子用心細密見得
日用間有此三件獨未愜意所謂於此尤加謹也
豈是時習之外而復有日新之功也哉
羅子曰弟子之職要入則孝出則弟但孝弟不難於
知而難於行不難於行而難於擴充以盡其道也
蓋孝弟之人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一出言而不
敢忘父母便謹而信也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
者不敢慢於人便是汎愛衆而親仁也立身行道
斐然成章其爲父子兄弟足法便是餘力學文以

顯親揚名於天下後世也
問吾十有五而志於學章旨何如羅子曰古書中言
道雖多至學之一字則間或見之惟是吾夫子則
專志平生而論學不輟古之聖人成道雖多如淸
任與和各以資質所近而力造其極惟是吾夫子
則述而不作必求隆古至聖而學之故曰吾十五
而志於學此意幸得晦菴先生又能黙而識之其
註疏云學者大學也夫謂大學者所以學乎其大
者也夫子平生亟稱至聖者惟是文王亟稱大聖
者惟是帝堯則其所祖述其所憲章竭精會神以
學之者非二三聖人而何哉夫惟道之極其至道
之極其大則閫域幽邃境界浩蕩雖其性靈天縱
而求以主張負荷卓然屹立於宇宙之中也須到
三十而後能之卽今大學聖經首言道在明明德
親民止至善知止而後定靜安也定而且安非志
之旣立而何哉自此之後則於古聖信好愈益精
專敏求愈益奮勵意以此而誠心以此而正身以
此而修齊治均平亦以此而明明德於天下物則

本末兼善事則終始渾全不惟放勲之睦族平章
光格上下文德之刑于友善運掌化成若合符節
而先後一揆卽徧考三王俟聖百世不外十年而
俱可不謬不惑也已想像吾夫子於此二十餘年
精神意氣近而本諸其身[illegible]有立遠而徵諸今古
以不疑世道之經常人[illegible][illegible]懿好聯屬統同通天
下國家而爲一已所謂仁者人也親親爲大已是
融通透徹一以貫之而無慾矣忠恕求仁之宗的
確必在此時至於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而猶自

言可無大過則又以此學大至範圍天地難免無過。今考易經卦象於大過則曰君子以獨立不懼却是聖人以天自處之實際所謂天命於穆不已聖人亦純而不已。不惟中心安仁天下一人。而且時乘六龍統天馭御也。故贊易首言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可見上律下襲與祖述憲章純是吾君子一個學學總是一個大範圍天地固不過曲成萬物亦自不遺而子思子極其形容則曰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譬如

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道並行而不悖萬物並育而不相害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大也故不惑知命始是學大學之到家去處此後耳順從心則俱學大學之到家的徵驗去處但耳順是感乎其外而順以應之無非此學此大也從心是動乎其中而廣以運之無非此學此大也蓋大學只是明明德親民明親之實只是絜矩上下前後左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長吾長以及人之長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惻怛慈愛之真盎然

於一腔誠感神應之妙沛然達諸四海吾夫子學至此時果是大人赤子念念了無二體聖心天德生生純是一機隨衆問辨其所酬答更無非此個孝弟慈隨機感觸其所好欲亦無非此個孝弟慈即如子路問志便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子貢問仁便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要之耳順只是一個絜矩欲不踰矩又豈不只是一個順應也哉如此以觀吾夫子其志方為大志其仁方為純仁而其聖方為至聖也已

問孔子自志學以至心不踰矩矩是何物羅子曰朱子云學即大學之道則矩即絜矩也蓋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明明德之本來明者即愛親敬長不慮而知人皆無不有之者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而莫不興孝長吾長以及人之長而莫不興弟即明德達之天下而人人親其親長其長治且平焉者也大人之所以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以至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豈復有他道哉孔子生知安行初年即有此志但世界浩蕩常恐主持不去而

羣言淆亂、又慮精一之難、故用力至五十乃渾然是不慮不學之體、而天命我知矣、以後受用、卽孟子所謂樂則生、生則惡可已、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者也、故此學只孔孟相符、至漢唐以後俱絕響矣、

問顏子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不知夫子省他甚麼來、羅子曰、此段去處、到須吾人用心體會、不容淺淺看過、若淺淺看過、則今註云、夫子見其日用動靜、汝且試思夫子所見、止是顏子日用

動靜、則何必省於其私、卽相對領教之時、莫非日用動靜也、以其處之、則發字是發明之發、正與無問辨對看、卽如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夫子出後、便是曾子之私處、夫子之道云云、便是曾子之足發處也、豈不更明顯直截也耶、況此段精神、原關係學問、不是小可、蓋吾夫子學主求仁、而其工夫只是學不厭而教不倦、當時門人止顏氏之子、便合下心事相孚、將夫子不厭不倦處、竭才贊襄、故曰自得顏子而門

人日親、其所以能使衆人去親夫子之教者、正以其善發明而鼓舞之也、至於顏子不厭不倦精神、又只曾子知之、故形容嘆息、說他不能的人也去問他一問、少能的人也去問他一問、莫說少能與不能的、卽人有不知而將言語顏色去干犯了他、他也一些不較、而還要去與他問辨而接引之也、卽曾子與夫子許顏子處、便見他兩個人、是合成一個人、後來短命、則這個人有一截沒一截了、所以夫子說天喪予、天喪予、皆實事、且苦情也、全是

他造化好、却得曾子這人來、再傳又得子思、又得孟子、便把此老身命接長、直至我們今日、一堂人集聚講明道學、則身便皆是替他坐、口便皆是替他聽、顏子之命始不短、而夫子之予終亦可免乎喪嘆也已、聖門求仁之學、須是如此理會、吾儕仁身之功、亦須如此圖謀、只得不厭不倦一段精神、直與孔子顏曾打得對同、我管保百世諸人、亦又替諸君子接續壽命於無疆也已、

問知之爲知之一章、羅子曰、吾輩爲學、蓋學聖也、聖

者明之通而知者明之實也夫子告子路以知是卽告之以通明之聖也乃特呼其名以致其珍重亦以當時在門高弟自顏子以下聰明只有子貢子貢以下勇往只有子路皆是的確要做聖人漢子奈緣兩個途徑都差惟曉得要做聖人而不曉得先去理會聖人之所以爲聖雖曉得從知處入聖而不曉得理會知之所以爲知是本然之知而非聞見之知也故夫子直指以示之曰由汝欲從知以入聖乎吾將誨汝以知之所以爲知也蓋天

下古今事理有耳目心思到而知之者矣有耳目心思未到而不知者矣今汝之意必曰盡知其所不知方謂汝心有知方謂汝心通曉而後爲聖耶如此爲知則知從外得而非本心之靈況事理無窮雖聖人亦難盡必其皆知也要之有不必然者惜汝不善自理會耳今只問汝此理此事知之否耶曰吾能知之是汝心之明於所知者卽能知之也又問汝此理此事能知之否耶曰吾不能知之是汝心之明於所不知者又卽能知之也卽知者知

之不知者亦知之則汝心之知何等光顯何等透徹何等簡易直截又何必盡知其所不知者而後爲知也哉況知此求知則其知方可通乎晝夜而無不知之時方可等乎賢愚而無不知之人眞是橫四海貫古今而合天人物我於一點虛靈不昧矣聖人可學而且易學也固如是哉曰如是學聖果然簡易奈何門人記子路乃曰有聞未行惟恐有聞夫子問子貢乃曰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想其學問何等專苦顧於簡易處錯過何也羅

子曰夫子當時亦甚以二賢不相知爲憾觀其語子路則曰由知德者鮮矣語子貢則曰莫我知也夫知我者其天乎及至二賢於夫子亦未相知觀子路當葉公之問夫子則不能對觀子貢答公孫朝之問夫子則曰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仲尼焉不學可見子路之心只是要求多聞以從乎善而子貢之心只是要求多見以識其理且疑夫子之聖無不通亦是多聞而多識也故夫子他日又自形容以示之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

也夫無不知而作則所作者皆是知矣所作皆是知、則此知果通晝夜而無間、酬應而無遺、方纔是不慮而知之眞體也、若彼務求多聞而從、多見而識、縱是從得如何勇往識得如何頴敏、終是人而非天、外而非內、而次於良知數等矣、此二句分分明明、是爲二賢而發、而二賢竟未見他悔悟、今欲將此兩章作個對偶、一則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一則曰多聞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令人朝夕諷誦、則此學不患不歸一矣、

或問體仁制欲之辨、羅子曰、好仁者、惡不仁者、孔氏之訓、本並舉之、則二端誠不可偏廢矣、但先言好仁者後言惡不仁者、亦孔訓也、則二端又可無次序也哉、細玩此章曰好仁者無以尚之、則不仁之惡自不待言、曰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加乎其身、則非爲仁之外、另去惡不仁、而不仁之惡、好仁故足以該之也、故仁爲萬善之長、識仁爲學者之先、程伯子得宗孔孟、其最的是此一個先字、蓋仁心之端、原只不忍物、且不忍、況已身哉、不忍親以其身爲不善、便叫做體仁、又叫做制欲、但中間暗藏次序、視之學問無頭者、其難易順逆、萬萬天淵、譬之奕棋、只先一着、便成勝局也、明道伊川二先生至親昆季、此意竟不通融、晦庵象山二先生、一時豪傑、此辨竟成仇敵、今若再不以的訓準而一之、則衆見紛勝、學脉之亂、將無紀極矣、其友憮然爲間曰、昨聞公論、某以舊聞謂人欲若不淨盡、天理安得流行、終日終夜、意甚梗塞、後思原憲克伐怨欲至於不行、人欲可謂淨盡矣、孔子乃曰、

仁則吾不知、又何嘗天理遂流行哉、今聞雅論、始知天下道理體共海寬、吾儕識見活當圓轉也、

或問曾子告門人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只是渾然夫子告子貢、却曰仁者已欲立而立人云云、又似有些差等、羅子曰、大約聖賢經書道理、只是一個、更無精粗、精粗生於所見之淺深、所造之生熟焉耳、故芻蕘之言、孺子之歌、聖人聞之、卽是至理、若所見尚淺、所造未純、卽精一執中之語、亦作猜疑過也、曾子當時初唯一貫、心地洞然、但撿動便全

體躍然在目其視忠恕一貫又更何別若子貢之問正在見解之處若子只得就他分下階級方可進步要之至聖亦只立人達己達人亦何莫非取譬之方也

問先生强恕如是於一貫何如羅子曰一貫非淺易可識但竊意一以貫之者無所不貫者也而況於恕乎是故良知明覺徧體不遺必此體在我然後强恕而行方能懇切周悉而感通亦自神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固是悟得一貫之爲妙而亦是見得忠恕之不容已也豈專於教門人之語哉

問孔子吾未見剛章羅子曰世之目剛者類以廉介狷直僅得其一端而負氣好勝者亦托於剛以自命果若而言則行行之由愈如愚之回而施舍升堂北宮入室矣故夫能闢能闔能煥能寒能榮能悴而後爲天地之剛能屈能伸能明能晦能進能退而後爲君子之剛方是浩然塞於天地此孟子所以善養而願學孔子以慰其見也

問孔子何只在老安少懷友信羅子曰所論心不踰矩只是孝弟慈通之天下夫孔子與二三子言志之日去七十當亦無幾而所言終不出此可見道邇而求諸遠事易而求諸難在季路顏淵尚所不免況其他乎噫此中庸之道所以民鮮能久矣適諸長者聽言懽喜處即孔子所謂安老請我盡心講處即是信朋友呼羣子弟近前求教處即是懷幼蓋君子愛人以德而自愛亦必以德即如諸長者肯好善樂施少欲知足則不論貧富貴賤皆可以安況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不惟安己且可安人不惟安人且可安後世矣若只以飽煖爲安則謀身家造業罪將以求安適以取危矣推之朋友之信少者之懷皆是要人人向學人人有個安樂受用而不徒軀殼上動念方是孔子之志孔子之學也

問不遷怒不貳過可是不違仁否羅子曰此心之體其純乎仁時圓融洞徹通而無滯瑩而無疑恒人學力未到則心體不免爲怒所遷爲過所貳也顏子好學純一其樂體常是不改樂體不改則雖

發難制之怒安能遷變其圓融不滯之機耶其明體常時復以自知明常自知則過未嘗行雖微露於恍惚之中自隨化於幾微之頃又安足以疑貳其洞徹靈瑩之精耶故易經一書只一復卦便了却天地間無限的造化顏子一生只一庶幾便了却聖神無限的工夫蓋復是陽德陽則生活而樂在其中陽則光明而知在其中孔子要形容顏子善學而難爲言故借怒不遷以顯其樂體過不貳以顯其知體也

問既曰仁即是心心即仁如何却說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耶羅子曰是因學者心有不仁時說來乃見顏子心不違仁也如逐物以放其心則此心之體已化爲物物則不通不神矣顏子克己復禮便心不着物即流通神妙心又非仁如何故不違仁者正心即仁仁即是心處也所以孔子於六十四卦惟於復則言見天地心於七十數子惟於回則許之以心意可想也

或問先生道不可離良知不昧之語屢屢作疑處起問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如何夫子復有此嘆羅子曰聖人此語正是形容良知須臾不離處如曰人皆曉得由戶則其終日所行何莫而非道也其友復曰既是人人皆曉得何爲却有歐父母輩也羅子曰此輩固是極惡然難說其心便自家不曉得是惡也曰雖是曉得却算不得羅子曰雖是算不得却終是曉得可見人心良知不昧果是道不可須臾離也

問生而知之者上也說得知字如此尊貴又說知之

者不如好不如樂兩個不如則知亦似未妙也羅子曰不止於知雖好樂亦有生而好且樂者則學與困者亦弗知之矣曰良知在人原無二體乃相去遠甚何也曰此知字乃知覺之知正與大學致知知字相同生知者則所謂先知先覺而學知困知者則所謂覺後知覺後覺者也曰然則又何以見其無二體耶曰生而知之下一之字都無二體者生知者知此者也學知者知此者也困知者亦一知此者也故曰及其知之一也

問博約之訓孔門最重而說者往往不同今則願求歸一之旨羅子曰吾儕有生天地之間立志做個人品須要先積一大胸襟次張一大眼孔雖未即經綸天下大經而經綸規模却該理會雖未即立天下大本而立本着落却要承當雖未即能知天地化育而化育來歷却亦探索看顏淵問仁夫子教以一日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子張問十世可知夫子教以殷因夏禮周因殷禮而百世損益可知至已則自云吾學夏禮吾學殷禮吾學周禮而

嘆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又曰為國以禮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若夫中庸末後其謂大哉聖人之道而歸諸禮之三百三千王天下三重而歸諸議禮之制度考文故古今聖帝明王綱維一代之乾坤世界必有禮以綱維之育養一代之民物生靈必有禮以育養之主張一代之教化風俗必有禮以主張之此個禮即天地之所以為命帝王之所以為心聖賢之所以為學天下治亂依外總在禮之立不立而尤在立之善不善與善

不至不至也天生夫子為萬世開太平只有學庸二書其二書只重仁禮二端蓋丈夫有生天地頭頂脚踏肩任念存此身之與乾坤渾然一體而謂之曰仁者人也欲完此仁須是有禮欲得此禮到至善去處則非一己之聰明所可擬議一己之力量所可強為如擬議強為出自一己則所定之禮未必能善縱或有善亦恐非其至也故孔門立教其初便當信好古先信好古先即當敏求言行誦其詩讀其書又尚論其世是則於文而學之學而

博之學也者心解而躬親去其不如帝王賢聖以就其如帝王賢聖固不徒口說之騰聞見之資而已也博也者考古而證今雖確守一代之典章尤偏質百王之建置耳目固洞燭而不遺心思亦體察而無外也此之謂博學於文然豈徒博而已哉博也者將以求其約約也者惟以崇其禮而已矣禮也者統之則為三綱分之則為五常而詳之則為百行會家國天下而反之本焉則在吾之一身身則必禮以脩之而綱常百行動容周旋必中[illegible]

節文也推此本身而聯乎朱為則通吾之家國天下家國天下必禮以齊治平之而綱常百行道德一而風俗同也大丈夫有生天地間其中心之主持樹立獨專乎此而無偏倚謂之正心其發念篤切懇到獨專乎此而不他適謂之誠意此皆孟子所謂射之勇力樂之玉振而非其所先者也若夫開心明目則惟千古聖神之言定為事物本末終始之格至善而毫忽更無差失知止而纖悉不可悖遺是則孟子所謂射之精巧樂之金聲而不當或後者也今觀大學一書自首至尾總是援引六經格言而旁加點掇發揮便是博學於文而曰致知格物也其點掇發揮總是歸宗於內之中正而無偏外之整飭而不亂便是約之以禮而曰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也求其一言以蔽之則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人自法之一字以蔽之則仁而已矣然夫子言仁每每先之以知此其言禮每每後之於仁噫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然則所謂弗畔也者其弗畔於仁也夫

其弗畔於仁也夫

羅子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夫盈天地間只是一個大生則渾然亦只是一個仁矣中間又何有纖毫間隔又何從而以得天地以得萬物也哉故孔門宗旨惟是一個仁字孔門為仁惟一個恕字如云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分明說已欲立不須在已上去立只立人即所以立已也已欲達不須在已上去達只達人即所以達已也是以平生功課學之不厭誨人不倦其不厭處即其所不倦處也其不倦處即其所不厭處也即今人說好官相似說官之廉即其不取民者是也而不取於民方見是廉說官之慈即其不虐民者是也而不虐乎民方見是慈統天徹地膠固圓融自內及外更無分別此方是渾然之仁亦方是孔門宗旨也已問默而識之一章羅子曰此即所謂學者先須識仁也蓋仁者渾然與物同體此體既與物同則教學又豈容二哉故教不徒教而以學直己陳德而不敢欺也學不徒學而以教與人為善而不敢私也

教學相長人已夾持以故有親有功可久可大而
又何厭倦之有哉故程子曰以已合彼猶是二物
有對又安得樂又曰能存之而樂亦不患不能守
也

問學不厭教不倦夫子何屢屢自任羅子曰聖人一
生自道工課只此二句其答子路以忘食忘憂不
知老之將至亦止形容不厭不倦之景象而已蓋
由其默識此心眞是合萬物爲一體則自已學處
即是誨人學處誨人學處即是自已學處蓋物我

原是一體而學誨原是一事只如世人好傳者必
求角敵若已之技捷則敵人之技必捷人之技捷
則已之技亦捷矣好奕者必求對局若已之着高
則對之者必高對之者高則已之着亦高矣此其
機括相緣固無獨成之理而精神充長自有日益
之勢所以學不厭者必誨不倦而不倦者必不厭
也顔子多問寡能問不能雖犯不較何等懇切欲
罷不能亦何等得力夫子所以獨許其好學而曰
自得四令諸友日親也

問孔門問答恒以學不厭誨不倦爲言何也羅子曰
孔門宗旨只在求仁求仁工夫只是已欲立而立
人已欲達而達人夫欲立欲達便學不厭立人達
人便誨不倦不厭不倦如輥着兩輪以載一車要
載此個仁車亦不容不輥着兩輪也曰論語不厭
不倦之言再出然對公西華却曰可謂云爾已矣
若自任甚易及默而識之却曰何有於我哉又若
自量甚難敢請其故曰同是孔子一人之言又同
載在論語一篇之中豈有一處說得如是之易一

處又說得如是之難之理往年極力思量孔門宗
旨因見吾夫子平生喫緊得力處只求仁一脉而
喫緊着力處亦只不厭不倦一路此其安身立命
根基豈肯推開說何有於我也耶竊意此二條當
作一套說去其初云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
不厭誨人不倦云爾及公西華嘆謂非弟子所能
則又指示一個入頭說吾人厭學倦敎只是未見
意趣若果然識得其中玅趣則如知酒味之美者
自然喜人共飲知棋着之高者自然好人同下能

欲罷而不能矣其於不厭不倦又何有哉何有解
作不難正與可謂云爾相合而不相背也况仁爲
天地之性其理本生化而難已人爲天地之心其
機尤感觸而易親故曰仁者人也此個仁德與此
個人身原渾融膠固打成一片結作一團但一粘
動不惟我喜親人而人亦喜親我立必俱立成不
獨成眞是自然之妙而非有所强也且吾夫子只
一念在於吾儕而吾儕遂萬世歸依夫子心心相
照終古如生視彼二千年來一切富貴繁華泯滅

夢幻更誰可及他毫髮愈咏而愈妙也雖欲厭何
能厭不能厭而又何可倦也耶

問默識在孔子固是能事在顏子亦能默識心通若
子貢則疑不言何述而下子貢數等者安得遽言
默識况學問有頓有漸不知默識之功屬頓屬漸
羅子曰頓漸原是禪家話頭姑置勿論但先儒云
顏何人哉希之則是不知此語的確否曰此語安
得不的確羅子曰語既的確則子在今日亦當默
識以希顏而已更何辭且卻耶曰曩諸子請教曰
人人皆可以爲聖賢自謂此只可說道有定體而
不知學有成法曰此語果然豈惟學有成法卽默
識亦有成法曰如何是默識的成法曰學是學爲
孔子則吾人凡事皆當以孔子爲法孔子十五而
志於學今日便當一夜五更默默靜靜考問自己
的心腸果是肯如孔子之一心一意去做聖賢耶
或只如世俗之見將將就就以圖混過此生也將
就混過正是鄉愿的本事孟子罵他做德之賊賊
字是害字蓋此個念頭卽是鴆毒刀兵害了此一

生也以此做個的確規模計五則決要志學三十
則決要自立四十則決要不惑方纔謂之學有成
法半夜以此去自考自問便又謂之默而識之之
成法也况子貢當時說予如不言小子何述而夫
子直告之曰天何言哉天何言哉正是斥子貢之
不默而欲其默也今子去夫子之所欲者而就夫
子之所斥者自予觀之謂能守子貢之學之成法
則可謂能守夫子之學之成法則未矣

羅子曰德之不脩由學不講也蓋學則有義可徙有

過可改故四者之憂惟不學爲大也其或講之而
不於徙義改過是急吾夫子之憂又當何如
問孔顏樂處羅子曰聖賢之道原只尋常而學者講
求善當體會所謂樂者竊意只是個快活而已豈
快活之外復有所謂樂哉活之爲言生也快之爲
言速也活而加快生意活潑了無滯碍即是聖賢
之所謂樂却是聖賢之所謂仁葢此仁字其本源
根柢於天地之大德其脉絡分布於品彙之心元
故赤子初生孩而弄之則欣笑不休乳而育之則

歡愛無盡葢人之出世本由造物之生機故人之
爲生自有天然之樂趣故曰仁者人也此則明白
開示學者以心體之眞亦詳細指引學者以入道
之要後世不省仁是人之胚胎人是仁之萌蘖生
化渾融純一無二故只思於孔顏樂處竭力追尋
顧却忘於自巳身中討求着落誠知仁本不遠方
識樂不假尋
問大衆每欲發憤不知如何得如孔子之發憤忘食
也羅子曰亦在深思之而已夫科第一節亦是大
事但點簡從前豈無人得之點簡所得之人其所
受用大小淺深豈不可以槩見若比以爲聖以爲
賢眞是精神粉碎矣今中擧之心人人發憤時時
發憤至於講學問爲聖賢其受用百倍中擧者誰
又不思發憤是尚爲能克其類也哉諸子又只知
孔子發憤忘食亦未思下文說不知老之將至則
是年彌高而憤彌甚也孔子至老猶思發憤而少
壯剛强却反悠悠此又不能克類之甚者矣大衆
悚然曰不知孔子何爲如此發憤不能自巳也羅

子嘆曰此處用得一句渾話葢孔子混起初走壞
了路頭不及諸君有酌量耳大衆復愕然曰此語
如何曰孔子十五而志於學學是大學也大人之
學必聯家國天下以爲一身所謂明明德於天下
也今世上有志之士或是功業則功業成而心亦
可了矣或是道德則道德成而心亦可了矣惟孔
子以天下人盡明其明德方爲自巳明明德此則
竭盡平生心思費盡平生精力事必竟是成不得
一事竟不成則心竟不了心竟不了則發憤忘食亦

竟至老而發憤忘食不了也巳
歌詩因論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此反字不專謂
使之復歌諦觀傳記古之士大夫相與議論因其
事則歌某詩反之云者欲反求而身有之云也即
如吾儕適歌萬紫千紅總是春便嘆曰果然滿座
皆春也適又歌男兒到此是豪雄亦復嘆曰果然
是豪雄也即此嘆處便可見當時反之之氣象而
感發善心懲創逸志固有勃然以興而莫可自已
者矣

羅子曰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然二者亦交相
爲用蓋學者立得地步大則存駐可久積得歲月
深則收蓄難方所討限也要之其初亦只於吾人
本分上見得了了便自有不容已處蓋人即是仁
仁天地生德也大孰加焉久孰併焉不能以仁觀
人以人體仁而求以弘且毅者吾未之信也
羅子曰孔子之所絕者四是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四
者俱没有的蓋一有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便非空
空本體況此毋字有禁止意如何解曰孔子毋意
必固我也哉
問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果是無知還是謙詞羅子曰
此是聖人實說巳分上事蓋曰心本無知如廣谷
空空鄙夫來問其說定有兩端我即叩而竭之隨
響應聲則實無所不知也故周子論思云無思本
也思通用也無思而無不通曰聖人故學者致知
便當以聖人生知的知作個格子所知不如聖人
其知非至善也學者致思便當以聖人睿思的思
作個格子所思不如聖人其思非至善也立則參

前與則倚衡久久不息便叫做其成功一也否則
只隨巳意爲之則好知者其蔽蕩好仁者其蔽愚
皆弗學使之然也可不猛省而恐懼也哉
羅子曰顏淵喟然嘆章須與爲仁由巳章樂正子善
信章參看其旨始得蓋見善可欲正是從聖人身
上去求所以或仰或鑽而有高矣美矣之嘆也信
其有諸巳却是反求諸身所以文博我之文禮約
我之禮而爲仁由巳之謂也既知由巳故竭吾之
才不能自巳而至於卓爾有立焉此即孔子所謂

三十而立之立也此時方悟道本不待外求而謂欲從前而仰且瞻也必不可得矣蓋孔子點化顏子只是復禮一個復字而復字又只是由己一個己字故其賛易直許顏氏庶幾於復而曰中行獨復又曰復以自知嗚呼觀獨與自己也而復之由己也彰彰矣

問顏氏博約還分知行否羅子曰博約皆須知行並進切不可分先後也看他兩個我字最是顏子得力處蓋顏子氣魄甚大當初用功即仰鑽瞻忽處

處要到却不知得處處皆我知體貫徹故曰萬物皆備於我則文禮自可充塞天地矣我體何如其博耶然反身而誠則便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矣我體何如其約耶博是我之文博處約是我之禮約處便自欲罷不能而樂莫大焉者矣至此則不必於仰而至高在我不必於鑽而至通在我不必於瞻察而全體呈露於我矣故卓然精明而良知之致自將神化不測矣顏氏之子所以其庶幾乎

羅子曰無方體則自然無窮盡無窮盡纔是無方體也故此段家風再無容你着口着脚處即說虛時已是實了說無時已是有了而況執象狥形說有說實者哉

問孔子以可與立未可與權程子謂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不識權字是否羅子曰非是漢儒不識權字乃不識經字也蓋經即道也徹天徹地貫古貫今不可須臾離不可毫髮爽萬物萬事無一可出其外豈有行權乃獨與之相反也耶但權非聖人不能用蓋聖人天聰明之盡者經常之道纖微透

露妙應不拘所謂精義入神以致用也雖是人所同得却獨能先得以其得之獨先而過疑其非經常之見遂謂反經合道正不識經字之誤也然此須是善用功者默而識之而難以口說盡者

羅子曰儒先謂鄉黨一篇分明畫出一個聖人不知分明寫盡一個時字此正見孔子動容周旋中禮衣服飲食皆道聖之時也學而時習也末記時哉之謂厥旨微哉

一貫編上論尾

近溪羅先生一貫編

門人熊儐夫編次

後學錢啓忠沃心重訂

論語下

羅子曰顏子於言無所不說終日不違非是他能心解綠他見頭頭是道言言皆與故不覺心中自然恰好即會之唯若由賜不免作疑所以無所不說顏之非助我也

問季路問鬼與死而夫子未答何也羅子曰聖人詞

婉而盡皆深答之而子不察耳其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欲其以事人者事乎鬼蓋以鬼即人也所謂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者也其曰未知生焉知死欲其以知生者知乎死蓋以死猶生也所謂發揚昭明君蒿悽愴百物之精而神之著者也當時子路亦已了了故不復問

羅子曰昔夫子告季路以生死矣第曰知生告季路以人鬼矣第曰事人蓋謂死無非生而鬼無非人也夫知死無非生則古即今今即古而萬世一時矣鬼無非人則明亦幽幽亦明而三才始統矣人能以最貴之靈生生之德而統三才一萬世則盈天地間固皆我之心神亦皆我之形骸也已

問夫子謂善人不踐迹亦不入於室謂子路升堂而未入室其所謂室固皆聖人之室矣乃今子路之未入室同乎善人則善人之既升堂亦必同乎子路但善人質美未學子路學於聖門豈室則必學方可入而堂則未學亦當升耶羅子曰論語之於善人再三稱許總是夫子愛他資質之美故惓惓

致意然憐才之惜每寓於中至答子張則明白說出其曰不踐迹正是他善處其曰亦不入室却又是惜他徒有善處觀孟子之評樂正子一段便可見矣若以他因不踐跡故不入室則聖門學者無限皆是踐跡豈便皆可入室耶要之夫子之取善人眞為其可以入聖而然觀其嘆聖不可見而及於善人則善人原非不可以入室者乃卒善而不聖則夫子安得不以亦不入室惜之也哉細味亦之一言則致警子張諸人之意其見詞外蓋子張

原固夫子再三致意善人故特來質問是有欣仰善人之意夫子却揚而抑之曰豈惟現前諸人不入室即善人雖能不跡而善猶亦不入室也今竊與商之吾夫子所居之室原是甚麼去處果是甚等風光如何及門之徒與一時賢士竟無一個可以入選其最當意則是顏子然以不見其止爲惜則他又更何說哉某每論德行分科謂爲英才之盡殊覺其爲人品之衰後叅對軻氏願學去處把來一齊推倒乃知所見不甚差且知夷惠冉閔諸

公總來跳出善人窠臼中也今想要求跳出則須是先過信人一關登善則即爲聖學廣大無邊貫通不隔萬物皆備千載同然中間却有一個門限所謂善有諸己也夫善而固有諸己即孟子所言性善只到此關則人人生疑信者萬無一二既信關難過則美大聖神其深宮密室又安望能窺其邃奧而享其榮華也哉敢因論善人而爲吾儕共致勗云

間顏子復禮之復固易經復卦之復矣但本文復不徒復而必曰復禮不徒曰復禮而必曰克己者何也羅子曰復本諸易則訓釋亦必取諸易也易曰中行獨復又曰復以自知獨與自即己也中行而知即禮也惟獨而自則聚天地民物之精神而歸之一身矣已安得而不復耶惟中而知則散一己之精神而通之天地民物矣復安得而不禮耶故觀一日天下歸仁則可見禮自復而克周也觀爲仁由己而不由人則可見復必自己而徒行也是即孟子所謂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者也宋時儒者如明道說認得爲己何所不至又說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似得顏子此段精神象山解克己復禮作能以身復乎禮似得孔子當時口氣曰克去己私漢儒皆作此訓今遽不從何也曰亦知其訓有自但本文由己之己亦克己己字也如何作得做由私大學克明德克明峻德亦克己克字也如何作得做去明德去峻德耶況克字正解只是作勝作能未嘗作去今細玩易謂中行獨復復以自知渾然是己之能與

勝處難說論語所言不與易經相通也曰顏子請問其目而孔子歷指四個非禮非禮不是私如何曰此條却是象山所謂能以身復乎禮者也蓋視聽言動皆身之用孰爲視聽孰爲聽言動孰爲言動皆禮也視以禮視聽以禮聽非禮則勿視聽言以禮言動以禮動非禮則勿言動是則渾身而復乎禮矣此卽非禮以見復禮卽如恕之以不欲勿施而見所欲與施也皆反言以見正意大約孔門宗旨專在求仁而直指體仁學脉只說仁者人也此人不透決難語仁故爲仁由己卽人而仁矣此意惟孟子得之最眞故口口聲聲只說個性善今以己私來對性善可能合否此處是孔顏孟三夫子生死關頭亦是百千萬世人的生死關頭故不得不冐昧陳說若謂衆皆莫肯信從而且遷就則當時子貢諸人已嘗疑孔子是求之於外樂正子已不信孟子爲實有諸己況七十之與三千又況漢唐宋而失傳以至今日矣乎幸大家番共反求以仁其身而仁天下仁萬世於無疆也已

問孔子以復禮答顏氏問仁則所謂學易者卽所以求仁矣乎羅子曰易所以求仁也蓋非易無以見天地之仁故曰生生之謂易而非復無以見天地之心故又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夫大哉乾元生天生地生人生物渾融透徹只是一團生理吾人此身自幼至老涵育其中知覺云爲莫停一息本與乾元合體衆却日用不著不察是之謂道不能弘人也必待先覺聖賢的明訓格言呼而覺之則耳目聰明頓增煥發心思智慧豁然開發眞是黃中通理而寒谷春回此個機括卽時塞滿世界了結萬世所謂天下歸仁而爲仁由己也其根器深厚志力堅苦的漢子際此景界便心寒膽落恭敬奉持如執玉如捧盈毫忽不能昧叫做研幾斯須不敢瞞叫做愼獨不落聲臭不涉覩聞淵淵浩浩叫做極深坦坦平平好惡不作叫做君子依中庸也蓋此個天心原賴耳目四肢顯露雖其機不會滅息而血肉都是重滯若根器淺薄志力怠緩者則一呼處或亦有覺而受用却是天淵反致輕視此理

而無所忌憚不免游氣襍擾而成小人之中庸矣
孔門自顏子而下鮮有不在此處作疑故仁者人
也縱口說不[illegible][illegible]有人聽從心所欲縱身體不
厭而無有人[illegible][illegible]東走西只是要依各人亂做況
無聖人親自嗟呼又可柰何其後却虧了孟子是
個豪傑他只見着孔子幾句話頭便耳目爽朗親
見如聖人[illegible]然心思豁順生就與聖人脗合一氣
呵出說出人性皆善至點掇善處惟是孩提之愛
敬達之天下則曰道在邇事在易親親長長而天

下平也憑他在門高弟如何評論也不改一字憑
他列國君臣如何忿惡也不動一毫只是入則孝
出則弟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看他直養無
害即浩然塞乎天地萬物皆備而反身樂莫大焉
其氣象較之顏子又不知何如子嘗稱謂孔子渾
然是易顏氏庶幾乎復而孟氏庶幾乎乾若求仁
而不于易學易而不于乾且復焉乃欲妄意以同
歸於孔顏孟也亦悞矣哉亦難矣哉
問克己復禮以克作能不識克伐怨欲克字如何又
專作勝也羅子曰回之與憲均稱孔門高弟亦均
意在求仁但途經却分兩樣今若要作解釋則克
字似當一樣看皆是能也孟子曰仁人心也心之
在人體與天通而用與物雜總是生之而不容已
混之而不可二者也故善觀者生不可已心即是
天而神靈不測可愛莫甚焉不善觀者生不可二
心即是物而紛擾不勝可厭莫甚焉然見心爲可
愛者則古今人無一二而見心爲可厭者則古今
十百千萬而人人皆然矣蓋自虞廷便說道心惟

微果是心涵道體神妙之難窺人心惟危亦果是
心屬人身形迹之易滯危而易滯所以形跡在前
者滿眼渾是物欲微而難窺所以神妙在中者終
身更鮮端倪幸天生我夫子聖出天縱自來信好
易經於乾之大生坤之廣生潛孚默契會得人人
物物都在生生不已之中引線之星火纖燃銃砲
之剛中爆發一以貫之不覺頃刻之閒仁體充塞
乎天地人物而無間矣故平生所以爲學所以爲
教只是以仁爲宗期以號呼羣生之醉夢而[illegible]

無奈及門之徒亦往往互相牴牾惟顏子於其言語無所不說故來問仁卽告以能己復禮則天下歸仁能復卽其生生所由來歸仁卽其生生所究竟也原憲却也久在求仁然心尚滯於形迹自思心之不仁只爲怨欲二端紛擾作祟於是盡力斬伐已到二端俱不敢行去處乃欣欣相問人能伐治怨欲到得不行仁將不庶幾乎吾夫子聞知此語頗覺傷殘漫付之一嘆曰可以爲難矣蓋怨欲是人性生今伐治不行豈是容易至說仁則吾不

知之却甚是外之之辭亦深致惜之之意憲竟付之不問豈是其心猶疑聖言之不如已見也耶噫原憲且然而樊遲諸子更復何望及門者且然而漢唐諸儒又復何望誠哉道心之微而難窺生德之妙而鮮識也比至有宋乃得程伯子渾然與物同體之說倡之於先陸象山宇宙一心無外之語繼之於後入我　皇明尊崇孔顏曾孟大闡求仁正宗近得陽明先生發良知眞體單提顯設以化日中天焉寧非斯文之幸而千載一時也哉

尚顏子克己復禮合解作復卦之復則禮從中出其節文皆天機妙用所謂神無方而易無體者也乃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聖人定以禮經傳之今古又若一成而不易者何也羅子曰子不觀之制曆者乎夫語神妙無方至天道極矣然其寒暑之往來朔望之盈虛晝夜之長短聖人一切可以曆數紀之至期脗合而無差焉初不謂天道之神化而節序卽不可以預期也此無他蓋聖人於上古曆元鈎深致遠有以洞見其根柢而悉達其幾微故於

其運行纏度可以千載而必之今日亦可以此時而竢之百世此其盡性至命之妙而實脩道立教之準也我夫子成身造士一以求仁爲宗正千歲日至其所洞見而悉達者也故復以自知而天之根卽禮之源也所謂乾知大始統天時出者乎黃中通理暢達四肢而禮之出卽天之運也所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者乎顏氏博文約禮感夫子之循循善誘是則三百三千而著之經曲之常者也如有立卓嘆夫子之瞻忽末由是則天根自復而

化不可爲者也夫子之爲教與顏子之爲學要皆不出仁禮兩端而仁禮兩端要皆本諸天心一脉吾人用志浮淺便安習氣其則古稱先者稍知崇尚聖經然於根源所自茫昧弗辨不知人而不仁其知禮何是拙匠之徒執規矩而不思心巧者也其直信良心者稍知道本自然然於聖賢成法忽畧弗講不知人不學禮其何以立是巧匠之徒竭目力而不以規矩者也善學孔顏以求仁者務須執禮以律躬而尤純心以敦復敦復崇禮又必考

究百王會通典禮直至脗合聖神歸于至善而後已焉是大匠之爲方圓也巧不徒巧而規矩以則之規矩不徒規矩而巧以精之則其棟明堂而覆廣廈不將柱立乾坤而永奠邦家於萬世無疆也哉

羅子曰孔氏之學學仁也仁則焉學哉夫仁者人也能仁夫人斯人而仁矣是故我與物皆人也皆人則皆仁也皆仁則我可以爲物物可以爲我是通天下萬世而爲一人者也通天下萬世而爲一人是人而仁矣

羅子曰仁心體也克復便是仁仁者完得吾心體仁合着人心體合着處便是歸此只在我心體上論不是說天下皆歸吾仁

羅子曰歸之一字乃是天下大衆本心第人不能復則天下不歸所以保合太和全在自己能復己立人立己達人達各各有所歸也所以曾亦曰歸厚

羅子曰宇宙間其一心矣乎夫心生德也活潑靈瑩融液乎通天此生地亦此生也古此生今亦此生

也無天地無古今而渾然一之者也生之謂仁生而一之之謂心心一則仁一仁一則生無弗一也是故一則無間矣無間者此心之仁之所以純乎其運也一則無外矣無外者此心之仁之所以溥乎其施也會而通之吾茲有取於易之乾坤矣夫易生生者也夫乾之與坤易之生生所由以合德者也乾一坤也坤一乾也未有坤而不始於乾亦未有乾而不終於坤者也乾之象曰君子以自强不息坤之象曰君子以厚德載物夫自以言乎其

已也物以言乎其人也人己之間以言乎強以徙
行而厚以持載也善夫吾夫子之語仲弓也曰出
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是強以徙行而乾之
所以始乎坤也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厚以持
載而坤之所以終乎乾也是故君子之出門使民
而兢業不忽其必有所為矣不欲於己勿施於人
其必有所主矣說者以其不忽者而名之曰敬以
其勿施者而名之曰恕予意敬不徒敬而含恕則
無所於為也恕不徒恕而含敬則無所於主也名

之曰乾坤合德而莫非吾心生生之仁貫徹乎人
己之間至一而匪二渾合而弗殊者也
座中因論孔子答仲弓與顏淵問仁說者似謂相去
遠甚羅子謂某看其所謂勿視聽言動與勿施於
人其勉強着力處亦大相類也已而大衆互相詰
難至不可解羅子曰孔門以求仁為宗諸君且說
如何方始是仁辨者紛紛不一中有應之者曰聖
人自解曰仁者人也何等簡便明快曰子謂仁者
人也果如俗語是個人即是個仁耶此却枯淡無
味猶禪家所謂自了漢也試觀聖人口氣說克己
復禮只已字未了便云天下歸仁說己所不欲
己字未了便云勿施於人真是滿天溥地渾淪[illegible]
個仁理生生便渾天渾地合成一個大人而
更無彼此也且如目前在會亦數十輩人人共
聽辨論却是數十輩而共一耳也人人共看着辨
論却是數十輩而共一目也又人人心中記憶吟
哦許多辨論却是數十輩而共一心共一口也天
體貫徹而不容二天機踴躍而惡可已仁者人也

豈不真名言也哉曰此等論仁果然明通但不知
學者却如何下手曰仁既是人便從人去求仁矣
故夫子說仁者人也下即繼以親親為大謂之曰
為大蓋云親其親不獨親其親直至天下國家親
親長長幼幼而齊治均平也此則所謂人上求仁
又所謂中心安仁盡天下而為一人者也
問浸潤不行可謂明遠不知從前如何用功乃能致
之羅子曰周子云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無疑
則不行而明矣久久不行即明而遠矣然周子[illegible]

明必先以公曰公於巳者公於人未有不公於巳而能公於人者也則公又是明遠之所自來處矣曰浸潤不行果是能公於人但不知如何是公於巳也曰豈惟人有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也哉於巳亦有之也今人爲學立志向道其習心未除時復往來於中幾微隱約不斷其根久將發作又或想像毀譽之難當得失之難堪令人不覺寒心動念即吾心之浸潤膚受也苟非至明至健一刀兩斷幾何不爲所譖所愬而奪我定志也耶如此不行

乃是廓然太公既是廓然大公則物來自能順應矣何明遠之難到也

問中行與狂狷體段何如羅子曰其體段本是一樣觀易謂中行獨復則其特立徑造與動稱古人而踽凉卓越氣槩正同但其復自中通美體暢發視行之不掩者則有間耳孔子謂顏氏爲庶幾而告以克己復禮一日而天下歸仁至四代制作直許其上下千古焉此正獨復之能事而中行之實德也後世欲慕中行而不從狂狷之志行求之宜乎見中行之不可復識也巳

問古來言人品有曰大人聖人賢人哲人者矣子路則問一個成人似覺十分緊切蓋成對不成而言也夫子見瞽者謂矜不成人然則不成人則有目即如無目有耳即如無耳有四肢即如無四肢矣誠可憐憫當時夫子告以兩段不識此外更有可以着力否羅子曰今世有相惡者曰某則不成個人又曰某則全不是人汝能終身免此二句便也做得個人成矣曰今思做人路頭極是多端而愼

獨二字聖賢尤加意焉蓋人到獨知縱外邊千萬彌縫中心再躲閃不過愼獨或可以爲成人切實工夫曰獨固當愼然而大端則只二道仁與不仁而巳矣仁之現於獨者謂何念頭之恩愛慈祥者是也不仁之現於獨者謂何念頭之嚴刻峻厲者是也曰獨者無過是知既知則是非善惡自然分別明白念頭又豈容混曰此亦不是混蓋天地以生爲德吾人以生爲心其善善明白該長慈恩明白該短且培養元和以完化育明白該恩愛過於

嚴刻而慈祥過於峻厲也况嫌隙之易開即骨肉所不免萋菲之易張雖明哲所莫料故記憶睚眦計較毛髮每每往來胷襟遺之莫去而釋之不能慎獨者不先此防閑是則不俟三年而緦且小功也况望其能成人而入聖耶古人以好字去聲呼作好惡字去聲呼作惡今汝欲獨處思慎則請先自查考從朝至暮從暮達旦胷次念頭果是好善之意多果是惡惡之意多亦果是好善惡惡之心般多若般多只扯得平過謂之常人萬一惡多於

好則惱怒塡胷將近於惡人若果好多於惡則生意滿腔方叫得做好人矣獨能如此而知自此而慎則人將不自此而成也耶

問夫子語子貢自謂非多學而一貫豈一貫則學且識俱可廢耶羅子曰吾子平日訓學之言爲何曰學也者所以學爲聖人也曰聖人則如何以學也曰不從聞見而以身體之譬則作字然注硯敷楮運毫灑墨乃言學字也曰茲謂作字則可謂學字則不可恭必具法帖而或揭或臨字始可言學也

又或衆論筆法而因自試之則亦可言學也夫論筆法則聞也具法帖則見也非事聞見而徒手之爲以言乎書之藝拂且悖也况聖人耶夫言聖莫盛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孔矣然孟子云見而知聞而知以聖學聖亦必聞且見也則聞見詎能廢也哉曰學固在聞見矣而子貢聞見每務於多然則孔子之病之也亦或以其多之故耶曰學以聚之博學而審問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是皆孔子之言也亦何嘗以多學多識爲病耶曰然則夫子

之於子貢又奚病也曰病其徒事多學而不能一貫以多學焉耳曰博學詳說始能反約而歸諸一也若曰以一貫而多學弟子則未之前聞矣曰多學乃始能一則孔子不應盡非之矣其非之者正以徒知多學以學而不知一貫以學也故謂之曰非也予一以貫之曰然則一貫多學果二事耶曰亦非二事也蓋學之爲學聖學也聖之爲理神理也善會之則二而爲一不善會之則一而爲二矣夫自伏羲畫乾而一之體立遂自堯[illegible]傳心而一

之義彰遐想孔子十五學聖則必先學一矣然近
而禹皐伯益稷契夔龍遠而商湯文武伊傅周召無
非所以學堯舜之學則亦莫非所以一堯舜之一
也故孔子平生自堯舜以及列聖凡所以誠意正
心脩身所以齊家治國平天下所以經綸大經參
賛大化而文獻足徵者信之極其篤好之極其深
而求之極其敏無非求夫此一之精微透徹而無
內渾淪統會而無外功之專切時之積久不知到
了何年月日天牖神通忽然開口吽個仁字出來

便把身心家國天下萬世一以貫之無欠無餘而
成個大人之學曰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
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考之千古帝王
而不謬竢之萬世聖人而不惑此其學也豈不多
學此其識也豈不多識此其多學多識也豈不皆
是見聞但非一以貫之則浸然大舟之無舵泛泛
滄溟又何彼岸之登耶在門之徒惟曾子子貢僅
可語此後至軻氏始盡掀翻而獨尊孔子以願學
也曰若天地間無個孔子則聖人卒不可學耶曰

光岳凝結既久則孔子必不容以不生孔子既生
則吾人必不容以不學其所謂先天地而無始後
天地而無終人謂孔子者聖之一貫者也子則曰
非也其聖於多學而識之者乎其聖於多學而識
之者乎

羅子曰吾儕之學學孔氏也孔門賜稱頴悟乃多識
致問應遽中嚮一貫諄示聽若藐然他則更奚尤
哉夫理一而已矣夫一亦理而已矣是故亘亙宵
壤孰從而一之則理以一之也亦孰從而理之則

一以理之也藹然充盛而浩然流通一也而莫非
理也森然其布而渾然化生理也而莫非一也是
故天地人之所以為心也是則天地人之心之所
以為神且靈也夫神則無方矣靈則無眩矣無眩
無方而謂其心之有弗理理之有弗一也哉故以
吾而等諸天地萬物也則謂天地萬物之心而悉
統乎吾之理無不可也以天地萬物而等諸吾也
則謂吾心之中而悉貌乎天地萬物之理亦無不
可也何也天地物我形有不一而心之所以神所

以靈無不一也　吾心之神靈而天地萬物焉可以統而一之是即吾心之神靈而天地萬物爲自足以貫而通之者[illegible]以貫之是不惟善求夫吾心而所以善求夫天地萬物之心也不惟善盡夫吾心即所以善盡夫天地萬物之心也否則不以我體乎物而爲物所體不以我用乎我而爲物所用將何以尊崇德性柄運經綸而立本知化也哉易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問子貢問終身一言可行夫子告以恕乎即曾子所謂夫子之道忠恕矣俱是一貫傳心之法不知其意何如羅子曰孔門立教只是求仁而求之之功只是一個恕字大抵聖人遇事遇物終身終年長長把他提醒門下諸人以去貫通君臣父子兄弟朋友而成其仁於家國天下也但門下諸人資質學力各有不同故疑信相半如曾子則說着便知所謂一者只是這個恕字也故不止唯然自信而且决言以起門人同信也若子貢則須是聖人啓已說破觀發問時先問學果多乎哉不多也一以貫之而已矣即他把多字與一字相對則知一者果是一言而通之家國天下便是終身行之而子貢又恐一言未必能貫通而無外也乃夫子亦只直說施諸已而不願亦勿以施之於人如此而恕則未有不可通之家國天下而終身行之者矣夫聖人以恕答子貢一言終身之問與曾子以恕答門人一貫何謂之問寧不脗合而明盡也哉

羅子曰知及之仁守之仁即其知體生生而不已者

也學能不已則內外融通人已聯合家國天下一以貫之故有恒者可學聖人

問終日不食章意頗難理會羅子時隱几而坐因指而詢之此桌子方整可觀使精巧工匠竭目力即能成乎亦必用角尺格之而後能也衆曰若非格以角尺縱精目巧匠此桌决難得如是方整羅子曰聖賢出自天縱夫子之精巧更何加焉但規矩爲方圓之至聖人爲人倫之至非考古膺文契悟法則縱心思力竭而終非其至故曰我非生而知

之好古敏以求之其所謂求即學夫古也其所以
學即求其至也曰然則思果可廢耶彼謂心之官
則思思曰睿睿作聖者皆非耶曰他明說學而不
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故思學俱工夫要緊而學
則又所以善其思者也今規矩一也用之制器亦
一也然以拙匠所爲較之於巧則精粗何啻霄壤
是學之功而入微者即所謂思思之精而不易者
即所謂學故非思則學無以成始而非學則思無
以成終也

或問吾儕性體胆洞達無奈氣質重滯開悟實難羅子
憮然浩嘆曰久日天下古今有塲極情寃枉無從
訴辨無處斷也或改容起曰胡不少示端倪曰
諸子務宜細心俯察吾先爲指示一個證佐試觀
通衢興衆四下官馬往來項時即有數百其強壯
富貴者如滑無論至負擔推挽殘疾癈癃寸步而
移者亦是多多然而緩急先後衝撞躱閃百千萬
樣件無百千出種方便既不至於妨碍亦不及於
傾危此等不知說吾人德性不廣大敢說廣大
不精微又敢說吾人德性不個個皆善此則孔子
所謂繼之者善成之者性而曰性相近也生此德
性用於目而爲視視則色色不同用於耳而爲聽
聽則聲聲不同用於鼻口而爲嗅爲食嗅與食則
品品不同用於心智而爲思爲行思與行則又事
事不同此後則看其人幸與不幸幸則生好家人
好地方不幸則生不好人家不好地方人家地方
俱好則其人生來耳目心智自然習得漸好人家
地方俱不好則其人生來耳目心智自然習得漸

不好此孔子所以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然則相
遠原起於習習則原出於之今却以不善委爲氣
質之性則不善之過天當任之矣豈非古今一大
冤枉也哉

或問善與不善固由於習矣然孩提少長習猶未覩
却亦有善不善者難道均不由性生也羅子曰聖
人之言本自周匝蓋相遠則凡善不善之不同者
皆足以言之也若要其極則人幸生好人家好地
方者不惟一事習好且事事習好而其人號稱善

人矣不幸生不好人家不好地方者不惟一事習不好且事事習不好而其人號稱不善人矣比其極至號稱善人者則先儒云善斯成性奚啻一時善而將時時皆善世世皆善矣號稱不善人者則先儒云習慣成自然奚啻一時不善而將時時皆不善世世皆不善矣究竟人到世世皆爲善便謂之上智不移人到世世皆爲不善便謂之下愚不移是則皆習之使然而遠之極至也惟先儒論下愚不移而歸諸人不肯移至論人不肯移則又歸

諸拒而不信絶而不爲此其聰明强力之偏覗之聲色貨利之染雖清濁高下不同其爲害之大則一而已矣然是兩種習氣自古迄今充天塞地畢竟於前所論道術一段其[illegible]性之真而廣大精微之妙大家日用却毫厘也撓動他不得頃刻也隱瞞他不[illegible]其所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也夫不善[illegible]任則天地之大若可柰何今辨別分曉的確只係習成則轉移化導儘得以自由矣先儒謂治平本諸教化教化切諸風俗最爲根極要

領之談但予又敢謂教化風俗係于講求學術講求學術急須明正經書即如孔門教主求仁輙氏每道性善傳來二千年矣乃於仁首以克治於性補以氣質講解漫傳本旨弗顧俗指習而愈趨症因藥而益病予幸此生躬逢　聖世取士設科而聿專經術諭民列款而式重孝慈數言信千載之一時振德可事半而功倍伏願　廟堂加意更祈館閣同心語道務以德性爲先而知能愛敬不失赤子孩提之素造道以中庸爲至而聖神功化咸

歸百姓日用之常至若多見多聞而擇識論語明言其爲知之次而非虛靈之體克伐怨欲而不行論語重惜其用力之難而非惻隱之良雖學者全功拘所不廢然老農之於田也佳禾既植始事刈草之圖場師之於圃也芳林已樹乃勤培灌之力如或次第少差畢竟徒勞無益斯經正則民行興行興則邪慝去並舉一世以甄陶大造羣英而報稱今觀幼稚兒童援筆能工文論再假心神開悟蒙養端造聖功黜旁求而着近裏率性粹而育天

和將人人以同長長親親且世世而常熙熙皡皡
蓋樞機上斡則繫星誰能北外氣勢內旋則庶草
靡不風從所習寧有不善者哉

問君子三戒色不專是女色如目遇成色是也鬭不
是嚷鬭如其爭也君子是也得亦不專是貨利如
年來了無寸欲是也羅子曰君子生平心心在道
但有損於道即心必思以絕去一切豈不專在所
戒但驗以身所經歷則某幼年多病長去獨宿男
女之欲夢寐多迷中年講學幾廢舉業而考較落

等則終夕廢寢平素最耳淡泊樂施與財利惟去
己之快及今年衰産費稱貸日艱悦色好勝果是
消歇而此則獨爲所苦以是言之一切固所當戒
而舊說三事果尤爲重且專也有志學道信不可
不知矣且戒之爲言最爲入道之首而進德之先
其所持守雖至道明德立亦不可緩如曰惡人齋
戒可祀上帝是則學之始必戒也如曰齋戒以神
明其德則學之終亦必戒也況其功效捷於影響
如中庸論君子戒愼恐懼皆功也而戒則先言之
論君子中和位育皆効也而節則先言之未有其
初不戒而發時能節亦未有戒之既愼而節之不
中者也堯之兢兢舜之業業文之翼翼無非此戒
而欽明允塞純亦不已則即戒之到極處也嗚呼
暗室屋漏上帝照臨不自戒嚴神且陰殛縱不爲
善謀將不爲禍恐耶一息尚存戒之哉戒之哉其
毋忽也已

問君子有三畏羅子曰此三事只孟子一言該之蓋
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則赤子之心即天命而訓

人以此即聖言也若謂福善禍淫脩吉悖凶人於
天命豈有不知德位隆重威望巍巍人何敢狎登
山觀海彌高彌遠又何嘗敢侮惟是孩提愛敬其
知能之良雖渾全天畀而不慮不學則禮極希微
莫說常人難知即豪傑才智之士亦無從理會知
之不能況望其恭敬奉持而兢業承順之不遑耶
惟如是則大人必在所狎而聖言必在所侮矣蓋
其人是不失赤子之心之人而其言是不失赤子
之心之言也觀之孔門勇於從善莫如子路然破

只道夫子有是之迂、徹於悟道一夫、如子貢然、順只而道夫子亦是多學而然、故夫子當面發嘆、於由則曰知德者鮮矣、於賜則曰莫我知也夫、此豈不知天命之驗耶、至孟子一言性善、門下諸人紛紜辨駁、況知樂正子雖稱好善、至性有諸已、亦在疑信相半之間、況於其他耶、如是而不謂之狎且侮也、吾安能爲諸賢諱耶、

羅子曰、嶢嶢者易缺、堅而磷者也、皎皎者易汚、白而緇者也、孔子則不然、不曰堅、失我無以受磨而奚

磷、不曰白、失我無以受涅而奚緇、此所謂無可無不可也、若謂堅不磷、白不緇、非物理也、非物理何以喻大、

羅子曰、無可無不可、非是聖人說我也無可我也無不可、這便非聖人本體至虛處矣、只云我異於是無可無不可耳、正是聖人空空真體

羅子曰、君子一心備中和之理、其容貌詞氣之常、皆是心體流行、自觀者各中其節、故言變、其實君子只是不失吾常而已、非因時而轉變也、

問仕優則學、學優則仕、其義何如、羅子曰、仕學原是一事、但自成已處言則謂之學、自成物處言則謂之仕、故人之仕學、患不優耳、優字即優而游之之優、乃善致其知而復於自然之良處也、故仕而不善致其知、則格於事勢、以滯其機、乖於感應以戚其意、便是仕不能優矣、學而不善致其知、則拘虛迹而不足以達天下之變、局形骸而不足以通天下之志、便是學不能優矣、故學者須是識認知體透徹、便圓融活潑之機、不離吾身心應用之處、則

一段意思、長是優游充裕、見大心泰、無所不足、雖蒞官臨民、而自已受用、不失平生、無意於學而自有其學也、雖在窮居陋巷、而感通乎化、孝友家邦、無意於仕而自有其仕也、非謂仕必優然後去學、學必優然後去仕、分作兩段工夫也、

問先儒謂子貢晩年進德、今觀日月階天之喻、直是尊信孔子之至處、羅子曰、此是子貢到老不信夫子處、如何卻說他進德、蓋孔子一生學問只求仁一以貫通、只是行恕、吾夫子說傳仁恕、即一時

天下後世俱貫徹了。蓋子貢不知只管望夫子得邦家至後仲尼以萬世爲了土爲萬民立了命子貢也不知只管追恨未得邦家所以不見綏來動和之化生榮死哀之報想其築室六年多是此念耿耿則子貢不惟當面錯過夫子至身後尤錯過無盡也當時只虧了封人一見夫子便說夫子不會失位只其位與人不同正木鐸天下後世之位也朱子以將字作將來之將不知當作殆將之將所以把封人獨得之見與子貢類看了今非敢爲

異說蓋此是聖門學問一段大頭腦吾人學聖一段大眼目此處放過他無足論矣

一貫編下論尾

近溪羅先生一貫編

門人熊 儐孺宏編次
後學錢啓忠沃心重訂

大學

天性人最貴學稱大丈夫爲父子兄弟家邦咸作孚始本終及末物格信非徒明德於天下至善古人符

問古本大學其義何如羅子曰大人者以天下爲一人者也以天下爲一人者古之明明德於天下者

也古之明明德於天下者由本以及末而善斯至焉者也故學大人以明明德以親民者其道必在止於至善焉若爲員必以規爲方必以矩規矩者方員之至者也學者於明親之至而能知所止焉則有定向而意誠不妄動而心正所處安而身脩由是而齊家治國平天下自可慮之明而得其當矣一知止而大學之道得焉是以明德親民者必貴知止於至善然至善之所當知者謂何物有本末是意心身爲天下國家之本也事有終始是齊

治平之始於誠正脩也是有物必有則有事必有式一定之格而爲明德親民之善之至者也故知所先後卽知止矣道其不庶幾乎觀古人之欲平天下治國齊家以明明德於民者固必先脩身正心誠意以明明德於巳焉欲人巳之間悉得其當者又貴先明諸心知所往焉致所往之知果何在在於誠意正心脩身之知何而爲本之始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如何而爲末之終若下文所言毋自欺以至於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物皆當其則

事皆合其式而格之必止于至善之極焉耳誠格之而知至善之所正焉則意可誠心可正身可脩家可齊國可治而天下可平矣故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天下國家之本本亂則末不能治何也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所厚既薄無所不薄矣夫知亂本末者之非善則知格本末者之爲至善故申之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自大學之道至此凡言知者八初言知止次言知所先后可見知所先後卽知所止也次言致知在格物

又次言物格而後知至末則復言知本則知至然則至善之爲本末而本末之爲格物也又不彰彰著明也哉所謂誠其意者以後則皆格物以致其知者也葢所謂誠其意者卽大學之本之始事也毋自欺以至歷引淇澳諸詩康誥諸書而及夫無訟之說者皆求知夫誠意之所以爲物之本所以爲事之始而一一須合夫至善之格如是則誠意爲合格否則爲出格或曰人能誠意則善矣何必復求合格也哉曰程子不云乎用意懇切固是意

誠然着力把持反成私意是則誠意而出格者也例之脩齊治平節節爲格物致知也明矣但誠意緊接着知本知至說來卽所謂知止而後有定也葢學大人者只患不曉得通天下爲一身而其本之重大如此若曉得如此重大之本在我則家國天下攢湊將來雖狹小者志意也着弘大雖浮泛者志意也着篤實怠緩者志意也着緊切自然歉不過自欺不過便自然已不汪如好色惡臭又自然滿假不得而謙虛受益其凝聚一段精神於幽

獨之中者又以其勢之所必至也哉幽獨者是未
接國家之先慎則是知得本立於此而敬謹嚴切
卽前定其志意之謂也此言君子之孜孜於至善
者惟日不足下言小人之孜孜於不善者亦惟日
不足但其中既誠則其外必形如財富者必潤其
屋涵養者必潤其身君子明德之意既已誠切則
自然明明德於天下矣故引淇澳烈文二詩以
見有切磋琢磨之盛德至善則民自不忘而民不
能忘者正以其盛德之有可賢可親可樂可利也

是非誠中形外之徵也耶所以康誥太甲帝典皆
自明其德不已而及諸民又不已而通諸天又明
德親民之必得所止如文王之仁敬孝慈信之浹
洽於父子君臣朋友間也然總是從知止至善中
來知止至善從知所先后來知所先后又是從知
立本以及其末來也故於意之能誠者而曰大畏
民志此謂知本也此段於明明德親民止至善詳
說備舉然却都是形容學大人者知本以後一段
精神如易謂擬而后言議而后動擬議以將成乎

身家國天下之變化者也正心則卽接着定而后
能靜說蓋其見已明透其志已堅定則自然外誘
不動內念不生又安有聽忿懥恐懼憂患好樂而
爲中心之累也哉意誠心正則安其身而動自足
以端本善則與不知立本而徇好惡於偏物之間
者萬萬不同故其孝則足以事君其弟則足以事
長其慈則足以使衆是又將仁敬孝慈信而約言
之且引康誥以推極於不學而能見孝弟慈悉出
於良心自然君子立本之功至是愈精而愈微矣

則國之與仁與讓天下之與孝與弟應之甚速而
至大者又豈不愈神而愈妙也耶故絜矩以下卽
是老者思所以安朋友思所以信少者思所以懷
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而急用人者用乎
安養之人行政者行乎安養之政孔子七十從心
而不踰者不踰此絜矩而十五所志於學者志此
大學而已矣是道也惟堯舜實始之故曰克明峻
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
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光於四表格於上下是非洞

明德於天下也耶惟孟子實繼之故道在邇而求
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
下平又曰七十衣帛食肉斑白者不負戴於道路
黎民不饑不寒又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
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諸掌是非用人行政以盡
絜矩之義也耶嗚呼孔子一生求仁而曰中心安
仁者天下一人者也其心將以仁其身者仁萬世
人人之身而恐無憑據故既竭心思而繼以先王
之道於是取夫六經之中至善之旨集為大學一

章以為脩齊治平規矩所謂格也其旨趣自孟子
以後知者甚少宋有晦菴先生見得當求諸六經
而未專以孝弟慈為本明有陽明先生見得當求
諸良心亦未先以古聖賢為法芳自幼學即有所
疑久久乃稍有見黽勉家庭已數十年未敢著之
於篇惟居鄉居官常經誦我
高皇帝聖諭衍為鄉約以作會規而士民見聞處處
興起者輙覺響應乃知大學之道在我
朝果當大明而

高皇帝真是挺生聖神承堯舜之統契孔孟之傳而
開太平於茲天下萬萬世無疆者也
問大學宗旨羅子曰孔子此書却被孟子一句道盡
所云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夫孩提之愛
親是孝孩提之敬兄是弟未有學養子而嫁是慈
保赤子又孩提愛敬之所自生者也此個孝弟慈
原人人不慮而自知人人不學而自能亦天下萬
世人人不約而自同者也今只以所自知者而為
知以所自能者而為能則為父子兄弟足法而人

自法之便叫做明明德於天下又叫做人人親其
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也此三件事從造化中流出
從母胎中帶來遍天遍地亘古亘今試看此時薄
海內外風俗氣候萬萬不齊而家家戶戶誰不是
以此三件事過日子也只堯舜禹湯文武便皆曉
得此三件事脩諸已而率乎人以後却盡亂做不
曉得以此脩已率人故縱有作為亦是小道縱有
治平亦是小康却不知天下原有此三件大道理
而古先帝王原有此三件大學術也故孔子於舜帝

王脩巳率人的道理學術既定爲六經又將六經中至善的格言定爲脩巳率人規矩而使後世之學者格著物之本末始終知皆擴而充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長吾長以及人之長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使家家戶戶共相愛敬共相慈和而共相安樂雖百歲老翁皆嬉嬉都如赤子一般便叫做雍熙太和而爲太順大化總而名之曰大學也巳

問大學一書吾人入道之功最當急於講求者也乞詳言之羅子曰孔門之學在於求仁而大學便是

孔門求仁全書也蓋仁者渾然與萬物同體故大人聯屬家國天下以成其身今看明明德而必曰於天下則通天下皆在吾明德中也與精神血脈何等相親說欲明明德於天下而必曰古之人則我之明德親民考之帝王而不謬也其本末先後尚何患其不至善也哉細玩首尾只此一意故此書一明不惟學者眞可身遊聖神堂奥而天下萬世眞可使之物物各得其所也大哉仁乎斯其至矣

問大學明德親民還易訓解惟至善之止解者紛紛竟未愜人意何也羅子曰規矩者方圓之至也聖人者人倫之至也只識得古聖爲明親之善之至而明德親民者所必法焉則大學一書從首貫尾自然簡易條直而不費言說也巳

問大學首先明明德羅子曰明字從日從月天之所以爲天者爲其有日月也如非日月則天之功用廢矣人之心則天也心之知則日月也故心之在人自朝至暮自幼至老無非此知以爲功用合知

以言心是無日月而能成天也有是理哉天無二日人一明德焉足矣乃云明明德者何曰知一也有自生而言者天之良知也所謂明德也有自學而言者人知巳之有良知也所謂明明德也故百姓日用而不知惟聖賢則能顧諟天之明命也惟顧諟則命益顯知益妙自然明明德於天下學則成大學而人則爲大人也巳

羅子曰人不可以不學而學不可以不大學之所以爲大者明德以親乎民而親民以明其德焉耳矣

今夫天至高矣日月星辰至遠矣手徑寸之鑑而臨之毫髮畢照焉何哉其明無礙則其入無間其入無間則其涵無方夫其入無間則內外一體而親足徵矣其涵無方則遠近一體而大莫尚矣故徑寸之照而有大於天地在鑑且有然者何獨至於吾心之德而疑之夫吾之心靈澄照曠圓應虛通故可上友千古而親於無前也俟聖不惑而親於無後也質鬼神弗疑而親於無間也而況父子兄弟其倫固不煩而其聯固甚切是故未有德而

不明未有明而不親未有親而不大大學也者固將學乎其大者也學乎其大而不知明德親民移之合一焉則非惟身心之用窒滯弗融而天下國家又何所係屬以全其化也哉

羅子曰明德親民必止於善至善也者聖之純倫之盡而古之極也其惟放勳乎克明峻德以親睦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是明明德於天下矣故知此者之謂止而學此者之謂大學

羅子曰舉天下而舉之大物也舉天下之物而身之大本也身本天下之物而先之大學也故知所先後則近道矣而欲致其知者在格物也是以學必知物不知夫物非知學也物必知格不知夫格非知物也格必知本末本末必知先後不知夫本末先後非知格也斯格也物之則也亦古之制也

或問大學如何羅子曰大學者學為大人者也大人者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大明當空容光必照日月者天地之所以成其大也良知虛靈森然萬象明德者吾心之日月也萬物一體與天地同其

大者也明德既是萬物一體明明德者亦當一體乎萬物矣如欲明孝之德便須體親之心以盡其愛欲明弟之德便須體兄之心以行其敬欲明忠信之德便須體朋友之心以盡先施之義推之天下之人皆一體相親便是明明德於天下明德是主意親民是工夫而止至善則又其樞要也止至善如何是明德親民的樞要宋周子曰曷為天下師曰善故師位者善之至立人之極者也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敬學敬師而明德通

天下矣、故學大人者、必立師位、立師位者、必先知止、知止者卽下文格物之本末、而知先立乎本爲天下之至善、故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知立本者、則其意在天下國家、自是誠切而不容已、所謂定也、能誠意者、其心中正、無所偏倚、無所障礙、屹然天地之間、更不提動、所謂靜也、意有定向、心已靜正、則安身立命、以立天下之大本、慮善以動、以達天下之大道、而脩齊治平兼舉而無爲矣、爲天子者、必如是而後可成堯舜之治、爲庶人者、必知是而後可繼孔孟之宗、然其功用之實、則又不過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長吾長以及人之長、而天下可運諸掌矣、

問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可卽是至善否、羅子曰、此古者的有所指、卽堯舜是也、故曰克明峻德、以親睦九族、九族旣睦、平章百姓、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此卽是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物之本末、事之終始、知所先後、而不亂者也、是爲明明德親民之至善、是爲萬世之格則、而萬世誠正脩齊治平者之所必法之者也、

問慈湖謂誠意正心、大學層節太多、似非孔子之書、何如、羅子曰、心意知物等字、原非始於大學、六經中亦往往言之、亦非止六經言之、反之身中、實是有個虛涵之體、而虛涵應感、自意思有個擬議之端、而其虛涵應感、又莫非知體靈明貫徹也、此雖一切世人皆然、况聖人乎、曰、旣一切世人皆然、則大學又何必許多功夫也、曰、知意與心、原與天同體、人累於物、不免私小、今教之以大學、正是欲其

學乎大也、學大則必加意天下國家、方爲誠切、心統乎天下國家、方爲中正、如此方是能知天下之大本、而爲物格、乃是能立天下之大本、而爲身脩、慈湖是欲人一處用功、故約而言之、非便謂等節可廢也、

問大學格物、其詳如何、羅子曰、知大學之道一句、便知所以格物矣、蓋天下古今、人孰無學、但所學多於其小、而未能大焉耳、若欲學爲大人、學則大矣、學[illegible]必有道、然道亦有善有未善、而善又有至

有未至惟此大學一書則孔曾師弟信好十分篤求直述自首至尾皆是明言如此爲學方是爲學之大如此爲道方是爲善之至也今日細看來眞是字字句句爲天理之極盡而無纖芥之或遺爲人情之極公而無毫髮之或私而爲千古聖賢垂世立教之格言也學者能依此聖言講求討論審度思惟乎吾此意心身家國天下一一如何爲本爲末吾今誠正脩齊治平如何而成始成終是則卽名格物也若格之之功到明白透徹曉得意心身之

所以能爲本而果足以該乎國家天下之末又明白透徹曉得誠正脩之所以當先而可及乎齊治均平之終先後一貫停當不偏便近大學之道而知止乎至善也由是所學意可誠心可正身可脩家可齊國可治天下可平然諸古先之明明德於天下者其精蘊其規模分毫不爽乃爲定靜安慮能得至善以止焉而後大學之事畢矣究竟其明明德於天下原非他物只是孝弟慈三者感孚聯屬渾融乎千萬人爲一人貫通乎千萬世爲一世已爾觀其於誠意章自穆穆說到前王所以不忘已是統總本末始終而歸極至善矣後來正心脩身及於篇終雖各分章而詞却只是一意不過敷演詠嘆乎此而已故予嘗謂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此句便足以盡發大學之精蘊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此句便足以盡槩大學之規模然則聖賢是書固爲千古帝王盡心民物之柜格又寧非孔曾思孟學脉傳心之公案矣乎

坐中因論致知格物有謂聖賢之學必考古証今講

習經書以格物理然後吾之良知乃得中正有謂格之與知原非兩件知卽格之靈曉處格卽知之條理處卽二說以請問羅子曰皆是也觀之古語謂言出由衷之謂信又曰矢口而成章吐詞而爲經則格果不出於言之外也又觀古語謂言覺之言又曰非法言不敢道必則古昔稱先生似考証講習亦有出於言之外者故曰二說皆是也詰者曰如先生之論果終無合一之歸乎曰有古語謂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之

既曰擬議則豈徒用一己之意見哉殆必近取諸心遠取諸物雖凡芻蕘之言狂夫之語亦所必察亦所必采而況聖經賢傳言而世為天下法者可不悉心點簡也哉如此則準憑有在既非自作聰明而根本於心亦非徒取諸外斯為合一也已

問大學以脩身為天下國家之本如何方是脩身羅子曰致良知則夫身矣曰如斯而已乎曰致良知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夫良知者不慮不學而能愛其親能敬其長也故大學雖有許多工夫

然實落處只是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故上老老上長長便是脩身以立天下之本民興孝民興弟便是齊治平而畢脩身之用也天德王道一併打合便是孔子平生所志之學其從心不踰之矩即此個絜矩之道是也卻不只是一個致良知耶故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大學之道備矣

問大學傳誠意正心脩身全不見詳細指點工夫卻都只在應物之跡上形容何也羅子曰大人者以天下為一人者也身心即是天下國家而國家天下即是身心故自誠意以下總是敷衍物之本末事之終始又總是貫串本末原止一物終始原止一事渾淪聯合了無縫罅此是大學之大章旨也故其間非無工夫但工夫自別如身心意便要說天下國家蓋是天下國家之外別無身心意也齊治平便要說誠正脩蓋誠正脩之外別無齊治平也要之其立言者只是要打合而談聽泛觀者只是要打開卻不知打合則十分簡易蓋其理其機

原出天然也打開則十分艱難蓋其理其機原出臆想也故某嘗妄議此書既名大學則看之者須要大眼孔受之者須要大襟懷讀之者亦須大口氣而為之者亦須大手段也

羅子曰為人君止於仁雖列之以五至孝弟慈則括之以三及云未有學養子而後嫁則慈又孝弟所從生而渾然良知之自有者也仁讓之興彌廣而感通之本益微非古至善其孰能與於斯

羅子曰所誠其意者即物也毋自欺至此以沒世不

忘者、卽誠意之物之格也、格如帝典康誥湯銘周詩具陳者、斯善之極至而止之所當先知者也、倒之於脩齊治平焉、均是格致之義也已、

問人心之知本然常明、此大學所以首重明明德、何如、羅子曰、聖人之言原是一字不容增減、其謂明德、則德只是個明、更說個有時而昏不得、如謂顧諟天之明命、亦添個有時而昏不得也、曰明德如是、何以必學以明之也耶、曰大學之謂明明、卽大易之乾乾也、天行自乾、吾乾乾而已、天德本明、吾明明而已、故知必知之、不知必知之、是知此心之常知、而夫子誨子路以知只是知其知也、若謂由此求之、又有可知之理、則當時已謂是知也、而却猶有所未知、恐非夫子確然不易之辭矣、今將本文誦之自見、曰從來見孟子說性善、而中庸說率性之謂道、孟子說直養、而孔子說人之生也直、常自未能解了、蓋謂性必全善、方纔率得、生必通明、方纔以直養得、柰何諸家皆云性有氣質之雜、心有物欲之蔽、夫既有雜、則善可率得、惡將如何率

得、夫既有蔽、則明便直得、昏則如何直得、此乃自心疑忌不定、將聖賢之言、作做上智邊事、只得去爲善去惡、而性且不敢率、只得去存明去昏、而養且不得直、率之愈去而惡與昏愈甚、愈存而善與明愈遠、今日何幸得見此心知體、便自頭頭是道、而了了皆通也耶、曰雖然如是、然却不可遂謂無善惡之雜、無昏明之殊、只能彀得此個知體到手、則便憑我爲善去惡、而總叫做率性、儘我存明去昏、而總叫做直養、無害也已、

問致知與愼獨何別、羅子曰、不同、曰何爲不同、曰其工夫有先後也、曰獨是獨知、既是獨知、原是一個知、則愼獨與致知、又豈容有先後也、曰學者未詳耳、大學分明說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今觀愼獨是誠意時事、則致知當在誠意先也、曰然則獨非獨知乎、曰獨是虞庭一字、亦卽孔子所謂一貫的一字也、問者躍然曰、把一字作獨字看、甚是痛快、則致知可卽是惟精否、曰豈止如此、將[illegible]以齊治平、亦卽是允執其中也、若在中庸[illegible]明

自如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却是惟精惟一却是惟一下文中者天下之大本却是執中虞庭宗旨至孔子發盡無餘何可輕易分言也哉

問古聖至善亦只是父子兄弟足法則孩提愛親敬長恐人人原自具足何必切切謂當求諸古聖羅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夫至本中庸即愚夫愚婦可以與知與能者也至久鮮能却是聖人亦有所不知不能而必俟聰明聖智達天德者也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夫此中庸之至

能於下愚而又神於天載神於天載而亦能於下愚則此時心體果是四端現在然非聖脩作則便終擴充不去守規矩而為方圓夫豈不易簡也哉若只徒求書中陳跡而以知能之良培植根苗則支離無成與徑信本心者其弊固無殊也矣

問大學篇名現存禮記不知篇與禮何關羅子曰禮有經有曲世人輒指一事一時言禮者皆曲而非經也若論經禮則真是天之經地之義綱紀乎人物彌綸乎造化必如大學規模廣大矩度森列而血脉精神周流貫徹乃始足以當之其間字字句句雖筆之孔子而非始於孔子蓋孔子一生要仁天下仁萬世既竭心思於是必繼之以先王之道而仁始足以覆天下萬世矣故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六經皆是此意而大學獨曰善之至曰物之格者則尤是六經之精髓而為禮之大經仁之全體也學者漫謂本心自足而輒以意見彷彿為之國家天下得其平焉者寡矣

一貫編大學尾

近溪羅先生一貫編

門人熊　儐孺夫編次

後學錢啓忠沃心重訂

中庸

天命默流布生生性渾全鳶魚顯飛躍凡庸體自然日監茲不離嚴畏相周旋至敬純於穆聖躋象帝先

問中庸亦如古本可否羅子曰天命之謂性一語孔子得之五十以後以自家立命微言而肫肫仁惻

以復立生民之命於萬萬世者也蓋人能默識得此心此身生生化化皆是天機天理發越充周則一顧諟之而明命在我上帝時時臨爾無須臾或離自然其嚴其愼見於隱顯於微率之於喜怒則其靜虛而其動直道可四達而不悖致之於天下則典要脩而化育彰[illegible][illegible]永垂而無悖矣故易曰君子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極說命之難知而所[illegible]中庸其至之至字正至命之至也斷然說民鮮能已久亟見其難也豈惟民哉斯道費而隱雖人至於聖而至命之處亦有所不知有所不[illegible]字[illegible]讀得活蓋聖人之於天道有脗合與否[illegible]不知不能即指夷惠伊尹等聖人徒窮得一端之理有方有體而吾員融生化之性尚未可率達而況於穆不已之命之至耶此後節舉聖賢道德之盛而至字竟未直指至哀公問政纔說誠者天之道而始繼之曰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此下却多是發揮盡性至命之道而統總歸之仲尼一人其言堯舜是他祖述則知他不止是堯舜文武是他憲章

則知他不止是文武天地是他上律下襲則知他不止是天地蓋羣聖天地皆有民所憾處皆有偏害相悖處若仲尼之敦化川流此其天地則絕形象而尤爲大也是以其道則爲至聖之道其德則爲至誠之德而統括之曰此其仁之肫肫蓋孔子平生心法也其深則淵淵其遠則浩浩夫豈一[illegible]羣聖之所能知也哉所以不能知者以其聰明造聖智而其聖智未達乎天德故也下則復言智君子必知何而天德乃可入而達之也耶蓋[illegible]

道維玄維默維於穆則的然文著者斯與天不相
似矣故闇然之闇字從門從暗乃室中之一無所
見者復狀之以淡淡則白水未和而了無滋味者
也狀之以簡簡則竹簡方素而瑩無點畫者也狀
之以溫溫則絲蠒方燥而渾無端緒者也君子於
此而獨不厭文且理焉則知遠本諸近風出諸自
微秘乎顯而於穆玄默之天不潛入而靡間也哉
何謂微之顯潛伏而人所不見者是也何謂風之
自敬信不待言動者是也何謂遠之近民勸民威

而不事賞且怒者是也如此而後其德始闇然不
顯天下自日章而平矣遂形容之極以及於天載
之無聲無臭乃確然嘆曰此卽所以為聖之至為
誠之至矣夫豈尋常羣聖之可得而與可得而知
也哉究竟中庸一篇是孔子以生平自仁其身者
以仁天下萬世字字句句皆從五十知天命中發
出奈何聖遠言湮學者往往滯於事理之末而鮮
達乎性命之源以想度為探求而欲至乎不思而
得之微以方所為操持而欲造乎不勉而中之妙

是皆擬聖太高覓道太遠而謂必如何而淸如何
而任如何而和如何而多學而識如何而克伐怨
欲不行如何而博施於民而能濟衆而後聖可學
也顧不知仁不遠人道不下帶至聖優域不出跬
步間也故是書極言至命之難而首發以中庸其
至一句葢曰聖人盡性以至天命乃中庸以至之
也中庸者民生日用而良知良能者也故不慮而
知卽所以為不思而得也不學而能卽所以為不
勉而中也不慮不學不思不勉則卽無聲臭而闇

然以淡簡溫矣大哉中庸斯其至矣夫

問天命之謂性是說道之本源率性之謂道是聖人
分上事脩道之謂教是賢人分上事是否羅子曰
古人著書都是直述目前實事只論吾輩相聚在
此為着甚的豈非講究身心靈明原日天地為何
均賦人物如何同體今日身心靈明如何方與天
地相通如何方與人物為一精光透露神氣照臨
使身心之靈者不失其為靈明者不失其為明所
以說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不見不聞之地無非

戒謹恐懼之功此無他葢天地之靈明洞徹則身
心之敬畏自嚴賢人固以是而入聖人亦以是而
純分位稍有不同工夫實無二致雖中庸言意不
可妄爲分析要之天命率性一句似啓乎脩道之
端而脩道一句似卒乎天命而性之蘊不分聖賢
以至吾人均以知性爲先所謂智之事均以盡性
爲後所謂聖之事先後二字亦只强言其實初先
知時自然已不住脩末後盡時自然更妙於知試
觀中庸一書前頭條分縷悉何等精詳後面窮神

知化何等融液分明天命三句只是一直說下而
不至盡性不足以成教也耶

問天命之謂性何如羅子曰諸君於性命姑置勿談
試舉目前天果安在論語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
百物生焉則四時百物夫孰而非天也詩曰昊天
曰明及爾出往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則出往游衍
夫孰而非天也夫四時百物皆天矣奚復於吾人
而外之出往游衍皆天矣又奚復於此心而遺之
故中庸天命謂性分明是以天之命而爲人之性
謂人之性卽天之命而合一莫測者也試觀今人
意態天將風霾則懊惱殊甚天將開霽則快爽殊
常至形氣亦然遇曉則天下之耳目與日而俱張
際暝則天下之耳目與日而俱翕雖欲二之孰得
而二之也哉夫天道幽默其不已不離原不假言
說乃茲首先發明以作中庸張本者蓋欲至愚儕識
知天不離人則一切謀慮一切云爲儼然上帝臨
之卽隱而見微而顯恐懼驚栗而莫敢邪妄庶感
人心而和平風世俗以淳厚而王道蕩蕩平平之

化可以歸其有極而會其極也已意聖賢之慈憫
吾人也意亦至矣學者其可忽諸

羅子曰天命之謂性此是聖賢點化人處吾人終日
視聽言動起居食息總是此性而不知此性總是
天之命也若知性是天命則天本莫之爲而爲命
本莫之致而致我終日視聽言動起居食息更無
可方所無能窮盡而渾然怡然靜與天俱動與天
游矣率之身而爲道同諸人而爲教也自不期然
而然矣故天命之性便直貫天載之神眞乎地而

與天爲徒也
或問曰天命之性原吾本有夫子何須縷縷講說羅子曰正謂是我本有故須大家講求恐其遺失也譬之貧人原有祖爵乃不自知一旦因人指示則頃刻便可公侯不然將貧窶終身矣天性在我明則聖昧則凡其貴賤視祖爵之得失又不啻萬萬可不講求而必得之耶
羅子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人於是處徹却則此身在天地間從作孩提直至皓首與造化消息渾

成大片道家者流所謂呼接天根吸通月窟更無可着揀擇可容迴避之地之時也故詩云昊天曰明及爾出往昊天曰旦及爾游衍所以君子必戒愼必恐懼毋敢或貳其心焉耳不知乎此而悞於事爲應迹比擬思量縱有合處亦謂遠人爲道難語純天之造也已
問戒謹恐懼說是敬愼工夫但恐懼二字似太着重也羅子曰汝不聞論語所謂畏天命乎凡人奉君父之命猶然悚息不寧況吾人此性卽是天命則帝天之威莫之能測明命昭察誰可隱藏故雖不覩不聞而實莫見莫顯其几愈幽獨則其照愈精明其照愈精明則其畏愈兢惕又安敢頃刻放逸也耶蓋由所見旣已親切則爲愈自不可已固非作而致其情也
問平日在愼獨上用工頗爲專篤然雜念紛擾終難止息如何乃可羅子曰學問之功先須辨別源頭分曉方有次第且言如何爲獨曰獨者吾心獨知之地也又如何爲愼獨曰吾心中念慮紛雜或有

時而明或有時而昏或有時而定或有時而亂須詳察而嚴治之則愼也曰卽子之言則愼雜非愼獨也蓋獨以自知者心之體也一而弗二者也雜其所知者心之照也二而弗一者也君子於此因其悟得心體在我至隱至微莫見莫顯精神歸一無須臾之散離故謂之愼獨也曰所謂愼者蓋如治其昏而後獨可得而明也治其亂而後獨可得而定也若非愼其雜又安能愼其獨也耶曰明之可昏定之可亂皆二而非一也二而非一則皆雜

念而非所謂獨知也獨知也者吾心之良知天之明命而於穆不已者也明固知明昏亦知昏昏明二而其知則一也定固知定而亂亦知亂定亂二而其知則一也古今聖賢惓惓切切只爲這些子費却其精神珍之重之存之養之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總在此一處致愼也曰然則雜念俱置之而不問耶曰隷胥之在於官府兵卒之在於營伍雜念之類也憲使升堂而隷胥自肅大將登壇而兵卒自嚴則愼獨之與雜念之類也今不思自

作憲使主將而惟隷胥兵卒之求焉不亦悖且難也哉

問喜怒哀樂之謂中陽明謂從涵養後始然而先儒又謂須善觀未發氣象其意何如羅子曰二說俱有大益於學人但本旨却尚有說蓋中庸名篇原是平常而可通達者也今論人情性之平常應用者是喜怒哀樂而其最平且常者則又是喜怒哀樂之未發也曰先儒謂心惟寂靜之時方是未發難說平常卽是也曰中庸原先說定喜怒哀樂後分未發與發豈不明白有兩段時候也耶況細觀世人終日喜怒哀樂必待物感乃發而其不發時則更多也感物則欲動情勝將或不免而未發時則任天之便更多也中庸欲學者得見天命性眞以爲中正平常的極則而恐其不知喫緊帖體也乃指着喜怒哀樂未發處使其反觀而自得之則此段性情便可中正平常便可平常中正亦便可立大本而其出無窮達大道而其應無方矣曰人之情欲多端雖喜怒哀樂未發而憧憧往來亦

多安能卽許以反觀自得耶曰爾於上下文意欠理會蓋其初道不可離是見道已徹其次戒謹恐懼是備道已嚴再加喜怒哀樂一無所感此時天性渾然大可想見不於此覓中更從何處覓中耶予毎嘗於此重嘆聖人苦心亦嘗於此而深感聖人厚恩也

問喜怒哀樂未發是何等時候亦何等氣象耶羅子曰此是先儒看道太深把聖言憶想[illegible]便說有何氣象可觀也蓋此書原叫做中庸[illegible]平常

解釋便自妥帖且更明快蓋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命不已則性不已性不已則率之爲道亦不已而無須臾之或離也此個性道體段原長是渾渾淪淪而中亦長是順順暢暢而和我今與你終日語默動靜出入起居雖是人意周旋却自自然然莫非天機活潑也卽於今日直到老死更無二樣所謂人性皆善而愚婦愚夫可與知與能者也中間只恐怕喜怒哀樂或至拂性違和若時時畏天奉命不過其節卽喜怒哀樂總是一團和氣天地無不感通民物無不歸順相安相養而太和在我大明宇宙間矣此只是人情纔到極平易處而不覺功化却到極神聖處也噫人亦何苦而不把中庸解釋中庸亦又何苦而不把中庸服行中庸也哉

問以喜怒爲言何如羅子曰吾人日用總是好惡而喜怒則好惡之成者也好惡之端極微而喜怒之用甚大聖人誠意正心只從此處用力便推之家國天下裕如故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而僻則爲天下僇焉以是知此學之講直關世道欲一體乎萬物參主張之功誠不可不汲汲也

問中以立本和以達道矣如何却又要致羅子曰致字是致物與人之致推開一步說雖義兼極致而實在天地萬物上着力也蓋聖人作中庸是五十學易之後直見乾坤之體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有親可久有功可大認定個天命流行人性皆善無反無側蕩蕩平平也故從喜怒哀樂未發處指出爲天下之大本從喜怒哀樂中節處指出爲天下之達道夫中和既大同乎天下則聖人必天地萬物皆中其中方是爲其大中必天地萬物皆和其和方是達其大和故德曰達德道曰達道統之以三重率之以九經品節斯斯謂之禮鼓舞斯斯之謂樂相安相忘斯斯之大順大化而至誠至聖之所以盡己之性以盡人之性以盡物之性以贊天地造化育而與天地參也

問致中和其義何如羅子曰聖賢學術須先見得大處故大學中庸開口就說個天下正欲恢擴吾黨

器局聯屬天下以成其身中則大中和則爲大和非是尋常小小家數吞其根原乃自愼獨中來所謂愼獨者正是出類拔萃頂天立地卓然一身於天地間也如此志願以爲工夫如此工夫以畢志願則天地萬物渾爲一已當其喜怒哀樂未施設作用時其體段精神已包涵無外天下事凡皆從其中妙應而爲天下大本也當發用施設時則一怒或可以安天下之民一喜或可以造天下之福中間節目皆足以和平天下而爲天下之達道也

故以天下大本形容愼獨聖人其中藏原非小可以天下達道形容愼獨聖人其發用無不貫通處也中和致極如此果是包含遍覆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矣

羅子曰致中和之意雖云喜怒皆中其節然大旨則於怒居多葢喜與和同流則致之也易怒與和相反則致之甚難也故定性亦曰七情之發惟怒爲難制意與中庸之旨共一諄切學者遽忘吾怒以觀是非其功最難但天地萬物之位育於此關係苟怒不中節則天翻地覆而物我失所其宪有不可言者故君子戒謹恐懼非爲天地萬物只怕此生得罪天地作孽萬物不能一日自安耳

問近聞先生所論頗有所得羅子曰其見維何曰聞論天命之性見得我此身隨時隨處皆是天矣豈不快暢又何所不順適也哉羅子曰子若如此理會天命之性是之謂失而非所謂得也曰如何却反是失羅子曰尔既曉得無時無處不是天命則天命之所在即死生禍福之所在也不知悚然生

些懼怕却更侈然謂可順適則天命一言反作教之狂藥矣曰弟子聞言不覺渾身促局不能自安曰即此便是戒愼恐懼而上君子之路矣所以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曰小人而無忌憚如何又說小人之中庸耶曰此正見天命無所不在故本惟中庸無分君子小人但君子知畏天命之嚴而小人則器量褊淺便欲任天之便而過於自恣不覺流於忌憚尔曰君子小人俱一樣中庸如何又曰君子

而時中、則中庸與時中、豈亦有分別也耶、曰觀聖
賢之言、極是縝密、如曰率性謂道、道無須臾可離、
便是人人公共、曰喜怒哀樂未發爲中、發而中節
爲和、便自有個分別、中庸二字、可以槩言、亦可分
言、槩言則皆天命之性也、分言則必喜怒哀樂、更
無妄發、或感而發、又無踰節、方始是中、四者或過、
雖亦平常之人、而中體未免傷而不和矣、細細看
來、吾人情性、俱是天命、庸則言其平平徧滿、常常
具在也、中則言其徹底皆天、入微皆命也、故其外

之日用、渾渾平常、而其中之天體、時時敬順、乃爲
慎獨、乃成君子、是中者庸之精髓、庸者中之膚皮、
而戒謹恐懼者、則君子之事天養性、以完固精華、
而充潤膚體也、故前此諸大儒先、其論主敬工夫、
極其嚴密、而性體平常處、未先提掇、似中而欠庸、
故學之往往至於拘迫、近時同志先達、其論良知
學脉、果爲的確、而敬畏天命處、未加緊切、似庸而
未中、故學之往往無所持循、某至不肖、幸父師教
詔、每責令理會經書、一字一句、不輕放過、攸尊長

久久不覺於孔聖心源、稍有契悟、
問君子之道費而隱、舊說另作中庸一大枝看、是否
顧闕羅子曰、試看六經中語道之文、曾有如此費
字之奇特者乎、蓋是吾夫子學易到廣生大生去
處、滿眼乾坤、如百萬富翁、日用奢費、浩蕩無涯、乃
說出這個字面、善體聖心者、便從費字以求隱字、
則富翁之百萬寶藏、一時具見矣、故費用是說乾
坤生化之廣大、而隱藏是說生不徒生、而存諸中
者、生生而莫量、化不徒化、而蘊諸內者、化化而無

方、若孟夫子所謂源泉混混、不舍晝夜、老子所謂
虛而不屈、動而愈出、蘇子所謂取之無窮、用之不
竭、而爲造物者之無盡藏也、故費字之奇、不如隱
字之尤奇、費字之重、又不如隱字之尤重、費則只
見其生化之無疆去處、而隱則方表其不止無疆、
而且無盡去處、要之總是顯仁藏用、而極力形容
天命之不已也、下面一篇、其論說雖多、總是詳言
此道神化無疆、而無盡也、如云我君子這個妙道、
極其浩費、而又極其藏蓄、四海九州、萬萬生靈、

說他是夫婦之愚不肖而其實個個可以與知[illegible]
能愚不肖的夫婦可與知能而聖人却又不可[illegible]
知能莫說聖人只是個人卽如天地一團神氣要
載也載他不得要破也破他不得而災祥順逆且
往往有不當恰好處到是鳶魚微物有又能顯見
造化處君子之妙道如此其浩費無邊如此其隱
藏無盡故其用功須是造端乎夫婦以愚不肖之
知能來作日用又當昭察乎天地盡知聖人之所
不知盡能聖人之所不能位天地育萬物而盡釋

天地之憾而後已也上一段是易經所謂天行健
後一段便是君子以自强不息處也上一段是詩
經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後一段便是聖人純
於天道亦不已也大約中庸只天命之謂性一句
把天地人的精髓一口道盡繼之曰率性之謂道
則見得萬民萬物各循其性之自然無處不是道
而此體遂充塞乎兩間矣又繼之曰道不須臾離
則見得萬民萬物各安其性之本然無時不是道
而此體不止充塞兩間而且貫徹千古矣想像吾

夫子當時[illegible]到得生[illegible]謂易去
處其靈[illegible]心[illegible]作此[illegible]帝王
道之蕩蕩平平完[illegible]於民生日用之[illegible]形骸
雖殊而此子了無[illegible]氣雖別而毫髮[illegible]可融
通君子只知得這個天命便嚴恭寅畏時中以成
君子小人只不知得這個天命便無所忌憚反中
庸以成小人君子小人兩種學術其根原皆分自
此但令人說君子時中說得淺陋說小人無忌憚
也說得淺陋無從乎中庸一篇大旨埋沒千載而

直至今日也要之聖人他的確見得時中分明發
得時中透徹不過只在此個費隱你試看溥博淵
泉而時出之繼而又說溥博如天淵泉如淵夫時
中卽是時出時時中出卽是浩費無疆寳藏無盡
平鋪於日用之間而無我無人常在目睫之下而
無古無今果眞如鉅富之家隨衆穿也穿不了隨
衆吃也吃不了隨衆受用更也受用不了降古聖
神序之以六十四卦分之以三百八十四爻演之
以係詞十翼布之以洪範九疇至於極力顯著則

又是中庸此書君子之所以尊德性者是尊此個
德性敬畏天命者是敬畏此個天命樂[illegible]日用之
常者是樂此個日用之常大人之所以不失赤子
之心者是不失此個赤子良心[illegible]後[illegible][illegible]行無傳於
天命之性漫然無知不知人之有生原是稟受天
命而生便把吾儕日用[illegible]性全[illegible]不上在眼界全
不着在心胷或疑其為惡或倚其為混或妄第其
為性有三品或至肆縱恣懺而不加尊奉畏敬敵
則卒至於妄為行悖而反中庸矣蓋由其不見大

用顯行徧滿寰穹便思於靜修幽隱謂就中須養
出有個端倪又謂看喜怒哀樂以前作何氣象不
見孩提愛敬與夫婦知能渾是天然大道便思生
今反古刻意尚行而做出一翻奇嶒險怪驚今咳
駭俗焉此豈不是不知天命而不畏遂至反中庸
而遊貞常也哉不肖每談中庸[illegible]於費隱真覺痛
心切慮感激不能自已竊[illegible][illegible]一綫道脈最是
無多而其關係天地造化人物生靈呼吸盛衰大
捷於桴鼓而影響也即此費而隱隱而費若合符
其妙趣神機以來彰顯天命點撥人心則頃刻之
間宇宙之內生生化化皞皞熙熙寸土盡是黃
纖塵皆成法界而吾儕出世一場也不負為
聖世之遭逢矣若不務明張道目朗攄胸襟以領總
天錫元和而只拘泥舊聞人私其身已私其學孰
一念以為天真任猜求以還性地豈惟端倪竟不
可圖聖脩竟不可得而眼前錦繡乾坤徧界總成
淒慘苦趣矣語傷大激寔切由衷惟至仁長者其
共憐之憐之

昨聞論費隱謂盡知聖人之所不知盡能聖人之所
不能盡釋人民之所憾於天地乃為察乎天地之
功夫不知從何處下手羅子曰此去處也有些難
言且為諸生說一笑話俗諺云早知燈是火飯熟
幾多時不意諸生今下此問却是手執燈光以徧
求火種也蓋愚不肖夫婦之知能便是聖神之所
以察天地而聖神之所以察天地却不外造端於
愚不肖夫婦之知能也此乃中庸之所以為至處
又是從古及今之民所以鮮能處今且說民之所

以鮮能中庸而中庸爲德之至自見矣、大要自古
以來、人皆曉得去做聖人、而不曉得聖人卽是自
巳、故凡說着聖人、便去尋作聖一個門路、殊不知
門路一尋、卽去聖萬里、吾夫子竭盡平生精神、倒
翻宇宙乾坤、看見古今有無限聖賢、聖賢有無限
等級、道理既有千百般多門路、亦有千百般樣、然
竟未有如此中庸之至者、故從天命之性發揮、直
到上天之載、以成此中庸一書、然只此造端三句
足以該之、故鄙見常謂中庸是本大中庸、此三句

是本小中庸、非三句無以見中庸所蘊之精、非中
庸無以見三句所該之廣、且泛觀天地之間、其地
有百千萬方、每方有百千萬人、然耳目之聰明、知
能之活潑、孩提則均一、愛敬爹娘則均一、撫抱穿
衣吃飯、日用往來、直至老死則均一、更無少欠、眞
是王道平平、而不費些子尋思、王道蕩蕩、而不費
些子氣力、若要通天、只此天便可通、若要徹地、只
此便地可徹、若要統人統物、只此便人物統一、所
以夷惠伊尹、只管努力、而只管偏有不能、孔子只

管隨時、不費些力、而只管能不可及、所以天地之
道、再並行不得、並行便要悖、惟孔子則並行而不
悖、天地之物、再並育不得、並育便要相害、惟孔子
則並育而不相害、故敢妄說從愚不肖夫婦知能
以察天地、乃可盡知聖人所不知、盡能聖人所不
能、而盡釋天地之有憾於人處也、又方見中庸之
自率性以致中和、從育萬物以位天地、皆是的確
實事、而非虛談也、此個中庸道理、夫子全在易經
中來、但想古今聖人、豈止夫子讀之、蓋未有聖人

而不讀易者、却未能如夫子之皆小心焉耳、卽如
中庸其至矣的至字、原是從易經上來、蓋乾坤原
是一氣磅礴、然乾則只可言他大、言他始、此則便
是大家門路所共的去處、不想好看好聽、而却少
受用、入去便皆茫蕩無歸着結果、惟是此氣一到
坤處、便自平順安妥、生息沖和、方是羣品受用一
片田地、孔子到此嘆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初則
取之以爲自巳時中、後則編來以爲此本中庸、而
作千聖萬賢求道之極則也、當時及門諸弟子、惟

是顏淵一個、曉得去擇中庸、又曉得易經復見天
地之心、所以許其一日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其
次則如曾點之春風童冠、浴沂詠歸、看見眼前一
片錦繡乾坤、行來作個家儅、而未能成章、所以孔
子思之不輟、此是吾夫子仁者人也、道不遠人、中
庸眞正一脉、後世擬顏子爲深潛純粹、曾點爲脫
略世故、總是見夫子中庸不眞、便與諸賢亦妄肆
猜度也、今中庸具在、請諸友詳之、
問先生以費隱指點中庸、聽者皆喜、然則從前謂道

有體有用、兩端不容偏廢、非與羅子曰、分體用析
顯微以求道、語道此是孔孟過後、宇宙中二千年
來一個大夢酣睡、至今而呼喚未醒者也、蓋纔天
徹地、盡人盡物、總是一個大道、此個大道就叫做
中庸、中庸者平平常常、徧滿乎宴穹、接連乎今古、
良知以爲知、而不假思慮、良能以爲能、而絕無勉
强、無晝無夜、其靈妙從虛空湧將出來、乃爲天命
之性、無晝無夜、其條理就事務鋪張出去、乃爲率
性之道、此則三才萬物、實實地有這個道體、安得

謂無乃間亦言無者、則是嘆美其有不徒有、而有
得貫融了、無滯着焉耳、非謂可以有無而分剖之
也、兩間萬世、昭昭地見這個顯布、安得謂微、乃間
亦言微者、則亦表著其顯不徒顯、而顯得精妙了、
不容窺測焉耳、非謂其有顯微而各主之也、所以
曰君子之道費而隱、天明以費爲大設施、而隱則
其費之所出、中藏無盡、而敷演不竭也、故首章率
性謂道、而卽說道無須臾或離、便是定下道之體
段、而下文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不過極言天命之

靈明、而須臾之不可或忽也、曰微之與顯、固非二
體、但看鬼神章分明說視之不可見、聽之不可聞、
却不是體物不遺之外、別有一去處也、況後章畢
竟謂不顯惟德、乃爲天載、則微之視顯、似更重也、
曰語道至於此處、句字也難着、豈又容以輕重而
分別也哉、卽前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總是聖智而
未達天德者也、若盡性至命、而爲天下之至誠至
聖、則道卽是他、他卽是道、但明顯顯纔現目前、而
中則更無隱藏、明顯顯纔話口頭、而外則又何餘

剩是則目擊而道存言出而蘊盡人之極而天之
徒也今若欲計重輕較長短一段以言用又一段
以言體一段以言顯又一段以言微此則揔是葛
藤不了予亦不敢以願於諸生矣而况於其他乎
問此理在天地間原自活潑原自恒久無欠缺無間
歇何如羅子曰予覺理在天地之間則然矣不識
反之於身則又何如曰某觀天地之間這等反諸
身心便自茫然曰予見天地間道理如是豈獨予
之身心却在天地外耶曰吾身固不在天地外但

覺得天地自天地吾身自吾身未渾成一個也曰
予身與天地固非一個但鳶魚與天地亦非一個
也何中庸却說鳶魚與天地相昭察也耶曰鳶魚
是物類於天地之性不會斲喪若吾人不免氣習
染壞似難並論也曰氣習染壞雖則難免但請問
予當應答之時手便翌然端拱足便竦然起立可
曾染壞否曰此正由平日習得好了曰予於拱立
之時目便炯然相視耳便卓然相聽可曾由得習
否曰此却非由習而後能曰既予之手也是道足

也是道耳目又也是道如何却謂身不及乎鳶魚
而難以同乎天地也哉豈惟爾身即今一堂上下
貴賤老幼奚止千人看其手足拱立耳目視聽伶
俐難說不活潑於鳶魚不昭察於天地也一生詰
孟子云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若曰渾然俱是個
道則中庸謂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豈非耶曰讀書
須將上下文氣理會此條有言天之生物必因其
材而篤註謂篤爲加厚若知篤[illegible]則培是加厚栽
他覆是加厚傾他夫豈天地生物之本心哉當照

中庸他章說天地無不覆[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見其生生不已之
心蓋天地之視物猶父母之[illegible][illegible]子物之或栽或傾
在人能分別之而父母則無分也故曰人莫知其
子之惡父母莫能知其子之惡而天地顧肯覆物
之傾也耶此段精神古今獨我夫子一人得之故
其學只是求仁其術只是行個恕其志只是要個
老便安少便懷朋友便信其行藏南子也去見佛
肸也應召公山弗擾也欲往楚狂雖離之也去尋
他荷蕢雖避之也去追他眞是要個個入於善而

後巳更不知一毫吝惜於人亦更不知一毫分別故其自言曰有教無類而後世形容之者亦曰天地無弃物聖人無弃人推其在在精神將我天下萬物之人盡欲納之懷抱之中所以至今天下萬世之人個個親之如父愛之如母尊敬之如天地如磁之吁鐵如漆之投膠析之不離遠之不去非夫子有求於吾人亦非吾人有求於夫子皆莫知其然却眞是渾成一團太和一片天機也諸生謝曰仁哉夫子之教乎幸哉吾儕之遇乎願共生生

無負持載覆幬之恩也已

羅子曰孔子憲章文武宗旨在於求仁仁者人也天地萬物爲一體者也其中親親爲大人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則人而大矣孔子志學聯屬家國天下以成其身所以學其大者也亦欲行其大也仁者孩提之不學不慮良知良能也聖人之不勉不思即不失其赤子之心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長吾長以及人之長而家國天下運之掌矣故其告君只是此語以敏文武之政

人資禀有生而知之有學而知之又有困而知之今說不待培養而自生此恐生知乃能若吾人則雖困學猶未得也敢謂不待培養自生發耶羅子曰知有兩樣有本諸德性者有出諸覺悟者此三個知字當屬覺悟上看至於三個知之的之字却當屬之德性也蓋論德性之良知良能原是通古今一聖愚人人具足而個個圓成者也然雖聖人亦必待感觸覺悟方纔受用得即如帝舜亦謂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决江河而不能禦可見

也是從感觸而後覺悟但以其覺悟之速便象生成使然其次則稍遲緩故有三等不同至謂及其知之一也則所知的德性皆是不待學而能不待慮而後知即困知之所知者亦與生知之所知者更無毫髮不同後世因此知字看不明白遂於德性也疑說有氣質之雜而孟氏性善之言更無一人信得過是以疑云學問亦如源泉而無其源種樹而無其根徒勞心力而終難望其流通充長也已

有友見先生終日終夜勤懇問曰先生何以能是羅子曰天下之事只在於習習慣自然雖欲倦叔不能也曰某等如何用功學習曰人心知體原無界限廣大是其本然也故一見人善即能知好好處即是學處學處即是眞知處故曰好學近乎知也學而習習而時時懇切便知體生生覺得好處蓋不容已方是力行近仁非曰其初知之而今始行之也然行雖懇切而於所好之善未能一般則其知體豈甘自安即是其羞惡處也順此知體蓋加

羞耻則奮迅激昂其行益力學習純熟自覺與聖賢一般便悅懌和樂而良知廣大之體快然而自足矣非是知耻近乎勇耶勇以熟仁仁以致知以言乎身則謂之脩以言乎天下國家則謂之齊治平矣更無兩段工夫亦無兩般時候中庸大學合而一之者也

問誠與明如何分別羅子曰近來用工却全不在此等去處曰不在此處却在何處時方食點心乃指而言曰只在此處蓋此食點心時叫做明也得叫做誠也得然只是吃點心也叫不得做明也叫不得做誠但點心已是食了亦不消再叫明叫誠也以此推之則四書五經百樣萬樣諸般道理諸般名色都可以從吃點心一處起亦都可以從吃點心一處空也

問誠者自成一章可能訓解直截不至如今時講說纏繞願聞羅子曰此章所重在一成字蓋天下之所最貴者惟成全之難能爾若誠之爲誠蓋充實完美則隨時隨處無所不有無所不通而道則自爲

達道也已又復申言之曰誠果何如其自成也夫物皆有終始所由以成始所由以成終誠則爲之非誠則物何以能始且終也哉此誠之所以可貴而君子必貴之正以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然不惟己之完美有成已也且充實光輝明著動變民物之感化而成者亦皆自然而然矣然誠即道也道亦誠也誠既能以自成則道豈不能以自道也哉蓋道體莫大仁智而其用莫妙于時措也茲成己則純然而可言仁成物則顯然而可言智仁且智

則德率諸性矣德率諸性而道合乎內外矣性機
生活道妙圓通則舉而措之與時宜之推之四海
而皆準垂之萬世而無弊矣然則君子所貴乎誠
者豈徒以其能自成也哉亦以其能自道也學者
勗諸

問尊德性而道問學議論不一何如羅子曰前在京
中會說此條全章諸老皆以為然請為子誦之大
哉聖人之道不作空說即指堯舜禹湯文武周孔
之道也發育峻極是說聖人位育的功化禮儀威

儀即致中和的實事而功化之所由成者也優優
克足蓋經禮曲禮周詳備密更無欠缺使萬物各
得其所所以能發育如是也即此便是聖人至道
然聖人却從何處得來蓋盛德之至自然動容周
旋中禮也人若苟無聖人至德而徒慕聖人至道
則人而不仁如禮何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至
道終不為我凝矣夫至道以至德而凝此德性之
所以當尊也尊之之功則必學于古訓問于師友
如德性本自廣大則用學問以致之而不失其廣
大也德性本自精微則用學問以盡之而不失其
精微也德性本自高明中庸則用學問以致之道
之而不失其高明中庸也以上皆謂之溫故故溫
則德性之知日新而於三千三百體察無所不明
且德性之厚日敦而於禮儀威儀忠信無所不貫
禮豈有不崇而道豈有不凝哉上面都用而字至
此却下一以字可見許多工夫皆為崇禮而言也
禮既能崇則居上時禮以居上安得而驕為下時
禮以為下安得而倍語以禮語默以禮默又安得

不興而不容耶故明哲保身之詩其斯溫故知新
之明保吾動容周旋中禮之身也而天地萬物皆
吾度內矣聖人之道之大也固如是哉

羅子謂諸生曰近日得力何如曰某於此學發志頗
蚤奈先達見教務在操持更須覺察用功苦難無
多歇手今聞性善求仁之宗體驗身心日用之際
始識天機活潑受不不勝廣大於順應一步儘在
信從但活潑時須少作主持於廣大中更略加防
簡合前工夫兼用之乃善也因此語於性學雖非

甚遠、却未甚透、試觀中庸之道問學、必先之尊德性、尊之爲言、卽尊信也、故德性不尊、則所學將徒學矣、然尊而非信、則其尊又豈實尊也哉、繼之曰致廣大而盡精微、便是第一道問學處、卽是第一尊德性處也、葢廣大精微、俱性體妙用、非精微安能主持廣大、非廣大何以呈顯精微、二妙圓融、方成日用、且看一切人家、遇有非常喜慶、意外急迫、其男婦主僕、無論老幼賢愚、倉卒奔突、各逞其能、果是活潑廣大矣、畢竟步趨不至顛蹶、視聽不至

錯亂、可謂全無主持防簡於其間哉、此等廣大精微、推而至於處處人家皆然、則德性便遍了四海、推而至於時時人家皆然、則德性便通了萬世、奈緣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葢由之是化育流布、其機順、而屬之天、知之是反觀內照、其機逆、而本之學、此個學脉自孔子仁者人也、孟子形色天性也、二聖賢以後、埋沒直至于今、于間有志豪傑、多不務根本、只貪圖枝葉、甚者謂德性蔽于氣質、全藉人力主張、稍求質任自然、詆爲猖狂失據、如子

於性善、遂肯信從、已最難得、然於尊爲順應處信却廣大一邊、於主持莊肅處、尚疑精微一段、此則病在心麁、不克入細、見淺不識研幾、故廣大則見得、而信之也易、精微則見不得、而信之也難、殊不思德性雖賦諸天、擴充全資乎己、今子信從廣大、則便活潑受用、苟因此而窺測、則精微於底裏自明、受用覩廣大何異、乃若不善探討、只把往日工夫、恭和湊泊、則方寸虛明之中、靈妙翻增梗塞、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矣、故程伯子云、學者先須識仁、

仁能先識、則廣大精微、一齊悟透、其體段人而實天、以言乎至變、而莫可拘矣、其應感物而惟我、以言乎至賾、而不容紊矣、觸目皆帝則森嚴、舉念悉神明對越、境界新美、趣味悠長、熟習萬千、總無足道、所以孔子極其形容、既曰徙義崇德、又曰遷善改過、孟子極其形容、既曰天下廣居、又曰人之安宅、夫居遷而不廣、更說甚活潑宏舒、宅徙而不安、又說甚主持穩妥、此今請子只擇吉移新、更莫繫情戀舊、卽謂之白日昇天、人寰洞府、又何不可

哉、

羅子曰士人有志向往者將欲從事於問學之道宜先歸宗於德性之尊未有德性之不尊而問學之能道者也如致廣大而盡精微則須理會自巳當下視聽云爲起居食息之德性果是廣大否也果是精微否也若果眞見廣大之無不該精微之無不妙吾知其致之盡之工夫自有莫可巳焉者矣如極高明而道中庸則其理會亦然其眞見亦然吾知其極之道之工夫亦自有莫可巳焉者矣故

四書五經非不專攻然不外吾當下之顯露者以專而攻之也諸子百家非不博習然不外吾當下之現在者以博而習之也其致力固勞而力有其端則勞未幾而逸倍之役志亦苦而志得其功則苦不甚而甘隨之譬諸善於農者須覔腴田善於圃者必求熟地則以培嘉植而枝葉易於暢茂以袪惡草而根株易於拔除于習慨夫近世爲學者矣惟欲習善而善乃未之先明每思成道而道顧[illegible]從入又奚怪乎所學之愈陋而去性之益[illegible]

也哉、

問廣大精微信如所言矣但性體原不相離今日時廣大則以廣大應事時精微則以精微應事其所未解也羅子曰人性不能不現乎情人情不能不成乎境情以境遷性以情遷卽如喜怒哀樂各各情狀不同然却總是此心故曰一致而百慮殊途而同歸也事之接於巳者時時不斷而情之在於巳者時時不同事有當喜時來者有當怒時來者亦只得隨彼時之心而應之也故曰時廣大則以

廣大應事時精微則以精微應事正與喜怒之應事相類皆以其時言之也曰喜怒與廣大精微似亦不同曰細論果有不同然皆屬乎情境情境之現有自外之物感而生者有自內之思想而生者思想在心有時清清朗朗而無遠弗屆無物不備此則其廣大時也思想在心亦有時渾渾噩噩而內外俱忘物我無跡此則其精微時也雖其情境相殊而心體則一若工夫熟時遇着事來便隨答應有何不可若再回頭轉念或去疑貳昏明或去

比量淵隘則中藏氷炭先自不寧安能外得和平
而事順無情也哉
問中庸論時出而曰溥博淵泉今先生欲人探索底
裏中夜覃思見聖人易經之造化必曰神曰精曰
氣即此三言於造化之蘊似過半矣羅子曰易經
指示造化實常用此三言然在人善自理會何如
爾若理會不善少落方所則世之俗學異教多有
指思慮以爲神執靈明以爲精運動作以爲氣體
既妄與支分用亦誤相錯雜言愈多而道愈遠矣

殊不知古先聖人之言造化皆是强名原無實物
言下似若有三就裏了難取一神可以該精氣而
精氣實可化神氣亦可以該神而精神亦原附氣
渾淪圓妙一粒而九有盡含推移迅疾一息而萬
年莫竟惟是邃古至聖特立宇宙之中超拔乾坤
之表洞徹空澄即海岳之弘鉅而迴無隔礙靈明
朗曜即本石之頑朴而畢露新奇故能會古今民
物之英華而宣昭以張隻眼鏡古今民物之竅妙
而顯發以宰一心是以目惟不觀觀則無所不透

心惟不運運則靡所不通固不啻合知能以一之
而實難岐天人而二之也已
問仲尼祖述堯舜一章羅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
矣則祖述者即祖述其孝弟之道也汝諦觀本章
前面說舜只說舜其大孝也歟說孝而弟在其中
說舜而堯在其中矣就是說文王處也只說父作
之子述之說武王處也只說武王周公其達孝矣
乎可見不惟祖述是祖述孝弟而憲章亦是憲章
孝弟也至於四時之行水土之化無一物不有所

自生則無一物而不好生便謂之曰天命之謂性
也夫惟好生爲天命之性故大和絪緼凝結此身
其始之生也以孝弟慈而生是以其終之成也必
以孝弟慈而成也人徒見聖人之成處其知則不
思而得其行則不勉而中而不知皆從孝弟慈之
不慮而知不學而能中來也此個道理果是愚夫
愚婦鳶飛魚躍皆可與知與能而聖人天地有所
不能盡也惟孔子天縱聰明其見獨超拔一世故
將自已身心總放入此個天命性中保合初生一

點太和更不喪失憑其自然之知以為知憑其自然之能以為能油油於父子兄弟之間渾淪於日用常行之內凡所思惟凡所作用凡所視聽言動無晝無夜無少無老看看雖是個人身其實都是天體看着雖是個尋常其實都是神化所以下面極形容其物並育道並行敦化川流而曰此個天地比之有形天地尤為大也不然此書說聖神功化已是極其玄妙若千變萬化而不可方物何為却總名之曰中庸也耶學者但將其名書之意細去玩味便知孔子之學原有根源而今日之論或亦愚者千慮之一得也已

或問淡而不厭是下學立心始事否羅子曰論下學立心固當淡孔明所謂非此無以明志是也但此章宗旨却是接上文固聰明達天德說來若曰必耳目不用然後天德可達天德能達方是至道可知蓋道之至處是聲臭俱無聲臭俱無須淡簡溫以入之也淡者水之清白而無味者也簡者竹之潔淨而無痕者也溫者烏爾未抽而融液無緒者也此等境界耳目聰明何所用之耳目不用精凝於神神知自明則無遠近風自微顯而一以貫之矣天之至德人之至道不相入而靡間也耶下文人所不見以至篤恭天下平皆是極其形容以歸于無聲無臭之至非果許多層工夫也

一貫編中庸尾

近溪羅先生一貫編

門人熊　儐　孺夫編次

後學錢啓忠沃心重訂

孟子上

軻氏願學孔性善其所宗知能出孩提仁義從擴充經德息邪遯浩氣藐王公進退裕綽綽仕止歸時中

問孟子謂告子先已而不動心如何他却更此孟子得之蚤也羅子曰不動心是個效驗而爲之必有其道此個道字包含最廣今人只曉得告子不動之道出諸强制與孟子不同不知告子之所謂心與孟子之所謂心渾是兩樣如黑白氷炭之異相去遠甚也曰若論工夫則告子孟子謂之不同則可至於心之在人從來只是一個如何却有兩樣曰吾儕讀書多是潦草更不肯把聖賢言語細細滋味丑問孟子所長他說出兩句話頭因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吾儕若肯就在此二句作討他一個消息便見不動心的工夫非告子可同而心不動之根源尤非告子所可彷彿矣至於孟子此章脫去言詮探他底蘊所謂知言者不是知其他的言只是在孔子一人身上知其言極精極純而爲至善也只是將孔子之言去盡知天下古今羣聖羣賢之言皆不如孔子一人之言之爲至善也孔子至善只是個時孔子時中只是個易孔子之易只是個乾坤孟子翻出便叫做浩然之氣夫浩然其至大浩然其至剛浩然其配道義而塞乎天地正是畫出此個心的氣象以顯出古今不動的根源所以只言氣而不更言心也又翻出不動的工夫叫做以直養而無害夫人生而直乾動而直人生而直則生生不已便無害其爲直矣乾動而直則乾乾不息亦無害其爲直矣豈又不從心體不動揣出一個分毫不動的工夫增也增不得減也減不得不增便不助不減便不忘渾是一團妙理又渾是一團生機而叫做集義所生孟子之所以爲心孟子心之所以爲不動是如此入頭是如此着落是如此以願學孔子則將說是不動而

未嘗不動將說是動而未嘗或動如泛巨海之涵
洋而莫究津涯如遊大荒之渺漠而無從底止此
只可以自知那肯把向人說夠對公孫之徒則只
勉强名狀以相應酬竢其三復自得而云告子之
不動心比我更易易也
問告子之心其不同處可得聞與羅子曰告子自已
的話頭現在有甚麽難見夫孟子之不動心以知
言得之是言與心無二體也而告子曰不得於言
勿求於心把心在言外另作一件物事也孟子之

不動心以養氣得之是心與氣無二體也而告子
曰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便又把心在氣外而另覓
一個去處也夫有個去處便好尋覓有件事物便
好把捉去處以安頓之視諸浩然茫蕩者孰爲難
易把捉以持守之視諸卒然剛直者孰爲安危加
以好逸惡勞人之故態見小欲速世有常情安得
不舍彼而取此也哉况此心真體原本乎天天心
何有原宰于神其布護雖顯諸仁而幾微則藏諸
用莫說耳目見聞到此俱廢即思慮之精巧自是

難容真個千層鐵壁莫踰其堅萬里青雲罔盡其[illegible]
遠必遇至人方纔有個入路故戰國如告子也是
人豪然終是輸與孟子何者告子此後直至秦漢
晉唐數百千載尋個可與孟子照面的杳然絕響
都是綴諸大儒先初起志愛好便宜於日用尋常
中妄作情識既作情識强生見解覩燈影而忽多
紅黃[illegible][illegible]日而[illegible]望光耀遂指浮游之念謂是心
源且執計較之端名爲靈覺視諸塵寰逐欲之徒
仕路希寵之輩便爲學好無奈覓真不着乃就假

而不疑入室無從乃傍門而遽止去聖愈遠離道
愈深間一二明眼者痛心相呼期同共濟反詆爲
狂妄而疾之茲幸斯世忽際大明吾道已逢昌運
有志孔孟之學者惟及時勉之
問孟子知言養氣並舉爲言乃於養氣處說出許多
工夫至知言只略說效驗更不及工夫豈知言便
如是簡易與養氣全不類耶一友曰知言養氣原
是一理亦俱簡易即如象山指敬仲剖扇訟爲是
非之端敬仲即一時悟徹本心便渾然與天地同

體知言養氣何嘗有二理哉。一友云不必別求僃細看孟子論養氣於孔子則欲願學於夷惠伊尹則云不同道於告子勿求諸心之論則斥爲義外是氣無不養者即是言無不知也一友又云以其觀之却似微有先後或曰孰先孰後曰知得方能養氣是工夫入手處養成方能知言是工夫得手處羅子曰必如是乃完全也

羅子曰大丈夫之生其力足以勝天下之重寄而不見其爲勤其思足以審天下之微幾而不覺其爲

慮悠然於萬有之中而超於何有之外此其積之也誠預而其蘊之也亦誠宏且遠矣孟子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夫氣吾氣也而其氣之所自出與所攸同則非所私焉者也人顧其所自知者何如耳誠使虛中洞啓靈竅牖通若久藏蔀屋忽駁崇臺天何蒼蒼地何茫茫則吾氣之所自出與氣之所自出固將一眸而可以盡收一念而可以全攝冥契融了無隔礙矣夫融了無隔礙之知廓了無隔礙之才涵了無隔礙之衷應了無隔礙之感則太阿出匣毫忽奚容實鑒懸空幽微畢燭此孔孟經綸之術所以獨異于義襲之小道而久假之伯功也

羅子曰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孟軻氏得之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夫天地是乾坤之德久且大而所由以著見者也吾夫子贊易曰乾知太始坤作成物夫易廣矣大矣資始萬物而靡一之或遺焉博矣厚矣資生萬物而靡一之弗成焉要之實一元

之氣渾淪磅礴浩渺無垠焉爾是氣也名之爲天則天矣天固乾之所以始乎坤者也名之爲地則地矣地固坤之所以成乎乾者也名之爲我則我矣我固天地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夫合天地萬物而知其爲一氣也又合天地萬物之氣而知其爲一我也如是而謂浩然充塞乎其間也固宜如是而謂大之至而弘足以任重剛之至而毅足以道遠也亦宜是故君子由一氣以生天生地生人生物直達順施而莫或盎之也本諸其自然而

已也。乘天地人物以敷宣一氣也。究長成斂而莫或損之也。亦本諸其自然而已也。

問學者將天地萬物一體處理會得明盡，則仁便可識其功是否。羅子曰，程子欲人先識者，識此仁也。仁者天之生德，活潑潑地，昭著心目，苟一加察，即眞機見前。仁識而天地萬物自在其中矣。如入井一段，既是怵惕惻隱，則我與孺子原如手之捫足，唇之護舌，又焉有二體。我若先行理會，方可言仁。則孺子之救，途人同之，非惟不必理會，而亦不暇理會矣。

羅子曰，乍見孺子入井，而發怵惕惻隱之心，是無所爲而爲也。若生於惡聲納交要譽，則是有所爲而爲矣。有所爲而爲，即人欲，非天理也。

問仲由大禹好善之誠，與人之益，似與大舜無異，乃謂舜有大焉，何也。羅子曰，孟子所謂大小，蓋自聖賢氣象言之。如或告己過，或聞人善，明明有個端倪，有個方所。若舜只以此善同乎天下，盡通天下而歸於此善，更無端倪，亦無方所。觀其所居一年成聚，三年成邑，二年成都，何待有過可告，又何必聞善再拜也哉。因言舜事，羅子顧在會諸友，嘆曰，聖人所以異於吾人者，蓋以所開眼目不同，故隨寓隨處，皆是此體流動充塞。一切百姓則日莫不日用，鳶飛魚躍則日察于上下，庭前草色則日生意一般，更不見有一毫分別，所以謂人皆可以爲堯舜。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也。我輩與同類之人，親疎美惡，已自不勝隔越，又安望其察道妙於鳶飛，通意思于庭草哉。且出門即有碍，胞次多氷炭，徒亦自苦平生焉耳。豈若聖賢坦坦蕩蕩，何等受用，何等快活也。

問天命之性與氣質之性，原自宋儒立說，是亦性有三品，善惡混之類也。今吾儕只宜以孟子性善爲宗，一切氣質屏而去之，作聖工夫乃始純一也。羅子曰，性命在人原是神理，看子於言下，執滯不通，一至於是，豈亦氣質之爲病，而子未之覺也乎。請爲子詳之，夫性善之宗，道之孟子，而非始于孟子也。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孔子固先言之也。氣

質之說主於諸儒而非始於諸儒也形色天性也孟子固亦先言之也且氣質之在人身呼吸往來而周流活潑者氣則爲之子今欲屏而去之非惟不可屏而實不能屏也況天命之性固專謂仁義禮智也已然非氣質生化呈露發揮則五性何從而感通四端何自而出見也耶故維天之命充塞流行妙凝氣質誠不可掩斯之謂天命之性合虛與氣而言之者也是則無善而無不善無不善而實無善所謂赤子之心渾乎其天者也孟子之道

性善則自其性無不善者言之故知能愛敬謂然四端而曰乃若其情則可爲善葢謂性雖無善而實無不善也告子則自性之無善者言之故杞柳湍水柔順活潑而曰生之謂性了無分別若謂性雖無不善而實無善也要之聖賢垂世立教貴在平等中庸使上智者可以悟而入中才者可以率而由若如告子云性則太落虛玄何以率物故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天下惟中人若多告子獨不思覺人耶何乃使一世人多不可語也此孟子所以深辨而力挽之矣固未盡非之也曰然則諸儒之說皆是矣論者又謂其非性善之宗何耶曰儒先立說原有深意而近世諸家講套漸漸失眞既將天性氣質兩平分開又將善惡三對否自分屬殊不知理至性命極是精微聖賢猶且難言而集說諸家妄生分解其粗浮淺陋亦甚矣又安望其妙契儒先之旨而直泝孔孟之宗也哉曰然則世之人敢謂其無善惡耶善惡之分敢謂其無所自生耶曰善惡之分亦

有所自而不可專執其爲性也又請爲吾子詳之今堂中聚講人不下百十堂外往來人亦不下百十余今分作兩截我輩在堂中者皆天命之性而諸人在堂外則皆氣質之性也何則人無貴賤賢愚皆以形色天性而爲日用但百姓則不知而吾輩則能知之也今執途人詢之汝何以能視耶必應以目矣而吾輩則必謂非目也心也執途人詢之汝何以能聽耶必應以耳矣而吾輩則必謂非耳也心也執途人而詢之汝何以能食何以能動

耶、必應以口與身矣、而吾輩則必謂非口與身也。
心也、識其心、以宰身、則氣質不皆化、而爲天命耶、
昧其心、以從身、則天命不皆化而爲氣質耶。心以
宰身、則萬善皆從心生、雖謂天命皆善、無不可也。
心以從身、則衆惡皆從身造、雖謂氣質乃有不皆
善、亦無不可也。故天地能生人以氣質、而不能使
氣質之必歸天命、然同界人以天命、而不能保天
命之純全萬善、若夫化氣質以爲天命、率天性以
爲萬善、其惟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也、夫

故天地設位、聖人成能・
問人性之善、是其本然、而聖人立教、又必要許多工
夫以盡其性、何也、羅子曰、盡性工夫、子且勿論、但
云人性之善、是其本然、此語果從心而發乎、抑聽
得他人之言、而謾爾云云也、曰此豈從人言、實是
自已見得、羅子曰、孟子當時一說性善、其在門高
弟、如公都萬章、俱紛紛諍辨、雖樂正子名爲好善
而信有諸已、在疑悟之間、至於宋時諸儒、先則直
謂孟子只說得一邊、須補以氣質方備、然則吾子

聰明、豈能獨超乎古今也耶、曰性字原從心從生、
則性本是心中生出來的、安得不善、但人自家不
能保守、便惡了、曰如子所言、分明在守義上看、此
性當作善、至在人身上看、此性却不免是惡了、子
何曾見得性果善、要之性善一着、是聖凡之關、只
一見性善、便凡夫立地成聖、孔子以後、惟是孟子
一人、直截透露、其他混帳、則十人而九矣、此不是
他肯自放過、蓋此處千重鐵壁、若非眞正舍死拚
生一段精神、決未許草率透過也、

有問居天下之廣居一條、羅子曰、大丈夫亦人而已
矣、丈夫之所以爲大者、亦自識其人而已矣、孔子
曰仁者人也、程子曰學者先須識仁、仁者天地萬
物渾然同體、非天下之廣居如何、又曰義禮皆仁
也、則卽人之欲廣其居者、其門路自然開闢、事事
自然嚴整、機之不可已焉者也、所居既廣、則可以
容賓旅、庇寒士、而與民由之、其餘事矣、否則居第
亦足以傳子孫、如所謂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
者、安往而不自得耶、何富貴之能加、而貧賤威武

之能以損㦕也哉作人至此果是出類拔萃軒軒昂昂所謂中心安仁天下一人者也

或問好辨大意何如羅子曰孟子之辨只是辨個天下之生而生尤莫重生於其心也故洪水溺人未便溺心夷狄猛獸害人未便害心一至春秋弑逆漸起人心大壞孔子繼禹周而作春秋全是救天下之生然猶是顯惡可得誅討及至楊墨之言一生於心則其生生之心已被遮掩安得而不閑之

某嘗謂

高皇六諭真是直接孔子春秋之旨發動忠孝之心不必言距楊墨人人知君父之恩之罔極也寧非世道一大治而天下後世獲甦生也哉

一貫編上孟尾

近溪羅先生一貫編

門人熊　儐㒒夫編次
後學錢啓忠沃心重訂

孟子下

問仁之實一章羅子曰此章書與論語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一般是孟子自述其平生始初着力處與末後得力處所以願學孔子的實事也蓋天下最大的道理只是仁義殊不知仁義是個虛名而孝弟乃是其名之實也今看人從母胎中來百無一

有止曉得愛個母親過幾時止曉得愛個哥子聖賢即此個事親的心叫他做仁即此個名而已三代以後名盛實衰學者往往知慕仁義之美而忘其根源所在孟子生來得賢母養之學宫之傍而本心不失又遇子思之徒從之而正學益聞故其見超出一世獨知得此是生人的性命自幼而少自少而壯　一刻也離不得又自身而家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一人也離不得故知而弗去不是要他不去只知得真時便原自不曾去也久久

弗去則細細密密自然有許多節次從從容容又
自然有許多文彩其事親從兄之間可度可觀亦
非是有意要節文之也節文日熟則子愛其親而
親亦慈其子弟敬其兄而兄亦友其弟父母昆弟
和美一團而宗族家邦也感通翕順雖欲不樂不
容於不樂雖欲不生長暢茂不容於不生長暢茂
以至手舞足蹈而不自知焉則事親從兄之間無
非聲容之盛而樂樂之極也已要之此雖是說樂
之極其實是形容聖之至也故從心所欲不踰矩

是絜矩孝弟而不踰也聖不可知之神是孝弟之
手舞足蹈而不可自知也然此皆其末後得力處
功夫只是知得透徹而久久弗去耳今即孟子七
篇看來那一句話離了孝弟那一塲事曾離了孝
弟陳王道則以孝弟而爲王道明聖學則以孝弟
而爲聖學管晏事功則以孝弟而鄙之楊墨仁義
則以孝弟而闢之王公氣勢則以孝弟而勝之只
弗去二字所以能純全孝弟之妙只孝弟二字所
以能成就亞聖之名而生平願學孔子果不[illegible]

言也已
羅子曰世俗恒言天下太平似是異事故或曰有象
或曰無象若孔孟言之則只曰人人親其親長其
長便天下平也今若以麒麟生鳳凰至證作太平
便是難事如親親長長則誰家無父母誰家無兄
長亦誰不能孝誰不能弟也可見太平之福只在
目前但人家子弟却多不能受用往往不愛其親
而愛他人不敬其兄而敬他人愛他人又不會愛
得好的敬他人又不會敬得好的所以更相染習

驕傲成風爭鬭所由起而訟獄所由生也要之亦
自其爲祖父兄長者與有責焉孟子曰中也養不
中才也養不才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今之縉
紳遠來相聚須責備爲父兄者以積善爲事爲子
孫者以孝弟爲心則便保合大和乃利貞也夫大
和者非保則不能久然非合亦未能久保者也故
祖宗積善數十百輩而敗在一人子孫風俗孝弟
亦壞在一個皆非所謂合也今要保合却在利貞
貞者正而固也今爲父兄者果能以正自持而不

偏其心則財產物業視人猶己待疎若親必不肯侵損鄉族以獨肥己身為子孫者亦能以正自持而不邪其思則必以父母之心為心以兄長之心為心又肯反道悖德以薄其所厚而厚其所薄耶況此段意思不止於家道有益如孟子所謂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何等大事亦不過曰入則孝出則弟孔子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亦何等大事然亦不過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則為聖為賢亦在日前人亦苦自不能受用耳

問大人不失赤子之心其說維何羅子曰凡看經書須先得聖賢口氣如此條口氣則孟夫子非是稱述大人之能乃是贊嘆人性之善也蓋今世學者往往信不過孟子性善之說皆由識見之不精其識見之不精又皆由推致之不妙觀孟子他章論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夫根本者枝葉之所由生者也不究其所由生之根本又安能透得夫枝葉之所以為善也哉曰解者謂大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赤子則一無所知一無所能果得根本乎亦還在枝葉而已也曰心性是一個神理雖不可打混然實不容分開如曰知得某事善能得某事善此即落在知能上說善所謂善之枝葉也如曰雖未見其知得某事善却生而即善知雖未見其能得某事善却生而即善能此則不落知能說善而亦不離知能說善實所謂善之根本也人之心性但愁其不善知不愁其不知某善某善也但愁其不善能不愁其不能某事某事也類觀夫赤子之目止是明而能視然未必其視之能辨也

赤子之耳止是聰而能聽然未必其聽之能別也今解者只落在能辨能別處說耳目而不從聰明上說起所以赤子大人不惟說將兩開而且將兩無歸着也嗚呼人之學問止能到得心上方纔有個入頭據我看孟子此條不是說大人方能不失赤子之心却是說赤子之心自能做得大人若赤子之心止大人不失則全不識心者也且問天下之人誰人無心誰人之心不是赤子原日的心子如不信則請徧觀天下之耳天下之目誰人會游

過赤子之耳以爲耳揆過赤子之目爲目也哉今人言心不曉從頭說心却說後來心之所知所能是不認得原日之耳目而徒指後來耳之所聽目之所視者也此豈善說耳目者噫耳目且然心無異矣

問由良知而充之以至無所不知由良能而充之以至無所不能方是大人不失赤子之心此意何如羅子曰若有不知豈得謂之良知若有不能豈得謂之良能故自赤子卽已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也

時坐中競求所謂赤子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也竟莫得其實乃命靜坐歌詩偶及於萬紫千紅總是春之句羅子因憮然嘆曰諸君知紅紫之皆春則知赤子之皆知能矣蓋天之春見於花草之間而人之性見於視聽之際今試抱赤子而弄之人從左呼則目卽盼左人從右呼則目卽盼右其耳蓋無時無處而不聽其目蓋無時無處而不盼其聽其盼蓋無時無處而不轉展則豈非無時無處而無所不知能也哉衆皆躍然曰先生其識得東風面者矣何俄頃之際而使萬紫千紅之皆春也耶

問君子深造以道其道卽率性之道否羅子曰近世諸儒亦有如此作解者但未的確須要從頭說起蓋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則人之所性皆可率而爲道然而非其至者必脩道成全而爲大聖人然後性命之學可以立教而曰大人之學之道也蓋隆古神聖自克明峻德以親睦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而爲人倫之至故大學之道在明德親民止至善也今時爲學者皆以意爲學而說學者亦皆

以意爲說故雖有可觀而道實小道達之天下通之萬世而致遠則泥也是以孔夫子之志學孟夫子之願學所學則皆大學之道以此深造則雖忘食忘憂却信古好古以直探性命之微而悉憑至善之矩着力固極其奮銳辨擇尤極其精詳久之渙然冰釋怡然理順則我卽聖心聖卽我體豈不渾渾融融聯屬中國爲一身統會萬古爲一息哉如是而自得之妙居安資深之益以至左右逢源之歸固不待辨說而其理自見矣

問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也者幾希今註疏皆主偏全
分别不識此外更有他說而可相發明否也羅子
曰孟子此個幾希二字類之他章舜之異於深山
野人夜氣之好惡與人相近皆是指爭性體而所
指性體亦且最是微妙况存之則入聖賢去之則
同禽獸其關係亮非小可安得遽以眼前形氣麄
迹而輕易言之也哉竊謂此章歷論羣聖其意主
在憂勤惕厲然憂勤惕厲生於覺悟警醒今承下
問敢以此覺字爲人之異於禽獸處也盖天命流

行物與無妄萬民萬物並育於霄壤之中其靈性
生生渾然一體而無二樣然其性雖同一生生其
生雖出一靈妙皆知不待慮能不待學總自造化
窩中順便佈護從早至晚從古至今流行而了無
停機直達而了無轉識也惟是人在萬物之中其
靈明禀得猶多而聖生吾人之內其神明尤爲獨
至故其知能雖普地而同然而其覺悟則超羣而
先得百姓雖日用而不知較之物類頑冥猶堪呼
喚而提命之也此則天地間人物一個大限而君

子小人或存或去猶似便有憑據也孟子云堯舜
性之湯武反之皆從覺處形容其大小難易之不
同爲爾至其根源則又皆從易經透將出來其曰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然則聖人性
反之覺又不總是大易之逆知也耶曰憂勤惕厲
生於覺悟此人物之爲大異君子庶民之所爲不
同果是一言而極其分曉矣但謂聖賢逆之知覺
又有大小難易之分否也曰觀之其論大舜禹湯
亦自可見盖聖賢存此憂勤惕厲原是以完全已

性而性則惟是生化之仁合宜之義其所統宗也
大舜之庶物彰明人倫昭察而性無不盡者原不
着些子意思亦不費些子工夫止係其覺處精通
故其生處順適因性之仁而由之爲仁初不知其
爲仁而乃行乎仁因性之義而由之爲義初不知
其爲義而乃行乎義也以後去全體仁義豈不大
小難易畧有差殊憂勤惕厲固是一般而覺之初
起恐未可同日語也已
問昨聞先生論人異禽獸幾希而及於易經專性是覺

悟大畧已詳而易之逆數今則敢請爲諸人一盡
言之羅子曰夫道一而已矣道二則學亦二而已
矣豈有聖人盡性只是一覺而聖人通易又不止
是一覺也哉蓋語道而至大易則天地民物五倫
萬善極其具備純全了無纖毫欠缺惟是聰明神
聖方能與之脗合符同則大易可語道之全而聖
心可語易之全矣然究竟其所以脗合所以符同
則惟此覺字稍足以擬諸形容而學者亦可由圖
入頭處也請爲諸君詳之蓋易之爲易其充塞寰

穹樞機造化惟是一神以靈妙而通顯之在天則
萬萬而成象在地則萬萬而成形凡所成形象萬
萬皆秉其元化之靈妙通顯而爲知能是以周徧
活潑體段若可區分而眞精了無間隔昭彰謂之
帝則繼承謂之已性而實則渾全是爲易理也此
個易理本神明不測本靈顯無邊故物至則知之
知之則幾動幾動則吉先帝則固靈其端倪心神
亦順其應感象也者像乎此者也以其稍著故以
爻言而實則皆其先幾之微渺而妙覺之員訣也

故自天行之健象而即象之以不息之自強自乾龍
之初爻而即效之以潛藏而勿用推而至於六十
四象推而至於三百八十四爻又不總是贊聖神
妙覺以開其先而啓吾人純心以愼其動也哉然
其中每以卜筮而爲言者蓋聖人欲示人幾先之
爲靈而以龜蓍之出於無心者証之而其靈乃益
顯矣欲示人以聖覺之爲妙而以玩占之周於萬
變者証之而其妙乃益神矣要之言在卜筮而意
主於知幾似未可以拘方而執泥之也問曰聖人

之神幾善易幸已聞其梗槩至吾儕欲從覺而希
聖者則當何如而用力也曰此則如前大小難易
之說似又不可不預講已蓋之卦雖六十有四而
統之則獨在乾坤乾坤雖云並列而先之則又在
於乾故學者之於大易欲以了達全經則須是開
通覺性欲以開通覺性則乾之一卦最初宜先講
者也夫天也者乾之形體而乾也者天之性情故
乾即是天而純粹以精無時而不運也天即是乾
而廣生並生無處而不包也無處不包則天體無

外矣天不外乎我而我獨能外乎天哉無時不運則乾行不已矣乾不能已乎我而我獨能已乎乾哉是則大明乎乾之始而全經之始實無所不明大明乎乾之終而全經之終實無所不明蓋陰陽之內外遠近大小高下不過六位時成而天之體一盡乎此矣陰陽之消長進退順逆吉凶不過六虛周流而乾之徤一盡乎此矣譬則規一設而天下更無餘圓矩一立而天下更無餘方然則乾卦之位定行周而六十四之外復有餘卦三百八十四之外復有餘爻也與哉其視大舜之由行仁義以明乎庶物而察乎人倫沛然決江河而之四海其於羣聖之大小難易不昭昭乎而指諸吾掌也哉敢因幾希之論而併及焉幸不罪狂瞽而終教之

問由仁義行非行仁義是贊大舜能事若吾學者必須從行仁義處起手乃可語由仁義行何如羅子曰此是兩種學問如商旅路途一往南行一往北走難說出門時且先向南然後又回轉向北也曰吾人爲學須是由勉而安今舍卻行仁義卽要由仁義行是不勞勉强而安然自得也恐人非生知難遽語此矣曰從世學術不明只是此處混帳蓋行仁義與由仁義行是南北分岐處由勉而安是程途遠近處行仁義有行仁義的安勉由仁義行亦有由仁義行的安勉也曰行仁義而習熟久久以至於安卽所謂習慣成自然也吾人皆能曉得若說由仁義行又從强勉處起手此段意思卻是難解也曰此個宗旨諸孟篇篇皆然吾輩只是不察今舉其最明白的一章來看如孟子謂仁義之實只是愛親從兄夫愛親從兄吾人不慮而知之良知不學而能之良能也今人識得此體者甚少若知得透徹而又久久弗去者尤少矣故知而弗去已是十分難事况又能盡其節文詳細精密一無滲漏得多少工夫方能至此然又非惟智禮之實有許多黽勉着力卽樂斯二者亦須一切世情嗜欲休歇解脫方能打併精神優游涵詠以圖活長養乃得生惡可已而至於手舞足蹈不自知之境界也故今日出門一步卽從不慮不學處着

脚趨向尚且頭頭都是難事節節都要精真竭[illegible]
生平方得渾化若更從外面比倣修為依象執迹
出門一步已與不慮不學之體不啻冰炭做
得開熟一分則去眞心日遠一分做得成了家儅
則去眞心卽如天淵之不相及矣將以學聖而反
至背聖將以盡心而反至違心孤負一生志願處
費終身氣力總只為出門一步差却豈不大可慟
恨也哉又豈可不警省而早辨之也哉

問夷惠望望而去由由不舍不免有失已失人處何

孔子卽人已俱得羅子曰二聖人與孔子俱是成
已成物之心但二聖人覺得費力孔子則分外輕
省乃是不專求形迹而惟在我身體上圓徹自然
可以仕止久速而非仕止久速所能滞限也故智
之事也

問孔子聖之時似多得之學易而然羅子曰易象之
贊必曰時義大矣哉又曰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
御天所以君子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而隨時
變易以從道也吾夫子平生得力全在於此惟孟
氏獨能知之乃特稱之曰孔子聖之時者也是以
其立教乎人也則曰當其可之謂時其悅諸乎心
也則曰學而時習之惟其教之當可也故自不覺
其倦惟其習之以時也故自不覺其厭論語開卷
便將一生精神全付打出可見渾然一團仁體頃
刻便充塞天地而貫徹古今是何等家風何等滋
味也吾人可漫漫輕看哉

問孔子之時與顏子之復同異何如羅子曰顏子之
一日復禮復自一日始也自一日而二日三日

以至十百千日渾然太和元氣之流行而融液周
遍焉卽時而聖矣故復而引之純也則為時時而
動之天也則為復時其復之所由成而復其時之
所自來也歟

問告子謂生之謂性與食色性也何為孟子不取且
極辨其非耶羅子曰學者讀書多心粗氣浮未會
詳細理會往往於聖賢語意不覺錯過卽如告子
此人孟子極為愛敬謂能先我不動心夫不動心
是何等難事況又先於孟子也耶想其見性之學

與孟子未達一間、止語意上少圓融、而非公都諸子之可槩論也、今且道生爲之言、在古先謂太上其德好生、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謂易、而乾則大生、坤則廣生、人之生也直、生則何嫌於言哉、至孟子自道、則日日夜所息、雨露之養、豈無萌孽之生、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是皆以生言性也、耆則期易牙、美則期子都、爲人心之所同然、目之於色、口之於味、性也有命焉、是亦以食色言性也、豈生之爲言、在古則可道、在今則不可道耶、生與食色

在己則可以語性、在人則不可以語性耶、要之食色一句不差、而差在仁義分內外、故辨亦止辨其義外、而未辨其謂食色也、若夫生之一言、則又告子最爲透悟處、孟子心亦喜之、而猶恐其未徹也、故以白喩之、而以人物相混採之、告子至此、不免自疑、而不敢曰然矣、於此之際、若能嚮應承當、則性幾神理、頓爾圓通、天地萬物、渾然同體、善信兩關、不超樂正而上之也耶、惜其不然、而孟子遂終於一默也已、

夜坐誦牛山一章、衆覺肅然、羅子乃爲浩嘆曰、聖賢警人、每切而未思耳、卽梏亡二字、今看只作尋常、某提獄刑曹、親見桎梏之苦、上至於項、下至於足、更無寸膚可動活、輙爲涕下、中有悟者、曰然則從軀殼上起念、皆梏亡之類也夫、曰得之矣、蓋良心寓形體、形體既私、良心安得動活、直至中夜、非惟手足休歇、耳目廢置、雖心思亦皆歛藏、然後身中神氣、乃稍稍得以出寧、逮及天曉、端倪自然萌動、而良心乃復見矣、回思日間形役之苦、又何異以

良心爲罪人、而桎梏無所從告也哉、有友人復問曰夜氣如何可存、羅子曰、言夜氣存良心、則可言心存夜氣、則不可、蓋有氣可存、則晝而非夜矣、

問仁人心也一章、羅子曰、此是孟子極言心字、在人最爲要緊處、如曰天下恒言仁義之大、殊不知仁只是吾人身中、有此主宰虛明之心、而其視聽言動、應酬萬變、事事皆天則處、卽所由之路而爲義也、故下文繼嘆曰、人之所以終身履錯、陷於罔咎而不由乎正路者、正因放其心而不求焉耳、此其

所以陷溺而可哀也然良知在人明白不昧雖愚大至輕皆知求之豈有人心至重如此反不知求耶弗學弗問焉耳矣故曰學問之道無他只爲求其放心蓋心以不知而放則可以學問而求如曰博學而篤志是能學矣切問而近思是能問矣則自然仁在其中仁在其中則心便不放矣問曰如何仁在其中便是其心不放曰人心放時非是無有此心只因逐物有方着在一處如放於有所之放便視不見聽不聞食不知味而心不在矣若能得其眞體便良知活潑便心即是仁仁即是心內則爲主宰而發則爲正路矣人心在人果所係不爲輕也愼之愼之

問仁人心也一章以後何爲只說放心而不說人路學問必如何而後可求放心羅子曰孔子云仁者人也孟子則直指以示曰仁何以是人蓋人身耳目口鼻皆以此心在其中乃生活妙應生活妙應非仁如何其生活應妙必有節次分辨即是心之義而所由以施用之路也惟人心在人身如此要緊則心失而身即死人矣此所以爲可哀也人身與仁心原不相離則人能從事於學問而心即不違仁矣此求放心所以無他道也

問求放心即是致良知否羅子曰雖是一個工夫然用處稍有不同如求放心是未嘗知學之人須要發憤操持以立其志相似故曰將已放之心使反復入身來則知體精明方可下手致去即所謂氣質清明義理昭著也太約求放心是外以約之於中致良知是中以出之於外也其中愈精明則其發愈詳密其發愈詳密則其中益精明矣曰如此用功與傳約不亦相類耶曰傳約亦離不得故曰守約而施傳者善道也今於天地萬物而責備在我使此志卓然精明者即約以守其身也由吾身以統率天地萬物而立必俱立成不獨成發用克周者即守其身而天下平也此個工夫從古至今原無兩用惟孔孟乃集其大成也

問或爲大人或爲小人章何如羅子曰天地間人是一團生理故其機不容自已上至公卿大夫下及

農工商賈誰不求做個好人又誰不有做人的路徑但發足處却要詳審發足處只爭毫末而在我成就將天淵也奚啻千里而已哉如何是人正經的道路蓋人之爲人其體實有兩件一件是吾人此個身子有耳有目有鼻有口有手有足此都從父精母血凝聚而成自內及外只是一具骨肉而已殊不知其中原有一件靈物圓融活潑變化妙用在耳知聽在目知視在鼻知臭在口知味在手足知持行而統會於方寸空空洞洞明明曉曉名

之爲心也心則孟子謂之曰大體蓋體中之大者也耳目口鼻四肢孟子謂之曰小體蓋體中之小者也顧人從之何如耳從其小則爲小人從其大則爲大人心止方寸如何却爲大身長七尺如何却爲小蓋目只管看色耳只管聽聲鼻只管臭味四肢只管安逸所欲所嗜所求不過面前受用不能相通更不知有其他其體段原已纖細做人者若在此等處去尋路行走行得最好便是今之鄉人出色者田地足以克腹廬舍足以安居世業足

以貽傳子孫其一身口耳四肢也安頓停當不論出仕在家却都成得個人但規模小小此雖是一徑路然聖人說道從欲惟危蓋其發端既從口耳四肢之欲着了腳此欲原是無厭足的東西若稍放一步便貪求所當得外面雖圖掩覆而其中未必光明其做人即落邪徑而成個小人中之險邪者再若行險機熟門面不顧耳淫於聲目亂於色口體饕食四肢狠縱便墮坑塹荊棘及自戕其身而爲兇人惡人以致於禽獸異類而莫可紀極者

矣究其根源也皆是各要出做人但起初由身家一念嗜欲中來末流遂不可救藥此可見小體之必不可從而小人一路決不可不審擇防閑也若吾心體段則藏之方寸之間而通之六合之外其虛本自無疆界其靈本自無障礙能主耳目而不爲所昏能運四肢而不爲所局故聖人於其脫胎初生之際人教不得物强不得時節渾然冥然之中却指示一條平平正正足以自了此生的大路說道大人者要不失這一點赤子時曉知愛爺曉

知愛娘伶伶俐俐不消慮不消學的天地生成眞心也此個眞心若父母能胎教姆教常示毋誑如古之三遷善養又遇着地方風俗淳美又再有明師爲之開發良友爲之夾持稍長便導以遜讓食息便引以禮節良知良能生生不已知好色而不奪於少艾有妻子而不移於恩私則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爲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一生爲人若果千緣萬幸上得這條程途方可做人

的大路禮謂置之塞乎天地通乎民物推之東海而準推之南海而準推之西北海而準推之前千古後百世而準是聯天下國家爲一身聯千年萬載爲一息視彼七尺之軀而旦夕延命者何如耶故只不失赤子之心便可以名大人而大人者便可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而鬼神合吉凶也孟氏從其大體爲大人眞是格言至訓簡易直截惟在乎審所從而已矣

問今若全放下則與常人何異羅子曰無以異也曰既無異何以謂之聖學曰聖人者常人而肯安心者也常人者聖人而不肯安心者也故聖人即是常人以其自明故即常人而名爲聖人矣常人本是聖人因其自昧故本聖人而卒爲常人矣

諸生請訓迪羅子曰聖賢惓惓垂教天下後世有許多經傳不爲其他只爲吾儕此身故曰道不遠人且不在其他而在於此一時故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夫此身此時立談相對既渾然皆道則聖賢許多經傳亦皆可以會而通之如論語所謂時習

而悅朋來而樂中庸所謂率性爲道脩道爲教大學所謂在明明德在親民孟子所謂人性皆善而浩然塞乎天地之間字字句句無一不於此身此時相對立談而明白顯現兼總條貫矣由此觀之天下之人只爲無聖賢經傳喚醒便各各昏睡雖在大道之中而忘其爲道所以謂百姓日用而不知及至知之則許多道妙許大快樂卻即是相對立談之身即在相對立談之頃現成完備而無欠無餘如昏睡得喚之人雖耳目醒然爽快然其身

亦只是前時昏睡之身而非有他也故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諸生能趂此一刻之覺而延之刻刻積刻成時又延一時以至時時積時成日又延一日以至日日久之以至終身歲月皆如此會相對立談而不異焉則原泉涓滴到海有期核種纖芽結果可待生意既真便自久久不息而至誠純一之境只在此時一覺之功以得之而無事旁求已也

羅子曰孟子謂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此言舜之心則可若謂真如此處殆未盡也舜受堯之天下必有可以受者而後可以棄遽從而敝從之乎吾意聖人所過者化是無不可化之父也書曰瞽瞍亦允若則必無殺人事矣不幸而有之如周世宗可也柴守禮世宗父也殺人于市有司以聞世宗不問也古有之議公法首曰議親況父乎或謂不問必不慊又殺人也則如之何無已則制之而已文姜之淫制其從者夫人徒往乎守禮之暴制其從者司空徒搏乎此莊公世宗責也嗚呼子之處此亦難矣

問盡心一章羅子曰此章書是孟夫子自述其生平之所得且以警悟及門諸賢也蓋孟子學問受之子思天命之性故於天也命也性也皆究極根原了無疑貳良由他既竭心思而天聰明之盡所以翻成性善一段話頭來立個宗旨開示後學不想春秋戰國異言喧豗人性雜擾習染已久此言一出不徒世情拂逆即在門之士亦皆紛爭強辨更不服從雖以樂正之質美好善亦在疑信之間孟

子憶想諸人皆以性在面前漫多自許能知而本心聰明殊未竭盡所以浮浪言辭先入作主真正道脉反作尋常故昌言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意以人情好逸而惡勞此心易私而難公誰人肯於自性盡力去心上求之心上既未盡力而自性底蘊又何怪其不能精透而漫隨世俗以為惡為混為三品而善則反疑貳不信也夫心性固是相因而天人原無二致自性若能真知則天便自無隔礙夫孔子用功五十方知天命

今知性遂已知天則知性果然非易事矣人其可
不盡心耶至於存心一條亦未必別有一段工夫
蓋心到盡處已是極至之辭今但常時盡而不間
卽謂之存性者心之生理心存則性自條暢明朗
而謂之養存而且養便於天體顧諟周旋順事而
無所拂矣然事天亦周旋不舍雖比之知天更為
純密但我去事天終是兩個而非一也兩而未一
則壽夭終屬於天而我猶不免聽命卽是以語聖
神之理恐亦難矣惟夭壽不貳至迹化而齊終身

以俟命至情忘而一則我命在我而我卽天矣譬
之舜之與堯始而受其明揚側陋卽知之眞處繼
而蒙其館甥貳室卽事之密處若論歷數在躬而
萬幾統一則須是禪位稱帝乃其極至處也但此
章旨趣歸宿雖在性命而從入則屬心知蓋心者
身之神明則主宰於一腔之中而貫徹於八荒之
外自其流通不已者則為命自其生化無遺者則
為性自其統攝無端者則為天人惟心知不妙則
一神明不顯於是形與天隔性與命離而聖不可希

矣故善觀此章者只專在盡心字便頭頭盡理善
體此章者只專在盡心二字便時時得力信哉學
問之當講而機竅之當求也已

問盡心存心知天事天孟子原並舉以言而先生却
謂存心不必別用工夫何也羅子曰天下道理自
具本源而聖賢工夫亦自有頭腦今言心也性也
天也命也一理也雖意思渾融得好然沒個頭腦
却教學者如何用工今精神最吃緊者又是盡其
心者一句只一句認得眞的則一章首尾貫徹迎

刃更無難事如中庸論惟天下至誠能盡其性則
直至參天贊化總是盡此性而直窮到底也蓋吾
心分量卽天地之廣遠皆其併包民物之衆盛亦
相融液其併包融液之體又皆玲瓏剔透潔淨微
巧總是一團神明也所以盡之功最是為先亦最
是為大然却最是為難也所喜人有恒言隨事觀
人皆為盡心盡心而況此學獨不當先盡其心乎
故古之善言聖人者惟曰天聰明之盡者也心之
聰明果能不憚劬勞不計歲月到得心思旣竭務

明自來那時許大乾坤俱作水晶宮闕即是說性說天已是強爲區別如何存之與養知之與事又豈不一齊俱到也哉奚止曰知曰事就是最後立命一着雖云神聖之所極難只是他年深歲久歙欣浹洽我即是天天即是我而天人之間別覓之了不可得天人已是兩忘壽夭又更何有故初則必言盡心而終則果然心盡而已

或又問盡心一章說有不同何如羅子曰此章之說如陽明先生極於初學助長精神然孟夫子口氣

似覺未妥如晦菴先生雖得孟夫子口氣然分析又覺稍多層節某竊敢作一譬喻謂其初二條似一泓春水其終條則似一片寒冰也蓋心性含藏微妙深遠其研窮精徹而知之眞者則是水影天光空澄浩渺而了無底止也至於心性涵育生化圓通其因依順適而養之完者則又是波流畔岸宛曲縈迴而了無窒滯也如此以知知此以養則心之與性人之與天極是活活潑潑渾渾融融矣一然知徹於天則愈深而愈微養徹於天則益純而益凝是即性之浮游渺漠不至寒冰何從堅定故吾此身即心性之堅冰也若善知善養以顯著脩爲使心運乎身身體乎性亦即沍寒其水而凝成乎冰也蓋知以通天而養以奉天久之而身斯可以同天同天則無始無終我命在我而壽殀更何足言也哉一友從旁贊曰孟夫子他章言萬物皆備豈非專指心性及樂莫大焉斯必反求諸身信是亦同此義曰即此章書旨今蔣諸友理會亦未透妙義蓋反求諸己即謂之恕恕得快便即謂之

仁所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者也學者其心未公則於恕必須強耳故強之與安少有差別而恕則原非有二也諸君喜曰問盡心而知行恕豈非因此而識彼也耶

羅子在會講盡心章畢因語諸友曰孟子說心說性說天何等精微未復言身不其凌乎爲言也衆皆默然羅子曰人作學問發於四支方爲眞學問動容中禮舞蹈不知四體不言而喻纔叫做黃中通理美之至也衆皆有醒

問萬物皆備其說何如羅子曰有宋大儒莫過明道而明道先生入手則全在學者先須識仁而識仁之說則全是萬物皆備於我一章令學者於孔門求仁宗旨明了則看孟氏此章之說其意便活潑難窮矣蓋天本無心以生物而爲心心本不生以靈妙而自生故天地之間萬萬其物也而萬萬之物莫非天地生物之心之所由生也天地間之物萬萬其生也而萬萬之生亦莫非天地之心之靈妙所由顯也謂之曰萬物皆備於我則我之爲我也固盡品彙之生以爲生亦盡造化之靈以爲靈此無他蓋其生其靈渾涵一心則我之與天原無二體而物之與我又奚有殊致也哉是爲天地之大德而實物我之同仁也反而求之則我身之目誠善萬物之色我身之耳誠善萬物之音我身之口誠善萬物之味至於我身之心不誠善萬物之情也哉故我身以萬物而爲體萬物以我身而爲用其初也身不自身而備物乃所以身其身其既也物不徒物而反身所以物其物是惟不立而身

立則物無不立是惟不達而身達則物無不達蓋其爲體也誠一則其爲用也自周此之謂君子體仁足以長人亦所謂仁人順事而恕施也豈不易簡豈非大樂也哉其有未誠者事在強勉而已勉強云者強求諸其身也反求諸身強識乎萬物之所以皆備焉爾也果能此道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強物我相通之幾既體之信而無疑則生化圓融之妙自達之順而無滯者尚何恕之不可行又奚仁之不可近也哉故欲思近仁莫在強恕將圖行恕必務反身然反身莫要於體物而體物尤貴乎達天非天無以求仁之至蘊而軻氏願學之的矩也與哉

問反身而誠即是識得仁否羅子曰仁者人也人天地之心也故學者既識萬物與我同體便反之於身以體乎萬物天則首之地則足之我則心其間而清且寧之以致中和之極以臻位育之化其序不可亂而其功不可已者歟

問陽明先生莫謂天機非嗜慾須知萬物是吾身其

吉何如羅子曰萬物皆是吾身則嗜慾豈出天機
外耶曰如此作解恐非所以立教曰形色天性孟
子已先言之今日學者直須源頭清潔若其初志
氣在心性上透徹安頓則天機以發嗜慾嗜慾莫
非天機也若志氣少差未免軀殼着脚雖强從嗜
慾以認天機而天機莫非嗜慾矣

問孟子說不慮而知不學而能知能並言後却只言
知何也羅子曰知者吾心之體屬之乾故乾以易
知能者心知之用屬之坤故坤以簡能乾是統坤

言乾而坤自在其中知足該能言知則能自在其
中如下文孩提知愛其親知敬其兄既說知愛親
知敬兄則能愛親能敬兄不待言矣且心體之妙
如此乃今於陽明良知之宗紛紛起議何也曰陽
明先生乘宋儒窮致事物之後直指心體說個良
知極是有功不小但其時止解釋大學而於孟子
所言良知却未暇照管故只單說個良知而此說
良知則卽人之愛親敬長處言之其理便有實落
而其工夫便好下手且於孔子仁者人也親親為

大的宗旨毫髮不差始是傳心眞脉也曰陽明說
要致良知則其意專重致字原亦不止單說良知
已也曰卽良知本章孟子亦自有說致的工夫處
原非格其不正以歸於正也曰如何見得致的工
夫曰致也者直而養之順而推之所謂致其愛而
愛焉而事親極其孝致其敬而敬焉而事長極其
弟則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人自法之是親親以
達孝一家仁而一國皆興仁也敬長以達弟一家
義而一國皆興義也非所謂人人親其親長其長

而天下平耶或曰註謂達之天下是証人所同有
曰上言無不知愛敬矣此又何必再証也哉

問良知是不慮而知此只可在孩提時說若年紀長
成自有許多事物如何容得不慮卽孔子亦問禮
問官而後能得無不通也羅子曰不慮而知是學
問宗旨此個宗旨要看得活若不活時便說是人
全不思慮也豈是道理蓋人生一世徹首徹尾只
是此個知則其擬議思量何啻百千萬種也但此
個知原屬天命之性天則莫之為而為命則莫之

致而至所以謂之不學不慮而良也聖人立教蓋見得世上人知處太散漫而慮處太紛擾故其知愈不精通而其慮愈不停當所以指示以知的源頭說知本是天生之良而不必雜以人爲知本不慮而明而不必起以思索如此則不惟從前散漫紛擾之病可以盡消而天聰天明之用亦將旁燭而無疆矣細推其立教之意不是禁人之慮却正是發人之慮也已

問孩提良知原是不學不慮而大學致知格物却又

不免於慮且學也羅子曰學亦只是學其不學慮亦只是慮其不慮以不學爲學乃是大學以不慮爲慮乃是慮而能得也今觀天下是個大物了結天下大事却有個發端有個完成自其發端處叫做天下之本自其完成處叫做天下之末天下國家從我身發端我身却以家國天下爲完成其實這場物事究竟言之只是個父子兄弟足法其爲父子兄弟足法便是發端之本而人之父子兄弟自然法之便是末無不完成矣故物有本末是物之格也先本後末是格物以致其知也雖似有個工夫然必是孩提不慮而愛方爲父子足法不慮而敬方爲兄弟足法則其格致工夫却又須從不學不慮上用也然則謂不學爲學不慮爲慮何不可也

問會語中有謂不慮不學可同於聖今我輩此體已失須學且慮不然聖不可望矣羅子曰子只學且慮則聖終不可望矣曰某輩溺於時說入於其心不能不疑何以解之羅子良久曰子聞予言乃遽

生疑耶曰然羅子曰此果吾子欲使之疑耶曰非欲之但不能不疑也羅子嘆曰是即爲不學而能矣其友亦欣然曰誠然誠然羅子復呼之曰吾子心中此時覺惻惻否曰甚是惻惻曰即欲不惻惻得乎曰不能也曰是非不慮而知也耶子何謂赤子之心不在而與聖人不同體乎其友再拜以謝羅子曰今日爲學第一要得種子禮云人情者聖王之田也必本仁以種之孔門教人求仁正謂此眞種子也然其正經註脚則却曰仁者人也人即

赤子而其心之最先初生者即是愛親故曰親親爲大至義禮智信總是培養種子使其成熟耳其友復曰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孟氏果已說定但今日却如何下手曰知而弗去是也曰知之似亦不難羅子曰知固不難然人因其不難故多忽之便去多其鬪見務爲執守久之只覺外求者得力而自然良知愈不顯露即子貢原憲輩且信不及況其他耶所以賢知者俱各過求惟百姓則在日用却又不能知所以君子之道鮮耳學者果有作

聖眞志切須回頭在目前言動舉止之間覺得渾然與萬物同一天機鼓動充塞兩間活潑潑地眞是不待慮而自知不必學而自能眞是可以完養而直至於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境界如人舊有至寶一向忘記忽然認得取出受用是何等快活何等便宜縱是平常名利貨色昏迷到此自然不肯換去所以曰好仁者無以尚之又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眞是簡易明快所以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也其友復曰居今之世如何都得他人人親親長長也耶羅子曰此却不要苛責於人今天下家家戶戶誰無親長之道但上之人不曉諭他說即此便是大道而下之人亦不曉得安心在此處了結一生故每每多事正謂行矣不著習矣不察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惟我

太祖即眞是見得透徹故教諭數言即唐虞三代之治道盡矣惜當時無孔孟其人佐之亦是吾人無緣即見隆古太平也其友感悟

問心性分別何如羅子曰孟子云仁義禮智根於心則心之爲心視仁義禮智而深且宏也具見矣學之求心視仁義禮智而尤先且急也亦具見矣是故超然而神於萬感之先湛然而靈於百慮之表淵淵乎其淵浩浩乎其天蓋言心之深且宏者從古則爲然矣世之學者以其體之至隱機之至微遂謂冥昧而莫可端倪渺茫而無從實際非覷其難而阻則詆其幻而棄焉者十夫而九矣殊不知既名爲隱則必有所藏既稱爲微則必有所具蓋

倪因慮可相通實際亦誠所由契也茲不咎其慮
與誠之未至而徒歸於隱微之難入焉于是窮理
事物將散殊以遡本原克私意念欲其矯强以還
純一噫見亦左矣不觀老圃之種樹乎枝柯則顯
而見於外根本則微而隱於內也乃擁培灌漑獨
於根本先之誠知外焉者之暢茂實其內焉者所
由來也學者於此心之體之幾果能默會潛求研
精入妙天人合而造化爲徒物我通而形神互用
則淵泉溥博時出無窮不惟仁昭義立之可期禮

陳智燭之獨至大用顯行生惡可已即其深究事
理之功操存意念之力從前窒塞於見解者自將
觸類而融通方物於矜持者亦必順時而調達豈
非聖學之要圖而志學之首務也哉惟吾儕共勗
之

問形色何以謂之天性羅子曰目視耳聽口言身動
此形色也其孰使之然哉天命流行而生生不息
焉耳坐中偶有歌人心若道無通塞明暗如何有
去來之句因詰之曰子謂明暗果有去來否也於
是諸友[illegible]咸或謂本無去來而今則不免或謂終
暫去來而本體終會自復各各不同久之乃進一
新生問曰目視耳聽果即汝天性耶曰即天性也
曰爾目果常明耶抑有時而不明耶曰無時而不
明曰汝之目常無不明而汝心之明却有去來是
天性離形色而形色非天性矣衆皆恍然有省已
乃復告之曰目之明亦有去來時也今世俗至晩
則呼曰眼盡黑矣其實則眼前日光之黑與眼無
與而見日之黑正眼之不黑處也故孔子曰知之

爲知之即光而見其光也不知爲不知即日黑而
見其黑也光與黑任其去來而心目之明何常增
減分毫也耶

問先生論形色天性一章闡與衆不同何如羅子曰
其說也無甚異但此語要得孟子口氣若論口氣
則似於形色稍重而今說者多詳性而略形更覺
無意味也大要亦自世俗同情皆云此身是血肉
之軀不以爲重及譚性命便更索之玄虛以爲奇
崛軻氏惜之故曰吾此形色豈容輕視也哉即所

以爲天性也惟是生知安行造位天德如聖人者於此形色方能實踐實踐云者謂行到底裏畢其能事如天聰天明之盡耳目方纔到家動容周旋中禮四體方纔到家只完全一個形軀便渾然是個聖人心渾然是個聖人始可全體此個形色若稍稍勉而未能安守而未能化則耳必未盡天聰目必未盡天明四體動容未必盡能任天之便不惟有愧於天實是有忝於人也故邵子天根月窟之詠始之以耳目男子之身而終之曰三十六宮

都是春蒸形軀本是屬陰若天根月窟既相往來則乾爻十八總爲乾爻之所統一似悉該四季以作長春所以脩心練性者亦必名之曰純陽也

問良知宗旨固重在覺悟但不識如何起手後却如何結果羅子曰孟子云可欲之謂善只此一語起手也在是結果也在是曰此語謂之起手則可如何却便謂之結果也曰人若不認得結果東西明白分曉了則起手亦必潦草混帳所用工夫亦必不能精采奮勵而勇往無疑也即如說一個善可

欲便須審實如何爲可欲也其可欲之實審見一分則其欲之之念自切一分其可欲之實審見十分則其欲之之念又自切十分也故聖神之學於起手處便即可結果若不可結果的東西必不與他起手也蓋此善字即是性善善字性爲固有使是信有諸已性本具足便是美可充實性自生惡可已便是大有光輝性原不慮不學而應用無方便是化不可爲神不可測也只些些子善中包含無限造化所以雖求不欲自不能不欲也故隨有

所欲之淺深而名其善之大小信是以吾欲之而成其信美是以吾欲之而成其美大是以吾欲之而成其大神化是吾欲之之極而成其神化也到底只是這性善以爲種子而生成之別無一毫道理增益亦到底只是這可欲以向往而培植之別無一毫心力助長也譬則今人初產一個赤子視諸成人的固有大小強弱之異然耳目口鼻四肢百骸渾身全備此成人不減分毫順而養之則日異一日歲長一歲及其成人亦即原先赤子成之

但人父母見得分明信得透徹便肯歡喜撫抱而柰煩等待也

問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一章前兼仁義後只說義何如羅子曰達字卽泉之始達之達其充字方達到盡處然仁自體言義主用言亦有漸達而充之之意卽如無欲害人是心之仁處而穿窬卽害人之事之一也既無欲害人之心已達之穿窬之事又豈其所忍爲也哉是亦其勢之所必充者也充之無受爾汝是不忍薄待乎己不以言餂

是不忍欺陷乎人可見必心不忍而後事可不爲也故仁者統兼萬善而義禮智信皆仁也

羅子曰今天下之言道者亦衆矣道而不知所以學與學而不知所以用其學者皆非言之善者也孟軻氏嘗述夫善言矣曰言近而指遠又嘗述夫善道矣曰守約而施博然究其所以近而可遠約而能博則惟在君子守其身而天下平焉夫今君子以道爲學學而思善其用於不窮也非齊家治國以及於平天下焉則奚貴哉然國家天下也信廣

遠而博大矣其實則人爲盡之家國天下之人亦信衆多而莫之紀極矣其實則身爲盡之是身之爲身也近而卽之則爲一推而遠之則爲萬一之而可萬焉則爲博萬之而可一焉則爲約蓋人之身莫不猶吾之身而吾之守未有不可以爲人之守也故君子之於天下也不求乎於天下而求乎於吾之一身則學不徒學而有以爲用用不徒用而且足以善之於不窮矣譬則大匠以爲方而執之矩焉雖不求物之方而其方不可勝用也爲圓

而執之規焉雖不求物之圓而其圓亦不可勝用也夫言學而至於平天下言學之所以平天下而至於其身之守是因執矩以爲方而執規以爲圓也故曰雖小道亦有可觀者爲致遠恐泥夫道則奚有大小哉操之約而及之廣與近則觀而遠則泥之間焉而已矣

問孟子要闢楊墨其法度不過曰君子反經而已矣今請示其反經之旨何如羅子曰經是何物卽今織機絲線周迴百十千遭却只一條引去卽世界

有個唐虞三代有個秦漢唐宋有個元朝方至今
日亦數十遭周𢌞世界所以爲世界者不過君臣
父子長幼朋友夫婦而成之者則吾仁義禮智信
之性主之者則吾神明不測之心也世界雖有周
𢌞此道則恒久不變故謂之曰經也曰經是如此
反之則又何如曰反之者反而求之汝輩之身也
汝輩與我對坐舉動過目其目自見聲音到耳其
耳自聞坐間數十百人耳目聰明却只一般是則
虚靈不測之心也此個虚靈遇父母便生孝順遇

兄長便生愛敬遇現在師友便生恭遜是則所謂
性也認得是心便當存之而不至昏昧放逸認得
是性便當養之而不至拂逆傷殘如此用功久久
不變以至入微通妙便是聖人人倫之至雖諸童
子亦皆可學便是經綸天下之大經也能經綸大
經則爾等一身便是天下國家極則所謂父子兄
弟足法而人自法之非天下之大本如何經綸立
本則中和我致位育我成雖天地之化亦可黙契
而無疑到此地位楊墨之不經者自化而歸于經
綸中矣又何足辨也耶

一貫編下孟尾

近溪羅先生一貫編

門人熊　儐孺夫編次

後學錢啓忠沃心重訂

心性上

問先生於心性如何用工羅子曰予初年也將自已本心勉力探討於生來氣性亦强力調攝及弱冠乃覺心地頗得光明性質漸次和順日用欣欣也想聖賢或可有分久之乃遇高人相見痛加呵斥謂賢輩爲學儘在辛勤但此所認者不是心體所用者不是眞功乃妄意欲希聖賢此何異吹噓螢火以燃燈燭滿蓄汞銀以供灌溉徒竭心神而後悔莫免也予時聞言亦爲稱謝然以其來自外道甚不甘心因思聖賢去我雖遠而所作經書則於今見在於是搜索簡編繼日以夜見我孔子之言心則曰心之精神之謂聖孟子之言性則曰知其性則知天夫吾人尋常說聖是何等神妙說天是甚麽高遠乃玆謂心則卽便是聖謂性則卽便是天其神妙高遠原是何物而輒敢以粗浮之氣淺露之衷妄自比擬其痴愚罪譴永世何從消滅驚惕慚惶汗流浹背從是迷悶寃神瞑漠若無可出活然者專切久久始幸天不我棄忽爾一時透脫遂覺六合之中上也不見有天下也不見有地中也不見有人有物而蕩然成一大海其海亦不見有滴水纖波而茫然只是一團大氣其氣雖廣濶無涯而活潑洋溢覺未嘗一處或纖毫而不生化其生化雖混湧無停而幾微精密又未嘗一處或有纖毫而不靈妙然此生化靈妙默而會之似若影響可言乃卽而求之實是端倪莫得則此一團神氣充運海中且尤未嘗一處或有纖毫而不玄洞虛通也其時身家境界果然換過一番稍稍輕安自在不負平生此心旣而憬然又覺聖人立教原有自來乃是卽此一個神化實體諸心而名做一個學術如至靈至虛天地原有此心則心其心以爲吾心又使人人物物皆心吾心以同全天地之心也如生生化化天地原有此性則性其性以爲吾性又使人人物物皆性吾性以同全天地之

性也如剛大充塞天地原有此氣則氣其氣以爲吾氣又使人人物物皆氣吾氣以同全天地之氣也則是合天地人物而完成一體通始終本末而貫徹一機憑諸君看作致知而力行未嘗不在其中看作涵養而發用未嘗不在其內說是心知而心知該意氣說是意氣而意氣兼統性情惟在諸君堅立個作聖之志則天地神明終不汝負矣

羅子曰吾人心神取象於離其體原生發虛朗大類於火也世人於名利酒色觸處動搖及至學問不

善用工者或着見着於動搖又加甚焉是皆火而益之薪也其喜怒哀樂躁妄失常夫何足怪耶今即有志之士外離塵欲內息意見亦須二三十年而後神明之體方得圓通若復悠悠則百千萬載終無見得本心之日矣

羅子曰學者斯須不莊不敬便慢易之私入之斯須不和不樂便鄙詐之心入之此方是時習的實功興於詩而歌咏立於禮而周旋成於樂而歡欣鼓舞方是以文會友的實功此所以能說能輔仁也

問聖人情順萬事而無情萬事衆矣何以能一一順之而無情耶羅子曰聖人之常眞是如此不如此不足謂之聖但其初亦由於渾然同體處識得親切則情之外無事事之外無情或心思默會即可了事或事爲操鍊亦足了心孔子耳順從欲亦只仁體熟到極處便是過化存神後世學術支離於下手處已先受病愈久愈覺費力如入聖何

一友閉目默神以求寂體羅子曰此非聖功也蓋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命不已則寂體帝則亦當不

已既寂體不已又何閒乎應感既帝則不已又何分於知識若必待瞑目沉思方爲歸寂則不惟於聖訓不能融通亦且於天命全來未透徹要之聖人工夫至微至妙雖遍考格言廣詢達士猶恐下手有差入門或錯若只用一已力量一時見解遂去輕易下功其不枉費時光虛度此生者無幾矣

問定性識仁二書宗旨同否羅子曰孔門之教主於求仁程伯子以識仁爲學者所先最爲的確然須大公順應方是克已全功則二書亦互相發也細

看二書工夫何如、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以至內外相忘、多就成功處說誠敬存之、與存久自明、心苟不懈、多就用功處說、有問忘怒觀理、亦着力之意、曰怒而能忘、忘而曰遽、初學之士、恐難語此、

問誠敬存之、如何用功、羅子曰、主一之謂敬、純一之謂誠、心誠於敬、卽無有懈而不存者矣、若就事而言、則如日用紛紛、推而至於子臣弟友、敬以相接、誠以相與、斯爲一體之仁、周流不息、

問性何以不定、羅子曰、人已相形、利害相攻、而好惡

生焉、自非聖人、鮮有不私其身者、甚至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於性且拂而反常、豈止於動而已哉、孔門家法、以恕求仁、正不自私其身、而以萬物爲體、以身之疾痛、而譬諸人、以人之疾痛、而反諸已、眞是惻然關切、心安能而不公、應安得而不順耶、

羅子曰、仁體不易識、識之有要、惟在直信良知、原自明白、雖欲動情勝、亦有枉其是非、以作好作惡者、然其知毫髮不能自瞞、可見性之發用、雖爲物遷、而明覺眞體、畢竟廓然無累、徹天徹地、貫古貫今、形氣雖分、虛靈何隔、人卽是我、我卽是人、動固如靜、靜亦如動、眞是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或曰如此卽是何必誠敬存之、曰如此方是、何可無誠敬存之耶、蓋知最顯、而體用最神、故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又曰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學者氣浮、或言下有識、原本粗淺、宿習深重、旋復奪之、其有存焉者寡矣、往往喪天衰志、百無一成、非誠敬不存而誰咎耶、

問先儒有謂忘怒觀理、爲定性工夫、然否、羅子曰、定性一書、原是破張子惡外之意、欲其見大忘私、故備性體、合內外、貫動靜、而聖之所以爲聖、能體其眞體、便內外動靜、渾淪無跡、學者善觀、則工夫自在其中、而未嘗顯言之也、其忘怒一節、亦是形容怒而當理、外物不足爲惡之意、與前段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同旨、原非以此爲用功也、蓋伯子立論、主於默識性體、性體默識、而定自隨之、橫渠外物云云、正是此處欠透也、

問不須窮索、不須防簡、說得大易、初學工夫似難着力、羅子曰、程子此語、其用功全在識仁、仁既能識、則其體可備萬物、其德可統萬善、故曰義禮智信皆仁也、禮則齋莊中正而可守、智則文理密察而有別、暢於四肢、發於事業、而安有不明不存者哉、彼不務識仁、而防簡以為存、窮索以為明者、亦可以深長思矣、

問反身未誠、猶是有二何如、羅子曰、誠者天之道也天無二、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孔子曰、吾道一

以貫之、直是此體渾融無外、徹天徹地、貫古貫今、今我不能外乎萬物、萬物不能外乎我、如一水以兼眾泡、眾泡不離一水、故曰此道無對、大不足以名之、是為孔子出類拔萃家法、而非羣聖可同日語者耶、

有友怪自心反覆、問曰、心一而已矣、何先後不同、羅子曰、豈止先後、即今亦自作商量、或依或違、曰如此又是兩心矣、羅子嘆曰、豈止於兩、自作商量時、良知天則、耿耿在中、還是有三也、曰此果心之本然耶、曰習使之然也、用心剛果、脫去習染、直心直養、一以貫之、乃是聖人、乃是純亦不已、

因歌東風面句、或問良知之知、與知識之知、同否、羅子曰、此等去處、亦須識得東風面也、夫良知與知識、猶水之與冰也、良知妙應不慮、即水之沃潤無滯、一有所着、物而不化、則天氣沍寒、而冰凝莫釋也、故曰溫故而知新、又曰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一暴十寒、未有能生良知、安得而不為情識、和樂溫養、知雖故而新矣、情識安得而不

為良知耶、

問孩提良知良能、愛親敬長、觀孟子口氣、似說愛敬處便覺渾然、是否、羅子曰、是也、孟子此段主意亦自形色天性中來、如云吾人年長習壞、則形色雖然一般、却有天性不存的、說個形色天性、或未肯盡信也、若孩提初生、思慮未起、人也教不得他、他也學不得人、却渾然只靠他耳目知能、便自愛念父母、頃刻難離、何等的善良、又何等的脗合、聖人只從此識破此個形體、即原日形體也、知孩提狩

尚如此今時又何難之有愛親敬長既不學自良則推之百行又豈有異於孝弟耶故吾輩此時不如聖人不是形性不如聖人只是聖人知形性之妙肯安心定志以反求吾身吾人却信不過自巳更馳逐見聞拘泥成迹將欲模彷聖人好處以爲依歸忘却自家的根本原與聖人一般只肯歸心根本則花蘂不愁不如聖人也故聖人教顏子克巳復禮象山先生解作能身復禮而復卽一陽初復之復謂用全力之能於自巳身中便天機生發

而禮自中復也曰如何是天下歸仁曰一陽之氣雖微而天地萬物生機皆從是發此禮之復雖在一巳而陽和發育天下萬世又豈有一人不生化者哉觀之古今人人皆學顏子之學則古今人人皆歸顏子一復禮中矣古今人人皆歸於一復禮之中則吾輩願作聖人又何必求於一巳之形性外耶

問動靜原是一體某日中體認覺得應事愜意處常多及至靜坐則妄念擾擾如何求靜以應動羅子曰天地生機原自流通原自停當處多吾人用工不善却反有礙看孟子論宋人揠苗在田中縱不耘灌亦有些收成若揠而助之則生意蔑如矣然則吾子動時愜意或是相忘之益而靜中擾擾寧非助長之害耶

良曰今時用工最難非失之忘則失之助縱欲不忘便覺是助纔欲勿助便卽入忘柰何羅子曰此古人所以必曰勿忘勿助之間也曰忘的景象我也理會得助的景象我也理會得至於勿忘勿助之

間又不知如何矣曰這個却替你形容不出也一友從旁贊曰必以形容不得形容之卽眞形容也巳

問吾儕欲身遊羲皇何術羅子曰只內不見巳外不見人合志同方互相切磋琢磨研精入微鼓舞奮迅猶如羣兒嬉嬉百戲競歡夜不知曉而晝且忘瞑不知老之將至雖孔子從心所欲之聖神境界在茲也或又不啻羲皇之遊之慕矣

子在會進少長曰汝輩各各自加珍重自知保守

將平素心上垢穢痛自洗濯將平素身上好事盡力發揮乾淨者愈益乾淨又不止自家且勸勉大家乾淨敦厚者愈益敦厚又不止自家且勸勉大家敦厚則人之過我告之我之過人亦樂告之人之美我成之我之美人亦成之矣則是合一會數百人之心而爲一心亦將合一會數百人之善而爲一善矣如此方不負今日之盛否則不惟人事難保其終將天地鬼神譴責不免也

羅子曰時俗每外事爲以求心體至求心體則又不一悟眞幾而落景象更不思天體物而不遺仁體事而無不在故流俗外事觀心則所觀皆成見所見皆着迹如云事去事來又云無凝無滯理雖似妙說雖可聽然畢竟生於想望一段意思原於吾心神明變化當下已自錯過而起初亦未透亮也噫孟子言大人不失赤子之心今只將不慮不學認爲眞心又將自己日用飲食認非學慮從是引伸觸類不拘巨細公私無非是事則無非是心無非是心則無非是慮則亦無非不慮以爲慮無非是

學則亦無非不學以爲學久久則景象自將超脫而眞幾自將契會又何難於大人之神化而又何異於赤子之心體也哉問嘗靜思古聖不云心體事乃曰仁體事蓋心者天地之生理即心即事生生不息其幾既生則其體自仁故渾厚每從生出而劣薄多由念起此皆涵養之妙諦也

問此心自覺善念多爲雜念勝且長生忿嫉從容尚可調停若倉卒必暴發及事過又悔何以對治羅子曰心是活物應感無定而出入無常即聖賢未至純一處其念頭亦不免動定性書中所云惟怒最爲難制則人情大抵然也譬之天下路徑不免石塊高低天下河道不免灘瀨縱橫惟善推車者其輪轅迅發則塊磊不能爲礙善操舟者其槳篙方便則灘瀨不能爲[illegible]念頭之雜忿嫉之形亦皆是說前[illegible]學也孔子謂不追既往不逆將來工夫緊要只論目前今且說此時相對中心念頭果是何如曰若論此時則心已恭敬安和專志聽教一毫雜念也自不生曰吾子既已見得

此時心體有如此好處，却果信得透徹否？大衆忻然起曰：據此時心體的確可以爲聖爲賢，甚無難事。曰：諸君目前各各奮躍，此正是車輪轉處，亦是槳弩快處。更愁有甚麽崎嶇可以阻得你，有甚麽灘瀨可以滯得你？况民之秉彛，好是懿德，則此個輪極是易轉，此個槳極是易搖。而王道蕩蕩，王道平平，終身由之，而絕無崎嶇灘瀨也。故易經自黄中通理，便到暢四肢，發事業。孟子自可欲之善，便到大而化，聖而神。古今一路學脉，眞是易簡直截，眞是快活方便。奈何天下推車者日數千百人，未聞以崎嶇而回轍；行舟者日數千百人，未聞以灘瀨而停棹。而吾學聖賢者，則車未曾推，而預愁崎嶇之阻；舟未曾發，而先懼灘瀨之横。此豈途路之扼於吾哉？亦果吾人之自扼也哉！誠不可不自省也。

問：古今言心，未有如先生親切者。羅子詰曰：子何以知其言之爲親切耶？曰：每嘗言心，多只從己身分上說起，不見萬物一體之妙。今聽教，覺無天無地，

無人無物，渾然共個虛靈，至各人身中所謂心者，不過是此虛靈發竅而已。惡得以物我異之？羅子默然良久，曰：如此言心，恐猶然未見親切也已。蓋心之精神是謂聖，聖者神明而不測者也。故善觀天地之所以生化人物，人物之所以通徹天地，總然是此神靈以充周妙用，毫髮也無間，瞬息也不遺。强名之曰心，而人物天地渾淪一體者也。子果於此體見得親切，則言下便自潔淨精微。若要語意精潔，須如精神；謂聖，又須如神明不測，方是尊主靈知而直達心體也。至若靈而謂之虛者，不過是形容其體之浩渺無垠；又靈而謂之竅者，不過是形容其用之感通不窒。實在心之爲心也，原天壤充塞，似虛而實，則非虛；神明有窩，似竅而實則無竅。今合虛靈與竅而並言之，則語非潔淨，理欠精微，所以知子之所見猶未爲親切也已。

問：靜工固在心中體認，亦有要否？羅子曰：周子謂無欲而靜，則無欲爲要。但所謂欲者，只動念在軀殼上取足求全者皆是，雖不必爲俗嗜欲，然視之

冲淡自得、坦坦平平、相去天淵也。曰孔子疏水、顏子簞瓢、皆自有其樂者、恐正是此處得力否。曰豈惟孔顏哉、從古聖賢、未有不在此中安身立命者、

問教言在心、終不能了得、何如。羅子曰、吾心良知、妙應圓通、其體極是潔淨、如空谷聲響、一呼即應、一應即止、前無自來、後無從去、徹古徹今、無晝無夜、更無一毫不了處、但因汝我不識本眞、自生疑畏、却去見解以釋其疑、而其疑愈不可釋、支持以消其畏、而其畏愈覺難消、故工夫用得日勤、知體去得日遠、今日須是囬轉貪痴、牙跟咬定、斬釘截鐵、更不容情、汝我言下一句即是一句、條條朗朗、直是空谷應聲、更無沾滯、豈非人生一大快事耶、

問學問難說不要着力、羅子曰、着力自當着力、然却不是要得、曰我今儘力去要、尚多不得、若不去要、如何可得、曰若不去要、便可得、止因子去要、所以多不得也、曰孟子謂强恕、强比要不益甚耶、曰子未會全文、蓋孟子之所强者恕也、如心爲恕、心體渾然、無思無爲、如之最難、況吾人平素千百般去思、千百般去爲、已是習慣成性矣、非用强力、烏能以如之也耶、

問意思與心不同、何如。羅子曰、意思要心不動、只此要不動的意思、已是事未來而自己先動矣、安有事來而又不動耶。曰心之不動、其景象却又如何。曰無動而無所不動、無所不動而實無所動也、大約此處是用意思不得、只能常不用意思、便不動之本心、自然可見、亦自然得力也已、

問臨事倉皇、心中不得靜定、此是養之未至否。羅子曰、此固養之未至、然或是養之未得法使然也。曰如何未得法。曰是因你先時預有個要靜定的主意、後面事來、多合他不着、以致相違相[illegible]、故臨時亦覺衝動不寧也。曰靜定之意、如何不要、孟子當齊亦云不動心也。曰心便[illegible]、若只意思作主、如何能得不動、故孟子是以心當事、今却是以主意去當事、以主意爲心、則雖養之百千萬年、却終是要動也已、

思了得心地快樂、羅子曰、心地原只平等、故[illegible]

亦須輕省葢此理在人雖是本自具足然非形象可拘所謂樂者只無愁是也若以所喜爲樂則必不可久而不樂隨之矣所謂得者只無失是也若以景界爲得則必不可久而不得隨之矣故中庸曰君子之道淡而不厭則今人每每學而至於厭者豈非不淡使然哉

問其間道從悟入常觀前輩談良知本體玄微超脫及觀作用殊不得力何也羅子曰孔孟經書具在原未嘗專以玄微超脫爲訓然其謹言愼行明物

察倫自能不滯形迹妙入聖神者原自大學之格致中庸之性道中來也葢格物以致其知知方實落達道以顯其性性乃平常故某嘗觀聖賢其道雖從悟入其悟却有不同有從有而入於無者則漸向虛玄其妙味愈深則其去人事日遠甚至終身不肯回頭自謂受用無窮也有從無而入於有者則漸次入於渾融其操持愈久則其天機愈顯所以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也此個關頭最是聖狂要緊學者早鑒而敬擇之

問爲子莫先立身行道吾儕求道雖切無柰長時間斷羅子曰試說是如何間斷曰某志願常欲照管學問忽然忘記此便是間斷處曰此汝學問頭腦欠真莫怪工夫不純也葢學是學聖聖則其理必妙子今只去照管持守却把做件物事相看既是物事便有方所而不圓妙縱時時照見時時守住亦有何用今勸汝且把此等物事放下待夜半五更自在醒覺時節必然思想要去如何學問又必

思想要去如何照管持守我的學問當此之際輕輕快快轉個念頭以自審問說道學問此時雖不現前而要求學問的心腸則卽現前也照管持守工夫雖不得力而要去照管持守一段精神却甚得力也當此之際又輕輕快快轉個念頭以自慶喜說道我何不把現前思想心腸來做個學問把此段緊切的精神來當個工夫則但要時便無不得隨處去更無不有所謂身在是而學卽在是天不變而道亦不變安心樂意豈止免得間斷且綿

綿密密直至聖神地位而亦無難也已故必如此方是仁人亦必如此方是孝子也

問中人所同有今日之論與古聖之言無異至反而求之不惟衆人不得即聰明才辨者亦難之何哉羅子曰學至心性已是精微而況中之爲理又其至者乎故雖聰明而不能爲思雖才辨而莫可爲言以其神妙而無方爾但自其看來到喜得他神妙無方乃更有端倪可求也蓋謂曰無方則精不住於精而粗亦無不有也微不專於微而顯亦無

不在也善於思且求者能因其理而說心其心亦廣大周遍而不滯於一隅隨其機而致力其力亦活潑流動而不拘於一切可微也而未嘗不可以顯可精也而未嘗不可以粗則人力天機和平順適不求中而自無不中矣譬則北人言其人之可用者曰中用言其物之可喫者曰中喫亦以其人與事其物與口恰好相當而遂以中形容之也大衆曰先生論中之言亦甚中聽也哉

問天地之性人爲貴夫天地萬物性原一體如何只說人爲貴耶羅子曰譬如及第爲然同是進士選[illegible]却有不同外補見在內者貴內補又見翰林中尊者貴此則因所居衙門而分難道進士有殊也知此則知天性矣曰如此恐人物太無分別曰也有分別處但分別則不在性而在性之能覺與否蓋人則氣清能覺者多物則氣濁而能覺者少也譬則進士選官以作縣爲最末然作縣行取多入吏部科道是又反超越一切衙門矣此無他其地步本高而科第無殊也世言物類莫賤於蛇然蛇變

潛脩多成蛟龍其變化飛騰又萬夫莫及矣此無他其性天本靈而與人同貴也故知悟覺在人極爲至要能覺則蛇而可龍不覺則人將化物甚哉其可懼也已

羅子曰道心惟微必慮乃足以通之故思曰睿睿作聖也吾人輒以浮氣强探膚詞謾道往往自謂其能致力於學誠俗所謂粗麻線透針關也噫見之左也亦甚矣

羅子謂諸生曰近來意思何如曰先巳見得知體[illegible]

慮不學而自能應用今我只隨着他便是也曰此個意思自汝看來已覺得力但細味汝語尚微有病然其病雖微却是學問一大關徤也中庸曰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今云我只隨着他分明以良知爲他隨着的爲我其爲貳也亦甚矣如是而求以生物且難焉況能生物而不測也哉曰然則當何如用工羅子嘆曰天下之道安有其用不測而其體可以言說得之哉其生耿然有省

問吾儕請敎或言觀心或言行已或言博學或言守

靜皆未許然則誰人方可言道耶羅子曰此捧茶童子却是道也一友率爾曰此小僕也能戒愼恐懼耶羅子不暇答但徐徐云茶房到此有幾層廳事衆曰有三層羅子嘆曰[illegible]過許多門限階級幸未打破一個鍾子其友畧悟曰小僕於此果也似解戒懼但奈何他却日用不知羅子又難之曰他若不是知如何會捧茶又會戒懼其友語塞徐爲之解曰汝輩只曉得說知而不曉得知有兩様故童子日用捧茶是一個知此則不慮而知其知屬之天也覺得是知能捧茶又是一個知此則以慮而知其知屬之人也天之知只是順而出之所謂順則成人成物也人之知却是反而求之所謂逆則成聖成神也故曰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也人能以覺悟之竅而妙合不慮之良使渾然爲一而純然無間方是睿以通微又曰神明不測也噫亦難矣哉亦罕矣哉

問良知即是本來面目今說良知足矣何復名以本來面目耶羅子曰良知固是良知然良知却實有

個面目非杜撰而强名之也曰何以見之曰吾子將問何以見之此時此語亦先胸中擬議否曰亦先擬議曰擬議則良知未嘗無口矣擬議則自見擬議則良知未嘗無目矣口目宛然則良知未嘗無頭面四肢矣豈惟擬議然哉子試問子以家相去蓋千里也此時身即在家而庭院堂室無不朗朗目中也又試問子以國相去蓋萬里也此時身即在國而朝宁班行無不朗朗目中也故只說良知不說面目則便不見其體如此實落其用如此

神妙亦不見得其本來原有所自、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而現前相對面目、止其發竅之所、而滯隔近小、原非可與吾良知面目、相並相等也、

羅子曰、世人要榮顯誇好的念頭、俱不可留在心中、

問弟子用工何先、羅子曰、汝輩昨來夜坐、縱談直更更深、某曰、此皆是學、爾若當其時、即慨然直任、則工夫便爲得力矣、但此非大度量大氣魄、又更大大聰明莫能也、若我看汝輩時、則不免精神少少斂索、此便不是善用工夫者也、曰弟子已覺有些

斂索、但皆倏然而來、何暇用工、曰此處安能着功、蓋推求斂索、皆從前時疑根未斷、故到此不免倏而來也、曰鄙非不欲直任、但每每言動多過、以故疑卒不免、疑不免、反觀斂索、亦卒不免也、曰顏子之過、卻也不免、而顏子則能於學而好、惟好學則過不貳也、蓋貳不解作先後相重、正解疑貳、即是汝輩斂索處也、曰弟子輩言動現在多過、若再不斂索、過不益多耶、曰人之過有所從生、心不知則過生也、心之知有所由昧、疑不化則知斯昧也、今

神思信心作主、而只從過處斂索、是即千金之子、不威坐中堂、而竟日躬追狂僕、則所追者一、而堂中狂肆者、不將千百耶、汝輩只細心講求顏子所好之學、果是何學、到工力精專、然後必有個悟處、悟則疑消、消則信透、透則心神定而光明顯、即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其於過也、信哉紅爐之點雪矣、而又何貳之有也哉、

羅子曰、吾人居常日用間、此心本無他故、乃忽爾躁動、覺百事俱無當意、又忽爾悽愴、覺一身俱無聊

賴、古語所謂不火而自熱、不水而自寒也、究其根源、蓋心之精神、本來虛澄靜潔、今塵欲紛擾於外、思慮經營於內、自早至晚、不能頃刻歸復常體、如亡子之在迷途、其惶惶戚戚、理自宜然、愚者不知、卻去苦求世上名利嗜慾、謂可以解其煩躁、而慰其淒涼、及至各項俱到、而此心之煩躁淒涼、依然如舊、不惟不減、而且更加甚、若病渴而縱飲鹽漿、其飲益多、而其渴益熾、卒至顛迷輾轉於苦海之中、而莫悟焉、噫惑也久矣、

作學爲聖賢極是好事然極是難事況一切身家之累又其所不能免者如何直遂得耶羅子曰人居世界名爲苦海豈止秀才們事多爲累若至做官其累又爲甚焉故明眼的人先須分曉從學問要緊處着力爲之則受累勞苦雖與世界相同而到頭收拾算帳則逈出世界而與一切混累過日者萬萬不侔矣

羅子曰此心之體極是微細[illegible]纖塵也容不得世人苦不曉事却便着許多粗重手脚要去把捉搜

索譬如一泓定水本可鑒天徹地纔一動手便波起明昏世人惟恠水體難澄而不知原是自家亂去動手也

問白沙云靜中養出端倪[illegible]此心虛明炯然在中炯然可知是端倪否[illegible]是也曰某用工已久炯然端倪尚[illegible]工夫亦是現在且從粗淺處指與汝[illegible]在坐曰汝等此時去家已遠試反觀其門戶堂室人物器用各炯然在心否衆曰炯然在心良久忽報貴客至復徧呼在座曰汝等此時皆覺得貴客來否衆曰皆覺得曰亦待反觀否衆曰未嘗反觀却自覺得羅子乃又回顧問者曰此兩個炯然各有不同其不待反觀者乃本體自生所謂知也其待反觀者乃工夫所生所謂覺也今須以兩個炯然合成一個便是以先知覺後知而知乃常知矣是以先覺覺後覺而覺乃常覺矣常知常覺是爲聖人而天下萬世皆在其炯然中矣

問吾儕深夜冀聞教羅子曰茲願請益試述平時所

蘊爲何曰鄙性過方一切是非必欲分別不混曰君果以此存心制行亦自成家數未爲不好也曰近覺人情落落難合心頗不安曰此所謂行有不得反求諸已也隨處落落[illegible]人情盡皆非哉或亦已欠和平爾曰今亦[illegible]平却又不能奈何曰但將往日喜好翻[illegible]則和平日進心志日安矣曰某聞禪家有遠離顛想某以心志不安此病殊多不識離遠亦有法耶曰古人云處世若大夢恐此一夢尤離遠之所最急而亦離遠之所[illegible]

者君不此之圖而夜夢之惡豈非所謂夢中說夢耶況夜之所夢不待君遠離乎夢而夢自遠離乎君也世之人固有夢中被兇傷毆而遭寇劫掠者矣縱是夢兒亦何嘗被毆而訟諸官遭掠而索諸途耶此則自解遠離之徵也曰某自幼思將世界整頓一番今覺心中空自錯亂果大夢也然卒難擺脫爾曰此豈是夢象山所謂宇宙事皆吾職內事也但整頓有大有小恐君所思只圖其小而未及其大爾曰匹夫之力莫制三人某今困頓儒冠

即些小整頓分也況望圖其大耶曰大小不在於事而在於機其機在我則小而可大其機在人則雖大亦小也若試思世間功德有大於學術者乎機括方便有捷於巳之務學者乎君肯日夜務學其孰得而禦之學既足法令傳後天下後世其孰能以外之即如我

太祖人徒知其掃蕩驅除爲整頓一世乾坤而不知孝順父母尊敬長上數言直接堯舜之統發揚孔孟之蘊卻是整頓萬世乾坤也大學謂自天子至於庶人而壹是無別豈非專以學術言耶況余接人亦多求如公之氣力剛銳心志弘遠者實不易得但困而莫振雜而無序我願子欲整頓世界請自今之學術始欲整頓學術請自巳身之精神始

問此學之妙可以點石爲金羅子曰此喻尚與聖學不切蓋石與金原不相同若謂人之學聖似石化金則視聖太高而視吾人過卑矣不如譬之煉鑛則渾然更無分別但鑛則體質硬脆色不明潤不能成用金則體質柔滑精彩光瑩隨人日用可使

此其間只爭鍛煉之功而巳若論吾人天命之性其不慮而知不學而能渾然與聖人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之體如金在鑛何嘗少他分毫蓋自爲孩提時直至今日親長之愛敬耳目之聰明饑寒之衣食隨感而應良知良能明白圓妙眞是人人具足各各完全但天生聖神則能就中先覺先悟於天命此個聖體直下承當受用正如鑛之過火便一自融化透徹更無毫髮窒礙間隔卻即叫做聖人然究其所覺悟東西則只是吾人現在不慮不學

之良知良能而已吾人只少了聖人此一覺悟則
便知一片精金空只藏在鑛中而不成受用雖是
時時習之而却不着雖是日日行之而却不察即
終身去愛親敬長食飯穿衣與聖賢原無兩様而
甘心做個凡夫而不得名爲知道也故聖人之教
天下不是能令吾人於良知良能之外別有增益
只是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如用火鍜鑛
則鑛一過火便即是金吾人一經覺則即我本性便
即是聖故曰豈不易簡豈不難知又曰我欲仁斯

仁至矣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孔孟口口聲聲只
好如此懇切其教其學只好如此方便故嘗謂吾
輩若要做作脩爲則此學可以不講又要費力研
窮思索亦可以不講令受用的即是現在良知而
聖體具足其覺悟工夫又只頃刻立談便能明白
洞達却乃何苦而不向前況此個體段但能一覺
則日用間可以轉凡夫而爲聖人若不能一覺則
終此身棄聖體而甘爲凡夫矣況吾輩一生辛苦
何處不求向前如讀書中舉做官立業亦非易事

今能轉凡爲聖則讀書便是聖賢讀書用世便是
聖賢用世到老也有個歸着不虛費了精神今若
當下甘心棄聖爲凡則雖讀書萬卷功名極品也
只與浮雲飄泊草木朽腐而已勿以予言過甚但
考之古今人品自然明白誠不可不發奮向前以
求入聖途路也

[illegible]及靜坐有欲問難者羅子乃止令復坐徐徐語曰
諸君當此靜默之境能澄慮反求如平時躁動今
覺凝定平時昏昧今覺虛明平時怠散今覺整肅

使此心良知炯炯光徹則人人坐間各各抱一明
鏡在於懷中却請諸君將自己頭面對鏡觀照若
心事端莊則則如冠裳齊楚意態自然精神若念
頭不免塵俗則蓬頭垢面不特旁觀者恥笑而自
心惶恐又何能頃刻安耶或問孟子三自反可是
照鏡否曰此個鏡子原得於造化爐中與生俱生
不待人照而常自照一毫瞞他不過故不仁不忠
亦是當初自己放過故自反者反其不應放過而
然非曰其始不知後因反己乃知也曰吾儕安[illegible]

常不放過羅子嘆曰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誰肯蓬
頭垢面以度朝夕也耶

問心體雖是明白然學者常苦隨知隨蔽羅子曰試
說汝心如何却謂隨知如何却謂隨蔽耶有應者
曰如子路强不知以爲知卽是蔽處又有應者曰
此亦是知得不眞便會蔽曰諸友若要做孔孟門
中人品先要曉得孔孟之書之言與今時講套不
同如時說說到志氣的確要去爲善而一切私欲
不能蔽之其善是何等的好汝獨不思汝心之知

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其光明本體豈是待汝的
確志氣去爲出來耶又豈容汝的確志氣去爲得
來耶其友良久曰誠然此知非從爲中出來亦非
可容人爲得來也曰此心之知既果不容人去爲
得則類而推之亦恐不容人去蔽得既果不容人
去蔽得則子路雖强所不知以爲知其本心之知
亦恐不能便蔽也其友又良久曰誠然此知非一
切所得而蔽之也於是滿座皆慨嘆曰吾儕原有
至寶爲又爲不得蔽又蔽不得神妙圓明極其受
用乃自孔孟去後埋沒千百餘年隨着諸家以迷
導迷於不容爲處妄肆其爲於不容蔽處妄疑其
蔽顚倒夢幻之中終生卒歲顧於孔孟眞實境界
純粹底衷却將求乎善而日遠乎善將去乎蔽而
日增其蔽徒受苦楚不能脫離豈知只在一言而
頓皆超拔也耶

問陽明學問似微與諸儒不同羅子曰豈惟陽明爲
然卽宋時諸儒學問亦難盡同周子則學在主靜
程子則學在主敬朱子則學在窮致事物之理至我

朝陽明先生則又獨謂學在致其良知此雖各有所
見然究其宗旨則皆志於學聖故少有不同而不
失其爲同也蓋聖之爲聖釋作通明如周子說無
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顯是主於通明
也程子說主敬則聰明睿知皆由此出是亦主於
通明也朱子說窮致則全體大用無不明是亦主
於通明也是三先生之學皆主於通明但其理必
得之功效而其時必俟諸持久若陽明先生之致
其良知雖是亦主於通明然良知却卽是明不屬

效驗良知却原自通又不必等待況從良知之不慮而知而通之聖人不思而得從良知之不學而能而通之聖人不勉而中渾然天成更無斧鑿恐三先生如在亦必當爲此公首肯而心契也已

問知得良知却是誰今欲知良知從何下手羅子曰朱子云明德者虛靈不昧虛靈雖是一言却有二義今若說良知是個靈的便苦苦地去求他精明殊不知要他精則愈不精要他明則愈不明豈惟不得精明且反致坐下昏睡沉沉更支持不過了

若肯反轉頭來將一切都且放下到得坦然蕩蕩更無戚戚之懷也無憧憧之擾此却是能從虛上用工了世豈有其體既虛而其用不靈者哉但此段道妙最要力量大亦要識見高稍稍不如難以聚語

坐中歌坐起咏歌皆實學毫釐須遣認教眞衆皆爭相詰難羅子曰工夫在日用最要善用即如昨日諸友欲畫出勿忘勿助之間景象此時便是眞面目也以此作爲日用則坐起實學不認而自認非眞而無不眞矣若如諸君適來互相詰辨則一團虛氣相乘雖終日終年萬無可認之理也衆大有悟

問會析析可愛何以能使常如今日羅子曰人心惟危差毫釐而謬千里故此會以百人成之而不足以一人壞之而有餘終身以百行成之而不足以一念壞之而有餘故此一念兢兢所兢兢而舞所業業者也譬如行路千里萬里只是出門一步邁去千年萬年亦只是當下一念積成甚哉其機之可

畏而其發之當愼也故聖賢不放逸而必敬不率易而必愼是以愈久而愈盛矣

羅子曰予初學道時家事雖貧困難禁然堅持所志即死亡饑寒殊不動心也

問靜而存養本心動而體察成法如此用工可不偏廢否羅子曰不可如此分別蓋隨靜隨動皆是本心皆當完養但完養之法可不只任己意須時時刻刻警醒必求無愧古之至聖如孟子姑舍羣賢三聖以願學孔夫子豈能親見孔子面耶只是時

時刻刻將自巳肝腸與經書遺言精詳查對用功
堅久則或見自巳本心偶合古聖賢同然處往往
常多然細微曲折必須印証過後乃更無敝若初
學下手則必須一一遵守就是覺得古聖經書於
自巳未穩且常謙虛質正先覺決不可率意斷判
以流猖狂自恣之歸也

或問窮理羅子曰窮理不是向書冊上盜得些兒話
頭便是必要反身究竟直窮自巳生身立命之原
如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方是

羅子曰醒眼人決不做夢夢中人安能語醒眼事

羅子曰人之一生切勿於富貴中立脚蓋富貴原起
於想念而想念原屬於懸浮即今之年少想欲登
科而科第者想欲臺省臺省者想欲卿相望望然
逐日追風更無底止反問自心將欲何爲亦竟莫
知其故況禍福相倚往往以怵入者以悲出焉皆
初之一念不自心性上求明白而然也

問人心本與天地通只隔于有我之私便不合德羅
子曰此警戒夫人則可若論天地之德則雖有我
亦隔他不得曰如何隔不得曰卽有我之中亦莫
非天地生機之所貫徹但謂其自家愚蠢而不知
之則可若謂他曾隔斷得天地之生機則不可也
曰今有惡人雷奮擊之難說與天不隔曰雷擊之
時其人驚否曰安得不驚被擊之時其人痛否曰
安得不痛曰驚是孰爲之驚痛是孰爲之痛然則
雷能擊死其人而不能擊死其人之驚與痛之天
也

問工夫常苦間斷奈何羅子曰工夫得不間斷方是

聖體若稍覺有間縱是平日說有工夫亦還在凡
境展轉算帳不得故學者欲知聖凡之分只在自
巳工夫間斷不間斷耳曰工夫不能超凡入聖恐
是不熟曰凡境與聖體相去如天淵之隔相異猶
水火之反凡境工夫縱熟亦終是凡卽水縱熱亦
只是水不可謂水熱極便成火也

問凡境工夫縱熟無用不知聖體工夫亦有生熟否
羅子曰有生熟而體段不同耳此處極微須譬喻
方得今人家種果木者其核生土中卽根株枝葉

一時具足難說其非樹也及至成熟却得多少歲月滋培又難說其卽成樹也但雖至成樹而根株枝葉與始初不爭一些言下有悟者曰果核致成大樹只爲他生意津津聖體工夫誠然在不間斷處見眞消息也曰工夫間斷與不間斷果是聖凡分處然聖凡相去不遠亦惟在其見之善自方便焉耳彼今人懇切用工者往往只要心地明白與意氣快活及至纔得明白快活時俄頃之間又倏爾變幻極其苦惱不能自勝若人于其變幻之際

急急回頭細看前時明白者今固恍惚矣前時快活者今固冷落矣然其能俄頃變明白而爲恍惚變快活而爲冷落至神至速此却是個甚麼東西此個東西旣時時在我又何愁其不能變恍惚而爲明白變冷落而爲快活也耶故凡夫每以變幻而爲此心憂聖人每以變幻而爲此心喜

一友告別求囑付羅子曰學問與做人一般須要平易近情不可着手太重如粗茶淡飯隨時遣日心旣不勞事亦了當久久成熟不覺自然有個悟處蓋此理在日用間原非深遠而工夫次第亦難以急追而成學能如是雖無速化之妙却有雋永之味也

問尋常如何用工羅子曰工夫豈有定法芳昨夜靜思此身百年今已過多半中間履歷或憂戚苦惱或順適忻喜今皆宛如一大夢當時通身汗出覺得苦者不必去苦忻者不必去忻終是同歸于夢盡翻然再思過去多半只是如此則將來一半亦只如此通總百年都只如此却成一片好寬平世

界也或曰聖人常言君子坦蕩蕩恐亦於此處見得而然曰果然果然問者詰曰然則喜怒哀樂皆可無耶曰喜怒哀樂原因感觸而形心如空谷呼之則響原非其所本有也今只慮了心未必能坦蕩耳若果坦蕩到得極處方可言未發之中旣全未發之中又何患無中節之和耶君子戒謹恐懼正怕失了此個受用無以爲天地位萬物育本源也

問某用工儘去致知力行如何不見長進羅子曰予

致知是知個甚的、力行是行個甚的、曰是要此理親切、曰既主意如是、便當先求此理矣、豈有此理不求、而能得親切、理不親切、而能致知力行、又能學問長進也哉、曰某平日說理、只事物之當然便是、曰汝初要求此理親切、今却舍了此時、而言平日、便不親切、舍了此時問答、而言事物當然、又不親切、曰此時問答、如何是理親切處、曰汝把問答與理、看作兩件、却求理於問答之外、故不親切、不曉我在言說之時、汝耳凝然聽着、汝心烱然想着、

則汝之耳、汝之心、何等條理明白也、言未透徹、則默然不答、言纔透徹、便隨衆欣然、如是則汝之心、汝之口、又何等條理明白也、曰果是親切、曰豈止道理為親切哉、如此明辨到底、如此請教不息、又是致知力行、而親切處矣、衆皆醒然

問師道立、善人多、則天下治、師嚴則道尊、而民知敬學、人不可無師、却曰歸求有餘師、心為嚴師、然則師豈在人哉、羅子曰、道固當反求諸心、非人指示、安知所謂心、又安知所以反而求之也耶、故曰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合人與己而師始得之矣、但觀聖賢之言、則有不容合者、如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又曰當仁不讓於師、是己與人不覺互相牴牾也耶、曰童蒙求我、非我求童蒙、故三人必有我師、知新可以為師、皆自師之者言、蓋謂樂師諸人則可、好師夫人則不可、曰好師夫人固皆知不可矣、然記又謂學也者、所以學為師也、是則方事於學、即志於師、亦似好為人師焉者、殊不知人之為學、雖同求諸心、而此心之體、有見其全者、

有見其偏者、若舉其全、則家國天下、渾然無外、不能為法天下、可傳後世、而足以言學哉、以是為學、固即所以學為師矣、彼能反諸心、而實識其全、亦自許以心學者、是雖小道可[illegible]足善乎一身一物、然舉而通之天下後世[illegible]致遠恐泥矣、故曰君為天下善曰師、夫能善天下萬世、始可以言師、能師天下萬世、始可以言學、師也者、固學之實、則而不容外焉者也、夫豈作而致其好哉、昔朱子註十五志學、曰其所謂學、即大學也、大學也者、乃合家

國天下而兼善之者也其嘗謂此一言我晦翁洞徹聖人心髓攝囬叔世精靈而天下萬古始有賴藉以準的依歸彼昏而不知漫漫以為學草草以圖功者庶乎有省而發乎深長之思也已其時惟象山一人比之晦翁則尤為難事益年未數歲即竭力覃思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宇宙中理皆吾性分中理宇宙内事皆吾職分内事東海有聖人出而此理同此心同西海有聖人出而此理同此心同南海北海有聖人出而此理同此心同千古以上千古以下有聖人出而此理此心亦無不同也噫以是言心始為心之全以是言道始為道之大以是言學始足以為天下後世之師也已矣

問人靜養久之遂前知吾輩不及羅子曰若不及他到不妨到妨着要及他也曰他能前知亦是其心明了曰正為他有個明了所以有妨蓋有明之明出於人於而其明小無明之明出於天體而其明大譬之暗室張燈自耀其光而日麗山河反未獲

一覩也已

友譚有素共講學而耻擔當者羅子曰何耻也民之秉彝好是懿德細細究之此乃何等心腸却是陷在鄉原窠臼中孔孟防之所以曰閹然媚于世者德之賊也蓋吾心之德原與天地同量與萬物一體故欲明明德於天下而一是皆以脩身為本者正恐自賊云耳故曰謂其身不能者賊其身者也夫父母全而生子全而歸孔子東西南北於封墓之後孟子反齊止嬴于敦匠之餘固為天下生民亦為父母此身蓋此身與天下原是一物物之大本只是一個講學招牌此等去處須是全付精神透徹理會直下承當方知孔孟學術如寒之衣如饑之食性命所關不容自已否則將以自愛適以自賊故大學之道必先致知致知在格物也

問陽明所指良知在人心從何所發羅子曰良知無從而發有所發則非良知也然則良知果何所歸曰在天為天在地為地在人為人無歸無所不歸也曰然則亦有動靜之時否曰無動靜曰若無動

請則起居食息都無分別乎曰起居食息不過是人之事既日在人為人則人已渾然是個良知其事之應用又可得而分別也耶曰良知完具於人又有見與昧何也曰見是覺處知常而覺暫覺之現於知猶泡之現於水也泡莫非水而現則有時中庸見乎隱是言覺顯乎微是言知孟子亦云先覺後覺先知後知也

問為學如何乃能上進羅子曰白沙先生云大道本無階級以疑為階級故大疑則大進小疑則小進

子能善於作疑則工夫不患其無進矣曰某日中亦嘗作疑曰吾子如何作疑曰某日中承教多能妥帖然就中有不慊意處故嘗不免作疑曰是與明對如謂意有不慊而思加工則正是明處安得謂疑若常慊意處能求進步方始是疑此則無中生有唯志之廣大而見之深遠者為然否則小疑且莫能作況大疑乎

歌詩少間眾覺溫和曰此興學者涵養之大助也羅子曰涵養和氣在士人固不可緩而作官輩尤時刻不可已也蓋居官之事近俗而冗冗生厭厭生躁厭躁相乘則刑罰不中而民將無所措手足矣故君子無故琴瑟不離於側正所以預致乎和而為位育之本也羅子因而嘆曰吾夫子末訣前日猶曳杖逍遙則平時無不歌也可知矣然則吾儕豈早知涵養為他日逍遙地耶

問夫子逍遙氣象不惟先能知得而其歸止去向似極安樂可聞其槩否羅子曰諸君遽忘所謂本來面目也耶夫形骸雖顯而其體滯礙本心雖隱而

其用圓通故小人長戚戚者務活其形者也君子坦蕩蕩者務活其心者也形當活時尚苦滯礙況其殭仆而死耶心在軀殼尚能圓通況離形超脫則乘化御天周流六虛無從推測即諸君此時對面而其理固明白現前也又何疑哉又何疑哉

問長生之事孔孟似未嘗言羅子曰孔孟未嘗言而實未嘗不言也觀其謂朝聞道夕死可矣謂夭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夫曰夕死曰夭壽則死固死矣曰聞道而可曰脩身以立命則死固

不死矣未嘗不死而實未嘗死未嘗不生而亦未
嘗生孔孟之言所以爲平易中之神奇深遠中之
淺近非若後人之拘方執見物而莫化也
今聞本來面目卽是長生未知如何脩煉羅子曰
本來神妙不以脩煉而增亦不以不脩煉而減其
最先只在自己能悟悟後又在自己能好能樂至
於天下更無以尚則打成一片而形神俱妙與道
合眞矣若悟處不透與好處不眞則面目雖露而
隨物有遷驗之心思夢寐之間倏然而水倏然而

火倏然而妖淫倏然而狗馬人化物而天眞之本
來者將變滅無幾矣噫可畏也
問旱久遇雨禾苗勃興與吾人意思一般否羅子曰
雖似一般其實不一般也蓋禾必待養而生吾心
則無時而不生禾以遇旱而枯吾心則無時而可
枯也故窮天極地萬萬其物而畢竟無一物可以
象吾此心亘古亘今萬萬其事而畢竟無一事可
以象吾此學此心此學眞是只可默識而不可言
狀只可意會而不可形索至簡而至妙至易而至

神者也吾儕與茲勝會而聞茲神理寧非百千萬
載一大快也耶
一友別羅子潤甚共榻辭言曰某耆年相侍從事良
知之敎及歷任中外以此應用似無可疑但終屬
照用未透心體願先生盡心敎之羅子時爲把臂
示之曰君能信此渾身自頭至足卽一毫一髮無
不是此靈體貫徹否友曰佛家固有芥子納須彌
之說我輩質魯未透先生既云一毫一髮渾是靈
體何數使我當下卽透羅子時於友背力抽一髮

此友連聲呼痛手足戰動羅子曰心果覺痛否曰
既痛爲何不覺曰君之心神微渺如何毫髮便能
通得手足疎散如何毫髮便能收得聲音寂靜如
何毫髮便能發得細細看來不止一身卽床榻亦
因震撼蒼頭俱爲驚訝推之風雲亙入霄壤相聞
卽外窺中可見頭[illegible]足心不間身我不間物天
不間人滿腔一片精靈精靈百般神妙從前在心
而爲君之知在身而爲君之事在生而爲君之少
而壯壯而老莫非此個靈物乃一箇閃爍莫測底

裏學則[illegible]親生父母偶遇人言說破則
識認歡欣[illegible]想耶此友躍然
羅子語諸孫曰予[illegible]年來此道自關心夜分方合
眼旋惺惺耳聽雞喔未知何日得安枕席
羅子曰予初學[illegible]每清晝長夜只揮淚自苦此等
景界予問[illegible]與人言人亦莫之能知也
羅子曰人[illegible]善這性合天地人物而一之者也所
以孔子[illegible]德於天下方能盡人之性盡物之性
盡天地之性了得性善也若少有所憾不得其平

便非繼之者善而有諸己也吾儕須以大人自期
日用平常俾其爲父子兄弟足法止於至善
羅子見講堂童子歌詩雍肅可愛顧謂仕途諸君曰
天下之善貴在擴充吾人能因一念忻喜諸生之
心推之必欲其由壯而老以無異今日又推之必
欲四海九州以無異一堂則教化興風俗美其容
頃刻怠緩耶既而嘆曰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
若決江河大舜好善之速亦只是不昧其眼下本
心焉耳吾人不失之昧便失之遲也如希聖何

會中誦渺哉勺水積累成川洋洋一堂曰先生何術
令人若此羅子嘆曰昔顏子喟嘆謂夫子善誘人
甚至欲罷不能諸君亦愼自防毋爲人所誘去也
有悟者曰魚遊於水鳶翔於空豈水之有期於魚
空之有期於鳶哉人之於道也機固一而已矣羅
子復歌曰便將天作一張紙難畫悉湖三月春大
衆忻然
坐中歌斷除嗜慾想永撤天機障或曰若將嗜慾之
想斷除則天機之障永撤矣羅子曰二句自是兩

項似不當一直讀或曰果然天機豈遂無障哉如
天機原自流通自在或工夫過苦卽天機被障矣
曰如此則合云障天機非天機障也衆起問曰不
祇天機亦會作障耶曰天機本自流通自在工夫
却有過苦是過苦果作障矣獨不曰流通自在亦
有時作障乎故孟子於夷惠俱爲君子不由然則
夷之隘是過苦之障而惠之不恭豈非流通自在
作障而何
問識仁必資講習陽明乃有聞見遮迷之味何哉羅

子曰、聖人憲天聰明、良知與聞見原無二體、學者
於此體未透、却逐事逐物、以求古今成法、殊不知
揖讓征誅、堯舜湯武之前、誰曾幹過、數聖人不過
精明此心之體、如鏡在懸中、無纖毫樣子、物象隨
時各各呈露、若執成法以爲知、則中藏不虛、所應
却與天則遠悖、謂之遠迷亦宜、曰然則孔子多聞
而擇、多見而識、可廢與、曰能擇能識、良知也、若良
知作主、則古今事物義制、自由斟酌、信將兵多多益
善也、

羅子曰、汝等若肯着實用功、則處處受益、雖人之毀
謗欺慢、皆是進德之資、若不着實用功、只是口耳
之學、終不長進、

因歌等閑識得東風面之句、復賡以人心莫道無通
塞、明暗如何有去來、羅子隨申之曰、通之時義大
矣哉、卽天地變化草木蕃機括、亦只在是、故吾人
應事之際、若心志坦夷、人已不隔、卽上可以代下、
下亦可以代上、左右前後、相資相應、而百務井井、
宇宙廓如、否則一夫向隅、雖滿堂燕笑、與東風[illegible]

象何曾千里一體、君子其善通而運也哉、

問東風面如何識得、羅子顧會衆歎曰、東風之面、今
日畢露於此矣、夫東風者、天地之和氣也、萬物以
和而生、以肅而斂、人情亦以和而通、以不和而隔、
機發隱微、效分天壤、故識得而曰等閑者、極言其
力之不勞、紅紫而曰千萬者、極言其應之甚速、而
至大也、

童子秩敘歌詩、長者請曰、先生其教之、羅子曰、是皆
所以教我者也、諸英俊其知之乎、夫教且學、以明

人倫而已、明有二義、如講求以致其精、則明白之
明也、秩敘以盡其分、則明顯之明也、今一堂之中、
或坐而聽、或立而誦、坐者又[illegible]上下前後、誦者又
互相唱和、疾徐中節、則父子叔姪兄弟賓朋、昭然
若發蒙矣、其爲明白顯設、不亦多乎、其爲敦睦恭
敬、不亦至乎、長者謝曰、某等今日益信致良知之
學、乃知行合一之功、

羅子曰、爲山掘井者、至九仞、雖勞且難、而往往能之、
至於一簣及泉、甚是易成、乃多虧廢、故古人云、百

里程途九十方半蓋前時是全付精神雖勞而於時久有疲故雖少而難矣吾人須是努力以收全功、

問均一言教何看書與面命所得不同羅子曰當其可之謂時吾儕相對論心則彼此機宜自然適中如渴與之飲饑與之食滋味何等甘美若持書漫讀是原未饑渴與以飲食雖津液珍羞將奚藿等矣、

羅子曰人之為惡二有形無形而已有形者殺人者也無形者害人者也殺人之惡小害人之惡大、

羅子曰舜之兢兢業業禹之祗台德先湯之慄慄危懼文之小心翼翼皆畏天命也畏天命則自無不敬矣、

問士子狗習見聞讀書無根何道可反羅子曰枝葉與根本豈是兩段觀之草木徹首徹尾原一氣貫通若首尾分斷則便是死的雖云根本堪作何用要之還看吾輩用功志意何如若是切切要求根本則凡所見所聞皆歸之根本雖解牛斲輪之賤役爲魚庭草之微物古人俱得以明心見道而況五經四書尤聖賢精蘊所寄者乎若是尋枝覓葉的肚腸則今日儘有玄談至論亦將作舉業套子矣、

一友執持過苦求一脫解工夫羅子止之曰汝且莫求工夫某亦無暇與汝說但隨衆講會隨時卧食待數月有暇再共商量旬月友翛然曰近覺中心生意勃勃雖未嘗用工而明白洞達自可愛樂曰汝信得當下卽是功夫否曰承教亦能信不知如

何方弗失曰忘原與助對爾欲不忘卽必有助所謂引寇入屋者也故孔孟設科不追其既往不逆其將來豈止以此時人亦常以此自待看他寬洪活潑涵蓄薰陶眞是水流物生任天機之自然而充之以至於恒久不息而無難矣、

羅子因子姪聽講有問輒應語之曰此處有段學問吃緊工夫道德經云谷神不死何謂谷神不死卽汝輩應聲處也夫有聲即應途人不殊於聖賢此時無異於太古故曉得谷神不死便曉得虛靈不

時亦便曉得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也推之四書五
經只是此個道理推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亦
只是不失此個體段故聖賢之道原非高遠不能
反求便覺得高遠耳學問之事亦無重難但離却
當下便覺重難耳
或曰學貴靜乎羅子曰不宜離動在動處著力乎曰
宜不失靜體功竟何着乎曰心兮本虛致虛要矣
何着或以寂爲疑曰性中萬象森然何寂之憂然
則何如而爲得力處曰知得得力處便是不得力

不知得力處便是得力大都道具吾心而吾身即
道真機隨處洋溢工夫原無窮際一念不通之人
者非道也一息有間於道者非功也
羅子曰烱然而精光旁爍軒然而氣宇高翔心游象
數之先目絶剛風之上
羅子曰枝葉芟除則碩果乃熟行潦既涸則寒潭自
澄勿忘勿助與鳶飛魚躍同一活潑此意却須互
見今時學人任情執是已大非集義家法乃遽以
活潑自處豈干茲訓未加理會也耶

羅子適閩或問曰此土雖文公故鄉但儒先舊學志
業已多須先生講究乃可望心知開明也羅子曰
據孟云儒先舊學與諸士心知言下不無兩端而
兩端各有着落故儒先之學可以舊言舊則未必
其長新也諸士心知則可以新言新則時時具在
難將以舊目之也今且試看我與公互相駁論其
駁論皆莫非心知也諸士環坐而應聽聽而且思
思聽皆莫非心知也自茲時而反求之天早又自
天早而推之昨日前日其言論思聽亦皆莫非此

心知而未嘗異也自茲時而順求之下午又自下
午而推之明日後日其言論思聽亦皆莫非此心
知而未嘗或變也中有悟者曰道果在邇非遠事
果在易非難曰豈惟道與事之爲然哉即茲對答
聽思莫非親親長長而亦莫非天下太平也中又
有悟者曰吾儕果是行不著習不察也曰即此著
察叫做是學吾儕豈獨終身由道而不知其爲道
亦終身由學而不知其爲學也今諸君果能學術
心知合而一之庶於儒先不相負矣或乃歌個個

人心有仲尼一絶諸士踴躍
因歌心齋入室須先升此堂詩句、羅子曰、心齋先生
詩、提醒學人甚切、所言工夫極明、但論爲學、則有
從覺悟者、有從實踐者、陽明心齋二先生、的親師
徒、然陽明多得之覺悟、心齋多得之實踐、要之覺
悟透、則所行自純、踐履熟、則所知自妙、故二先生
俱稱聖賢、但以孔子之言仁、必先以智、孟子之言
力、必先以巧、則覺悟實踐、功固不缺、而序實不容
紊、如此詩念頭動當謹、然動念處從何來、則未謹

之先、不可不採求也、舉足之間必愼、然舉足將何
之、則未愼之先、不可不商訂也、若能依得孔孟之
仁而先智、力而先巧、則源頭既濬、流出自淸、而念
之謹也、何等順快、指南定向、適國坦途、而足之舉
也、何等安穩、故某謂我
明幸生陽明、眞是電掣雷轟、星輝日耀、不惟及門高
弟、藉以超凡入聖、而聞風興起者、亦自可以化頑
鐵而作精金也已、
癸丑、羅子過臨淸、遘重疾、恍若一翁曰、君身病稍康
矣、心病則復何如、羅子不應、翁曰、君自有生以來
遇觸而氣每不動、當勧而目輒不瞑、擾攘而意自
不分、夢寐而境悉不忘、此皆君心錮疾、可不亟圖
瘳耶、羅子愕然曰、是予心得、曷言病、翁曰、人之身
心、體出天常、隨物感通、原無定執、君以宿生操持
強力太甚、一念耿光、遂成結習、日中固無紛擾、夢
裏亦自昭然、君今謾喜無病、不悟天體漸失、豈惟
心病、而身亦不能久延矣、蓋人之志意長在目前、
蕩蕩平平、與天日相交、此則陽光宣朗、是爲神境、

令人血氣精爽、內外調暢、或如志意沉滯、胸臆隱
隱約約、如水鑑相涵、此則陰靈存想、是爲鬼界、令
人脉絡糾纏、內外膠泥、君今陰陽莫辨、境界妄縻、
是尚得爲善學者乎、羅子驚謝、汗下如雨、從是執
念潛消、血脉循軌、
有言講學起謗、如宋事紛紛可悲、羅子曰、此關係世
道、非小小也、吾儕幸惑
聖明敬一之訓、化日昭揭中天、孔子曰、學之不講、是
吾憂也、今日涵泳浴恩、雖童稚小子、皆能言學、況

大人君子孰不知從事於此哉但須更以所學者
衆共商訂棄短取長歸於大中至正方爲超絶古
今以解孔子之憂一大快事也其視前代教化未
行道德未一而徒以言說求同異意氣相排擠者
不同矣然則前代之憂在講而不學今日之憂在
學而不講

問朱陸論學不合何也羅子曰二先生氣稟不同以
已律人各有持也如晦翁原是渾厚之質便要天
下人皆從聞見鑽研而入象山原是英敏之資便

要天下人皆從德性超悟而入豈知人各所稟不
一有不可盡以已律之者曰然則何如合一也曰
學于古訓晦菴所以開萬世羣蒙先立乎大象山
所以善讀孟子也且與孔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
相合

一友嘆曰先生學在孝弟某有繼母事之稍得歡心
至有一弟屢教終不化何如羅子曰君曾擇好友
與處否曰未也曰即此便見汝愛弟未至處夫兄
弟手足也若汝手傷血流則呻吟號呼求人問藥

肯少停時刻哉此友感泣深悔羅子因徧呼仕途
諸君曰手足且然至君父則吾元首心腹也吾輩
有志明時顧乃優游卒歲護持少呻吟之痛而調
理無號呼之切徒悼嘆於堯舜君民之難而治平
之不可親見也罪將何所逃哉衆共誓之曰如復
不切于心者鬼神將陰擊之

問父子天性如子尚廉潔父忿戾之違則傷恩順則
損名奈何羅子曰須要假貸曲處不拂親意而亦
不失所守也則善矣曰父有餘蓄子必取之以爲

不肖亦可從否曰是須教之以正必不可從也曰
子之不肖出於天性又止生一子過責恐夭没付
之於命可否曰父子主恩決無可忍之心亦無可
棄之理大凡天下鳥獸虫魚皆可以感而移況於
人乎但教亦多術須悉心盡力乃得奇中而妙運
也曰畢竟不能感非命而何曰此命字不當就已
說若說我命該當爲子孫苦則生意已自本身斬
了是自已先不肖矣又安能貫通於不肖子孫也
耶故人生不幸遭此必須與之同生死患難感通

化導力有時而盡心無時而解乃是慈道之極也

嗚呼已慈旣極則子孫又安有不可移之理哉大抵世人論理皆是責人厚而責已薄處失之故程子云細思吾身在天地間有多少不盡分處正此謂也

羅子以太夫人目病禱於華蓋山縉紳率子弟誦詩立迎于道羅子進曰汝知孔子之所以訓其子者乎亦不過學詩學禮而已矣但孔鯉旣退卽能不忘諸子姓亦能相見之後常時如此由詩歌便可以和平心氣由禮立便可以堅定德性在父母前不改便成孝在兄長前不改便成弟能孝能弟終身不改便叫聖人矣

羅子曰母之育子也以慈子之事母也以孝常分也分而曰常言天彝民秉根乎心見乎情而必不可已者也本必不可已之心之情而慈以啓孝孝以答慈已爲常分況慈不徒慈而時之所遭且節以慈焉是則慈之常而變者也古今天下凡爲人母焉者孰不期子之育也然時其常則爲慈也易時

其變則爲慈也難夫慈以啓孝孝者旣極其至矣則孝以答慈者又奚容以易易爲之哉

羅子曰仁天地之生德也天地之德也生爲大天地之生也人爲大是人之有生於天地也必合天地之生以爲生其生乃仁也亦必合天地之仁以爲仁其仁乃壽也必曰無期必曰無疆夫無期云者所引之恒久則爾也是仁之生生而不息焉者也無疆云者所被之廣博則爾也是仁之生生而無外焉者也是以夫君子之生也生吾之身以及吾家以及吾國以及吾天下而其生無外焉而吾此身之生始仁也生茲一日以至於百年以至於千年以至於萬年而其生不息焉而吾此日之生始仁也如是而仁焉而謂仁之不足以爲壽也吾弗之然也如是而壽焉而謂壽之不本於仁也吾弗之然也

一貫編心性上尾

門人熊　儐稿夫編次
後學錢啓忠沃心重訂

心性下

問近時用工覺心思起滅不寧奈何羅子曰天下事理當先本根本根既正則末節無難矣今度所用工夫原非思慮之不寧是由心體之未透也蓋吾人日用思慮雖有萬端而心神止是一個遇萬念以滯思慮則滿腔渾是起滅其功似屬煩苦就一

心以宰運化則衆動更無分別又何起滅之可云也與哉譬之庭樹如許紛亂然生意則皆根榦之所敷榮世固未有外根榦而為枝葉者譬之長江波浪亦如許紛亂然洋溢則皆水性之所流動世亦未有外水性而為波浪者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殊途而同歸一致而百慮夫慮以百言此心非果無思慮也惟一致而統之則還殊而為同化感而為寂渾是妙體更無他物欲求纖毫之思慮亦了不可得也已衆共快然以為疑念頓釋聞者

又曰此時此心果是起滅無從渾然妙體但不肖邪思安保終無竊發曰君子兢業以過一生此意豈容暫忘但太陽出而魍魎消聖人作而萬物覩乾剛獨善操持八荒孰非統內不思務此而角力爭雄以希掃蕩則戰國春秋更無寧日矣

問昨來論心雖極懇切退思聖學廣大精微如何養出端倪羅子曰吾人為學本以學聖而聖神學脉非易也故百工居肆成其事君子學致其道即孟子離母從師顏氏依依陳蔡孔子天縱亦韋編三

絕今欲學聖人而非特立堅志親就良朋且却脫塵煩專居靜地以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其能有成者蓋百無一二矣曰請教公之靜養欲求端倪意向又是何如羅子慨然改容起曰明公志氣誠是天挺人豪但學脉如所云不免無幾悞乃公矣雖然何啻明公即漢儒以來千有餘年未有不是如此會心以悞却生平者殊不知天地生人原是一團靈物萬感萬應而莫究根源渾渾淪淪而初無名色只一心字亦是強立后人不省緣此起個念

頭就會生個識見因識露個光景便謂吾心實有如是自在寛舒、不知此段光景原從妄起、必隨妄滅、及來應事接物、還是用着天生靈妙渾淪的心、心儘在爲他作主幹事、他只嫌其不見光景形色、囬頭只去想念前段心體、甚至欲把捉終身、以爲純亦不已、望顯發靈通、恭宇天光、用力愈勞、違心愈遠、與言及此、情甚爲之哀惻、奚忍明公而復蹈此弊也哉、曰某亦惕然、不作前想、但要如何用工、曰孔門學習、只一時字、天之心以時而顯、人之心

以時而用、時則平平、平而了無造作、時則常常而初無分別、入居靜室、而不異廣庭、出宰事爲、而即同經史、煩囂既遠、趣味漸深、如是則坐愈靜而意愈閑、靜愈久而神愈會、尚何心之不真、道之不凝、而聖之不可學哉、

一友外至、素共仰慕者、大衆欣然、羅子嘆曰、今日此坐、信良會哉、友曰某平生坐講會而稱良、往往虛過、願詳示、不更至虛此會之良也、曰人之恒言、此事務遇有善處、便多稱良、則良亦似只是善、而善亦似只是良、無大分別、然經傳中、又多以二字並言之、則又似不能無分別於其間者、即今想像而言、善則傳大於良、良則眞實於善、要之善是成熟得自人爲處多、而良是根源出自天然處多、故凡事務以善稱者、皆形迹顯著而可指數、凡事務以良稱者、皆端倪渺漠而費形容、即如此會、長幼秩序、坐立而少動作、師友從容問辨而多簡默、旁人觀之、未見有甚好處、然情思欣欣浹洽、氣味藹藹和平、又難說有甚不好處、所謂無善而無不善者

也、良知面目、大都若此、而茲會之爲良會也、亦可以類推矣、坐間各各快意、羅子復更囑曰、諸君毋將此良字、只當解說、昔子貢贊孔子盛德、而曰溫良恭儉、孟子指孩提知能、而曰不慮不學、即是而觀、則吾人學問、始固由良以出、終亦由良以盛、此良此身、渾然一體者也、故今更以人良乎會、愼勿以會良乎人、把柄一差、則功效逈別矣、

外至之友、平素脩行持心、而學問根源未悟、聞前善良言、方切擬議、時廳廣人衆、不便請聞、多就羅子

主席前後友遽然曰學務時習今坐立雜沓恐非善良羅子曰此等去處語之以善果是動容草率然語之以良則實爲意念眞純故雖未及以語其善而亦可以言其良也葢良訓作易直易也者其感而遂通之輕妙處也原不出於思量直也者其發而卽至之迅速處也原難與以人力所以良知謂之不慮良能謂之不學却是慮與學到不得的去處也如今一時問辨親切況復新美殊常後進聞所未聞卽踴躍而前急圖聽受坐立少有參差

亦照料之不及正與孩提之不慮不學稍稍相類故不避忌諱而輙許其近於良也友又遽然曰此在孩提則可若我輩年長則不可知能日壞其良無幾此友時方司訓隣邑羅子起謝曰君言及此果是一方斯文之幸但人皆知學問之難而不知立教之尤難也葢學問善否所係只在一己而教則及諸大衆毫釐或差謬將千里請爲君喩夫琢玉以求文章追金以作器用其文章之精美器用之整飾則類夫學而求善者也若玉先辨其體金先等其質則教而求良之類也今執碔砆而漫琢之範銅錫而漫追之惟曰吾取其文章器用而已矣是尙得爲良工也哉試觀今時章縫之游庠序胥徒之侍臺司儼恪端莊非不禮文閑孰然窺其底裏可以語良者則千百而鮮一也故忠信之人始可學禮粉地之素如可繪畫學者不思希聖希賢則已若萌此個眞志便須把孔子之仁者人也孟子之形色天性細細體認我此個人如何却是個仁我此形色如何却是個天性次則將孔子

率性之謂道道不可須臾離孟子之良知不慮而自知良能不學而自能又細細體認道原不會離我我今何會離道良知原不待思慮良能原不待學習我今縱不會思慮而知便豈卽非良知縱不會學習而能便豈卽非良能哉久久反躬尋討事事隨處觀察冷灰星爆火現光晶赤子天性恍然具在于時覺悟別開途徑而意味另顯家風孔子所謂道不遠人孟子所謂形色天性了然親見面目而非億想遙度由是凡從前聞夫古聖之言論

見夫古聖之行履備載於四書五經之中者或相為感通而其幾愈顯或互為對証而其益無方如覺已所知能輕忽而失之大過則以聖賢之成法而裁抑之如覺已所知能卑弱而失之不及則以聖賢之成法而引伸之務使五倫之綱常百行之酬應皆歸純粹之中而無偏駁之累則良不徒良而可以言善且善不徒善而可以言至善矣竊謂中庸之庸德庸言多就知能之本良處說大學之至善物格多就聖賢之成法處說論語之知及仁

守莊以涖之而動禮為善則多就聖賢之學必求其至極處說良是以為善之張本善實以為良之歸宿若知能本良格則尤善而學又必求造其至極則是崑山粹玉而加以追琢之功麗水精金而賁以文章之妙其薦於明廷升諸清廟不入人共羨奇珍世世永為大寶也哉

前論已畢此友復曰某平生點簡心性自謂有知羅子即請曰君於此時可云與聖人一般否曰不敢曰既是知性豈又與聖人不一般也曰吾性與聖人一般此從赤子時說起今日恐只合時時照管本心事事歸依本性也時方遜讓恭茶羅子執茶甌問曰君言照管歸依俱是恭敬持甌之事今且未見甌至安得遽論持甌恭敬也曰我於甌子也曾見來也曾持來但有時見有時不見有時持有時未曾持也不能如聖人恒久勿失耳曰此個只論把甌說譬原去不即是甌也故甌子有見有不見而性則無不見也甌子則有持有不持而性則原無不持也不觀中庸說率性之謂道道不可

須臾離君今既云見持不得恒常則是可以須臾離矣可離則所見所持原非是性而君只認假為真不自覺耳曰此性各在當人稍有識者知之況某用意於此者乎曰君言知性如是而容易此性之所以難知也大約吾人用功須以格言為主不見孟子之論知性必先之以盡其心者知其性也苟心不能盡則性不可知也又謂知其性則知天矣故天未深知則性亦不可為知也君反思果曾如古聖賢既竭心思而天之聰明之盡矣乎今時

受用累許得如中庸天下至誠為能知天地之化育矣乎即不論心思聰明之難盡天地化育之難知且如陸象山接見傅生時驚嘆其面目殊常神采煥發問之果夜來於仁體有悟故此性惟不能知若果知時便骨肉皮毛渾身透亮山河草樹大地回春如人驟入寶所則色色奇珍隨取隨足或為夜光而無所不照或為如意而無所不生安有見不能常持不能久之嘆苟仍前只是舊日境界我知其必然未嘗有知也已今我替君想像果然

平日有個知處都是從赤子胞胎方離知識未顯那時渾全一個天命的確央謂其為善若少長以至今日則滿眼無非紛華滿腔多是情欲一任防閑掃除方纔少得光明妥帖以見真體若意思怠忽則纔掃便似仍前矣曰如此工夫某亦未能但堯云兢兢舜云業業恐未有不如此者曰子未詳堯舜聖賢但據君於己所性真決其為善則是初生之時君已受用不着真決其要用力方善則自孩提至今皆然是君於性正疑信未定之時周子云誠能疑為明何啻千里此友未應旁一友曰適日承教覺身心果無大失錯即童僕輩相聚言動亦時時自在夜想甚快覺從前差迷也時二三童子捧茶方至羅子指而嘆之曰君視家中盛僕與視捧茶童子何如曰更無兩樣頃之羅子復問曰不知君此時何用工曰此時覺心中光光精精更無滯滯曰君前云與捧茶童子一般說得儘是至曰心中覺光光精精無有滯滯說得又自翻帳也友曰我看並未翻帳曰童子現在請君問他心中

有此光景否若無此光景則分明與君兩樣矣曰此吾果差不識先生心中工夫何如曰我的心也無個中也無個外所用工夫也不在心中也不在心外只說童子獻茶來時隨眾起而受之已而從容啜畢童子來接時又隨眾付而與之君必以心相求則此無非是心以工夫相求則此無非是工夫若以聖賢相求則此亦可說動靜不失其時而其道光明也友謝曰吾輩平日用工全未的確今不敢不勉矣

前友再越旬日復訪、向羅子欣然謂近復得個悟頭、
甚是徹透、羅子請其詳、友曰、向時見有未眞、每云
自巳心性、有時而得、有時而失、顚倒錯亂、中無定
主、工夫安能純一、殊不知耳目口鼻心思、天生五
官、兩兩一樣、試說吾此耳此目、終日應接事物、誰
曾一時無耳目哉、耳目既然、則終日應接事物、又
誰曾一時無心思哉、耳目心思既皆常在、則內外
主宰已定、而自巳工夫、豈不漸漸純熟、而安全也
哉、羅子嘆曰、君此悟雖妙、然終久還會自生疑障

也、其友甚不服從、曰、孔孟性宗、同歸於善、今子悟
性固常在矣、獨不思善則性在、時爲之、而不善則
亦性在、時爲之也、吾子以常在而主性宗、是又安
得爲全善也耶、其友恍然自失曰、將奈何、曰、是不
難、蓋常在性之[illegible]爲善爲不善者、性之浮用、
體斷足以運用[illegible]能以遷體也、試思耳之於
聲、目之於色、其[illegible]於前者、能保其美惡哉、
是則心思之善不善也、然均聽之、均視之、二一更[illegible]
明曉而辨別之、是則心思之能事、性天之至善、而

終日終身、更非物感之可變遷者也、此友快然別
去數月、重來、大衆具在、向羅子謝曰、人言得悟、如
醉夢復醒、若先生之悟小子也、則是死而生之矣、
一友每坐、閉目觀心、羅子恐其門路或差、乃問之曰、
君今相對、見得心中何如、曰、烱烱然也、但常恐不
能保守、奈何、曰、且莫說保守、只恐或未是爾、曰、此
處更無虛假、安得不是、且大衆俱在此坐、而心中
烱烱、至此未改、曰、可知烱烱有個落處、其友頗不
豫、羅子乃遍詢、又舉心性之說申之、若謂天性之

知、原不容昧、但能盡心求之、明覺通透、其機自顯
而無蔽矣、大衆聞之欣喜、其友又詳道先生父母
之孝友樂善、羅子泣下、其友又復解以他事、隨歌
詩一首、羅子感痛、乃徐徐曰、君纔叙美先人、安慰
小子、自我觀之、儘是明覺不爽、何必以烱烱在心
爲也、況聖賢之學、本之赤子之心、以爲根源、又徵
諸庶人之心、以爲日用、君纔言當時是合得若坐
下心中烱烱、却亦原未帶來、而與大衆亦不一般
一也、其友顏色少解、曰、但由工夫得力已久、至此難

教棄去曰感君垂念先人欲直言相報若果直言
君恨棄去不早矣蓋吾人有生有死與老丈俱存
日無多適纔烱烱渾非天性而出自人爲今日天
人之分便是將來神鬼之關也今在生前能以天
明爲明則言動條暢意氣舒展比後至沒身不爲
神者無幾若今不以天明爲明只沉滯襟膈留戀
光景幽陰既久殁則不爲鬼者亦無幾矣老丈方
謂得力豈知此一念頭銷爲鬼種其中乃鬼窟也
憮其友遽起曰怪得近來用工若日中放過處多

則夜臥夢魂自在若其日中光顯大盛則夢魂紛
亂顛倒令人至不堪也非遇先生幾在此生矣大
衆惕然而此友向羅子謝且懇曰學人茲病殆遍
寰宇安能明公手挽天河爲舉世滌塵垢也
問連日領教亦多不識更有可加益否羅子曰諸君
各陳坐間所用工夫果與昨日所論天人之關對
證何如或曰質鼻難言曰吾儒之學本之心性人
性皆善難說一無所知如汝念我通家遠來相看
及至坐下恭敬溫和藹然可掬此非道如何非學

如何顧在爾自擔當若能擔當莫說是爾卽途人
皆可以爲聖賢若不擔當莫說是汝卽是聖賢亦
不知所終矣曰不知作聖何先曰以信爲先蓋聖
賢垂世決非相誑若人性與聖賢有二孟氏肯自
昧本體而斷然謂其皆善也哉今世間事多少未
見影響只憑人傳言便也往往向前去做及去做
時亦往往得個成就何乃生來本性原日稟自天
衷孩提知能善良又皆可指反只遲疑不決以致
虛過終身不大可嘆惜也哉今惟出門一步斷然

謂吾性爲皆善又斷然謂聖賢爲可學便精神意
氣忻喜奮揚所性善端如奇花瑞草潤逢甘露芬
芳一時競發雖欲罷而不能矣於聖賢也其何有
哉或曰人性固善然必戒愼恐懼方有存主執持
纔是曰如兄之言果爲有見若末後二語學問兩
路彼以用功爲先者意念有個存主言動有所執
持不惟已可自考亦且衆共見聞若性地爲先則
言動卽是現在且須更加平淡意念亦尚安閒猶
忌有所做作豈獨人難測其淺深卽已亦無從

長縱是有志之士亦不免含此而之彼矣然明眼見之則眞假易辨而有進無進非所論矣就如兄所舉戒愼恐懼豈是惡此四字便即可去戰慄而漫爲之耶也須小心查考立言根脚蓋其言原自道不可離來今舉業講貫也曉得非我不離道乃是道不離我所以然者又是道非自遣只是率性性非自性只是天命故道之所在性之所在也性之所在天命之所在也既天命常在則一有意念一有言動皆天則之畢察上帝之監臨又豈敢不

兢業捧持而肆無忌憚也哉如此則戒愼恐懼原畏天命天命之體極是玄微然則所畏工夫又豈容草率今只管去用工夫而不思究其端緒即如勤力園丁以各色膏腴堆積之蘭自詫壅培之厚而秀苗纖芽且將消沮無餘矣要而論之務求速效者必功不細認理無根者必事易弛噫愛惜身命珍重機緣千生萬生總在今日

羅子曰孔子大聖人也萬世無及焉然其實非孔子之異於萬世乃萬世之人自忘其所同於孔子焉耳孟子云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夫赤子之不學不慮與孔子之不勉不思渾是一個吾人由赤子而生長則其時已久在孔子地位過來今日偶自忘之豈惟赤子然哉孔子曰仁者人也彼自異於孔子者或亦自忘其爲人也耶省之省之

羅子曰此學玄妙入微不是說了便罷須要發個不惜身命心無一毫爲世塵念時刻不放後方有成

問談學皆有宗旨而先生獨無自我細看則似無而有似有而無也羅子曰孔孟門庭風光果別吾子

以似在有無之間言之却亦善於形容矣其實不然我今問子子原日初生亦是赤子否曰是曰初生既爲赤子難說今日此身不是赤子長成曰今我此身果是赤子長成曰此時我問子答是知能之良否曰是知能之良也曰此個問答要學慮否曰不要學不要慮也曰如此以爲宗旨儘是的確爲有矣安得猶言似有而無也曰學貴宗旨今有憑準好去執持用工若只如我問你答隨聲應口人人皆然時時如是雖至皓首終同凡夫又安望有

道可得有聖可成也耶曰吾子此疑果是千古不決之公案然却是千聖同歸之要轍也其端只在能自信從而其機則始於善自覺悟如其覺悟不妙難望信從而同歸矣蓋虞廷言道原說其心惟微而所云工夫却要惟精惟一有精妙的工夫方入得微妙的心體孔子統括却言不止精微而言潔淨精微則是精微而更精微卽所謂玄之又玄也若如書舍所刊講說膚淺甚矣世人無識翻喜他有個宗旨依循好去研窮踐履謂能到純熟卽

便是聖賢此正俗語粗大麻線而求透針關壅灌務稗而望食佳餐也惡可得哉曰請教赤子如何用工曰心爲身主身爲神舍身心二端原樂於會合苦於支離故赤子提孩欣欣長是歡笑蓋其時身心尤相凝聚而少少長成心思雜亂便愁苦難當了世人於此隨俗習非往往馳求外物以圖得遂安樂不想外求愈多中懷愈苦甚至老死不克回頭惟是善根宿植慧目素清人他却自然會尋一轉路頭曉夜皇皇如饑孚想食凍露索衣悲悲切切於欲轉難轉之間或聽好人半句言說或見古先一段訓詞時則憬然有個悟處所謂皇天不負苦心人到此方信大道只在此身此身渾是赤子又信赤子原解知能知能本非學慮至是精神自來帖體方寸頓覺虛明如男女媾精以爲胎果仁沾土而成種生意津津靈機隱隱云是造化而造化不以爲功認爲人力而人力殆難至是此則天心道脉信爲潔淨精微也已曰此後却又如何用工曰吾子只慮不到此處莫患此後用工子若不

信請看慈母之字嬰兒場師之培寶樹其愛養滋扶意思何等切至而調停斟酌機括何等神妙子固莫能爲問我亦莫能爲答也已

羅子曰懋哉子朱子之有功聖門也學固得其大方矣孟子曰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又曰大匠不能使人巧夫匠立成器士志聖神其精至於無跡妙入於難窮取諸智巧焉則均也然器非規矩巧將安施道非六經智將奚措朱子之於學余固未能悉其善巧何如至所爲言必先之讀書讀書必先之

六經則真吾聖門之大匠也其功顧不宏且遠耶
故規矩誠立而巧之不精學之咎也昏求以巧而
規矩弗先教之訛也
羅子曰醫仁術也仁莫切於愛親由親之愛而通於
醫焉則其術之仁也自將根乎中而達乎其外推
愛親之心以愛乎人人疲癃者起之痿痺者作之
則生意充盎莫可禦也已矣
大守請觀鄉約老幼羣聽羅子進而謂曰汝等聽此
聖諭也覺得心動否咸曰豈止心動均欲泣下蓋

此土原是夷地而其守又是女官以殺戮戰鬬爲
事吾民無老無幼若蹈水火乃今變夷爲華已去
危而即安矣况復得沾
聖明之化而共享太平之福耶羅子因顧大守曰此
方人民其胥而爲夷者不知其幾千年矣今觀老
幼之忻忻向善其良心感發比之他郡更爲加切
雖是饑渴之人易爲飲食而良心同然則固不容
以地之中外而有毫髮之間也然則鼓舞振作以
全其興起之美者固汝郡之責而善推所爲使合

滇之華夷而共歸於大同之化者尤吾憲司之功
而不容自諉也已
夏子遷蒞州守請視學舉行鄉約于海春書院院乃
署州事即舊學基而爲之者羅子以治海經是歲
苦水勢横溢民居民田溺爲巨浸今下流既導田
苗青緑髦倪頌樂羅子謝職事勸績客有指庭樹
告曰前遷學議伐宮牆多樹以充梓材樹栖羣鳥
徙巢他林及議勿伐歸巣如故言訖翎羽翩紛音
聲鼓噪與老幼樂意若相關然羅子因憶夏子向

以事至省相延談性夏子堅以性命非下學可與
羅子詳爲辨析别後數月來遊泮林聽鳥觀魚夷
猶靜止似與疇昔之時訊語迥異乃訶詢所得夏
子忻然對之曰徃以俗習牿我天良恒謂聖賢非
人可及故究情考索去道益遠豈知性命諸天本
吾固有其於日用言動事爲停當雖古聖哲難以
殊論近來覺不爲拘迫矣意將進謝羅子止而謂
曰子近得此前果大徑庭但停當二字尚恐或未
盡停當也夏子瞿然曰言動事爲可不要停當耶

可知言動事爲方纔可說停當則子之停當有
時而要有時而不要矣獨不觀茲栢林之禽鳥乎
其飛鳴之相關何如也又不觀海疇之青苗乎其
生機之萌茁何如也子若拘拘以停當求之則此
鳥此苗何時而爲停當何時而爲不停當耶故曰
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造化之妙原是貫徹渾
融吾子蚤作而夜寐笑啼而偃息無往莫非此體
豈待言動事爲方思量得個停當又豈直待言動
事爲停當方始說道與聖哲不殊若如是用功如

是作見則未臨言動事爲固是錯過而既臨言動
事爲亦總是錯過矣夏子憬然與曰子在川上謂
不舍晝夜吾人心體決不可一息有間況今當下
生意津津真不殊於禽鳥新苗往時萬物一體之
仁果覺渾淪成片矣翻思前此欲求停當豈不是
個善念但善則便落一邊既有一邊善便有一邊
不善如何得晝夜相通萬物一體故知顏子不改
其樂孔子賢之亦因得此不息之體非在安貧上
也曰子之所見果於所執而將渾化但須自今以

後日同諸士將此生生之機暢達敷布俾一方之
邑父老子弟俱忻忻以與老與弟相養相安共茲
林禽鳥而和鳴並茲嘉禾而秀穎則萬物並育之
風六合同春之象行自昆陽而肇端莫可涯量矣
楚雄分巡邀會龍泉書院老幼羣集聲歌鼓鍾上下
雍如羅子共感頌我
祖宗德化勸士人奮與一生請問天命之性章旨羅
子詰以時講已悉子果何問生曰因戒愼恐懼不
免爲吾心寧靜之累曰戒愼恐懼姑置之且言子

心之寧靜何狀耶其生漫應以天命本然原是太
虛無物又歷引夜氣清明及觀未發以前氣象羅
子謂此皆說汝原來抄書常套與今時心體不切
生默然適執事供茶循序無差羅子目以告生曰
諦觀羣胥此際供事心則寧靜否此生意未解傍
諸士忻然起曰羣胥進退恭肅內固不出而外亦
不入雖欲不謂其寧靜不可得也曰如是寧靜正
與戒懼相合而又何相妨耶今業舉者多安意於
讀書作文居則理家出則應務自以爲日用常行

至論講學做聖賢却當別項道路且須異樣工夫故每每以閉戶靜坐爲寧靜以矜持把作爲戒懼欲得乎此恐失乎彼者殆將十人而九矣曾不思天命率性道本是個中庸中庸解作平常固平常之人所共由也且須臾不可離須臾不離固尋常時刻所常在也諸生試聽適纔童子擊鼓敲鍾一音一響鏗鏗朗朗諸鄉老拱立而聽亦一辭一字曉曉了了以至諸吏胥執事供茶亦一步一趨明明白白一堂何外却一人一人何外却一刻而不

是此心之運用此道之現前也耶生曰戒懼似用工之意不應如是現成曰諸生可言適纔童冠歌詩之時與吏胥進茶之時全不戒懼耶其戒懼又全不用工耶益說做工夫是指道體之精詳處說做道體是工夫之貫徹處道體既人人具足則豈有全無工夫之人道體既時時不離則豈有全無工夫之時故孟子云行矣不著習矣不察所以終身在於道體工夫之中儘是寧靜而不自知其爲寧靜儘是戒懼而不自知其爲戒懼天下古今蓋

莫不皆然也伊尹謂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吾輩安敢謂有所知覺但汝公祖郡師聯此嘉會非是講說章句期望利達止因爲汝諸子身心具有此個光明至寶通晝徹夜照地燭天隨以諸士居家出外而不舍替汝諸士穿衣喫飯而不差相似寧靜而又戒懼似戒懼而又寧靜常常在於道學門中亦久久在於聖賢路上却個個不肯體認承當以混混沌沌枉過一生從今只好竪起脊梁肩起擔承將聖賢學問只當家常茶飯實實受

用以無負
朝廷作養之功不忝父母生育之德不必別立門戶不必更做工夫惟即汝諸士之今日讀書他日之中舉登仕管保可以上同孔孟伊周結果也勉之勉之

丁癸巽永昌兩庠生儒請書院會講羅子嘆曰人生世間惟有此一件事最爲緊要然人於百年之中未嘗時刻休歇看他何等勤惕何等周詳獨於此處却寬懷放意不來說着理着要之總是不肯思

量若思量時則孔孟去後至於今日其間功名富貴豪傑英雄皆是如我等之勤惕而周詳者也畢竟灰飛烟散杳無歸着使當時若移其勤惕之心以求勤惕志氣移其周詳之心以求周詳問學豈不得入于聖人宮牆而萬年一日也耶况每年設立春秋二祭每月設立朔望兩拜俱是爲吾輩樹立表儀使人人有所觀感此而不興則非夫矣諸生曰聖賢好作雖愚夫當知往往求而弗得請示以方曰聖賢去我已遠其方從何而覓所立五經

四書即其方也但今看經書者多只草率將一切舊說信是聖賢宗旨所以終身老於佔俾而食已性命了無相干與草木朽腐又何足怪曰不知性命要如何理會曰若依舊說理會莫說老成即與百十童生命以天命謂性一題各各成章其於性命亦似了了但就聖人分上自言五十方知天命則聖人理會性命如是之難吾人理會性命如是之易此豈聖人之質鈍于吾輩哉要之吾輩之理會非聖人之理會也曰吾輩固差不知聖人如何

理會曰若危病之家之求醫乎倉皇急遽西走東奔旁詢其故則曰爲救性命也夫性命二字生死係焉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孟子曰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哀哉爲言蓋弔其雖生而已死也今須持畏死求生之心以去理會性命便自精神百倍而聖人地位方有可望矣故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又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看他此段精神方是與危病求醫者同其汲汲所以能起死回生而續延

性命亘萬古而長存也不是如此懇切而漫欲理會吾知其決不可得也已

至騰越鄉縉紳邀會來鳳山房方坐捷音疊至乃賡歌相慶諸縉紳因顧州守曰吾騰文事武備一時濟美則萬世無疆之休誠于玆會卜之矣今玆會堂以默識名扁而羅公祖五華會語謂孔子默識之識即明道學者先須識仁之識果然仁字識得則痛瘝乃身暨文事之修武事之備俱是不厭不倦實悲工夫處矣容有問曰此章謂學不厭教不

倦何有於我公祖會語謂爲不難不知他章入事
父兄出事公卿何有於我亦可作不難看否曰此
亦從默識中來也蓋既認得父兄是我之親公卿
是我之尊則自然推不開脫不去其敬事勉力亦
已不得如無所解于其心無所逃于天地之間莊
子豈能言之而孔子却肯說此事何有於我身也
[illegible][illegible]嘆曰子貢說夫子不言何述却是推闢自身
而覓之於外天何言哉夫子正爲方便指以默的
[illegible][illegible]今若曉得四時之行不得不行便見夫子不

厭處百物之生不得不生便是夫子不倦處州守
喜曰此豈惟可以知夫子之默識且可以知程子
之識仁蓋我與人原是一個四時百物本原是一
個豈有學不厭而教乃倦亦豈有四時常行而百
物不生者哉看來昌黎博愛謂仁亦是曰昌黎之
學甚不易及如原人篇舉草木鳥獸而總名之曰
山舉夷狄禽獸而總名之曰人舉家國天下而總
名之曰人此與孔子大學之旨一毫不差州守曰
看來孔子仁字只是個一字所以先正有欲把易

有太極的易字作一字讀然則所謂識乎仁者總
只是見乎一也諸生復質問曰曾子謂一貫即忠
恕却不知一貫與忠恕又何分別曰分別即不是
纔汝父母云人與己是一個四時與百物是一個
知得此個一處便知得孔子仁與恕矣諸君浩然
嘆曰今天下國家若都曉得此個意思透徹則諸
宣撫雖遠亦可聯之几席莽噠喇雖夷亦可服之
華教而況目前生民有不如保子如切體膚也哉
曰此個責任原人人本有的亦人人本該的孔子

說仁者人也今出世既爲人便出世來當盡仁也
盡這個仁以爲這個人則其仁又何所不該括耶
即如今時鄉村俚語說某人是個人又曰某人不
是個人其曰是人也者豈獨謂其能梳頭洗面而
穿衣吃飯耶其曰不是人也者亦豈獨謂其頭面
不整而巾履不備也耶要必舉其所以處事所以
處人所以處家處國而言之也已故此意只患不
能默識若默識得時自便不容辭亦不容已如我
今識得是屯道則屯政敢自諉耶我今識得是州

實廟州事敢諉耶、故忠曰事、州中事諸公大衆即
問之、亦多不應、若我與君、則身雖在是、而心則往
來四境、凡幾番矣、諸君嘆曰、身在此、而心每往來
四境、則可以言默而識、公祖與父母同此心、則是
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矣、
前講畢、客有曰、公祖父母、則可謂純乎天理矣、但不
知人欲雜胏、又作何方也、羅子曰、凡言善惡者、皆
先善而後惡、言吉凶者、皆先吉而後凶、今盈宇宙
中、只是個天、只是個天、便只是個理、惟不知是天

是理者、方始化作欲去、如今天日之下、原只個光
亮、惟瞽了目者、方始化作暗去了也、客憬然悟曰、
幸矣幸矣、我公祖未說破時、只覺人欲紛擾、今一
提醒、則我自晨起梳頭冠束、清茶淡飯、繼而踴躍
赴會、迎我公祖聽講、耳目聰明、心志輕快、即頃刻
間、俱化作一團天理、果然天日常明、而人自雙瞽
也、學之有頭腦也如是哉、有復問曰、學以默識爲
頭腦、請試言之、曰孔子云默識、是着不得句處、或
復目堂中柱有靜定之聯句、曰學之有取於默也

如是所以君子用功不可不靜且定也、曰默識是
定靜的頭、定靜是默識的尾、不觀大學之定靜、必
先之以知止也耶、或再拜曰、學雖乎有得、某今近
于慮而得矣、先生之賜教大焉、
翼日復會鳳山書屋、一時老幼駢集、客曰、俗云人各
有心、竊謂不然、蓋秉彝好德、原有本心、如今日堂
上堂下、人雖千百、心心相通、渾然一個也、羅子嘆
曰、豈惟茲堂之人哉、即昨隴川頭目辭去、因令通
士引之、以觀城中元夕燈火、諸頭目有感于士民

懽慶、上下安和、平生所未及見、今早復于門官求
進見甚切、予令譯所欲言、譯者曰、渠見州衛軍民
心、竊不分、說金騰與三宣、譬則均是
天朝一段土田、中間只隔着一條埂塍、今埂塍內、都
是茂盛禾苗、埂塍外、都變做稗子蒿草、願上司也
發大慈悲、着眼一同看看、言訖、涕泪交下、予時亦
大爲所動、大衆曰、公祖之感夷人、眞以萬物爲一
體矣、一生問曰、萬物一體、誠仁者之心矣、然孟子
却云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不知仁與道又[illegible]

分別耶、曰、孟子此言、即中庸率性之謂道一句也、蓋原仁之一言、乃其生生之德、普天普地、無日無時、不是這個生機、山得之而爲山、水得之而爲水、禽獸得之而爲禽獸、草木得之而爲草木、天命流行、物與無妄、總曰天命之謂性也、然禮經云、天命之性、人爲貴、人之所以獨貴者、則以其能率此天命之性而成道也、如山水雖得天性生機、然只成得個山水、禽獸雖得天性生機、然只成得個禽獸、草木雖得天性生機、然只成得個草木、惟幸天命

流行之中、忽然生出汝我這個人來、却便心虛意妙、頭圓足方、耳聰目明、手恭口止、生性雖亦同乎山水禽獸草木、而能鋪張顯設、平成乎山川、調用乎禽獸、爲制乎草木、號是限分尊卑、以爲君臣之道、聯合恩愛、以爲父子之道、差等次序、以爲長幼之道、辨別嫌疑、以爲夫婦之道、篤投信義、以爲朋友之道、此則是因天命之生性、而率以最貴之人身、以有覺之人心、而弘夫無爲之道體、使普天普地、俾變做條條理理之世界、而不[illegible]

乾坤矣、衆賛曰、公祖之言、正所謂人者天地之心、天地設位、而聖人成能也、曰、此個心字、與尋常心字不同、須用一個譬喻、纔明、蓋人叫做天地心、則天地當叫做人的身、如天地沒人爲主、就像人睡着了、身子完全現在、却一些無用、天地間一得個堯舜孔孟主張、便像個人睡醒了一般、耳目却何等伶俐、身體却何等快活、而家庭內外、却何等齊整也耶、衆嘆曰、聖人不生、萬古如長夜、今我此身、本可爲堯舜、本可爲孔孟、而自甘于禽獸草木也、

願其機誠在醒與不醒、願今我公祖以先知覺後知、使騰衝內外、常惺惺也、一生曰、睡貴能醒、但孟子雞鳴而起、孳孳爲善、孳孳爲利、雖均一醒、而所爲不同、奈何、曰、醒與睡是將他來作個譬喻、睡醒之醒、止從眼開處說、醒覺醒之醒、則從心開明處說、醒者以眼開之醒、而即當心開之醒、則自堯舜孔孟之外、而比比自甘同禽獸草木者、豈盡閉眉合眼之人耶、惟須得如今日一堂上下、人人出見本心、則人與仁合、即上司便成上司、僚屬便成僚

庶鄉士夫便成鄉士夫郡子弟便成郡子弟豈不
人道昭布於一堂也耶生又曰合而言之道與本
立道生之道同否曰論語首言學而時習即繼以
其為人也孝弟蓋孔子之學只是教人為人孔子
教人為人只要人孝弟所以又說仁者人也親親
為大親親即仁以孝弟之仁而合于為人之人則
孝可以事君弟可以事長近可以仁民遠可以愛
物齊治均平之道沛然四達於天下國家而無疆
無盡矣合而言之則道豈有不生也哉大衆賀曰

今日滿堂真是個個心目醒然固未有一家之人
皆醒而盜賊敢窺竊者莽酋不自此而遠避萬里
也耶
州衛及諸士夫復請大舉鄉約講畢父老各率子弟
以萬計咸依依戀戀不能舍去羅子因進講生而
問曰適纔汝為諸人講演鄉約則善矣不知汝所
自受用者復是何如生曰自領教來常持此心不
敢放羅子目諸士夫嘆曰只恐此生持者未必是
心也生竦然曰不是心是何物羅子因乃遍指面
前所有而示曰汝看此時環侍老少林林總總個
個歹着足而立傾着耳而聽睜着目而視一段精
神果待汝去持否豈惟人哉兩邊車馬之旁列上
下禽鳥之交飛遠近園花之芬馥亦共此段精神
果待他去持否豈惟物哉方今高如天日之明熙
和如風氣之暄烈藹如雲烟之霏密亦共此段精
神果待他去持否生未及對諸老幼咸躍然前曰
我百姓們此時懽忻的意思真覺得同鳥兒一般
活動花兒一般開發風兒日兒一般和暢也不曉

得要怎麼去持也不曉得怎麼去放但只恨不曾
早來聽得又只怕上司去後無緣再來聽得也曰
汝諸人所言者就是汝諸人的本心果是就同着
萬物的心諸人與萬物的心亦果是就同着天地
的心蓋天地以生物為心今日風暄氣煖鳥鳴花
發宇宙之間渾然是一團和氣今日
太祖教汝等孝順和睦安生守分閭閻之間亦渾然
是一團和氣和則自然致祥如春天一和則禽畜
自然生育樹木自然滋榮禾稼自然秀穎而萬實

羨利無一不生生矣、況人家一和、而其興旺繁昌所有利益、又何可盡言耶、故適來童子歌詩、謂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樂只二字、亦正是一團和氣之意、汝輩聽著已不必言、若許多後生小子、肯時時恐下、方復性氣于親長之前、不好爭鬭于隣里之間、不多殺害于六畜之類、以去斲喪這一團和樂之意、則千年萬載、長時我在汝騰越地方矣、又何恨其來之遲、而怕其去之速耶、言訖、皆淫淫涕下、羅子因強止散去、生復再四

進曰、公祖謂老幼所言、既皆渾是本心、則某所言者、又何獨不是心耶、羅子嘆曰、謂之是心亦可、謂之不是心亦可、蓋天下無心外之事、何處所持而不是心、但既有所持、則必有一物矣、試看許多老幼在此講談、一段精神、千千萬萬、變變化化、倏然而聚、倏然而散、倏然而喜、倏然而悲、彼既不可得而知、我亦不可得而測、非惟無待于持、而亦無所容其持也、子于此心渾淪圓活處、曾未見得、而遽云持守而不放下、則其所執者、或是意念之端倪

或只見聞之想像、持守益堅而去心益遠矣、故謂之不是心亦可也、生曰、生平日謂心與意若不相遠、今公祖謂所持只可是意念、而不可曰心、心與意如何相爭如是之遠、羅子浩然嘆曰、以意念爲心、自孔孟以後、大抵皆然矣、又何怪諸君之錯認也耶、但此個却是學問大關、此處不清、而漫謂有志學問、是猶煑沙而求作粥、縱水乾柴盡、而粥終不可入口也、諸縉紳曰、意念與心既不同、須爲諸生指破、曰、若使某可得用言指破、則生亦可得以

用力執持也、諸生聞而嘆曰、然則不可着力指破處便是心、而稍可着力執持處、便是意念矣、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欲得天地之心、而持循之、其當復以自知、始於是復逓會數日、

有因羅子論書不費力、嘆曰、程子見張子正蒙、云片片赤心流出、朱子見周子太極、云分更分漏、先生苦心、今諸生止覺公祖之流出者、赤心片片、而未知公祖之分更分漏、曾經無限苦心來也、羅子感其言、將備述先大夫先夫人教育之勞、與從前愚

碩之狀眞是萬苦盡嘗而猶未免于不肖之歸耆
情亦悽切諸公曰古今人品獲有成立未有不本
諸學習古今學習未有不經乎苦楚固不止我公
祖一人已也曰學必以習習必以苦果如諸公所
云但世間百樣難事皆有人百般苦習某[illegible][illegible]極
險之地如過海通番極危之技如走索飛鈴極微
之術如占角識驗最艱最妙而世上諸人處處時
時未免乏絕此何故哉亦只緣其初一念精專便
自然各各會到家矣奈何眼前有兩場事較之以

上諸般更是平常簡易却乃未見一人肯上心者
衆皆愕然問曰是那兩場事曰爲學而做聖人爲
治而開太平也夫以上諸般艱難只因一人有個
念頭要做便就諸般皆會此兩場簡易直截比之
諸般尤爲百倍若人果肯上心注意則豈有堯舜
以後更無善治而孔孟以後更無眞儒也哉此決
非聖人之難做太平之難鼎但只緣人一念之未
切耳于是諸君惻然興懷命書爲立志之盟約云
有以中相詰難者羅子解曰二子之言各有攸當僅

中之爲理卽此時一堂上下人將百計其耳目心
志亦豈不有百樣却于吾子所言一字一句無有
一人不入于耳亦無有一人不想于心者何哉蓋
因各人于此坐立之際一切市喧俱不亂聞凡百
世事俱已忘記個個傾着耳孔而耳孔已虛個個
開着心竅而心竅亦虛其虛既百人如一故其視
聽心思卽百樣人亦如一也然則人生均受天中
而天中必以虛靈豈不各有攸當哉曰如何允執
曰諸君將謂有個一定而可用力執持爲允執耶

是則子莫之所謂執而豈虞廷之所謂中也哉適
纔所論中卽人人卽中人與中固無二體又曰中
必虛虛必中虛與中亦無二用也故易謂寂然不
動感而遂通夫既寂然將何所執夫既遂通又何
暇執若吾儕有志而善用功者亦在愼所感通而
已欲愼感通則在不離師友而已使一生長在會
中每會長若此際是卽可云時習而悅亦卽可云
朋來而樂孔子所以學不厭教不倦直賢堯舜而
付之吾儕幸共勗諸

羅子曰、吾與雲南夷人論學、皆欣欣相向、更無扞格、及與同志縉紳言、反多紛紛同異、蓋學問最怕有意見的人、彼只患聞見不多、然聞見益多、覆蔽益重、反不如不曾讀書人、天性自然、

羅子曰、龍神物也、飛于天、見于田、而其初則潛養淵泉、不輕試用、士之有大才于天下者似之、

羅子曰、天人之際、難乎其言哉、故以言其分、分則遠矣、以言其自、自則微矣、以言其幾、幾則神矣、神以妙應、夫孰不歆、微以通幽、夫孰不昧、遠以泥見、夫

孰不惑、惑者其論支、昧者其詞倂、歆者其說長、甚哉天人之際也、夫豈不人人之所欲言、豈不人人之所共難言也與哉、

羅子曰、元德溥施、含生無擇、非不物物具足也、然雷厲弗振、風力弗揚、則萌焉而不暢、苗焉而不充者亦多矣、況夫習染之移人、形氣之汨性、如淨几浮塵、力拂而猶增、寶鑑輕氛、盡滌而特翳、故孩提之愛、眞侔大舜、而少艾之慕、不免于屢遷、蹴食之却、淸類伯夷、而萬鍾之受、難辭於非義、此豈所性之固然耶、氣養之弗充、而鼓舞之無術、則人鮮不以善初而惡終矣、

羅子曰、學覺也、覺靈知也、人心之靈、動於感應、其是非得失、微渺纖悉、罔不自知、循其知而致焉、是聖賢之鎔鑰也、迨夫世念萌生、周徧計度、始失其所以靈者、而任其智識以爲才、是故因名以立業、勤經以自文、於是乎道非其道、德非其德、冠冕將毀、無異其然也、夫學莫如孔子、其翼易曰、君子進德修業、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

夫一道德、統參贊、乾其至矣、而其要乃在於知至知終焉、斯于古人從學之方、不可燭炤矣乎、夫航者之于海、必先指南、虞者之張射、必繇省括、言貴幾也、學亦然、

羅子曰、譜之爲義、其旨有二、崇先德而表章之、斯則重所尊焉、循水而濬其源也、合羣支而聯屬之、斯則建所親焉、循水而衍其流也、源之深、流之長、水則皆一脈也、固生生以爲機、而莫之或息焉者也、尊之敬、親之愛、心則皆一仁也、亦生生以爲機、而

莫之或息焉者也、是以歷數千百載、族則惟此人
亦令數千百衆人、亦惟此心、孔子曰、仁者人也、親
親爲大、孟子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
下也、夫以達之天下者、而惇睦其族、則其族之惇
睦也、有不引之而無替也乎、其引之無替也、又不
裕如而無難也乎、是誠神禹之因地以置流、順流
以適性、而三江九河、翕然朝宗于海也、夫孰得而
間且禦之也哉、

羅子曰、三代之教、尊祖敬宗、而人道明、無不協于義

者、以宗法立也、其法見于戴禮、自禮教衰、而宗法
廢、即編氓賈監、無論而雍睦之化、或不行于縉紳、
故義門之稱、非古也、然而大家世族、往往明其世
系、別其倫次、而譜牒之使論世者、披策而時動其
本原之思、以興夫尊祖敬宗之念、是固宗法之遺、
而先王之教未泯也、江州之義、非天下之共宗乎、
其處家也、聯食至萬指、而不異、是孰維之、以宗法
立而禮以維之也、

羅子曰、庶職之在天下也、亦多矣、其去民獨近、而政
之易爲也、莫如令、其去上獨遠、而政之難爲也、亦
莫如令、夫其機果近且易也、吾乘其機、汲汲以圖
之、則易者益易、久之將并其難而舉之矣、夫其勢
誠遠且難也、吾拂其勢、汲汲以求之、則難者愈難、
久之將并其易而失之矣、是故善爲令者、揆之本
末之間、慎之人已之際、而精別乎名實之分、其本
則端、其已則盡、繇是而之焉、以及乎末而通之人
也、名實之斷、顧不爲易乎哉、反是而擽其本以異
末之從、病其已以強人之合也、其如此名實何、

羅子曰、守令職列、實是親民、循良古稱、原非他技、夫
謂之循者、率其所固然、而謂之良者、本其所自出、
循則泯作爲于外、而良則息意見于中、大都與民
相安、于物靡競、用以保釐休養、不覬近效、惟懷永
圖、若劑病必先乎元氣、畜圃祗篤乎根株者也、

羅子曰、考課之典、自虞周迄今、雖代有汙隆、而法未
嘗改、然當今治不相及者、則文與實之辨也、杜預
氏嘗言之矣、蓋古者上虛己以委誠、下引分以明
義、及其[illegible]明試之而已、乃後淳樸漸散、其賢者、

名不越功而獨彰心不違迹而獨匿人猶得而稽詢之綜覈之其不然者使上之人疑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簿書久之簿書不足信而法窮矣

羅子曰天下之大譬諸人之一身朝宁則其腹心涵注精華以幹樞乎內海宇則其肌膚充周氣液以布濩乎外至合內外以一其機徹表裏以聯其間惟脈絡實所攸司臺諫是也故世稱臺諫者曰言路蓋以決安危于俄頃定理亂于呼吸蹊介經絡之間秘通關田之下其效用固甚速而耳神其取

用亦甚重而且大也此善養身者其道雖以是爲之大致而節次之先後攻補之緩急則必詳審嚴愼否則以養而傷者十且八九矣竊視近世之職言路者多盛其意氣而感人不克和平務爲橾切而視事莫思究竟是豈識完養之功非一蹴所能而練達之熟必持久乃至也

羅子謂友曰子之學久矣而不見有進何也友驚問其故曰吾不見子家座上有二三十友也以此知學之不進

羅子曰一人能孚十友十友各孚十友百人矣百友各孚十友千人矣繇千而萬而億達之四海運掌也只孝弟便是堯舜便是以明明德于天下譬之溪澗此爲一竇彼爲一淙殊覺小小羣山合流衆壑聚派卽爲江河一人孝弟一家孝弟人人親長卽唐虞熙皥之世不難也

羅子見人有片善寸能不難以身下之常曰聖人無常師况吾輩耶

或曰先生勉人每曰堯舜君民事業世道茫然如何

下手羅子曰只在此時一念曰一念足乎嘆曰且問世間何事不成于一念但世人極艱極險踏海履崖百死一生各有其心者只堯舜君民一着皆畏難苟安更無一人切心又安辨至治之不復見於天下也

羅子問友人曰日來講說覺敎手乎友曰有敎手有不敎手羅子愀然曰何爲其然也如飲此茶君送我我酬君已而各飲何等不思不勉何等從容中道如何便不敎手

或曰兄何以教弟羅子曰但肯盡心教弟卽所以教
兄也曰某望兄示弟以切要之學耳曰但肯盡心
教弟卽學之要切處也其友大省

有歌陽明欲識渾淪無斧鑿須從規矩出方圓問曰
此與孔子從心不踰矩意何如羅子曰一也蓋孝
弟卽日用內事不慮而知卽先天未畫也生惡可
已而不知手舞足蹈卽無斧鑿而從心所欲不踰
矩矣

時禱雨有應或曰是禱之應否羅子曰丘之禱久矣

禱一也有禱而禱者有不禱而禱者禱而云久是
不禱之禱以善乎其禱者也久以成禱則積之于
時而非取必于旦暮本之淵衷而非執滯于形軀
夫是以知通晝夜而恒暫不足以爲間精微霄壤
而畀崇不足以爲限體融中外而事理不足以爲
殊愼斯術以往是爲先天而天弗違矣天且弗違
而况于雨之時乎而况于山川靈應乎

羅子敘偶然記曰金華胡公生平活蟻萬萬莫可勝
紀及公入試方搆思困鬱乃羣蟻競緣毫端點畫
不能着紙公未如之何輒置之假寐良久俄至日
暝起視倉皇漫爲終卷以完故事曾未移時遽終
篇草寺復哦誦覺氣勢昌大殊勝平昔矣閱者及
是批歎謂出神助樂取第之魁等公紀其事以傳
而題之曰偶然云余曩辱公教見而歎祗與敬曰
嘻嘻歟哉純乎公之爲心也入之微而無內溥之
大而無外矣夫天之大德曰生而太上之至德曰
好生故洋洋浩浩泛溢寰穹無尺寸而不相怜愛
亦無尺寸而不相護持天之與人也物之與我也

戚戚皇皇若手足之于耳目肺腑之于軀殼然者
其生生也夫孰得而異諸其好生生也又孰得而
忌諸故人謂公之于蟻也其愛且護也而情可想
矣顧不謂蟻之于公也其愛且護也而情尤可想
也乎是以繇公之爲愛而想其情也猶淺而易窺
蟻之爲愛而想其情也蓋深而難夫不能筆諸其
文義而獨罷其思惟不能啓諸其思惟而獨廢
附乎筆端就其機緘之圓妙鼓舞之神奇謂之曰
偶然也可乎哉然不謂之曰偶然也又可乎哉公

固自命之曰偶然余亦敬序之曰偶然

或問舉業工夫如何得合一羅子曰涵養本原斯合一矣夫涵者所以蘊蓄靈根使覺性澄徹於無間也養者所以潤長生意使天機活潑於無滯也久之萬象森羅充若有得又須如陽明先生入試之說恐弗輕發俟浸灌融液時復觸目奇文雅歌逸調而諸嗜慾消燥妄優悠于佳水勝水之間或半年兼月而不迥出等夷者吾不信也

羅子曰易詩書禮樂春秋修之業也孝友睦婣任恤修之行也良知修之本也師友修之羣也故本立則羣附羣附則業廣業廣則行成而異端百家之流不得以雜乎其間其所以摩揉者漸而浸被者深如是而去帝王之世又豈多讓乎

羅子序寶懺曰博且淵哉是典之爲義乎夫人有生寰宇則形氣以爲之質也形質既糜嗜慾斯熾自非生知鮮能不以私而勝公以人而化物者况師友之緣提撕罕遇于焉愛肆貪溺離憎嗔焰顛越終身錮沈罔覺形體縱已去離情識卒難消化則所作冤尤惡業一切宛然俱在心目歷年深久了無釋脫之期固非帝王后土必欲設置種種以苦兹羣生也夫羣生種種之苦始旣滔于自恣終復蔽于自迷故是典開導首以最上佛心勸其省覺次以酸辛地獄警其惶懼大意若謂羣生佛乘能悟則本性自明性蘊能明則業緣自寂卽墮無限犂泥亦可頃刻精通無礙也此其悲憫惓惓真慈親之求亡子聲鳴切切誠雷鼓之振聾瞶凡得見聞未有不惕然動翻然改者以是測度幽陰類推禁閉其想仰之殷皈依之速又何啻十百千萬于此也耶

羅子曰汝等于人物切不可起揀擇心須要賢愚善惡一切包容直到物我兩忘方是汝成就處方是天地合德處

弟子曰斯學也可推之政乎羅子曰老老而興孝長長而興弟曰爲政以德又曰道之以德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古聖論政而惟德一是先觀夫孔孟嘗謂百姓日用而不知是以君子

之道鮮行矣而不著習矣而不察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彼觀夫生民之林林總總於天地之間即魚之於物活潑于江湖河海也江湖河海莫非此水流貫而天地之間又何往而非此道以生活也哉夫薄海內外萬萬生靈咸謂其性道之同矣然其性之所以善善之所以同惟是孝弟慈之不慮而自知不學而自能已爾予叨仕進自極北邊陲率海而南歷涉吳越閩廣直踰夜郎金齒其深山窮谷歲時伏臘之所繇爲未有一方一人而

非孝弟慈和以行乎其間者則其習雖殊而其性固未甚相遠也且吳楚諸方在春秋猶稱蠻夷不得上同中土至川貴雲南宋室俱置外徼厥所繇惟以其言之鴃舌衣之左衽是非徒見其習而然耶若我

高皇聖化則不論其左衽之何如而惟文物衣冠以統之不論其鴃舌之何如而惟正韻官話以齊之是非獨信其性善之近而渾其習俗之遠而然耶故每借儒生常談謂不覩三代隆盛不思今日竟馭之徧紀綱之同又古昔聖賢徒勞想望而莫獲身親見者也若仰體

高皇木鐸溥天率土之心而益彰以孔孟習善成性之妙則王道蕩平萬年無斁非天下古今一大快事耶

羅子謂一生曰人之所以爲大者非大以身也大以道大以學也學大則道大道大則身大身大則通天下萬世之命脈以爲命脈天下萬世之休戚以爲爪髮疾痛痾癢[illegible]而渾然爲一斯之

謂大人而已矣豈惟孔子即伊尹身任先覺亦曰視民之溺由己溺之今世道之根本在此學此學根本在友朋友朋不能相信不免誹議豈盡其本心哉亦以得失之故關見之偏蔽陷其心之良所謂斯民之溺大人視之正思被髮纓冠奔走救援方是不怨不尤之恕而欲立欲達之仁也不此之尚而惟適己之便焉此沮溺之徒則可擬之夫子警我之心我與汝自待之志其可與否恐不待辨而自明也

朱生大實以孝死或過之、羅子聞而嘆曰、噫、死生亦大矣哉、孰不於朱生難之、是故莫難于死、又莫難乎孝而死、而尤莫難于從容冠裳而了無顧惜以死也、則又惡論其過與弗過也、且過弗過、亦難以跡論也、古謂臣死忠、子死孝、女死貞、士死知己、何玆四者、皆足當一死哉、蓋其根諸中者深、至感諸外者迫切、忽忽不自有其躬者、時也、亦勢也、發諸性天、而莫可自已者也、此惟身當其際者知之、而能以論之、左右前後之人也哉、今執左右前後之見、

以律身當其際者之心、則過弗過也、信乎其難言矣、况古今急于親而死者、亦非一人、然聖賢往往表著經傳、而未之或過者、誠見夫其勢迫、其情切、其迹雖過、而有不能自已者也、故如朱生者、即無他行、而其篤孝若是、亦蓋棺事定矣、

羅子曰、孟子之言壽也、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夫赤子以真戀不學是心、則質之至者也、大人與天地合德、而貞觀與日月合明、而久照、是人則壽之至者也、

羅子雲南致書曰、汝等在家、將此學問着力、不要在富貴上動念、富貴時分多造業、時分多、汝等清茶淡飯、平平過日、便見福緣、

羅子語友曰、某幼時與族兄訪一親長、此親長頗饒富、凡事如意、時疾已亟、數向某兄弟嘆氣、歸途謂族兄、此翁無不如意者、而數嘆氣、何也、兄試謂我兄弟讀書而及第仕宦、而作相、終時有氣嘆否、族兄曰、誠恐不免、某曰、如此我等須尋不歎氣事爲之、某于時便已定志、吾子勉之、一日、徵友新功、友對以理會無思無爲之本、使此未發時、澄澄湛湛、則隨時隨手、順達將去、曰、此一幾于并歸一路、甚好、然有所見、莫不是否、無思無爲、莫不是着想成一光景否、亦果能時時澄湛否、隨時隨手、果能動中否、友無對、曰如吾子所見、則百歲後易簀時、欣欣瞑矣、吾則以爲真正仲尼、臨終不免嘆口氣也、次早、羅子顧友大聲言、大丈夫須放大些志氣、莫向兒窩裡作活計、

羅子出守寧國、或謂曰、兄見存翁否、羅子曰、頃見一

溪意氣視舊無異、羅子曰、不免傷感大多耳、江陵曰、何故、曰、閭閻疾苦、不能一一上達、江陵曰、即韓范富歐亦不能一一俱達也、羅子笑謂大夫曰、某輩連宵懽呼慶幸、皆以老先生受知
主上、大用明時、即臯夔稷契、將不多讓矣、江陵曰、然則堯舜獨不病博濟耶、曰、此自人言堯舜者耳、自鄙見論之、則唐虞君臣、刻刻時時、求博濟也、江陵默然、

羅子入覲、晤張江陵方爲裕邸講官、羅子謂曰、公今

責任、吾有一語問公、須隨問即答、勿容擬議、張曰、何語、曰、公每對講時、果有必欲堯舜其君否、張沈吟久之、曰、亦此甚難、羅子嘆曰、公所居何等責任、乃無一段眞精神、以感格君上、而苐爲上負天子、下負所學哉、時有吏部從旁解曰、此亦無可奈何、羅子切責之曰、吾與張君言至此、意爲滴淚、而君猶爲諛言以相寬、是無人心者也、且君之子病篤、萬無生理、猶延三四醫人、日夕營救、此時肯曰、無可奈何否、聞者愯然、然江陵之心竟不可轉移、久之柄國、且怒羅子、罷其官歸矣、

羅子以講學去官、或請少輟以從時好、羅子曰、先人所付家當、而我平生所事也、若之何舍之、況今去官于講學也益宜、或曰、不爲黨禍懼乎、曰、大患無實心講學耳、實心講學、必無禍也、黨人者、好名之士也、非實心講學者也、

汞兩川公遇難、羅子鬻田、得百金、贈之、且致書解于當道、或問其故、羅子曰、彼爲學得罪、予爲學而救、何必論其學之是不是哉、

羅子適閩、有爲之者曰、今時講多本儒先、我師若任意排斥、恐致紛爭、羅子感而泣曰、某愚生平雖不肖、然于人無一敢慢、于德無一敢忘、況諸儒先恩同大造、乃敢無所忌憚、而妄肆異同也哉、但謂世家子姓、若善繼述、則先業不妨整補、苟坐視傾頹、束手待敝、是尚得爲善克家者哉、今時紛紛講說、多以淺劣妄談經旨、誠爲拙匠之斲棟林、庸工之雕朽甍、非徒無益、實反害之、故不惜盡言、將使學人知此等俗說、非先儒至意、舍而他求、求而深造、

則微言妙義之精、自有左右逢原之日、此其與望
惓惓之忱、乃語病多端、失不自知、承教警醒、當加
簡點、

羅子會講、適有僧在座、羅子問曰、儒者家言心言性、
言念言意言慮言才、紛若繭絲、諸微細試一一爲
我審除、僧默然久之、謂羅子曰、我今見近溪、稱作
近溪矣、不知尊夫人作何稱謂、曰謂我相公、曰尊
公如何、曰行六時喚吾行六、然則爲諸生時、廣文
先生又如何、道曰道子字、僧向羅子曰、汝有許多
名色也、羅子欣然、遂下拜、

或問養生家守中之訣何如、羅子曰、否否、內典謂吾
人自咽喉以下、是謂鬼窟、天與吾人心神、如此廣
大、如此務明、苦塞兩間、弥六合矣、奈何自此業障
拘囚于鬼窟中乎、曰然則調氣之術何如、曰否否、
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安用調、因吾人寓形宇
內、萬感紛交、何修而得心和、曰和妻子、宜兄弟、順
父母、斯和矣、天臺耿氏聞而嘆賞曰、此玄宗正訣
也、不獨伯陽皈心、釋迦合掌、即尼父復生、當亦肯
矣

諸孫侍坐、羅子曰、先大夫有個比方、汝等知之記之、
嘗曰人之住世、即樹在于地也、欲樹枝幹茂盛者、
須先壅培根本、人之家業、即其枝幹、不惟樹之枝
幹有根、而人亦有三條大根也、蓋我此身、父母分
胎、父母其一也、此身兄弟同胞、兄弟其一也、此身
妻子傳後、妻子又其一也、若能孝父母、和兄弟、善
妻子、三根得培、而身家產業有不發越者哉、但斬
傷此根、却有斧子兩把、急急先要慎防、其一則是

逐虛名、其一則是積厚利、若人犯此二病、則父母
兄弟妻子、總付度外、而不相顧惜、細看世人同受
兩斧日夜戕伐、却日夜只思量家業茂盛、縱一時
苟得、而不久凋殘者紛如矣、

或曰、公之學大而無統、博而未純、久後難以結果、羅
子改容進曰、承教謂大而無統、博而未純、竊意大
出于天、幾原自統、博本乎地、命亦自純、故三才合
德、乃成聖果、今若舍大以求統、舍博以求純、則世
儒之把捉意念而務[illegible]又安得

結果而言、統且純哉、

羅子與人書曰、某今七十有二、改歲則孔子逍遙曳杖之日矣、回頭四顧、滿眼一空、雖甚癡呆、亦何短長之較、而勝負之爭耶、第不肖之為人也、嗜好不他着、精神不他費、惟是此學以係本根、大幸苦心不負、蚤遇至人、將語孟學庸以象易經、悉滌塵埃、晶光天日、三十年來、穿衣喫飯、離座入寢、注意安身、頃刻不離聖域、是以披瀝矢心、號呼世夢中、或觸怒生憎、萬死將不悔避、

羅子疾、訓諸孫旬日、皆非昔聞、諸孫請曰、大人疇昔何不少露一機、乃待今日也、羅子笑曰、天地大道、本之化生、出之自然、若言說可以指陳意見、可以方度、俱為滯泥、堪作何用、故未至今日、汝我不得而速之、既至今日、汝我不得而遲之、

羅子別同志書曰、不肖謝世、萬罪萬罪、會語幸毋忘平生也、性命一理、更無疑矣、臨期奉報、心幾欲語、行辭歎然、珍重珍重、

或問疾、羅子曰、我于塵事不着一毫、此心廓然矣、

或曰、老師疾、宜用玄門工夫、羅子曰、玄門養生、壽僅百餘、若此學得力、則自是而千年、而萬年、猶一息耳、諸孫復懇加、或人曰、汝輩與諸友着緊此學、便是延我命于無窮、不爾、縱年歷數百、奚益、

羅子冠服禮天地祖考畢、端坐中堂、弟子請教言、羅子曰、徒言不是道、滿前洋溢、俱是發育萬物、峻極于天、

羅子曰、人生天地間、須要有頂天立地志氣、不可一毫落寞、

羅子曰、仁者人也、人渾然只是一個仁、便是修身為本、

諸孫問[illegible]終有何語、羅子曰、諸事俱宜就實、盂圓則水圓、盂方則水方、

羅子曰、我歸後、遊方僧道、一切謝却、我本不此立腳、但因其貧、齋之耳、力量有大小、汝曹自斟酌之、

孫問羅子去後、更有何神通、羅子曰、神通變化、此異端也、我只平平、

萬左史問疾、羅子命具紙筆、手書曰、此道炳然宇宙、

原不隔乎分塵故人已相通形神相入不待言說古今自直達也後來見之不到往往執諸言詮善求者一切放下放下胸目中更有何物可有耶願同志共無惑焉𥘉七十四翁羅汝芳頓首書自茲絕筆

萬子告退羅子猶正立拱手而送復端坐目諸生曰夜還來坐

九月初一日羅子自梳洗端坐堂中命諸孫次第進酒各各微飲仍稱謝隨拱手別諸生曰我行矣珍重珍重諸生懇留羅子愉色許曰我再盤桓一日

初二日午時羅子命諸孫曰扶我出堂整冠更衣坐乃復入室

而逝萬曆戊子年

心性下終

一貫編四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羅汝芳撰汝芳有孝經宗旨已著錄王守仁之學一傳而為王艮再傳而為徐樾三傳而為顏鈞鈞即所謂顏山農凡弟子投謁必先毆三拳以為贄禮者也汝芳習其師說故持論洸洋恣肆純涉禪宗併失守仁之本旨是編為其門人熊儐所輯冠以一貫說次為講論五經四書之說次為心性之說前有儐序又有楊起元序起元亦汝芳之門人也案明史楊時喬傳曰時喬受業永豐呂懷最不喜王守仁之學闢之甚力尤惡羅汝芳官通政時具疏斥之曰佛氏之學初不溷於儒乃汝芳假聖賢仁義心性之言倡為見性成佛之教謂吾學直捷不假修為於是以傳註為支離以經書為糟粕以躬行實踐為迂腐以綱紀法度為桎梏踰閑蕩檢反道亂德莫此為甚請敕所司明禁用彰風教詔從其言云云是當時持正之士已糾其謬明廷且懸為禁令然運當末造風氣澆漓好異者終不絕也所以世道人心日加佻薄相率而趨於亂亡歟

近溪子明道錄八卷

〔明〕羅汝芳撰

私藏明萬曆十三年詹事講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近溪子明道錄八卷》提要

題近溪子明道錄

余曩為近溪子題踈山會語其詞甚俚且戇近溪子不以余為迂若謂有契于心者梓而傳之矣項杜生来自滇將公泉胡大夫命復以其集問序于余嗟余于近溪子竊附忘言之交矣又何言與又何言與顧余茲有積疑於衷非近溪子末余釋也藉手以就質正可乎惟近代二三魁儒巋然

負山斗望者其譚說名理若蒙霧觀花隔鞾搔癢不獨無當諸慧目即庸虛如余讀其書亦不欲竟卷已夷考其生平而仰遡其心神則固皭然粹然大足媲美前脩而楷程後進也藉令其人而在雖負墻執鞭所欣慕焉至若輓近一二譚學者高極于

原缺第二葉

大言小言微言淺言正言反言即其誣言綺言無不沃於吾衷已視其本諸身而趍然麗然徵諸家庭而雍然翕然推之於交於民物而盎然藹然油油然熙熙然日見之優者即其所語語者也蓋實有諸已矣故又沖然欿然未嘗施施然自是而自矜也亡論初機淺學即披淄操觚者流苟一

言有幾于道未嘗不讚嘆而謹識之如獲拱璧然所謂若無若虛者殆庶幾耶吁世學道者胥如近溪子余又何疑顧余前所疑者非徒求諸人實求自得于心也近溪子何以解之雖然尚精于身心性命之微恥矜妍于文字之末實踐于親親長長之際不馳騖于高遠之歸是近溪子之學亦近溪子之教也承其學者弗思歸求之此而於彼是亦余所疑矣不知近溪子又何以裁之也

萬曆癸未孟夏之吉友弟天臺山人耿定向言

叙近溪羅先生明道録

往歲以督楚漕艘赴淮徐解后近溪羅先生于真州時舟次語間見先生之襟次灑落心體平易而舉中和之說為余告尚在耳也別後參商無從緝晤萬曆己卯予叨役滇之金滄則先生已還盱江然先生之去滇才二季其官績昭昭人耳目矧予攝金騰兵務日尤稔聞先生政事之大蓋實能行其所學而非徒騰口說爾也當其時緬勢猖獗諸土司為騰藩蔽者被其迫脅兼翼以木邦之黨黠熖逼金齒先生以總戎握該道符節駐騰衡策應其急議主出兵為角犄者聲援以逸制之事雖中阻迄今士大夫壯其氣其勇於有為如此則豈徒空譚者哉今先生還盱江矣迤西及東公署多先生手澤而一字句皆喫緊為人盛心予於先生投分雖淺神交則深即所發義理之勇認真持定不奪於利害不怵於毀譽不挫於榮辱固子輿氏所謂浩然氣也使得竟其施為於邊方裨益豈淺鮮哉頃予徙金滄遷洱海甫及期而先生之門下士杜君應奎者以先生平日存藁若干篇來乞予言重以滇中長老麓池郭方伯公命方伯公予公祖杜君又不遠萬里而至則焉能辭予惟言者心之聲也行者言之實也學者心有所見則宣諸言而成章為文措諸行而成章為業子輿氏曰誦其詩讀其書論其世是尚友也則學者固有行不逮言味空虛而鮮實用者矣要之不盡然也論先生之世之槩可印證矣空譚云乎哉予於文未能學問學弗工奚足闡先生所得之蘊第於先生之躬行其言者偶闡一二於滇雲故撫以塞杜君之請而復郭方伯公之命若夫品藻斯文自有知言者為之秉筆非予事也於是乎叙峕

萬曆壬午歲仲穐之吉

賜進士第朝列大夫雲南布政使司右參議前禮部儀制司郎中奉

敕督理湖廣糧儲蘭谿公泉胡僖撰

刻近溪羅先生明道錄

余與近溪羅公同舉癸丑進士爲　相國存齋先生門人先生嘗講道京師公獨篤志先生與同年十數輩日侍先生側余亦叨與得聞所未聞後授官各各散去之四方不得會者數年矣乃後有事京師復得會於靈濟宮中各質所得殊多裨益別來又數年矣萬曆甲戌冬公始以副憲來滇再得會公於滇中公學益精力益勤而從游者日益衆欲倡道西南會同野李公繼至與公同志又合併暘谷方公西巖顧公禹江張公漸江張公一水陳公諸君子講學五華書院日孜孜不倦諸生不惟得領諸君子文學之教其所薰陶培養者多矣豈不大哉公一旦出家居富美堂及令五華書院所集公與諸公講義共二卷視諸生諸君子見而喜之恐其久而或逸也屬同年暘谷公叙之暘谷公謂其言有裨風教當梓傳焉合而刻之一題以五華會語一題以雙玉會語既叙其端而近溪公之門人杜生應奎又欲歸之書坊以廣其傳附公近日巡歷六詔與余鄉中谿李公賁所嚴公箪論學之辭數章入梓焉類而編之分爲三卷題曰近溪先生會語徵叙於余以識歲月余喜得附名諸君子後故樂爲之書

萬曆丙子孟夏月朔日

賜進士第通奉大夫浙江布政使司左布政使

前兵科左給事中昆明麓池郭斗書

近讀羅近溪先生明道錄[illegible]
其[illegible]不學不厭[illegible]近禪理[illegible]
[illegible]會時門人[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一九九零年八月[illegible]潤澄記

近溪子明道録卷之一

門人樂安詹事講明甫校梓

會語

問古本大學其義何如曰大人者以天下為一人者也以天下為一人者古之明明德於天下者也古之明明德於天下者由本以及末而善斯至焉者也故學大人以明明德以親民者其道必在止於至善焉若為圓必以規為方必以矩規矩者方圓之至者也學者於明親之至而能知所止焉則有定向而意誠不妄動而心正所處安而身修由是而齊家治國平天下自可慮之明而得其當矣一知止而大學之道得焉是以明德親民者必貴知止於至善然至善之所當知者謂何物有本末是意心身為天下國家之本也事有終始是齊治平之始於誠正修也是有物必有則有事必有式一一定之格而為明德親民之善之至者也故知所先後即知止矣道其不庶幾乎觀夫古人之欲平天下治國齊家以明明德於民者固必先修身正心誠意以明明德於己焉欲必己之間悉得其當者又貴先明諸心知所往焉致所往之知果何在在

於誠意正心修身之如何而為本之始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如何而為末之終若下文所言毋自欺以至於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物皆當其則事皆合其式而格之必止于至善之極焉耳誠格之而知至善之所止焉則意可誠心可正身可修家可齊國可治而天下可平矣故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天下國家之本本亂則末不能治何也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所厚既薄無所不薄矣夫知亂本末者之非善則知格本末者之為至善故申之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自大學之道至此凡言知者八初言知止次言知所先後可見知先後即知所止也次言致知在格物又次言物格而后知至末則復言知本則知至然則至善之為本末而本末之為格物也又不彰彰著明也哉所謂誠其意者以後則皆格物以致其知者也蓋所謂誠其意者即大學之本之始事也毋自欺以至歷引淇澳諸詩康誥諸書而及夫無訟之說者皆求知夫誠意之所以為物之本所以為事之始而一一須合夫至善之格者也或曰人能誠意則善矣何必復求合格也哉曰程子不云乎用

天其明德親民之必得所止如文王之仁敬孝慈信之浹洽於父子君臣朋友間也然總是從知止至善中來知止至善從知所先後來知所先後又是從知立本以及其末來故於意之能誠者而曰大畏民志此謂知本也此段於明明德親民止至善詳説備舉然却都是形容學大人者知本以後一段精神如易謂擬而後言議而後動擬議以將成乎身家國天下之變化者也正心即接着定而後能靜説蓋其見已明透其志已堅定自然外誘不動内念不生又安有所忿懥恐懼憂患好樂而爲中心之累也哉意誠心正則安其身而動自足以端本善則與不知立本而狥好惡於倫物之間者萬萬不同故其孝則足以事君其弟則足以事長其慈則足以使衆是又將仁敬孝慈信而約言之且引康誥以推極於不學而能見孝弟慈悉出於良心自然君子立本之功至是愈精而愈微矣則國之興仁興讓天下之興孝興弟應之甚速而至大者又豈不愈神而愈妙也耶故絜矩以下即是老者思所以安朋友思所以信少者思所以懷**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而凡用人者用夫

意懇切固是意誠然着力把持反成私意是則誠意而出格者也例之脩齊治平節節爲格物致知也明矣但誠意際接着知本知至説來即所謂知止而後有定也蓋學大人者只患不曉得通天下爲一身而其本之重太如此若曉得如此重大之本在我則國家天下攢湊將来雖狹小者志意也着弘大雖浮泛者志意也着篤實怠緩者志意也着緊切自然欺不過自欺不過便自然已不住如好色惡臭又自然滿假不得而謙虚受益其疑聚一段精神於幽獨之中者又非其勢之所必至也哉幽獨者是未接國家之先慎則是知得本立於此而敬謹嚴切即前定其志意之謂也此言君子之孳孳於至善者惟日不足下言小人之孳孳於不善者亦惟日不足但其中既誠則其外必形如財富者必潤其屋涵養者必潤其身君子明德之意既已誠切則自然明明德於天下矣故引淇澳引烈文二詩以見有切磋琢磨之盛德至善則民自不忘而民不能忘者正以其盛德之有可賢可親可樂可利也是非誠中形外之微也耶所以康**誥太甲帝典皆自明其德不已而及新民又不已而通請**

安養之人行政者行乎安養之政孔子七十從心
而不踰者不踰此絜矩而十五所志於學者志此
大學而已矣是道也惟堯舜實始之故曰克明峻
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
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光于四表格于上下是非明
明德於天下也耶惟孟子實繼之故道在邇而求
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
下平又曰七十衣帛食肉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
黎民不饑不寒又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
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諸掌是非用人行政以畫

絜矩之義也耶嗚呼孔子一生求仁而曰中心安
仁者天下一人者也其心將以仁其身者仁萬世
人人之身而恐無憑據故既竭心思而繼以先王
之道於是取夫六經之中至善之旨集爲大學一
章以爲修齊治平規矩所謂格也其旨趣自孟子
以後知者甚少宋有晦菴先生見得當求諸六經
而未專以孝弟慈爲本　明有陽明先生見得當
求諸良心亦未先以古聖賢爲準其自幼學即有
所疑久久乃稍有見黽勉家庭已數十年未敢著
之於篇惟居鄉居官常繹誦我

高皇帝聖諭衍爲鄉約以作會規而士民見聞處處
興起者輒覺響應乃知大學之道在我朝果當大
明而
高皇帝真是挺生聖神承堯舜之統契孔孟之傳而
開太平於茲天下萬萬世無疆者也輒述鄙見以
便請正於諸先覺云
問中庸亦如古本可否曰天命之謂性一語孔子得
之五十以後以自家立命微言而肫肫仁惻以復
立生民之命於萬萬世者也蓋人能默識得此心
此身生生化化皆是天機天理發越充周則一顧

諟之而明命在我上帝時時臨爾無須臾或離自
然其嚴其慎見於隱顯於微率之於喜怒則其靜
虛而其動直道可四達而不悖致之於天下則典
要修而化育彰教可永垂而無斁矣故易曰君子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極說命之難知而所謂中庸
其至之至字正至命之至也斷然說民鮮能已久
正見其難也豈惟民哉斯道費而隱雖人至於聖
而至命之處亦有所不知有所不能亦字須讀得
活蓋聖人之於天道有脗合與否此不知不能即
指夷惠伊尹等聖人徒窮得一端之理有方有體

而吾圓融生化之性尚未可率達而究於穆不已之命之至耶此後節舉聖賢道德之盛而至字竟未直指至哀公問政纔説誠者天之道而始繼之曰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此下却多是發揮盡性至命之道而統總歸之仲尼一人其言堯舜是他祖述則知他不止是堯舜文武是他憲章則知他不止是文武天地是他上律下襲則知他不止是天地蓋群聖天地皆有不能盡有所憾皆有相害相悖處若仲尼之敎化川流此其天地則超絶形象而尤爲大也是以其道則爲至聖之道其德

則爲至誠之德而統括之曰此其仁之肫肫蓋孔氏平生心滲也其深則淵淵其遠則浩浩夫豈一切群聖之所能知也哉所以不能知者以其聰明雖造聖智而其聖智未達乎天德故也下則復言聖智君子必如何而天德乃可入而達之也耶蓋天道維玄維默維於穆則的然文著者斯與天不相似矣故闇然之闇字從門從暗乃室中之一無所見者復狀之以淡淡則白水未和而了無滋味者也狀之以簡簡則竹簡方素而瑩無點畫者也狀之以溫溫則緜亘芳煖而渾無端緒者也君子

於此而獨不厭文且理焉則知遠本諸近風出諸自微秘乎顯而於穆玄默之天不潛入而靡間也哉何謂微之顯潛伏而人所不見者是也何謂風之自敬信不待言動者是也何謂遠之近民勸民威而不事賞且怒者是也如此而後其德始闇然不顯天下自日章而平矣遂形容之極以及於天載之無聲無臭乃確然嘆曰此卽所以爲聖之至爲誠之至矣夫豈尋常群聖之可得而與可得而知也哉究竟中庸一篇是孔子以生平自仁其身者以仁天下萬世字字句句皆從五十知天命中

發出來何聖遠言湮學者往往滯於事理之末而鮮達乎性命之源以想度爲探求而欲至乎不思而得之微以方所爲操持而欲造乎不勉而中之妙是皆擬聖太高覓道太遠而謂必如何而清如何而任如何而和如何而多學而識如何而克伐怨欲不行如何而博施於民而能濟衆而後聖可學也顧不知仁不遠人道不下帶至聖優域不出跬步閒也故是書極言至命之難而首發以中庸其至一句蓋曰聖人盡性以至天命乃中庸以至之也中庸者民生日用而良知良能者也故不慮

而知即所以為不思而得也不學而能即所以為不勉而中也不慮不學不思不勉則即無聲臭而闇然以淡簡溫矣大哉中庸斯其至矣夫

問大學一書吾人入道之功最當急於講求者也其宗旨何如曰孔門之學在於求仁而大學便是孔門求仁全書也蓋仁者渾然與物同體故大人聯屬家國天下以成其身今看明明德而必曰於天下則通天下皆在吾明德中也其精神血脉何等相親說欲明明德於天下而必曰古之人則我之明德親民考之帝王而不繆也其本末先後尚何

患其不至善也哉細玩首尾只此一意故此書一明不惟學者可身造聖神堂與而天下萬世眞可使之物物各得其所也大哉仁乎斯其至矣

問大學明德親民還易訓解惟至善之止則解者紛紛竟未能愜人意何也曰規矩者方圓之至也聖人者人倫之至也只識得古聖為明親之善之至而明德親民者所必法焉則大學一書徒首貫尾自然簡易條直而不費言說也已

問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可即是至善否曰此古者的有所指即堯舜是也故曰克明峻德以親睦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此即是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物之本末事之終始知所先後而不亂者也是為明明德親民之至善足為萬世之格則而萬世誠正修齊治平者之所必法之者也

問格致之傳不必再補果然否曰大學原只是一章書無所謂經無所謂傳也亦無所從缺無所從補也蓋其書從頭至尾只是反覆詳明以顯大人之學其初說明明德親民當止諸至善如一破題相似却即接連說但能知至善所當止則其意自定

其心自靜其身自安以慮家國天下而自得其平矣此即一個承題相似却亦只是反說以見明親當止至善也於是又申明如何是當止之至善蓋明親這個物事其末終貫徹天下而其本初却根諸身心此是一定格則先知得停當然後做得停當惟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能如是焉所以身心家國無不停當而為明親之善之至也又決言自上至下既皆以身為本而後停當若本亂且薄則決無停當之理所以必知本乃謂知至善也此却如小講相似亦不過将明親止至善衍說一遍

至所謂誠其意者以下則如一大講逐件物事詳細條陳一段格則而格則最停當處則俱指示以淇澳等詩帝典等書又即是以古之明明德於天下者為至善也推之如所謂正心修身所謂齊家治國平天下直至此謂國不以利為利而以義為利也總是每件物事與他一個至善格子而為學者所當知者也則一章書首尾原自相應亦自完全何容補奏

問大學篇名現存禮記不知此篇與禮何關曰禮有經有曲世人輙指一事一時言禮者皆曲而非經

也若論經禮則真是天之經地之義綱紀乎人物彌綸乎造化必如大學規模廣大矩度森列而血脉精神周流貫徹乃始足以當之其間字字句句雖筆之孔子而非始於孔子蓋孔子一生要仁天下仁萬世既竭心思於是必繼之以先王之道而仁始足以覆天下萬世矣故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六經皆是此意而大學獨曰善之至曰物之格者則尤是六經之精髓而為禮之大經仁之全體也學者漫謂本心自足而輙以意見彷佛為之家國天下得其平焉者寡矣

問古聖至善亦只是父子兄弟足法則亦提愛親敬長恐人入原自具足何必切切謂當求諸古聖也哉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夫至本中庸即愚夫愚婦可以與知與能者也至久鮮能却是聖人亦有所不知不能而必俟聰明聖智達天德者也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夫此中庸之至能於下愚而又神於天載神於天載而亦能於下愚則此時心體果是四端現在然非聖修作則便終擴充不去守規矩而為方圓夫豈不易簡也哉若只徒求書中陳跡而不以知能之良培植根苗

則支離無成與徑信本心者其弊固無殊也已

問中庸比之大學似更深奥曰先賢亦云大學為入道之門但以鄙見臆度則義理勿論而其次序則當先中庸而後大學時坐中有一習禮記者愕然曰先生豈嘗細觀禮經篇目耶蓋二書雖宋時選出而現存篇次則果中庸先而大學後也問者曰大學係曾子所作中庸係子思所作何得世次亦無序耶曰二書所作果相傳如是但竊意孟子每謂願學孔子而七篇之言多宗學庸則此書信非孔聖親作不能而孔聖若非五十以後或亦難着

筆也蓋他分明自說五十而知天命今觀中庸首尾渾全是盡性至命而大學則鋪張命世規模以畢大聖人能事也故中庸以至誠至聖結尾而大學以至善起頭其脉絡似彰彰明甚自揣鄙見或亦千慮一得而非敢鑿空杜撰也試共思之

問大學自有先後之序如何必先中庸曰吾人此身與天下萬世原是一個其料理自身處便是料理天下萬世處故聖賢最初用功便須在日用常行日用常行只是性情喜怒我可以通於人人可以通於物一家可通於天下天下可通於萬世故曰

人情者聖王之田也此平正田地百千萬人所資生活却被孟子一口道破說人性皆善若不先認得日用皆是性人性皆是善蕩蕩平平了無差別則自己工夫已先無着落處又如何去通得人通得物通得家國而成大學於天下萬世也哉

問中庸雖說性然亦未嘗明言性善曰只天命一句便徹底道破蓋吾人終日視聽言動食息起居總是此性而不知此性總是天之命也若知性是天命則天本莫之為而為命本莫之致而至天命本體物而不遺本於穆而不已則吾人終日視聽言動起居食息更無可方所無能窮盡而渾然怡然靜與天俱動與天游矣率之身而為道同諸人而為教也又豈非不期然而然也耶故天命之性便直貫天載之神真乎地而登天也已

問戒謹恐懼說是敬慎工夫但恐懼二字似太着重也曰汝不聞論語所謂畏天命乎凡人奉君父之命猶然悚息不寧況吾人此性即是天命則帝天之威莫之能測明命昭察誰可隱藏故雖不覩不聞而實莫見莫顯其幾愈幽獨則其照愈精明其照愈精明則其畏愈兢惕又安敢頃刻放逸也耶蓋由所見既已親切則為念自不可已固非作而

致其情也

問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陽明謂從涵養後始然而先儒又謂須善觀未發以前氣象其意何如曰二說俱大有益於學人但本旨却尚有說蓋中庸名篇原是平常而可通達者也今論人情性之平常應用者是喜怒哀樂而其最平且常者則又是喜怒哀樂之未發也曰先儒謂心雖寂靜之時方是未發難說平常即是也曰中庸原先說定喜怒哀樂而後分未發與發豈不明白有兩段時候也耶

況細觀吾人終日喜怒哀樂必待物感乃發而其不發時則更多也感物則欲動情勝將或不免而未發時則任天之便更多也中庸欲學者得見天命性真以為中正平常的極則而恐其不知喫緊帖體也乃指着喜怒哀樂未發處使其反觀而自得之則此段性情便可中正平常便可平常中正亦便可立大本而其出無窮達大道而其應無方矣曰人之情欲多端雖喜怒哀樂未發而憧憧往來亦多安能即許以反觀自得耶曰汝於上下文意久理會蓋其初道不可離是見道已徹其次戒

謹恐懼是衛道已嚴再加喜怒哀樂一無所感此時天性渾然大可想見不於此處覓中更從何處覓中耶予每嘗於此重嘆聖人苦心亦嘗於此而深感聖人厚恩也

問中以立本和以達道矣如何却又要致曰致字是致物與人之致推開一步說雖義兼極致而實在天地萬物上着力也蓋聖人作中庸是五十學易之後直見乾坤之體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有親可久有功可大認定個天命流行人性皆善無反無側蕩蕩平平也故從喜怒哀樂未發處指出為天下之大本從喜怒哀樂中節處指出為天下之達道夫中和既大同乎天下則聖人必天地萬物皆中其中方是立其大中必天地萬物皆和其和方是達其太和故德曰達德道曰達道統之以三重率之以九經品節斯斯之謂禮鼓舞斯斯之謂樂相安相忘斯之大順大化而至誠至聖之所以盡己之性以盡人之性以盡物之性以贊天地之化育而與天地參也

問尊德性而道問學議論不一何如曰前在京中會說此條全章諸老皆以為然請為諸君誦之大哉

聖人之道不作空說即指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也發育峻極是說聖人位育的功化禮儀威儀即致中和的實事而功化之所由成者也優優充足蓋經禮曲禮周詳備悉更無欠缺使萬物各得其所所以能發育如是也即此便是聖人至道然聖人却從何處得來蓋盛德之至自然動容周旋中禮也人若苟無聖人至德而徒慕聖人至道則人而不仁如禮何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至道終不為我凝矣夫至道以至德而凝此德性之所以當尊也尊之之功則必學於古訓問於師友如

德性本自廣大則用學問以致之而不失其廣大
也德性本自精微則用學問以盡之而不失其精
微也德性本自高明中庸則用學問以極之道之
而不失其高明中庸也以上皆謂之溫故溫則
德性之知日新而於三千三百體察無所不明且
德性之厚日敦而於禮儀威儀忠信無所不貫禮
豈有不崇而道豈有不凝哉上面都用而字至此
却下一以字可見許多工夫皆爲崇禮而言也禮
既能崇則居上時禮以居上安得而驕爲下時禮
以爲下安得而倍語以禮語默以禮默又安得不

興而不容耶故明哲保身之詩其斯溫故知新之
明保吾動容周旋中禮之身也而天地萬物皆吾
度内矣聖人之道之大也固如是哉

近溪子明道録卷之二

門人樂安詹事講明甫校梓

會語

問顏子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不知夫子
省見他甚麼来曰此段去處到須吾人用心體會
不容淺淺看過若淺淺看過則今註云夫子見其
日用動靜汝且試思夫子所見止是顏子日用動
靜則何必省於其私即相對領教之時莫非日用
動靜也以予度之則發字是發明之發正與無問
辯對看耶如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
之道忠恕而已矣夫子出後便是曾子之私處夫
子之道云云便是曾子之足發處也豈不更明顯
直截也耶況此段精神原關繫學問不是小可蓋
吾夫子學主求仁而其工夫只是學不厭而教不
倦當時門人止顏氏之子便合下心事相孚將夫

子不厭不倦處竭才贊襄故曰自得顏子而門人
日親其所以能使衆人去親夫子之教者正以其
善發明而鼓舞之也至於顏子不厭不倦精神又
只曾子知之故形容嘆息說他不能的人也去問
他一問少能的人也去問他一問莫說少能與不

能的即人有不知而將言語顔色去干犯了他他也一此不較而還要去與他問辯而接引之也即曾子與夫子許顔子處便見他兩個人是合成一個人後來短命則這個人有一截沒一截了所以夫子說天喪予天喪予皆實事且苦情也全是他造化好却得曾子這人來再傳又得子思又得孟子便把此老身命接長直至我們今日一堂人集聚講明道學則身便皆是替他坐口便皆是替他說眼便皆是替他看而耳便皆是替他聽顔子之命始不短而夫子之予終亦可免乎喪嘆也已聖門求仁之學須是如此理會吾儕仁身之功亦須如此圖謀只得不厭不倦一段精神直與孔子顔曾打得對同我管保百世諸人亦又替諸君子接續壽命於無疆也已

問知之爲知之一章曰吾輩爲學蓋學聖也聖者明之通而知者明之實也夫子告子路以知是即告之以通明之聖也乃特呼其名以致其珍重亦以當時在門高弟自顔子以下聰明只有子貢子貢以下勇往只有子路皆是的確要做聖人漢子柰緣兩個途徑都差惟曉得要做聖人而不曉得先去理會聖人之所以爲聖雖曉得從知處入聖而不曉得理會知之所以爲知是本然之知而非聞見之知也故夫子直指以示之曰由汝欲從知以入聖乎吾將誨汝以知之所以爲知也蓋天下古今事理有耳目心思到而知之者矣有耳目心思未到而不知者矣今汝之意必曰盡知其所不知方謂汝心有知方謂汝心通明而後爲聖耶如此爲知則知從外得而非本心之靈况事理無窮雖聖人亦難盡必其皆知也要之有不必然者惜汝不善自理會耳今只問汝此理此事能知之否耶曰吾能知之是汝心之明於所知者即能知之也又問汝此事此理能知之否耶曰吾不能知之是汝心之明於所不知者又即能知之也知者知之不知者亦知之則汝心之知何等光顯何等透徹何等簡易直截又何必盡知其所不知者而後爲知也共况如此求知則其知方可通乎晝夜而無不知之時方可等乎賢愚而無不知之人真是橫四海貫古今而合天人物我於一點虛靈不昧中矣聖人可學而且易學也固如是哉曰如是學聖果然簡易柰何聖門諸賢如子路則門人記之曰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子貢則夫子問之
曰爾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歟想其動力學問何
等專苦顧於簡易處乃竟錯過何也曰夫子當時
亦甚以二賢不相知爲憾觀其語子路則曰由知
德者鮮矣語子貢則曰莫我知也夫知我者其天
乎及至二賢於夫子亦未相知觀子路當葉公之
問夫子則不能對觀子貢答公孫朝之問夫子則
曰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仲尼焉不學可見
子路之心只是要求多聞以從乎善而子貢之心
只是要多見以識其理且疑夫子之聖無不通亦

是多聞而多識也故夫子他日又自形容以示之
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夫無不知而作
則所作者皆是知矣所作皆是知則此知果通晝
夜而無間隨酬應而無遺方纔是不慮而知之真
體也若彼務求多聞而從多見而識縱是從得如
何勇往識得如何頴敏終是人而非天外而非內
而次於良知數等矣此二句分分明明是爲二賢
而發而二賢竟未見他悔悟今欲將此兩章拌個
對偶一則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一
則曰多聞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令人朝夕

諷誦則此學不患不歸一矣

歌詩因論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此反字不專謂
使之復歌諦觀傳記古之士大夫相與議論因某
事則歌某詩反之云者欲反求而身有之云也即
如吾儕適歌萬紫千紅總是春便嘆曰果然滿座
皆春也適又歌男兒到此是英雄亦復嘆曰果然
是英雄也即此嘆處便可見當時反之之氣象而
感發善心懲創逸志固有勃然以興而莫可自已
者矣

問季路問鬼神與死而夫子未荅何也曰聖人詞婉

而盡皆深荅之而子不察耳其曰未能事人焉能
事鬼欲其以事人者事乎鬼蓋以鬼即人也所謂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者
也其曰未知生焉知死欲其以知生者知乎死蓋
以死猶生也所謂發揚昭明焄蒿悽愴百物之精
而神之著者也當時子路亦已了了故不復問

問浸潤不行可謂明遠不知從前如何用功乃能致
之曰周子云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無疑則不
行而明矣久久不行即明而遠矣然周子論明必
先以公曰公於已者公於人未有不公於已而能

獄刑曹親見桎梏之苦上至於頂下至於足更無寸膚可以動活輙為涕下中有悟者曰然則從軀殼上起念皆梏亡之類也夫曰得之矣盖良心寓形體既私良心安得動活直至中夜非惟手足休歇耳目廢置雖心思亦皆歛藏然後身中神氣乃稍稍得以出寧遠及天曉端倪自然萌動而良心乃復見矣田思日間形役之苦又何異以良心為罪人而桎梏無所從告也哉有友人復問曰夜氣如何可存曰言夜氣存良心則可言心存夜氣則不可盖有氣可存則晝而非夜矣

問仁人心也一章曰此是孟子極言心字在人最為要緊處如曰天下恒言仁義之大殊不知仁只是吾人身中有此主宰虛明之心而其視聽言動應酬萬變事事皆天則處即所由之路而為義也故下文繼歎曰人之所以終身履錯陷於凶咎而不由乎正路者正因放其心而不求焉耳此其所以陷溺而可哀也然良知在人明白不昧雖雞犬至輕皆知求之豈有人心至重如此而反不知求耶弗學弗問焉耳矣故曰學問之道無他只為求其放心盖心以不知而放則可以學問而求如曰博學而篤志是能學矣切問而近思是能問矣則自然仁在其中仁在其中則心便不放矣問曰如何仁在其中便是其心不放曰人心放時非是無有此心只因逐物有方着在一處如放於有庫之放便視不見聽不聞食不知味而心不在矣若能得其真體使良知活潑便心即是仁仁即是心內則為主宰發則為正路矣人心在人果所係不為輕也慎之慎之

問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一章前兼仁義後只說義何如曰達字即泉之始達之達其充字方

達到盡處然仁自體言義主用言亦有漸達而充之之意即如無欲害人是心之仁處而穿窬即害人一事之一也既無欲害人之心已達之穿窬之事又豈其所忍為也哉是亦其勢之所必充者也充之無受爾汝是不忍薄待乎己不以言餂是不忍欺陷乎人可見必心不忍而後事可不為也故仁者統兼萬善而仁義禮智信皆仁也

問大學首重格物如中庸論孟各各章旨自殊難說皆格物也曰豈止四書雖盡括五經同是格物一義盖學人工夫不過是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

平天下而四書五經是誠正修齊治平之書之至者聖人刪述以爲
萬世之格大學則撮其尤簡要者而約言之所以謂之曰在格物
也今觀其書通貫只是孝弟慈使人人親親長長而天下平孟
子謂其道至邇其事至易子亦敢謂其格至善也曰今世學人誰
不在身心家國上用功其用功亦誰不將聖人方法講求則人人現
成盡是格物矣又何必特地拈出以起一番爭論曰此是古今一大
關鍵細觀古人惟是孟子一人識得其他賢大儒總皆忽畧
過了蓋宇宙乾坤聚精會神纔生得一個孔子孔子自十五志學
千辛萬苦好古敏求纔成得大學一書其書乃仁天下萬世之極
則覌其他泛論之言不同孟子有見所以把列聖群賢一齊推

開而只願學孔子也故吾人不期學聖則已學聖則必宗孔子而宗
孔子則舍大學奚以哉此格物所以爲古人一大關鍵不辭罪
我而妄肆言說也觀者亮之

問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今乾坤之兩儀以見大意猶太極猶未言及恐終是
無頭學問也亦請畧言大意何如曰易理難言不止今日然妄意亦嘗
窮索又不敢以難言而遂已也蓋易有太極是夫子贊易之辭非易
之外又有個太極懸在空中也即如周子云無極而太極又以贊太極之辭亦
非太極之外又有個無極懸在空中也曰易之外固非別有太極矣然
易何以便謂之太極也耶曰竊意以是吾夫子極深之見極妙之語也
蓋自伏羲周文三聖立畫顯象之後世之學者覌看便謂太虛中
實實有乾坤並陳又實實有八卦分列其支離瑣
碎寧不重爲斯道病耶故夫子慨然指曰此易之
卦象完全只太極之所生化蓋謂卦象雖多均成
個混沌東西也若人於此參透則六十四卦原無
卦三百八十四爻原無爻而當初伏羲仰觀俯察
近取遠求只是一點落紙而已此落紙的一點却
真是黑董董而實明亮亮真是圓陀陀而實光爍
爍也要之伏羲自無畫而化有畫自一畫而化千
畫夫子則將千畫而化一畫又將有畫而化無畫
也已

問日月即是陰陽陰陽即是日月然聖人畫卦不曰
日月不曰陰陽而乃名之曰乾坤何也曰此只看
一易字則即得乾坤二字之意矣蓋易是日月相
函而成且日居上而月居下函月而居上則尊而
善於統矣尊統乎陰則陽非專陽而陽不足以名
之也函陽而居下則卑而善於從矣卑從乎陽則
陰非獨陰而陰亦不足以名之也故曰天尊地卑
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所以聖人仰觀俯
察之餘著他一個乾字則陽德便頃刻極其尊貴
而其於陰也更何有不然耶著他一個坤字則陰

德便須刻極其卑賤而其於陽也更何有不從耶統而從從而統則日月雖兩體而合一體陰陽雖二用而成一用造化自此而可成鬼神自此而可行矣譬如女在母家便只吽做女兒男在父家只吽做男兒兩下如何成得若男既婚則當吽男作夫但一吽夫而男即可以兼女矣女既嫁則當吽女作婦但一吽婦而女即可以兼男矣聖人彌綸天地出入造化惟在一命字之間豈非至神至妙之道也哉

問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其意何如

曰此聖人學問喫緊第一義也切不可淺近而窺輕易而説常見學者每謂陽初生而微豈全未聞虞廷所謂道心惟微矣乎蓋心不微則不得謂之道而幾不微亦不得謂之陽也故曰純粹以精又曰潔淨精微又曰誠神幾曰聖人也故商旅之行欲有所得者也后之省方欲有所見者也今果會得此心渾然是一太極充天塞地更無一毫聲臭徹表徹裏亦無一毫景象則欲得之心泯而外無所入欲見之心息而内無所出如此則其體自然純粹以精其功自然潔淨而微其人亦自然誠神而幾以優入聖域莫可測識也已

問孔子聖之時似多得之學易而然曰易象之贊必曰時義大矣哉又曰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所以君子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而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吾夫子平生得力全在於此惟孟氏獨能知之乃特稱之曰孔子聖之時者也是以其立教乎人也則曰當其可之謂時其悦諸心也則曰學而時習之惟其教之當可也故自不覺其倦惟其習之以時也故自不覺其厭論語開卷便将一生精神全副打出可見渾然一團仁體頃刻便充塞天地而貫徹古今是何等家風何等滋味也吾

人可漫漫輕看也哉

問孔子之時與顔子之復同異何如曰顔子之一日復禮是復自一日始也自一日而二日三日以至十百千日渾然太和元氣之流行而融液周遍焉即時而聖矣故復而引之絶也則爲時時而動之天也則爲復時其後之所由成而復其時之所自來也歟

問顔子復禮之復固易經復卦之復矣但本文復不徒復而必曰復禮不徒曰復禮而必曰克己者何

也曰復本諸易則訓釋亦必取諸易也易曰中行獨復又曰復以自知獨與自即已也中行而知即禮也惟獨而自則聚天地民物之精神而歸之一身矣已安得而不復耶惟中而知則散一已之精神而通之天地民物矣復安得而不禮耶故覩一日天下歸仁則可見禮自復而充周也覩爲仁由已而不由人則可見復必自已而健行也是即孟子所謂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者也宋時儒者如明道說認得爲已何所不至又說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似得顔子此

段精神象山解克已復禮作能以身復乎禮似得孔子當時口氣曰克去已私漢儒皆作此訓今遽不從何也曰亦知其訓有自但本文由已之已亦克已已字也如何作得做由已私大學克明德克明峻德亦克已克字也如何作得做去明德去峻德耶况克字正解只是作勝作能未嘗作去今細玩易謂中行獨復復以自知渾然是已之能與勝處難說論語所言不與易經相通也曰顔子請問其目而孔子歷指四個非禮非禮不是私如何曰此條却是象山所謂能以身復乎禮者也蓋視聽言動皆身也視孰爲視聽孰爲聽言動孰爲言動皆禮也視以禮視聽以禮聽非禮則勿視聽言以禮言動以禮動非禮則勿言動是則渾身而復乎禮矣此即非禮以見復禮即如恕之以不欲勿施而見所欲與施也皆反言以見正意太約孔門宗旨專在求仁而直指體仁學脉只說仁者人也此人字不透決難語仁故爲仁由已即人而仁矣此意惟孟子得之最真故口口聲聲只說個性善今以已私來對性善可能合否此處是孔顔孟三夫子生死關頭亦是百千萬世人的生死關頭故不

得不冒昧陳說君謂衆皆莫肯信從而且遽就則當時子貢諸人已嘗疑孔子是求之於外樂正子已不信孟子爲實有諸已况七十之與三千又况漢唐宋而失傳以至今日矣乎幸大家蚤共反求以仁其身而仁天下仁萬世於無疆也已

問復何以能自知也哉曰是則有生而知之者矣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莫之能禦者也有學而知之者矣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有困而知之者矣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果能此道而雖愚必明者也曰孔子

何以學而知之也曰孔子志於學學乎大學者也學大學者必先於格物格物者物有本末於本末而先後之是所以格乎物者也曰格物之本末何以遂能獨復而自知也哉曰古之平天下者必先治國治國必先齊家齊家必先修身是天下本在國國本在家家本在身於是能信之真好之篤而求之極其敏馬則此身之中生生化化一段精神必有倏然以自動奮然以自興而廓然渾然以與天地萬物為一體而莫知誰之所為者是則神明之自來天機之自應若戲砲之藥偶觸星火而轟

然雷震乎乾坤矣至此則七尺之軀頃刻而同乎天地一息之氣倏忽而塞乎古今其餘形骸之念物欲之私寧不猶太陽一出而魍魎潛消也哉故大學一書是孔子平生竭力六經而得的受用如病人飲藥已獲奇効却抄方遍施以起死回生乎百千萬衆也後世切不可只同其他經書看過當另作一般理會久久有個獨復自知之時方信予言為不謬也已

問孔子以復禮答顏氏問仁則所謂學易者即所以求仁矣乎曰易所以求仁也蓋非易無以見天地之仁故曰生生之謂易而非復無以見天地之易故又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夫大哉乾元生天生地生人生物渾融透徹只是一團生理吾人此身自幼至老涵育其中知見紜為莫停一息本與乾元合體衆却日用不著不察是之謂道不能弘人也必待先覺聖賢的明訓格言呼而覺之則耳目聰明頓增顯亮心思智慧豁然開發真是黃中通理而寒谷春回此個機括即時塞滿世界了結萬世所謂天下歸仁而為仁由己也其根器深厚志力堅苦的漢子際此景界便心寒膽落恭敬捧持如

執玉如捧盈毫忽不能昧叫做研幾斯須不敢瞞叫做慎獨不落聲臭不涉覩聞淵淵浩浩叫做極深坦坦平平好惡不作叫做君子依乎庸也蓋此個天心元賴耳目四肢顯露雖其機不會歇息而血肉都是重滯若根器淺薄志力怠緩稍則呼應或亦有覺而受用却是天淵反致輕視此理而無所忌憚不免游氣襍擾而成小人之中庸矣孔門自顏子而下鮮有不在此處作疑故仁者人也縱口說不倦而未有人聽從心所欲絜身體不厭而無有人喜走東走西只是要依各人亂做況無聖

人親自呼覺又可柰何其後郄虧了孟子是個豪傑他只見着孔子幾句話頭便耳目爽朗親見如聖人在前心思豁順生就與聖人脗合一氣呵出說出人性皆善至將擬善處惟是孩提之愛敬達之天下則曰道在邇事在易親親長長而天下平也憑他在門高弟如何諍論也不改一字憑他列國君臣如何忿惡也不動一毫只是入則孝出則弟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看他直養無害郎浩然塞乎天地萬物皆備而反身樂莫大焉其氣象較之顏子又不知何如矣嘗竊謂孔子渾然是易顏氏庶幾乎復而孟氏庶幾乎乾若求仁而不于易學易而不于乾且復焉乃欲妄意以同歸于孔顏孟也亦悞矣共亦難矣共

問君子自強不息乃是乾乾此乾乾可是常知覺否曰不止常知覺曰可是常力行否曰不止常力行曰可是知覺力行常並進否曰不止常並進曰何如乃可曰是要乾乾曰知行常進非乾乾如何曰未有乾乾而不知行郄有知行而非乾乾者曰此處如何分別曰子之用工能終日知覺而不忘記終日力行而不歇手乎曰何待終日即一時已難保矣曰如此又可謂乾乾已乎曰此是工夫不熟熟則恐無此病矣曰非也中庸教人原先擇善擇得精然後執得固子之病原在擇處欠精今乃頼他執處不固察脉不真藥更作疾恐庸醫不免殺人也曰吾聞此言亦甚恐恐願施一方相救何如曰此個學問固是千古聖藥起死回生郄是千聖秘方微言久絶也蓋子之心中元有兩個知有兩個行曰如何見得有兩個曰子纔說發狠去覺照發狠去探求此個知行郄屬人纔說有時忘記郄忽然想起有時歇手郄惕然警醒此個知行郄是屬天曰如此指破果然以前知行是落人力一邊但除此郄難用工了曰聖學原是難事若汝用不去便須回頭共人商量可貪其容易便任你斆做也耶然此弊郄通天下貫古今亦不止汝一人也今當爲細說一番只是天機太漏泄爾夫聖學肇自虞廷其初便說道心惟微微則難見所以要精精始不雜方纔能一一則無所不統亦又何所不知何所不行耶其知其行亦何所不久且常耶但萬善中涵泯然若寂中庸形容之以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孟子形容之以不慮而知不學而能蓋良

孩提以至老死生生化化渾全是個乾體只因此體原極微眇非如耳目聞見的有跡有形思慮想像的可持可據所以今古學人不容不舍此而移彼也曰今承指示亦頗明白但欲承當又覺甚難曰若是不難他便不說道心惟微矣如汝實實要入此門則先須辦個必為聖人之志志意堅定方好去尋真師友遇着真師友方纔有真口訣真師口訣却與如今書本講說的半句不容妄說塞律路徑半步不得前移困心衡慮忘日忘年自然有憬然悟默然惺雖是得得艱苦却是住得安樂也

此後固說知及仁守雖得必失但程子更說既得而樂不患不能守予今也信得只要得處真的其後次第果儘在由得自家也願共勉之

問夫子贊易曰生生之謂易夫謂之曰生則知與能俱備矣何以於乾則多說知而坤則否耶曰乾坤原是合體知能亦是互用但乾則專是陽明而坤則不免陰晦乾知便清妙而足以始乎坤坤雖厚實而止是終乎乾所以曰百姓日用而不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百姓豈全無知識奈行不著習不察能勝而掩其知爾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則貫總日用皆屬於知是以知勝而掩其能故乾坤皆易也知與能皆天所以與我也先事乎知則日入清妙而聖神可幾反是則百姓日用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矣有志於學聖者其尚慎所先哉

問虞廷人心道心可與乾坤亦相類乎曰此言雖屬比擬然亦有可類推者即如乾初說個潛龍龍則何等微妙而難見也坤初則說個履霜堅冰冰霜則何等重滯而易危也曰乾坤渾是合體若人心

道心則分明是二之矣曰人字道字雖少分別而心則止是一個心字也曰既是一個如何却分作人與道耶曰此個界限一言可判日用不知則道心而人矣日用而知則人心而道矣蓋人受天地之衷以生其生也知覺云為夫孰非心亦孰非道但寓於耳目形骸之中動以人勝而從欲時多故心以人名而不免於危也心雖在人中而道實在心中但人自不覺知耳若天牖其衷而一旦覺悟則耳目之視聽形骸之運用皆渾然見得是心心皆渾然見得是道愈覺悟則愈渾化愈渾化則愈

微妙故心以道名而復賛嘆其微也曰如此分判果是明白但恐非虞廷口氣曰當時口氣果然是兩下開說如曰此心而人則欲動而多危險此心而道則幾神而最微妙吾人於此不可不研精而致一也其着力工夫全在精處但要精切明透舍前數語亦難得便了也況所以精之者正所以一之也今其始初分說處不犯斧鑿則精後歸一處亦自渾融而妙合矣

問仁者人也又曰仁人心也此語與人心惟危不大相矛盾也耶曰此便見學問當惟精處蓋虞廷是

先言人心則人而未道也所以危孔孟先言仁則是精研到極處乃說出個人也人心也此人心却是與道爲一者所以不妨說人心也況此正是虞廷傳心的要正脉請爲吾子詳之今人只知虞舜論心重在於道却不知重在於人今人只知虞舜論工夫重在於精却不知重在於一何也天地之性人爲貴人者天地之心也故非人何處安此心字非心何處安此道字故道虛而心實心虛而人實也道心惟微即如金寶人心惟危即如礦石未經煅煉則粗劣其所不免惟精以煅之則其心初止是人漸次人而化作道矣其人初雖是危漸次危而化入微矣精之爲功始於志氣持志不易乃見精專入手則在覺悟妙悟能徹乃見精通志精悟精則如善射之久視雖懸虱可大若車輪跋鶩之守卵即隔江氣貫乎彼岸微渺道心將充塞乾坤也況我此人有不通身浹洽而此身危動有不帖體安靜也哉從是毫無欺昧謂曰精嚴私不妄染謂曰精潔晝夜常知謂曰精純嚴潔且純則靈明透露人非是人而道矣生化活潑道不自道而人矣人即道道即人則最初所謂人受天地之中

以生到此全盤捧出信目以爲明任耳以爲聰從心所欲以爲矩無爲以守至正是即所謂允執厥中也究竟所允執者只是此個心心又只是此個人也豈不與仁者人也仁人心也同條而共貫也哉故中庸謂舜好問好察而用中於民知吾民之中爲舜所用則舜所允執獨非人心之中如何所以道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中庸又謂思脩身不可不知人百世俟聖不惑亦只知人知人也者知其性之皆善也知性皆善方思己身是道是中自不容不反而求之矣孔孟聲聲口口只喚人反己

既曰古之學者爲已又曰君子求諸已如指示貧人以一窖金寶在此相似無奈學者氣浮心粗遂外成性不肯向裏掘求非惟不肯去求抑且有言不信就是高等如樂正子且疑善非實有諸已其他則都與孟子喧嚷一生散塲却不意真廷傳心要妙吾輩復覩今日則我
大明信大明也可喜可樂且可慶賀

近溪子明道錄卷之三

門人樂安詹事講明甫校梓

會語

問今時談學皆說有個宗旨而先生獨無自我細細看来則似無而有似有而無也曰如何是似無而有曰先生雖隨言對荅然多歸之赤子之心便是似無而有也曰如何是似有而無曰纔說赤子之心便說不慮不學却不是似有而無茫然莫可措手也耶曰孔孟門庭果然風光别様吾子以似有無之間言之却亦善於形容矣其實不然我今問子原日初生亦是赤子否曰是曰初生既爲赤子難說今日此身不是赤子長成曰今我此身果是赤子養成而非他也曰此時我問子荅是知能之良否曰是知能之良也曰此個問荅要慮學否曰不要慮不要學也曰如此以爲宗旨儘是的確爲有矣安得猶言似有而無耶曰今言學貴宗旨者是欲使吾儕有所憑據好去執持用工也若只如前說我問你荅隨聲應口則個個皆然時時如是雖至白首終同凡夫又安望其有道可得有聖可成也耶曰吾子此疑果是千古不决之公案然

却是千聖同歸之要轍也其端只在能自信從而其機則始於善自覺悟如其覺悟不妙難望信從而同歸矣蓋虞廷言道原說其心惟微而所示工夫却要惟精惟一有精妙的工夫方入得微妙的心體孔子統括却言不止精微而曰絜乎精微則是精微而更精微即所謂玄之又玄也若如書坊所刊集說講說則膚淺粗浮甚矣世人無識翻喜他有個宗旨依循好去研窮踐履謂能到純熟即便是聖賢此正俗語粗大麻線而求透針關壅灌稊稗而望食佳餐也惡可得哉曰今時勿論世俗

是非且請教赤子之心如何用功曰心爲身主身爲神舍身心二端原樂於會合苦於支離故赤子提孩欣欣常是歡笑蓋其時身心猶相凝聚而少少長成心思雜亂便愁苦難當了世人於此隨俗習非往往馳求外物以畐得遂安樂不想外求愈多中懷愈苦甚至老死不克回頭惟是善根宿植慧目素清的人他却自然會尋轉路曉夜皇皇如饑荸想食凍露索衣悲悲切切於欲轉難轉之間或聽好人半句言語或見古先一段訓詞時則憬然有個悟處所謂皇天不負苦心人到此方信大

道只在此身此身渾是赤子又信赤子原解知能知能本非慮學至是精神自來帖體方寸頓覺虛明如男女媾精以爲胎果仁沾土而成種生氣津津靈機隱隱云是造化而造化不以爲功認爲人力而人力殆難至是此則天心道脉信爲絜淨精微也已曰此後却又如何用工曰吾子只患不到此處莫患此後工夫子若不信請看慈母之字嬰兒場師之培寶樹其愛養滋扶意思何等切至而調停斟酌機括何等神妙子固莫能爲問我亦莫可爲答也已

問舟中清夜何以見示曰吾人須是得個頭腦其學方有着落但頭腦極是難得今只曉得用心去向久則自然有此入處且如孔子贊易說伏羲仰以觀天俯以察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此雖是說伏羲却即說他自己你想聖賢用心是何等周悉則學問頭腦安得而不的確

曰道體本自充塞必如孔子言說方見其用昭著

言者心之聲也未有不得其言而能得其心者今以聽汝之言不止自欠真切即孔子當日一段精[illegible]亦覺冷淡無味了豈知聖人老實專至其心

終日終夜只爲此一事也耶曰只爲何事曰甚仰
觀俯察近取遠取只爲要通神明之德要類萬物
之情即如伏羲平生晝嘗百草氣味将来碾磨熬
煎求出一顆靈丹接續本身慧命點化一世凡胎
而共躋壽域永享天福也要之靈丹之料散在百
草學問頭腦含蔵造化妙在善自用心者便畢竟
得之既能統萬爲一復能貫一於萬豈似吾儕悠
悠度日而漫漫爲心也哉曰我今聞師之言心却
覺得明了也曰明之一言更是難說蓋有意見曉
了以爲明者亦有心神孚契而爲明者若果神相

孚契則言入汝心即同金校大冶火力猛熾金質
頓融雖千片百星頃成一團液汁而光彩洞然燁
奕也若炭火與金塊頭尚相抵牾則其照耀雖明
而其光精則猶未澈也汝輩聞道能常常如是反
觀又何患頭腦之不爲吾有也耶

問今早復如何見示曰今在天日之下正好仰觀天
文曰果然都在吾目中矣曰如此便叫做觀耶曰
既說着觀便即是觀了又更有何言說曰如何若
是快當曰弟子心目原也明見天日今遍歸提撕
便自覺是仰觀也已曰吾子此語似知當下理趣

但於聖訓却全欠順妥蓋他文句原說仰觀天文
據汝初說都在吾目中是精光之照察處次說
觀即觀了是心目之感應神處次又說得我師提
撕而然是人己之相通無間然處其發揮底蘊總
是觀目之文而非觀天之文也此無他蓋由平時
習氣已熟開口多作渾話却不知聖賢精神不離
當下其稱物如衡星分釐不至差爽應響如空谷
洪纖互共低昂問天便答以天問人便答以人念
念點氷滴凍而言言擲地金聲也故易論君子自
強不息只在忠信以進德脩辭立誠以居業二句

然則學者之於言語而可容一毫苟且乎哉

問夫子謂善人不踐迹亦不入於室謂子路升堂而
未入室其所謂室固皆聖人之室矣乃今子路之
未入室同乎善人則善人之既升堂亦必同乎子
路但善人質美未學子路學於聖門豈室則必學
方可入而堂則未學亦可升耶曰論語之於善人
再三稱許總是夫子愛他資質之美故惓惓致意
然憐才之惜每寓於中至荅子張則明白說出其
曰不踐迹正是見他善處其曰亦不入室却又是
惜他徒有善處觀孟子之評樂正子一段便可見

矣若以他因不蹊迹故不入室則聖門學者無限
皆是踐迹豈便皆可入室耶要之夫子之取善人
真為其可以入聖而然觀其嘆聖不可見而及於
善人則善人原非不可以入室者乃卒善而不聖
則夫子安得不以亦不入室惜之也哉細味亦之
一言則致警子張諸人之意具見詞外蓋子張原
因夫子再三致意善人故特來質問是有欣仰善
人之意夫子却揚而抑之曰豈惟現前諸人不入
室即善人雖能不迹而善然亦不入室也今竊共
諸君商之吾夫子所居之室原是甚麼去處果是

甚等風光如何及門之徒與一時賢士竟無一個
可以入選其最當意只是顏子然以不見其止為
惜則他又更何說哉其每誦德行分科謂為英才
之盛殊覺其為人品之衰徬徨對軻氏願學去處
把來一齊推倒乃知所見不甚差且知夷惠冉閔
諸公總未跳出善人窠臼中也今想要求跳出只
須是先過信人一關蓋善則即為聖堂廣大無邊
貫通不隔萬物皆備千載同然中間却有一個門
限所謂善有諸已也夫善而固有諸已即孟子所
言性善只到此關則人人生疑信者萬無一二既
信關難過則美大聖神其深宮密室又安望能窺
其邃奧而享其榮華也哉敢因論善人而為吾儕
共致勗云

問君子有三畏曰此三事只孟子一言訣之蓋大人
者不失赤子之心則赤子之心即天命而訓人以
此即聖言也若謂福善禍淫脩吉悖凶人於天命
豈有不知德位隆重威望嵬嵬人何敢狎登山觀
海彌高彌遠又何嘗敢侮惟是孩提愛敬其知能
之良雖渾全天畀而不慮不學則體極希微莫說
常人難知即豪傑才智之士亦無從理會知之不

能況望其恭敬捧持而兢業承順之不遑耶惟如
是則大人必在所狎而聖言必在所侮矣蓋其人
是不失赤子之心之人而其言是不失赤子之心
之言也觀之孔門勇於從善莫如子路然破口道
夫子有是之迂敏於吾道莫如子貢然順口道夫
子亦是多學而然故夫子當面發嘆於由則曰知
德者鮮矣於賜則曰莫我知也夫此豈不知天命
之驗耶至孟子則一言性善門下諸人紛紜辨駁
就如樂正子雖稱好善毛性有諸已亦在疑信相
半之間况於其他耶如是而不謂之狎且侮也吾

安能爲諸賢諱耶
問其今日用工儘去致知力行如何學問不見長進
曰子之致知是知個甚的力行是行個甚的曰是
要此理親切爾曰既主意如是便當先求此理矣
豈有此理不求而能得親切理不親切而能致知
力行又能學問長進也哉曰某輩平日說理只事
物之所當然便是曰汝初要求此理親切今卻舍
了此時而言平日便不親切舍了此時問荅而言
事物當然又不親切曰此時問荅如何是理之親
切處曰汝把問荅與理看作兩件卻求理於問荅

之外故不親切不曉我在言說之時汝耳凝然聽
着汝心炯然想着則汝之耳汝之心何等條理明
白也言未透徹則默然不荅言纔透徹便隨衆欣
然而是則汝之心汝之口又何等條理明白也曰
果是親切曰豈止道理爲親切哉如此明辨到底
如此請教不怠又是致知力行而親切處矣衆皆
躍然有醒
問吾儕日昨請教或言觀心或言行己或言博學或
言守靜先生皆未見許然則誰人方可以言道耶
曰此捧茶童子卻是道也衆皆默然有頃一友率
爾言曰終不然此小僕也能戒慎恐懼耶余不暇
荅但徐徐云茶房到此有幾層廳事衆曰有三層
余嘆曰好造化過許多門限階級幸未打破一個
鍾子其友方略省悟曰小僕於此果也似解戒懼
但柰何他卻日用不知余又難之曰他若不是知
如何會捧茶捧茶又會戒懼其友語塞徐爲之解
曰汝輩只曉得說知而不曉得知有兩樣故童子
日用捧茶是一個知此則不慮而知其知屬之天
也覺得是知能捧茶又是一個知此則以慮而知
而其知屬之人也天之知只是順而出之所謂順

則成人成物也人之知卻是返而求之所謂逆則
成聖成神也故曰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
人能以覺悟之竅而妙合不慮之良使渾然爲一
而純然無間方是睿以通微又曰神明不測也噫
亦難矣哉亦罕矣哉
問今日爲子盡孝莫大揚名顯親欲遂顯揚莫先立
身行道吾儕求道非不切切無柰常時間斷處多
曰試說是如何間斷曰某之志願常欲照管持守
此個學問有時不知不覺忽然忘記此便是間斷
處也曰此則汝之學問原係頭腦欠真莫怪工夫

不純也蓋學是學聖聖則其理必妙子今只去照
管持守却把學問做一件物事相看既是物事便
方所而不員妙縱時時照見時時守住亦有何用
我今勸汝且把此等物事放下一邊待到半夜五
更自在醒覺時節必然思想要去如何學問又必
思想要去如何照管持守我的學問當此之際輕
輕快快轉個念頭以自審問說道學問此時雖不
現前而要求學問的心腸則即現前也照管持守
工夫雖未得力而要去照管持守一段精神却甚
得力也當此之際又輕輕快快轉個念頭以自慶

喜說道我何不把現前思想的心腸來做個學問
把此段緊切的精神來當個工夫則但要時便無
不得隨處去更無不有所謂身在是而學即在是
天不變而道亦不變安心樂意豈止免得間斷且
綿綿密密直至聖神地位而亦無難也已故必如
此方是仁人亦必如此方是孝子也
坐集寺堂因見佛像儼然共嘆其祖相相傳確守衣
鉢真不易及一友奮然前曰堯舜周孔以中傳心
即儒門衣鉢也不中之求而衣鉢是羡何其明於
慕人而昧於反己也耶余謂禪門衣鉢與吾儒之

中誠類也衣鉢已是難傳況中又豈易語耶一友
又向余詰曰先生之學將以稱宗作祖者也欲的
確此中以傳衣鉢非先生而誰求共余曰子且姑
置乃再前其初語者而問曰汝之志似銳且端矣
試言汝平日以何為中而所用工夫又如何求中
耶其友作而對曰中之為理果是難言茲欲言中
請以鐘喻經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人之未生
中在天地渾然寂然即鐘之初融大冶豈嘗有鐘
之跡共及甄而鑄之舉而懸之是則天地之既生
乎人人之各有其身而人果類乎鐘矣然天地果

孰生乎人共一中以生之也人亦何以為身共一
中以為身也是故有耳以聽聽則能聰有目以視
視則能明有口以言言則響應有四肢以動動則
快當有心意以思思則分曉伶悧是中即此身身
即此中自赤子以至老死自吾輩以至途人又何
中而非身何身而非中也耶其次詰余者復從而
相詰曰子之以鐘喻身以身體中言則似矣獨不
思儒先謂人有氣質之性故中雖同而氣質不同
氣質清美者常少而薄劣者常多其薄劣者即鐘
之土泥以窒其空木石以礙其旁雖盡力叩之亦

俗謂撞木鐘敲土磬也學者須是克去己私變化氣質然後心無物欲而自虛虛以應感而自中矣以鐘諭人須當似此果只如君所言不亦太混沌也耶余覺其詰論稍失和平徐爲解曰二子之言各有攸當其初所論於本體固不雜而工夫未備其次所詰辨於源頭雖少清瑩而當下却見受用即此時一堂上下人將百計其耳目心志亦豈不有百樣却於二子所言一句一句無有一人不入於耳亦無有一人不想於心者何哉蓋因各人於此坐立之時一切市喧俱不亂聞凡百世事俱已

忘記個個傾着耳孔而耳孔已虛個個開着心竅而心竅亦虛其虛既百人如一故其視聽心思即百樣人亦如一也然則人生均受天中而天中必以虛顯豈非各有攸當也哉聖人謂仁者人也爲道不可遠人其初論者近之又謂溥博淵泉而時出之君子而時中其次論者近之大衆乃共請曰虞廷相傳原要允執厥中不識此中如何允執曰諸君將謂此理有個一定而可用力持守爲允執耶是則子莫之所謂執而豈虞廷之所謂中也哉適纔所論曰中即人人即中人與中固無二體又曰中必虛虛必中虛與中亦果無二用也故易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夫既寂然將何所執夫既遂通又何暇執若吾儕有志而善用功者亦在慎所感通而已欲慎感通則在不離師友而已使一生常在會中每會常若此際是即可云時習而悅亦即可云朋來而樂孔子所以學則不厭教則不倦直賢堯舜而取衣鉢以付之吾儕但看吾儕接受福分何如耳幸共勗諸幸共勗諸

問中爲人所同有今日之論與古聖之言原自無異至反而求之不惟衆人不得即聰明才辯者亦往

往難之何哉曰學至心性已是精微而況中之爲理又其至者乎故雖聰明而不能爲思雖才辯而莫可爲言以其神妙而無方爾但自其看来到喜得他神妙無方乃更有端倪可求也蓋謂曰無方則精不住於精而粗亦無不有也微不專於微而顯亦無不在也善於思且求者能因其理而設心其心亦廣大周徧而不滯於一隅隨其機而致力其力亦活潑流動而不拘於一切可微也而未嘗不可以顯可精也而未嘗不可以粗則人力天機和平順適不求中而自無不中矣譬則比人言其

人之可用者曰中用言其物之可喫者曰中喫亦
以其人與事其物與口恰好相當而遂以中形容
之也大衆同聲和曰先生論中之論亦甚中聽也
哉

問坤之文言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此意似是用工
乃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謂之不習又似全無工
夫今說者以前爲初用工夫後則熟極自然不知
是否曰易之詞原明白順暢而說者反牽強晦之
今觀直方大爲六二爻詞且與六五相應豈皆只
從既熟之後說耶大抵學者說經不免心粗氣浮

故每在言句執着而未向根源理會故其見弗徹
而其旨弗融也某竊謂易首乾坤而乾則又統乎
坤也若味坤之詞而不本之乾則其德非順而事
亦不謂之代終矣故他爻或少參差若二五中位
正全坤體而默應乎乾比於磁之吸鐵硝之爆銃
潛通迅速大有甚焉此令諸君要識直方而大之
意只把葭灰候氣來看其時至灰飛便是乾出乎
坤所謂生而直也即此微竅而約同率土更無分
寸不生亦無纖毫不直便是方而大也其機不疾
自速不行自至勢且莫之能禦夫豈待習而始利
耶此與六五黃中通理暢達四肢渾然一樣是雖
天地造化之妙而吾人學問亦即此而在夫子恐
人未悟故舉爻詞而符以學問工夫若曰敬非他
也即坤之直也生生自內而中正無邪者也亦即
所謂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也義非他也即坤之方
也生生直達由中及外而方整齊一者也亦即所
謂根心生色四體不言而喻也故此二句文意不
宜並看而總作一串始可以言敬義立而德不孤
德不孤則直方而大矣故復舉爻詞其意又多在
不習無不利止是贊嘆而非曰敬義至此始純熟

自然也要之世間有志學問者說着敬義便去講
求道理着力持守指之曰是爲用工說着不習而
利便要等待時候不即承當指之曰是爲習熟自
然却不知自然之妙豈是習熟之所能到而工夫
不識性體性體若昧自然總是無頭學問細細推
來則自然却是工夫之最先處而工夫却是自然
之已後處次第既已顛倒道蘊何能完全故其嘗
云爲學必須通易通易必在乾坤若乾坤不知合
一而能學問有成者萬萬無是理矣

問先生說形色天性一章聞與衆不同何如曰其說

也無甚異但此語要得孟子只氣若論只氣則似
於形色稍重而今說看多評性而略形更覺無意
味也大要亦是世俗同情皆云此身是血肉之軀
不以爲重及談性命便更索之玄虛以爲竒崛輌
氏惜之故曰吾此形色豈容輕視也哉即所以爲
天性也惟是生知安行造位天德如聖人者於此
形色方能實踐實踐云者謂行到底裏畢其能事
如天聰天明之盡耳目方纔到家動容周旋中禮
四體方纔到家只完全一個形軀便渾然是個聖
人必渾然是個聖人始可全體此個形色若稍稍

勉而未能安守而未能化則耳必未盡天聰目必
未盡天明四體動容必未盡能任天之便不惟有
愧於天實是有忝於人也故邵子天根月窟之詠
始之以耳目男子之身而終之曰三十六宮都是
春蓋形軀本是屬陰若天根月窟既相往來則坤
爻十八總爲乾爻之所統一似悉該四季以作長
春所以脩心煉性者亦必名之曰純陽也

問數時日夕侍先生聽教覺得學要專宗孔子又覺
得孔子之學以求仁爲主不厭不倦則所以求仁
而好古敏求又所以不厭不倦也不知是否曰所
問是則是矣但某原日亦未便曉得去宗那個聖
人亦未便曉得去理會聖人身上宗旨工夫其初
只是日夜想做個好人而科名宦業皆不足了平
生想得無柰却把近思錄性理大全所說工夫信
受奉行也到忘食寢忘死生地位又病得無柰却
看見傳習錄說諸儒工夫未是始去尋求象山慈
湖等書然於三先生所爲工夫每有窒碍病雖小
愈終沉滯不安時年已弱冠先君極爲憂苦幸自
幼蒙父母憐愛過甚而自心於父母及弟妹亦互
相憐愛真比世人十分切至因此每讀論孟孝弟

之言則必感動或常要涕淚以先只把當做尋常
人情不爲緊要不想後來諸家之書做得著緊喫
苦又在省中逢着大會與聞同志師友發揮却翻
然悟得只此就是做好人的路徑柰何不把當數
却去東奔西走而幾至亡身也哉從此回頭將論
語再來細讀真覺字字句句重於至寶又看孟子
又看大學又看中庸更無一字一句不相照映由
是却想孔孟極口稱頌堯舜而說其道孝弟而已
矣豈非也是學得沒柰何然後遇此機竅故曰我
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又曰規矩方

員之至聖人人倫之至也其時孔孟一段精神似覺渾融在中一切宗旨一切工夫横穿直貫處處自相湊合但有易經一書郤貫串不來時又天幸楚中一友來從其改舉業他談易經與諸家甚是不同後因科舉辭別及在京得第殊悔當面錯過皇皇無策乃告病歸侍老親因遣人請至山中細細叩問始言渠得異傳不敢輕授其僕以師事之閉戶三月亦幾亡生方蒙見許反而求之又不外前時孝弟之良究極本源而已從此一切經書皆必會歸孔孟孔孟之言皆必會歸孝弟以之而學學果不厭以之而教教果不倦以之而仁仁果萬物一體而萬世一心也已竊觀今時同志極是衆多但每談心性者便不肯小心看書間一二肯讀者又泛觀博覽於子史諸家便着精神於論語孟子反枯淡冷落叩之則曰此個章句我幾久曉了何待今日贅贅耶噫五穀之味固難比海錯珍羞而要延軀命則舍此不能偶因吾子之問而敬陳之亦思軀命是人之所同愛則此味穀食亦未必不是人之所共飡也至若可作宗旨與否則非其之所敢知也已

問告子謂生之謂性與食色性也何爲孟子不取且極辯其非耶曰學者讀書多心粗氣浮未曾詳細理會往往於聖賢語意不覺錯過即如告子此人孟子極爲敬愛謂能先我不動心夫不動心是何等難事況又先於孟子也耶想其見性之學與孟子未達一間止語意尚少圓融而非公都諸子之可槩論也今且道生之爲言在古先謂太上其德好生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謂易而乾則大生坤則廣生人之生也直生則何嫌於言哉至孟子自道則曰日夜所息雨露之養豈無萌蘖之生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是皆以生言性也嗜則期易牙美則期子都爲人心之所同然目之於色口之於味性也有命焉是亦以食色言性也豈生之爲言在古則可道在今則不可道耶生與食色在已則可以語性在人則不可以語性耶要之食色一句不差而差在仁義分內外故辯亦止辯其義外而未辯其謂食色也若夫生之一言則又告子最爲透悟處孟子心亦喜之而猶恐其未徹也故以白喩之而以人物相混探之告子至此不免自疑而不敢曰然矣於此之際若能嚮應承當則性樸

神理頰爾圓通天地萬物渾然同體善信兩關不超樂正而上之也耶惜其不然而孟子遂終付一默也已

問誠者自成一章可能訓解直截不至如今時講說纏擾已乎有則願樂聞之曰此章所重在一成字蓋天下之所最貴者惟成全之難能爾若誠之為誠充實完美自然而成者也惟成出自然而充實完美則隨時隨處無所不有無所不通而道則自為達道也已又復申言之曰誠果何如其自成也夫物皆有終始所由以成始所由以成終誠則為

之非誠則物何以能始且終也哉此誠之所以可貴而君子必貴之正以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然不惟已之完美有成已也且充實光輝明著動變民物之感化而成者亦皆自然而然矣然誠即道也道亦誠也誠既能以自成則道豈不能以自道也哉蓋道體莫大於仁智而其用莫妙於時措也茲已成則純然而可言仁物成則顯然而可言智仁且智則德率諸性矣德率諸性而道合乎內外矣性機生活道妙圓通則舉而措之與時宜之推之四海而皆準垂之萬世而無斁矣然則君子所貴乎誠者豈徒以其能自成哉亦以其能自道也學者其共勗諸

問喜怒哀樂未發是何等時候亦何等氣象耶曰此是先儒看道太深把聖言憶想過奇便說有何氣象可觀也蓋此書原叫做中庸只平平常常解釋便自妥帖且更明快蓋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命不已則性不已性不已則率之為道亦不已而無須臾之或離也此個性道體段原常是渾渾淪淪而中亦常是順順暢暢而和我今與汝終日語默動靜出入起居雖是人意周旋卻是自然莫非天機

活潑也即於今日直至老死更無二樣所謂人性皆善而愚夫愚婦可與知與能者也中間只恐怕喜怒哀樂或至拂性違和若時時畏天奉命不過其節即喜怒哀樂總是一團和氣天地無不感通民物無不歸順相安相養而太和在宇宙間矣此只是人情纔到極平易處而不覺功化卻到神聖處也噫人亦何苦而不把中庸解釋中庸亦又何苦而不把中庸服行中庸也哉

問吾儕往時只說道中庸是本書今日方曉得中庸是個人也吾人天地生成是個中庸又終日講解

說本中庸卻無一個曉得我自己即是中庸此真天下古今一大恠事願先生爲我更詳言之我將爲先生即徧告之庶使一世之人人盡自知也也

曰天下古今事之恠人之昏豈止一中庸哉豈止自是中庸而不肯自認做中庸一端而已哉即如仁者人也分明自己是仁卻不肯自認做仁又如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分明自己是知卻不肯自認做知靜思之我此半世孤負天地造化付與虛靈之至寶而甘心輕棄於塵泥孤負父母劬勞養成軒昂之丈夫而甘心同朽於草木孤負千聖

萬賢作經作傳掀開天賜之寶藏打醒降生之元神而探取不肯伸手觀玩不肯舉目甘心嚚頑類情將以下愚終此一生其罪愆積久真已追悔無及但願我有學諸大長者有志諸大英傑大家同加警覺大家爭自濯磨戰兢以奉若明命繼切以期報親恩潛思以麿通聖蘊則仁知中和昔在書冊者今皆渾全在我此身則光岳元神浩然還復充塞至寶輝焰赫爾朗照乾坤不惟鄙人之罪過獨消而且諸公之功德無量矣

問天命之謂性何如曰諸君於性命姑置勿談試舉目前天果安在論語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則四時百物夫孰而非天也詩曰昊天曰明及爾出往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則出往游衍夫孰而非天也夫四時百物皆天矣奚復於吾人而外之出往游衍皆天矣又奚復於此心而遺之故中庸天命謂性分明是以天之命爲人之性謂人之性即天之命而合一莫測者也諦觀今人意態天將風霾則懊惱悶甚天將開霽則快爽殊常至形氣亦然遇曉則天下之耳目與日而俱張際暝則天下之耳目與日而俱閉雖欲二之孰得而二之

也哉夫天道幽渺其不已不離原不假言說乃茲首先發明以作中庸張本者蓋欲吾儕識知天不離人則一切謀慮一切云爲儼然上帝臨之即隱而見即微而顯恐懼驚惕而莫敢邪妄庶感人心而和平風世俗以淳厚而王道蕩蕩平平之化可以歸其有極而會其極也已噫聖賢之慈憫吾人也意亦至矣學者其可忽諸

問弟子用工何先曰汝輩昨來夜坐縱談直至更深其問曰此皆是學否若當其時即慨然直任則工夫便爲得力矣但此非大度量大氣魄又更大大

聰明莫能也若我看汝輩時則不免精神少少歛
索此便不是善用工夫者矣曰弟子也覺有此歛
索但皆倏然而來何暇去用工夫曰此處安能着
功蓋推求歛索皆從前時疑根未斷故到此不免
倏然而來也曰鄙心非不欲直信而任之但每每
言動則多過失以故疑卒不免疑不免以故反覯
歛索亦卒不免也曰顏子之過却也不免而顏子
則能於學而好惟好學則過不貳也蓋貳不解作
先後相重正解作疑貳即是汝輩歛索處也曰弟
子輩現已言動多過若再不歛索過將不益多耶

曰人之過有所從生心不知則過生也心之知有
所由眛疑不化則知斯眛也今不思信心作主而
只從過處歛索是即千金之子不威坐中堂而竟
日躬追狂僕則所追者一而堂室狂肆者不將千
百也耶汝輩只細心講求顏子所好之學果是何
學到工力專精然後必有個悟處悟則疑消消則
信透透則心神定而光明顯即顏子有不善未嘗
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其於過也信哉紅鑪之點雪
矣而又何貳之有也哉

近溪子明道錄卷之四

門人樂安詹事講明甫校梓

會語

座中因歌天根月窟閒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問曰
此詩意思何如曰堯夫先生一生學問得之易經
而其學問根源則見之復姤故曰一動一靜之間
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也此是老者微言隱語將
一生所自得者而方便設辭與人作個悟頭後人
粗心浮氣把動便看做復把靜便看做姤把動靜
之間便看做復姤之際有個地方時候相似却不

思乾遇巽時地逢雷處乾為巽所自出坤為震所
由生所謂陰陽互為其根而兩不相離者也大抵
學易先須乾坤二卦識得明盡蓋乾以始坤坤以
終乾乾之始處未嘗無坤坤之終時未必非乾二
者原合體而成者也堯夫因諸卦爻象太似分析
故為此詩打合吟咏欲令學者亦自得之此則其
本旨也問曰詩意固然反之於身則又何如也曰
吾身只是個神氣氣則有呼有吸呼則溫即復也
吸則冷即姤也其實呼即吸以為呼吸即呼以為
吸原只是一氣而往來有差殊爾至於心之動靜

則原說合一不測之謂神又說動而無動靜而無靜光彰彰明甚者也但此體在人極是精妙故動靜之間有幾存焉易曰極深而研幾又曰幾者動之微知幾其神乎未有不知其微妙之幾而能得夫姤復互根之體亦未有不得其互根之體而能通乎陰陽不測之神者也古之善易者真是自朝至暮由昏達旦渾然一致而體用如如隱然寸幾而靈明炯炯似有而實無似無而實有莫可方物探討莫可言句形容者也問曰如此地位可是閑往閑來也耶荅曰正是正是蓋來往不閑則有滯碍一有滯碍則成陰濁又安能周三十六宮都是春統六十四卦而純為陽也扒

問聖賢學問須要有個宗旨方好用工請指示何如曰愚質蠢朴原不曉得去覓宗旨但據書而論中庸專談性道而性道首之天命故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又曰聖希天夫天則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至者也聖則不思而自得不勉而自中者也今日吾人之學則希聖而希天者也既欲求以希聖而直至希天乃不尋思自己有甚東西可與他打得對同不差毫髮却如何去希得他而與之同歸一致也耶反思原日天初生我只是個赤子而赤子之心却說渾然天理細看其知不必慮能不必學果然與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至的體段渾然打得對同過也然則聖人之為聖人只是把自己不慮不學的現在對同莫為莫致的源頭我常敬順乎天天常生化乎我久久便自然成個不思不勉而從容中道的聖人也聖如孔子又對同得更加親切看見赤子出胎最初啼叫一聲想其叫時只是愛戀母親懷抱却指着這個愛根而名為仁推充這個愛根以來做人合而言之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若做人的常是親親則愛深而其氣自和氣和而其容自婉一些不忍惡人一些不敢慢人所以時時中庸而位天育物其氣象出之自然其功化成之渾然也曰赤子之心渾然天理果已明白矣但謂羣聖之打對同與孔子之尤加親切却認只是個覺悟所以說復其見天地之心便其覺悟處也曰謂之復者正是原日已是如此而今始見得如此便天地不在天地而在吾心所以又說復以自知自知云者知得自家原日的心也曰自家原有同天同地同聖人的心每每迷而不悟想

只被世界一切紛華物欲蔽了而然耶曰嘗覩吾
人却也有一種生来便世味淡薄物欲輕少者然
於此一着亦往往不悟縱説亦往往不信此却果
如陽明先生所謂個個人心有仲尼自將聞見苦
遮迷也蓋人自幼年讀書便用集説講解其支離
甚可鄙笑何止集説即漢儒去聖人未遠之日註
疏汗牛充棟而孝弟之道却看得偏輕不以為意
蔓延以至後世又何足怪故某嘗謂人之不悟蔽
於物欲者固多而迷於聞見者實不少也曰世上
紛華滿眼又加羣言滿耳此個宗旨將望其從天

懸下来耶曰孟子謂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
覺天下廣闊其間自有先知先覺的人若不遇此
等人説破縱教聰慧過頗閔果然莫可强猜也已
問古来言人品有曰大人聖人賢人哲人者矣子路
則獨問一個成人似覺十分緊切蓋成對不成而
言也夫子見瞽者謂矝不成人然則不是成人則
有目即如無目有耳即如無耳有四肢即如無四
肢矣真是要緊要緊然夫子雖告以兩段不識此
外更有可以着力之處否曰今世有相惡者曰其
則不成個人又曰其則全不是人汝能終身免此

二句便也做得個人成矣曰今思學問其做人路
頭也極是多端而慎獨二字則學庸皆加意焉蓋
人到獨知再躲閃些兒不過縱是外邊遮飾彌縫
或也好看然中心不安難免慚惶局促也曰獨固
當慎然而大端則只二道仁與不仁而已矣仁之
現於獨者謂何念頭之恩愛慈祥者是也不仁之
現於獨者謂何念頭之嚴刻峻厲者是也曰獨者
無過是知既知則是非善惡自然分別明白念頭
又豈容混曰此亦不是混蓋天地以生為德吾人
以生為心其善善明白該長惡惡明白該短其培

養元和以完化育明白該恩愛過於嚴刻而慈祥
過於峻厲也況嫌隙之易開即骨肉所不免萋菲
之易張雖明哲所莫料故記憶睚眦較量毫髮每
每往来胸襟遣之莫去而釋之不能慎獨者不先
此防閑是則不喪三年而緦且小功也況望其能
成人而入聖耶古人以好字去聲呼作好惡字去
聲呼作惡今汝欲獨處思慎則請先自查考從朝
至暮從昏達旦胸次念頭果是好善之意多果是
惡惡之意多亦果是好善惡惡之意般多若般多
只扯得平過謂之常人萬一惡多於好則惱怒填

曾將近於惡人若果能好多於惡則生意滿腔方吽得做好人矣獨能如此而知自此而慎則人將不自此而成也耶

問父子之道天性也然父之處子與子之處父亦自有別即如子尚廉潔而父忿戾之違則傷恩而順則損名也柰何曰須要假貸曲處不拂親意而亦不失所守也則善矣曰父有餘蓄而子必欲取之以為不肖亦可從否曰是則必須教之以正而決不可從也曰其子有不肖出於性生雖教之必不能從又所生一人縱欲夭沒終於無後或者謂此

無柰只當付之於命可否曰父子主恩決無可忍之心亦無可棄之理大凡天下鳥獸蟲魚皆可以感而移況於人乎但教亦多術須悉心盡力乃得奇中而妙運也曰若畢竟終不能感格非命而何曰此命字亦當就已說我命該當為子孫辛苦則可若說我命該當有不肖子孫則生意已自本身斬了是自已先不肖矣又安能貫通於不肖子孫也耶故人生萬一不幸遭際有此必須與之同生死患難感通化導力有時而盡心無時而解乃是慈道之極也嗚呼已慈既極則子孫又安有不可

移之理哉大抵世人論理皆是責人厚而責已薄處失之故程子云細思吾身在天地間有多少不盡分處正謂此也學者不可不加猛省

問天之與人均可言命言性言心故倫誦經書中有曰天命有曰天性又曰天心而於人也亦然至聖人之言學也則只曰傳心而未聞傳性傳命者何哉曰子為此問意最深切豈學亦有所悟而然耶曰悟則未也而學之深究於其中也則固切切爾已第觀經書如論語之言心多於命命多於性然皆各言之而未見其合併也若孟子則或并心與

性而言所謂動心忍性豈無仁義之心哉此豈人之性也哉者是也或并性與命而言所謂性也有命焉命也有性焉者是也至盡心一章則次第而相貫分別而相推心性與命若不可混而同亦不容以離而異者此實悉心覃思而未之能得也先生則謂之何曰子誠幾於悟矣然微而未之顯復而未之泰也盡徵諸易乎夫易者聖聖傳心之典而天人性命之宗也是故塞乎兩間徹乎萬世夫孰非一氣之妙運乎則乾始之而坤成之形象之森殊是天地人之所以為命而流行不易者也兩

闢之塞萬世之徹夫孰非妙運以一氣乎則乾實綂乎坤坤總歸乎乾變見之渾融是天地人之所以為性而發育無疆者也然命以流行於兩間萬世也生生而自不容於或已焉孰不已之也性以發育乎兩間萬世也化化而自不容於或遺焉孰不遺之也是則乾之太始剛健中正純粹至精不遺於兩間而超乎兩間之外不已於萬世而出乎萬古之先浩浩其天了無聲臭伏羲畫之一以專其綂文王象之元以大其生然皆不若夫子之名之以乾知太始而獨得乎天地人之所以為心者

也夫始曰太始是至虛而未見乎氣至神而獨妙其靈徹天徹地貫古貫今要皆一知以顯發而明通之者也夫惟其顯發也而心之外無性矣夫惟其明通也而心之外無命矣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又曰復以自知也夫天地之心也非復固莫之可見然天地之心之見也非復亦奚能以自知也耶蓋純坤之下初動微陽是正乾之太始而天地之真心也亦太始之知而天心之神發也惟聖人迎其幾而默識之是能以虛靈之獨覺妙契太始之精微純亦不已而命天命也生化無方而性天性也終焉神明不測而心固天心人亦天人矣

問論語時習之時字舊作時時而先生必曰因時者何也曰聖人之學工夫與本體原合一而相成也時時習之於工夫似覺緊切而輕重疾徐終不若因時之為恰好蓋因時則是工夫合本體而本體做工夫當下即可言悅更不必再俟習熟而後悅況朋来而樂亦只是同此工夫當心愜意所以不徒已悅之而人亦悅之亦不必俟道得其傳而後樂也夫子嘗謂默而識之正是識得這個時的妙

處故愈學而愈悅如何有厭愈教而愈樂如何有倦故不慍人之不已知者正其不厭而不倦處蓋緣他識得時的根源真執得時的機括定雖間有一人不知而未必人人之不知也雖人有一時不知而未必久久之不知也想像其云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扎其當時聲音口氣真如貧子之遇金窖自慶終身之受用饑荒之遇豐年自幸舉家之救活鼓舞踴躍安頓百歲之精神於頃刻而懽呼告報吸定八荒之命脉於毫毛也當時只有一個類子氣候與他相似其告之一

日而復天下歸仁已是全副家儅交與他故語之不惰已有不厭之意門人日親已有不倦之意不幸短命而慟心喪予者正謂時之一脉之弗延也豈想後来却得吾孟夫子將他家儅盡數搬出直至今日真是徹天徹地亘古亘今茫茫宇宙而蕩蕩乾坤試問諸人果是悅不悅樂不樂也

問看来學者要本體工夫合一須是識得時字而要得時字明顯則又須從天命之性說來也曰天命之謂性正孔子所謂默而識之所謂知天地之化育又所謂五十而學易知乎天命者也葢伏羲當

年亦儘將造化着力窺覷所謂仰以觀天俯以察地遠求諸物近取諸身其初也同吾儕之見謂天自為天地自為地人自為人物自為物爭柰他志力精專以致天不愛道忽然靈光爆破粉碎虛空天也無天地也無地人也無人物也無物渾作個圓團團光爍爍的東西描不成寫不就不覺信手禿點一點元也無名也無字後来却只得叫他做乾畫叫他做太極也此便是性命的根源三代聖人如文王周公俱盡心去推衍擬議及到孔子又加倍辛勤韋編之堅三度斷絕自少而壯自壯而

老直至五十歲来依然乾坤混沌貫通一團而曰天命之謂性也居常想像吾夫子此言出口之時真傾瀉銀漢盡吸蒼溟以將潤其津唾扶搖剛風迴旋灝氣以將舒其喘息而又安知天不為我而我之不為天命不為性而性之不為命也耶自此以後口則悉代天言而其言自時身則悉代天工而其動自時天視自我之視天聽自我之聽而其視其聽亦自然而無不時也已所以率此性而為道道則四達不悖其學也又安得而或厭倦之而為教其教則並育而有成又安得而或倦也耶

問易為聖之時也果為有據矣不知如何將此時習將此立教也曰乾行之健即時也自強不息即習諸己而訓諸人也初九以至上九即時也潛而勿用以至亢而有悔即習諸己而訓諸人也推之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時也皆所謂天之則也亦皆是習諸己而訓諸人奉天則以周旋而時止時行時動時靜也推之即中庸所謂喜怒哀樂中節之節亦即大學致知格物之格也又推之禮樂之損益春秋之褒貶詩書之性情政事更無出於時字之外者矣先儒曰易其五經之原乎不明恐

易而能通五經者難且甚矣
問羣龍无首乃見天則敢問天則必如何乃可得見也曰據汝之問果欲見天則耶曰然曰若天則可以見而求可以問而得則言語耳目各各用事羣龍皆有首矣寧不愈求而愈不可得也耶盖易之象原出自文王詩之須文王者必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又曰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於岸其所謂畔援歆羨者豈皆如世之富貴外物哉即汝今日欲求見天則之心是也故道岸之登不難而歆畔之忘實難帝則之順不難而知識之泯實難

曰若然則吾將言語知識俱不用之可乎曰即此不用之心與求見之心又何所分別也耶
問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何分別如是曰乾坤之德只是知能兩字其實又只是知之一字盖生天生地生人生物透體是此神靈爲之變化以其純陽而明故也然陽之所成處即謂之陰而陰陽皆明以通之所以並舉而言則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又曰乾知太始坤作成物及兼統而言於乾則曰德行恒易以知險於坤則曰德行恒簡以知阻究竟陽之初動爲復而曰復見天地之心是天之復則明統乎地之姤曰復以自知是坤之能則又果屬乎乾之知也已
問孔子於易言復而未嘗言禮乃告顏子而必曰復禮者何也曰復者陽而明者也黄中通理正位居體是身之陽所自明也暢於四肢發於事業是陽之明所必至也故禮曰天理之節文而又曰禮時爲大順次之夫復則天天則時時則順而理順而理則動容周旋四體不言而默中帝則節而自成乎文矣復在乎己也夫安得不動之而爲禮也耶是以孔孟立教每以仁禮並言盖仁以根禮禮以

顯仁則自視聽言動之間而克之仕止久速之際自將無可不可而爲聖之時也已
問吾儕爲學此心常有茫蕩之時須是有個工夫作得主張方好曰據汝所云是要心中常常用一工夫自早至晚更不忘記也耶曰正是如此盖因忘記故心茫蕩若工夫常在則茫蕩自無矣曰聖賢言學必有個頭腦頭腦者乃吾心性命而得之天者也若初先不明頭腦而只任汝我潦草之見或書本膚淺之言胡亂便去做工夫此亦儘爲有志但頭腦未明則所謂工夫只是汝我一念意思爾

既爲妄念則有時而起便有時而滅有時而聚便
有時而散有時而明便有時而昏縱使專心記想
着力守住畢竟難以長久況汝心原是活物且神
物也持之愈急則失之愈速矣曰弟子所用工夫
也是要如大學中庸所謂慎獨難說慎獨不是學
問一大頭腦也曰聖人原日教人慎獨本自有頭
腦而汝輩實未見得盖獨是靈明之知而此心本
體也此心徹首徹尾徹內徹外更無他有只一靈
知故謂之獨也中庸形容謂其至隱而至見至微
而至顯即天之明命而日監在茲者也慎則敬畏

周旋而常目在之顧諟天之明命者也如此用工
則獨便是爲慎的頭腦慎亦便以獨作主張慎或
有時動怠獨則常知而無動怠也慎或有時作輟
獨則常知而無作輟也何則人無所不至惟天不
容僞慎獨之功原起自人而獨之知原命自天也
況汝輩工夫當其茫蕩之時雖說已是怠而忘勤
已是輟而廢作然反思從前怠時輟時或應事或
動念一一可以指數則汝固說心爲茫蕩而獨之
所知何常絲毫茫蕩耶是則汝輩孤負此心而此
心却未孤負汝輩天果明嚴須當敬畏敬畏

問孔子說不慮而知不學而能原良知良能既並言
後却只言[illegible] [illegible]也曰知者吾心之體屬之乾故
乾以易知能者心知之用屬之坤故坤以簡能乾
足統坤言乾而坤自在其中知足該能言知則能
自在其中如下文孩提知愛其親知敬其兄既說
知愛親知敬兄則能愛親能敬兄不待言矣曰心
體之妙如此乃今時學者於陽明良知之宗猶紛
紜其論何哉曰陽明先生乘宋儒窮致事物之後
直指心體說個良知極是有功不小但其時止要
解釋大學而於孟子所言良知却未暇照管故只

單說個良知而此說良知則即人之愛親敬長處
言之其理便自實落而其工夫便好下手且與孔
子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的宗旨毫髮不差始是傳
心真脉也曰陽明說要致良知則其意專重致字
原亦不止單說良知已也曰即良知本章孟子亦
自有說致的工夫處原非格其不正以歸於正也
曰如何見得是致的工夫曰致也者直而養之順
而推之所謂致其愛而愛焉而事親極其孝致其
敬而敬焉而事長極其弟則其爲父子兄弟足法
而人自法之是親親以達孝一家仁而一國皆興

仁也敬長以達第一家義而一國興義也非所謂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耶曰註謂達之天下是証見人所同有曰上言無不知愛敬矣此又何必再証也哉

問天命之性與氣質之性原自宋儒立說是亦性有三品善惡混之類也今吾儕只宜以孟子性善爲宗一切氣質屏而去之作聖工夫乃始純一也曰性命在人原是神理看子於言下執滞不通一至於是豈亦氣質之爲病而子未之覺也乎請爲子詳之夫性善之宗道之孟子而非始於孟子也繼

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孔子固先言之也氣質之說主於諸儒而非始於諸儒也形色天性也孟子固亦先言之也且氣質之在人身呼吸往来而周流活潑者氣則爲之耳目肢體而視聽起居者質則爲之子今欲屏而去之非惟不可屏而實不能屏也况天命之性固專謂仁義禮智也已然非氣質生化呈露發揮則五性何從而感通四端何自而出見也耶故維天之命充塞流行妙凝氣質誠不可掩斯之謂天命之性合虛與氣而言之者也是則無善而無不善無不善而實無善所謂赤子之心渾乎其天者也孟子之道性善則自其性無不善者言之故知能愛敬藹然四端而曰乃若其情則可爲善盖謂性雖無善而實無不善也告子則自性之無善者言之故杞柳湍水柔順活潑而曰生之謂性了無分别若謂性雖無不善而實無善也要之聖賢垂世立教貴在平等中庸使上智者可以悟而入中才者可以率而由若如告子云性則太落虛玄何以率物故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語上天下惟中人居多告子獨不思覺人耶何乃使一世人多不可語也此

孟子所以深辯而力挽之夫固未盡非之也曰然則諸儒之說皆是矣論者又謂其非性善之宗何耶曰儒先立說原有深意而近世諸家講套漸漸失真既將天性氣質兩平分開又將善惡二端各自分屬殊不知理至性命極是精微聖賢猶且難言而集說諸家妄生分解其粗浮淺陋亦甚矣又安望其妙契儒先之旨而上泝孔孟之宗也哉曰然則世之人敢謂其無善惡耶善惡之分敢謂其無所自生耶曰善惡之分亦有所自而不可專執其爲性也又請爲吾子詳之今堂中聚講人不下

百十堂外往来人亦不下百十余今分作兩截我輩在堂中者皆天命之性而諸人在堂外則皆氣質之性也何則人無貴賤賢愚皆以形色天性而爲日用但百姓則不知而吾輩則能知之也今拙途人詢之汝何以能視耶必應以目矣而吾輩則必謂非目也心也執途人詢之汝何以能聽耶必應以耳矣而吾輩則必謂非耳也心也執途人而詢之汝何以能食何以能動耶必應以口與身矣而吾輩則必謂非口與身也心也識其心以宰身則氣質不皆化而爲天命耶昧其心以從身則天

命不皆化而爲氣質耶心以宰身則萬善皆從心生雖謂天命皆善無不可也心以從身則衆惡皆從身造雖謂氣質乃有不善亦無不可也故天地能生人以氣質而不能使氣質之必歸天命能同人以天命而不能保天命之純全萬善若夫化氣質以爲天性率天性以爲萬善其惟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也夫故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

問其聞天下之道皆從悟入常觀同志前輩談論良知本體玄微超脫或聽其言或觀其書皆令人忻快踴躍及覩其作用殊不得力其故何也曰吾儒之學原宗孔孟今論語孟子其書具在原未嘗專以玄微超脫爲訓然其謹言慎行明物察倫自能不滯形迹妙入聖神者原自大學之格致中庸之性道中來也蓋格物以致其知知方實落達道以顯其性性乃平常故某常汎觀古今聖賢其道雖從悟入其悟却有不同有從有而入於無者則漸向虛玄其妙味愈深則其去人事日遠甚至終身不肯回頭自謂受用無窮也有從無而入於有者則漸次入於渾融其操持愈久則其天機愈顯所以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也此箇關頭最是聖狂要緊學者不可不早

鑒而敬擇也

問如何用力方能得心地快樂曰心地原只平等故用力亦須輕省蓋此理在人雖是本自具足然非形象可拘所謂樂者只無愁是也若以忻喜爲樂則必不可久而不樂隨之矣所謂得者只無失是也若以景界爲得則必不可久而不得隨之矣故中庸曰君子之道淡而不厭則今人每每學而至於厭者豈非不淡使然哉

問臨事輙至倉皇心中更不得妥帖靜定此多養之

未至故如是耶曰此固養之未至然或是養之未得法使然也曰如何是未得其法曰是因他先時預有個要靜定之主意後面事來多合他不着以致相違相競故臨時亦覺衝動不寧也曰靜定之意如何可不要孟子當齊亦云能不動心也曰心便則可不動若只意思作主如何能得不動故孟子是以心當事今却是以主意去當事以主意為心則雖養之百千萬年却終是要動也已

問意思與心不同還覺未能解曰意是要心不動只此要不動的意思已是事未來而自已已先動矣

安有事來而又不動耶曰心之不動其景象却又如何曰無動而無所不動無所不動而實無所動也大約此處是用意思不得只能常不用意思便不動之本心自然可見亦自然得力也已

問良知說是不慮而知此只可在孩提赤子時說若是年既長成則自有許多事物如何容得不慮即孔子亦問禮問官費多少心思而後能得無所不通也曰不慮而知是學問宗旨此個宗旨要看得活若不活時便說是人全不思慮也豈是道理蓋人生一世徹首徹尾只是此個知則其擬議思量

何嘗百千萬種也但此個知原是天命之性天則莫之為而為命則莫之致而至所以謂之不學不慮而良也聖人立教蓋見得世上人知處太散漫而慮處太紛擾故其知愈不精通而其慮愈不停當所以指示以知的源頭說知本是天生之良而不必雜以人為知本不慮而明而不必起以思索如此則不惟從前散漫紛擾之病可以盡消而天聰天明之用亦將旁燭而無疆矣細推其立教之意不是禁人之慮却正是發人之慮也已

問學問在人難說不要着力曰着力自當着力然却

不是要得曰我今儘力去要尚多不得若不去要如何可得也曰若不去要便可得止因子去要所以多不得也曰孟子謂強恕而行強比要不益甚耶曰子未理會全文蓋孟子之所強者恕也如心為恕心體渾然無思無為如之最難况吾人平素千百般去思千百般去為已是習慣成性矣非用强力又安能以如之也耶

問仕優則學學優則仕其義何如曰仕學原是一事但自成已處言則謂之學自成物處言則謂之仕故人之仕學患不優耳優字即優而游之之優乃

善致其知而復於自然之良處也故仕而不善致其知則格於事勢以滯其機弊於毀譽以戚其意便是仕不能優矣學而不善致其知則拘成迹而不足以達天下之變局形骸而不足以通天下之志便是學不能優矣故學者須是識認知體透徹使圓融活潑之機不離吾身心應用之處則一段意思長是優游充裕見大心泰無所不足雖在莅官臨民而自己受用不失乎生無意於學而自有其學也雖在窮居陋巷而感通乎化孝友家邦無意於仕而自有其仕也非謂仕必優然後去學學必優然後去仕分作兩段工夫也

近溪子明道錄卷之五

門人樂安詹事講明甫校梓

會語

問孟子要闢楊墨其法度不過曰君子反經而已矣今請示其反經之旨何如曰經是何物即今織機絲綫周迴千百千遭却只一條引去即如世界有個唐虞三代有個秦漢唐宋有個元朝方至今日亦數十遭周迴然世界所以為世界者不過君臣父子長幼朋友夫婦而成之者則吾仁義禮智信之性主之者則吾神明不測之心也世界雖有周迴此道則恒久不變故謂之曰經也曰經是如此反之則又何如曰反之者反而求之汝輩之身也汝輩與我對坐舉動過目其目自見聲音到耳其耳自聞坐間數十百人耳目聰明却只一般是則虛靈不測之心也此個虛靈遇父母便生孝順遇兄長便生愛敬遇現在師友便生恭遜是則所謂性也認得是心便當存之而不至昏昧放逸認得是性便當養之而不至拂逆傷殘如此用功久久不變以至入微通妙便是聖人人倫之至雖諸童子亦皆可學便是經綸天下之大經也能經綸大

經則汝等一身便是天下國家極則所謂父子兄弟足法而人自法之非天下之大本如何經綸立本則中和我致位育我成雖天地之化亦可黙契而無疑到此地位楊墨之不經者自化而歸於經綸中矣又何足辯也耶

問相侍日久雖教言在心然終不能了得何如曰吾心良知妙應圓通其體極是潔淨如空谷聲響一呼即應一應即止前無自來後無從去徹古徹今無晝無夜更無一毫不了處但因汝我不識本真自生疑畏却去見解以釋其疑而其疑愈不可釋

支持以消其畏而其畏愈覺難消故工夫用得日勤知體去得日遠今日須是回轉貪痴牙根咬定斬釘截鉄更不容情汝我言下一句即是一句赤條條光裸裸直是空谷應聲更無沾滯豈非人生一大快事耶

問心性分別何如曰孟子云仁義禮智根於心則心之為心視仁義禮智而深且宏也具見矣學之求心視仁義禮智而猶先且急也亦具見矣是故超然而神於萬感之先湛然而靈於百慮之表淵淵乎其淵浩浩乎其天蓋言心之深且宏者從古則

爲然矣世之學者以其體之至隱機之至微遂謂冥昧而莫可端倪渺茫而無從實際非覩其難而阻則詆其幻而棄焉者十夫而九矣殊不知既名爲隱則必有所藏既稱爲微則必有所具端倪固審可相通實際亦誠所由契也茲不咎其審與誠之未至而徒歸於隱微之難入焉于是窮理事物將散殊以遡本原克私意念欲矯強以還純一噫見亦左矣不觀老圃之種樹乎枝柯則顯而見於外根本則微而隱於内也乃壅培灌溉獨於根本先之誠知外焉者之暢茂實其内焉者所由來也

學者於此心之體之幾果能黙會潛求研精入妙天人合而造化爲徒物我通而形神互用則淵泉溥博時出無窮不惟仁昭義立之可期禮陳智燭之獨至大用顯行生惡可已即其探究事理之功操存意念之力從前窒塞於見解者自將觸類而融通方物於矜持者亦必順時而調達豈非聖學之要圖而志學之首務也哉惟吾儕共勗之

問此心每日覺有二念而善念多爲雜念所勝又見人不如意長生忿嫉從容時尚可調停若倉卒必暴發不平及事已又生悔恨不知何以對治方好

也曰心是活物應感無定而出入無常即聖賢未至純一處其念頭亦不免互動定性書中所云惟怒最爲難制則人情大抵然也譬之天下路徑不免石塊高低天下河道不免灘瀨縱横惟善推車者其輪轅迅發則塊磊不能爲碍善操舟者篙槳方便則灘瀨不能爲阻也况所云念頭之雜忿怒之形亦皆是說前日後日事也孔子謂不追既往不逆將來工夫緊要只論目前今且說此時相對中心念頭果是何如曰若論此一時則此已恭敬安和只在專志聽教一毫雜念也自不生曰吾子

既已見得此時心體有如此好處却果信得透徹否大衆忻然起曰據此時心體的確可以爲聖爲賢而甚無難事也曰諸君目前各各奮躍此正是舉輪轉處亦是槳勢快處更愁有甚麽崎嶇可以阻得有甚灘瀨可以滯得况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則此個輪極是易轉此個槳極爲易摇而王道蕩蕩王道平平終身由之而絶無崎嶇灘瀨也故易經自黄中通理便到暢四肢發事業孟子自可欲之善便到大而化聖而神古今一路學脉真是簡易直截真是快活方便柰何天下推車者日數千

百人未聞以崎嶇而廻轍行舟者日數千百人未聞以灘瀨而停棹而吾學聖賢者則車未曾推而預愁崎嶇之阻舟未曾發而先懼灘瀨之横此豈途路之扼於吾人哉亦果吾人之自扼也哉誠不可不自省也

問遇事之變必須善權然程子謂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爲不識權字是否曰非是漢儒不識權字乃不識經字也蓋經即道也統天徹地貫古貫今不可須臾離不可毫髮爽萬物萬事無一可出其外豈有行權乃獨與之相反也耶但權非聖人不能

用蓋聖人天聰明之盡者經常之道纖微透露妙應不拘所謂精義入神以致用也雖是人所同得却獨能先得以其得之獨先而過疑其非經常之見遂謂反經合道正不識經字之誤也然此須是善用功者默而識之而難以口說盡者

問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吾夫子何故屢屢自任又何故屢屢對舉必有深意存乎其中也曰聖人一生自道工課只此二句其答子路以忘食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亦止形容不厭不倦之景象而已蓋由其默識此心真是合萬物爲一體則自己學處即

是誨人學處誨人學處即是自己學處葢物我原是一體則學誨原是一事只如世人好博者必求角敵若己之技捷則敵人之技必捷人之技捷則己之技益捷矣好奕者必求對局若己之着高則對之者必高對之者高則己之着亦高矣此其機括相緣固無獨成之理而精神克長自有日益之勢所以學不厭者必誨不倦而不倦者必不厭也顏子多問寡能問不能雖犯不校何等懇切欲罷不能亦何等得力夫子所以獨許其好學而曰自得回令諸友日親也

問平日在愼獨上用工頗爲專篤然雜念紛擾終難止息如何乃可曰學問之功先須辨別源頭分曉方有次第且言如何爲獨曰獨者吾心獨知之地也又如何爲愼獨曰吾心中念慮紛雜或有時而明或有時而昏或有時而定或有時而亂須詳察而嚴治之則愼也曰即子之言則愼雜非愼獨也蓋獨以自知者心之體也一而弗二者也雜其所知者心之照也二而弗一者也君子於此因其悟得心體在我至隱至微莫見莫顯精神歸一無須臾之散離故謂之愼獨也曰所謂愼者蓋如治其昏而後獨可得而明也治其亂而後獨可得而定也若非愼其雜又安能愼其獨也耶曰明之可昏定之可亂皆二而非一也二而非一則皆雜念而非所謂獨知也獨知也者吾心之良知天之明命而於穆不已者也明固知明昏亦知昏昏明二而其知則一也定固知定而亂亦知亂定亂二而其知則一也古今聖賢惓惓切切只爲這些子費却其精神珍之重之存之養之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總在此一處致愼也曰然則雜念俱置之而不問耶曰隸胥之在於官府兵卒之在於營伍雜

念之類也憲使升堂而隸胥自肅大將登壇而兵卒自嚴則愼獨之與雜念之類也今不思自作憲使主將而惟隸胥兵卒之求焉不亦悖且難也哉

問由仁義行非行仁義是贊大舜能事若吾人學者必須從行仁義處起手乃可語由仁義行何如曰此是兩種學問如商旅路途一往南行一往北走難說出門時且先向南然後又回轉向北也曰吾人爲學須是勉而安方無躐等徑造之病今云行仁義分明是勉然之功云由仁義行分明是安然之功若舍却行仁義即要由仁義行是不勞勉

強而安然自得也恐人非生知難遽語此矣曰後世學術不明只是此處混帳蓋行仁義與由仁義行是南北分岐處由勉而安是程途遠近處行仁義有行仁義的安勉由仁義行亦有由仁義行的安勉也曰行仁義而習熟久久以至於安即所謂習慣成自然也吾人皆能曉得若說由仁義行又從勉強處起手此段意思却是難解也曰此個宗旨語孟篇篇皆然吾輩只是不察今舉其最明白的一章來看如孟子謂仁義之實只是愛親從兄夫愛親從兄吾人不慮而知之良知不學而能之

良能也今人識得此體者甚少若知得透徹而又久久弗去者為尤少矣故知而弗去已是十分難事況又能盡其節文詳細精密一無滲漏得多少工夫方能至此然又非惟智禮之實有許多黽勉着力即樂斯二者亦須一切世情嗜欲休歇解脫方能打併精神優游涵咏以圓活長養乃得生惡可已而至於手舞足蹈不自知之境界也故今日出門一步即從不慮不學處着脚趨向尚且頭頭都是難事節節都要精專竭盡生平方得渾化若由此做脩為循象執迹出門一步已與不

慮不學之體不啻氷之與炭做得閑熱一分則去真心日遠一分做得成了家當則去真心即如天淵之不相及矣將以學聖而反至背聖將以盡心而反至違心孤負一生志願虛費終身氣力總只為出門一步差却豈不大可慟恨也哉又豈可不警省而早辨之也哉

問人不知而不愠是君子於此漠然無所動於其中否曰如此則孔子之教亦有倦時矣蓋此當與不患人之不己知求為可知也同看君子之心直是要天下萬世相通人有未知必反己以求為可知

而已於人何敢愠耶前輩有善說孟子仁禮存心一章將於禽獸何難難字不讀去聲直接下如舜而已云鳳凰來儀百獸率舞於禽獸且無難也而況於人乎如此看來方見學問無歇手處

問仲由大禹好善之誠與人之益似與大舜無異乃謂舜有大焉何也曰孟子所謂大小蓋自聖賢氣象言之如或告己過或聞人善分明有個端倪有個方所若舜只以此善同乎天下盡通天下而歸於此善更無端倪亦無方所觀其所居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何待有過可告又何必聞善

再拜也哉因言舜事顧在會諸友嘆曰聖人所以異於吾人者蓋以所開眼目不同故隨寓隨處皆是此體派動充塞一切百姓則曰莫不日用鳶飛魚躍則曰察于上下庭前草色則曰生意一般更不見有一毫分別所以謂人皆可以為堯舜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也我輩與同類之人親疎美惡已自不勝隔越又安望其察道妙于鳶魚通意思于庭草哉且出門即有礙胸次多氷炭徒亦自苦平生焉耳豈若聖賢坦坦蕩蕩何等受用何等快活也

問顏子克己復禮今觧作復卦之復則禮從中出其節文皆天機妙用所謂神無方而易無體者也乃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聖人定以禮經傳之今古又若一成而不易者何也曰子不觀之制曆者乎夫語神妙無方至天道極矣然其寒暑之往來朔望之盈虧晝夜之長短聖人一切可以曆數紀之至期胳合而無差焉初不謂天道之神化而節序即不可以預期也此無他蓋聖人於上古曆元鈎深致遠有以洞見其根柢而悉達其幾微故於其運行躔度可以千載而必之今日亦可以此時而竢之百世此其盡性至命之妙而實修道立教之準也我夫子成身造士一以求仁為宗正千歲日至其所洞見而悉達者也故復以自知而天之根即禮之源也所謂乾知太始統天時出者乎黄中通理暢達四肢而禮之出即天之運也所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者乎顏氏博文約禮感夫子之循循善誘是則三百三千而著之經曲之常者也如有立卓嘆夫子之瞻忽末由是則天根自復而化不可為者也夫子之為教與顏子之為學要皆不出仁禮兩端而仁禮兩端要皆本諸天心一脉吾人

用志浮淺便安習氣其則古稱先者稍知崇尚聖經然於根源所自茫昧弗辨不知人而不仁其如禮何是拙匠之徒執規矩而不思心巧者也其直信良心者稍知道本自然然於聖賢成法忽畧弗講不知人不學禮其何以立是巧匠之徒竭目力而不以規矩者也善學孔顏以求仁者務須執禮以律躬而尤純心以敦復敦復崇禮又能考究百王會通典禮直至胳合聖神歸于至善而後已焉是大匠之為方員也巧不徒巧而規矩以則之規矩不徒規矩而巧以精之則其棟明堂而覆廣厦

不將柱立乾坤而永奠邦家於萬世無疆也哉

問均一言教如何看書冊與面命之間所得迥然不同曰當其可之謂時吾儕相對論心則彼此機宜自然適中如渴與之飲饑與之食滋味何等甘美若持書冊謾謾讀過是原未饑渴與以飲食雖瓊液珍羞將葵藿等矣

問坐間有云此學之妙可以點石爲金曰如此譬喻與聖人之學尚覺不切蓋石與金原不相同若謂人之學聖似石化金則視聖學太高而視吾人過卑矣不如譬之鍊礦則渾然更無分別但礦則體

質硬脆色不明潤不能成用金則體質柔滑精采光瑩隨人用之皆可行使此其間只爭鍛鍊之功而已若論吾人天命之性其不慮而知不學而能渾然與聖人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之體如金在礦何嘗少他分毫蓋自爲孩提時直至今日親長之愛敬耳目之聰明饑寒之衣食隨感而應良知良能明白圓妙真是人人具足個個完全但天生聖神則能就中先覺先悟於天命此個聖體直下承當受用正如礦石過火便自融化透徹更無毫髮窒礙間隔卻即叫做聖人然究其所覺悟的東西則只是吾人現在不慮不學之良知良能而已吾人只少了聖人此一覺悟則便如一片精金空只藏在礦中而不成受用雖是時時習之而卻不著雖是日日行之而卻不察即終身去愛親敬長食飯穿衣與聖賢原無兩樣而甘心做個凡夫而不得名爲知道也故聖人之教天下不是能令吾人於良知良能之外別有增益只是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如用火鍛礦則礦一過火便即是金吾人既覺則即我本性便即是聖故曰豈不易簡豈爲難知又曰我欲仁斯仁至矣未之思也夫

何遠之有孔孟口口聲聲只好如此懇切其教其學只好如此方便故嘗謂吾輩若要做作修爲則此學可以不講又要費力研窮思索亦可以不講今受用的即是現在良知而聖體具足其覺悟工夫又只頃刻立談便能明白洞達卻乃何苦而不近前況此個體段但能一覺則日用間可以轉凡夫而爲聖人若不能一覺則終此身棄聖體而甘爲凡夫又況吾輩一生辛苦何處不求向前如讀書應舉做官立業亦非易事今能轉凡爲聖則讀書便是聖賢讀書至於用世便是聖賢用世到老

也有個歸着不虛費了精神今若當下甘心棄聖
爲凡則雖讀盡萬卷功名極品也只與浮雲飄泊
草木朽腐而已勿以予言過甚但考之古今人品
自然明白誠不可不發憤向前以求入聖途路也
勉之勉之

問昨因舉業至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
學也題意頗難理會余時隱几而坐因指而詢之
此桌子方整可觀使精巧工匠竭目力即能成乎
亦必用角尺格之而後能也曰若非格以角尺縱
精目巧匠此桌决難得如是方整曰聖賢出天縱

夫子之精巧更何加焉但規矩爲方圓之至聖人
爲人倫之至非考古博文契悟法則縱心思力竭
而終非其至故曰我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
其所謂求即學夫古也其所以學即求其至也曰
然則思果可廢耶彼謂心之官則思思曰睿睿作
聖者皆非耶曰他明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
則殆故思學俱工夫要緊而學則又所以善其思
者也今規矩一也用之制器亦一也然以拙匠所
爲較之於巧則精粗何啻霄壤是學之巧而入微
者即所謂思思之精而不易者即所謂學故非思
則學無以成始而非學則思無以成終也

問近聞先生所論頗有所得曰其見維何曰聞論天
命之性見得我此身隨時隨處皆是天矣豈不快
暢又何所不順適也哉曰子若如此理會天命之
性是之謂失而非所謂得也曰如何却反是失曰
汝既曉得無時無處不是天命則天命之所在即
生死禍福之所在也不知悚然生些懼怕却更侈
然謂可順適則天命一言反作汝之狂藥矣曰弟
子聞言不覺渾身局促不能自安曰即此便是戒
慎恐懼而上君子之路矣所以曰君子之中庸也

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曰
即此二言弟子亦難理會蓋小人而無忌憚如何
又說小人中庸耶曰此正見天命無所不在故本
性中庸無分君子小人但君子知畏天命之嚴而
小人則器量褊淺便欲任天之便而過於自恣不
覺流於無忌憚爾曰君子小人俱一樣中庸而何
又曰君子而時中則中庸與時中豈亦有分別也
耶曰觀聖賢之言極是縝密如曰率性謂道道無
須臾可離便是人人公共曰喜怒哀樂未發爲中
發而中節爲和便自有個分別中庸二字可以槩

言亦可分言既言則皆天命之性也分言則必喜怒哀樂更無妄發或感而發又無踰節方始是中四者或過雖亦平常之人而中體未免傷而不和矣細細看來吾人情性俱是天命庸則言其平平偏滿常常具在也中則言其徹底皆天入微皆命也故其外之日用渾渾平常而其中之大體時時敬順乃為慎獨乃成君子是中者庸之精髓庸者中之膚皮而戒謹恐懼者則君子之事天養性以完固精華而充潤膚體也故前此諸大儒先其論主敬工夫極其嚴密而性體平常處未先提掇似

中而欠庸故學之往往至於拘迫近時同志先達其論良知學脉果為的確而敬畏天命處未加緊切似庸而未中故學之往往無所持循甚至不肖牽父師教詔每責令理會經書一字一句不輕放過故遵奉久久不覺於孔聖心源稍有契悟惟願諸君勿謂老耄不相切磋而救正之也何如何如

問學而時習為論語開卷第一義也今以聖時之時為釋真得夫子達己達人之心且明彰其仁道生生之妙矣但不知學者用功即隨現在之動靜語默為吾心感通時出者而習之乎亦必如孟子所謂乃所願則學孔子以聖賢經書所載時中之矩則成法而習之已乎曰天之生人蓋無有一理而不渾涵于其心吾心之理亦無有一時而不順通於所感蓋自孩提之愛敬而已然矣但行矣不著習矣不察天生斯民必先知以覺後知先覺以覺後覺今學者為學其道術亦多端使非藉先覺經書啓迪而醒悟之安能的知聖時之時而習之也執然所覺習之時又何嘗外吾本心之自然順應者而他有所事也執即吾夫子以時而聖雖自孟子而始表揚然究言其所由來亦自三絕韋編於

伏羲文王周公之易苦心悉力而後得之想像當日祖述憲章上律下襲即其已然之迹而反求於自然之心復以所深造而自得者於古人先得我心之同然而印證之故能通古今達變化而成時中之大聖也故曰我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今吾人欲學時習則亦求之易而已矣蓋天道人心總原是一個生理天以生生而成時心以生生而習乎其時故生生之謂易易也者變通以趨時者也六十四卦聖人示人習時之大綱三百八十四爻則其節次也以大象推之如曰天行健

則統論其時君子以自強不息則統論習乎其時也以爻象推之如曰乾之初九則詳言其時潛龍勿用則又詳言習乎其時也其初則觀天之時以通吾心之時其既則以吾心之時而希天之時及其終而純且熟也則天之時即吾之時吾之時即天之時聖同天不其深乎是之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說天之時者莫辨乎此矣聖人純於天道亦不已說時習者莫辨乎此矣愚嘗謂善學易經者先明乾之一卦善學論語者先明時習一章蓋一明則皆明一誤則皆誤凡此皆吾夫子平生精神

心髓盡底吐露以與後學共透天關而躋聖域所謂仁天下萬世而無疆無盡者也有志學孔者幸共深者

座中因論孔子答仲弓問仁與答顏淵問仁今說者似謂其相去遠甚其看其所謂勿視聽言動與勿施於人其勉強着力處亦大相類也已而大衆互相詰難至不可解予曰孔門以仁為宗諸君且說如何方始是仁辯者曰心之德愛之理此是近日講義所云其看却又不如心公理得然又不如全體不息也有應之者曰此皆費力總不如聖人自觧曰仁者人也何等簡便何等明快予曰子謂仁者人也果如俗語是個人即是個仁耶此却枯淡無味脩禪家所謂自了漢也試觀聖人口氣說克已復禮只已字未了便云天下歸仁說已所不欲亦已字未了便云勿施於人真是溥天溥地渾是一個仁理生生便渾天渾地合成一個大大的人而更無彼此也且如目前在會亦數十輩人人人共聽辯論却是數十輩而共一耳也人人共看着辯論却是數十輩而共一目也又人人心中記憶吟哦許多辯論却是數十百而共一心共一口也

天體貫徹而不容二天機踴躍而惡可已仁者人也豈不真名言也哉問曰此等論仁道理果然明通但不知學者却如何下手予曰仁既是人便從人去求仁矣故夫子說仁者人也下即繼以親親為大謂之曰為大蓋云親其親不獨親其親直至天下國家親親長長幼幼而齊治均平也此則所謂人上求仁又所謂中心安仁盡天下而為一人者也於是諸君同聲約曰茲會也其容一人而或外也哉又其容一時而或離也哉

問吾人在世不免身家為累所以難於為學曰此言

却倒說了不知吾人在世只因以學爲難所以累於身家爾卽如座間繞歌邵子詩云三十六宮都是春夫天道必有陰陽人世必有順逆今曰三十六宮都是春則天道可化陰而爲純陽矣夫天道可化陰而爲陽人世獨不可化逆而爲順耶然此非君子不近人情有所勉強於其間也蓋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君子之學通於天道亦不已也天命不已是曰生生則變化不測卽陰而陽固未嘗不在也純亦不已是曰仁心仁則體物不遺卽逆而順未嘗不在也故能以仁存心則是與生爲徒

與生爲徒則是以天自處夫是之謂學也吾人只能專力於學則精神自然出拔物累自然輕渺莫說此小得失憂喜毀譽枯榮卽生死臨前而且結纓易簀曳杖逍遙孔曾師徒豈皆作而致其情也耶要之仁理生生原無死地人若其中透過真是時時赤子而步步天堂也雖千年萬載何異瞬息間哉大衆合共勗諸

問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今欲知此日用却不也與仁智之見相似耶座中有應之者曰見之與知自是兩樣見原敵知不過故善學者須要不落見聞又有辯之者曰聖賢道統亦說見而知之聞而知之易經亦云乃見天則復見天心故道理只在活看若云不落見聞此語則其所不解也予曰二君之論意本相通而語自矛盾爾蓋不落之云卽所以爲活而所云活者亦卽不落之別名也若理看得活則見亦是聞聞亦是知何有兩樣何得復爲相敵若不活而落於一偏則豈惟見聞有妨於知卽知亦未嘗不自病自窒也又豈待見聞而始相妨也耶辯者又曰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其意謂聖人其初也要

知識久則知識忘而不用也曰此理也須活看所云不知識而順天則者非全不用知識正是不着人力而任天之便以知之識之云爾蓋心之應感若非知識則天則無從而顯且現也辯者復曰其想天則之知正不慮而知之知此只本體之知也若非用思慮工夫則本體之知亦安能以擴而充之耶予曰心體固須擴充但本體之知原出不慮則擴充之工又豈容閑思而雜慮爲哉大學謂慮而后得而必先之曰安而后能慮噫非致 定之慮而求天體之得也難矣哉

門人樂安詹事講明甫校梓

會語

問夫子語子貢自謂非多學而一貫豈一貫則學且識俱可廢耶曰吾子平日訓學之言為何曰學也者所以學為聖人也曰聖人則如何以學也曰不從聞見而以身體之譬則作字然注硯敷楮運毫洒墨乃言學字也曰玆謂作字則可謂學字則不可盖必具法帖而或搨或臨字始可言學也又或衆論筆法而因自試之則亦可言學也夫論筆法

則聞也具法帖則見也非事聞見而徒手之為以言乎書之藝拂且悖也況聖人耶夫言聖莫盛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孔矣然孟子云見而知聞而知以聖學聖亦必聞且見也則聞見曷能廢也哉曰學固在聞見矣而子貢聞見每務於多然則孔子之病之也亦或以其多之故耶曰學以聚之博學而審問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是皆孔子之言也亦何嘗以多學多識為病耶曰然則夫子之於子貢又奚病也曰病其徒事多學而不能一貫以多學焉耳曰博學詳說始能反約而歸諸一也若曰以一貫而多學弟子則未之前聞矣曰多學乃始能一則孔子不應盡非之矣其非之者正以徒知多學以學而不知一貫以學也故謂之曰非也予一以貫之曰然則一貫多學果二事耶曰亦非二事也盖學之為學聖學也聖之為理神理也善會之則二而為一不善會之則一而為二矣夫自伏羲畫乾而一之體立繼自堯舜傳心而一之義彰遐想孔子十五學聖則必先學一矣然近而禹皐伯益稷夔龍遠而商湯文武伊傅周召無非所以學堯舜之學則亦莫非所以一堯舜之一也故

孔子平生自堯舜以及列聖凡所以誠意正心修身所以齊家治國平天下所以經綸大經恭贊大化而文獻足徵者信之極其篤好之極其深而求之極其敏無非求夫此一之精微透徹而無內渾淪統會而無外功之專切時之積久不知到了何年月日天牖神通忽然開口叫個仁字出來便把身心家國天下萬世一以貫之無欠無餘而成個大人之學曰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考之千古帝王而不謬俟之萬世聖人而不惑此其學也豈不多學此

其識也豈不多識此其多學多識也豈不皆是聞見但非一以貫之則漫然大舟之無舵泛泛滄溟又何彼岸之登耶在門之徒惟曾子子貢僅可語此後至軻氏始盡掀翻而獨尊孔子以願學也曰若天地間無個孔子則聖人卒不可學耶曰光岳凝結既久則孔子必不容以不生孔子既生則吾人必不容以不學真所謂先天地而無始後天地而無終人謂孔子者聖之一貫者也予則曰非也其聖於多學而識之者乎其聖於多學而識之者乎

問向蒙指示謂不必汲汲便做聖人且要詳審去向的確地位方得聖不徒聖做成個大聖人也承教之後日復一日翻覺工夫再難湊泊而心胸茫無畔岸也苦將柰何曰此中有個機括只怕汝或不能身自承當爾曰教我如何承當曰汝若果然有大襟期有大氣力又有大大識見就此安心樂意而居天下之廣居明目張膽而行天下之達道工夫難得湊泊即以不屑湊泊為工夫胸次茫無畔岸便以不依畔岸為胸次解纜放船順風張棹則巨浸汪洋縱橫任我豈不一大快事也耶大衆讙然曰如此果是快活余徧呼語曰此時諸君汝我雖十數人而心心相照只蕩然一片了無遮隔也衆又讙然曰果是渾忘各人形體矣一友起問此可言致廣大否曰致廣大而未盡精微也其友又起問如何方盡精微曰精與粗對微與顯對今諸君胸中着得個廣大即粗而不精矣目中見有個廣大便顯而不微矣若到性命透徹之地工夫純熟之時則終日終年常是簡簡淡淡溫溫醇醇未嘗不廣大而未嘗廣大未嘗廣大而實未嘗不廣大也是則無窮無盡而極其廣大亦無方無體而

極其精微也已曰不知此體如何應事曰廣大時以廣大應精微時以精微應廣大精微合時便合廣大精微而應之也曰不知其中又如何用工也曰廣大則用廣大工夫精微則用精微工夫合廣大精微則用合廣大精微工夫蓋汝若不是志氣堅銳道理深遠而精神凝聚則何能如此廣大如此精微又如此廣大精微妙合而不測也哉故即是可以應事而即是可名工夫亦即是而可漸學大聖人也已

問廣大精微信如所言矣但性體原不相離今曰時

廣大則以廣大應事時精微則以精微應事其所
未解也曰人性不能不現乎情人情不能不成乎
境情以境囿性以情遷即如喜怒哀樂各各情狀
不同然郤總是此心故曰一致而百慮殊途而同
歸也事之接於已者時時不斷而情之在於已者
時時不同事有當喜時來者有當怒時來者亦只
得隨彼時之心而應之也故曰時廣大則以廣大
應事時精微則以精微應事正與喜怒之應事相
類皆以其時言之也曰喜怒與廣大精微似亦不
同曰細論果有不同然皆屬乎情境情境之現有

自外之物感而生者有自内之思想而生者思想
在心有時清清朗朗而無遠弗届無物不備此則
其廣大時也思想在心亦有時渾渾噩噩而内外
俱忘物我無跡此則其精微時也雖是情境相殊
而心體則一若工夫熟時遇着事來便隨時答應
有何不可若再回頭轉念或去疑貳昏明或去比
量闊隘則中藏氷炭先自不寧安能外得和平而
事順無情也扒
問君子三戒有言其色不專是女色凡世間一切綺
麗可悅之事皆色也如所謂目遇成色者是也鬭
不專是爭鬭凡一切務欲上人不肯處下皆鬭也
如所謂其爭也君子者是也得亦不專是貨利凡
一切汲汲欲完事業欲張名譽皆得也如所謂年
來了無寸得者是也曰君子生平心心在道但有
損於道即心必思以絶去一切豈不專在所戒但
驗以身所經歷則某幼年多病常去獨宿男女之
欲夢寐多迷中年講學幾棄舉業而考校落等則
終夕廢寢平素最甘淡泊樂施予財利惟去已之
快及今年衰産費稱貸日艱悅色好勝果全消歇
而此則獨爲所苦以是言之一切固所當戒而舊

說三事果尤爲重且專也有志學道信不可不知
矣且戒之爲言最爲入道之首而進德之先其所
持守雖至道明德立亦不可緩如曰惡人齋戒可
祀上帝是則學之始必戒也如曰齋戒以神明其
德則學之終亦必戒也況其功效捷於影響如中
庸論君子戒慎恐懼皆功也而戒則先言之論君
子中和位育皆效也而節則先言之未有其初不
戒而發時能節亦未有戒之既慎而節之不中者
也堯之兢兢舜之業業文之翼翼無非此戒而欽
明允塞純亦不已則即戒之到極處也嗚呼暗室

屋漏上帝照臨不自戒嚴神且陰殛縱不爲善謀
將不爲禍恐耶一息尚存戒之哉戒之哉其毋忽
也已

問孟子以集大成推尊孔子而有取於射曰夷惠伊
尹之聖則譬之力而孔子之聖則譬之巧今想群
聖得到不思不勉之處晩學已覺萬分難及而智
巧講求在近世皆知爲作聖先事可謂竭盡精神
以相商謀矣今晩學茫然拙射未曉鵠設何處况
望其能發彼有的舍矢如破也耶曰汝果欲智巧
以商入聖耶巧是孟子言之則當於孟子之身求

之矣夫孟子願學孔子今二夫子之書具在但詳
看論孟語言彼此對同不差處便是其始條理亦
即其所謂智巧也曰今觀論語孟子言之最先津
津有味而無或異者不過仁義孝弟而已是則世
俗之常談愚蒙所共曉可謂即孟子之巧於學孔
而孔子之巧自聖也耶余時欲與解說而恐費口
頰乃起立衆中而呼之曰諸人試看其今在此講
學携有何物止此一個人身而已諸人又試想我
此人身從何所出豈不根着父母連着兄弟而帶
着妻子也耶二夫子乃指此個人身爲仁又指此

個人身所根所連所帶以盡仁而曰仁者人也親
親長長幼幼而天下可運之掌也是此身纔立而
天下之道即現此身纔動而天下之道即運豈不
易簡豈爲難知人之所以能聖聖之所以能時在
一舉足之間一啓口之頃也豈非天下之至巧至
巧者耶彼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辛
苦平生竟成話柄又豈非天下之至拙至拙者耶
時在人宗祠開講四旁老幼不下百輩咸躍然興
曰如此談道吾儕誰不曉得如此學聖吾儕誰不
做得聽來果是痛快余復率衆舉手加額曰我

太祖皇帝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六言真渾然堯舜之
心而今日把來合之論語孟子以昌大於時時處
處又真是熈然同遊乎堯舜之世矣大衆可不共
惜此時光而尤共愛此人身也哉

問知之本體雖是明白然學者之病常苦於隨知隨
蔽又將柰何曰諸友試說汝心如何謂隨知如何
却謂隨蔽耶有應者曰如子路強其所不知以爲
知即是蔽處又有應者曰此亦只是知得不真便
會蔽若志氣的確要去爲善之時則外物私欲即
自然蔽他不得了曰諸友若要理會孔孟經書做

孔孟門中人品先要曉得孔孟之書之言與今時諸家講套集說不同諸說所論的道理另是一樣道理諸說所論的工夫却另是一樣工夫與孔子孟子所論的道理所用的工夫真如天淵之相遠又如水火之相反决不可以今時諸家集說去解論語孟子亦不當謂論語孟子即是今時諸家集說之所云云也何則如今時諸說說到志氣的確要去為善而一切私欲不能蔽之其善是何等的好汝獨不思汝心之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其光明本體豈是待汝的確志氣去為出來耶又豈

容汝的確志氣去為得來耶其友默然良久曰誠然此知非從為中出來亦誠然非可容人為得來也曰此心之知既果不容人去為得則類而推之亦恐不容人去蔽得既果不容人去蔽得則子路雖強所不知以為知其本心之知亦恐不能便蔽之也已其友亦默然良久曰誠然此知非一切所得而蔽之也於是滿座皆浩然發諸慨嘆曰吾儕原有此個至寶為又為不得蔽又蔽不得神妙圓明極其受用乃自孔孟去後埋没千有餘年不得見面隨着諸家之說以迷導迷於不容為處妄肆其為於不容蔽處妄疑其蔽顛倒於夢幻之中以終生卒歲顧於孔孟真實境界純粹底裏却將求乎善而日遠乎善將去乎蔽而日增其蔽徒受許多苦楚而不能脫離豈知只在一言而頃皆起拔也耶願悉書之以告所未聞者

問中庸天命之謂性是說道之本源率性之謂道是聖人分上事修道之謂教是賢人分上事此論是否余曰陽明先生修道說云率性一言是誠者也修道一言是誠之者也一友復曰豈惟陽明中庸固自分之矣不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

乎大衆論遂紛紛問者難曰然則戒懼慎獨俱只賢人分上事所謂堯之兢兢舜之業業者彼皆非耶余徐為解曰古人著書都是直述目前實事今且將書本姑置只論吾輩相聚在此為着甚的來豈非講究身心靈明原日天地為何均賦人物如何同體今日身心靈明如何方與天地相通如何方與人物為一精光透露神氣昭臨使身心之靈者不失其為靈明者不失其為明所以說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不見不聞之地無非戒謹恐懼之功此無他蓋天地之靈明洞徹則身心之敬畏自

嚴賢人固以是而入聖人亦以是而純分位稍有不同工夫實無二致雖中庸言意不可妄爲分析要之天命率性二句似啓乎修道之端而修道一句似卒乎天命率性之蘊不分聖賢以至吾人均以知性爲先所謂智之事均以盡性爲後所謂聖之事先後二字亦只强言其實初先知時自然已不住修未後盡時自然更妙於知試觀中庸一書前頭條分縷悉何等精詳後面窮神知化何等融液分明天命三句只是一直說下而不至盡性不足以成教也聊述愚忱以俟裁正

問大人不失赤子之心其說維何曰凡看經書須先得聖賢口氣如此條口氣則孟夫子非是稱述大人之能乃是贊嘆人性之善也蓋今世學者往往信不過孟子性善之說皆由識見之不精其識見之不精又皆由思致之不妙觀孟子他章論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夫根本者枝葉之所由生者也不究其所由生之根本又安能透得夫枝葉之所以爲善也哉曰今世解者謂大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赤子則一無所知一無所能此解果得根本乎亦還只在枝葉而已也曰心性是一個神理雖不可打混然實不容分開如曰知得其事善能得其事善此即落在知能上說善所謂善之枝葉也如曰雖未見其知得其事善卻生而即善知雖未見其能得其事善卻生而即善能此則不落知能說善而亦不離知能說善實所謂善之根本也人之心性但愁其不善知不愁其不知其善其善也但愁其不善能不愁其不能其事其事也類觀夫赤子之目止是明而能看然未必其看之能辨也赤子之耳止是聰而能聽然未必其聽之能別也今解者只落在能辨能別處說耳目而不

一從聰明上說起所以赤子大人不惟說將兩開而且將兩無歸着也嗚呼人之學問止能到得心上方纔有個入頭據我看孟子此條不是說大人方能不失赤子之心卻是說赤子之心自能做得大人若說赤子之心止大人不失則全不識心者也且問天下之人誰人無心誰人之心不是赤子原日的心君如不信則請徧觀天下之耳天下之目誰人曾換過赤子之耳以爲耳換過赤子之目以爲目也哉今人言心不曉從頭說心卻說後來心之所知所能是不認得原日之耳目而徒指後來

耳之所聽目之所視者也此豈善説耳目者哉噫
耳目且然心無異矣
問其觀今古儒先之言心者衆矣然未有親切如先
生者余詰曰子何以知其言之爲親切耶曰每嘗
言心多只從己身分上説起便體段狹隘不見萬
物一體之妙此今聽教則覺無天無地無人無物
渾然共個虛靈至其各人身中所謂心者不過是
此虛靈發竅而已惡得以物我而異之也哉余默
然良久曰如此言心恐猶然未見親切也已盖心
之精神是謂聖聖者神明而不測者也故善觀天

地之所以生化人物人物之所以徹通天地總然
是此神靈以充周妙用毫髮也無間瞬息也不遺
強名之曰心而人物天地渾淪一體者也子果於
此體見得親切則言下便自潔淨精微若要語意
精潔須如精神謂聖又須如神明不測方是專主
靈知而直達心體也至若靈而謂之虛者不過是
形容其體之浩渺無根又靈而謂之竅者不過是
形容其用之感通不窒實在心之爲心也原天壤
充塞似虛而實則非虛神明有容似竅而實則無
竅今合虛靈與竅而並言之則語非潔淨理欠精

微所以知子之所見猶未爲親切也已幸再思之
幸共勉之
問心體寂然不動感而遂通雖似有個體用但恐終
是分析不得曰此心在人原是天地神理寂之與
感渾涵具在言且難以看句况能指陳而分析之
也耶但其妙用則每因人互異故即心而言其初
只是一樣若即人而論則世固有知爲學與不知
爲學之分人之爲學又有善用功與不善用功之
別其不知爲學者姑置勿論矣即雖知爲學者而
工夫草次則亦往往不向本源求個清瑩輒於末

流圖之或當無事之時而着意張主或於有感之
際而盡力袪除然見未透徹把捉愈難不惟寂體
背馳即應感亦未能順妥也已惟夫明睿過人資
近上智者則工夫不肯妄用而汲汲以知性爲先
究悉名言詢求哲士體察沉潛而性命之縕能默
識心通便自朝至暮縱應感紛紜却直養無害之
功如如自在靜定不遷之妙寂照圓通世人則終
身滯泥於應感之偏而至人則無日無時而不從
容於不動之中矣曰今世有堅忍強學者雖心體
未透然工夫深久亦能於事變不動難説其終不

能寂也曰此心至靈何所不有若果強而求之豈惟事變不動禪家二乘者流其坐入靜定固千百餘歲而一念不起然自明眼觀之終是凡夫而此心真體則毫無相干也可不愼歟

問君子深造以道其道即率性之道否曰近世諸儒亦有如此作解者但熟讀孟子語意則甚未妥帖曰然則果如集註舊說乎曰雖近似而亦未得的確若要的確則須從頭說將起來蓋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則人之所性皆可率而為道然而非其至者必修道成全而為大聖人然後性命之學可以

立教而曰大人之學之道也蓋隆古聖神自克明峻德以親睦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而為人倫之至故大學之道在明德親民止至善也今時為學者皆以意為學而說學者亦皆以意為說故雖有可觀而道實小道達之天下通之萬世而致遠則泥也是以孔夫子之志學孟夫子之願學所學則皆大學之道以此深造則雖忘食忘憂却信古好古以直探性命之微而悉憑至善之矩着力固極其奮銳辨擇尤極其精詳久之渙然冰釋怡然理順則我即聖心聖即我體豈不渾渾融融聯屬

中國為一身統會萬古為一息哉如是而自得之妙居安資深之益以至左右逢原之歸固不待辯說而其理自見矣

問萬物皆備一章其說何如曰有宋大儒莫過明道而明道先生入手則全在學者先須識仁而識仁之說則全是體帖萬物皆備於我一章今學者能於孔門求仁宗旨明了則看孟氏此章之說其意便活潑難窮矣蓋天地無心以生物而為心心本不生以靈妙而自生故天地之間萬萬其物也而萬萬之物莫非天地生物之心之所由生也天地

間之物萬萬其生也而萬萬之生亦莫非天地之心之靈妙所由顯也謂之曰萬物皆備於我則我之為我也固盡品彙之生以為生亦盡造化之靈以為靈此無他蓋其生其靈渾涵一心則我之與天原無二體而物之與我又奚有殊致也哉是為天地之大德而實物我之同仁也反而求之則我身之目誠善萬物之色我身之耳誠善萬物之音我身之口誠善萬物之味至於我身之心不誠善萬物之情也哉故我身以萬物而為體萬物以我身而為用其初也身不自身而備物乃所以身其

身其既也物不徒物而反身乃所以物其物是惟不立而身立則物無不立是惟不達而身達則物無不達盖其為體也誠一則其為用也自周此之謂君子體仁以長人亦所謂仁人順事而恕施也豈不易簡豈非大樂也哉其有未誠者事在勉強而已勉強云者強求諸其身也反求諸身者強識乎萬物之所以皆備焉爾也果能此道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強物我相通之機既體之信而無疑則生化圓融之妙自達之順而靡滞矣尚何恕之不可行又奚仁之不可近也哉故欲思近仁惟在強

恕將畐行恕必務反身然反身莫要於體物而體物尤貴於達天非孔門求仁之至蘊而軻氏願學之的矩也歟哉

一友自述其平日用工只在念頭上纏擾好靜惡動貪明懼昏種種追求便覺時得時失時出時入間斷處常多純一處常少苦不能禁方悟心中靜之與動明之與暗皆是想度意見而成感遇或殊則光景變遷自謂既失乃或倏然形見自謂已得乃又忽然泯滅總無憑準於是一切醒轉更不去此等去處計較尋覓却得本心渾淪只不行分別便自無間斷譬如坐在此大廳中則凡門戶磚瓦皆是此廳即行動轉旋莫非我廳矣真是坦然蕩蕩悠然順適也或詰之曰汝謂此心渾淪常時無間其於本體誠然但不知學問工夫却在那處旁一友從而質曰兄試說他此心渾淪常無間斷果是果不是曰如此渾淪豈有不是之理如此渾淪是了又豈有不美學問之理詰者曰然則善都不消為而惡亦不必去耶旁友不能答先生乃代之言曰亦只患他的渾淪不到底爾盖渾淪順適處即名為善而違礙處便名不善也故只渾淪到底即

便不善化而為善也非為善去惡之學如何衆皆有省

問晚來先生答友人工夫切實之問却云今時為學只從意念上知覺此似切實而非切實盖存想意念原非本心而住守覺照亦異真知也一友辨云意念上存想果然未徹本心至於舍却覺照則吾人工夫漫然無可致力處矣余曰心之與知原自相因固未有其知不真而能得本心者今且姑置此心勿論吾儕今日却好趂着大衆住會放懷盡興將知體磨礱一番到得知真時則其心方真心

知渾融而大人能事乃可畢也問曰此心知體不過只是虛靈豈復更有別物余曰虛靈固無別物而人見則有淺深若淺泛而觀則具衆理而應萬事即童蒙誦習已於此心虛靈似無不解却原來只是個影響之見去真知之體何啻天淵盖吾人爲學云是學聖聖者通明者也通明者神明而不測者也故明可測則不神明不神則難通謂之通者天地人物原是一個即如乾知太始坤作成物雖乾坤亦是此個知字今問諸公乾之爲知果是如何一友答曰知即主也易之卦爻俱是以乾作

主如吾此心亦是以知作主也余曰人心既是以知作主而天心却不是以知作主耶止因今世認知不真便只得把主字來替知字不想天若無知也做主不成也易謂極深研幾又謂窮神知化俱是因此知體難到圓通故不得不加許多氣力不得不用許大精神今學者纔畧理會不通便容易把個字眼來替只圖將就作解豈料錯過到底也要之欲明此心須先見易欲求見易必在遇人其至冥頑於世情一無所了但心性話頭却是四五十年分毫不改盖緣起初恭得人真遇得又早故

於天地人物其神理根源直截不留疑惑所以擡頭舉目渾全只是知體著見啓口容聲纖悉盡是知體發揮更無幇湊更無假借雖聽者未必允從而吾言實相通貫也惟願吾儕大衆共堅一心共竭一力心堅力竭則不患不通一個真知不患不成一個大聖也已

問良知宗旨固重在覺悟但不識如何起手後却如何結果曰孟子云可欲之謂善只此一語起手也在是結果也在是曰此語謂之起手則可如何却便謂之結果也曰人若不認得結果東西明白分

曉了則其起手亦必潦草混帳所用工夫亦必不能精采奮厲而勇往無疑也即如說一個善爲可欲便須審實如何爲可欲也其可欲之實審見一分則其欲之之念自切一分其可欲之實審見十分則其欲之之念又自切十分也故聖賢之學於起手處便即可結果若不可結果的東西必不與他起手也盖此善字即是性善善字性爲固有便是信有諸已性本具足便是美可充實性自生惡可已便是大有光輝性原不慮不學而應用無方便是化不可爲神不可測也只此〻〻子善中包含

無限造化所以雖求不欲自不能不欲也故隨其所欲之淺深而名其善之大小信是以吾欲之而成其信美是以吾欲之而成其美大是以吾欲之而成其大神化是吾欲之之極而成其神化也到底只是這性善以為種子而生成之別無一毫道理增益亦到底只是這可欲以向往而培植之別無一毫心力助長也譬則令人初產一個赤子視諸成人的固有大小強弱之異然耳目口鼻四肢百骸渾身全備比成人不減分毫順而養之則日異一日歲長一歲及其成人亦即原先赤子成之

但人父母見得分明信得透徹便肯歡喜撫抱而柰煩等待也或嘆曰然則孩提之童不止可以明吾良知宗旨而亦可以作吾用工樣子也奇哉孟子真教萬世無窮也哉

會中有問及人家宗法者先生為嘆曰豈惟此身然哉人心亦有之或問曰吾心之宗何如曰宗也者所以合族人之渙而統之同者也吾人之生只是一身及分之而為子姓又分之而為曾玄又分而益衆焉則為九族至是各父其父各子其子更不知其初為一人之身也已故聖人立為宗法則統

而合之由根以達枝由源以及委雖多至千萬其形久至千萬其年而觸目感衷與原日初生一人一身之時光景固無殊也董子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則道亦不變夫天之為命本只一理今生為人為物其分其衆比之一族又萬萬不同矣於萬萬不同之人之物之中而直告之曰大家只共一個天命之性嗚呼其欲信曉而合同也勢亦甚難也苟非聖賢有個宗旨以聯屬而統率之寧不愈遠而愈迷亂也哉於是苦心極力說出一個良知又苦心極力指在赤子孩提處見之夫赤子

孩提其真體去天不遠世上一切智巧心力都來着不得分毫然其愛親敬長之意自然而生自然而切濃濃藹藹子母渾是一個其四海九州誰無子女誰無父母四海九州之子母誰不濃濃藹藹渾是一個也哉夫盡四海九州之千人萬人而其心性渾然只是一個天命雖欲離之而不可離雖欲分之而不能分如木之許多枝葉而貫以一本如水之許多流派而出自一源其與人家宗法正是一樣規矩亦是一樣意思人家立宗法意思是欲知得千身萬身只是一身聖賢明宗旨意思是

欲後世學者知得千心萬心只是一心既是一心則說天即是人可也說人即是天亦可也說聖即是凡可也說凡即是聖亦可也說萬古即一宗可也說一宗即天下亦可也說天下即一息可也說一息即萬古亦可也四書五經中無限說中說和說精說明說仁說義千萬個道理也只是表出這一個體段前聖後聖無限立極立誠主敬主靜致虛致一千萬個工夫也只是涵養這一個本來往古來今無限經綸宰制輔相裁成底績運化千萬個作用功業也只是了結這一個志願若人於這

一個不得歸着則縱言道理終成邪說縱做工夫終是詖行縱經營事業亦終成霸功與原來不慮而知不學而能天然不變之體又何啻霄壤也哉却如人家子孫衆多各開門戶各立藩籬無宗以統而一之其不至於相殘相賊而流蕩無歸者無幾矣會衆躍然起而謝曰今日乃知合天下萬世以爲宗而宗始大也請書以示天下萬世

近溪子明道錄卷之七

門人樂安詹事講明甫校梓

會語

問大學宗旨曰孔子此書却被孟子一句道盡所云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夫孩提之愛親是孝孩提之敬兄是弟未有學養子而嫁是慈保赤子又孩提愛敬之所自生者也此個孝弟慈原人人不慮而自知人人不學而自能亦天下萬世人人不約而自同者也今只以所自知者而爲知以所自能者而爲能則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人自

法之便叫做明明德於天下又叫做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也此三件事從造化中流出從母胎中帶來遍天遍地亘古亘今試看此時薄海內外風俗氣候萬萬不齊而家家戶戶誰不是以此三件事過日子也只堯舜禹湯文武便皆曉得以此三件事脩諸已而率乎人以後却盡亂做不曉得以此脩已率人故縱有作爲亦是小道縱有治平亦是小康却不知天下原有此三件大道理而古先帝王原有此三件大學術也故孔子將帝王脩已率人的道理學術既定爲六經又將六經

中至善的格言定為脩己率人規矩而使後世之學者格着物之本末始終知皆擴而充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長吾長以及人之長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使家家戶戶共相愛敬共相慈和而共相安樂雖百歲老翁皆嬉嬉都如赤子一般便叫做雍熙太和而為大順大化總而名之曰大學也已

問讀論語何如曰論語一書直是難讀某初讀時苦其淡然無味殊覺厭人稍長從事孝弟乃喜其一二條契合本心然往往以近易目之後養病家居因究心書易至堯舜二典乾坤二卦間有悟處乃

通身汗浹始知天生孔孟為萬世人定魂魄立性命從之則生違之則死也自此以後非語孟二書輙厭入目以至莅官中外隨所施措自然翕順愈久而愈益簡要愈益精純也若戰國而下諸公真是用心徒勞而去道彌遠其敝至於今日可勝嘆哉

問陽明學問似微與諸儒不同何如曰豈惟陽明為然即宋時諸儒學問亦難盡同如周子則學在主靜程子則學在主敬朱子則學在窮致事物之理至我　朝陽明先生則又獨謂學在致其良知此雖各有所見然究其宗旨則皆志於學聖故少有不同而不失其為同也蓋聖之為聖釋作通明如周子說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顯是主於通明也程子說主敬則聰明睿智皆由此出亦是主於通明也朱子說在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亦是主於通明也是三先生之學皆主於通明但其理必得之功效而其時必俟諸持久若陽明先生之致其良知雖是亦主於通明然良知却即是明不屬效驗良知却原自通又不必等待況從良知之不慮而知

而通之聖人之不思而得從良知之不學而能而通之聖人之不勉而中渾然天成更無斧鑿恐三先生如在亦必當為此公首肯而心契也已

問孔門恕以求仁先生何如致力曰某自知學即泛觀蟲魚愛其群隊戀如以及禽鳥之上下牛羊之出入形影相依悲鳴相應渾融無少間隔輙惻然思曰何獨於人而異之後偶因遠行路逢客侶相見即忻忻談笑終日疲倦俱忘竟亦不知其姓名別去又輙惻然思曰何獨於親戚骨肉而異之噫是動於利害私於有我焉耳從此痛自刻責善則

歸入過則歸已益則歸入損則歸已久漸純熟不惟有我之私不作間隔而家國天下翕然孚通甚至髮膚不欲自愛而念念以利濟爲急焉三十年來覺怨之一字得力獨多也

問陽明先生所指良知在人心從何所發曰良知無從而發有所發則非良知也然則良知實在果何所歸曰在天爲天在地爲地在人爲人無歸無所不歸也然則亦有動靜之時否曰亦無動靜曰若無動靜則起居食息都無分别矣乎曰起居食息不過是人之事既曰在人爲人則人已渾然是個

良知其事之應用又可得而分别也耶曰良知充具于人又有見與昧何也曰見是覺處知常而覺暫覺之現於知猶泡之現於水也泡莫非水而現則有時中庸見乎隱是言覺顯乎微是言知孟子亦云先覺後覺先知後知也

問知得良知却是誰今欲知良知從何下手曰朱子云明德者虛靈不昧虛靈雖是一言却有二義今著說良知是個靈的便皆若地去求他精明殊不知要他精則愈不精要他明則愈不明豈惟不得精明且反致坐下昏睡沉沉更支持不過了若肯

反轉頭來將一切都且放下到得坦然蕩蕩更無戚戚之懷也無憧憧之擾此却是能從慮上用工了世豈有其體既虛而其用不靈者哉但此段道理最要力量大亦要見識高稍稍不如難以驟語

問晦庵先生謂由良知而充之以至無所不知由良能而充之以至無所不能方是大人不失赤子之心此意何如曰若有不知豈得謂之良知若有不能豈得謂之良能故自赤子即已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也於是坐中諸友競求所謂赤子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竟莫得其實乃命靜坐歌詩偶及於

萬紫千紅總是春之句因憮然嘆曰諸君知紅紫之皆春則知赤子之皆知能矣蓋天之春見於花草之間而人之性見於視聽之際今試抱赤子而弄之人從左呼則目即盼左人從右呼則目即盼右其耳蓋無時無處而不聽其目蓋無時無處而不盼其聽其盼蓋無時無處而不展轉則豈非無時無處而無所不知能也哉諸友咸躍然起曰先生其識得東風面者矣何俄頃之際而使萬紫千紅之皆春也耶

問孩提良知原是不學不慮而大學致知格物却又

不免於慮且學也曰學亦只是學其不學慮亦只
是慮其不慮以不學為學乃是大學以不慮為慮
乃是慮而能得也今觀天下是個大物了結天下
大事却有個發端有個完成自其發端處叫做天
下之本自其完成處叫做天下之末天下國家從
我身發端我身却以家國天下為完成其實這場
物事究竟言之只是個父子兄弟其為父子兄弟
足法便是發端之本而人之父子兄弟自然法之
便是末無不完成矣故物有本末是物之格也先
本後末是格物以致其知也雖似有個工夫然必

是孩提不慮而愛方為父子足法不慮而敬方為
兄弟足法則其格致工夫却又須從不學不慮上
用也然則謂不學為學不慮為慮何不可也

問良知即是本來面目今說良知足矣何必復名以
本來面目也耶曰良知固是良知然良知却實有
個面目非杜撰而強名之也曰何以見之曰吾子
將問何以見之此時此語亦先胸中擬議否曰亦
先擬議曰擬議則良知未嘗無口矣擬議而自見
擬議則良知未嘗無目矣口目宛然則良知未嘗
無頭面四肢矣豈惟擬議然哉予試問子以家相
去蓋千里也此時身即在家而庭院堂室無不朗
朗目中也又試問子以國相去蓋萬里也此時身
即在國而朝宁班行無不朗朗目中也故只說良
知不說面目則便不見其體如此實落其用如此
神妙亦不見得其本來原有所自不待生而存不
隨死而亡而現在相對面目止其發竅之所而滯
隔近小原非可與吾良知面目相並相等也

諸友笑談有及於素共講學而未肯擔當者其友曰
譬之酒家其何當不賣酒但恥掛招牌耳問曰何
恥也曰酒少曰此個酒海浸人滅頂汝自不知耳

既而改容悼嘆曰此宇宙間學問一大宗旨也且
說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誰不作酒誰不招客又誰
不云我只沽酒與人何以招牌為哉細細究之此
乃何等心腸却是陷在鄉愿窠臼中孔孟防之所
以曰闇然媚於世者德之賊也蓋吾心之德原與
天地同量與萬物一體故欲明明德於天下而壹
是皆以脩身為本者正恐自賊云耳故曰謂其身
不能者賊其身者也夫父母全而生子全而歸孔
子東西南北於封墓之後孟子反齊止嬴於敦匠
之餘固為天下生民亦為父母此身蓋此身與天

下原是一物物之大本只在一個講學招牌此等去處須是全副精神透徹理會直下承當方知孔孟學術如寒之衣如饑之食性命所關不容自已否則將以自愛適以自賊故太學之道必先致知致知在格物也

問百姓日用而不知是如何曰不著不察耳譬諸礦石與銀無別所爭者火力光彩耳此友良久曰其知之矣曰不知時是百姓知後便是知何曰能知即聖人也曰知後乃方可入聖焉耳非即聖人也孟良知心體神明莫測原與天通非思慮所能及

道理所能到者也吾人一時覺悟非不恍然有見然知之所及猶自膚淺此後須是周旋師友優游歲月收斂精神以凝結心思思者聖功之本也故思曰睿睿者通徹之謂也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方可言通動而未形有無之間方可言微至此則首尾貫徹意象渾融覺悟之功與良知之體如金光火色煅煉一團異而非異同而非同但功夫雖妙去聖則尤遠也會衆愕然曰如何猶不足以語聖曰觀於孟子所謂太而能化神不可知則聖人自可以意會也

問別後工夫常苦間斷柰何曰工夫得不間斷方是聖體若稍覺有間斷是平日說有工夫亦還在凡夫境界上展轉都算帳不得故學者欲知聖凡之分只在自考工夫間斷不間斷耳曰工夫不能超凡入聖恐多是不熟所致曰凡境與聖體相去如天淵之隔相異猶水火之反凡境工夫縱熟亦終是凡即水縱熱亦只是水不可謂水熱極便成火也

問凡境工夫縱熟無用不知聖體工夫亦有生熟否曰有生熟而體段不同耳此處極微須譬喻方得

今人家種果木者其核生土中即根株枝葉一時具足難說其非樹也及至成熟却得多少歲月滋培又難說其即成樹也但雖至成樹而根株枝葉與始初不爭一些言下乃憬然悟曰果核致成大樹只為他生氣津津聖體工夫誠然在不間斷處見真消息也曰功夫間斷與不間斷果是聖凡分處然聖凡相去不遠亦惟在其見之善自方便焉耳彼今人懇切用工者往往只要心地明白與意思快活及至纔得明白快活時俄頃之間又復舊變幻極其苦惱不能自勝若入於其變幻之際急

急回頭細看前時明白者今固恍惚矣前時快活者今固冷落矣然其能俄頃變明白而為恍惚變快活而為冷落至神至速此却是個甚麼東西此個東西既時時在我又何愁其不能變恍惚而為明白變冷落而為快活也耶故凡夫每以變幻而為此心憂聖人每以變幻而為此心喜

問孔門問荅恒以學不厭誨不倦為言何也曰孔門宗旨只在求仁求仁工夫只是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夫欲立欲達便學不厭立人達人便誨不倦不厭不倦如輥着兩輪以載一車要載此

個仁車亦不容不輥着兩輪也曰論語不厭不倦之言凡再出然對公西華却曰可謂云爾已矣若自任甚易及默而識之却曰何有於我哉又若自量甚難敢請其故曰同是孔子一人之言又同載在論語一篇之中豈有一處說得如是之易一處又說得如是之難之理往年極力思量孔門宗旨因覩吾夫子平生要緊得力處只求仁一脉而要緊着力處亦只不厭不倦一路此其安身立命根基豈肯輕開說何有於我也耶竊意此二條當作一套說去其初云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云爾及公西華嘆謂非弟子所能則又指示一個入頭說吾人厭學倦教只是未見意趣若果默識得其中妙趣則如知酒味之美者自然喜人共飲知棋着之高者自然好人同下雖欲罷而不能矣其於不厭不倦又何有哉何有解作不難正與可謂云爾相合而不相背也况仁為天地之性其理本生化而難已人為天地之心其機尤感觸而易親故曰仁者人也此個仁德與此個人身原渾融膠固打成一片結作一團但一粘動不惟我喜親人而人亦喜親我立必俱立成不獨

成真是自然之妙而非有所強也且吾夫子只一念在於吾儕而吾儕遂為世歸依夫子心心相照終古如生視彼二千年来一切富貴繁華泯滅夢幻更誰可及他毫髮愈味而愈妙也雖欲厭何能厭不能厭而又何可倦也耶

問先儒謂子貢晚年進德今觀日月階天之喻真是尊信孔子之至處曰此是子貢到老不信夫子處如何却說他進德盖孔子一生學只求仁一貫通只是行恕吾夫子此個仁恕即一時把天下後世俱貫徹了盡子貢不知只管在望夫子得邦家

至其後仲尼以萬世為了土為萬民立了命子貢也不知又只管追恨未得邦家所以不見綏来動和之化生榮死哀之報想其築室于墓六年不去多是此念耿耿則子貢不惟當面錯過夫子至其身後尤錯過無盡也當時只虧了儀封人一見夫子便說夫子不曾失位只其位與人不同正木鐸天下後世之位也朱子以将字解作将来之将而不知當作殆将之将所以把封人獨得之見亦與子貢一類看了今日非敢故為異說蓋因此是聖門學問一段大頭腦吾人學聖一段大眼目此處放過他皆無足論矣大衆皆為悵嘆悵嘆

問形色何以謂之天性曰目視耳聽口言身動此形色也其孰使之然哉天命流行而生生不息焉耳坐中偶有歌人心若道無通塞明暗如何有去来之句因詰之曰子謂明暗果有去来否也於是諸友論議或謂本無去来而今則不免或謂雖暫去来而本體終會自復如是之說各各不同久之乃進一新生問曰目視耳聽果即汝天性耶曰即天性也曰汝目果常明耶抑有時而不明耶曰無時而不明曰汝之目常無不明而汝心之明却有去

来是天性離形色而形色非天性矣衆皆恍然有省已乃復告之曰目之明亦有去来時也今世俗至晚則呼曰眼盡黑矣其實則眼前日光之黑與眼無與而見日之黑正眼之不黑處也故孔子曰知之為知之即日光而見其光也不知為不知即日黑而見其黑也光與黑任其去来而心目之明何常增減分毫也耶

問仲尼祖述堯舜一章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則祖述者即祖述其孝弟之道也汝諦觀本章前面說舜只說舜其大孝也歟說孝而弟在其中說舜而堯在其中矣就是說文王處也只說父作之子述之說武王處也只說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可見不惟祖述是祖述孝弟而憲章亦是憲章孝弟也至於四時之行水土之化無一物不有所自生則無一物而不好生便謂之曰天命之性也夫惟好生為天命之性故太和絪緼凝結此身其始之生也以孝弟慈而生是以其終之成也必以孝弟慈而成也人徒見聖人之成處其知則不思而得其行則不勉而中而不知皆從孝弟慈之不慮而知不學而能中来也此個道理果是愚夫愚婦爲

飛魚躍皆可與知與能而聖人天地有所不能盡也惟孔子天縱聰明其見獨超拔一世故將自巳身心總放入此個天命性中保合初生一點太和更不喪失憑其自然之知以爲知憑其自然之能以爲能怡猶於父子兄弟之間渾淪於日用常行之内凡所思惟凡所作用凡所視聽言動無晝無夜無少無老看着雖是個人身其實都是天體看着雖是個尋常其實都是神化所以下面極形容其物並育道並行敦化川流而曰此個天地比之有形天地尤爲大也不然此書說聖神功化巳是極其玄妙若千變萬化而不可方物何爲却總名之曰中庸也耶學者但將其名書之意細去玩味便知孔子之學原有根源而今日之論或亦愚者千慮之一得也巳

問仁之實一章曰此章書與論語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一般是孟子自述其平生始初着力處與末後得力處所以願學孔子的實事也蓋天下最大的道理只是仁義殊不知仁義是個虛名而孝弟乃是其名之實也今緒人從母胎中來百無一有止曉得愛個母親過幾時止曉得愛個哥子聖賢即此個事親的心叫他做仁即此個從兄的心叫他做義仁義是替孝弟安個名而巳三代以後名盛實衰學者往往知慕仁義之美而忘其根源所在孟子生來得賢母養之學宮之傍而本心不失又遇子思之徒從之而正學蚤聞故其見超出一世獨知得此是生人的性命自幼而少自少而壯自壯而老一刻也離不得又自身而家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一人也離不得故知而弗去不是要他不去只知得真時便原自不曾去也久久弗去則細細容容自然有許多節次從從容容又自然有

許多文彩其事親從兄之間可度可觀亦非是有意要節文之也節文日熟則子愛其親而親亦慈其子弟敬其兄而兄亦友其弟父母昆弟固和美一團而宗族家邦也感通翕順雖欲不樂不容於不樂雖欲不生長暢茂不容於不生長暢茂以至手舞足蹈而不自知焉則事親從兄之間無非聲容之盛而樂樂之極也巳要之此雖是說樂之極其實是形容聖之至也故從心所欲不踰矩是絜矩孝弟而不踰也聖不可知之神是孝弟之手舞足蹈而不可自知也然此皆其末後得力處功效

之妙所到如是若論其始初着力處則只是知得透徹而又又弗去耳今即孟子七篇看来那一句話曾離了孝弟那一塲事曾離了孝弟陳王道則以孝弟而爲王道明聖學則以孝弟而爲聖學管晏事功則以孝弟而鄙之楊墨仁義以孝弟而闢之王公氣勢以孝弟而勝之只弗去二字所以能純全孝弟之妙只孝弟二字所以能成就亞聖之名而生平願學孔子果不爲虛言也已

一友告別再求囑付因謂曰學問與做人一般須要平易近情不可着手太重如粗茶淡飯隨時遣日

心既不勞事亦了當久久成熟不覺自然有個悟處盖此理在日用間原非深遠而工夫次第亦難以急迫而成學能如是雖無速化之妙却有雋永之味也

問尋常如何用工曰工夫豈有定法某昨夜静思此身百年今已過多半中間履歷或憂戚苦惱或順適忻喜今皆宵然如一大夢當時通身汗出覺得昔者不必去苦忻者不必去忻終是同歸於盡翻然再思過去多半只是如此則將来一半亦只如此通總百年都只如此如此却成一片好寬平世界也或曰聖人常言君子坦蕩蕩恐亦於此處見得而然曰果然果然問者詰曰然則喜怒哀樂皆可無耶曰喜怒哀樂原因感觸而形故心如空谷呼之則響原非其本有也今只慮子心未必能坦蕩耳若果坦蕩到得極處方可言未發之中既全未發之中又何患無中節之和耶君子戒謹恐懼正怕失了此個受用無以爲位天地育萬物本源也

問掃盡浮雲而見青天白日與吾儒宗旨同否曰後世諸儒亦有錯認以此爲治心工夫者然與孔孟

宗旨則逈然氷炭也曰孔孟之言何如曰語孟具在如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又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看他受用渾是白日青天何等簡易又何等方便也曰既是如此何故世人却皆不能盡如孔孟者耶曰此則由於習染太深聞見混雜縱有志向學者亦莫可下手也曰此等習染見聞難說不是天日的浮雲也故今日學者工夫須要如磨鏡的人將塵垢決去方得光明顯現也曰觀之孟子謂知皆擴充即

一知字果是要光明顯現但吾心覺悟的光明與鏡面光明却有不同何則鏡面光明與塵垢原是兩個吾心先迷後覺却是一個當其覺時即迷心爲覺則當其迷時亦即覺心爲迷也夫除覺之外更無所謂迷而除迷之外亦更無所謂覺也故浮雲天日塵埃鏡光俱不足爲諭若必欲尋個譬喻莫如即個氷之與水猶爲相近也若吾人閒居放肆一切利欲愁苦即是心迷譬則水之遇寒凍而凝結成氷固滯蒙昧勢所必至有時共師友講論胷次瀟灑即是心開朗譬則氷之遇煖氣消融而

觧釋成水清瑩活動亦勢所必至也况氷雖凝而水體無殊覺雖迷而心體具在方見良知宗旨真是貫古今徹聖愚通天地萬物而無二無息孔孟之功真是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而開太平於萬萬世也

問今若全放下則與常人何異曰無以異也曰既無以異則何以謂之聖學也哉曰聖人者常人而肯安心者也常人者聖人而不肯安心者也故聖人即是常人以其自明故即常人而名爲聖人矣常人本是聖人因其自昧故本聖人而卒爲常人矣

諸生請訓廸曰聖賢惓惓垂教天下後世有許多經傳不爲其他只爲吾儕此身故曰道不遠人且不在其他而在於此一時故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夫此身此時立談相對既渾然皆道則聖賢許多經傳亦皆可以會而通之如論語所謂時習而悅朋來而樂中庸所謂率性爲道脩道爲教大學所謂在明明德在親民孟子所謂人性皆善而浩然塞乎天地之間字字句句無一不於此身此時相對立談而明白顯現兼總條貫矣由此觀之天下之人只爲無聖賢經傳喚醒便各各昏睡雖在大

道之中而忘其爲道所以謂百姓日用而不知及至知之則許多道妙許大快樂却即是相對立談之身即在相對立談之頃現成完備而無欠無餘如昏睡得喚之人雖耳目醒然爽快然其身亦只是前時昏睡之身而非有他也故曰天之生斯民也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諸生能趂此一刻之覺而延之刻刻積刻成時又延一時以至時時積時成日又延一日以至日日又之以至終身歳月皆如此今相對立談而不異焉則原泉涓滴到海有期核種纖芽結果可待生意既真便自久

又不息而至誠純一之境只在此時一覺之功以得之而無事旁求也已諸生勉之予日望之

問曉來所教尚求而未得曰予於所求未得而心即知之未嘗或昧是汝心之本然明否曰是心之本明也心知未得而口即言之未嘗或差是汝口之本然能否曰是口之本能也曰心本明而知未嘗或昧口本能而言未嘗或差則此身此道果不離於須臾也曰今蒙所教果然如睡既喚而醒然有所得矣曰子之心不特昨日之未得知之而今日之既得亦復知之子之口不特昨日之未得言之

而今日之既得亦復能言之則此身此道又果不止不離於須臾而可引之終身也況以聖賢經傳而會通之則心之未得已得而一一知之不昧即所謂明明德也口之未得已得而一一言之不差即所謂率性之謂道也以心之所明者以性之所率者彼此相與切磋講究即所謂在親民而脩道之謂教也學者如是學即所謂為之不厭而時習而悅也教者如是教即所謂誨人不倦而朋來而樂也然則孟子所謂人性皆善者固於是益信其不誣而所謂浩然以塞乎天地之間者亦可立待以觀乎至誠無息之妙矣到海之水寧不出諸涓滴之泉碩果之結寧不本諸纖芽之種也耶諸生其益勉之予日益望之

問諸生此時聞教不止昏睡獲醒且覺志意勃勃興動而不能自已矣曰此道生機在於吾身原是至真無妄至一無二故雖不及近世訓詁之學有幾許義理可以尋思亦不及近世把捉之學有幾許工夫可以操執然而些子良知之知些子良能之能却如有源之泉涓涓而不斷有種之芽滋滋而不息可以自須臾而引之終身從今日而通之萬

世彀足受用固無甚剩餘亦無甚缺欠也曰先儒謂隨時體認天理恐亦是此意否曰天理二字是其自家體貼出來此明道先生語也蓋明道之學先於識仁其謂不須窮索不須防檢直是見得此理與天同體冲漠而無朕如何索得運行而無跡如何執得然孩提不慮而知是與知孩提不學而能是與能則又天之明命在人自爾虛靈天之真機在人自爾妙應故只從此須臾之頃悟得透信得及則良知以為知若無知而自無所不知良能以為能若無能而自無所不能所謂明德也者應

如是而明所謂率性也者應如是而率赤子之心不失而大人入聖之事備矣不然從思索以探道理泥景象以成操執彼方自謂用力於學而不知物焉而不神迹焉而弗化於天然自有之知能日遠日背反不若常人雖云不識向學而其赤子之體固渾淪於日用之間若泉源雖不導而自流果種雖不培而自活也諸生咸踴躍再拜曰吾儕自昨晚以逮今日反求諸心果然未嘗頃刻而不明白亦未嘗頃刻而不活潑也雖居人世實與天游矣夫子之造化吾儕也何其大且遠也耶

問諸生領教於天機之妙固已躍然但不徵以人事又恐或涉於虛玄也何如曰天機人事原不可二固未有天機而無人事亦未有人事而非天機只緣世之用智者外天機以為人事自私者又外人事以求天機而道術於是盛幾乎裂矣此孔孟之立教所以為天下後世定下一個極則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孝也者孩提無不知愛其親者也弟也者少長無不知敬其兄者也故以言其身之必具則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焉以言其時之不離則曰一舉足而不敢忘一出言而不敢忘焉遵

可遠在茲也則廓之而橫乎四海暫而又在茲也則垂之萬世而無朝夕此便是大人不失赤子之心之實理實事也後世不察乃謂孝之與弟止舉聖道中之淺近為言噫天下之理豈有妙於不思而得者乎孝弟之不慮而知即所謂不思而得也天下之行豈有神於不勉而中者乎孝弟之不學而能即所謂不勉而中也故舍却孝弟之不慮而知則堯舜之不思而得必不可至舍却孝弟之不學而能則堯舜之不勉而中必不可及即如赴海者泝須發於源泉而枯槔沼沚縱多而無用也結

果者芽須萌於真種而染彩鏤劃徒勞而鮮功也其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豈是有意將淺近之事以見堯舜可為乃是直指入道之途徑明揭造聖之指南為天下後世一切有志之士而安魂定魄一切拂經之人而起死回生也諸生能日周旋於事親從兄之間以涵泳乎良知良能之妙俾此身此道不離於須臾之頃焉則人皆堯舜之歸而世皆雍熙之化矣時方久旱而沛然下雨諸生咸舉手加額曰天之降茲時雨也其為茲會之發榮充滿而顯諸象也歟吾見淵泉之出於是益資其

深聖果之圖於是益速其成矣請次第其說以傳
容有因予論書稍不費力徐爲嘆曰程子見張子正
蒙云片片赤心流出朱子見周子太極圖云分更
分漏先生苦心今時在堂諸生止覺公祖之派出
者赤心片片而未知公祖之分更分漏原曾經無
限苦心來也予感君之言將備述先君先堂教育
之勞與從前愚頑之狀真是萬苦盡嘗而猶未免
於不肖之歸者情亦悽切諸公皆同聲和曰古今
人品但獲有所成立者未有不本諸學習古今之
求學習者未有不經決苦楚夫固不止我公祖

人已也予曰學必以習習必以苦果真如諸公所
云矣但世間百樣難事皆有人百般苦習其嘗在
靜地旁觀極險之地如過海通番極危之技如走
索飛鉿極微之術如占角識驗最艱最妙而世上
諸人處處時時未嘗乏絕此何故哉亦只緣其初
一念精專便自然各各會到家矣柰何眼前有兩
塲事較之以上諸般更是平順簡易却乃未見一
人肯上心者衆皆愕然問曰是那兩塲事予曰爲
學而做聖人爲治而開太平也夫以上諸般艱難
只因人有個念頭要做便就諸般皆會此兩塲簡

易直截比之諸般尤爲百倍若人畀
則豈有帝王以後更無善治而孔孟以後更無真
儒也哉此決知非聖人之難做太平之難開但只
緣吾人一念之未切耳於是諸君咸憮然動色惻
然興懷而慨然命予書之以爲立志之盟約云

門人樂安詹事講明甫校梓

會語

萬曆甲戌季冬方伯暘谷方公憲長西巖顧公大叅同野李公禹江張公憲副漸江張公偕予集會五華書院進三生講書初仕而優則學次顔淵季路侍又次富與貴是人之所欲畢衆求暘谷公為之啓廸公作而歎曰仕之與學分作兩事此在後世則然若聖門立教則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無須臾不是道則無須臾不是學無須臾不是學則

又何分仕與不仕耶况子夏他日又曰事君能致其身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事君能致其身者即是仕之優處吾必謂之學者即是仕而能優處則其能學處也朱子因前章先儒謂推子夏之言其流將至於廢學故此章遂主張分看却不知合而言之其流弊也小分而言之其流弊也大予承公之意因進諸生而前曰汝曹今日且須究竟聖賢平生所學者為學個甚麽所仕者為仕個甚麽如大學誠意正心修身是所謂學而齊家治國平天下是所謂仕中間貫串一句只說明明德於天下至其實實作用則只是個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以事長慈者所以使衆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悖細細說似有兩件貫通貫為一事故孔子言志獨以老安少懷朋友信為個話頭看他所志如此則學便是學這個仕便是仕這個此外更無所學更無所仕亦更無所謂志也夫子此志從十五歲便曉得要絜此孝弟慈的矩至六七十歲與顔淵季路言志之時便自許得隨心隨意隨處隨人皆隨所願而不踰此矩也此矩隨心而絜則上便上得其所下便下得其

所左右便左右得其所上下左右皆得其所乃謂之仁聖人之志常常不違此仁蓋自終食之間起以至終日終年而直至於七十終身其心心念念以天下為一家而不計自己之家以中國為一身而不顧自己之身如此而貧亦如此而富而無心於去貧處富也如此而賤亦如此而貴而無心於去賤處貴也漢高祖只是一代英主且云為天下者不顧家况聖人仁天下之志思欲老老以及人之老長長以及人之長幼幼以及人之幼其決烈勇猛如火之必熱如冰之必寒如江河之必於沛

然赴海則其一身之貧賤富貴又安從繫累毫髮
也哉故時常自道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
亦在其中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爲天下之
志直是如此其切爲身家之意直是如彼其輕所
以可仕則仕可止則止可久則久而可速則速
彼少有繫累又安能超絶千古獨異羣聖而昭顯
時中之心矩於萬世無疆也哉西巖諸公咸相與
稱善命諸生歌南山五章以頌祝太平云
武定諸生講天命之謂性一章舜其大知也與一章
天下國家可均也一章既畢乃進而謂之曰聖賢

置此經書不是徒資吾輩詞章而國家立學養士
亦非徒以詞章望於吾輩須是悉心體認俾窮則
足善其身達則可善天下也有問如何體認曰此
書須要先認中庸二字蓋中庸二字即是平常二
字也故其首章語道即曰率性率性者自然而然
不別加意思是也又曰不可須臾離不離須臾者
自朝至暮無時而非率此性也又曰喜怒哀樂喜
怒哀樂者隨感而見無事而非率此性也故此個
道理充滿於日用發舒於情性聖人與愚人一般
今人與古人一般故善求道者不求諸古只求諸

今不求諸聖只求諸愚蓋識得今時愚人所知能
的便通得古時聖人所知能的了夫子以世之學
者不曉得如此求道往往慕於高遠而失之故將
大舜來做個則樣說道天下皆稱贊舜帝是大知
而不知舜之所好問而察者每在淺近之言而其
所循執而用者又只是下民之中蓋言有淺近而
理無淺近淺近之言即理也民有卑下而中無卑
下卑下之民亦中也試看今時閭閻之間愚蠢之
婦無時不抱着孩子嬉笑夫嬉笑之語言最是淺
近閭閻之村婦最爲卑下殊不知赤子之保孩提

之愛到反是仁義之實而脩齊治平之本也且細
細論之則不惟舜之用中於民而已鳶魚飛躍而
上下察焉又用中於鳶魚也庭草意思自家一般
又用中於草木也吾輩有志在家要做好人只是
循着良知良能以孝親敬長而須臾不離便做得
好人在外要做好官只是循着良知良能以寧民
孝親敬長而須臾不離便做得好官蓋人如此
便中庸可能矣柰何管商之徒惟以法制把持天
下直個個爭效法之是做好官的不以中庸做好
官矣長沮桀溺以高潔而辭爵祿荆軻聶政以意

氣而蹈白刃且個個爭效法之是做好人的不以中庸做好人矣此夫子所以重嘆中庸之不可能乃是就以前數等之人說他不能非謂中庸之果難能也夫以前數等之人原生學問不明之時委無足怪若今我　明聖諭首先以孝弟慈和為治而先儒陽明諸老又惓惓以良知良能為教則諸生視前人已是萬幸正好趁此發憤做個真正好人做個真正好官以光顯此地新闢之學宮而仰副君長師友作興之美意也豈非一大快事耶勉之勉之

次日太守請觀鄉約父老子弟群聚聽講乃進而謂之曰汝等聽此　聖諭也覺動心否咸同聲應曰豈惟心動且均欲涕下也蓋此土原是夷地而其守又是女官以殺戮為家常以戰鬬為美事吾民無老無少若蹈水火欲需旦夕之命而不可得乃今變夷為華已去危而即安矣况又復得與沾
聖明之化而共享太平之福也即因顧太守而嘆曰此方人民其胥而為夷者不知其幾千年矣今觀老幼之忻忻向善其良心感發比之他郡更為加切是雖饑渴之人易為飲食而良心同然則固不容以地之中外而有毫髮之間也然則鼓舞振作以全其興起之美者固汝郡守之責而善推所為使合滇省之華夷而共歸於大同之化者尤吾臺司之功而不容自諉也已

彌勒諸生講為政以德一章道之以政一章既畢進講者問之曰汝講為政以德的德字道之以德的德字說許多以內聖為外王以精神心術為倡率化導已是詳備可聽但不曉得個着落則理會處便不切實既欠切實則講貫處便不精神我且問你為政以德的政字可就是道之以政的政字否

曰即是此個政了曰無為而民自歸的民字可就是民免而無恥的民字否曰即是此個民了曰政為民而立則政之所云必民間之事政既是民間之事則為政以德之德道之以德之德便須曉得聖人說的亦就是民間日用常行之德也民間一家只有三樣人父母兄弟妻子民間一日只有三場事奉父母處兄弟養妻子家家日日能盡力幹此三場事以去安頓此三樣人得個停當如做子的便與父母一般的心做弟的便與哥哥一般的心做妻的便與丈夫一般的心恭敬和美此便是

民三件好德行然此三件德行却是民生出世帶來的孟子謂孩提便曉得愛親稍長便曉得敬兄未學養子而嫁便曉得心誠求中真是良知良能而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也但這民衆無上人與他說明此是人家第一好事大家該做即說與他聽叫他去做又無人做樣子與他看便說也不信所以人家父子兄弟夫妻之間不免相忤相爭本來美德却反成惡俗矣故聖賢爲政不徒只開設條欵嚴立法令叫他去孝弟慈而自己先去孝弟慈如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長吾長以及人之長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久之則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人自法之便是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悖果然有耻且格若北極一旋而衆星自環拱之更不待上之人去刑罰他追究他自然大順而大化也若泛然只講個德字而不本之孝弟慈則恐於民身不切而所以感之所以從之亦皆漫言而無當矣若論以德爲政却又有個機括俗語云物常聚於所好又曰民心至神而不可欺今只爲民上者實見得此孝弟慈三事是古今第一件大道第一件善緣第一件大功德在吾身可以報荅天地父母生育之恩在天下可以救活萬物萬民萬世之命現現成成而不勞分毫做作順順快快而不費些子勉強心心念念言着也只是這個行着也只是這個久久守住也只是這個則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焉者矣今日閭閻豈不可並於唐虞三代而無難也哉大衆其共圖之

臨安諸生講顏淵問仁一章子路問政一章仲弓問仁一章子適衛一章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一章君子有三樂一章時兵憲定齋許公同在因語

予曰年丈平日最善理會經書請發揮所講爲訓何如予爲作而嘆曰適聽諸生講說六章似章各一義予即聖賢先後語言對滿堂上下意象則若合群流而爲巨浸汪洋活潑於吾目中欲少分異而不能然者許公暨諸生咸樂有所聞予因進講者問曰子初開講謂孟軻氏見得天下只有一個善聖學只是一個爲善此個善歛之一心而不見有餘放之六合而不見不足極是說得好聽但不知也曾理會此個善是甚麼善生無以對予曰此個善是個性善孟子言善只道性善其言爲善只

稱堯舜故曰夫道一而已矣又曰堯舜與人同耳且觀此時堂上堂下今數將近千百誰不曾做過孩提赤子来誰人出世之時不會戀着母親吃乳爭着父親懷抱又誰的父親母親不喜歡抱養孩兒誰的哥哥姐姐不喜歡看護小弟小妹人這個生性性這樣良善官人與輿人一般漢人與夷人一般雲南人與天下人一般　大明朝人與唐虞朝人也是一般但堯舜生来見得這個是我的天性亦是人的同性既以之自盡亦以之盡人但人有一句善言入耳便惟然覺如已的善言人有一件善行入目便惟然覺如已的善行不用去取而無善不取不用去樂而無取不樂所以能底豫克諧而致天下之善士皆歸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無人無我而渾然天下皆定皆化會歸于大同也仲尼祖述堯舜却指出個仁来立教其自註解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當時弟子除顏曾外更無一個肯信後来却得一個孟子走將出来便一口道盡說仁之實事親是也故令細看兩人精神但有問荅言詞每每貼在各人身上纔說各人自已便關連着天下人身上總是他見透了那堯

舜善與人同的根源下落所以纔教顏子克已復禮便曰一日而天下歸仁纔教仲弓便曰在邦在家無怨教子路以為政者即是躬行孝弟於上教冉有以富而教之者即是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也即如君子三樂一章亦是要以首章為主蓋父母俱存是樂於盡孝兄弟無故是樂於盡弟能以孝弟為樂方仰無愧於好生之德所謂在家邦為孝子在天地為仁人也方俯不怍於人而孩提無不愛親無不敬長不失赤子之心而名為大人也方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長吾長以及人之長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家邦自此而無怨天下自此而歸仁家邦天下咸歸乎仁則可盡得一世明睿之賢才覩德觀風踴躍興起以與人為善而歸於大同也不曰人人皆可以為堯舜而何哉於是合堂貴賤凡千百之衆皆同聲感嘆謂果然我等人人皆可做得予復申而告曰此時諸人各各信得極是古今希有之事當時孟子一生之言未曾得一個相信有個樂正子雖是見得此個東西可欲可愛然問他是自已性生的便不免有疑夫有諸已

之謂信蓋能信得有諸已也此信字對疑字看是
說樂正子半疑半信所以說他只在善信之間此
處既信不透則所見有滯决不能得黃中通理黃
中所通者即一陽真氣從地中復所謂充已而後
者也中通而理者即陽光而明所謂復以自知而
文理密察以視聽言動而有禮者也故從此而美
在其中從此而暢于四肢發于事業便是以所可
欲而先諸已施諸人通諸天下及諸後世方可以
望乎大而化化而神也樂正子以後則孔孟此路
真脉斷絶不談及宋時乃得諸儒興起中間也不

免疑信相半至有以氣質來補德性說是有功於
孟子看來還於性善處有未聰合至我
太祖高皇帝挺生聖神始把孝順父母六言以木鐸
一世聾瞶遂致真儒輩出如白沙陽明諸公奮然
乃敢直指人心固有良知以為作聖規矩英雄豪
傑海內一時興振者不啻十百千萬誠為曠古盛
事今日諸君欲見如何為顏冉家邦天下之人只
此堂便是如何為曾衛先勞教養之政只此堂便
是如何為君子三樂只此堂便是如何為唐堯虞
舜與人為善翕然大同亦只此堂便是蓋此一個

性善平平地鋪在滿堂高也高不得低也低不得
也不許你有餘也不使你不足也更不要說先時
也更不要說後日只各各在於當人人人在於當
處所以謂之曰平常又謂之曰中庸以此中平之
理常在於身便曰平心易氣以此中平之理施之
於人便曰平易近民以此平政率民而民從之便
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太平也許公乃徧
呼堂中諸人而警之曰汝等各各須懽天喜地以
共享我
太祖高皇帝與

今皇上太平之福於無疆無盡也已
永昌長至謁　廟諸生講天命之性一章舜其大知
一章知之者不如好之者一章太守陳君進諸生
求教予謂講者曰汝曹若謂知之與好好之與樂
由許多積累工夫乃能然歟殊不知適所講三章
書內知與好與樂都藏其中而汝曹未知覺耳故
依着汝曹今日講套則若知先於好好先於樂依
着孔門三章書看來則是樂先於好而好先於知
也夫世之所謂樂者不過是自然而然從容快活
便叫做樂也今細看天命之性即是天生自然率

性而行即是從容快活也大學謂不待學養子而後嫁孟子謂孩提無不能愛其親汝試想像人家母親抱着孩兒孩兒靠着母親一段嬉嬉融融的意思天下古今更有何樂可以加此也哉此便叫做民之秉彝孔子說詩謂民有秉彝故好是懿德則好實由樂而有也又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則知又由好樂而有也故舜稱大知便是能知而其知原於好問好察然所好者却是邇言所用者却是庶民之中淺近庶民却正是率性自然而不慮不學者也又看中庸他章論聖人却有不知不能愚

夫婦到可與知可與能分明說聖賢有不如愚夫婦處其次又嘆鳶飛魚躍為上下昭察分明又說人不如鳶魚處盖人到愚夫婦之居室物到鳶魚之飛躍果然渾是一團樂體渾是一味天機一切知識也來不着一切作為也用不去至於汝曹適纔許多講套說話雖似曉得一般然究竟率性中和則實相去天淵之不如矣故古人善形容樂體者若陶淵明却云木欣欣以向榮周元公却云庭草一般生意夫草木無知豈果能意思忻忻也哉惟是二公會得此個樂機則便觸處自然相通汝曹在此若肯徹底融會草木無知且自忻忻而我獨可悶悶耶魚鳥至微且自昭察而我獨可昧塞耶夫婦之愚且可與知與能況衣冠堂堂萬萬非衆人比耶孩提之時且已良知良能況既壯且老萬萬非幼稚比耶於此頓覺心胸開豁耳目靈通四肢百骸俱輕快爽朗此便是一陽之氣和暢光明若從平地裏頭湧出一般豈不與今日冬至同其亨泰也哉況以此意而觀之一堂則一堂上下無賢愚老少皆覺自率其性而自樂其常一堂渾是春也以此意而觀之一家則一家內外無老幼

親疎皆覺自率其性而自樂其常一家渾是春也又遠而觀之一郡觀之一省又遠而觀之天下萬世無不渾然同樂同春於無盡焉却即是為天下造太平為萬世開太平而無負父母生育一番朝廷作養一場道其在邇而非遠事其在易而非難昔人謂太平無象却不思人人親其親長其長便是天下太平萬世太平也陳君同諸僚友共舉手加額曰今日為　聖天子稱賀太平自此其孟萬世無疆也夫

洱海諸生講王者之民一章人之所不慮而知者一

章君子有三樂一章旣畢進講者而問之曰適講
王伯伯不必言矣且汝以何為王道耶對曰殺之
不然三句便是曰此是說王者氣象如面前日之
光而非日之體樹之影而非樹之形也又對曰所
過者化亦是曰此是贊王者道大如說日光這等
明樹影這等長去日體樹形更愈遠矣一坐前曰
孟子曾說以德行仁者王此却是直說王道矣予
曰是則是矣然又不知汝却以何為德以何為仁
也對曰若要直指可只是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
天下平已乎予曰汝旣知此則何必遠取即次講

二章書盡之矣蓋以德行仁仁字是王者必世而
後仁的仁字又是一家仁一國興仁堯舜帥天下
以仁的仁字也故上老老上長長上恤孤即是王
者之德而民興孝民興弟民不悖即是王者以德
而行仁也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要之王
道之大亦不外乎孩提之良知良能而已汝今諸
生說王道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也須思量其道如
此渾化如此神妙畢竟有個來歷如樹木然必下
地原是這樣果子方纔末稍結成這樣果子未有
始初以荆棘種之却忽然會長出個桃李來也故

天下之至妙至巧者莫過於聖人之不思不勉而
至妙至巧者亦莫過於孩提之不慮不學二者大
小雖殊其神化則不差毫末也況王者所過所存
直與上下同流而孩提之所知所能亦云達之天
下固未有不達之天下而可謂與上下同流亦未
有旣達之天下而不是與上下同流者也以此二
章合看恰好渾是一章但過化存神是樹木末稍
的果子良知良能是樹木根底的果子根稍分得
兩頭果子通貫一脉汝輩于今却須猛省思量人
人皆做過孩提赤子来人人皆知得愛親敬長来

何故堯舜孔孟却能以這果子花實溥海宇而同
流合化至後世諸人却把這個果子枯芽敗種而
生意斬然此中間却自有個緣故蓋由古先聖賢
生来便會識得輕重孔子吾十有五而志于學其
時志學便即知歸重孝弟慈也志重於孝弟慈則
便一切外物皆不能與他作對生機貫徹勃然充
盛絜矩從心更不由他得矣孟子窺見這個意思
又重重為他發嘆說君子有三樂雖王天下不與
存也夫一切外物之高美至於王天下處便盡了
此王天下不與則其他更何可言是孟子極贊夫

子志學之誠之極處其實三樂最先一着只是樂
孝樂弟樂孝樂弟到渾化時便天壤之間更無可
代以此反之於身便自然無愧無怍而爲學不厭
矣以此通之於人便自然盡得英才而爲教不倦
矣到得不厭不倦去處則前日良知良能渾然成
個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一段滋味其過不容以不
化其存不容以不神其天地不容以不合德矣故
今日吾輩既生 聖明之時又幸得聞聖學之要
只在能辨別得個輕重能決定得個趨向果然如
吾夫子當時志學一副肝腸則樹根之着地者愈

養而愈深枝榦之參天者將無疆而無盡知能神
化之果不惟際上下而同圓且將極古今而共久
矣願諸君其勉之勉之

昆陽州守夏子適從歸化尹遷霑州治因請視學及
舉行鄉約于海春書院乃署州事麗江二守潘
子即學舊基而爲之者其前面滇海予昨以治海
經是咸苦水勢橫溢民居民田溺爲巨浸今丁派
既導田間惟溪水一泓餘則悉已種苗青綠盈疇
民之髦倪頌樂者洋洋矣予謝諸職事勤績已隨
偕坐少休客有指堦除栢林告曰前年有司遷學

議伐宮墻多樹以充梓材樹棲群鳥俱徙巢他林
宵無影跡昨分守同野李公命二守君止勿伐群
鳥一夕歸巢如故言訖翎羽翩紛音聲鼓噪與諸
父老子弟樂意若相關然予因憶向夏子尹歸化
時以事至省予及分守李公延相談性學夏子堅
以所見自執謂性命非下學可與予爲辨析直繼
日以夜後別且數月茲来同遊於泮林海岸聽鳥
觀魚夷猶靜止似與疇昔之夜執語迥異乃訝而
詢以所得夏子忻然對曰漁以俗習牿我天良恒
謂聖賢非人可及故究情考索併力支吾求之愈

勞而去之益遠豈知性命諸天本吾固有嘗於日
用之間自視言動事爲其停當處雖古之儒先賢
哲恐亦難以殊論是以近来考索支吾雖不敢廢
然甚不爲拘迫而喫力矣其意將進而相謝予止
而謂曰子之近得比之前時果大徑庭但停當二
字尚恐或未盡停當也潘子亦從旁笑曰世之人
欲求停當二字爲甚難夏兄則去停當二字亦又
甚難也夏子瞿然曰言動事爲可不要停當耶予
曰可知言動事爲方纔可說停當則子之停當有
時而要有時而不要矣獨不觀茲柏林之禽鳥乎

其飛鳴之相關何如也又不覩海嚋之青苗乎其生機之萌茁何如也子若拘拘以停當求之則此鳥此苗何時而爲停當何時而爲不停當耶易曰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造化之妙原是貫徹渾融吾子蚤作而夜寐笑嬉而偃息無往莫非此體豈待言動事爲方思量得個停當又豈直待言動事爲停當方始說道與古先賢哲不殊若如是用功如是作見則未臨言動事爲固是錯過而既臨言動事爲亦總是錯過矣夏子憬然自省作而應曰子在川上謂不舍晝夜吾人心體決不可一息

有間況今當下生意津津真不殊於禽鳥不殊於新苗往時萬物一體之仁果覺渾淪成片矣翻思前此欲求停當豈不是個善念但善則便落一邊既有一邊善便有一邊不善既有一段善便有一段不善如何能得晝夜相通如何能得萬物一體故知顏子不改其樂孔子再四嘆而賢之亦因顏子得此不息之體其樂自不能改若只說顏子能以貧自安而不改則吾輩稍有志向亦可勉而爲之恐難以動孔子之嘆如是也予曰子之所見果於所執而將渾化但願自今以後日同諸生將此

生生之機暢達敷布俾一州二邑父老子弟俱忻忻以興孝興弟相養相安共茲林之禽鳥而和鳴並茲嚋之嘉禾而秀穎則萬物並育之風六合同春之象行自昆陽而肇端以莫可涯量矣潘子從旁贊曰夏子初任而過承公最詩曰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公之好而示之夏子也亦至矣敢共爲夏子拜嘉云

二月初六日丁祭方畢永昌兩庠生儒具在郡邑諸君率之于書院會講于感而嘆曰人生世間惟有此一件事最爲緊要然人於百年之中未嘗時刻

休歇看他何等動惕何等周詳獨於此處却寬懷放意不來說着理着要之總是不肯思量若思量時則孔孟去後至於今日其間功名富貴豪傑英雄皆是如我等之動惕而周詳者也畢竟灰飛烟散杳無歸着使當時若移其動惕之心以來動惕志氣移其周詳之見以來周詳問學豈不亦得入于聖人宮墻而萬年一日也耶況每年設立春秋二祭每月設立朔望兩拜俱是爲吾輩樹立表儀使人人有所觀感此而不興則非夫矣於是諸生起曰聖賢好做雖市井愚夫亦當知之但往

往求而弗得敢請示以其方予曰聖人去我已遠其方從何而覔所立五經四書即其方也但今看經書者多只草草率易將一切舊套俚說便輕信謂是聖賢宗旨所以終身老於佔俾而自已性命了無相干與草木朽腐又何足怪一生問曰不知性命要如何理會予曰若依舊套理會莫說汝輩老成即喚百十童生命以天命之謂性一題便個個可作成文章其於性命之理亦似了了但就聖人分上自言五十方知天命則聖人理會性命如是之難吾輩理會性命如是之易此豈聖人之質鈍於吾輩哉要之吾輩之理會非聖人之理會也曰吾輩固差矣不知聖人當時却是如何理會曰若知危病之家之求醫乎倉皇急遽西走東奔旁詢其故則曰爲救性命也夫性命二字生死繫焉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孟子曰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哀哉爲言蓋吊其雖生而已死也今須持畏死求生之心以去理會性命便自精神百倍而聖人地位方有可望矣故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又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看他此段精神方是與危病

求醫者同其汲汲所以能起死回生而續延壽命亘萬古而長存也不是如此懇切而漫欲理會性命吾知其決不可得也已

初至騰越警報方急中外戒嚴雖諸士人心亦皇皇故謁　廟升堂未及詳講繼鄉縉紳邀會於來鳳山房乃陽明先生手筆也衆坐方定忽報酋賊前鋒失利而黨衆猶尚負固遂匆忙遣師仍未終會越數日諸鄉達復脩會如初亦坐方定而捷音疊至矣乃共賡歌相慶頌我大中丞王公運籌決勝之遠而不肖其會逢其適之奇也諸縉紳因顧州守張君曰吾騰文事武備一時濟美則萬世無疆之休誠于茲會卜之矣今此會堂以默識名扁而羅公祖五華會語謂孔子默而識之之識即明道學者先須識仁之識果然仁字識得則疾痛痾癢恫瘝乃身即文事之脩武備之餙俱是不厭不倦實地工夫處矣客有問曰公祖會語謂學不厭教不倦何有於我爲不難不知他章入則事父兄出則事公卿亦云何有於我則亦可作不難否曰此亦從默識中来也蓋既認得父兄是我之親公卿是我之尊則自然推不開脫不去其敬事勉力亦

已不得如無所觧於其心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莊
子且能言之而孔子卻肯說此事何有於我身也
我客良父嘆曰子貢當時說夫子不言小子何述
卻是推開了自身而欲覔之於外天何言哉夫子
正爲方便指以默的頭面與他今若曉得四時之
行不得不行便見夫子不厭處百物之生不得不
生便見夫子不倦處州守張君噱然喜曰此豈惟
可以知夫子之默識且可以知程子之識仁蓋我
與人原是一個四時百物亦原是一個豈有學不
厭而教乃倦亦豈有四時常行而百物不生者哉

看来韓昌黎言愽愛之謂仁也未爲不是予復進
之曰昌黎之學甚不易及如原人篇舉草木鳥獸
而總名之曰山舉蛟龍魚鼈而總名之曰海舉家
國天下而總名之曰人此與孔子大學之旨一毫
不差張君復起而問曰看来孔子仁字只是個一
字所以先正有欲把易有太極的易字作一字讀
然則所謂識夫仁者總只是見夫一也諸生復有
質問者曰曾子謂夫子一貫之道即忠恕而已者
卻不知一貫與忠恕又何所分別也我予曰分別
即不是纔汝張父母云人與已是一個四時與百

物是一個知得此個一處便知得孔子仁與恕處
矣諸君因共浩嘆曰此今天下國家若都曉得此
個意思透徹則諸宣撫雖遠亦可聯之几席莽蛙
喇雖裹亦可服之華教而況目前生民有不如保
赤子如切體膚也哉予曰此個責任原人人本固
有的亦人人本該得的孔子說仁者人也今出世
既爲人便出世来當盡仁也盡這個仁以爲這個
人則其人又何所不該括耶即如今時鄉村俚語
說某人是個人又曰某人不是人其曰是人也者
豈謂其能梳頭洗面而穿衣吃飯耶其曰不是人

也者亦豈獨謂其頭面不整而巾履不備也耶要
必舉其所以處事所以處人所以處家處國而言
之也已故此意只患不識不知若知識得時自便
不容辭亦不容已如我今知得是屯道則屯政敢
自諉耶張君今知得是州守則州事敢自諉耶故
屯田事州中事諸公一衆即問之亦多不應若我
與張君則身雖在此而心則往来四境凡幾番矣
諸君嘆曰身在此而心每往来則可以言默而識
矣屯是州之屯州是屯之州張父母之心便同公
祖公祖之心便同張父母則是默而成之不言而

信存乎德行矣客有年大者進曰如公祖與父母則可謂純是天理矣但不知人欲雜時又作何用藥也予相顧囑曰君老矣不應復有此大受用若說破此等受用則豈止從今至百二十歲即從此至千萬億載而無疆無盡也已蓋凡言善惡者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者皆先吉而後凶今盈宇宙中只是個天只是個天便只是個理惟不知是只是理省方始化作欲去如今天日之下原只是個光亮惟瞽了目者方始化作暗去了也衆曰凡物有個頭腦此默識而知是學問的頭腦二位公祖

父母是一堂人的頭腦學問無默識便邪便亂百姓無官長便邪便亂不知在主宰上先立其大而惟末流治之則雖盡戮殺人而邊鄙終不得寧謐也巳客憬然悟曰幸矣幸矣我公祖未說破時老懷慌慌亂亂只覺得人欲紛擾一般今一時醒則反而求之我自侵早起來梳頭洗面頂冠束帶清茶淡飯繼而竭蹶赴會扶筇登山迎公祖而坐聽諸君而講耳聰目明身輕志快即頃刻之間而寸寸步步俱化作一團天理果然天日常明而人自變情也學之有頭腦也如是哉有復詰予曰學問

以默識爲頭腦公祖請爲諸生言個默識頭腦乎予亦詰曰須先酌公巨觥乃與公說此大頭腦也張君曰何如予解之曰孔子云默識是着不得句處諺不云乎酒中不語真君子相發一笑張君復目堂中柱聯有靜定之句曰學之有取於默也如是所以君子之用功不可不靜且定也予曰默識是定靜的頭定靜是默識的尾不觀大學之定靜必先首之以知止也耶張君再拜謝曰學難乎有得某于今日若近於慮而得矣先生之賜孰大焉容從而贊曰知止而得是明明德於天下也明明

德於天下則以巳昭昭使人昭昭生民耳目俱舉覩天光而我 朝以大明建號不有徵於今日乎

翌日復會鳳山書屋舉城父老子弟俱一時駢集客因起而謂曰俗語云人各有心以予觀之是大不然蓋人生世間其秉彝好德原有本心若感觸之下本心出見則我即是人人即是我如今日堂上堂下人雖千百而相向相通心却渾然合成一個也予亦從而嘆曰豈惟玆堂之人哉即耶隴川頭目辭去因令通士引之以觀城中元夕燈火諸頭目有感於士民懽慶上下安和平生所未及見今

早復於門官求進見甚切予令譯所欲言譯者曰
渠見州衛軍民心竊不分說金騰與三宣譬則均
是 天朝一叚土田中間只隔着一條埂塖今埂
塖内都是茂盛禾苗埂塖外便都變做稗子蒿草
顧上司也發大慈悲着服一同看着言訖涕淚交
下予時亦大為所動大衆從旁讚曰公祖之感夷
人若此真以萬物為一體矣有一生進而問曰萬
物一體誠仁者之心矣然孟子却云仁者人也合
而言之道也不知仁與道又何所分別也耶予曰
孟子此言即中庸率性之謂道一句也蓋仁之一

言乃其生生之德普天普地無處無時不是這個
生機山得之而為山水得之而為水禽獸得之而
為禽獸草木得之而為草木天命流行物與无妄
總曰天命之謂性也然禮經云天地之性人為貴
人之所以獨貴者則以其能率此天命之性而成
道也如山水雖得[illegible]性生機然只成得個山水禽
獸雖得天性生[illegible]只成得個禽獸草木雖得天
性生機然只成[illegible]個草木惟幸天命流行之中忽
然生出汝我[illegible]人來却便心虛意妙頭圓足方
耳聰目明手[illegible]止生性雖亦同乎山水禽獸草

木而能鋪張顯設平成乎山川調用乎禽獸栽制
乎草木由是限分尊卑以為君臣之道聯合恩愛
以為父子之道差等次序以為長幼之道辨別嫌
疑以為夫婦之道篤投信義以為朋友之道此則
是因天命之生性而率以最貴之人身以有覺之
人心而弘夫無為之道體使普天普地俱變做條
條理理之世界而不成混混沌沌之乾坤矣衆復
讚曰公祖之言正所謂人者天地之心天地設位
而聖人成能也予曰此心字與尋常心字不同大
衆在此須用個譬喻他纔明白蓋人叫做天地的

心則天地當叫做人的身如天地沒人為主就像
人睡着了時身子完全現在却一些無用天地間
一得個堯舜孔孟主張便像個人睡醒了一般耳
目却何等伶俐身體却何等快活而家庭内外却
何等齊整也耶衆嘆曰聖人不生萬古長夜此語
誠為至言今我此身本可以為堯舜為孔孟而顧
自甘於禽獸以同污賤自淪於草木以同朽腐其
機誠繫於醒與不醒之間今日責任又在於我公
祖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而使騰衝内外
同一常惺惺焉乃妙也一生復進而問曰人之睡

貴於能醒果然矣但孟子鷄鳴而起孳孳爲善孳
孳爲利雖均一醒而所爲又有不同則将柰何予
曰醒與睡是将他来作個譬喻睡醒之醒止從眼
開處說醒覺醒之醒則從心開處說醒若以眼開
之醒而即當心開之醒則自尭舜孔孟之外而比
比以甘同禽獸草木者豈盡閉眉合眼之人耶惟
須得如今日一堂上下人人出見本心則人與仁
合即上司便成上司僚屬便成僚屬鄉士夫便成
鄉士夫郡子弟便成郡子弟豈不人道昭布於此
一堂也耶曰合而言之之道與本立道生之道可

相同否予曰論語首言學而時習即繼以其爲人
也孝弟蓋孔子之學只是教人爲人孔子教人爲
人只要人孝弟所以又說仁者人也親親爲大親
親即仁以孝弟之仁而合於爲人之人則孝可以
事君弟可以事長近可以仁民遠可以愛物齊治
均平之道沛然四達於天下國家而無疆無盡矣
合而言之則道豈有不生也哉於是衆共舉手賀
曰今日滿堂真是個個心目醒然固未有一家之
人皆醒而盜賊敢窺竊者奔酉不自此而遠遁萬
里也耶

州衛及諸鄉士夫復請大舉鄉約於演武場講 聖
諭畢父老各率子弟以萬計咸依戀環聽不能舍
去予呼進講林生而問曰適纔汝爲諸人講演鄉
約則善矣不知汝所自受用者復是何如林生曰
自領教来常持此心不敢放下予顧諸士夫嘆曰
只恐林生所持者未必是心也林生竦然曰不是
心是何物耶予乃徧指面前所有而示曰汝看此
時環侍老少林林總總個個仄着足而立傾着耳
而聽睜着目而視一段精神果待汝去持否豈惟
人我兩邊車馬之旁列上下禽鳥之交飛遠近園

花之芬馥亦共此段精神果待他去持否豈惟物
哉方今高如天日之明熙和如風氣之暄煦藹如
雲烟之霏密亦共此段精神果待他去持否林生
未及對而諸老幼咸躍然前曰我百姓們此時懽
忻的意思真覺得同鳥兒一般活動花兒一般開
發風兒日兒一般和暢也不曉得要怎麽去持也
不曉得怎麽去放但只恨不曾早来聽得又只怕
上司去後無由再来聽得也曰汝諸人所言者就
是汝諸人的本心汝諸人的心果是就同着萬物
的心諸人與萬物的心亦果是就同着天地的心

蓋天地以生物為心今日風暄氣暖鳥鳴花發宇
宙之間渾然是一團和樂今日
太祖高皇帝教汝等孝順和睦安生守分閭閻之間
亦渾然是一團和樂和則自能致祥如春天一和
則禽畜自然生育樹木自然滋榮苗稼自然秀頴
而萬寶美利無一不生生矣況人家一和而其興
旺繁昌所有利益又何可盡言耶故適来童子歌
詩謂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樂
只二字亦正是一團和氣之意也汝輩老者已不
必言若許多後生小子肯時時忍耐不使性氣於

親長之前不好争鬭於隣里之間不多殺害於六
畜之類去斲喪這一團和樂則千年萬載長時我
在汝縢越地方矣又何恨其来之遲而怕其去之
速耶言訖皆滛滛涕下予強止散去林生復同諸
士夫請予開示再四進曰公祖謂諸老幼所言既
皆渾是本心則林生所言者又何獨不是心耶予
復嘆曰謂之是心亦可謂之不是心亦可蓋天下
無心外之事何獨所持而不是心但既有所持則
必有一物矣諸君試看許多老幼在此講談一段
精神千千萬萬變變化化倐然而聚倐然而散倐

然而喜倐然而悲彼既不可得而知我亦不可得
而測非惟無待於持而亦無所容其持也林子於
此心渾淪圓活處曾未見得而遽云持守而不放
下則其所執者或只意念之端倪或只見聞之想
像持守益堅而去心益遠矣故謂之不是心亦可
也林生復進而質曰諸生平日讀書把心與意看
得原不相遠今公祖斷然以所持只可是意念而
不可是心不知心與意念如何相爭如此之遠也
予浩然發嘆曰以意念為心自孔孟以後大抵皆
然矣又何怪夫諸君之錯認也耶但此個却是學

問一大頭腦此處不清而謾謂有志學聖是猶煮
沙而求作粥縱教水乾柴盡而粥終不可入口也
諸縉紳請曰意念與心既是不同也須為諸生指
破渠方不至錯用工也予嘆曰若使其可得用言
指破則林生亦可得以用力執持矣諸君聞而嘆
曰然則不可着句指破處便即是心而稍可着力
執持處便總是意念矣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林
兄欲得天地之心而持循之其尚自復以自見始
於是林生及諸師友讀於明倫堂聯四日之會而
後別

近溪羅先生明道録跋

先生自弱冠時聞道即以興起斯文為已任厥後服官中外迄于還山日夜孜孜以此自勵以此誨人以故會中多問答語而應酬詩文亦時時丞筆為之顧藁多散軼海内来學者頋刻以傳而卒不可得奎自丙寅獲侍以来十九季所矣凡會中肯綮語皆謹録之曩與先生之伯子軒仲子輅彙緝成卷無何復軼去今即録中之一二藏於家者固請於先生刻之以惠同志刻成奎得綴數語卷末至其學術接孔門正脈則覽者當自得之所謂因文可以見道也非奎之愚所能贊也子贛曰臣譬仲尼猶兩手捧土置之泰山之顛其無益於泰山之高明矣奎於先生亦云旹

萬曆甲中夏五月門人臨川杜應奎百拜跋

敘羅近師明道錄後

今之譚學者皆曰道不易言夫道曷難言哉難於聞之而悟悟之而皆道耳夫孺子歌滄人恒言天下國家有耳者所共聞惟宣尼子輿知其為至理所寓而明之以廸人彼固有所以合之而一理渾融充塞無間要亦見之真而感通為甚速也講幼從外傳則為言中庸之誠天則實理人則實心矣稍長侍先君訥齋游安城諸先達則又為言實理之在天者即吾心實心之在我者即天理矣然形體心知天人逈隔敏黽從事泮溪猶初比丙寅歲近溪羅先生會講跡山錄遠道遠德三重九經要皆行之以一而所揆一之義甚明且切時則心

若有契乃修贄及先生之門往還將十餘載未之敢怠惟繹一之一言亦未敢忘也至丁丑成進士去知宣城韋先生以賫捧出都門相與並舟而南于時寢興食息形跡渾忘俯察仰觀喫緊活潑偶爾若有所悟不覺大呼起曰塞乎天地之間非所謂實邪斯之實也非所謂一邪心理神靈虛

含昭曠物我天地玅合貞融乃知聖人為言初無二理吾人自得斯可逢源也先生亦躍然喜曰異哉吾不意子乃亦悟及此此之謂知天地化育也從茲而立本以經綸天下特易易爾久之竊敢以學脉請諸先生先生曰此道自孟子後寔難其人孟直養無害由於性善之信而不疑性善不疑由於天人之一而不二後儒以氣質譚性則天且疑之矣況於人邪疑則性根且斬矣又安能以無害而養之以直邪我明幸生陽明先師其見是以悟其氣是以充孔孟性命之脉誠自一綫而引之普天無復支離間隔之病其有功吾道真可稱罔極者昨備員言責於從祀之議輒不自

量首陳之已得議允而此學益以大明頋陽明之後誰與得其宗者茲讀先生會語宛然姚江宗派也是足以明道故名為明道錄因敬述夙所承教者以附末簡如是云旨

萬曆乙酉歲仲冬之吉

賜進士第河南道監察御史奉

近溪子明道錄八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羅汝芳撰前有昆明郭斗序稱汝芳以家居富美堂及雲南五華書院所集講義二卷合而刻之一題曰五華會語一題曰雙玉會語其門人杜應奎又附以所記汝芳論學編爲三卷題曰近溪先生會語此本題曰明道錄作八卷又每卷但題會語不標其地卷端題門人樂安詹事講校梓葢應奎編於前事講又編於後故書名卷帙各不同也

古言二卷

〔明〕鄭曉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四十四年項篤壽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古言二卷》提要

古言序

正德丁卯曉年九歲先公携至百可園教識字逾三月四書成誦先公喜曰可教也時時取經史解說大意後三十餘年詮銲授兒曹十不存一矣項甥子長進士見而說之遂付諸梓嗚呼音容如在忍失此身哉

嘉靖乙丑十月旣望曉識

古言卷上

海鹽鄭曉

八卦伏羲所作重之者文王也易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義畫也因而重之爻在其中文畫也連山首艮歸藏首坤皆止八卦至周首乾乃有六十四卦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言義易也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言文易也

成周時六卿遷轉三公不然初太公爲太師卒周公代之周公卒畢公代爲太師召公仍爲太保周公爲冢宰卒召公以司空代之代冢宰而不代太師也召公歷三朝皆太保畢公代太公爲司馬而不代太師毛公代召公司空而不代太保蓋毛公代榮公爲太傅康叔代太史蘇公爲司寇而不代其太史代太史者逸也

商伐夏秋收時周伐商春耕時

散宜生南宮适閎夭太顛皆學於太公疏附先後奔奏禦侮總言文王之臣宣力任事如此非專指四臣四行

孔子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又曰當文王事紂之時乎是故其辭危讀易而後知聖人憂勤惕厲之心也文王羑里時年

八十八其所演易彖詞是也讀其詞而見其心矣德愈盛則身愈下名愈彰則迹愈危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以服事殷之心也危必平易必傾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也危而平矣平易至於傾也易而傾矣傾可反而平也危易之心毫釐傾平之迹天壤

宋儒有功於吾道甚多但開口便說漢儒

駁雜又譏其訓詁恐未足以服漢儒之
心宋儒所資於漢儒者十七八只今諸
經書傳註儘有不及漢儒者宋儒譏漢
儒太過近世又信宋儒太過今之講學
者又譏宋儒太過
聖學相傳至孔孟論者皆云直至宋儒周
程始爲得孔孟之傳論孔庭從祀者盍
多其說孟子之後惟文中子周茂叔程

明道朱晦庵之學爲正若荀況楊雄董
仲舒皆大儒知學追之永叔以文章言
道術又次之漢諸經師人品雖不能盡
善然實有功於聖教
聖人將修春秋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
記得百二十國寶書又與左丘明乘如
周觀於周史乃作春秋既成以授游夏
令參正之對曰不能贊一詞已乃稽之

卜得陽豫之卦此漢儒之言其去聖人
未遠宜信
陰厭陽厭求神無定在也不知其神在此
乎在彼乎故有正祭必先之以陰厭終
之以陽厭孝之至也孝之至也愛之至
敬之至也何言乎陰厭陽厭也陰厭於
奥也陽厭於屋漏也奥室西南隅不得
戶明故曰陰厭屋漏室西北隅當屋之

白故曰陽厭此疏說也抑亦陰謂神之
歆祀而始來陽謂神之就享而將去其
來來自陰也其去去自陽也詩正義云
大夫無陽厭非也夫特牲饋食士禮也
陰厭陽厭不殺於士而況大夫少牢饋
食不有陰厭乎有司徹不有陽厭乎少
牢饋食有司徹皆大夫祭禮也一事也
有司徹者少牢饋食之終也大夫之祭

始儐尸於堂卒禮尸於室一日之事也非若天子諸侯之祭明日而繹故少牢饋食無陽厭有司徹有之有司徹無陰厭少牢饋食有之大夫之祭其先也隆於士而殺於諸侯也非大夫無陽厭也惟夫宗子殤者陰厭耳矣庶子殤與無後者陽厭耳矣是謂殤不備祭由是觀之陰厭之禮隆於陽厭備於陽厭徐於

陽厭陽厭者徹俎而改饌也又曰二厭無尸陰厭而後迎尸尸出而後陽厭也

程子傳易據王弼本弼出費直朱子易本義據呂伯恭古易則本之田何費易長於卦筮無章句以爻彖文言等叅入諸卦以解經田易傳自孔子經分上下以孔子所作爲十傳皆有章句蓋程朱傳義異本今乃並行乃以朱義從程傳學者不復知有古易矣

記曰雩宗祭水旱也宗讀爲禜讀如字者誤矣夫雩請雨故魯旱則雩禜請霽故鄭水則禜古之人雩祭以牲雲漢詩曰靡愛斯牲是也禜祭以牲春秋大水鼓用牲於社於門是也左氏凡天災有幣無牲之說豈别有據乎周禮雩祭司巫禜祭邑人各專其事漢禮雩衣皂禜衣

朱各異其物蓋雩從雨禜從火故雩以女禜以男雩於北禜於南陰陽之義也舞皇用瓠古法也或謂雩以男假禜以管域更詳之

雙生子質家先先生文家先後生其義未詳

用人理財平天下大急務用人是教理財是養古之教人所教在是則所用在是

所用在是則不教而人自從之後世所教非所用所用非所教萬語千言人誰信之古者養民何嘗有所施於民只是不妄取之而已後世竭民財力不得養其父母妻子而以區區帛肉與民曰我養老又輒云免租幾分而寔他端取之以盈其數皆由生者寡而食者衆為者舒而用者疾一有軍旅水旱窘迫無策

又加賦於民所謂恒足正謂平日生財卒有兵荒自能贍給非謂一歲之入僅供一歲之出而已苟歲入不足支歲出國之喪亂無日矣

石經大學次序亦自可玩味首大學之道四句次古之欲明德一節又次物有本末四句又次綿蠻詩又次知止節又次邦畿節又次聽訟節又次自天子二節又次物格而后知至節又次所謂誠其意章又次所謂修身章食而不知其味下有顔淵問仁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二十二字次所謂齊其家章次所謂治國章首節次一家仁節次如保赤子節次故治國五節次所謂平天下首三章次秦誓四節次節彼南山節次是故君子先慎乎德四

節次殷之未喪師節次楚書節次是故言悖節次康誥惟命節次舅犯節次仁者以財二節次生財節次孟獻子二節次是故君子有大道節次堯舜帥天下節次明德親民二章次穆穆文王三節終焉

大學一篇初在戴記中程子始表章因而更定之朱子為之章句今傳習者是也

漢大司農鄭玄所註唐國子祭酒孔穎達所疏皆古本也元金華王氏栢四明黃氏震草廬吳氏澄國朝正學方氏孝孺山陰景氏　温陵蔡氏清莆田鄭氏瑗新安潘氏潢各有說惟餘姚王氏守仁尊信古本余固不敢謂古本有錯簡也又有石經大學與古本大學不同魏政和中詔諸儒虞松等考正五經衛覬邯鄲淳鍾會等以古文小篆八分刻之於石始行禮記而大學中庸傳焉松表述賈逵之言曰孔伋窮居於宋懼先聖之學不明而帝王之道墜故作大學以經之中庸以緯之則學庸皆子思所作經緯之說亦不為無見蓋必有所受矣戴鄭賈三家皆不分經傳經傳分於宋儒

近世言鬼神事即謂此禪說不知四十二章經未至洛陽達磨未入建康時聖賢亦多言之語曰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又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使天下之人齋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此何物也易曰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記曰骨肉斃於下陰為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吳季札葬子嬴博之間而曰骨肉復歸於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此後屈原賈誼知此意天地間萬物聚散皆鬼神也

胡康侯曰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穀梁氏曰苞人民毆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胡說為優

人生七年曰悼十年曰幼二十曰弱而冠然少昊十二而冠魯襄公亦然三十曰壯乃有室文王年十四而生伯邑考四十曰強乃仕禹益治水皆年未二十五十曰艾言髮蒼白如艾也然又曰少艾六十曰耆男子耆而閉房無世子則命貴公子將㩁亦如之蓋未六十無立庶子爲世子之法恐立而復黜乃亂道也

七十曰老家事傳矣况王事乎故曰大夫七十而致仕八十九十曰耄百年曰期

衡紞紘綖四者皆冠之飾衡維持冠者笄是也紞縣瑱之繩即充耳也紘繫冠於首冠冕有笄用紘紘用一組緇布冠無笄用纓纓用二組纓自上而結下紘從下而屬上皆垂其餘也綖冠上覆者冕以木爲幹衣其上謂之綖藻率以韋爲之以籍王也鞞鞛佩刀削飾上曰鞞下曰鞛鞶紳帶即大帶厲帶垂貌游旌旗之游纓馬膺前飾鍚在馬額鸞在鑣和在衡鈴在旂

聖人以春秋屬子夏孝經屬曾子春秋二尺四寸書孝經一尺二寸書詩亦屬子夏

杜氏謂獲麟而作春秋范氏言作春秋而麟至杜說是司馬公言春秋文成數萬張晏數之纔得萬八千字李氏數之更闕一千四百二十八字公穀書孔子生左書仲尼卒皆非春秋本文

庫成六藝論曰左氏善於禮公羊善於讖穀梁善於經庫成箴左氏膏肓發公羊墨守起穀梁廢疾自後二傳微而左氏

顯

古者釋經不敢自信故其傳不與經相參
雖孔子傳易亦然春秋三傳亦不聯經
石經書公羊傳有傳無經漢諸大儒為
傳訓者往往與經別行至季長註周禮
謂如此則學兩讀遂以傳入經後漢以
來就經為傳者自季長始也元凱解左
傳亦合而為一

疑傳疑信傳信一仲子也左公羊以為惠
公之妾桓公之母穀梁以為孝公之妾
惠公之母觀春秋書惠公仲子恐左公
羊說為是公羊以子氏為隱公母穀梁
以為隱公妻妻是也

左傳魯定公八年侵齊門於陽州士皆坐
列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
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籍丘子鉏擊之
與一人俱斃偃且射子鉏中頰殪既斃
矣焉能射人殪曰仆也要離謂夫差云
臣迎風則偃背風則仆前覆偃却倒

春秋魯史本名聖人未修時名春秋修後
亦名春秋詩亡然後春秋作此已修之
春秋下文魯之春秋是未修之春秋其
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此春秋之未
修者其義則某竊取之此春秋之已修
者未修時事與文猶乘檮杌既修後則

事有褒貶文有筆削矣

乾之彖見文王造周之德坤之彖見文王
事殷之心

乾九五革九五皆聖人在天子之位也龍
飛堯舜也虎變湯武也坤九五周公以
之泰九二房玄齡韓稚圭以之蹇六二
諸葛孔明以之遯上九錢淡成有焉

易若無序卦後儒又將以六十四卦爲錯簡而別爲叙次矣

伏羲作八卦非取於河圖也孔子傳易曰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又曰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

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不此之信而信漢儒之說可乎書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亦不言洛龜事

後世言伏羲止八卦文王重之爲六十四卦者非也若無六十四卦何以能筮筮必六十四卦乃有三百八十爻不然筮必一爻動而後可占二爻動則無卦可占矣若謂至文王方有六十四卦何以唐虞時即有龜筮協從之説三皇堯舜何以取象於渙於噬嗑等卦乎

文言元者善之長四句說者謂先師引穆姜之言恐非穆姜所能言蓋穆姜能記述先聖賢之言也

外夷爲中國患者北胡爲最西羌次之南蠻又次之東夷在海中者未嘗有出入

中國殘毀省府經行深入千里者航海登岸遠不過百里

周時六卿以天地春夏秋冬爲序不以所領公孤爲先後如顧命召六卿召公太保以冢宰第一次司徒芮伯宗伯彤伯司馬太師畢公司寇衛侯司空毛公太傳不以侯伯封爵論

唐律文章甚佳疏義亦詳博長孫趙公等

所撰但曰類殊不分明曰名例曰禁衛曰職制曰戶婚曰廄庫曰擅興曰賊盜曰鬭訟曰詐僞曰雜律曰捕亡曰斷獄高宗永徽四年十一月十九日上魏李悝法經六篇一盜法二賊法三囚法四捕法五雜法六具法唐名例律如具法商鞅改法爲律漢律九章又終爲戶興廄三篇并法經百九章曹魏因漢律爲

十八篇晉增爲二十篇

凡笞杖徒各五流三死二二絞斬俱贖銅一百二十斤

姓一字而名三字令尹子文姓三字而名一字侯莫陳悅

柴字子羔施字子期臧明字子羽不知何義

漢唐不可無朔方猶都燕不可無大寧上谷雲中大寧今與朵顏夷矣

三代後守成令主漢文帝第一宋仁宗次之仁宗特人才迭進迭退政事乍行乍止又有郭后事所以不及文帝文帝近王道矣唐玄宗才高無行晚年竟致亂自古女禍最烈况楊氏又非妹妲比乎

月令孟冬臘先祖五祀聚祭之周之七祀雖四時祭於臘亦聚祭也八蜡諸神共立尸而伊耆氏配之伊耆始爲蜡

平勃之留少帝以俟代王也辟弑君之名也少帝眞惠帝子也夏侯嬰之清宮也衛士呵曰天子在內惠帝紀言少帝後宮美人子張后傳亦言後宮人子殺其母而取之帝之幼也嘗言后殺我母我長必爲亂此皆子長之言至孟堅史乃云少帝呂氏子平勃不立少帝而迎代王恐有唐五王之禍也少帝不得其終

是以有齊趙楚七國之難

士冠禮天子諸侯大夫同天下無生而貴者冠而受命於君始貴也若天子諸侯踐祚而後冠者又有公冠禮其賓以大夫之賢者

冠者取脯適東壁北面見母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蓋冠時母在闈門外闈門在東婦人入廟所由之門故適東壁北面見之母拜者拜受脯也非拜子也脯祖宗所賜也其曰母拜之成人而與爲禮也非是

公孫丞相布被非僞也公孫節儉惡衣食宰相封侯而子孫貧不能存漢每下詔存邺其後司馬闓舘不知公孫有否

王荆公修身潔行過於韓范富歐其志在天下後世必欲一身一時任其事但不得人人似荆公耳乃不諒其心萬口交訕豈不冤哉荆公自信無愧不以人言爲意誤天下矣

三王之後人君有大功於天下後世者莫如漢武帝帝表章六經於秦火之後罷斥申韓蘇張之術又開拓華夏今遼東寧夏甘肅四川雲南貴州兩廣福建并浙東數郡皆武帝所取變夷爲華交州今爲安南竊據朔方今爲胡虜巢穴右北平之大寧今畀朶顏諸戎玄菟樂浪又爲朝鮮所有此皆武帝所取故我朝輿地廣於唐宋不及於漢

策莫盛於漢漢策莫過於鼂大夫鼂策就事爲文文簡徑明暢事皆鑿鑿可行賈太傅不及也文中子曰洋洋乎鼂董公孫之對有以哉

宋仁宗以王韶取河岷宕洮疊五州受賀於紫宸殿賜王介甫玉帶初韶既復河州會降羌叛韶回軍擊之木征乘間復據河州韶冒險兼程入洮州木征留其黨守河州自率衆尾韶韶力戰破走之河州復平岷宕洮疊羌酋皆以城附韶軍行五十四日涉千八百里得州五斬首數千級獲牛羊馬萬計蓋宋偏安境

土日蹙屢困於夷狄如洮岷河不守隴右必危而關中不可守介甫主議遣韶破西羌以安隴右不為開邊生事

朱子言文中子論治體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爽似仲舒而純不及子謂文中子本領純粹得聖學正傳過仲舒遠甚朱子又言退之原道諸篇非通所及亦恐未然退之文人何敢望文中子文中子前有孟子後有周子餘皆不及也

勿為才所使必欲用世荀文若身名俱喪為何只為忍不住這一段才或與徐庶皆事操庶不露其才得脫去彧才露欲去不得三國人才孔明之下即文若文若優於公瑾孔明高於文若處只在躬耕南陽不遇玄德不相從耳玄德本漢宗人獻帝衣帶中密詔禪位玄德稱

為帝室之胄文若亦知之而不能舍操歸劉可恨也齊丘穆之豈能伯仲文若

守成之主在位逾三十年者亦不多得夏不降六十年孔甲三十二年商太甲三十四年沃丁三十年太戊七十六年祖丁三十二年高宗六十年祖甲三十四年帝乙三十八年周成王三十八年昭王四十二年穆王五十六年宣王四十

七年平王五十二年襄王三十四年敬
王四十五年顯王四十九年漢武帝五
十五年唐高宗三十五年玄宗四十五
年宋仁宗四十二年高宗三十六年

姓與氏異姓其本也氏其支也故曰言姓
必在上言氏必在下如稱周王則曰姓
姬不得曰姬氏稱四岳則曰許氏不得
曰姓許今人嘗書姓某氏相襲誤耳余

姓姬鄭出自周周宣王母弟友封於鄭
國在華陰後遷溱洧之間爲新鄭久之
子孫有以國爲氏者友即桓公然以國
爲氏亦非禮禮以王父字爲氏祝融之
後封於檜國於外方之北滎波之南溱
洧之間後爲鄭桓公所滅而徙居焉檜
之後亦有以鄭爲氏者故姬姓之鄭黄
帝出姓妘之鄭高辛出檜一作鄶故又
稱祁鄶人

鷺邑本白楚威王時有朱鷺合沓飛翔而
來舞鼓吹舊有朱鷺曲是也

姓字從女生故上古八大姓皆從女曰姜
曰姬曰嬀曰姒曰嬴曰姞曰姚曰妘

朱陸之學本不同余不知學亦未知孰是
禮哭師哭友哭所之各有其處朱子帥
門人詣佛寺爲位哭子静蓋斥爲禪學

也趙東山贊子静云儒者曰汝學似禪
佛者曰我法無是超然獨契本心以俟
聖人百世

横渠學術純於伊川子厚文章優於退之
平津清約嚴於君實鄴侯忠諫深於宣
公

兩漢宰相絶無如李林甫秦檜盧杞蔡京
者然檜尤甚於林甫京尤甚於杞

舜攝政徧於羣神周作洛咸秩無文鬼神
之當敬如此子曰敬鬼神而遠之遠之
乃所以敬之也傳說曰黷於祭祀時謂
弗欽不遠之也

材之用世者日畢一日世之忌材者日狠
一日人之生財者日懶一日財之糜費
者日甚一日

孟子至炎漢後始盛傳於世註有趙岐陸
善經音釋有張鎰丁公著自善經已降
訓說雖小有異同而共宗趙氏音釋二
家張氏徒分章句漏落頗多丁氏稍識
指歸僞謬時有至宋孫奭等作音義二
卷以斜正二氏之說又因趙氏說爲正
義於是孟子有趙註孫疏行於世七篇
各有上下趙所分也

章者文之成句者辭之絕章者明也總義

也包體以明情也句者局也聯字分疆
以局言也

齊王悅南郭先生吹竽廩食以數百人喜
鄒忌鼓琴卒授之國政此豈知與民同
樂之意乎

夏諺漢註云夏禹之世民諺語宋疏統言
遊豫皆巡行別言遊者有所縱而至於
適豫者有所適而至於樂故遊則未至
於豫豫則不止於遊也春秋傳曰魯季
氏有嘉樹晉范宣子豫焉

徵招角招爲事爲民皆以招名者孫氏云
舜作歌以康庶事鼓琴歌南風以阜民
財之意恐未必然是時韶樂尚傳於齊
又世皆重韶樂角木音三分羽益一以
生其數八八六十四民之象也角亂則
憂其民怨徵火音三分宮損一以生其

數六九五十四事之象也徵亂則哀其
事應宫九九八十一商八九七十二羽
五八四十八商三分徵益一以徵五十
四而三分之每分十八於五十四而加
一十八則得七十二矣羽三分商損一
以商七十二而三分之每分二十四於
七十二而損二十四則得四十八徵角
放此

齊桓在位四十三年景五十八年二君能
久任管晏管晏不能爲國遠慮區區圖
伯一時不知正心正家正朝廷之道仲
卒而豎刁易牙開方用事竟致五公子
之亂晏對叔向憂陳氏不聞匡救之術
景老屬子荼於國高二大夫景卒五公
子出奔陳乞鬪諸大夫國夏高張晏圉
奔魯乞遂弑荼立陽生蓋景卒纔十年
而田常又弑簡公姜竟爲田所滅

易牛章見聖賢遇著納牖之意先發難令
其良心不覺萌動再發難令其良心勃
然興起有力行之勢又發難令其以是
良心而行善政蔽錮漸開而本心自見
非平日自已察識天理真機圓熟不能
隨緣解縛如此

民事不可緩即兼富與教蓋安民生與民

行皆以力田重農爲本務下文遂詳言
之非言匹夫事也

聖人無行不與即是教不必就事就問始
爲教故曰予欲無言孟子反齊滕之路
不與子敖言使事吊公行氏亦不與子
敖言樂正子乃從之自魯之齊烏在其
師孟子乎是時孟子在齊子敖使魯故
樂正子自魯從之至齊孟子稱樂正子

好善未聞不能惡惡而能好善者蓋孟
子切責之後改悟而進德也
司城宋卿貞子姓名不可考陳侯名周陳
懷公之子潛公後爲楚所滅夫子主於
司城而臣於陳侯也司城謚貞必正直
而非邪佞者宋六卿司城在司寇之上
右師左師司馬司徒之下古有司空無
司城惟宋以武公名司空改司城

滑釐卽愼到墨子弟子善用兵嘗與同門
三百人持守器守宋城禦楚寇著愼子
四十六篇與宋鈃同時孟子獨舉齊魯
初封言者以魯伐齊而取南陽齊益不
足魯益有餘非復太公周公之舊疆山
南曰陽岱山之南曰南陽在齊之南魯
之北
性無善無不善性相近也性可以爲善可
以爲不善習相遠也有性善有性不善
上智下愚不移也此三說皆不可無故
孟子亦不斥其非直云乃若其情云云
但說到情便與性異
民社雖非卽以爲學亦不可謂學也
漢初論語三家魯人所傳曰魯論語卽今
所行篇次也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
夏侯勝丞相韋賢及玄成魯扶卿太子

太傅夏侯建前將軍蕭望之並傳之名
家齊人所傳曰齊論語視魯多問王知
道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昌
邑中尉王吉少府朱畸琅邪王卿御史
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
並傳之惟古名家古論語者魯共王壞
孔宅得古文論語於壁中凡二十一篇
有兩子張如淳曰分堯曰篇後子張問

爲從政篇篇次不與齊魯同博士孔安國爲傳後漢南郡太守馬融注之安昌侯張禹受魯論於夏侯建又從庸生王吉受齊論擇善而從號曰張侯論最後行爲世所貴禹以授成帝後漢包咸周氏並爲章句列於學官漢末大司農康成就魯論張包周篇章參考齊古爲注魏司空陳群太常王肅博士周生烈皆

爲義說吏部尚書何晏集孔包咸周馬鄭陳王周生說并已意爲集解宋侍講學士刑昺爲之疏古文者科斗書也所謂倉頡本體周所用今人不識也形多頭麄尾細狀復團圓似水蟲之科斗

聯字成句聯句成章積章成篇積篇成帙

孔門諸弟所問皆性命道德之旨孟子弟子所問不過古今聞見人情世變而已惟公孫丑問不動心最精切

思無邪疏曰詩之爲體論功頌德止僻防邪大抵皆歸於正故此一句可以當之

定公繼兄昭公而立受制意如意如逐昭公旅死於乾侯王法所必誅又廢世子衍及務人定公不能討賊孔子修春秋於其元年不書正月亦不肯仕魯其吞或人之問獨擧友于兄弟爲言蓋貪位

保好而忘君父兄弟之讐孝友安在

佾舞之數服虔說每佾八人蓋減行數不減人數隱五年左傳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杜預云惟天子得盡物數故以八爲列諸侯則不敢用八預及何休說行減人亦減正義以舞勢

宜方行列既減即人數亦宜減從何杜說諸侯則六六三十六人也

既說夷狄雖有君長而無禮義中國雖偶無君若周召共和之年而禮義不廢故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揖讓而升者出次揖及階又揖升堂又揖下而飲者射既畢揖而下衆偶畢又揖而上勝者先升負者繼進坐取觶豐上立飲卒坐奠觶豐下季長曰多筭飲少筭禮又曰勝者袒決執張弓不勝者脫夬持弛弓

諸侯五廟惟魯六廟文十三年公羊傳曰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穀梁曰太室即世室

禮有金鐸木鐸鐸鈴也皆以金爲之舌金曰金鐸木曰木鐸周禮教鼓人以金鐸通鼓大司馬教振旅兩司馬執鐸明堂位云振木鐸於朝既云武事振金鐸文事木鐸

仲尼雖有天子薦之亦必不有天下當是時世衰俗薄非唐虞時比若非順天應人爲革命之事安得寧帖武王革命後禍亂不已已不及商時仲尼不欲爲革命事觀其稱太伯文王爲至德謂武未盡善可見

世本意是中古時書今世本載仲孫貜生南宮縚又云臧孫辰爲公子彄曾孫乃春秋後人所纂

微生畝高一人畝名高字也名呼聖人而詰其佞直也乞醯與鄰非直也必欲周人之急亦非固矣故聖人敬遜而稱許之

子桑伯子王肅何晏皆云書傳無見康成以爲秦大夫公孫枝字子桑也邢昺以爲非是衛大夫亦有公孫枝

費壯邑也僖元年公子友敗莒于酈公賜之汶陽之田及費臯之有季氏自此始季世卿執政不臣費邑宰效尤數畔昭十三年南蒯以費畔定八年公山弗擾以費畔故欲得閔子宰費

老彭正義云即莊子所謂彭祖王弼以老爲老子彭爲彭祖世本云老彭姓籛名鏗在商爲守藏史在周爲柱下史年八百歲籛音翦一云即老子

聖人歌唐虞之世麟鳳遊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此蓋不夢周公而修春史時也鳳兮鳳兮何德衰豈

哉

太伯伯夷季札皆讓國季札固不及然取其節惟顧天倫而輕人爵何等潔若以宗社論札雖不讓可也若太伯又非伯夷所能及伯夷直欲伸已志前後事都不粘帶季札尚顧其國季札守節之讓伯夷求仁之讓太伯達權之讓也觀札之觀周樂年九十餘尚將兵救陳其學識才略亦豈易及哉春秋書吳子使札來聘本是褒詞稱吳子稱使稱來聘語意可見其稱名者禮使大國以卿大夫無職而使曰攝札非有職者以賢故攝凡使於上國者卿大夫則書公子公孫否書名蓋非世官不得稱公子公孫稱公子公孫即官矣札本吳太伯仲雍後吳以讓建邦亦以讓喪邦

聖人皆名呼弟子惟閔子騫字之不知何

意

季氏富於周公今說周公財貨之富非是周公豈富於財貨者夫子不肯正言季氏富於魯侯故言富於周公魯周公之國封地方百里公車千乘此周公之富也且周公懿親冢宰太師元侯上公東伯尊官又輔兩朝年久如此封國之富止於千乘今季氏分而有之者不止千乘觀孟子時魯衰已甚尤云方百里者五夫子時魯更大

何平叔註屢空朱註用之平叔又云一說屢猶每也空猶虛中也顏子懷道深遠不虛中不能知道此說得之

凡服必中外之色相稱羔裘用緇衣以裼之麑裘素衣狐裘黃衣蓋先明衣次中衣次裘裘上加裼衣裼衣上加正服夏不用裘用葛緇衣羔裘視朝之服黑色素衣麑裘視朔之服白色黃衣狐裘大蜡息民之祭服也大蜡之祭與息民異蓋大蜡後始作息民之祭息民大蜡同月行事郊特牲蜡祭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註祭謂既蜡臘先祖五祀也於是勞農以休息之

車中不內顧包氏曰前視不過衡軛傍視不過輢轂予謂視不下帶顧不過轂惟存心亦以養目

近世多議從祀諸儒而不及十哲十哲直取陳蔡一時與難之賢非孔門定論自開元迄今無敢議者夫有若之言四見於論語大類聖人公西赤志於禮樂有為邦之才其為言語政事不優於宰冉乎我求言行不必徵諸史傳論語中多

有之視二子優劣何如宜進祀二子於
殿上改求我廡中
曾皙言志非有待於春及童冠也就是眼
前一時事當承問時正是季春穿夾衣
坐中又有童冠在側地又正在沂水旁
舞雩左右故云然乃其所遇在此即所
樂在此所志在此故也若使皙是時有
國有邑其志又必欲一國一邑之人各

得其所矣夫子所以與之者只因三子
是妄想皙是眼前事耳若必等待此時
此景與妄想何異
論語中聖人答爲仁之問惟克己復禮章
是求仁直截工夫其告仲弓子貢樊遲
諸子皆隨機應答援引語所謂因材而
篤也克己復禮無他只非禮勿視聽言
動是已此工夫最易最難非是去了非

禮別有一禮己禮一也禮在己中己在
禮中己去則禮完矣視聽言動無非禮
即喜怒哀樂之節中節所謂動容周旋
中禮約禮即復禮諸家註約禮處更詳
之
儒言無極之真佛言真如道言全真皆是
言體言空道言虛儒言太極只一箇空
圈中間冊無些子爲學只要還此本體

不須添出萬千種私智去得一分私智
本體乾淨一分克己復禮非二事外家
言但盡凡心即爲聖解近之
馬季長曰在邦家必聞佞人黨多䟽目妄
相稱譽也
衛靈公無道以有人竟免於喪然仲叔圉
祝鮀王孫賈皆未足爲賢魯襄公十九
年衛獻公之二十三年也季札至衛說

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後蓋二十年而靈公立伯玉輩多尚在而靈公不能用也

桓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疏曰衣裳之會也穀梁傳曰衣裳之會十有一范甯曰始於北杏終於葵丘爲十一會或曰不取北杏陽穀始於兩鄄終於葵丘爲九會

史記又云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

管仲召忽於公子糾君臣之義未定也故死之未足深嘉不死未足多誚死事甚難立功亦不易故仲尼但美仲之功不嫌忽之死自經溝瀆非指忽也

魚伯玉同時仕衛稱賢大夫聖人至衛嘗與之交故論二人言魚之直邦有道如矢直矣無道亦如矢不改直哉有道而直可能也無道而直不可能也若伯玉則君子哉蓋得隨時順應之宜有道則仕行其志不負其官無道則可卷而懷之此不但不屑苟祿不肯失身可卷而懷庶幾潛龍之德我不以不仕矯人人不以不仕嫌我人不以仕強我我不以仕狗人多少有才有行的人到無道時不可卷懷以及於難此伯玉優於魚也

有道而仕可能也無道可卷懷不可能也可字有意味若云邦無道則卷而懷之則易矣

路訓大故君所在以大爲號門曰路門寢曰路寢車曰路車

季文子初得政歷武子悼子平子桓子五世定五年陽虎囚桓子及公父文伯九年魯伐陽虎虎出奔齊季長註陽氏爲

季氏家臣至虎三世

戒色不必至淫汚苟合雖夫妻裯第間不能以禮亦當戒戒鬬不必至爭強尚力只歩尤妻子友朋童奚間一言不合忿怒相加凡一切禮貌言動稍有拂意即麤心浮氣厲色嚴聲亦是或設計中傷陰謀巧詆鬬知報復亦謂之鬬戒得不必至損人利己忍辱冒利恃勢取盈非

其義也一介不取諸人乃是戒得三戒分少壯老各於其甚處言之要之三戒貫老壯少

子欲赴公山弗擾佛肸之召即浮海居夷之意

性言相近即見天命之性其初不能同習言相遠即見氣質之性其初不甚異

論六逸而不及朱張不知何意王弼言朱張字子弓荀況以比孔子言其行與孔子同故不論恐未必然

魯樂官八人去國適者去此復仕之謂入者去此不復仕也

包氏四乳八子之說不知出何書康成以爲成王時人劉向馬融皆曰宣王時人嗟乎姓名之難傳於後世豈獨四八目所載耶孔門三千之徒速肖者月七十今

見論語纔二十七人耳

伯益綜聲於語鳥介盧辨音於鳴牛漢儒言公冶長亦知鳥言被縲絏之辱又言伯益皐陶之子生五歲而佐禹治水論功錫土封伯賜嬴姓秦其後也又曰益若鳥獸其裔孫非子善養馬

夏小正正月雉震呴鷩鷩而呴也謂震爲晨未然文中子司馬公方氏皆曰晨呴

朝晌亦未爲非但雉寔遇雷鳴而始晌晌多在朝不在夜耳

尭舜亦非生知安行惟太昊炎帝黄帝可以當之但聖人日知日行日明日熟凡人日昏日倦日退耳

虞書一典二謨曰尭典曰大禹謨曰臯陶謨乃古本也五篇非古本矣

人不堪其憂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此三句似非聖人之言試除去讀之意尤渾然

子産在鄭孔明在蜀收拾人才足勾三四十年之用此豈門墻桃李哉庶幾棫樸矣

形神相守則生相反則病相離則死

大學漢儒所註本是恐不可更爲詮次親民二字陽明先生說爲是

豈是皆以修身爲本非謂齊治平以修身爲本是格致誠正與齊治平通以修身爲本吾儒格致誠正工夫與佛老無甚異但二家不歸於修身遂涉虛無寂滅吾儒却說修身須於視聽言動綱常倫理實踐故曰格致誠正要在修身爲本權謀術數一切功名之術豈不知治人但知治人而不知治巳故曰齊治平要

在修身爲本

唐虞及夏周盛時皆以用人致治然商尤重不說用人只說求人曰聿求元聖曰敷求哲人旁求俊乂人惟求舊後世求賢之名寔自此始商賢聖之君六七作至於紂亡時尺地一民不失舊物所謂九有之師肇域四海者蓋六百年夏周不及遠甚豈無自哉後世用人取之其

狹待之其輕犬馬草芥異於商矣
齊家治國平天下所以親民也養之教之
所以齊治平也故曰樂利曰散財聚民
曰不畜聚斂之臣皆所以養民也教不
言庠序學校而惟以好善惡惡者舉直
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也庠序學校之教
亦興賢而斜不肖耳況好惡之正又身
教之則也舉錯在此則民之趨避在此

老佛虛無寂滅是去人欲不爲一毫勢利
情愛所染以故莫可絆繫天理完固真
如玄如不增不除無欠無餘強而名曰
太極太虛惟虛惟極抑又何居體認到
此天地錙銖今之講聖學者專徇人欲
汩於勢利情愛而可非罵老佛乎
楚書舅犯二條更說用人事善仁親固所
當用必得賢大臣方能用之若大臣小
人反加排擠矣故又引秦誓一大臣好
賢者即南山有臺之君子也一大臣妬
賢者即節南山之赫赫師尹也此二大
臣又必得仁人在君位方能退妬賢之
大臣而用好賢之大臣好賢大臣周公
後惟房玄齡一人可以當之妬賢大臣
自李林甫後不止一盧杞也天下治日
常少而亂日常多

康成曰子思作中庸以昭明聖祖之德不
言大學是曾子作疏以十目所視節爲
記作之人引曾子之言以證之
天命之謂性命即詩維天之命易窮理盡
性之命孟子立命之命
教即學也教人之教乃學中之一事耳修
道之謂教自明誠謂之教皆自學也佛
家亦云頓教漸教頓自誠明漸明誠俗

云儒釋道三教教之爲言學也

喜怒哀樂一節不是原起說乃是說戒懼不覩不聞愼獨後復本體也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不是又進一層工夫俱在戒懼愼獨中位育似不可分屬中和亦不可言以此位天地育萬物只是聖人在天子之位天地萬物各得其常爾不侯分外禎祥之類也書曰夏后方懋厥德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曁鳥獸魚鼈咸若是也即無位者能如此修道一家之中父母親族童奚相安耕漁蠶織雞豚狗彘竹樹果蓏各遂其生亦是位育

發而中節怒而刑殺人也是和哀而慟也是和如不中節喜樂亦是乖戾於此體察便見吾儒之學與佛氏不同

開闢至今惟天不增不減土有增有減山有減無增水有增無減土山水皆地也統言之地亦不增不減然其形體亦改變矣其於人也形體有減無增嗜慾有增無減惟天命之性不增不減

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正是發愼獨戒懼工夫無時無處而可忽微顯非鬼神微顯即所謂莫顯乎微也

中庸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易曰文王作易其有憂患乎皆孔子之言也何以既曰有憂又曰無憂或曰有憂者國事也無憂者家事也恐未然惟其有憂所以無憂惟其無憂所以有憂

宗廟序昭穆堂上叙祖宗之昭穆堂下叙子孫之昭穆但此句所以叙昭穆却是言子孫也昭穆廟中叙次非漢儒言之後人何由知之

至誠前知專據人事禎祥妖孽卜筮吉凶四體得失皆無定興亡亦然惟善不善却有定理如禎祥本是興之兆前知者但知善者必能當此禎祥而興不善者必不能當此禎祥而亡餘放此故亂世之禎祥豪傑所喜治世之妖孽賢聖所憂至誠如神惟誠故明無意於孰興孰亡惟知孰善孰不善耳動乎四體一端尤難解註中執玉高卑其容俯仰尚易見更有難知者如夏臺囚而商熾羑里縶而周昌勾吳以文身開國朝鮮以被髮建邦彖莊以趨蹌蒙羞漢成以容儀促祚丹朱以啓明殄世商紂以慧辯殞身非聰明睿智者其孰能察於斯

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與無極而太極同意一起一結也無極而太極從頭推到後原始反終從後遡到前

至誠至聖聖言外德之至誠言内道之至惟有爲己之實心工夫一節密一節自造其地道體本無聲無臭故求道亦必自不覩不聞時著力戒懼乎其所不覩不聞非是著相亦非是著空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此有物乎無物乎

小德大德非分體用即欲細分小德大德是體不害悖並育行是用川流敦化一字一意脉絡分明是川而往不息是流根本盛大是敦其出無窮是化

先師王祀萬世其功德所由來遠矣唐虞之際七聖一堂惟契爲司徒掌教人之事典謨中絶無契語言惟舜命契敬敷五教在寬孟子曰舜使契教民以人倫人倫五教之名始見於此契蓋道德純

粹惇叙五典性行和平足爲世師者故
其後世子孫千餘年間聖賢八九作成
湯始言性字高宗始言學字曰誠曰仁
曰義曰禮曰智曰信曰鬼神曰知曰行
曰愛親敬長曰作喜作惡曰好問曰改
過皆商君臣始發之及其士也箕子又
以洪範授武王蓋自契至先師千五百
年凡先師所以教人爲學者皆商先世

相傳之旨也契以是教人開基受姓先
師亦以是教人垂世作則萬世無窮王
祀夫子其所由來遠矣
玄王湯也朱傳以爲契以下文有武王又
有至於湯字也但追王始於周亦止追
王三世太王王季文王后稷始祖以下
皆稱先公若商則未有追崇三世禮况
始祖乎若商已追崇契周必追崇稷矣

桓撥二字本湯功烈桓者武也撥者撥
亂反正也受小國大國亦湯事契何有
焉
今文尚書二十九篇出秦博士伏生所謂
虞夏商周四代之書也尚書本不止此
遭秦焚坑之禍藏於壁中多遺失耳伏
生以此教於齊魯間爲大傳三篇漢文
時求治尚書者無過伏生使太常掌故

鼂錯往受之至武帝時孔安國等專治
古文尚書於是古文尚書反多於今文
孔臧與安國書曰尚書二十八篇儒者
以爲上應二十八宿不知又有古文尚
書是武帝前本無所謂古文尚書故孟
子引放勳乃殂落云堯典安國古文分
堯典愼徽以下爲舜典又分皐陶謨帝
曰來禹以下爲棄稷分盤庚爲三篇分

顧命王若曰以下爲康王之誥凡五篇中間多有改竄而尚書遂非故經劉歆云古文一十六篇者類多怪異之説凡經書所引率所不載當時老儒尊經不肯置對不肯奏立學官歆移書甚勤竟亦不聽安國古文相傳至東晉時又有二十五篇之書乃改棄稷爲益稷齊蕭鸞四年姚方典以愼徽五典不可徑分爲舜典又增曰若以下二十八字甚至改易刪落益無忌憚此又東晉假安國之書而爲之也蔡氏集註並存今文古文吳氏纂言獨釋今文不可謂無見先儒嘗疑古文易讀今文固難讀亦欲有所釐正然古文中論學論政精密廣大之處甚多要非聖賢不能作故寧存而不廢伏生書先出名今文安國書後出

名古文者以古文科斗書今文隸書故也

舜初爲司徒再爲百揆三爲四岳四岳位在百揆上周官云百揆四岳四岳又在百揆下觀堯咨四岳不必百揆舜詢四岳後咨百揆百揆在四岳下也

帝堯求人至公無私其臣放齊首舉丹朱曰尚親也帝不然又問舉工共尚功也帝不然又問衆舉鯀以尚才也帝又不然必至舉舜孝友乎人尚德也故云禪舜張本

平章百姓百姓不親百姓如喪考妣罔違道干百姓皆指民言圻内天下隨文立義爲是漢儒以爲百官非也

五典五品五教若非孟子說明教以人倫後世何由知之漢儒已見孟子乃據左

傳以父母兄弟子爲五品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爲五教五典非是太誓五常洪範彝倫即五典也

咨汝二十有二人蔡註是漢孔氏以四岳爲四人不數稷契皐陶仍舊職者而并禹益垂伯夷夔龍十二牧爲二十二人鄭康成又不數四岳及稷契皐陶而以殳斨伯與朱虎熊羆爲四人并禹益垂伯夷夔龍十二牧當之皆非觀堯典兩書岳曰是岳爲一人舜賔于四門是四岳之職殳斨伯與朱虎熊羆是七人并九官乃十六人所謂八元八凱也左傳元愷中有伯虎伯熊又有庭堅即皐陶字

寅賔出日春分之早旦 一日也平秩東作言一時也日中星鳥 言仲春二月也

穀梁傳曰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不及二伯然虞征苗禹誓師五帝已有誓周禮司盟之官三王亦有盟左傳云平王與鄭交質是桓文前亦有質穀梁傳出漢初未見諸經耳

孔馬鄭王與皇甫謐皆據世本言有扈與夏同姓楚語云昭王使觀射父傳太子射父辭之曰堯有丹朱舜亦有商均夏有觀扈周有管蔡是皆同姓觀不可考

蔡註言孔氏以舜喪畢之明年即位改元不知何所據此蓋據孟子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南河之南云

帝嚳居亳十四世至湯八遷復居亳湯後四遷至盤庚又居亳湯之前世本言昭明居砥石左氏言相土居商丘餘未詳

桀都安邑在湯都亳西商伐夏當從東而

往書序升陑升者下向上陑是山阜之地漢儒以為歷險迂路出其不意陑在河曲之南蓋潼關左右從陑向北渡河乃東向安邑鳴條在安邑西桀西出拒湯故戰於鳴條之野余謂是時夏都河山之會商正路從東而西桀或西走北保太原西保秦雍山河險固卒難成功乃從間道從西逼之敗必東走東方平曠無險可走逐故也桀後果東入山出太行東南涉河至三朡奔南巢湯就放之於此

康成曰帝王易代莫不改正堯建丑舜建子舜攝位未改堯正故云正月上日即位改正故云月正元日非也猶云令月吉日辰良耳王肅輩皆言惟殷周改正易民視聽夏巳上皆建寅是也

金作贖刑漢孔氏註為黃金唐孔氏呂刑罰鍰傳為黃鐵與此不同蓋古金銀銅鐵皆號為金釋器黃金曰璗其美者曰鏐白金曰銀其美者曰鐐是金銀皆名金也考工記攻金之工築氏為削冶氏為殺矢鳧氏為鍾㮚氏為重段氏為鎛桃氏為劒有銅有鐵皆名為金鐵亦包銅矣此傳黃金呂刑黃鐵皆銅也古之贖罪者皆用銅漢始改用黃金但少其斤兩令與銅相敵後魏以金難得合金一兩收絹十疋

虞書五刑註墨劓剕宮大辟據呂刑也魯語大刑用甲兵次刑斧鉞中刑刀鋸其次鑽笮薄刑鞭朴

禮有救日之法於時瞽人樂官進鼓而擊之嗇夫馳騁而取幣以禮天神庶人奔

走供救日食之百役周禮庭氏云救日之弓矢役庶人供之鄭註庭氏云以救日爲太陽之弓救月爲太陰之弓救日以枉矢救月以恒矢其鼓蓋用祭天之雷鼓也左傳有日食伐鼓用幣之禮車馬曰馳步趨曰走

政典七政之典籍也故言先時後時與周禮政典不同

修五禮據周禮吉凶軍賓嘉五禮有庸不宜獨異孔以爲公侯伯子男之禮王肅以爲王公卿大夫士鄭以爲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民此無文可據各以意說耳

漢儒言搏拊形如鼓以韋爲之實之以糠擊之以節樂漢初相傳爲然余見今郊廟樂器亦有搏拊狀狀如漢儒所云

文王罪人不孥甘誓湯誓有孥戮之文蓋軍法也康成曰大罪不止其身又孥戮其子孫周禮云其奴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於舂槀謂從坐而没入縣官也孔以孥戮爲權脅之辭

湯有天下聿求元聖伊尹也其次虺即萊朱又或是疑臣扈汝鳩汝方誼伯仲伯咎單湯元年至太戊立時一百三十年矣事太戊者即此臣扈耶

漢儒說九族有二禮戴及尚書緯歐陽說九族乃異姓有屬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古尚書說九族從高祖至玄孫凡九族皆同姓

惟元祀十有二月伊尹祠於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於亳此建丑月也可見

商攺正朔不攺月數漢註以前爲不踰
年攺元後爲服闋非也
晉語云趙文子冠見韓獻子曰戒之此謂
成人在始始與善善進不善蔑由至矣
始與不善不善進善亦蔑由至矣
伊尹事當以商書及君奭孟子左傳之言
爲信汲冢周書妄也
太甲子沃丁立八年而伊尹卒大霧三日

沃丁以天子禮葬于亳祭以太牢親臨
其喪尹時年百有餘歲咎單遂訓伊尹
事作沃丁今亡
殷商並稱比朝代魏亦然商頌云商邑翼
翼提彼殷武單稱也大雅云殷商之旅
咨汝殷商兼稱也亳是殷地故殷社謂
之亳社
太誓十有三年蔡註以爲武王即位之十
三年漢儒以爲通言文王九年大統未
集并居喪之年中間武王即位不攺元
故云十三年皆非是今太誓與僞太誓
皆可疑詳玩今太誓亦不似武王太公
周公召公文法詞意比之牧誓相去遠
甚豈可即據以爲當時信書大戴禮云
文王十五而生武王武王少文王十四
歲文王世子云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

九十三而終文王崩時武王已八十三
矣至九十三而崩適滿十年與太誓不
合今考武王乙巳踐位巳卯伐商乙酉
崩蓋十有一年而東征或傳寫誤爲十
有三年據此文王崩時武王年巳七十
七武王少文王十九歲

古言卷上終

古言卷下

海鹽鄭曉

先儒皆信今太誓非僞書以爲孟子引太誓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等語春秋傳引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孫卿引獨夫受禮記引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此皆僞太誓所無遂信以爲此真太誓焉知好事者不以僞太誓無此文人不之信故用孟子諸書所引太誓文竄入所造太誓中以圖取信於人乎

周禮太卜小事筮大事卜應筮而又用卜應卜而又用筮及國之大事先筮後卜僖公二十五年晉侯卜納王得阪泉之

兆曰吾不堪也公曰筮之遇大有之睽哀公九年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又筮之遇泰之需皆先卜後筮

劓截鼻五刑之一刵截耳五刑所無呂刑以劓刵爲三苗五虐之刑易噬嗑上九何校滅耳康成以爲臣從君坐之刑未審是劓否

呂氏春秋引仲尼言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孝經曰五刑之屬三千其罪莫大於不孝殷周之刑豈煩簡相縣至此

召誥二月既望漢傳以爲周公攝政七年之二月唐正義遂以洛誥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爲攄非是洛誥七年乃洛邑既成成王留周公治洛七年而卒也作不知是何年皇極經世以爲在成王即位之六年年庚寅

丁巳用牲于郊牛二可見同日祭天地此
非常祭初立郊故祭漢說牛二天一后
稷一非是豈作洛大事止祭天而遺地
乎下社是社稷之社非地也漢說社稷
共太牢郊特牲曰社稷太牢今社稷異
牢
武成告於皇天后土孔氏以后土為地泰
誓類於上帝宜於冢土又以后土為社

小劉云后土與皇天相對以后土為地
然左傳又云勾龍為后土豈勾龍為地
乎地名后土社名后土名同而義異洪
武中合祀天地地神位書后土皇地祇
嘉靖中分祀北郊攺書皇地祇大劉焯
小劉炫也
武王定鼎郟鄏欲遷而未遑召公先卜黎
水上以夏殷皆在河北故也卜而不吉

乃卜河南澗瀍之間為王城吉又卜瀍
水東為下都以遷殷民亦吉二地皆在
河之南洛之北今河南府是也厥後平
王遷是王城敬王遷是下都春秋昭公
三十二年城成周乃下都也顧氏云先
卜河北黎水者以近紂都為其民懷土
重遷故先卜近以悅民
伏生書傳曰禮致仕之臣教於州里大夫

為父師士為少師朝夕坐於門塾而教
出入之子弟
成王乙酉即位時年十三周公攝政明年
三叔祿父淮夷奄人叛戊子始平之庚
寅營洛周公反政於成王而留治洛邑
丙申周公卒蓋攝政者六年留洛者七
年
漢儒以命公後惟告周公其後王命周公

後爲封禽父於魯爲周公後非是詳玩經文君臣之詞是周公留後於洛成王即辟於鎬漢儒又以王在新邑爲成王居洛亦非王在猶行在蓋是年周公繼召公至洛必以王命祭告郊社如今遣官攝祭之禮惟宗廟未祭待成王躬親之亦以留公告不可遣公祭也故於篇終又叙戊辰烝祭祭雖冬禮之常告文

專爲留公治洛逸祝冊是祭廟祝文作冊逸誥是命公留洛誥命皆史逸作

周公叙商六臣言高宗時有甘盤而不言說何言正義云高宗未立之前巳有甘盤免喪不言乃求傅說漢儒以爲即位初有甘盤佐之甘盤卒後有傅說說有大功周公數六臣不言說未知其故蓋此六臣皆商前王舊臣輔後王者說乃高宗所求非其父小乙所遺之臣也周公留召公專述舊臣故數盤而不及說

康成以三亳阪尹共爲一事云湯舊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爲三邑其長居險故言阪尹蓋東成皐南轘轅西降谷也皇甫士安以蒙爲北亳穀熟爲南亳偃師爲西亳蔡註立政用士安說註盤庚又用康成說二書亳同康成說是

殷三仁皆紂同姓又大臣恩義與國存亡微子是帝乙元子故三仁自靖自獻之時箕子欲微子去殷勿死以存宗祀箕子比干自分必死微子當問時箕子荅言我不顧行遯比干無一言相荅巳而比干諫死箕子諫值紂不甚怒囚之未死其迹不同其心一也帝乙三子微子啓微仲衍紂本同母但其母生二

微時尚爲妾進位正后乃生紂故謂二
微爲紂同母庶兄箕子勸帝乙立元子
將從之太史據法以爭曰有妻之子妾
之子不得立故立紂箕子比干皆紂諸
父比干封爵不可考司馬彪註莊子云
箕子名胥餘不知出何書紂既爲君箕
子爲太師比干爲少師微子亦爲執政
之卿又有商容膠鬲伸衍祖伊非無親

賢其如不用何

異姓之邦庶姓亦在其中凡伯叔之國曰
同姓甥舅之國曰異姓於王室無親曰
庶姓

自奄至於宗周歸於宗周以在周工往新
邑即辟於周皆是鎬京成周是洛邑東
郊是下都下都亦云洛邑彼殷頑民遷
於洛邑是也周官正義以豐鎬洛皆爲
宗周非是觀召誥王朝步自周至於豐
畢命步自宗周至於豐可見專稱鎬京
爲宗周

十一人執七種兵立七處畢門之內夾兩
階戺凡六人立堂下以去殯遠故皆士
五人立堂垂側階去殯近故皆大夫先
門次階次堂從外向內也次東西垂次
側階從近向遠也在門者守門兩廂各

一人故二人在階者兩廂各二人故四
人畢門即路寢門兩階者路寢三階中
階無人升降故不設兵衛天子五門皐
庫雉應路王出在應門之內乃畢門之
外也

周禮職金　受士之金罰貨罰入於司兵
是周之贖亦止用之官府學校鞭朴之
刑五刑有流而無贖言士則民亦無贖

穆王時五刑皆贖又不分士民

漢孔氏註九黎之君號蚩尤史記蚩尤在炎帝之末楚語九黎在少昊之末孔註又言蚩尤爲黄帝所滅與史記同孔見楚語而爲此說蓋以蚩尤是九黎之君黄帝雖滅之種類尚在故至少昊末復作亂康成曰九黎學蚩尤蚩尤霸天下者孔氏三朝記曰蚩尤庶人之貪者應

劭云蚩尤古天子諸說不同今考黄帝滅蚩尤於涿鹿之野在北鄙南蠻多黎種九黎三苗皆南蠻蚩尤九黎非一種也楚語云三苗復九黎之惡苗與黎同種庫成亦云三苗即九黎之後顓頊誅九黎其子孫爲三國高辛衰復爲亂堯又誅之舜攝位又竄之禹攝位又征之孔註言淮浦之夷徐州之戎帝王所羈縻故錯居九州之内秦始皇逐出之始皇崩至孔可數十年古老及見其事故孔云考之漢世内地無戎夷

秦誓之終周書也聖人有意焉非直與穆公之寡過也秦伯益之後世本諸書甚明益與舜禹稷契皐陶事堯皆有大功德故禹薦益於天執大圭而命之曰爾後人其昌舜禹身有天下稷契子孫有

天下後乎周而有天下者非益之後其誰故曰繼周者百世可知也秦有國久而有天下若是促者非益之劣於稷契也始皇之暴忍悍毒促之也或曰皐陶之後何以不有天下史不言益皐陶子乎唐三百年皐陶之後也

五瑞引三圭二璧爲註是周禮不知唐虞時如此否桓圭雙植謂之桓桓宮室之

象所以安其上也長九寸信圭躬圭蓋皆所以形爲琢飾文有麄縟欲其慎行以保身皆長七寸或曰直者爲信其文縟細曲者爲躬其文麄略穀璧蒲璧穀所以養人蒲爲席所以安人蓋琢爲穀稼蒲葦之文經五寸凡圭廣二寸厚半寸璧則內有孔外有玉其孔謂之好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

謂之環

商聖賢之君在有天下後周在有天下前故商治道盛而國祚減於周周國祚永而治道劣於商夏禹功德兼隆而前無太王王季文王後無太戊武丁祖甲故其國祚治道皆不及商周漢唐宋歷年亦永幸矣

書古文蒼頡舊體書有六體指事象形諧聲會意轉注假借此造字之本蒼頡以後字文雖變字體皆同周宣王以前皆蒼頡體宣王時史籀始有大篆十五篇號曰篆籀惟篆與蒼頡二體而巳衛恒曰蒼頡造書觀於鳥跡因而遂滋故謂之字字有六義至於三代不改及秦周篆書焚典籍而古文絕許慎說文言秦有八體一大篆二小篆三刻符四蟲書

五摹印六署書七殳書八隸書新莽攺定古文使甄豐校定六書一古文孔子壁內書也二奇字即古字有異者三篆書即小篆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佐書秦隸書也五繆篆所以摹印也六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蓋秦罷古文而八體非古文矣

世本云蒼頡作書司馬遷班固韋誕宋忠

傅玄皆言蒼頡黃帝史官崔瑗曹植蔡邕索靖言古之王也徐整言在神農黃帝間譙周言在炎帝時衛氏言當在庖犧蒼帝之世慎到言在庖犧前張揖言其爲帝王生於禪通之紀

四岳即許由故曰許太岳之後唐虞之際四岳之功最大堯在位既久共工驩兜伯鯀朋黨蒙蔽洪水大害堯寔憂切故

遜位四岳岳不受與廷臣同辭薦受舜既爲百揆領衆職孜孜求才得群聖賢若非四岳薦舜禍亂未可知也

上古教人之法不可考五倫之教自唐虞始舜命契以五品不遜孟子所謂使契教以人倫三代因之國學鄉學皆所以明人倫也教之在寬勞來匡直輔翼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是也夔教胄子以詩歌聲律禹欲教頑讒以侯明撻記書識颺其納言皆從容漸漬之道

有虞取人以九德夏因之周以六德六行六藝惟商取人之途最廣孟子獨稱湯立賢無方然尤重世臣舊族之選以故商之君德最盛治道最隆

孝友德行第一事故曰行仁之本孝友全而百行備矣張仲以孝友入佐天子君

陳以孝友出尹東都大舜以孝友爲天子

古先聖人稱神者三神農神堯神禹或曰神堯非堯號唐人以是尊高祖耳書不云乎受命於神宗

平王去豐都成周即今河南府周公所管王城豐爲西周敬王又去王城而遷成周此乃下都即所謂瀍水東也王城即

東都澗水東瀍水西也故自敬王之後
又謂王城爲西周下都爲東周
古史官見於經者書有史逸及太史司寇
蘇公蘇公即太史故稱公非呼太史而
使書蘇公之事蓋是時蘇公以太史領
司寇其他史見者史過史墨史克之類
亦多漢儒言容成造曆大撓作甲子皆
黃帝史官

謚法言起於周公恐前此已有之但至周
公叙謚法增廣之耳堯曰神宗堯之先
又有文祖藝祖湯曰成湯又曰武湯曰
烈祖曰高后曰高祖曰神后曰武王守
成之主大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由是
觀之謚與廟號周公前固有之
唐堯甲辰年即位凡一百三年帝舜丙戌
年即位凡四十八年大禹十年成湯十
三年武王七年
外家書言羚羊無一些氣味虎豹再尋他
不着九淵潛龍千仞翔鳳乎
天地華夷之界眞有意大漠限北狄流沙
限西戎滄海限東夷谿嶺限南蠻然中
國自漢武以來南境漸闢西北境漸蹙
東如故
唐一行言山河兩戒北戒自三危積石負

終南地絡之陰東及太華逾河並雷首
底柱王屋太行北底常山之右乃東循
塞垣至穢貊朝鮮是謂北紀以限戎狄
南戒自岷山嶓冢負地絡之陽東及太
華連商山熊耳外方桐柏自上洛南逾
江漢攜武當荊山至於衡陽乃東循嶺
徼達東甌閩中是謂南紀以限蠻夷故
星傳謂北戒爲胡門南戒爲越門河源

自北紀之首循雍州北徼達華陰而與地絡會並行而東至太行之曲分而東流與涇渭濟瀆相為表裏謂之北河江源自南紀之首循梁州南徼達華陽而與地絡相會並行而東及荆山之陽分而東流與漢水淮瀆相為表裏謂之南河

導岍及岐一條從河西北迤邐而東南西傾一條從河西南迤邐而東北此雍梁冀豫兖徐六州表裏之山導嶓冢一條從漢西北迤邐而東南岷山一條從江西南迤邐而東北此梁荆揚三州表裏之山

韓苑洛先生言雍梁二州黑水是兩黑水不相通魏莊渠先生言本一黑水為雍梁二州之界觀導黑水至於三危入於南海一黑水為是

江源發梁州高峻處出峽稍平禹疏其上源為三十六江所謂東別為沱也河流注兖州卑處入海甚湧禹疏其下流為九河所謂播為九河也九江非禹所分原有九水注於洞庭今九江府非禹貢九江

漢史言匈奴漠南無王庭謂陰山之南黃河之北也陰山在山西陝西之北 河流南折橫亘千里西出賀蘭東踰燕薊而抵醫無閭重山連阜峻嶺懸崖隔閡北狄過此山後南北數千里東西數千里皆是砂礫無水草名為大磧虜駐此人畜皆乏食若不得據陰山之南必須踰此石磧而居其北北即漢北也漢南無王庭者石磧之南陰山前後也武帝

遺衛青取朔方奪陰山險要皆為我有
虜欲渡磧而南無駐牧之地故語及陰
山必哭虜騎馳突嘗在太磧之外三受
降城正在陰山山上瞭虜虜出沒蹤跡
皆見我易防禦後世棄而不守虜得陰
山又入河套於是虜日強而中國困矣

中國之水南江為大北河為大四夷之水
北混同江南富良江東鴨綠江西流沙

河為大

河不能決於底柱之上者河由兩山中行
也出底柱則平原廣野又并受關東諸
山之水水流益多水勢益大地形益卑
水勢益急虞夏以前皆都在底柱之上
商初都亳亦在諸山中書所謂適於山
降凶德是也以後就水利反受其害以
故殷數遷都至周之衰井田漸廢侯國

爭水利者築隄以包沃饒之利避水患
者亦築隄以隣國為壑隄日多水日束
日失其性而致怒決溢之害不小然決
而南奪淮而行害郡邑為少決而北則
無復九河故道原野被害遠矣

北河何狹南江何廣河源遠而流曲江源
近而流徑也郭璞黃河賦云踰淮減江
言河大於淮小於江然郭時河非禹時

河今時河又非郭時河矣河流入海處
淪海者五百里九河所占不知幾百里
今河決徙不常山東河南淮北徧地皆
河往時河不過兗豫今至徐揚江　不
敗於禹時也河亦何減於江哉魏莊渠
先生曰水氣旺則水形涸水氣涸則水
形旺北方水位也水氣旺於北土尅水
而水少南方火位也火氣旺於南水尅

火而水旺此天地自然相制之妙河在北其形狹江在南其形濶亦是此理不但南方爲然以四時言水氣旺於冬涸於夏故夏間水漲冬間水消五行皆然火旺於夏其燄不揚火囚於冬其燄反烈洞燭此陰陽消息之理則五行之政無難修矣此亦一說也

雍州貢織皮之崑崙非河源也河源崑崙去中國不知幾萬里佛經謂之胥靡山

四瀆以其獨入於海故名瀆漢水以入江而入海不得名瀆故海受百川在中國只四水　爲大河入海在兖州淮在徐州江在揚州濟在青州今惟江淮入海之處與禹貢同河南徙而奪淮入海濟因會通河借水通漕而其流竟莫可考

傳三江者以婁松東江當之恐非夫謂之江必源泉所注積爲巨川衍爲長流者今吳地三江直畎澮之大者豈足爲江三江與九江九河音同蘇說謂岷山之江爲中江嶓冢之江爲北江豫章之江爲南江即導水所謂東爲北江東爲中江者既有中北二江則豫章之江爲南江矣蔡氏力辨其非豈知江流變遷安得據今之江流而疑古書也况江漢合

流同滙於彭蠡既出而東合而復分至海口而復合入海亦同爲逆河入海也若以蘇說爲非今之江流則今之江流亦非書之北江中江矣安得遽以書之中江北江爲誤而以今之江流爲足據耶舊志西楚霸王廟在和州江中夫岸五里今廟在陸地去江五里註疏言三江入震澤又引韋昭說錢塘江亦在三

江中謬甚

碣石有二一在廣東南海口一在冀州北海口北碣石在海中如河中砥柱當河入海之衝鎖中國水口眞天造也河旁地淪於海碣石遂去岸五百里其地今爲逵東西南小海其西即冀河入海故道山海關至薊州豐潤一帶是也未有小海時逵東亦不屬兖者蓋須入山海

關從永平薊州方至兖遠矣若屬青州片帆可達故唐虞時逵東今逵陽屬青逵西今廣寧屬冀自九河淪海而兖地甚狹

沱潛灘沮乃江漢河濟支流兖多灘豫多沮梁多沱荊多潛

畢舜敷治禹敷土敷於四海禹敷下土方四敷字同是治意亦有分遣其治意解爲分別九州未安商頌亦註敷爲治禹敷土三句非三事首句總言禹之平治水土隨山刊木是治水之節目所謂益烈山澤而焚之奠高山大川是治水之綱領即下文導山導水此二者乃治水之要

禹貢貢道皆曰浮于惟冀州無貢道止書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河蓋島與碣

石字相聯書知爲海夷貢道若梁州厥貢惟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西傾因桓是來當作一節浮于潛四句是一節梁州是今四川兼有陝西漢中全沔鞏昌西和成縣秦州湖廣施州等地若貢物俱從西傾而來是東南至西北登舟矣西傾因桓是來止言織皮出處與所由來也潛亦非一梁州三十六江

皆是隨處登舟都到沔車行入渭又舟行也雍州厥貢惟球琳琅玕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叙當為一條浮于積石四句為一條西傾在今臨洮府一云洮即桓西戎即叙猶青州厥貢條中有萊夷作牧也

壺口雷首至於太岳冀西河上山底柱析城至於王屋冀南河上山太行恒山至於碣山冀東河上山壺口雷首底柱析城太行恒山千里而近其至於大岳王屋碣石千里而遥又東河之山長於南河南河之山長於西河

江漢朝宗於海書於荊州者二水發源於梁而荊當其下流之衝入海於揚而荊據其上游之會故於此言朝宗見無所壅下有所洩

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朔南暨句斷於被被遠於暨當時輿圖廣袤之數然也讀朔南暨聲教者非是朔即朔方南止於荊揚彭蠡震澤之間當時江浙湖南廣東雲貴未入版圖

古史官文法非後世所能及導山四節用二導字北條南條相對猶虞書四官春秋分命夏冬申命南陸北陸相對舉業文字率以導岍對西傾導嶓對岷義仲對義叔和仲對和叔不成條理四官中殷言二分卯酉陰陽之中正言二至子午陰陽正位

敷淺原在德安者甚卑小且於江流無甚關繫法不得書地志所載在豫章者為是　即今長江鄱陽之交廬阜山是也此山最高大又當南江

北滙水口猶導嶓於漢入江據書至於
大別也漢註亦言在豫章

江初受漢滙於洞庭此南受沅湘諸水過
此而東滙於鄱陽此南受嶺北豫章諸
水疑彭蠡爲巢湖者絶無謂洞庭鄱陽
二湖俱當南水北入江處猶今畝澮凡
兩巷相交處即成一大潦

弱黑河沈淮渭洛皆先言導後言水江漢
先言山後言導恐江漢二條當在導洛
之下亦自西北而東南

州境蔡註曰據曰距曰至皆用漢註正義
曰據謂跨之距至也今按海不可跨青
言據海蓋越海而有遼東也

介甫非春秋求叔毀繫辭傅君實詆孟子
兩程子攷古大學晦翁不用子夏詩序
何也

老子周子之太極圖說通書文中子此三
書宜别稱三子不當比於莊列荀楊四
子

前刼後刼無不毀之天地豈有不亡之國
不敗之家不死之身乎

人皆知日必有夜夜必有日而不知利必
有害禍未必非福易曰知進退存亡而
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知非難不失
其正爲難

詩無燕風有召南無宋風有商頌魯亦然
周南周未有天下時詩也故不曰雅而
曰南

擊鼓閔衛亂也内有土木之役外有版築
之役南有戰陣之役國小役煩民不堪
命

木瓜詩序美齊桓公也衛有狄難出處於

漕桓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衛人思
欲厚報之而作是詩朱傳疑以爲相贈
答之詞又漢儒相傳以木瓜爲楙木食
如小瓜可食恐未然木瓜李桃一也今
人有以木爲果者酒榼中嘗用之蓋無
用之物此詩言人以無用之物問我尚
思厚報之況齊有大造於我乎木瓜猶
言土飯也

姬黃帝姓姜炎帝姓族大多賢貴盛故云
雖有姜姬無棄憔悴
詩揚之水戍申也申平王母家周語曰申
呂雖衰徐許猶在此四國皆姜姓四岳
後也言甫許者以其同姓重章變文因
借甫許以言申其實不戍甫許也申被
楚害故戍之朱傳曰并戍甫許
邶風栢舟詩序言仁而不遇衛頃公時仁

人不遇小人在側故云夫子曰於栢舟
見匹夫執志之不易是也釋詩者以爲
婦人不得於夫之詞至以群小爲衆妾
恐未然蓋此詩語意似婦言亦猶後世
忠臣端士不得於君而爲去婦嘆出婦
詞妾薄命耳
韓申毛韓四家言詩爲漢儒宗今韓詩外
傳大抵斷章取義語涉恢諧豈足名家

必更有詩傳此特其外傳韓申說無傳
式微中露泥中注跡以爲衛二邑恐上言
中露下言泥中猶云側身天地耳
伶氏世掌樂官而善於其職故後世多號
樂官爲伶官黃帝時伶倫吹律景王時
伶州鳩論鍾簡兮賢人不得志仕於伶
官萬舞能武舞也籥翟能文舞也如虎
可以禦亂如組可以師衆錫爵者燕飲

獻工之禮惠散者祭末而賜樂吏也所
謂見惠不過一散散五升爵也
魯頌多僖公時詩雖能振復先緒然立三
桓致專魯政一傳而有子赤之禍祿去
公室矣
春秋外傳曰金奏肆夏樊遏渠天子以賞
元侯呂叔王乃以周頌時邁執競思文
當之非也頌以歌於宗廟豈可用之饗
元侯朱子以執競爲　王後詩又曰此
即周公制禮九夏之一二說相舛必記
者之誤樊遏渠蓋逸詩也韋昭以肆夏
即樊韶夏即遏納夏即渠叔王又以樊
遏爲一詩未知孰是
王風丘中有麻序曰思賢也莊王不明賢
人放逐國人思之作是詩留大夫氏子
嗟字也由子嗟教民農業故去而人思

之施施難進而易退子嗟在朝則能助
教行政隱遁則能使墝埆生物公羊傳
有祭仲往省於留之文毛云子國子嗟
之父箋云言子國著其世賢也疏云毛
時書籍猶多或有所據未詳毛氏何以
知之朱傳直以爲婦人淫思之詩更詳
之或曰思賢何以曰彼不曰彼美人兮
乎
魏莊渠先生言魯始封乃伯禽非周公也
不知此何所據蓋據魯頌王曰叔父建
爾元子俾侯於魯故云此直述魯之有
侯自伯禽始耳周公以親以功封魯侯
留王朝不曾至魯故禽父嗣侯於魯豈
有武王大封功臣兄弟之國十四人康
侯少弟尚已封衛周公四弟又開國元
勳乃不封直至成王乃封乎王曰叔父

是成王稱周公也必武王時伯禽尚少留待世子至世子即位後而遣之之國伯禽央非始封之君魯得用天子禮樂亦不經見不足信趙伯循説亦不知何所據魯頌四篇皆史克所作駉序曰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寛以愛民務農重穀牧於坰野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是頌魯之僭天子禮樂大抵自此時始也

詩傳曰古者田獵獲禽面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擇取三等自左膘而射之達於右腢爲上殺以爲乾豆奉宗廟達右耳本者次之以供賓客射左髀達於右䯚爲下殺以充君庖貫心疾死肉最潔美爲上達心死稍遲次之中腸死最遲又次之三不獻面傷踐毛皆逆射嫌於殺降不成禽惡害幼少也小豝易死而難中故曰發大兕易中而難死故曰殪

一丈爲板言其長五板爲堵言其高五堵爲雉雉長二丈

周宣王時多賢尹吉甫最優文武全材也觀伐玁狁及崧高烝民韓奕江漢四詩可見崧高送申伯曰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烝民送樊侯仲山甫又曰吉甫作誦穆如清風若自稱者何也當時召伯不宜出營謝樊侯不宜出城齊吉甫詩意可見

溱洧之什多男女泛然相値相戲之詞惟衛風外内亂禽獸行宣公上烝夷姜下通宣姜如雄雉苦匏所刺公子頑又烝

君毋宣姜鶉鵲不如矣所以竟娀於狄
觀此則知關雎爲王化之基不誣裯第
之間隱微之際世之治亂國之興亡家
之昌替身之壽夭存焉慎哉慎哉

猗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不能
以禮防閑其母失子道致人以爲齊侯
之子左氏亦云桓公曰同非我子齊侯
之子然文姜桓公三年歸魯至六年九

月生子同中間未嘗會襄公故春秋書
子同生詩亦言展我甥

史記曲沃桓叔之孫武公滅晉盡以其寶
器賂周釐王王以武公爲晉君列於諸
侯無衣之詩蓋述其請命之意左傳魯
莊公十六年僖王使虢公命曲沃伯爲
晉侯此大事春秋不書不赴告也僖即
釐

昆夷一日三至周之東門文王閉門修德
不與戰久之畏服奔竄維其喙息而已

公羊傳云天子庶人皆親迎左傳謂王尊
不迎后魯哀公曰冕而親迎不已　重
乎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
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
此天子親迎之說也

士入朝見妬妬賢嫉能者寔子孫黎民之

禍故嘉魚美太平之君子樂與賢者共
之朝臣頗多賢實爲美事詩曰濟濟多
士文王以寧

茹藘茅蒐茜地血蒨一也可染絳藐茈草
茈莀一也可染紫茈紫葳凌霄一也可
染皂薊文名鼠尾亦可染皂

瓠葉序言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
行雖有牲牢饔餼不肯用也故思古之

人不以微薄而廢禮焉牛羊豕爲牲繫養者曰牢熟曰饔腥曰餼生曰牽

副車朝祭者曰貳車兵戎者曰倅車田狩者曰佐車皆謂之後車

賓之初筵言非射非祭不飲也射飲先飲祭飲後飲將祭擇士先射於澤宮後射於射宮大射射於射宮將祭擇士之射也賓射射於朝諸侯來朝之射也燕射射於寢賓客相飲之射也大社皮侯賓社五采之侯燕射獸侯又有鄉射州長與民射於州序也弁主皮之射爲五射祭奏樂聞之魂也而求其降求諸陽也灌地聞之魄也而求其出求諸陰也商人尚聲先樂周人尚臭先灌又曰廟祭取蕭合膟膋爇之使臭達墻屋亦以求神於陽也

王有族食族燕之禮食禮無飲燕禮無食大事有饗禮兼飲食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恫註言先公宗廟先公也箋云宗公大臣也晉語云文王詢八虞度閎夭謀南宮諏蔡原訪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以寧百神而和萬民故詩云惠于宗公神罔時恫神者聰明正直依人而行人能行善則神明欣悅

皇矣序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修德莫若文王湯以孤聖獨興禹則父無令問故詩中歷言太王太伯季歷以及文王云

天子三臺靈臺觀天文時臺觀四時施化囿臺觀鳥魚諸侯無靈臺秦伯舍晉侯於靈臺周故宅也衛侯爲靈臺僭矣又云天子靈臺諸侯觀臺

帝嚳元妃姜嫄生子棄三妃常儀慶都簡
狄皆先有子帝卜四妃之子摯堯契稷
皆有天下摯堯身有天下故不傳契稷
久之子孫有天下故歷世永
公劉自邰遷邠諸侯從者十有八國公劉
未至之前邠爲戎太王旣去之後邠爲
狄
稷至文王十五世歷虞及夏商千餘歲計

每世在位皆六十餘年乃可當其數后
稷至太王惟四人稱公公劉公非公叔
祖類及古公也
自古致亂皆由貪人讒人濟惡共事蔑不
敗亡蕩曰疾威上帝其命多辟釋之者
曰疾人重賦斂也威人峻刑法也強禦
掊克曾是在位釋之者曰暴虐聚斂之
臣也何人斯曰爲鬼爲蜮巷伯曰緝緝

翩翩捷捷幡幡巧言曰亂之又生君子
信讒又曰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皆惡
讒人亂國是也
周之衰也用事大臣皇父榮夷公嗜利尹
氏私其親黨干撓朝政暴公好讒又有
婦人寺人熒惑於內國安得不亂戎狄
安得不交侵乎
高禖卽先媒亦曰郊禖又曰人先

尸取同姓同姓之中用其適男周公祭天
太公爲尸祭岱召公爲尸
恒豆朝事也水產其醢陸產加豆饋食也
陸產其醢水產
索祭𥛱神報之曰大蜡臘祭先祖五祀令
民得大飲曰息民息民大蜡二祭同月
大蜡之祭素服息民之祭黃衣古者祭
服尊於朝服

行也祖也釋軷也一祭而三名也祖而舍
軷飲酒於其側曰餞

天子至大夫婚皆有留車反馬之禮婦車在百兩迎之中婦車在百兩將之中女用昕婚用昏請期用昕親迎用昏日入三商爲昏霜降婦功成嫁娶行氷泮農業起昏禮已季秋至孟春皆可昏

皇甫士安曰召康公文王之少子是於周

公爲兄弟何君奭中無一言及之武王命康侯稱弟

詩註疏云王室之衰始于懿王非也周家積德耕稼養人千年至武王爲天子年老未幾崩成王立時内則管蔡外則奄商淮徐相繼叛雖以周公討之尚有破斧缺斨之憂兵戢之後汲汲興修禮樂一傳至康王尚有召公畢公毛公康叔禽父丁公燮父數親賢大臣相與内外佐佑康王崩而昭王立遂南征不復竟亦未聞有討罪之師昭王崩穆王立海内益多事徐子稱王乃在中原豈特荒服不至而已君子惟強於爲善使子孫可繼耳興衰豈能預料然周室雖衰爲天王者八百年自經史以來未有歷年如此其遠者天道固不誣也

周太王王季文王武王有太姜太任太姒邑姜爲之配自古未有四世二百年相繼皆得聖賢爲后妃者周之子孫獨盛於夏商世祚亦最永有由然矣

出此三物以詛爾斯三物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臨時假用亦有不必牲者孟任割臂盟莊公華元登床盟子反又曰盟皆用牛

楚茨信南山甫田三詩皆言公卿力田修祀然祀禮儀節因之有可考者直祭祀於主索祭祝於祊正祭於堂繹祭於祊繹祭之祊在廟門外正祭之祊在廟門內饔爨煮肉廩爨炊米廩爨又名饎爨東西為交邪行為錯內羞房中之羞作肉羞者非是宰夫內羞司士庶羞內羞米在石陰也庶羞肉在左陽也諸宰徹

諸饌君婦徹籩豆燕於寢祭於廟燕祭

▮不同樂而云皆入者歌詠雖異樂器則同

六十四井為甸甸方八里四邑十六井為丘戎馬二牛三四丘為甸長轂一乘四馬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備丘馬謂之匹馬甸馬謂之乘馬

自孫之子而下事先祖皆稱曾孫曾者重也

易以文王為中古禮以神農為中古

古之學者且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用力少而蓄德多三十而立

左傳絜粢豐盛言為谷則絜清在器則豐滿

揵為文學曰螟螣蟊賊四種蟲皆蝗也陽

祀騂牲陰祀黝牲此皆漢儒說

笙詩有辭有聲如其有聲無辭宜曰笙調不曰笙詩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新宮今亡宋公享公孫昭子賦新宮將謂管亦有聲無詞耶其謂斯干為新宮者非也笙詩之亡猶管詩之亡也書曰琴瑟以詠笙鏞以間詩曰我有嘉賓鼓瑟吹笙皆有詩也歌詠之聲依之律和之

自后夔以來未之有改也是故升歌二終鹿鳴三詩也笙入三終南陔三詩也間歌三終魚麗由庚六詩也合樂終則三南六詩衆聲偕作矣於是工告樂正曰正歌備皆謂之歌而可謂之有聲無詞耶凡樂四節首節歌也比歌以瑟也二節笙也輔笙以磬也三節歌笙相禪也四節鄉樂也凡樂四節爲詩十八篇皆有聲有詞鼓琴鼓瑟笙磬同音以雅以南此之謂也

爾雅詩訓詁也子夏傳詩者也子夏輩六十人纂先師微言爲論語論語中言詩者多矣子夏獨能問逸詩晦庵讀詩綱領述論語十條而終之子夏得無意乎傳記中言子夏嘗傳詩今所存者詩大小序小序又非盡出子夏故曰爾雅即子夏之詩傳也疏言釋詁周公所作今其中一字二字者姑弗論誰浪笑傲變風詩焉得周公釋乎支干九州五方四極佛佛徨徨之類詩無其文者或叔孫通所益梁文所補要之傳詩者十九且爾雅有釋詁釋訓毛公亦以其傳詩也故其解詩錯取爾雅之名題曰詁訓傳則爾雅之傳詩毛公固謂其然矣詩有風雅頌而獨云爾雅者雅有小雅無乎風大雅無乎頌何以故詩之辭有體比之樂有音大雅之體與音頌類也小雅之體與音風類也故曰爾雅無風頌矣爾之言近也易也言其近且易可以明雅也古之解經者訓其字不解其意使人深思而自得之漢儒尚然至於後世解者益明讀者益略麄心浮氣不務沉

思譬之遇人於途見其肥瘠短長而不知其心術行業也陸農師以說詩有名多識鳥獸草木蟲魚注爾雅又著埤雅

魯頌傳公之盛然象表亦自僖始三桓專兵執政皆在僖時元年公子友敗莒爲季孫氏四年公孫茲侵陳爲叔孫氏十五年公孫敖救徐爲孟孫氏

宋理宗庚申景定元年元世祖即位中統元年也是年賈似道稱臣割地納幣乞和以捷聞還朝又庚申四月妥懽帖睦爾生是爲元順帝癸酉六月即位洪武元年八月元亡三年庚戌殂於應昌諸書稱順帝爲庚申君者以庚申生也

自生民以來困苦時多安樂時少堯舜禹三聖相承豈非極盛時然洪水之害歷鯀九年禹八年即十七年困苦中間又

有三苗之亂人生八九十歲不見困苦事豈易得哉

心無動靜動靜非心也性無善惡善惡非性也動靜者意也善惡者情也有知覺者意也情也無知覺者心也性也故曰無聲無臭至矣

古言二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鄭曉撰曉有禹貢圖說已著錄曉清直端諒號爲名臣其人足以自傳此編則隨筆成文議論時有偏僻引據亦不免疎舛如謂公孫宏勝司馬光謂王安石遠過韓范富歐謂王通勝董仲舒謂柳宗元勝韓愈謂張子勝程子甚至謂堯舜非生知安行皆務爲高論而不近理又謂佛言空道家言虛儒言太極只一個空圈爲學只要還此本體謂吾儒格致誠正工夫與佛老無甚異但二家不歸於修身謂佛老莫可繫絆天理完固又欲以老子周子文中子别爲三子其他如前刼後刼無不毀之天地豈有不亡之國不敗之家不死之身云云提唱二氏之說不一而足尤不可爲訓至於以竹書紀伊尹事誤爲逸周書以大禹謨爲今文尚書之類小小筆誤又不足言矣

渾然子一卷

〔明〕張翀撰

山西省祁縣圖書館藏明萬曆繡水沈氏刻

寶顏堂祕笈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渾然子一卷》提要

陳眉公訂正渾然子

馬平鶴樓張　翀著

于陵沈道明

檇李沈　瓚若水　校

神遊論

渾然子獨坐于龍山之石室七日不言不動不視不聽兀然槁人焉黃生不知而請叩之不見其荅呼之不見其應黃生懼退而守於門之外七日渾然子始調息而引足其氣勃勃然其[illegible]盎盎然黃生進曰先生七日不言不動不視不聽兀然槁人焉奚所從渾然子曰余將遊於天之外地之外極言極動極視極聽黃生曰先生足不出席而謂遊於天之外地之外兀然槁人而謂極言極動極視極聽先生妄哉渾然子曰若亦知所謂天地乎哉今夫輕淸上浮穹窿而蒼蒼者非天也重濁下凝塊然而無際者非地

也高而未始高明而未始明厚而未始厚傅而未始傅是天地也是天地也者吾衷也是故光照不必乎日月潤澤不必乎雨露變化不必乎風雲流峙不必乎河嶽積注不必乎河海代謝不必乎四時飛動生殺不必乎鳥獸草木吾惟不動是以極天下之動吾惟不言是以極天下之言吾惟不視是以極天下之視吾惟不聽是以極天下之聽黄生逡巡未達退而問於玄通

子玄通子曰惡若安足以解此哉夫泰山非大而丘垤非卑也鯤鵬巨矣而焦螟非細也唐虞盛矣而五覇非衰也伊周達矣而孔子孟軻非窮也籛彭壽矣而顔回非夭也黄生以玄通子之言告渾然子渾然子曰嘻若玄通子者庶幾可從吾遊者哉

田說

道傍有甫田農夫耕之數息而後一鋤行者見而曰甚矣農之惰也田且甫矣數息而後一鋤將終歲無能爲乎農夫聞之招行者謂曰余將老於農矣而莫知所以耕子盍示我以耕之道行者于是解衣下田忙忙然一息而數鋤一鋤盡一身之力未及移時而氣竭汗雨喘喘焉不能作聲且仆于田徐謂農曰今而後知耕之難也農夫曰耕曷難乎子之速耕者殆難也夫子一息而數鋤則作者常少而輟者常多余數息

而一鋤則作者常多而輟者常少以其所常多者較其所常少者以其所常少者較其所常多者孰爲速而孰爲遲乎孰爲逸而孰爲勞乎行者服而退着衣就道下黄坂過於水之濱渾然子方垂釣於溪問焉行者告以故渾然子曰嗟乎豈獨爲農然哉夫馬急則蹄車急則覆絃急則絶水急則敗防鳥獸急則搏人是故三代聖人之治民也紓而不迫爲而不強漸磨以仁義

而不責之旦夕維持以刑罰而不督之苛刻天下不自知其入於治矣後世秦孝公用商鞅之術雖足以覇秦而民有所不堪然後陳涉叱隸之徒揭竿而起焉當是時豈非氣竭汗雨喘喘焉不能作聲也哉

樵問

渾然子居於潑箐之山潑箐之山多虎豹渾然子出入往來恒與虎爲伍不能害也樵者徵之

以問於玄逋子玄逋子曰渾然子未嘗知有虎也是以不能害也樵者曰渾然子未嘗知有虎安知虎不知有渾然子乎曰唯渾然子不知有虎則虎亦不知有渾然子矣夫物不相忘而後相懼相懼後相害理也夫物相忘而後不相懼不相懼則不相害理也

將

兵有正戰有奇戰有攻戰有守戰有衆戰有寡戰有強戰有弱戰有馬戰有步戰有分戰有合戰有生戰有死戰有疑戰有信戰奇正審乎虛實攻守辨乎主客衆寡察乎離合強弱觀乎嚴怠馬步相乎險夷分合候乎起伏死生度乎緩急疑信決乎遠近如是則可以知戰之道知戰之道可以爲將乎曰未也將在民民在德德者得也得民之心也是故同甘苦以結之明賞罰以一之壯威武以作之嚴紀律以齊之用計智

以服之如是則可以驅民入水火而使之戰驅民入水火而使之戰可以爲將乎曰猶未也將在專專在信信者信也將以信於天下也是故忠可以貫乎金石而後王不疑誠可以動乎鬼神而後相不忌德可以服乎群議而後衆不撓望可以著乎中外而後權不分如是則可以甚亂而成功夫由知戰之道至于甚亂而成功則能將矣嗟乎將可以易言乎哉

明心

有志於天下國家者必先明諸心能明諸心天下國家可從而理也不明諸心而欲有爲於天下譬諸操不舵之舟以之航海鮮不覆矣然則明心有要乎曰有靜以觀之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士貴

渾然子曰知者不以其所甚貴而投之於其所

甚賤昔者趙王製于闐之玉以爲爵曰以飲有功者邯鄲之圍解王以爵爲魏公子壽公子拜嘉焉故當時將士皆欲得爵飲甚於得十乘之祿後嬖人舐癰者有寵于王王以其爵爵之秦伐趙李牧西禦秦王復取以飲將士將士皆怒而不飲何者人皆以舐癰者賤之矣漢之楊雄荀彧唐之柳宗元皆一時之士也而托於王莽曹操伾文之間豈非以其爵爵嬖人者乎是以君子貴知所重也

體用論

渾然子曰無動無靜者心之體也有動有靜者心之用也或曰嘗聞之心以靜爲體以動爲用渾然子曰獨不觀之天地乎春夏以發散之秋冬以翕聚之安知翕聚爲發散之本耶亦安知發散爲翕聚之本耶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不發散則不能翕聚是二者交相爲用焉者也非體

也今夫車輪動而轅靜其體存乎轂今夫磨礱動而盤靜其體存乎樞今夫水流動而止靜其體存乎源舟楫以利涉也濟則動不濟則靜舵非其體乎權量以度物也用則動不用則靜星非其體乎是數者皆未聞以靜爲體而動爲用也曰然則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之說非乎曰仁義者翕聚發散之謂也中正者貫乎仁義者也主靜者凝乎中正者也靜非一動一靜

之靜乃無動無靜者之靜也

興廢

客有龍門子者曰天之所興人不能廢之天之所廢人不能興之昔者秦穆公病七日而寤告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覇未老而死覇者之子且令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厥後獻公之乱文公之覇而襄公之敗秦師於淆而歸縱淫

悉符其言趙簡子亦病七日而寤以告諸大夫曰我之帝所命射熊羆皆中而死賜之二笥屬吾兒以翟犬曰及其壯也與之告晉國十世當亡董安于受而藏之厥後滅范中行氏殲智伯氏是爲熊羆傳至襄子而北有代地是爲翟犬翟犬者代之先也晉之亡果十世焉由是觀之興廢不自天乎惟其天之所興而人不能廢也是故以管仲射鉤而不能斃小白以項羽鴻門而不能殺沛公以王莽昆陽而不能敵劉秀況謀不如仲勇不如羽智不如莽者乎惟其天之所廢而人不能興也是故以召忽之死戰而不能入子糾以孔明之出師而不能恢漢室以岳飛之北伐而不能復宋讎況仁不如忽傑不如孔明忠武不如飛者乎渾然子曰不然天之所興者天不能興也自興之也自興之則天且不能廢而況人乎天之所廢者天不能廢也自廢

之也自廢之則人且不能興而況天乎

禍福

齊甿有生理鞠窮者無以自活與其妻謀曰吾聞泰山之神且靈盍往禱諸可以獲福乃鬻衣得羊豕焉禱而歸至臨淄之野揮鋤而得金卒致富東郭氏之子知其禱而得金也亦市衣得羊豕焉禱而歸至臨淄之野遇虎豹戕其身或以問於渾然子渾然子曰不問古之大儒有

牛缺者乎牛缺之邯鄲遇盜於耦沙之田盡取
其衣裝車牛步而去視之歡然無憂恡之色盜
追而問其故曰君子不以其所養害其所養盜
曰噫賢矣夫既而相謂曰以彼之賢往見趙王
必不利于我不如殺之燕人聞之相戒曰遇盜
莫如牛缺也俄而缺之弟適秦至開下果遇盜
憶其兄之戒因與盜力爭爭而不勝復追而以
卑辭請物盜怒曰吾活汝弘矣而必吾追迹將
渾然子　十
著焉盡殺之夫知其禱而得金也抑孰知其禱
而亡命乎知其不爭而見殺也抑孰知其爭而
亦見害乎然則孰爲福耶孰爲非福耶孰爲禍
耶孰爲非禍耶是故君子不徼幸于天不取必
于人

忠孝

貴陽生問于楚丘先生曰昔者申鳴爲將于楚
白公爲乱申鳴以兵之衛白公刼其父使人謂
申鳴曰子與我則與子楚國不與我則殺而父
當是時必殺其父以存楚乎楚丘先生曰可於
君不可於父孝子不爲也申鳴以兵之衛當併
其父而去之不先去其父而爲其所刼義不能
全矣是則申鳴之罪也貴陽生曰卞莊子好勇
母無恙時三戰而三北交游非之國君辱之當
是時必戰北以養母乎楚丘先生曰可於父不
可於君君子不爲也母在則不當戰矣既戰則
渾然子　十一
不當北矣卞莊子之罪也或以質於渾然子渾
然子曰不然夫忠孝一道也權其輕重而已矣
輕重緩急也在君重則親爲輕矣在親重則君
爲輕矣國之存亡係焉者君重也國之存亡不
甚係焉者親重也

變化

渾然子曰鵰化爲鶉鷹化爲鳩田鼠化爲鴽烏
足化爲蠐螬鴝掇化爲乾餘骨乾餘骨化爲斯

鶡斯彌化爲食鹽顚輅者生氣也漢黃氏之母浴而化爲黿魏宋世宗之母浴而化爲鼈范文明之奴死數百歲掘其墓而更生者游魂也生氣者變之常者也游魂者變之變者也變之常者可得而知也變之變者不可得而知也昔者春秋牛哀病七日化爲虎以噬其兄門人以問於孔子孔子曰物老則變故曰知變化之道者聖人也

渾然子　十二

窮理

南中之夷多蓄蠱蠱有三曰蛇曰鼠曰鴟鴟似鴞目圓而腹大夷人恒蓄於梁之上昔有中土七人旅於南中道遇雨路傍有茅屋數椽趨往避之適夷人俱出田七人者入其門見梁之上有野鳥不知其爲鴟也遂射殺而食之俱立斃於庭楊生曰不格物而害其生天下寧有如七人者乎渾然子曰嘻殆有甚焉者是故鴟亦多矣有學術之鴟有功利之鴟有權謀之鴟有刑名之鴟有兵法之鴟不格乎學術之鴟而殺其身者非李斯乎不格乎功利之鴟而殺其身者非衛鞅乎不格乎權謀之鴟而殺其身者非蘇秦乎不格乎刑名之鴟而殺其身者非韓非乎不格乎兵法之鴟而殺其身者非孫臏龐涓乎之數子者豈其智有所不能而明有所不察哉蓋有見於術之可以興而未見其術之可以亡也是故聖人之道如菽粟然啖之無味而食之無害異端之道如野鳥然啖之有味而食之有害嗚呼非窮理之至者曷足以知之也

渾然子　十三

求知

渾然子曰聖人求知于天賢人求知于君子下士求知于庸人求知于天者藏其知于無所知萬世之知也求知于君子者用其知于有所知天下之知也求知于庸人者役其知于不必知

一人之知也是故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善世而不伐德溥而化求知于天者也一家非之而不顧一國非之而不顧天下非之而不顧求知于君子也同乎流俗合乎汚世求知于庸人也

弭盜

楚丘先生之齊往見孟嘗君孟嘗君與之坐而論道賢之適齊境有盜起遂舉爲將往治盜楚丘先生擐胄而出齊之門望見農夫問曰來年

郁離子　十四

有秋乎曰雨暘不調得者三矢者三然則俯仰亦給乎曰三者猶不足以供上焉能給也楚丘先生遂反胄而入齊之門左右曰先生受命治盜不至其境而遂返焉何也曰殆非若所知也吾之治盜不治其盜之所可治而治其盜之所不可治所可治者盜之已形而所不可治者盜之未形者也未形者治而已形者自弭矣未形者弗輯而已形者日增矣今夫介矢甲胄能屈其力而不能屈其心號令誅伐能禁其暴而不能禁其欲譬之水焉瀆氾四溢而不濬其上流則雖有堤防不能止矣不善治水者愈增其防水愈敗之不亦勞乎是故輕賦溥稅治亂之本也招徠輯亡弭盜之源也于是歸而言于齊王請蠲稅以治未形之盜齊王曰善遂下令蠲稅十之七不再旬而齊之流亡者復焉境內自是無復有盜起矣楚丘先生之力也

郁離子　十五

用材

郁離子曰天下之材其猶舟車乎今夫車覩其轉遂均其平沉以飭其輪轅又駕之以騏騮驊之以騤驪非不彭然美也而驅之濟河雖有王良造父不能救其溺矣今夫舟成以栢木假以檜楫助以帆檣如漢之樓船蜀之畫舸非不飭然堅也而使之行陸雖有賁育任鄙不能操之往矣是故絺綌以當暑則宜而以之禦風則悖

騏騮之足能致千里而責之捕鼠則不如狸物固有然者矣况人材乎昔者田常欲伐魯魯之危在旦夕孔子憂之曰吾父母之邦也二三子柰何弗出當是時子路請行孔子弗許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蓋子貢辯而智者也卒之一出而乱齊存魯破吳覇越甚矣聖人之善於用材也是故有忠信而好義者有仁惠而多慈者有言語而能辯者有文雅

渾然子

而成章者有敦厖而純篤者有見事而風生者有慷慨而潤大者有智術而多謀者忠信而好義者可以托重而不可以應變乎仁惠而多慈者可以牧民而不可以斷國乎言語而能辯者可以辭命而不可以節槩乎文雅而成章者可以俎豆而不可以軍旅乎敦厖而純篤者可以厚俗而不可以解紛乎見事而風生者可以議始而不可以守終乎慷慨而潤大者可以大節

而不可以小知乎智術而多謀者可以運籌而不可以恃力乎易皐陶之刑而使之種植我知其不如稷也更后夔之樂而使之平水土我知其不如禹也移契之五敎而使之掌山澤我知其不如益也古之聖賢且然而况一長之士乎是故用其所長而棄其所短則天下皆材矣反其所短而違其所長則天下皆無材矣夫使天下而皆不見其材果天下之過耶抑亦用之者

渾然子

之過耶

强弱

雲有南旅生遊於通衢遇懦夫醉横于道怒拽而過之及經貴者之門望見豪勢罄折如焉弗敢仰窺之矣渾然子曰子何若是之吐剛而茹柔也禍將及乎御者曰何謂也渾然子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盈者處其强而謙者處其弱也是故抑强扶

弱是天道也畏強而凌弱逆天道也昔者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左把茅旌右執鸞刀以求平於莊王莊王憐之受節左右麾楚軍退舍七里將軍子重進諫曰夫南郢之與鄭相去數千里大夫死者數人廝役者數百人今克而弗有無乃失臣民之力與莊王曰不然人告以從而不舍不祥也吾以不祥立於天下災及吾身何取之有既晉之救鄭者至曰請戰莊王許之將軍子重進諫曰晉強國也道近兵銳楚師奄罷君其勿許莊王曰不可強者我避之弱者我威之是寡人無以立於天下也遂還師以逆晉寇莊王援桴而鼓之晉師大敗士卒奔者爭舟而指可掬也夫鄭惟其弱也則雖以一國之利而不取況非國者乎晉惟其強也則雖以奄罷之卒而不避況非罷者乎是故討諸侯之僭以扶周室之衰桓文之所以霸也窺漢室之敝而欺孤寡之爲新莽之所以亡也乎其知之乎南旅生赧而退行未及門而懦夫者告斃焉以南旅生根之矣御者曰渾然子之言信其然哉

臣道

白圭周人也魏文時資富天下有用事僮僕二人焉一曰趨時專致四方之貨相其貴賤悉輸之圭一曰司會主出納蓄積凡四方之貨至圭必使售之白圭亡其子嗣其業趨時有疑於司會因譖之於其子曰昔先主人之資殆將爲若所盜乎其子不之察遂加以夏楚責其償司會亦不爲辯也盡括所私以歸其子退無怨色治家產如故焉一日其子閱其簿籍知司會之寃也移怒趨時趨時懼奔之齊司會請曰昔先主人之克有蓄也趨時與力焉今以小人之故使之奔齊小人不安願召之歸以共營厥家于是趨時復歸益盡心力白氏之富中興焉渾然子曰

充司會之心不可以盡臣道與夫不辯其誣而恐歸其王不挾其讐而共營其家可謂純誠而公者矣昔者成王幼周公攝政召公疑之後管蔡果流言周公居東三年感風雷之變成王悟而迎公公歸亦無少尤於召公與之夾輔王室謚至焉夫使周公忠愛有所未至則流言之後必不足以悟成王使有一毫私意於其間則東歸之後必不恊於召公西周其衰矣故能感於

流言之後者至誠之念也無少尤於召公者至公之心也至誠則足以格君至公則足以謀國非爲臣之道與

高絜

林先生居於陋巷之中結茅爲廬掛席爲戶四壁蕭然陶陶如焉東里野人飲於社醉而走火延其廬先生從容而出若未嘗知也里人憐之復葺其廬相與出粟帛器物以餽先生先生愀然不樂曰甚哉火之爲害將盡吾之本有者而喪之乎里人詰之曰先生失財産乎曰未也失衣物器用乎曰未也然則何爲而喪其有也曰吾之所本有者以未嘗有一物也今以諸物至是有物矣有一物是喪吾之本有也余安得而不悲也于是徙於深山之中就巖石而棲種首蓿而食終其身不求于世焉渾然子曰若林先生者可謂處困而能不失其本有者乎

渾然子一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明張翀撰按明史有兩張翀一在列傳第八十者字習之潼川人正德辛未進士官戸科給事中以疏爭大禮謫戍此張翀在列傳九十八字子儀柳州衛籍馬平人嘉靖癸丑進士授刑部主事以疏刻嚴嵩下詔獄謫戍都勻隆慶初起爲吏部主事官至刑部右侍郎是書凡十八篇曰神遊論曰田說曰樵問曰將曰明心曰士貴曰體用論曰興廢曰禍福曰忠孝曰變化曰窮理曰求知曰弭盜曰用材曰强弱曰臣道曰高潔皆設爲主客問答旁引曲證以推明事物之理大抵規仿劉基郁離子也

文雅社約二卷

〔明〕沈鯉撰

浙江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文雅社約一卷附錄一卷》提要

龍江沈先生家政序

余自東歸時即奉教於龍江
先生先生為人愛潔峭直力
行古道以故見重於時然亦
以此不偶戊子歲予告在里
余嘗省之里中家徒四壁泊
如也及余持節兩淮再候先
生先生因出其居家諸刻相
示皆所目檢束身心敦崇俗
尚蓋所謂古之道者屬余為
之棹時先生已拜
新命或者疑爲意以先生方且

握樞衡佐密勿調爕陰陽福
澤函宇而何猶區區於里閈
瑣尾閭庸心也嗟乎嗟乎害
固有言近而旨遠道固有守
約而施愽况天下本於國國
本於家家本於身豈細故也

抑夫自身而家合家為國合
國為天下此政行於一家一
家善矣行於一國一國善矣
行於天下天下善矣不越於
飲食車服之間而實通於身
心性命之微不離於閭閻卒
伍之際而實關於
廟廊明良之會儻得六合黔黎
同歸
皇化九州風俗共覩太平雖詩
書所稱伊周事業何以加焉
先生拳拳是集有以也夫子

是之疑固未識其遠大者乎
且非援本之論矣余既以解
或人因序其端如此則是編
也豈直為先生相業左劵實
幸斯世斯民行將有復古之
機遐哉勤三代想矣

萬曆壬寅春三月

關西李三才道甫頓首拜

書

文雅社約總目

郡東南一里許有文雅臺昔

夫子習禮之處而記稱瞿相之圃也歷數千載故址宛然厥維勝域吾五人者適會林下結社于茲期挽世風稍還古昔每及社飲具有約言既勒成編嘉名肇錫因遂以文雅標社而具述所約之事臚分如左總之十六類百六十三款云五人者揚君允通尹君之才喬君巽甫湄不佞鯉家弟鱗仲潛也

文雅社約

歸德龍江沈鯉著

書劄一

古人以竹簡通名將命者出仍以還之蓋終身所用惟此一簡不易爵里不削牘也今人每次一帖已屬多事而又有折簡有全簡有紅簡有封套施者過費受者無益豈不可省吾鄉當嘉靖年間里中士大夫相拜者尚不過口傳後雖有名紙亦主人不靣始留之靣則否乃其帖長不過五寸寬不及二寸中所書止一名一拜字間有自書名于門者其質朴如此乃今簡不㪍六幅紙不用奏本者遂以爲簡何爲哉今擬拜客用表紙單帖單幼加頓首二字餘省禮帖以全爲敬以紅爲吉出於何典夫

君上至尊臣下表章未嘗用紅紙紅簽以爲敬乃鄉俗往來率用全紅無乃僭乎今擬婚姻大禮及慶賀高年者用尋常紅簡不用大紅毛邊

其餘請帖禮帖及通問書札止用兩幅白簡裹外俱不用紅簽如禮物件數開載不盡分上下二層叙事不盡則量加幅數適用而止謝禮仍用单帖不必求稱如連名送禮亦止回一帖傳覽有稱謂不同者另加一帖

鄉人有自外致書者既以書答謝又另有謝帖甚屬無謂曾記數年前寄書行禮者只書後帖紅紙一方開具禮物何其簡便宜以爲法

書詞雖不費錢獨不費精力乎且文勝則真意

衰矣每見前輩請帖止云明日一茶真意自在今擬請帖寫某日請教或酬愛或敘濶並啓知六七字速帖用单只寫一速字俱不用文章語

護封起自公文原爲關防秘密隆慶初年縉紳通問用者猶少後始蔓延鄉俗一槩用之甚屬無謂今擬請拜等帖止用書夾投送封袋可省有啓事者用封袋不用護封

宴會二

設席過豐則多戕物命多損精力多費貲財多折福分或客當醉飽之後見主人舉筯不得不舉者蓋反爲多設所苦暴殄天物亦甚可惜吾鄉嘉靖年間具啓請客者每卓止設殽四大盤四人圍坐飯一餐酒不過數行辰刻至食畢即散簡朴若此今俗乃治辦累日方敢發簡而客來赴席者亦常至日暮或徹夜乃散中豈無亂俎豆失歡好爲賓筵羞者乎又何言多費也

憲約燕賓四豆猶是古禮恐未易從今擬折簡請客者用果五楪饌腥素十五楪湯飯三道一卓兩坐若主人嫌於獨席則附坐客席之下惟官席遠客間設獨坐果殽各加五楪飯加二餐其看花大席餅飣五牲之類俱不用

赴席除閑訪留坐者自不拘時候早晚大席宜午後上坐薄暮而散邀帖後止速二次如遇該行酒之時客有未到者即虛坐行酒不

必久候蓋早至早散不惟我無伐德抑亦體
悉下人
古人不常殺牲亦不皆食肉禮云諸侯無故不
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此
知其不常殺牲也左氏云肉食者謀之肉食
者無墨食肉之祿氷皆與焉此知其不皆食
肉也今市肆魚肉品味甚多以充俎實儘自
足用又何必更宰雞鶩求備物哉昔人云食
者甚美死者甚苦矧未必食乎君子有敬客

之心不可無仁物之心也
主人安坐遇慶賀大禮則逐位行酒尋常宴會
客雖多但舉杯總揖乃遍歷客席各一安坐
至席前毋總揖而已
合席請客主雖多其舉杯行酒只屬之長者一
人餘惟隨班行禮蓋長在則禮定然也若長
者既已安坐衆主又人安一週似屬煩瑣且
不見長長之義於禮宜省衆客酬主人亦然
舉酒有當行拜禮者則拜其跪禮於古無考宜

革
客有後到者衆賓叙長幼一揖相干者另一揖
不必讓轉告坐亦然
宴後不用謝帖相會時毋揖而已
鼓吹絲竹慶筵可用餘席不用爲雅若娼優入
人宅舍可忌不止一端而小唱尤敗壞風俗
引誘子弟俱不宜用
宴取成禮酒以合歡主人勸客只可相勸不可
相强沉湎淋漓至于生禍侮且無及何歡之

有賓之初筵所宜三復
犒賞從人惟婚姻大事及自遠而至者宜特設
酒飯不必設殽

稱呼三

稱呼宜止用本色如古人上宰相書則止稱相公閣下上翰林書稱内翰執事蓋不欲媚其所無也然猶云異代事今吾鄉徐正人先生家尚存有天順年間翰林曾公棨贈言一軸其標題則直稱贈鴻臚卿徐君永達之任湖廣應憲序其中云永達勉乎哉者復不一永達者徐公名也予考其時二公非有師弟子分特朴直若此而吾家亦存許都諫復禮與

先大父建寧公手書亦止稱舊德沈太守尊師執事蓋許公先大父受業門生也此正德末年事夫稱名雖未必合中道若今俗一槩稱台柱稱殿撰則媚人所無矣今擬有官者稱官如太守如相公内翰側其鄉俗往來止徑寫字號及其姓其親行幾伯叔兄弟或其老先生俱不過六七字俱不必有別稱

字以尊名故古惟稱字以致敬也子思孔子之孫也不常稱仲尼乎吾鄉當嘉靖年間尚止稱字無稱別號者今僕隷下賤已莫不有號矣士大夫不敢稱全號而加稱翁老或少年而輒已稱翁稱老者夫父毋在恒言不稱老少者稱老老者何稱亦嫌于不祥矣今約除尊長親屬各自有應得稱呼外其平交止稱字稱號尊輩稱老先生長者稱其兄其丈

世俗上稱下爲公爲先生今之爲師者亦稱其弟子曰公曰先生夫公雖尊猶泛之可以常稱先生則父兄稱矣學士長者稱矣師以是稱弟子弟子將何以稱其師甚有通名楷而自稱侍教生者相反益甚

揖讓四

主人迎賓三揖升堂此所謂揖不過舉手或身稍磬折而已今一見則俯身至地送客出門必遍臨車馬逐位與揖入門又望空一揖或賓主相讓良久不決俱屬非禮蓋讓不過三古之道也今約迎客者客至一躬及階及門舉手相讓送客至大門之外一揖客及車馬主人入門各一揖客乘車馬主人出門舉手相顧俱不必差人拜上蓋送客揖車馬於禮

所無而每客送及車馬尤為瑣屑宜革

四拜所以尊父母師長拜而叩頭臣子見君上之禮也豈可以一槩加人今後相見行禮只兩拜有當稱謝者則起身再揖勿伏地連叩

親朋偶遇止宜序長幼一揖當致辭稱謝者再揖不必讓轉蓋長幼有定賓主有禮而久讓不決似為虛文宜省之客有先施而主人及門答拜者雖往來常禮若不係慶吊大事但尋常相訪者亦自可省

禮父黨無答鄉俗伯叔父待猶子兄待弟俱以客禮似屬過後今考

諸王朝見儀凡伯叔見

天子行君臣禮畢即向

便殿行家人禮伯叔西向坐受

天子四拜

朝家且如此何士庶反不然今擬四拜之禮父母坐受親伯叔父南面揖受族伯叔父親兄東西向弟姪再拜不答堂弟再拜跪而扶之族

兄弟交拜不受不答親堂弟坐不論賓主兄東弟西族弟來兄西弟東凡兄適弟皆上坐弟前坐凡兄送弟伯叔父送猶子俱不出大門不候騎乘親親之義也世俗伯叔父子兄弟揖讓迎送皆如賓客殊為疎薄相外之風宜改之

古人於父執至嚴有坐受八拜者鄉俗當嘉靖年間新進朋友尚不敢與前輩齊肩相見則稱曰齋長或與服勞役之事不以為詘此字

所親見者今俗其有是否耶顧此義在論語
鄉黨篇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兩語内可佩
之終身有餘矣今與諸公約凡在本族尊輩
前雖仕宦不得据上坐遇父執及相知高年
者必以容執綏必下其餘亦各以情義輕重
自執恭謹禮云敬老為其近于父也敬長為
其近于兄也吾敬吾父兄成吾孝弟亦何訕
之有
讓自美德忍徵大受孟子三自反終以不校于
横逆有何難處者乃世人以一不忍率致大
事甚至有生平刎頸累世通家一忤睚眦即
成讎釁或瞋目攘臂或稱干比戈或抉發賤
昧揭布通衢或鼓扇朋儔併力攻擊雖足逞
雄心亦大虧雅道已吾鄉俗幸無是而前輩
潘司空先生處盜一事尤為可傳先生方致
仕居田間夜忽有群盜入室掠無所得皆羅
伏階下叩頭請罪曰吾儕小人不知大君子
若此而誤犯罪誠當死倘蒙恩鳥獸散不

就縛乎先生曰不然即不能有所贈何至使
公等枵腹乃呼其夫人出自床下督婢子治
酒飯使各需醉飽叩頭而去遲明賊捕掾及
門請罪願刻期捕獲之先生曰無是也竟寂
無一言觀先生處暴客君此知横逆之來能
笑而受之有餘矣吾願諸君子之為潘先生
老氏云自勝者強考亭註強哉矯章句亦云自
勝其人欲之私夫人欲之私爭忿其一也人
若於此處能強制不動非有大涵養大力量
者不能其出而任事必且能砥柱中流解紛
排難皆平時所翕聚然也彼按劍疾視者何
為哉
爭忿最難忍君忍得過去却便有許多受用不
能忍而致禍患所謂一懸之不忍而終身懸
也苟念及此忿心自息
世俗繁文日益真意日減損有餘補不足吾有
望於篤古君子矣

交際五

嘉靖年間親朋往來之禮銀尚不過三分五分以至一錢亦有携盒酒舉賀者有三五相約共一盒酒者然猶酒不過一壺盒中物不過小果小菜三五品吾猶及見之客入門與主人一揖即舉觴行酒賓主酬酢俱不過三酬酢已畢賓主交拜自是賓不更修儀主不復請謝而情意亦自周洽何其古雅簡便也嗣後彌文日盛有因而厭家廢禮者有較量往

來薄厚寖成讎怨者有公然爲假酒假段明示相欺者風俗薄惡如斯不返何所終極今擬婚姻及大禮從宜用幣其尋常賀莫自一錢以至五錢皆爲厚禮不可更加其一切假酒假段俱宜停止

婚姻莫隆於六禮世俗又有送鞋面一禮夫三月未廟見尚不可以縫裳在室而送鞋面及替厨而送滿家鞋皆非禮也又翁家節序送禮謂之追節女家必稱答之未聞女適人毋家送禮而翁壻答之者今擬追節之禮可省即有之亦不必報蓋自有報時也禮貴乎施似爲近道

古者以八十爲下壽近世常慶七十然十歲一舉猶不爲侈今人不拘老少每歲生日大張宴樂此無名之費也程子倍哭之說蓋深譏之老年借此以聚樂小集可已

賀祭等軸所重在文用紙爲便錦軸金字濫費無益通屬可省

鄉俗二十年前開具禮單者尚皆以謙爲主如酒云魯酒帕云紙帕是也今則不論美惡率皆飾以佳名故美者近夸惡者涉欺矣雖細事亦長僞之漸也宜返而之初

田野百姓稍能度日即不務農事到處人情三錢五錢時常湊辦其爲苦累十倍征徭得之艱難費之條忽亦何愚也

親朋往來之禮只可視情義疎密以爲隆殺若乃計家道貧富作壽白俗眼量子姓興衰爲

炎涼世態者則市井交易之道而風俗薄惡最明顯者也有道君子必不其然

禮尚往來雖本人情君子有施亦盡其在我者而已不必過責望于人近乃聞鄉俗小民有一桃一李必求相稱者或又有無可慶之事而責人賀禮者曰曾受吾賀無可吊之喪而責人奠禮者曰曾受吾奠又或有相訟取償者皆鄙也世豈有操券以行禮者乎惟受人之施力能為報而自處鄙薄失禮者亦無怪乎人之責之也

冠服六

冠加於首最宜雅重衣以章身惟貴明潔吾鄉當嘉靖年間士大夫尚止戴圓帽無戴方巾者今俗有金線巾有唐晉等巾有珠玉飾巾前輩禮服止白布直身見有服羅段者則以為刺眼今俗貴時興花樣日盛月新甚至以綾綺為襪首帕為裙與為裏為褻衣用者矣當年履絇無他飾後僅加一雲與雙雲以為盡飾今俗則又有套雲有四鑲履有刻絲織錦為緊襪帶可遂值一衣費者矣末俗之侈一至于此及今不返何所終極蓋服色貴雅素無貴淫靡制度取適中勿狥時樣則所謂服堯之服者其是耶慎無以儒者而受變于俗也

忠靖冠乃嘉靖年間

欽定制度文職自州縣正官以下惟教職得用武職惟都督得用其中金線三條以象三才並緣邊兩條數不過五今既已槩用又隨意加多

違
制甚矣
煖耳當嘉靖年間尚惟許大臣得用蓋亦優高
年一義也隆慶間
穆宗傳旨官戴煖耳乃
都下人士尚無敢僭用者其後始一槩皆用之顧
其製亦僅可覆耳而已猶未若今俗之侈也
吾鄉當嘉靖末年尚不知貂爲何物先是數
年曾見一貴家公子戴狐帽而行市中者則

人皆相聚駭觀以爲華侈今俗乃賤而不用
而必用貂且形製極高大極費夫北地隆寒
即用煖耳無所不可又何必貂而後可哉
玄黃紫三色惟
君上得用今人有不知玄紫而誤用者乃黃亦敢僭
豈其不知宜以相戒
近年男女衣飾種種醜態已令人嘔噦乃更有
男拖女裙女戴男冠者陰陽反常不祥之甚
然而理諭不能止法制不能禁其猶士大夫

之責與士大夫家一邑所望惟反其所好則
久當自止若轉爲鄉俗所化而又使工匠之
爲淫巧者與齊民倂惑之其又何望矣
妹喜戴男子之冠以亾國何晏服女子之裙以
亾身所謂陰陽反常不祥之甚者此明證也
鄉俗獨奈何效之
國有國風家有家風女飾妖異家風之陋也君
子必慎其微焉
未冠勿遽稱別號未娶勿遽衣文錦禮老少異

糧童子不衣裘帛夫不衣裘帛者非止謂年
幼不宜亦使知老少之分知惜福知養正于
蒙也
僕從衣履不可與主人相疑所以正名分而尊
其主也違禮者審之

閑家七

禮與敬有家之善物也人情毋詳外而略內故根本之地已先不正豈能及遠自己一身且不足觀豈足爲子弟觀法所以士君子居家須莊敬日強禮儀卒度不可以狎近忽之也

鄉俗有父子異居者或有不得已之情乃亦有同居異爨者獨不思吾之身吾父母之身也顧與分爾汝析匕箸各食其食各享其有如路人然可乎不可乎假當食時親猶未食吾

能下咽耶當親食時不知肯否於心安耶夫妻以秦晉而同牢父子屬毛裏而互異根本之間薄已如此更有何處可與人同此雖習俗相沿不可視爲細故也

禮父母在不有私財不以財與人律亦有卑幼私擅用財之禁蓋以明家無二上而預防子弟之淫奢其爲慮至深遠也今人有憐愛子孫者則恣其所用而子孫慳吝者至與其父毋相貸取償[illegible]區較計若路人然亦未聞禮

以衛之褻矣所宜相戒

世俗有一事最難解凡異父同母之兄弟則相好而一父兩母之兄弟則相讎亦何其相反也夫兄弟之所爲至親者爲同一氣也既同父則同氣矣既同氣則即吾至親矣顧徒以兩母故而各立門户相視胡越乎是知母而不知父也是分左右手而有親踈也彼下堂傷足而有憂色者此何故豈異毋兄弟反一足不如耶嗚呼大度者以四海爲兄弟小見者以一體爲參商愚知相越乃若是懸遠矣

噫

鄉俗於禮文病繁惟夫婦最略或至有經年不相揖拜者狎故也豈知禮在狎處尤不可少只覩初親迎至合巹於諸禮何所不備乃日久而遂忘之耶

禮稱女子出擁蔽其面已嫁而反則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同器而食而叔嫂不通問其嚴若此昔魯敬姜年老矣且上卿之家而季康子

其姪孫也相見與言皆不踰閾君子曰知禮
今田野人家婦女有相聚三二十人結社講
經不分曉夜者有跋涉數千里外望南海走
東岱祈福者有朔望入祠廟燒香者有春節
看春燈節看燈者有託在胏腑至親而男婦
同席笑語一堂者俱非美俗閑家者宜以是
爲第一義
禮男女遠別不止翁婦與夫兄弟妻爲然世俗
惟嚴此兩別其餘無別矣甚者叔嫂姊夫小

姨妻弟之妻互相謔罵不近於夷乎以後除
妻妾婢子外凡係男女一切遠別古之遠別
也止于授受不親今者趨而避之甚者婦行
不便令翁迴避亦屬非禮大都無可避者三
步之外止足背立可也
人家有閑防内外者止計較外來男子而不知
外婦爲尤甚蓋此輩多窺探人意扮弄是非
其爲長舌餂于利刃却又無可防之形奈何
以不親不故之人而縱使出入無忌也安知

其非尸祝巫卜之類耶若論其至卽同宗至
親彼此家婢往來通問者亦宜貴簡矣
宦家子弟凡居食器用僕從輿馬之類所貴雅
淡不宜使俗氣撲人

馭下八

凡騶從不宜太侈盖不佞今昔居林下二十餘年竊自體驗凡吾輩鄉宦皆好省事而僕從則務喜多事惟多事故僕從亦一鄉宦也假令一鄉宦使十人十鄉宦使百人則一邑有百鄉宦矣嗚呼一邑中百鄉宦其氣燄豈不薰塞邑里無復有空閑處所耶矧復有兄弟子姪亦皆以鄉宦行事而僕從亦皆稱鄉宦僕從也於鄉人何堪矣夫一人之身而人之

藉我爲用者君此其衆吾兩手兩目既不能徧戢之乃猶復招延之未已豈不益自苦哉予旣已驗之久知之真何敢不盡言與諸公相告大凡僕從只將就足用不必太多太多則衣食于我者侈矣故曰官事不攝焉得儉言侈也夫公家不堪侈况養之私家乎君謂有不衣不食而爲我服役者則益不可何也彼不衣不食而爲我服役者非徒也必藉我以行其私也彼藉我以營私吾因彼以歛怨

則我之役彼者一時奔走之微勞而彼之役我者終身名節之大竅也此詎我役彼而實彼役我也奈何役人者而反爲人役哉縱不然而堂堦之上森然林立車馬之間簇如雲湧亦甚非有道者宜處矣

吾笞責僕婢則推吾愛子女之心吾婚嫁子女則推彼爲父母之心不寧惟是卽寒暑饑飽疾病勞佚與其心曲中微隱有疑慮而不敢聲言者俱一一體息之而後得處下之道

凡僕從以膚受來愬者直笑曰我不曾眼見有駕言毀罵主翁者直笑曰我不曾耳聞則下人無所售其欺而我亦不爲彼激怒以煬吾天和致有他事盖一忍之爲效多矣

有爭一兩錢之利而與人月喧于市者吾輩手下人之買辦是也夫吾輩豈區區與人計較者惟下人不能體吾意而欲有所染指則不得不朘削于人夫豈知田野小民斗粟尺布入市營求鍼頭削鐵一家性命我却要在他

身上去討便益能有幾何縱使日日買辦常過其直一歲之中所費幾何顧令人當面恣嗟背後談議孰與多寡自今宜以飭下人入市買辦者務使人爭售之勿使人望而避匿也

每見宦家僕從遇其主翁親識屬在寒賤者即與抗禮且肩越之其主翁亦恬然不以爲怪此詎非名分倒置風俗薄惡一事耶吾輩宜以相戒

田宅九

田野人家土木方便其起造房屋率多踰制然不知室宇太廣則陰氣盛而人氣不能充故其勢不得堅久而居者且多不利此昔人所以有木妖之説而謂其不安人也

大明會典品式具在所宜查考

屋上承塵施以繪事名曰藻井雖公侯不得用獸吻鐵敘名爲拒鵲雖

國朝居官者無禁似亦不妨惟鄉俗所用多有過侈者宜少裁之若穿廊曲房圓亭廘厖雕牆甬道朱紅牕槅之類俱有禁

田爲常產所不可無然惟貴約而易守實而得用不必太侈太侈則不免多費貲本多有荒蕪多損耗力多招詞訟多辦糧差而計其所入亦卒與約者實者不相上下何以侈爲夫境內田畝止有此數吾擅其無用者太多則田價必踴田價踴則中人之家必不能皆有田而吾田亦荒彼此俱困是我無專利之名

而陰實有碍于人也人但知衣服飲食之侈
爲不可而豈知田宅之侈之尤不可乎觀往
事可知巳
凡置買田宅者有三不虧有七不買何謂三不
虧寧虧富不虧貧寧虧明不虧暗寧虧人于
無事之時不虧人于急難此所謂三不虧也
虧貧如小戶人家無多田産而含悲出鬻以
救目前者虧暗如錢債折準貨物擡筭之類
虧急難謂人有急難而鬻産以自營救者何

謂七不買老年之父孀居之母有不才子不
能管教或少孤子惷愚子不識好歹而聽信
奸人撥置所鬻之直十不償一者不買巳絕
之産未有着落相持之産未經倒斷者不買
宦家子弟覆敗之業任他人買惟爲宦家者
不買業師契友之遺産不買墳塋中房屋木
石先賢祠廟不買與勢相爭自知不敵以來
投獻者不買累世之隣非十分輸心欲賣萬
不得巳者不買此所謂七不買也而就中惟

欺人孤兒寡婦與侵及泉下者爲尤甚凡置
産爲子孫長久之計者宜致審于斯焉
鄉俗有田與接壤被人買去者其勢必爭爭不
巳必至于訟訟自常情不謂無理惟吾輩林
下老年若亦爲此舉動便覺不雅今後如遇
此事除逼近墳塋牆屋者仍與從容理講其
餘不必與較疆場之事一彼一此何常之有
如曰與吾鄰也必我宜買漸買漸遠直至何
處方始不鄰眼界濶氣度大看得此處自然
聊小

孝友先生朱仁軌云終身讓路不枉百步終身
讓畔不失一段有區區爭牆根地界者宜以
是說勸解之
治家者當先治守家之人不汲汲于此而孜孜
于彼者非計也
宦家子弟以財産相爭訟者其侈言前人之貲
常過其實葢其意惟主求勝而不恤先人之
面目可置何所眞自可恨然而導之者其誰

乎前人遺子孫以危後人遺祖父以貪首尾相貫勢所必然故創業貽謀者當慮其後愼不可輕留此尾也

兄弟以財產相訟者如兩人爭一玉巵各捋其半雖奪得在手無益于用徒自取戮辱而已

器用十

燕器除純金例不得用其諸凡銀器等物則亦誨盜之資也當從有失稱一根求賓客從人必皆動色招尤起釁且自茲始反不若陶匏瓦缶爲便也他如珎寶重玩是謂尤物人見之無不垂涎而傳家至寶其與人必多吝惜求而不與禍且立至何者凡有求此等物者必皆有氣力能禍福人者也而蓄此物爲人所求者必門祚已衰可中之以禍者也平泉

醒酒之石至不能保其佳子弟非所謂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哉亦可爲千古明鑒矣此外如童錦裀褥五綵帷帳及諸凡炫觀駭目之器雖自無妨頗亦不雅若軍中旗鼓車上垂雲堂前華表及各色器皿刻飾日月山河帝王聖賢故事者俗以爲常

律皆有禁

無職者止用油繖不得用涼繖見有題

准事例令俗用一簷布繖雖違

例猶未僭分也若兩簪絹纖則僭矣
里中富人艱難起家者其居家器用多不求備
亦不求華矣及後子孫萌心侈大則反矣前
人為吝為野一服一玩無不盡飾甚至有一
扇之資可飽百人者豈不可惜然亦不旋踵
而遂索然矣

勸義十一

恭惟
聖訓六條曰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
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俱日用切要之言士
庶宜終身佩服者也乃鄉俗多忽焉不講豈
鄉士大夫猶未有倡之者耶今約同社諸公
各書一牌尊奉于門屏冠冕處所使家衆子
弟朝夕出入仰瞻
明命當有興起而鄉俗亦必有倣而行之者矣

人無不愛其子孫者獨有不孝順父母的此何
故夫子孫我所生而父母生我者其天性至
親豈異乎且除却罔極深恩不具論夫以罔
極之深恩而不得與襁褓之嬰孩同一視亦
真可痛哭流涕矣
人只一不孝便百行俱不必言人只一不孝便
五刑無出其上夫豈得無悔乎亦豈得無懼
乎　右恭解孝順父母
在家有家長出外有師長一城中有官長過天

下有君長此皆吾長上也人若能循理守法便即是尊敬長上不專在儀文交際間假如爲士而講求經濟化導鄉俗庶人而謹辦征徭輸心捍衛便即是恪修職業盡忠
朝廷不必有官守而後爲効忠盡職也 右恭解尊敬長上

和睦鄉里的便即是春融景象人已物我均一暢適烈日嚴霜淒風苦雨有望而畏之耳人於斯二者何處焉今人只看得和睦鄉里不甚緊要所以不消去和睦又看得和睦鄉里的常要存幾分忠厚費了些財物却又不肯去和睦所以鄉里間情誼乖離俗不長厚也古昔盛時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是何等親密何等篤厚然謂之相友相助相扶持則彼此緩急胥相倚賴何嘗之與有假令人人如是處處皆然將太和景象且在宇內何況一鄉哉而謂爲不緊要者也 右恭解和睦鄉里

父母無不知教訓子孫者惟其所爲教與子孫之所爲成立者常相反盖子孫之成立以勤而父母憐以惰子孫之成立以儉而父母導以奢子孫之成立以安而父母遺以危子孫之成立以約而父母任以放子孫之成立以正而父母趨以邪是知教而不知所以爲教之道也故
聖訓猶復諄諄爲君曰雖有教與不知教訓者等耳教子孫無先于耕讀兩事今之教讀者則何如且只以作文論亦大有可異者
國家於五經四書各取一師說布之學宮盖出自諸儒會議
明聖折衷陳之藝極使天下學者知所趨向而不惑於二三之議所以昭同文之治也今士子既列在儒林親受
功令自宜恪守顧舍此而創爲新奇別立意見反戈助攻無復有尊周之意以人心覘世道盖不勝隱憂矣凡我同志教家子弟者愼勿爲

此說遇哉
論教農則北方田地寬廣農事無法人有遺力地有遺利矣吾今欲刻意講求如讀書說主意選文字的一般但得一耕耘種植之法蠶桑果蔬之事便一一籍記之久之而著以成書傳之境內使人知農桑要務而又使拾糞如拾金趨時如趨利鋤莠如鋤盜遊佃戶如遊才亦教家急務也因次之讀書後 右恭解教訓子孫

人各須常業以生然不謂生業而謂生理者以循理則生不循理則不能安其生也蓋本分之外無所營求方始爲循理者已 右恭解各安生理

常人無非爲則保其身家士大夫無非爲則保其身名蓋常人不可責以苛細士大夫一失其身則舉其生平盡棄之故比于常人尤不可不致謹也 右恭解毋作非爲

田糧比限里胥人等多推諉宦家上納遲緩以脫已罪今後遇徵比屆期宦各及首限即行辦納免其藉口

國家額賦俱倣古什一之制於小民非有所苦也而猶有困苦者或出自門族攤派不均或擾于里胥催科爲累故不免強凌弱衆暴寡而不得安享其利若宦族則已無此累矣即不蠲而已受福矣乃猶欲一槩優免使一邑之人皆代我役不已忍乎

范文正公贍族義田行之北方亦非難事惟職掌難得其人恐日後不免中廢耳今約族衆中有極貧不能舉火者各與置膏田數畝使盡力耕作以資餬口亦士君子睦族一事也

荒政一議即鄉士大夫不可不講予居近西門地方往曾約同巷數友結義倉積社穀以備荒賑大約以年高有德者一人主其事而公正能幹者一人掌其出納其輸穀以豐收之年多寡隨意登記以官給印簿而不奉查盤不催科其倉基以官地不近人煙處所而其

制類鄉村圜囷無磚瓦木石之費皆由結社者自行建造其荒賑止及本坊居民不及他方盖本坊之人所居相近故所賑必皆貧難而事體不至壅閼則義倉積穀似亦可行者乃西門一帶居民尚不聞有他社而其他三門四關亦未有倡始者竊有望于同志君子矣

閭閻子弟有家貧不能向學者遂以中廢不無可傷今約同社五人爲公處束修之費於郡城四門以裏各設置義學一所延蒙師一人以教訓貧家子弟即不能人人而徧亦可爲好義者嚆矢矣

城隄四周趄頗之處塚纍纍然尤復有塚上壓塚者皆貧人無地以葬不得已而葬之此也此不但其情可惻即萬一水薄隄下乘虛衝嚙不無可虞如郡中多田之家有荒蕪畸零不在所算者各施數畝以爲義塚夫豈不澤及枯骨乎

人家新卜得葬地將安厝忽掘見棺木骨骸者宜即與掩埋之而權奉新柩爲草舍或即此稍遠處另卜穴或通去此處另卜地無不可蓋論已葬與未葬則我尚可圖論有主與無主則彼爲可憫故寧須我費事無遽擾泉下之人使一旦流離失所也安知不更得真穴不更有佳地襲穴以葬毋乃不吉乎若塋域左近原有墳塚者但不逼近亦自無妨蓋生有鄰人葬有鄰鬼其理一爾

春月遣耆頭數人各負畚鍤分行原野掩骼埋胔亦一善事

不佞數年來每當嚴寒之候私料郡城中貧人裸體者大約不過二百人如同社五人協力周濟計每人止可費綿襖四十領每襖一領該銀三錢總費銀不過十二兩而國中無凍死者矣抑又有不費之惠秋七八月蒲葦方茂秫葉正青可及此時備蓑衣百領藁薦百領或陸續收買毛淺甲百個施與貧人皆可

禦寒大約以上諸物每件止値銀二分每百件不過二兩如五人合治二百件則每人止費銀八錢此又爲不費之惠也仁人君子肯惜此小費而坐視此輩寒噤而死乎

新歲元旦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人家往來相拜亦各以椒柏勸飲獨忍見乞丐殘杯冷汁不能於此際得一飽乎數年中每覩郡中行乞者大約不過五百人計每人與肉饅頭十個總不過五千費麥麵不過五石肉

菜銀不過二兩如先期一日部分已定至元旦五更時候分遣所部各施一方四門四關一刻可遍惟不令及門不使知爲誰施捨者自無有相聚喧攘之弊

施藥不如施方俗有是言乃田野小民常苦于無錢取藥遂以至死者殊爲可傷予每聞人言海上單方有不費一錢可取奇効者予每嘗試之果驗如好義君子肯各出所聞遍貼于人烟湊集之處則濟人陰德比于施藥相

去霄壤矣

里中有節孝仁義出自委巷者不必論曾否相識有無往來俱動支社内分銀公同備禮以發潛德其孀居守志無所依倚而家貧不能自給者歲終亦助給粟帛以堅其志但同所親識與之

吾鄉前輩有一二大君子者九原可作所願執鞭矣乃後嗣寥不揚天道固不可知也若其章顯令德使無過佚拂拭遺傳不至落莫則

後之君子與有責矣一以勸善一以厚俗其可忽諸

南方放債起利每歲止一分二分北方則常至八九分十分及到較量起來則一分二分的利輕易辦陸入隨出其利反多九分十分的利重難還歲月淹滯獲利反少此所謂貪賈三之廉賈五之也亦孰與多寡矣若止照律三分起利夫豈不人已兩便乎雖然亦終有不便于人者吾夫子不云乎放於利而行多怨

謂有利于已者必有害于人也顧世有自然之利而又有不怨之利乃無有言及者何哉

凡多積陰德諸福自至這一般利是取之于天盡力農事加倍收入這一般利是取之于地善教子孫後嗣昌盛這一般利是取之于人諸如此利俱不用文約不費貲本不定分數不用追討不傷和氣不取怨惡不招詞訟不致坑陷不怕花費却正大光明傳得久遠何以不爲此而爲彼也

遡來邪教盛行雖小民愚蔽亦吾徒未嘗譬曉之今計閭郡中士大夫豈下千人如使人人有所聞亦卽人人而喻之夫豈皆不見信惟所謂喻之者不必與較論邪正只因其所惑者開導之蓋彼之所惑者非今世利達則來生富貴彼向來教師如謝瀼曹倫董豈曾有成事有不至戮而死者乎彼既知前車已覆此則知其說之不足信而無所可慕招之不來勸爲不然雖復有孟子闢邪說歐陽公作本論吾知其無濟于事也故惟在士大夫譬曉之

古人重遺簪遺履不忘舊也今人但一登顯要則舊時親識屬在寒賤者遂皆絕迹于門門前乃另有一番新客以間故舊此等世態最易得入人眼目虧損厚道而吾鄉不然蓋俗之美者也幸相與固守之

負歿友者之害義比負生友者爲尤甚凡交友者其戒之

人情聞人善未必肯聽聞不善則樂意相傳世風薄惡莫此爲甚吾屬其相務反之

士君子處心行事須要以利人爲主利人原不在大小但以吾力量所能稍與人行些方便卽是有益于人人當渴時與一盃水卽是恩惠顧惟在行之可久耳豈可謂小善不足爲

夫死稱未亡人貞白自守從一而終此自常道而世俗所艷慕誦說者率常在慷慨殺身驚世駭俗之事此人情好奇之故中庸之道所

以不明于天下也夫一時激烈與終身茶苦從容就義其難易不可同日而語矣士君子居鄉善俗雖意主激勸而闡明世教亦自有權衡焉未可隨時俗爲軒輊也

明微十二

士君子之所謂義利者與齊民異齊民雖服商力賈孳孳爲利惟不虧公道合人心便即是義若士君子則有不察鷄豚不畜牛羊與拔園葵斷織絍之說夫鷄豚牛羊園葵織絍豈奪之民間者哉而以爲非義則士君子之所爲義利者亦論其微矣

國朝於商賈無他禁獨仕宦之家則不許給引中鹽開場營利亦此意夫士大夫居鄉於諸凡近

利之事須一一體認焉可也

人恒言不愧屋漏夫屋漏何能知何能言愧與不愧亦何能辨之夫惟妻孥僕從者日侍吾左右而見吾至隱是屋漏之能知能言者人能不愧于妻孥僕從乎即不愧屋漏

大凡人之志氣賴血氣鼓舞之故少年激發常病太過老年消沮常苦不及蓋血氣既衰因累其志氣者有之矣吾同儕五人皆耗矣得毋犯在得之戒而隱忍且受乎得毋工諂世

之術而阿邑取容乎夫少年客氣誠不可有老年志氣何可遂衰抑儆賓筵無忘工祝

宋眞宗勸學文有富家不用買良田等篇王荆公有讀書萬倍利之語是教天下之學者以商賈販鬻也不可爲訓矣何不取青青園中葵月到天心處鋤禾日當午二月賣新絲等篇極明白易曉者使之諷誦亦自足激發意氣開牖性靈乎而徒以富貴利達使及早熏心焉何也

律例有極輕條欵盡數摘出與家塾子弟閑中講解則彼知世俗之所謂無傷者皆法之所不得爲也而凜然不敢肆夫豈非精義一助乎

兄爲宗子而無子而爲弟者止一子將以爲兄後則弟可無子乎曰不然宗子所承者祖廟之祀弟無嗣止其一身耳孰爲重以是而較仍後兄爲急後兄所以後祖也蓋主鬯不可一日而無人弟猶可待其子之子立孫也

世俗每見人行事苟刻貽害于人者則指而疾之曰沒天理至有毀人于言語文字之間者殊略不介意夫空言在一時文詞傳後世其久近固已不同矣若其人名愈重詞愈工文致其事者愈奇則其虧損天理也爲愈甚

面誚之辭有識者未必知感背後之議衛之者常至刻骨彼作好作惡者徒自苦而已

凡兩怒則必有溢惡之言溢惡之言與之相傳是挑釁也以忠厚存心者不如是

士君子聚談間若只依傍道理而藉以和氣平心自有深趣自爾浹洽戲謔詼諧恐其始乎陽卒乎陰矣酒中言語尤易支離所宜相戒

至惡之人必不肯詛毀其父母苟行事爭工乃鋟刻人意人有不毀及其父母者耶然則非自毀之也一間耳爲人子者宜兢兢在意焉

人情見殺牲則不忍乃獨于蚊蠅之類恒盡族而殲之曾略不動意非以其微物耶夫物誠有微巨乃好生惡死則一蚊一蠅即一我也

士君子欲充其不忍之心者當先自微物始

非公事未嘗至于偃之室似亦常事乃當時遂

以爲得人其不然者當謂如何士大夫宜知

所自處矣

兩造之詞其理直何待人言其理曲安可與言

此君子所以貴愼言也

僕從不可隨主姓久之則彼迷其姓而我亦瀆

吾姓乃遂使彼忘其祖而我亦瀆吾祖也蓋

一舉兩失矣

娼優子女所爲何事苟遺孕育亦將如何此所

謂祖宗罪人何但云損身敗家而已

仕宦居鄉百凡炫燿所謂衆皆悅之其爲士者

笑之也

仕宦居家被人侵侮固亦常有是事然畢竟是

我好處若使人望影遠避無敢拾田中一穗

者雖足快意其爲人可知矣

荒歲餓殍載道而富貴之家歌舞歡呼似非所

宜

小民非能壞風俗以觀望所不在也其惟士大

夫之責與士大夫家百凡好尚不可不愼

冠婚十三

冠始成人人亦以成人之禮待之極爲重事故三加之禮槩假之有爵之服者重其事也人柰何反不知自重吾鄉當嘉靖年間庠友有冠者尚先期白掌教先生冠後復乘朔望日拜

廟拜堂旋即拜通學朋友通學朋友亦分班答拜未嘗有默默了事者後不知何年遂廢似爲闕典今擬三加除照常行禮外其私家拜祖

先父母公堂拜師友俱宜以次舉行而朋輩有特相知厚者仍私拜冠者于家或稍致祝願規諷之語冠者亦及門答拜其未入鄉校者畧倣此行之

鄉俗之冠禮非古也何以故夫加冠之謂冠今童子則先已加冠矣及後行禮乃戴網爲冠是加網非加冠也是四加非三加也是冠而又冠也網起自

國朝如戴網而可以爲冠則前代無網時乃不行冠禮乎故曰非古也今擬童子蓄髮者止以纚韜髮紒之以笄不戴帽有欲戴帽者可即行冠禮迨後束網則不更三加斯庶幾近古矣

吾鄉婚禮絕不論財自是美俗惟遣女資裝尚屬過厚故里俗轉相倣傚而中人之家有取息營產以粧飾一時門面而其後遂以廢家者皆富人有以導之也夫荊釵裙布千載美談范文正公爲子娶婦則焚其羅幔于庭而曰吾清素家風不因此壞盍古人之爲其子

女如此今人雖不能如古獨不可稍存遺意乎記有之云酒醴之美而明水之尚文繡之美而疏布之尚重始也今欲倣此意以用之婚禮除送嫁粧奩各量力薄厚酌爲中制不得過奢其鋪設次第宜以荊釵布素陳之前列用比于明水疏布次乃陳織紡炊爨等器次抑搔盥巾等器次榛脯棗栗次女誡一本其諸几牀帳箱櫳之類俱各隨後是雅俗不相掩而情禮兩無所失也惟篤古者留意焉

女家論財固爲非禮然猶曰嫁女無資男家索粧奩厚薄較供億多寡貿人之女以苦其父母之心爲翁姑夫婿者何如人乎至使納幣古禮女家亦不敢受抑可憐矣丈夫寧餓死幸無以妻財潤身家可也

女子出門而父母訓誡之乃第一義今俗反畧焉不講獨孶孶于猥鄙瑣屑之事真不知務者于禮宜復

鄉俗有服內婚娶名曰借親爲權宜者然

律有明禁彼不知也宜論止之

田野細民有弟娶嫂兄娶弟妻者名曰就婚本出自胡元遺俗而相沿日久恬不爲怪士大夫家爲其主人及與相知者宜論止之

鄉俗婚禮有撒帳騎鞍拜子孫等項極鄙俗事本出自陰陽厭勝之說與胡元鞍馬故習而所謂拜子孫者更益可鄙所宜痛革

指腹割衫襟爲親者

律有明禁

喪祭十四

喪家第四日成服蓋前此三日猶以生者望死者於古禮未應弔而孝子此際哀痛昏迷匆匆治棺衛衣衾猶且不辦顧舍此而應酬弔客耶鄉俗一屬纊即開弔使送終大事反致草草且非古禮矣宜以待成服之日

喪家未成服前三日孝子方披髮跣足爲招魂望復之事雖有朝夕獻猶生時上食耳非祭也鄉俗乃輒用牲牢陳鼓樂延賓贊行禮殊

與其望復者相背謬夫未葬猶奠而不祭矧猶未成服乎安有祭禮而可以披跣行者也

成服之日雖緦麻亦有首絰腰絰與上衰下裳之制服制圖開載自明鄉俗則自朞以下不更製服只隨便用家常素衣與素冠素帶遂謂成服不知此特燕居之服也不可謂成服或更有服內止戴一素冠而衣履之類常參用有色者忘哀矣黃葛爲巾飾金線絨線爲梁者則在戚而有嘉容矣白紵白紗雖素也

亦錦之類矣

五服自小功以下俗多不行有行之者則必其門內之親也不然亦情所極暱如甥舅相爲服之類也外此而中表兄弟亡之矣三從之姊妹兄弟有不同居者亡之矣夫父黨之服由父而推母黨之服由母推也薄其黨非薄吾父母耶弗思耳

承重之服惟長門長子孫爲然假如祖父俱不在嫡孫當爲其曾祖承重曾祖祖父俱不在

嫡曾孫當爲其高祖承重長門無嫡孫則次孫承重長門無子孫則次門承重長門有人則別門子孫無與也而鄉俗未深考或有衆子之長子亦爲祖父母服三年而曰代吾父爲之者盖傳訛久矣

喪具惟棺槨衣衾所宜詳慎其餘自各有品式載在

會典不可踰越近乃用綾錦旙幢及彩畫人物樓閣之類以炫里俗不但無益且易啓奸人窺伺

而妄意殉瘞有物也豈不可慮

田野小民有盡孝者常過于禮其三年之喪必三十六個月其執祖父母喪不論承重與否必皆披跣其於伯叔父母類多斬衰總之過禮讀書者宜與譬曉之

人子執親喪哭不偯禮無容今俗有爲吉拜者非禮居喪吊人以爲忘哀而衰絰預吉事非禮入公門非禮

傳寫真容庶幾見之亦人子至情也即一髮不

似何不可惟爲母則有所不宜盖禮稱女子出門擁蔽其面吾母當生前若此奈何甫不知人事而輒令外人咫尺相對一眉一髮無不審視耶抑又有柩前懸影使吊者見發引懸影使國人見尤有不便者盖影亭高大里門窄小行至此處傾仄搖撼方可出入人子于斯宜有不忍其併已之

尊長臨卑幼之喪哭者情也拜則非禮

喪家宴賓委屬非禮惟相沿已久猝難遽革盖

主人非此無以酬客也今擬遠客至須留一飦其附近行禮者主雖留客宜固辭則賓主兩盡又之可不禁而自止矣

里俗喪事多大設齋醮誦經懺悔甚屬無益古人云晝地為牢期不入孝子慈孫忍謂其父母生前多過必且下冥司牢獄而為此以求倖免乎且神至無私安可賄免惟廣修善事幹蠱蓋愆卽為親祈禳矣

鄉俗以廬墓為孝而不知大孝之本在不辱親

以割股為孝而不知虧親之體反為不孝

人子送終一生大事亦止此一事於此而心有不盡則無復可盡之心矣奈何以兄弟衆多彼此相靠使日久暴露或草草完事有日後之悔者豈獨無蓼莪之痛乎予以為為長子者力能獨辦便當以為已任不必更求衆子衆子之中力或可辦亦當以為已任不必偏累長子各人行孝各自盡心爭先致力纔是人子若有心靠人一分便是自已心上有一分不能盡處豈不聞古之孝子遇親之難爭先赴死以求相代者乎彼其子生命可捨何區區財貨之足云也

族葬可以序昭穆合族食厚風俗其法甚善而近年乃多論風水規福利父子兄弟各自為兆骨肉氷釋矣夫此法行之于江南或有未便北方獨奈何不行倘塋域有窮則五世一遷如小宗可也

諸繼諸妾禮當祔葬者自當以先後為序今俗

有子者便欲躐前人亂次序意雖尊親禮實未安至于諸繼諸妾亦有不當祔葬者子孫從遺命可也

鄉俗于乏嗣而葬者雖壽終不得入祖塋正穴若以為不吉可忌者此世俗謬傳於典記無考也趙季明族葬圖說曰男子長殤及殤已娶者皆葬成人之位以昭穆為序則謂有成人之道也蓋殤且如此而況以天年終者乎如以無子為可忌假如已葬者之子孫後有

後亡者而卒至乏嗣則亦可祧去乎夫族墓本以睦族也而示民厚也乃徒以茫昧無稽之説忍疎外骨肉至此又安取族墓哉

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若生誕則當年稱觴行慶之日矣感時悽愴情有固然處之喪禮不無太過

所知親厚之喪非七日外不可設宴有方宴聞喪者宜即罷宴禮稱鄰有喪舂不相里有殯不巷歌一何其藹然惻怛相睦若此也今俗

富貴之家於鄰居小民有喪者則諉曰貴賤不等休戚無關故彼方哭踊我則鼓樂一歌一哭聲相應和隆古之俗似不如此

喪家扮戲以哀爲樂有禮傷教莫此爲甚所宜痛革

里俗行奠有盛舉者曰上祭祭義在品物豐潔達誠敬而已乃亦有多置紙器及綾錦旛幢人物樓閣像生飛走大盤樹花之類者俱屬無益宜去太甚

遣奠虞祭俱喪主之事而賓客爲路祭非禮也鄉俗尚此自後宜革

奠爲死非爲生也鄉俗行奠有計筭孝子人數各具一禮者謂中有私親欲以加厚故爲是以分别之也乃孝子亦曰此實爲某來爲某加厚亦區區較量自分彼此不其鄙乎總之主喪者宜專任其事

灌獻自兩事今人乃混而爲一蓋灌者方祭之初鬱鬯灌地求神于陰如燔骨焫蕭達臭墻屋求神于陽也逮三獻則神已來格嘉粟是

薦已祈右享矣而亦以灌地不爽于禮乎

祭旁親非禮何謂旁親凡高曾祖父統緒相承者正也而伯叔祖父及兄弟爲旁親旁親各自有後自各有主祭之人而我爲代祭非統也且情有所分于正蓋意雖近厚實爲非禮禮惟殤與無後者宜祭于宗子之家各從其祖祔

墳墓乃先人體魄所在孝子慈孫一臨此域情

自悽然乃鄉俗遇有吉慶追報祖先者則絲
用吉服盛張鼓樂反之情禮似猶未安若焚
黄大典
君命爲重或可假借乎乃知禮君子猶以爲忌而家
廟行之則庶乎兩無妨礙已
北方塋域大都以昭穆序葬累世不遷其子孫
歲時拜掃者勢不能遍及只得各奠其本生
祖父其他雖一揖不及夫生共一室死同一
兆理非有二也假令吾祖父而在吾爲之酒

食讌樂之而旁親伯叔祖父黙坐其旁不及
一酌當筵者能下咽乎今擬族衆中不分彼
此不論宗庶惟賢者貴者富有力者便即宜
身任其事輪辨祭品其不能者不以相扳祭
品除始祖特設外餘各照昭穆次序一輩一
設縱有十世特費牲十副而已寧簡毋缺寧
質毋鄙寧合敬同愛而遠近一家毋較彼量
此而秦越異視斯其於人情爲近大體無妨
也惟違禮者率先焉

鄉俗不知有宗法故祖父母之主多無定在大
率輩尊者恒奉之夫宗子貧至不能保守廟
祏者固常有是事若歲時享薦非宗子主鬯
於禮未安故須待宗子至而後支庶可隨以
行禮不然則失禮之中又失禮矣
但有新味未薦祖先便不可輒自入口
鄉俗元旦家家以薄圍一卓上覆以蓆而中設
天地神牌祭以牲果祭畢始各祭祖先其意
雖善却僭分且甚褻矣蓋天子祭天地士庶

人何預焉古南郊掃地行事器用陶匏牲一
犢謂無物可以酬德也烏可以常享薦若謂
祭天地衆神如所稱萬靈真宰者則益泛而
不切矣今擬是日五鼓止設香案於天井北
向行四拜禮此外更不陳一物疑稍於人情
爲近而禮亦無妨蓋人生兩間天覆地載亦
吾父母當此新歲舉目而青天在上全不爲
禮於心安乎庶人不可以有獻于君見君而
不一叩頭非禮也邵康節云每日清晨一炷

香謝天謝地謝三光則叩天之禮邵子行之

不以為僭故予於鄉俗亦然

里社有春秋祈報自是古典惟多聚娼優扮演

雜劇連日累夜甚非美俗且易啓事端多耗

財貨所宜戒止

里俗多聚衆講經設壇修醮建祠塑像隨會進

香者其所鋪張極為奢侈然揔是一箇求福

利心殊不知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天命無常

惟善是佑豈以一誦經一塑像一修醮一進

香而遽可掩惡為善轉禍為福哉乃世人不

知道理篤信邪說以幻術所見是我真身以

來世轉生為可深信乃卒至傾財破產亡身

敗家猶不覺悟亦愚甚哉

身儉十五

夫日用事物之為侈侈矣然必有由侈者身是

也蓋身其本乎日用事物者其身之運乎孔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疏者曰不侈然以自

放之謂約則身儉之說也而本其在茲矣意

將以仁義道德物吾身以綱常禮樂範吾身

以忠孝大節立吾身以謙和退讓保吾身以

不殖貨利浴吾身以貞靜寧一定吾身而後

為身儉而後為不侈乎身不侈而日用事物

不必一一置檢柙隆俊約之為尚而自可不

至于侈也此提綱挈領之義也故余既欵述

之如右復歸重于吾身為本論若此

原缺

心儉十六

夫身儉本矣有本之本者心是也心在乎審所好尚心好靜則必不好動不好動何侈心好簡則必不好煩不好煩何侈心好雅則必不好俗不好俗何侈心好淡則必不好濃不好濃何侈故雅靜簡淡者皆以養吾心而正吾本之本者也其不然者雖稍能勉强于一時而見獵喜心忽不覺引我去盖身爲侈藪豈復能移風易俗哉故曰有本之本矣

是約爲社飲設也而意主崇儉崇厚也故初簡所述僅及書劄等六事與鄉飲酒禮有闕若不及他已諸公則云鄉俗之侈與薄者亦何止宴會而子啓其端不竟其說乎余曰然乃稍爲浸尋及他事又漸及四禮而歸本身心則閑家以下者是也雖終不能盡亦大畧可睹已嗚呼尸盟者主辭尋盟者主守辭豈難盡守實易渝凡我同志有如不秕余言而怒寘于耳也則吾言

勸施迂談

余性有所偏每見人饑寒可隱者則不覺援援焉欲施施則悅故每爲煦煦小惠以自取適焉項歲侵乃至竭盆盎所有與繼之稱貸者以應人之求亦自知過矣然不能裁節也抑所濟幾何語有云人之欲善誰不如我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余有味斯言也乃託爲富人憐貧人者語以勸夫世之好行其德者其語曰

嗚呼世事一何其參差不齊哉然未可一二指數也

姑聊舉所見吾每當賓筵極醉飽主人方薦珍無已强之大嚼于饕然舉箸不能下而貧人有終身不知肉味者有饑餓死者吾冬裘夏葛凉燠以時猶欲盛紈綺狥時尚冗陳査積多不可遍及身而貧人有衣不蔽體傍簷露宿朔風刺骨寒顫齒擊者吾高簷大棟安居甚適猶復爲山池臺館魚鳥花竹聲容耳目之玩或有一奇輿則不惜千金購求之而貧人緩急無賴至有捐性命割父子絕夫婦之歡者吾爲身家子孫計已寬然有餘猶務日辟疆展土多積厚畜爲

千百年虞代匱而貧人有室如懸磬朝不謀夕者吾財貨紛紜而耳目不及周精神不及運不免至狼戾縱橫陰以潤盜賊囊槖而貧人偶拾其一遺秉穉穗則忍不能予或負貸子錢通工易事則刀錐之末有盡爭之者吾盛陳筐篚攀援豪貴惟恐不納而貧人丐一錢之施延旦夕之命有艴然作色者有託在肺腑之親而不能以貧身歸者吾多財而招尤取忌宣侈導淫因之買禍而貧人有待吾鼠壤之餘以倖爲福利而不可得者何世事之參差不齊一至于此也

吾睹而悲焉乃欲爲貧人緩頰勸富人行其德非槩以古人高義如麥舟助喪傾貲賑饑之類強人所難推捐其所無用以化而爲有用則無不可爲者請即以前事較度之賓筵苦醉飽不堪則何不撙盃盂一二以施之餓而欲死者使足于半菽可生也何不以殘盃冷汁施之于生平不知肉味者使其知人間之有此味也爲兩得其便乎然挹彼注此耳實非有他費也衣不可勝用而敝之篋笥與無衣同省一二爲裋褐以施于衣不蔽體者則人且挾纊吾文繡亦自

不乏也吾不爲一時耳目之玩即可全人之性命與人之骨肉此高世義舉也以施于談議則可傳以省于深夜則自得吾以爲天下之可玩好者無佳于此矣夫豈必山池臺館魚鳥花竹之類而後爲快乎吾多積厚蓄貫朽粟陳終吾身不盡用以遺諸子孫則賢者不恃此足用愚者雖得此不爲用將遺之不知名何人乎亦卒歸無用何不及吾身而施之朝不謀夕者之猶爲有用也吾所委狼戾縱橫者業已實度外苟貧人得有之是拾遺于道也非損吾室中之有

也吾何惜吾盛陳筐篚攀援豪貴寧詎見德施升斗于涸轍即欣欣起死回生也何以不爲此而爲彼吾多財而爲祟彼得少而爲福而吾損有餘補不足雖爲人詒福實爲我脫禍也此兩利之道也徒蓄膏自煎何吾故曰捐無用爲有用者蓋此也不嘗睹天道人事乎夫盈虛消長之運天且弗違泉貨流行之物豈居一處吾不暇遠引爲喻即吾井里中昔所稱富人之家何可勝數也今存者幾乎此疆彼界封域靡常王謝故宅迭更幾姓彼其子孫之不能終享也非

盡由前人之好施而不爲遠圖也盛衰倚伏勢不得不然也知其然而上以承天意下以順人情當積則積當散則散其來不圉其去不慳可爲已用亦可爲人用者達人也既以籠天下之泉貨而聚之一室又設之隄防埋坎之以爲巳千萬世不拔之業使不得他有灌輸者愚人也積陰德爲長久之計者知人也無所爲而爲者君子也

昔有得禁方于海上異人者以示人人自爲醫無不立効廼俞緩諸人親自操圭匕針砭起瘧

扶瘵者與之較活人多寡反居其殿則諺云施藥不如施方者信然哉彼濟人以財與勸人爲濟者大都若此矣顧余謭謭者豈能有所濟于世而哼哼以託諸口說亦樂窮施方之意也世不乏給孤獨長者倘相與傳試焉

萬曆甲午人日河濱迂叟述

義學約

蒙養極大事。亦最難事。蓋終身事業。此爲根本。而混沌初開。非可以一夕取效者。乃世俗不知。反輕視之。不但教學先生自處太輕。即主家禮儀亦甚疎簡。謂不過訓蒙而已。庸詎知所係之重。而用功之難。與講授大學者。反倍蓰之哉。今將小學儀節。序列于後。

一學生入學。倣效古禮。以觧菜四色。或果盒。或酒肉爲贄見禮。初進門。一揖。執贄畢。再揖。請拜先

生受兩拜。答兩拜。拜畢。先生升座。新舊學生分班對拜。舊者居左。新者居右。總兩拜。拜畢。授書。授書畢。學生向上立。先生訓之曰。古人讀書。不是要中舉中進士。求富貴。頂當門戶。是要多讀書。曉道理。通達時務。成就好人。到他日做官時。更要與

朝廷理政事。安百姓。建功立業。所以初學時。就教他走這條門路。教以學詩書。學禮樂射御書數。這都是修身養性。日用緊要的事件。不似如今

但學作科舉文字而已前代勸學文有說富家不用買良田等語都是下等的俗話切不可聽爾從今便要知道這門路立定志氣如射箭的一般發得正射去的箭自然不歪自然中的其年極幼小未省人事者姑不必與爲此言

一諸生到齊排班與先生作揖仍分班對揖其早晚放學亦然散班照長幼次序出門務行走端莊遇親長恭身便禮到家與父母兄長作揖

一授書畢正字正字畢講小學一條講畢將所授

書分三節須早間讀會一節纔放早飯

一寫倣臨法帖千字文一幅

一寫倣畢調平仄對句或破題破承作文者間一日一篇

一講書先說大旨這一章書是爲甚麼說次訓字次逐句俗講次收繳次分截段落中間有關係德行倫理者便說與學生知道你也要這等行纔是好人有關係修政理事治民安邦忠君愛國者便說道你他日作官亦要如此

一將放晚學須把當日所授書俱草草背過次日早方可熟背

一每日寫疑難字或文藻字二箇在水牌上懸之壁間與諸生看仍訓解大義各令牢記待次日背書講小學後一同背講有不能應對者責

一放晚學講賢孝勤學故事一條吟詩一首詩要有關係的如二月賣新絲鋤禾日當午青青園中葵木之就規矩等篇短者一首長者四句亦豫寫牌上令各生先自抄過臨放學時先生先高聲唱云二月賣新絲諸生俱齊聲相和如此

三遍方纔放學待次日放晚學時背講

一古人故事雖足爲後人法然亦有不可爲訓者如蘇秦刺股毀傷其父母遺體何貴勤學郭巨埋兒忍絕宗祀以養親一時之口體何足言孝豫讓則已事二君矣何又言忠諸如此類臨講論時亦須與分別好歹使知趨向勿一槩以爲美談也

一每早輪一人掃地自下而上年長者免

一筆硯書劄務安頓整齊不許雜亂敧邪。
一朔望日考試分等第行賞罰。
一學生勤學者有進益者守學規者給免帖一紙遇該責時姑免一次。
一勤學守規矩有進益者紀錄在簿爲功勞一分。積至十分關白東家給紙筆犒賞一次
一先生生日及冬至元旦拜節如初上學之儀但不執贄有行節禮者隨意。
一北方字音多訛令校正四書集註一部送各學

堂須先生看得分明方可講授不差。
一義學束修束道總備分四次送每季仲月十五日送一次其諸學生家不必又具私禮若節間酒果之儀或有或無各從其便
一每歲臘月望日義學主人集四門義學諸生考試一遍分等第行賞罰以示激勸隨即具盒酒以勞先生。
一義學諸生有進學充附者學東備禮奉謝有改從他師然後入學者如在一年內舊師之勞亦

不可泯義學主人仍量舉謝禮其本府考試取中者亦具鷄酒禮致謝。
一子弟讀書有成有廢乃關係門戶盛衰一家禍福爲師者成就得一箇好人便即是許大陰功若躭悞人家子弟亦大傷天理與尋常虧欠者不同惟幸加意。
以上所述特其大畧其餘在各學先生隨宜裁定茲不能盡亦不敢僭也。

義塾書目

四書正字一部三本
對聯一本
詩歌一部二本
朱文公小學一部二本
八行圖說一部二本
男訓女訓一部六本
精義録一本 内摘極輕律條人所易犯者
古帖倣影一本

四書蒙引
四書存疑
四書日進直解

女訓約言引

余往同東海馮宗伯及今海虞徐比部相繼纂男訓二十一卷女訓二十卷以明章内外庶幾翔實矣顧猶慮女子不識字即訓已詳乎其誰爲人人講解者是終有男訓無女訓也余用是乃復采方言俗語可垂法戒者爲女德二十四條女誡八十有四條總名曰女訓約言附列其後以翼訓焉蓋訓舉其約引其目每條一事事惟一語可不煩講解而喻也若夫識則無用余喋喋

萬曆癸卯宋龍江主人仲化甫書

女訓約言

女德

孝敬和睦第一柔順端莊第二勤儉整潔第三

整潔祭祀　第一節

孝順公姑

敬事夫主

和睦妯娌

禮貌親戚

寬容婢妾

教道子女

體恤下人

潔治賓筵

謹飭門戶

性格柔順　第二節

舉止安詳

持身端正

梳粧典雅

低聲下氣

謹言寡笑

早起晚眠　第三節

少使儉用

學製衣服

學做飲食

打掃宅舍

收拾家火

蠶桑紡織

孳生畜牲

有此女德雖貧賤之家人看得自然貴重雖沒好衣服首飾有好聲名自然華美又携待的本家父母與闔族親眷都有光彩似這等也不枉生女一場

女誡

女人若持身不正縱才能理家與各樣好處都不足觀故今女誡必先把持身事說在前面而正內諸事與持身有關者即緊接其下蓋身正方可事公姑相夫主處家衆理家事故家人次

之家事又次之凡四段

每句上加一莫字者示禁止之意令人可惕然警省也・

莫舉止輕狂　以下皆持身之事

莫妖喬打扮

莫高聲大笑

莫耳軟舌長

莫撥美是非　女人所患全在口舌故言之獨詳

莫離間骨肉

莫煩言絮聒

莫巧言狐媚

莫耳邊妻昕

莫背後唧噥

莫扯村說謊・　俗謂說非禮之言爲扯村

莫喜佞悅讒

莫遍牆竊聽

莫偷眼邪視

莫眼空意大

莫使性撒潑

莫口甜心苦

莫鋪謀定計

莫嫉人勝己

莫夸己笑人

莫倣效男粧

莫倣行男禮

莫賣美顏色

莫炫燿服飾

莫惡狠打人

莫惡口罵人

莫無病呻吟　有等女人本無病却常說有病終日不離床不理家事

莫無憂悽慘　有等小性人但勑抹着一些便眼淚汪汪俗所稱驚公害母者是也

莫彈髮拉髁

莫蓬頭垢面

莫赤胸袒膊

莫拴帬衩褲

莫顯見褻服　近身底衣與貼身枕席不可教外人看見

莫露出桃蓆

莫男婦同席　以下皆正內之事

莫男女授受

莫買命筭卦

莫聽唱說書

莫隨會講經

莫齋僧飯道

莫修寺建塔

莫打醮挂旛

莫山頂進香

莫廟宇燒香

莫招神下鬼

莫魘鎮害人

莫看春看燈

莫學彈學唱

莫狎近尼姑

莫招延妓女

莫結拜義親

莫來往三婆　師婆媒婆賣婆

莫輕見外人

莫輕赴酒席

莫內言傳外

莫外言傳內

莫倚門看街

莫醉酒失儀

莫忤逆不孝　以下處家人

莫攬家不賢

莫唆挑夫主

莫欺瞞夫主

莫侮慢夫主　戇音壯

莫鈐束夫主

莫口談夫過

莫埋怨家貧

莫妯娌不和

莫伯叔爭勝

莫嫉妬婢妾

莫凌虐僕從
莫溺愛子女
莫偏向子女
莫怠慢窮親
莫結怨鄰家
莫貪心無厭　以下處家事
莫鄙吝太甚
莫潑手大掌
莫濫費折福

莫隨有隨盡
莫隨做隨毀
莫輕剪羅叚
莫多宰雞鵞
莫好儻賞
莫懶惰邋遢
莫抛撒物件
莫日晏方起
莫晚飯抵夜

莫干預外事
莫打聽閑事
莫私放錢債
莫盜轉財物
莫陰厚母家
莫容寄心腹
莫外好裏差
莫糊精倒粧
以上皆虧損女德之事雖其中小小出入者皆世

俗常態亦自無妨然不可不謹也其餘則蕩禮踰閑矣夫婦德而蕩禮踰閑縱生長富貴家衣服首飾從頭到尾都是金珠都是綾錦也不免被人啞笑玷辱父母噫父母生養我一場我不能與他爭些志氣增些光彩反因我玷辱被人啞笑我心何安仔細思想

吾溯衷言 示諸子姪防未然也

七十歲龍江老人書

吾家子弟二十年前尚不能皆有衣冠皆稱饒給而近年來乃人人有冠服榮身有良田美宅資財足用出門有車馬僕從從者至彼此不能相識可謂極盛雖諸子能自運用豈不亦

祖宗陰德

神明扶佑積仁累善餘慶所貽乎實不勝私喜私幸顧又惟極盛難繼持滿易傾天道乘除數有一定

而作善降祥作惡降殃人事感召理尤不爽故善享福者不必更得隴望蜀營營無厭只宜效履薄臨深兢兢自保其尚須以手捫心默自思念吾昔茅茨而今大厦吾昔僅一夫之田而今連數井之壤吾昔猶奔走衣食而今則安享富厚吾分已踰吾又何求吾自今惟知止知足守理守法以上培先德下启後人即神祜可延家聲不墜斯以退為進以少致多之妙術也若猶復貪得未已競進不休居已侈而猶恢田已多而務廣强之爲不出其

本心與之直不合乎公道或過債以傾人之產或牽牛以蹊人之田或縱牙爪于通衢或逞報復于私忿諸如此類猶自多端總之我漁利下人亦乘機以規利我行惡下人皆借勢以助惡乃遂使孤獨鰥寡忍氣吞聲道路里鄰旁觀側目顧猶且揚揚得意見謂豪强兀兀勞心自矜謀畧夫豈知

神目如電法網不疎巷議在前史議隨後惡名一漬欲洗難除衆指交加不摧自仆當斯之際悖入者不免悖出多藏者亦復厚亡室雖廣而不得寧居

田雖多而不能安享身既奢逍尤累及妻孥名已僇辱復玷及祖父欲益反損欲進反却得乎失乎利乎害乎覆轍在途殷鑒不遠雖至愚人知爲左計矣獨奈何恐濕而居下安危而利災耶吾懷此數年久欲相告祗緣昔日猶忝仕途竊意諸兒長相忖度必謂吾愛護功名恐貽連累故爲此激切議論使自矜持且將不信不從徒以自嗟自嘆今年已七旬更有何意老來一得豈是空談惟骨肉關情宗祊繫念或誤及于陷穽因明示以周行而

苦口發藥。逆耳進規。有如此者。夫杞人卽過計何妨。越人相坐視則忍矣。孟子曰。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豈謂予哉。知我者惟斯。過我者亦惟斯。

社倉議

議一

有司之積穀備賑也自公廪外則又有社倉一法固均以爲民也然就兩者較之則社倉有實惠而公廪顧反有不及者何也蓋當其積貯之時而已寓賑給之地也請得究言之公廪率不過一二所社倉則四門四關各有建置積之多方備之無窮而輸散不越境其便一公廪者官自爲之也其勢獨社倉者官與民合而爲之也其勢分分則共其

力于衆獨則總其勞于已衆力易舉獨任難周則任獨不如任衆其便二公賑必須憑里排舉報而里排諸人皆素以漁獵自資者也報者未必貧貧者未必賑反使公家積貯徒以惠奸則賑施文具耳社倉有殷實公正衆所推服者爲有司分理其事而又有賢士大夫可備咨訪故本社居民孰貧孰否孰上孰次一一皆有眞見粒粒皆有實惠也其便三公賑必須挨里排次第較凶歉甚否逐一審問有司或有他務相妨則勢又不能速審牘日

持久遂使枵腹垂斃之民日需次逆旅之舍而所得不足以更費至有垂槖以歸或不及一餐以死者可哀也社賑則各濟各方隨投隨給其周之若燭照而予之如取携其便四公賑不免有盤撥轉運之煩有需索使用之費有斗斛高下之分有推輓負戴之勞而社賑則悉無此累其便五公廩率不過一二所而境内饑民喁喁待賑者常千萬計駢肩累足沴氣薰蒸疫癘不免或更有他虞亦不可知社賑則四門四關分局各濟散而不聚自不

患此其便六公廩必上棟下宇有磚瓦木石之費有透風重簷之設而雨雪溥簷易於沾濡鳥雀緣空易于剝啄倉鼠穴墻易於圮壞則又必歲時修葺費且不貲況穀既入倉陳陳相因則紅腐而不可食出而晒晾之則逓晒逓減且有因緣爲奸利者而社倉則狀若圓囷所需惟草木泥芭無磚瓦木石之費日色易透故不煩晒晾無重簷故鳥雀難入倉四周皆時有人跡故鼠不爲耗其便七民俗之日以澆漓也如逝波之東下而不可復反也社倉既立則里閈共爲有無必藹然有同室之義一體之情焉蓋不但緩急相周卽百姓親睦民德歸厚亦且由此其便八人情不能無公私今令于國中曰吾勸輸備賑出爾私藏而公諸同邑不相識之人非甚倜儻誰肯應之哉惟各社有倉各勸其社之居民家道殷實者各自爲備出其餘以待昆弟親戚之急人必不能恝然于此而荒年賑濟亦惟在此方之人得用之而不以泛及其他且輸者有時而貧亦反自取給焉嚮其利爲有福此民

之情也因而導之當令下如流水其便九夫是九者惟社賑有之而公賑殊不然吾固曰社倉有實惠公廩顧反不如者則謂當積貯之時而已寓賑給之地也

議二

社倉之便有九余既備述之矣因而思之又得豫之道焉何也蓋賑貴分分則不壅今各社各賑力出衆家則豫分矣社貴核核則不欺今各賑自爲耳目則豫核矣賑貴速速則不滯今各社各賑一

時並舉則豫速矣賑貴乎委用得人今各社有賢士大夫可備咨訪又各有殷實公正之人可選充約正約副非如彼市井無賴高下其手者則豫有人矣惟豫則籌畫夙定不倉皇失措給散周徧不顧此失彼痛痒相關不隔越阻閡疏分棊置不爭門指指故實惠常究於下而督責不煩於上也昔項梁居吳吳中子弟孰可用孰不可用蓋陰於主喪豫別之不待其渡江而西也此豫之道也夫梁亦有所受之也古人於蒐狩豫講武於井田豫譏

察於東南其畝而溝澮互分者豫禦暴於先公後私者豫作忠於相助相友者豫厚俗直農事已哉梁之見蓋得之此矣大抵古人制一事必默寓一意其制事之為用在目前而寓意者之為用在日後目前者可見日後者不可見夫其不可得而見者乃其所以為豫者也吾貴豫於社倉謂此也

識三 勸輸

夫倉以社名則非獨有司之事也蓋所在居人均與有責焉傳曰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今吾邑侯為吾邑荒賑計能肫肫若此矣豈鄉士大夫與居民有力者自為其桑梓身家計乃不能好義以終其事與吾知其必不然蓋往見里中士大夫有富於財者未有不結社飲酒以一日之樂糜小民終歲之費也未有不窮奢治具集水陸之珍强客屬厭而客謝不能不止也未有不盛飾山池臺館魚鳥花竹聲容耳目之玩而費累千金不惜也未有不以其鼠壤棄餘委諸無用而明以資盜陰以損福也諸如此類

費何可勝計吾不敢謂諸君之盡然閒亦有不免焉者倘稍裁百分一以輸之社廩備荒年賑濟而起人溝壑之中不過斗斛中一粒耳而遂能施仁義以行德化無用為有用諸君亦何憚不為此而忍負賢大夫此意也吾竊為諸君大惑之夫既名為士大夫讀書明道理當思天下飢由己飢顧乃於同室之困不少置念凶年飢歲家有餘貲廩有餘糧僮僕溫飽而目覩鄉井飢夫枕藉溝壑者曾不少蹙其眉則亦與凡民何異於讀書明道理

謂何此無論陰隲暗虧觖望難釋第人皆有不忍
人之心豈以吾輩號士大夫反不能善推其心以
爲鄉閭倡耶且條陳民間疾苦以請命於邑大夫
亦吾輩責也今邑侯不待片言先自軫恤歷恩善
後之策欲使吾邑老子弟長無凍餒吾輩有不感
激踊躍相率首應者非夫也諸君必不爾也乃若
環邑居民雖稱不腆然其間有力者不嘗有結社
攢錢隨會講經爲好人籠取乎不嘗有修寺建塔
鑄佛塑神望南海走東岱跋涉道路足重繭不惜

乎不嘗有齋僧飯道建醮設壇爲遊食供糗糒而
自謂修因果積福田乎夫此數者皆無益之事而
好人誑惑之輒竭蹷恐後積穀備賑本有益之事
而邑大夫惓惓焉乃趑趄不前此何以說也夫神
明正直非可私媚所福佑者必是好人既好人必
行好事行好事無大於濟人利物濟人利物無過
於凶年飢歲與人盂飯可當斗粟舉我一念可活
一人故欲積陰德行好事者惟此時最得力亦惟
此事最省事神明降鑒惟此時最分明亦惟此時

最錫福諸君如欲修今生與來世爲身家爲子孫
當無以逾此者何故不爲而乃營營焉役役焉求
之於茫昧窈冥之中不見有分毫報應之益也吾
又爲諸君大惑之夫公輸苦浩繁而社輸多寡隨
意公輸有程督有稽覈有罪繫而社輸緩急自便
賠累無虞且自積自備雖爲人亦爲已也貧富何
常吾今以濟人安知他日不有人濟我也惟願士
大夫與居民有力者謹承邑大夫敎令而道揚其
波澤以贊成盛舉無忽

議四　勸積

以蓄藏論一邑則邑人有富者有貧者有非貧非
富而衣食有餘者大約不出此三等矣貧者不能
積富者之輸穀備賑也則以爲貧人積其非貧非
富者安積乎積之家則不免侈于用而奪於姑可
已之費將如何而可蓄嘗見里中小民有結社積
錢者或三五十文或百文貯之一所及歲杪始出
而瓜分之亦各如所輸數夫其積而分分如其所
積非有加多也然不以存之家而爲是紛紛者誠

恐其侈于用而奪于姑可已之費也故爲是以自
制而不厭其煩此小民積錢之一策也予欲推此
意以積粟于社凡非貧非富而衣食有餘者月輸
粟一斗儲社庾計歲輸一石二斗時愈久積粟愈
富值荒歲亦各如所輸之數還歸之如今之歲分
錢者此亦小民積粟之一策也不睹夫撲滿乎撲
滿之爲器小器也狀渾淪惟一口口僅可容一錢
滿積之不能逾三百然可入不可出必撲而毀之
而後可得用吾今欲小民積粟于社者蓋亦以社

倉爲撲滿而取諸寄也

予始爲社倉議成復以其臆見列爲款目曰建置
曰積貯曰勸輸曰勸積曰典守曰約正約副曰約
會曰社神祈報曰賑濟曰平糴凡十餘條其說頗
具欲以備同志者采納已乃思人各有見予惛惛
者陋而預設局方待俞跗盧扁循以已病得無涉
美芹之譏乎乃除去之第稍存梗槩引起其端以
待夫神聖工巧者之隨意製方也

萬曆庚子穀雨日宋龍江老人述

族田約有引

人之有族如木有枝其根本豐固而枝葉茂密者
惟一氣之無壅閼也吾族二百年來生聚頗蕃漸
分漸遠浸成疎異乃至有一塋之祀各親其親禮
數不必往來而貧難不必收卹者一何其蕩析至
此也聯而通之使無壅閼豈異人任蓋昔漢太傅
疏廣歸里之日賣金借具以娛族黨而曰此金者
聖主之所以惠養老臣也故嘉與共饗之噫何厚
哉予不肖竊祖宗緒蔭叨備丞弼不能如太傅榮

出東都門外亦何敢棄德自曠以愧前哲乃出祿
賜之贏購常稔田六百餘畝于先壟接壤之處以備
蒸嘗而又推其餕以賑宗族落魄者蓋亦欲聯而
通之也惟蒸嘗之所需十二而賑給居十七八其
多寡則有殊矣故不曰祀田而曰族田云族田在
撚情而斟量入爲出敦踰之中式彰訓穀冀吾祖
泉室之靈來歆來格且因以篤祜子孫如所謂工
祝致告永錫爾極者或亦其感通常理也顧猶恐
行之易怠爰著爲約俾我同氣有所依循使四達

之枝同衛一本孔懷之義常綮不殊斯自祖相傳之田不置自今日者也而亦不越乎方寸何待于聯之通之焉夫聚而易玩遠而易踈者恒情大較也詩美壎箎醜角弓而曰以引以翼以介景福明睦族之誼在相與輔導于善而後福迺滋大也不亦嚴乎故能者輻輳不能者瓦解理有固然凡我諸族其務操輻輳之心消瓦解之釁慎守茲壞彌固彌昌庶所謂根本固而枝葉從之者尚慎之哉

約疏爲十有一條序列如左

一田六百畝共三段俱與先塋接壤其買賣價值疆界四至差糧數目俱有文券與地圖可考茲不再書

一族田六頃頗稱膏腴歲可收雜糧三百石或不收本色而課租錢亦可得一百餘兩儻水旱不收臨期斟酌減免

一租銀百兩除辦納糧差夏秋二季可費十五金上下宜各如限早納以見急公之義且免追呼之擾

一合祭祖塋歲凡四舉每次支銀四兩登記簿籍以俟查核用不盡者收還付簿應行事件詳見墓享儀中

一賑荒與助婚助喪各分三等荒賑上貧者每人五斗次貧三斗又次者二斗逐月頒給自荒甚以至成熟日爲止若以銀折穀則照時價助婚助葬上貧者三兩次貧者二兩又次者一兩

一族人有父每本身之喪與高年八十九十者

孝行節義可勸風化者初入鄉校登科第及正途出身仕進者各動支租銀五錢以爲賀禮上書公儀二字下書某門宗子某等同拜不必逐一書名喪葬亦然賀則稱賀奠則稱奠俱不酬各其自公舉外或又有私舉者各隨其便

一荒賑中有年七十以上嫠身無依五十以外孀居守志與甘貧力學取予不苟者各量加擾厚所以敬老旌賢廣禮義之風也

一荒賑中有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頻年游惰不務生業者即極貧與次貧同其不孝不弟無所不爲者本不當與顧恐致有别事反爲不佳亦示之以意而已

一族田原出祿

賜之餘其得此賑給者皆

君上之惠也自後頒給之時先令望

闕叩頭以見惠所從出

一頒賑之時附給

聖諭一張上書孝順父母六句使之熟誦至如古人故事如黔婁不食嗟來之食子路負米百里之外與葬親而負土成墳嫁女而賣狗成禮者亦各印給一張以堅其固窮之志使不以饑渴之害爲心害雖未必能然亦不可不盡其心也

一族田之入儻不足用其在五服之内或有家道殷實隨意幇助者亦宜登記簿籍並之久遠以見義舉

跋

夫置田以周贍族人不爲難事惟得人而守之之難也何也承祧主鬯在乎宗子田中之事自宜主之顧念一再傳後貧與富賢與愚皆不可知得無有假之以自利而藉之以宣侈者乎即不然而出納紛如能任勞乎求者無厭難皆應也能任怨乎此三難者皆足以侵軼吾事使不久也將柰之何今擬宗子主事而又擇有職有行族衆推服者各一人協理其事其庶幾乎然不敢必也昔范文正

公義田一記至今炳如也今其田猶在乎否乎士君子遇義當爲不得不舉亦求盡此心而已如必曰永言保之引之勿替則天數有在不盡由人力也余兹爲族田約者敢遽云不拔之業哉亦求以盡吾心耳

鄉射約引語

語云天下雖安忘戰必危非獨國也家亦有然蓋天有陰陽聖人則之為文為武其道不同必兩用之也豈人有家室設險自衛追天未雨可獨闕焉不講哉昔周之末諸侯力政其下亦爭趨于力以釀為春秋戰國夫子憂之而曰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蓋有為乎言之也今海內承平日久學士大夫諱言兵革而或有倡言講武與聖訓反者夫豈亦有為

言之乎世競力則矯之以文世崇嬉則振之以武各因其時焉而已予偶觸時事斟酌古今雜綴其儀為射約十有六條思諸族黨相肄習之而予以年老不能任力姑與為約督紀事具儀如左

一射禮之不行久矣矍相之圃餘風固在宜稍遵遺意為演武射寓禮射焉考儀禮所載射儀諸篇今雖不易舉行然大約無慢無傲無背立無踰言者其的也惟諸子弟其相尚以齒相先以讓勝者不驕負者不沮雍雍有儀溫文無戾然後君子

一行射以三六九為期擇郊外閒曠人不行走之處設置射的以六十步為準高廣與人身等

一約內諸人除初見相揖外俟已到齊仍東西分班相向一揖揖畢序坐一茶茶畢稍歇即出行射

一行射比耦以齒為序臨發舉手相揖長者先發少者旁立以待先發者矢盡則舉手讓旁立者使居其所而已亦旁立候之兩射俱畢中多者

酌酒飲中少者一矢一杯飲畢而勝者致詞曰屈飲相舉手一揖而退其次耦乃循序而上行射如前

一射須內志正外體直四平發矢不偏倚高下乃為可貴

一行射用力須得兩飯約內諸人宜序齒輪流治辦大約殽不過數豆酒不過數行四人一卓飲畢即止蓋此舉為習射非崇禮也

一射久體倦還歸庭中稍息片時酌酒數巡飲一

道再出行射

一古昔名將兵法開中各自講究待會射訖各出所疑與所得以相質正

一古人忠義故事各看一條講兵法時一齊講解

一約內諸人行射已訖其諸從者亦各比耦行射射而勝者勞酒一盞輸該治具者司之

一弓矢除各自備用外仍每月輸矢十枝每歲終輸弓一張各加記號貯之公所待有用時各查照原記還歸之

一從人有因射賭勝者聽其射亦比耦而上各輸錢或三或五置之左右射勝者取之其錢主人自備

一約內諸人除習射外仍公請習熟武秇素稱教師者一人教演家丁凡鎗刀拳棒跳躍撲打及諸絕技出弓矢之外者俱傳習之其教師當日酒飰輸該治具者備辦其謝禮公同備辦

一從者飲酒各自取便其輸該治具者微爲賙餽餘與之不更設酒飰以滋繁擾

一射的兩旁及發矢處俱禁人行走站立以防不虞

一習射以備不虞約內諸人與各家丁壯除當日肄習外勿得更與人談兵或過自張皇駭人聽聽以致雠家或生異議

右射約有爲爲之也時當無事而爲此舉不免見謂迂闊儻適用武之時則凡有事于此者庶幾有備無患矣

鄉射約跋

予童子時見督學使者檄學宮博士弟子習古射儀不踰時而遂中輟乃至今六十餘年予已白首迄不見泮宮中復有設弧矢豐觶者亦何復古之難也古射儀繁既不易行而世俗耳食復不知射禮中醞藉以為迂闊不適用乃遂令古道澌微可慨也已夫移風易俗因勢利導弗可強也俗尚簡則宜去其繁俗視為迂闊不適用何不曰是舉也以備不虞以辨賢也人得無

欣然從之乎予用是雜采古儀緣飾武射使人不苦難而樂趨事焉雖不能盡襲其文於所謂直已陳德溫文退讓者亦庶乎得其大指矣苟得其意何迹之泥乎昔者魏文侯聞古樂惟恐卧鄭人云從政者必有所反之以取媚也由古之道變今之俗不得不委曲若此予斯約也直以備不虞云爾哉

篤親會約序

予每觀仕宦之家當其未遇所相與往來暱厚者必皆其至親者也非是雖相與不暱得無以至親也者情意特密切深重乎抑或曰此皆吾父母之族也而以其所愛愛之乎或卒有緩急可恃乎其衡量一何不爽也比一旦得志作貴人狀則向所暱厚漸以冰釋門前車馬盡為新客不介紹而自投膠漆矣夫新客當厚足為吾資藉其騶從足艷吾里閭歲時招邀有聲妓池館之奉足恣吾耳目玩好悅吾心志誰謂

不然顧以論情義孰密乎吾父母孰愛乎吾當年緩急孰恃乎勢利薰心眉目頓易此風人所為有角弓之刺而行葦無空谷之音也悲夫夫世態悠悠自昔已然何足深異惟風移俗易轉相效尤厥所關係豈其淺小有道君子得無深念哉予竊祿有年今歸林下門常晝掩每軒從來辱則謝狗馬病弗克執掃獨時與姑舅姨母之黨宋馬二氏夙所稱中表兄弟者可數十人歲一讌集以樂餘日已復念數十兄弟皆老矣歲僅一遇為日幾何則更與約言為篤親會遂

月一舉不參他姓獨介吾西賓連汝登氏來滋牛耳
以戒夫盟而寒之者蓋汝登亦兩姓諸君所嘗啞與
也其治具則一一從簡質庶幾存古道餼羊順吾兩會
人泉下之意乎非徒為酒食宴樂云爾也約成為列
款載書而余以其情述之弁簡
萬曆丙申二月三日仲化醒書

一會友齒序
某　止稱字不稱號
某
某
一會期每月初三日一次
一每設三卓每卓用小菜四楪饌腥素各四楪不用
果晚飦每卓添醎殽四楪
一早飦用點心或麪餅每客一楪每楪五箇羹湯一
碗晚間用豆米水飦冬米粥
一酒不為限足用而止
一與從者不犒賞
一遇該值會者或有不得已之事則預告以次者代
之仍補會
一遇有陰雨隨便改期但口傳不用帖
一遇該會日不用請帖至日一不邀以巳時為期過
巳不到即行酒登坐
一坐惟序齒相會止順序一揖不再揖
一過設一楪一飦者罰辦會席一次

一會以篤親亦以勸善約後有大過可規者遇該會日言于會長巽言相正不服則舉觴三酌之

墓享儀引語

吾沈氏先塋卜自吾始遷之祖迨今八世歷二百餘年俱以次祔葬不別卜也諸子孫展墓者履其域若睹吾累世祖父相共一堂無親疎遠近一也惟歲時備物以薦則不免各祖其祖各父其父而過其他壟有覗而去之者若謂其遠矣豈人情固然與抑勢有所不能徧與然亦僅以一榼觴轉移而祭亦不能有專具又何其簡也夫簡無惡於為禮也而貴不及陋親無諱於各親也而貴不忘遠

且如吾祖父而在吾治具以享而所與同坐而行觴不及者吾親能下咽乎彼祭而各祖其祖各父其父者吾知其不享也其以一榼觴轉移而祭者則陋已余小子鯉誠用是懼乃聚族而語曰祭以萃渙為義禮宜統於所尊繼今後宜即吾始祖墓前設壇為位萃八世之神靈合享之而以大宗之子獻以行輩特尊者分獻獻畢而禮成而燎矣始各為私親一酹酒一稽首于墓斯疑於禮意冠冕而勢不能格情有可通庶幾乎得萃之義與吾徑

侍親舍日承伺吾親之顏色惟骨肉相聚則歡然醉飽今處泉室情豈異是卽諸祖諸父亦豈異是故吾欲事亡如存也而因萃知豫矣抑又有可以合族者吾族自八世以來散處四方厥指繁庶異時惟各自行禮故或先或後率不相值久之有終身不能識面者今較然齊一矣禮成而餕則各以倫序讌語一堂秩如藹如歲族食四舉矣其他以宦商出者貧不能備物者老者病者無後者亦各得申其孝享無若敖餒而之嘆葢幽而事神明而治人庶兩得之其孰與簡而陋遠而忘之者諸族長𠑊然曰有是哉盍著爲墓享儀以明諸子姓俾相與共守之余乃演其儀爲二十五條臚列於左而申著其意指若此

萬曆戊子冬十月朔不肖孫男鯉頓首謹書

墓享儀

一鄉俗祭墓春以清明秋以七月十五日冬十月一日今俱從俗惟新春卜期

一北地立塋先立明堂外則與神路相直內則居塋之正中此公共之處而始祖之宅兆所在也今宜總在明堂前設壇行禮正中一壇左右各一壇中一壇居中三席兩旁各一席中三席列一世二世三世

祖考　祖妣神位兩旁左一席列四世

祖考神位西向右一席列四世　祖妣神位東向若配享者葢三世以上俱係單傳故

祖考　祖妣可以同席四世以下俱有兄弟須男左女右方不混雜也左一壇共五席一席二席列五世　祖考神位三席四席列六世

諸父神位五席列七世兄弟神位以次而南右一壇亦五席一席二席列五世　祖妣神位三席四席列六世　諸母神位五席兄嫂弟妹神位亦以次而南如兩廡之制幼殤者總

設兩牌一書男殤神位一書女殤神位分別
於東西兩壇盡頭處所
一每壇居中用香卓一張香爐一座燭臺一對
爵三隻每一席連卓二張設時果五楪春盛
二槅鹹食五楪饌腥素十楪饅頭三楪米糕
三楪飯三楪羹湯三碗品味不多而貴豐潔
其東西兩壇饅頭等項雖亦三盤而數比中
壇加倍茶酒盃正壇中三席每席二副東西
兩席每席一副東西壇每席三副箸各照酒
盃之數東西殤位止設果五楪饅頭三楪不
設饌
一每壇設行亭一所上一所三間東西各兩間
項上用箔箔上加席期可備雨行亭梁柱俱
活法安置不許動土
一祭之前一日守塋者將行禮所在掃除潔淨
設置壇所遇有風雨則分遣子弟請
神于享堂行禮
一祭品須于神廚內當日治辦方得鮮潔

一壇之東西隅設酒尊洗盆淨巾各一件
一羹熟遣子弟三人專管陳設主祭分獻者預
先演禮
一臨將行禮時凡與祭者分東西兩班序立尊
者在前卑者在後每邊兩班務整齊嚴肅如
見　祖考臨之在上
一贊禮用本家年幼生員或童生二人
一主祭者獻正壇次二人分獻配壇
一禮云君子履霜露則有怵惕之心以故祭之
日不設鼓樂不着錦繡有冠裳者不襲服雖
布衣亦貴鮮潔惟貧寒者不論若遇焚黃大
典則以
君命爲重仍用吉服行禮
一行禮每一輩爲一班各設拜席不許攙越
一行禮畢各詣其　祖父墓前酹酒一盃
一香紙除總辦外各派子孫仍爲私親墓前各
設一分用人看守待明堂焚燎畢焚之
一祭畢享胙務尊親敬長倫序秩然有疾病者

雖不與祭亦與享胙

一應用祭器陸續置辦付看堂者收之設立簿籍逐件登記

一本家子弟有贊禮者俟禮畢補行四拜禮其尊輩老病不能隨班行禮者先于站班時行叩頭禮年幼有疾者隨後如尊輩無老疾之人其年幼有疾者俟禮畢叩頭

一祭畢享胙卽古人族食之禮一年中止得四會其禮意不可不周也今擬春祭相見係屬

新年當有一拜其輩數極尊者先至堂中分東西兩班相對序立行兩拜禮禮畢站定爲姪輩者魚貫而入向上四拜尊者答揖拜畢分東西兩班列尊輩稍後亦各對拜兩拜然後爲孫輩者以次進入行禮如前禮畢又分列姪輩之後曾孫以下進而行禮亦各如之夏秋冬三季長揖不拜

一相見禮畢卽于班內對作兩揖互相告坐其姪輩以下俱每輩爲班向上一揖與尊輩告坐孫輩以下另坐一室亦另行告坐之禮禮畢序坐

一坐次尊輩居上姪輩旁列孫輩與曾孫輩另爲一室玄孫以下亦各如之

一宴畢齊至堂中前後分班一揖告辭仍東西分班相向一揖以次而退

一事宜會簿以次輪轉辦畢卽傳送下家如有失誤傳送及備辦不整者罰辦一次臨期失誤者罰二次

儀注

迎神　鞠躬　拜興　拜興

拜興　拜興　平身　進饌

詣神位前（執事者一人以饌盤隨主祭者獻上）　復位

行初獻禮　詣神位前

跪（執事者二人在右以酒爵遞主祭者）　獻爵（執事一人在左受爵安神位前）

讀告文　俯伏　興　平身

復位　行亞獻禮（同初獻禮）

行終獻禮（同亞獻禮）　復位　徹饌

送神　鞠躬　拜興　拜興

拜興　拜興　平身（禮生捧祭文詣焚燎所）

詣焚燎所（焚告文訖一揖）復位　禮畢

祭文

維

萬曆　年　月　日孝孫某等謹以

庶羞醴醉敢昭告于

歷代祖考　祖妣　諸父　諸母　諸兄嫂之

神曰氣序流易時維孟春追感歲時不勝永

慕敬以粢盛庶品祗薦歲事尚

饗

沈氏祠堂生忌單 有引

記云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故忌日不樂而鄉俗則更爲酒食以伸其哀慕而爲諸丘壟或即於廟祐此喪之之道也今之人類有行之者亦僅僅及考妣而已而自祖以上則畧之嗟夫由祖父以逮吾高曾而至吾僅可知之祖雖世代有疎密而一脉之相屬與罔極深恩無二也柰何於父母則知忌而自祖以上頓不能以一盃潤丘壤耶亦何忍疏別若是矣人情於

其所親暱爲酒食相徵逐歲不知凡幾其謟事淫祠與非祭之鬼者又不知凡幾然不以憚煩也忌之祭歲僅一舉顧在可已乎且其爲酒食相徵逐與非祭之鬼也常不免奔走之勞不可窮之費忌之祭歲僅一舉豆觴魚菽耳孝子慈孫寧靳此一享之費而使吾宗祊一氣有若敖餒而之嘆乎吾知其必不然誠慮有遠而忘之者忘生於不可知不可知則雖有其心而無可自盡於是有飲食燕樂適値吾祖先之忌而爲

吾上世先公所呼號擗踊之日者而其子若孫反以行樂如路人然各悲各笑了無相關皆由不可知之誤也非有意惜此一享也予先是宗譜未修之不免於斯誤乃歷考先人忌日序刻爲单附以生辰揭諸祠壁用揚示子姓勿忘而申著其義若此其更有一二難考者吾令猶脉脉繫念矣

孝女傳

孝女沈姓余之長女也毋周氏以嘉靖丙寅六月廿五日生京邸時余爲翰林庶吉士女生五六歲卽好陳織紡烹飪之具爲兒戲衣獨喜故杲或與之新麗則不啻芒刺加身必釋去乃已余撫而笑曰本措大子女固終宜拔蒿簪荆耳女自喜顧益甚及笄許字張方伯之長子德新吾歸德所轄睢州諸生也其時爲萬曆辛巳又明年癸未之臘月德新來京邸委禽于余余處之賓館女時方十八

歲卽克執婦道婉婉聽從德新雅好客與治具一呼可辦其款客率嘗至丙夜非親視德新寢不先寢理家政卽米鹽細碎罔不經心亦罔不井井德新受成事而已然不知立業之艱難寔追隨畢中諸貴介公子以輿馬僕從相雄長女曰非保家之道也恒脫簪苦口鍼砭之德新稍始相與諸貴介公子折節爲儉家以不頹顧猶多外嬖女尋又從容與言曰君之齒漸長矣猶未有一胤吾侍妾若而人惟君所擇如以君之靈有藐一孤可承階阼

吾與君實不朽乃虛費精神寘之無用終當謂何
德新謂女言良是方將與共圖之忽瘡毒發治之
太峻遂以捐館其時蓋辛丑七月十有三日也女
年甫逾三十既無嗣復無女可守則慨然欲以身
殉而人言姑耋白在堂父老無嗣雖死固不得其
所於心忍乎女無可柰何則仰天慟哭而誓所不
與同歸泉室者有如日誓已復伏地大哭哭且欲
絕者良久左右皆泣下不能仰視女素性本好靜
及稱未亡人益裹足一室即兩姓內親有治具招

邀者亦槩以疾辭人罕得覩其面其歸寧往來百
二十里必擁蔽而後登車人無得聞其聲音者蓋
自稱未亡人以至屬纊一處子之在深閨也先是
河以南婦女衣飾爭騖奇巧日新月盛其式不卒
歲而一更余女獨敦尚古朴終守一式曾不少隨
俗變化里人亦多有聞而效之者德新獨誚其太
鄙而以謾吾女曰吾鄉騖粉黛爲業者皆實而致
富子知其故乎女茫然無以應則曰爲子之貿易
頻而多得直也女笑曰非不好繁華誠爲家道蕭

福量有限欲減祿延壽不得不爾意蓋有所諷也
德新口不以爲然而心實嚴重之蓋女方于歸時
余與治奩具頗豐女終身有不發篋者故亦終其
身不知有盛服盛飾也而孝友則篤至其奉事庭
闈與宗祊之薦必躬親爨事不假之人新味未廟
薦與先奉尊者不入口方伯公老無齒恒苦艱食
女多方滫瀡務極柔脆方伯公每食既則手摩其
腹曰吾非此孝婦不飽且不能生恒對客稱讚不
容口方伯公既謝世余亦去按地還里中年且八

十形影相吊張夫人憐之則召女與計曰吾自爾
以下尚有三子婦更侍菽水緊爾父獨一身爾盍
以歸寧之義往侍而父月餘一歸而省我兩不相
妨不亦可乎女承命侍余不減于事方伯公也將
臥則勸余寡思慮慮多不成寐而傷神將食則以
余鳩杖置前而引言食不語將行則扶掖有人當
筵而爲主爲客必丁寧左右防余沉湎皆以余所
嘗不足者而致其諄諄也余有時颸下伊吾與代
人筆札之役女聞之輒愀然不樂而謂老年人宜

歡笑取適何苦自兀兀若此豈猶欲爲博士弟子乎其他如饑飽勞佚寒暄暑濕及喜怒哀樂之節則亦無一事不關心無一刻不在念節余有門外酬酢非所能預亦必覘知吾意向而默爲儲峙之故余雖老且憊不失禮於人雖無子而不知其苦者咸吾女之以也鄉俗女已嫁而反者父母恒遇以客禮余女獨逡巡不敢當而曰既稱爲人子則自有定分豈女獨非子耶其於吾晨起必肅拜朔望與歲時家慶必稽首再拜逡巡循少儀而行之

不但于口體能養也亦不獨侍阿翁乃爾即于其諸父而坐亦不敢對行不敢肩隨見則起女弟適同郡曾光祿伯玉者生素薄多病女顧復憐愛如手足然亦體余憂季女之心而善養志也鄉人稱孝友屈指焉且其才與識亦多可術者余家自先世相傳斤斤以分別內外爲第一義女俱能心識之洎于歸則以贊夫子設爲家令一如余所以政家者臧獲十二歲以上俱以門之中爲限外不得闌入內不得闌出家僕之子雖僅五六歲亦不得

入內寢外來婦女非關親不與見其有來問饋者必暫止中門外傳報將命入云則入無得擅入者若其他師巫邪術媒氏女優之類俱踪跡不及門門內外穆如肅如也雖好施獨不及僧道諸內屬有治具招邀爲節令遊宴慶賞者俱謝辭不往以爲此自男子事非婦人宜有也其歸寧吾家也諸父來省問者延入其室與之款坐諸兄弟子姓來輒趨出閾外爲禮而別不延之入也姑聞有鄰嫠夜哭者聲達曙詰旦以追問吾女曰爾向失吾子

時曾不聞夜哭若此也豈痛夫不及此嫠乎女跪而請荊曰幼嘗聞家庭講授似不宜夜哭者因其陳所以姑亦聞而首是之諸如此類似皆有一見不獨其才能集事焉而已謂有關風化者非耶余向典秩宗時曾著爲女訓若干卷以明章內教庶幾翔實矣而私嘆文士難其人余女非敢曰能之惟當此崇奢競靡之時誠得有質任自然不隨俗雅化者以相與砥柱于中流而使人觀感興起未必非移風易俗之一前茅也忽一旦奄然以逝斯

亡獨吾女已耶吾是以悲不自禁也女得疾以戊申三月十四日醫所稱血崩漏下者是也歷累月不愈及篤醫求〻診視不可已又言病且薄膏肓不及今一切脉藥不對症益難奏功女終執一見不從醫言竟以不起此其意猶可深悲也卒之前一日則叩余榻上且泣且言曰本圖代半子侍父百年乃不幸及此貽憂吾父目且不瞑願言自愛無諄諄以兒爲念兒既爲張氏婦當及此一息尚存舁歸吾家與姑一見而後與夫子同穸以不寒

疇昔之盟死且不悔余如女之言亟以一箯與載歸甫入門叩姑榻上悉獻其生平所積佐匕箸費若以爲遺養云爾者而後息絕卽是年十一月十有一日也明年己酉四月初十日德新諸弟啓其兄之兆而奉嫂與合以成其仰天而誓者於終事盡禮亦友于一事云兆在州西南五里許嗚乎人生無後夭之戮民也余安之弗戚往數男俱相繼夭折雖未嘗不戚也亦不過三號而止乃以一寡女而不勝其痛豈獨與人情相反哉爲風化有關耳抑更有不能爲情者則余叅難言之何以故葢女子生高明之家而自奮以柏舟之節者爲門閥惜也世自不乏人顧惟女子之爲性有靜也亦有躁有好貨有好華善始易善終難也惟如是故爲其父母者每不能無他慮卽幸而不謫不華無一可慮矣而居恒戚戚焉以憂鬱鬱焉不樂彼爲之父母者將無亦戚戚鬱鬱也而不能爲情乎此何以能出諸口也故以爲難言焉余女之于其夫子雖每當春秋霜露追遠不忘而居恒義命自安絕

不以顰顧見眉各嗟出口其生性質朴沉靜又若此余覩而且喜且悲以爲不幸中一幸也故與立此傳必求相肖不爲飾語庶幾一展卷而吾女在目前亦以告世之守節者當體其父母之心使無入而不自得也而後于風化有關矣

萬曆己酉春七十九歲老父龍江主人書于市隱園之蒙竹軒

沈公家政卷下 終

沈公家政後敘

夫醒賢扶世立教總在脩道而紫陽廼當之以紀綱法度蓋姑就其較著者言之耳要以至人握道之樞則萬化根柢而宇宙在其手如此紀綱法度為也幾無時矣故曰吾無行而不與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此其意可覩也歸德沈公為當代鴻碩卓乎以道自任曩者側足鉉耳中外拭目鼎衛之業旦暮擬之矣既而歸卧田間天下愈益想望丰采不佞即欲執鞭無繇也適大中丞李公出公所著

述田間若干種不佞手讀之大都憫俗流失欲有所拂拭整齊而與之更始其藹厚之風溢於言表真率之意欲還古初且又與俗容與上下不強人以太難期令事事皆可持循真刑家之懿範淵壺之芳軌也公負海內巨望為

國柱石頃且大拜入祭密勿世望而震爲將謂雲蒸龍變莫可測識而顧屑屑於家庭里閈閭心於最簡易最庸常之事甚至燕媟瑣細諄諄三致意爲何也蓋柱下有

云吾言甚易知易行而天下莫能知
莫能行此竄近道語也夫身所涉境
有異而性體則何所待而然几席食
飲無之而非是故世有真修則道化
自然及物辟則渠堰槃栝之於巳人
所俛仰而非俛仰人者此有道者之

真精神即所謂真經濟也然則扶世
立教豈必紀綱法度而後可耶時江
防李君方視府事請合梓之而中丞
公因命曰沈公家政蓋不出家而蕩
平可奏此固中丞公所已試者亦以
是卜公相業云

萬曆壬寅孟春之吉整飭揚州海防
兵備浙江按察司副使東魯楊洵書

沈公家政後敘

夫聖賢扶世立教總在脩道而解之者曰禮樂刑政蓋姑舉其較著者言之耳要以至人握道之樞則萬化根柢而宇宙在其手亦安往而非教

也者故曰吾無行而不與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此其意可睹也龍江沈公為當代鴻碩卓乎以道自任曩者側足鉉耳中外拭目鼎衡之業旦暮掇之矣既而歸臥田間天下愈益想望丰采不佞洵即欲執鞭無繇也適大中丞李公出公所著述田間者數種不佞手讀之大都憫俗流失欲有所拂拭整齊而與之更始其藹庳之風溢於言表真

率之意悉還古初且又與俗容與上下不強人以太難期令事事皆可持循真刑家之懿範淑世之芳軌也公負海内巨望為
國柱石頃且大拜入叅

容勿世望而震爲將謂雲烝龍
變莫可測識而顧屑屑於家
庭里閈閭留心於家簡易最
庸常之事甚至燕蝶瑣細諳
謭三致意爲何也蓋柱下有
云吾言甚易知易行而天下
莫能知莫能行此家近道語
也夫身所涉境有異而性體
則何所待而然凡席食飲無
之而非是故世有真脩則道
化自然及物辟則渠堰檃栝
之於己人所俛仰所非俛仰

人者此有道者之真精神即
所謂真經濟也然則扶世立
教果且有待乎哉時江防李
君方視鹺事中丞公延命合
梓之而題曰沈公家政蓋不
出家而蕩平可奏此固中丞
公所已試者亦以是卜公相
業足爲左驗云
萬曆壬寅春三月整飭揚州
海防兵備道浙江按察司副
使東魯楊洵頓首書

文雅社約一卷附錄一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沈鯉撰鯉字仲化歸德人嘉靖乙丑進士官至文淵閣大學士謚文端事迹具明史本傳鯉里中有文雅臺相傳卽孔子與弟子習禮之處故名鯉與里人修舉社飲之禮以禮法相約凡書劄宴會稱呼揖讓交際冠服閑家御下田宅器用勸義明徵冠婚喪祭身檢心檢十六條附錄社倉約義學約族田約勸施迂談歪溺衷言鄉射約篤親會墓享儀沈氏祠堂生忌單女訓約言十篇刻本題爲社約下卷然沈氏祠堂生忌之類非可約之一社者前有鯉自序稱總十六類百六十三款則十篇顯爲附錄爲其後人所誤合明矣明史稱鯉念時俗因循典制自冠婚喪祭以及酬酢往來率定爲中制頒示天下蓋救奢崇朴鯉之本志此書猶是意也中多太略太儉不合古禮者蓋事取易行義主救弊不無矯枉過直耳

脉望八卷

〔明〕趙台鼎撰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繡水沈氏刻寶顔堂祕笈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脈望八卷》提要

脉望序

脉望乃趙文肅公冢嗣長玄所著許部李伯東氏刻之北平分署余來守是郡學士大夫索之者衆板已爲伯東携去余仍付之剞劂氏更爲袖珍便于觀覽昔何諷書中得一髮捲規四寸許如環而無端用力絶之兩端滴水方士曰此名脉望蠹魚三食神仙字則化爲此夜持向天從規中望星星立降可求丹度世嗟夫此脉望

所從來長玄君著書大旨可窺已余讀脉望而知三教之趣合也佛教深而廣道敎精而顯儒者以維世故作用稍近然百行能全一切無染即儒教亦可登乘心性不明癡着用事雖二氏不免墮落是在學人生一悟境總之在養生者心息相依養生之妙義所謂依者非移心以就息亦非攝息以就心要在此心湛然晏静自然默見呼吸之根從調至微不覺自相依附系同

叟云至人潛深淵浮游守規中有味乎其言之也夫意在無人便成我相若謂無人我即是人人不能無我不可有人我相忘乃真獨境此自吾輩慧根即仙即佛即吾儒所從來遠矣因憶檇李錢穀刑名甲天下往余守檇李躁而靜制之煩而簡御之非棄刑名錢穀于無所事事也隨緣應機都無染着縱心自在亦無束縛憂喜不逐境生智慧每從內照似與脉望之旨若合

符節夫因應者道之用也昔匠石因于郢人莊周因于惠施慧能因于神秀故曰道有以因爲貴者余之補珍是編也倘有因之者又奚啻三食神仙乎已耶不然羽翼胸臆而騏驥鸞鶴者世鮮不以爲迂惟是脉望也得無益其惟吾家尼父所不語者乃曰天竺苦縣

賜同進士出身中憲大夫直隸永平府知府商丘曹代蕭謹序

寶顏堂訂正脉望卷之一

丹華洞主西蜀趙台鼎長玄著
華亭陳繼儒仲醇
繡水沈德先天生　校

華函董芰幾於汗牛結果成胎見如角兎走也窮蒐廣獵仰拾俯取積久盈笥食固無味棄亦可惜姑存而置之識者若見爲蠹魚之誚耶雖然是蠹也其諸異乎蠹之爲蠹也

與嘗聞蠹魚三食神僊字則化爲脉望遂以脉望名之

規中圖訣云一陽潛動處萬物未生時跏趺大坐凝神內照調息綿綿默而守之則一炁從虛無中來杳杳冥冥無色無形兆於玄冥坤癸之地生於腎中以育元精補續元氣續續不耗日益月強始之去痾次以返嬰積爲內丹之基本矣

脊間動氣金丹大藥也脊雖屬水然居子位一陽生於子卽眞火也至人超見於衆動升脊中動氣上蒸脾土脾土溫和中焦自治脇開能食食氣上升灌漑諸臟而生血氣榮衛一身人生根本實係於此或遇觸而動卽當定心靜坐閉目存想此穴之氣上升庶不至下泄蓋精者人身之寶也命門卽腰眼也脊骨自下而上第十七節之中是也

一聖玉訣謂世人不解死陰夫陽者生之本陰

者死陽之根但吸靈魄而死陰莖其神自生彼修者只知禁欲殊不知一念心動氣隨心散精逐氣亡長春云一念色心動百骸和氣傷惟得法者陰莖一死而如無六慾七情當體消滅故得正念實相對景無心或言陰不死而頓無慾者吾未之見也馬丹陽曰修行先要死陰莖陰莖不死萬緣侵箇中不識眞消息牢捉牢擒走不禁楞嚴云必使婬機身心永斷斷性亦無於佛菩提方可冀及

天機者臍下一寸三分也聖人下手養胎息之處難經註云臍下腎間動氣者丹田也人之性命也丹田性命之本道士思神比丘坐禪皆從眞炁於臍下眞由此也丹田內有神龜呼吸眞炁非口鼻之呼吸也口鼻止是呼吸之門戶丹田爲炁之本原聖人下手之處收藏眞一所居故曰胎息臍下一寸三分者謂仰臥而取之入裏又一寸三分者爲是卽腎間也

三元會議云子爲六陽之首以應冬至故當靜

坐凝神袪除萬慮一念規中默調其息而符候之至亥末子初陰極陽生之時脊中一陽之炁忽爾發動卽舉心念以應之使眞水眞火混而爲一謂之水火旣濟午爲六陰之首以應夏至故午前靜坐凝神待陽極陰生之際心中自然一陰之炁下降卽舉情以合之存於心田神腑勿令噓下乃爲坎離交垢之道也常人於此水火升降之時或行走笑談或酣睡以致水火不

能既濟至於卯酉二時乃爲心腎二炁交分之際應春秋二分之候亦須澄心靜坐聽其自然綿綿若存此爲沐浴之功也除此四時之外餘時不拘

竅貫畢法云采藥法含津握固以歷心之眞炁使之不散又云一氣初回元運眞陽欲到離宮捉取眞龍眞虎玉池春水溶溶謂離掛腎氣到心當神識內定少入遲出綿綿若存而津滿口

勿吐勿咽自然心腎相交故前文午時勿令咽下四字乃口訣也

我身未生無相有覺我身既生有相無形是名何物太乙含眞

淨明錄云思惟一身之中有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實不離乎中黃丹扃也

通眞契玄篇云心爲朱陵宮因交合之時感化眞液下降因而流入元海號曰丹田故上田爲探藥之處江積三要序云兩腎中間乃元精穴非受生元氣之所觀祖師所謂兩腎中間一點明逆爲丹母順成人逆之一字則元精化爲元炁逆歸氣穴爲丹母產玄珠而爲僊爲聖順則流元精於膀胱則溼而爲子矣據二論可見上心下腎皆有生藥之機老子云我貴食母莊子云以襲氣母

丹陽云火裡青蓮滴珠露常在寶瓶爲供具玉

溪子云露珠點綴蓮花下又隱奧云天上三十六地下三十六天地入寶瓶七十二候足佛偈一華開五葉結果自然成又云心地含諸種普雨悉皆萌合觀見妙

青華秘文云混沌神房乃精光目光之氣幻而爲之圜驗符應云虛谷乃水火二氣交媾結成無形有象之名又曰二弦虛氣妙合爲一即名玄關吁盡之矣可見中黃宮金窩穴玄關玄牝

皆不過瓶竅之處所耳胡可着也
老子云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禮記云一動一
靜者天地之間也二經所言若合符節是乃先
聖之微言而記者錄之耳
楚詞云毋滑爾魂已也求也兮彼鉛也黽也將自然一氣
藥也孔神兮於中夜也時存虛也心以待也時至之兮毋
為之先二十七字括盡丹書可見參同悟真之說由來遠矣前此莊子云
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

又云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夫
不先不後乃勿助勿忘之謂也故沁園春云煉
已待時青華秘文云守已待癸生時虛待二字
之義淵矣哉
口訣云便就動處畧提起凝住一念助其騰騰
上冲謂之采閉氣於下使心氣迎之與之交媾
謂之合炁故阜壺雲云彼土如何發動與此土如
何對舉真谷之未生也有為之媒真谷之既生
也有為之機鉛汞之相見也有為之防鉛汞之
歸釜也有為之胎以至沐浴抽添何莫非真土
之妙用也哉
寂然不動土之性也蓋根塵已絕萬慮俱泯一
氣縱橫自然逍遙上升降入丹田而成至寶陳
虛白以身心不動為採藥蓋此意也豈區區意
迎旨送運用之為哉
火候全在念上着力虛白云念不可起意不可

散起火時人力不可干預惟虛靜為主不使雜
念撓之聽其自然待其熏蒸一回自爾生陰化
為玉液下降灌溉五臟喉中覺有甘津乃其驗
也到此時還守虛靜一毫不撓自會凝結久之
寂定方可徐徐而起
真詮謂性命只是一件人之所以死者形神離
也既死則六根具而不能用者無神以宰之也
是知神乃形之主神離則氣散命豈在外哉若

非兩件雙修而分先後姝未妥何也修性則命在其中所謂神返身中氣自回是也未有外虛靜而能交媾成丹者盖先錬精成氣後修定超脫返難究竟若能證得法身何患色身不玅盖三關自有爲入無爲者漸法也修上一關兼下二關者頓法也今惟徑行錬神還虛功夫直到虛極靜篤精自化炁炁自化神欛柄在手命由我立是一簇貫三關也豈不易簡而捷徑哉眞空實相非比頑空

劉長眞喻性爲土喻命爲水性命相見如水土和爲泥造成器物若未經眞火鍜錬土再見水復化爲泥也如磚瓦曾經火煉千季不壞何況性命煉成至寶

關尹子云萬物之來我皆對之以性而不對之以心性者心未萌也

玄牝以靜極而見也姹房以情溢而闢也

神凝則精氣聚而百寶結者藥物也眞息往來而未嘗少有間斷者火候也此語可謂簡而盡矣

日鑿一竅七日而混沌死故知識不用歸乎其天則混沌全矣胡混成曰保元和者莫先於去情識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之謂與順率循也

壇經云心念不起名爲坐釋典有行禪之說又有臥禪之旨要之心念不起則行臥之間俱是坐也

釋氏面壁自有玅義盖洗心退藏於密以養其神以復寂然之本體猶面壁然而物無見也故曰心如墻壁而可以入道善修行者屛眼不見人

孟子曰湯武反之也道書曰逆則成丹故儒家能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便成堯舜道家能善逆之則天地之性存焉便成神僊復歸嬰兒與不失赤子之心其旨同焉

列子云與齊俱入與汨俱出者入水不濡也隨
烟燼上下徐行而出者入火不灼也皆指神而
言旣謂之神則無形矣水安能濡火安能灼
莊云物之有知者恃息知是性息自命三教聖
賢千言萬論不過發揮知息二字此老提綱揭
領豁人心目於百世
眼觀心動耳聽神移口談氣散予自約日用有
四句云善惡事都莫思其出入息渾無拘繫常

常傾耳凝空眾默默垂簾子細觀動而行之不
知老之將至
靈樞經云天谷元神守之自眞曰玉蟾曰自形
中之神以入神中之性此之謂歸根復命
老子云能如嬰兒乎又云復歸於嬰兒兒者元
神也故曰嬰兒入聖機生神章云僫願養嬰兒
又云慶此嬰兒胞
綿綿若存老子之火候也孟子所謂勿忘勿助
是也養珠者龍抱卵者雌皆有言語轉相告教
哉天機妙用自然而然故曰眞火本無候也
老子所謂先天地生者混然無氣而生氣也氣
焉旣生卽名爲一惟一故二則兩儀分而天地
闢矣故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
見性頌云心淸意靜氣和神定眞息綿綿靈光
瑩瑩
道法心傳云耳目鼻口身精神魂魄意攢簇在

中宮化作先天氣○此竅實居中居中復一中
萬神從此出直上與天通
了明篇云一顆明珠纔運動光輝閃灼兩眉間
○氣入丹田火自生眉毛灼灼電光明○夜深
獨坐燒丹處萬顆明星帳頂頭
僊詩云眼前白雪亂紛紛滿目黃花變紫雲頂
上山泉時復響耳中僊樂日常聞
常人之息以喉者謂其出多入少膻中卽回不

能至呼吸互換之根故也眞人之息以踵者謂其呼吸相稱水火兩弦均平上接天根下接地根與腎中祖炁混合故名眞息（凡息切忌出多入少）梵語震旦此言多思慮也謂此國人思慮多故以名之

圓覺經云一切衆生壽命皆爲浮想楞嚴經云一切提心中皆爲浮虛妄想凝結妄想之害（大矣）

叅同玉吾注云弦前弦後正當時謂吾身之巽

門也嘗考巽門之說惟紫陽老僊云黃庭之下有一丹室之門戶也意生則上故陽升意止則一故陽不可得而降矣爐鼎在乎一之內正屬土又云巽者鼎下之片纏耳闔則爲乾闢則爲巽闔則爲噓闢則爲吸何以能開闔亦無非一意使之然又曰西方者巽之用也中宮者巽之體也（又云巽爲地戶見後）

雙腎曰命門一身命脉之所關係人不能貴其炁固其根貪愛嗜慾搖動命門去死不遠矣

陰符經云火生於木禍發必克木中生火而反燎於薪於事則有反害之禍於丹道木三火二爲五有變化之機

靈寶經云七日七夜諸天日月星宿一時停輪此皆以神氣凝集陰陽混合於空洞之中目不瞬心寂定爲是

無際在大竹朱居士家住居士曰我見和尚坐

得好問云如何見得曰你素常坐禪眼不定故今當坐禪眼以定耶

詹子南述象山先生嘗舉釣是人也一章云須是使心官不曠其職子南因是便收拾此心用力操持夜以繼日如此半月一日下樓忽覺此心已復澄瑩中立遂見先生目逆而視曰此理已顯也子南問何以知之曰占之眸子而已（以上三段可見二教一理）

元陽眞炁自二十四節上升洞房宮明朗洞照八室至此下視六極之境如在掌中所謂三境非遙

願養和氣嬰兒自生臍腹之中如嬰胎狀

諸天日月爲飛精諸洞日月爲伏根人間日月爲明輪若吞明輪者爲僊益服日月光華各有法能潤五臟澤顏容東方甲乙之地乃日月所出之門戶地祇於此旦望迎送鬱儀結璘神之

金爲神性居上丹田是謂頂門人呼爲性門性最靈故性門未合尚知前世事及其合則不知矣奇體於肉團心以應萬事人能知性命可以修太素妙行觀門栢爲金僊故栢眞人記云鬼風吹合崑崙神附心中晝煎旦羨肝腎注精施陽敗損金鴞神不能禁僊聖不居甘受死地今當廻日月之華景照太極之崑崙歌曰金鴞天門開反童復嬰孩日月照崑崙眞君自然來謂之默朝上帝法

硬打塵勞勿令睡魔陰邪之所侵撓昏睡則精神散失魔鬼侵凌故大洞經云太乙楊明威所以鈐鎋之也

一點靈光洞然無碍睥睨八表丹經曰龍虎大藥須以眞鉛眞汞和合而成方有光華煥爛

天河自尾箕寅位注於東井而循環於天地之間古人云水出崑崙之下注出尾閭復上謂之

天河此天地之河也人之河自尾閭尾閭係寅位泝流而上崑崙與天地同焉呂僊云曲江上月華瑩淨大洞經云一曲水天閒可以互參

釋氏七覺支則曰念覺擇法覺精進覺喜覺猗覺定覺捨覺大抵只是先天先地靈明不昧之精神是也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荷澤云知之一字衆妙之門圭峰裴相所說已詳又云天有七星布炁於人日心神降于中曰神又云心有七竅又云心神上通耳目鼻口七竅假名七覺猗覺亦名輕安

大洞經十方睥紫烟黃庭經紫烟上下三素雲蓋人之妙炁凝集而出於眼目即水火之正色桃君乃腎神蓋宜懲忿窒慾惜精愛炁爲一身之主性命之根也色念動時當存思桃君在臍內

神光寶光即靈光也蓋無形可捉發秀睥采於長空青冥之表在人則精神光彩秀發於雙目故大洞經云烟回太睥間神光秀空峰空峰頭面也

東海蓬萊山扶桑山方丈山滄浪山最高極天下有三島十洲曰玄洲瀛洲祖洲聚窟洲炎洲麟洲流洲長洲元洲生洲大洞經云玄洲絶三津滄鼇飛羽輪校偲登扶桑皆在東海上得道者紅由此處脫蛻換骨拜職受服然後上升天境朝見三清至尊先賢有骨肉同升者此身皆蛻糉名山惟神可去

人有一百八十靈關三百六十骨節一千二百形骸一萬二千精光三萬六千根源本始八萬四千毛竅關鍵中咸生精液之潤人無津液則枯槁云亡天地得水而覆載萬物得水而生成其實一也

眞僊朝帝但見金光勃勃不見睟容修眞之人見神見之惟見紅光

乾爲天門巽爲地戶地戶即下田是也故風曰巽風以其起於下也起巽風運坤火俱在下田

眼之於色爲業甚大眼見心欲心動神疲是以五臟之神皆從眼漏爲第一根眼通心心乃神宅眼既見心必動也道之大而至高超出乎無色之界眼之上爲無色界泥丸乃玉京山人以雙目回光返照則眞炁隨而聚於元宮謂之廻風混合或指息言屏息廻風牛車大乘之道也

人以心爲天腎爲地心腎相去八寸四分天地相去八萬四千里神風橐籥故天地相鎭人以

眞炁逆動故身體長寧三部八景自尾閭至頂會三節爲一關三八二十四節以應二十四炁

潭底日紅陰怪滅鉛爲陽炁山頭月白藥苗新汞爲陽精以陽歸陽則雙目如金星能通乎晝夜以代日月之明

虛其室白自生定其心道自生

日中眞靈乃太陽之精在人則坎中之陽兩腎間一點明瑩者名日中王以子時建生

古詩云聖人奪得造化意手摶日月安爐裡微微騰倒天地精攢簇陰陽走神鬼又曰若人問我修行法遥指天邊日月輪又曰日月交合時便是生身處本來面目與勸君勤照顧盖日月合辟乃月晦夜交合也内丹於此下手修合丹料之界名曰福醴液丹房之器皿曰慶龍元玉淸上境乃人之泥丸宮衆妙門投胎奪舍皆自此出入人之死亦由是出

八梵九天東方曰始青天太青天人之超度形神使其超越始青之天方至欲界色界無色界方至四梵種民天方至神霄九天無上三天各天動計數萬里信知其不可階而升也然有道之士通達明了不涉關津不勞跋陟動一念頃可直造圓頂之外矣

瑩蟾語録云精關氣關與神關三關一湊天籟地籟及人籟衆籟俱潛○以先覺而覺後覺反

外觀之觀内觀

中和集三關圖說

錬精化氣　初關爲有　取坎塡離　先要識天癸生時急采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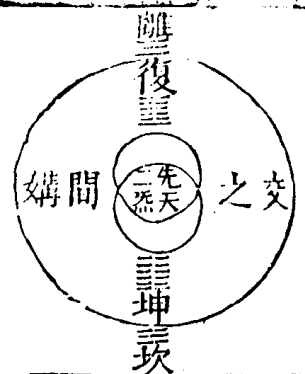
錬氣化神有無交入　乾坤闔闢調和眞息周流六虛自太玄關逆流至天谷交合然後一點落黃庭

錬神還虛　上關爲無　工夫到此一字也用

不着

黄中書三關圖說

初關

離
復
先天
二炁
交之
間媾
坤
坎

六陽既純靜之極也一陽復生靜極而動也靜已極將至於動陽將生未離乎陰陰陽動靜之間乃先天之氣也

精藏於腎腎居下故曰初關其功在於採取益腎間有動炁乃天一之數眞陽所藏而火木金土之先也微妙無質上交於心一氣迎之兩氣絪縕而交媾以結聖胎然所以交媾者意爲之媒也下學之功有可言者人之脊骨二十一節從下第七節之傍兩腎居之男胎於母先生右腎爲藏精之所腎屬水水生於天乙夜半子時六陰幾盡一陽將生腎中

動氣漸出於七節之中每夜必至當此未至之先垂目閉口調息微微使丹田之氣翕聚於上然後黙加存想氣穴之下兩腎之間若有氣從此出久之屈身以心下垂微縱而起者四五次垂而復想想而復垂腎絡運心上動下應氣必至焉此氣上升稍加人力閉氣於下使心氣迎之與之交媾如此行工數日後微見氣動至月餘方見動而上升惟此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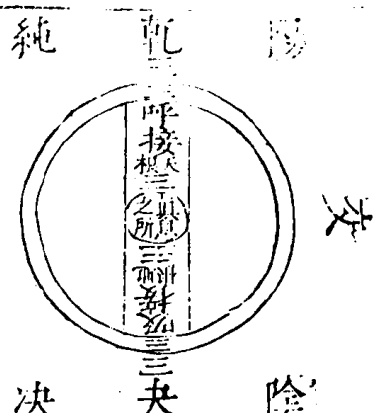
離升既升之際此氣略閉則不勞而降矣若一學即求其効乃助長之害不忘不助乃其則與行之久熟則靜極而陽氣自生不必如前之用力先天無爲之境不俟言而得之所謂時者熟後亦不拘子時人身自有子時也金笥寶録徐收而縱一段說之甚悉

中關

坎離交垢大藥生焉運

陽 乾 純

交　呼接天根 之所 吸接地根　媾

陰 夬 决

火養之火乃陰陽之氣也☰為陽陽者呼氣而出也☷為陰陰者吸氣而入也呼吸互換之處乃真息之根也以呼吸出入升降其氣薰蒸四達火之文者也藥結丹結又用武火下烹于爐上升于鼎爐坤也鼎乾也是為乾坤交媾乾交坤決坤之陰為夬陰氣决盡則為純陽矣

氣原於心心居身中故曰中關其功在於呼吸升降心腎氣交結為聖胎然所以交者意合之心存之神宰之也三者難持易失一有不謹則交者不能保其不散也故於是氣既

交武火升鍊之後當用文火以溫養之陰陽氣合為火人身呼吸是也呼則氣出為陽吸則氣入為陰呼吸互換處即陰陽氣合也下學之功有可無者有真人之呼吸有口鼻之呼吸以真人之呼吸言之前對臍輪後對腎中間有箇真金鼎即呼吸之根闔闢互換之處也人之未生隨母呼吸所謂真人之呼吸既生之後真人呼吸未嘗亡但神出氣移不能再守胎中之一息修煉之法使人返本還源復其生身受氣之初耳以口鼻之呼吸言之咽喉者所由之關也其上有會掩焉啟則呼氣出心肺主之閉則吸氣入肝腎主之心肺相去會掩為近肝稍遠腎最下為尤遠呼則氣促其氣由之而日耗於外吸則氣少而短不能下至於腎遇肝而返此呼吸所以不因真人呼吸壽人元氣人人有之而不知口

鼻呼吸喪人元氣人人陷之而不覺人能回光返照注意臍腎之間一呼方至以吸繼之互換轉續如環斯循者眞息也與嬰兒在母腹無異是也

上關

乾

泥丸居頂上神所棲也故曰上關一身之外皆太虛也太虛神之感應者也得之於我還之於彼何間然之有

煉精者身不動而巳採取升降不得不運之以心也煉氣者心不動而巳闔闢進退不得不運之于意也至於神則感應不測既無所施三者混合爲一復忘一併出與太虛同體恍然如在夢中學者到此境界乃是泰定切不可放倒當知昏久則明濁久則清脫胎元神於此出矣（玄工盡此三段之中）

腹中橐籥風入松頂上簫韶泉漱石

心經無垢子註云六箇門頭一箇關五門不必更遮欄從他世事紛紛亂堂上家尊鎭日安○六根皆從一根上起但去一根上返照從何而起心識起處起處是妄休教生苗

修行之法築基巳就玄牝有相之後工夫大約有四曰靜（眞息綿綿純然一性）曰定（始而昏定繼而正定）曰慧（常了了常知）曰通（通大）一步進一步一層深一層見境不着見但不退謹謹護持自然成就否則前功盡棄矣

靈寶畢法云陰中有陽陽中有陰本天地升降之理氣中生水水中生氣乃心腎交合之機比物取象道不遠人配合甲庚方驗金丹之有準抽添卯酉自然火候之無差紅鉛黑鉛徹底乃成大藥金液玉液到頭方是還丹從無入有常懷征戰之心自下升高漸入希夷之域抽鉛添汞致二八之陰消換骨鍊形使九三之陽長水源清濁辨於既濟之時內景眞虛識於坐忘之

月玄機奧言難以盡形工夫行持不外于多入少出
嘗讀張三丰道法會同疏有云得腐朽再生之
橐籥見刼仍不須之卷阿紅鉛黑鉛鍊鍜方成
影響金液玉液坐臥器致疏通云云每疑刼仍
卷阿之鑰及閱大洞經有黃籙保刼仍之句又
停玄三秀阿註云藏隱玄根於三秀之卷阿南
岳名太虛小有之天古詩小有洞中三秀卅郎
靈芝是也山有五芝之餌其上者得僊乃信僊詞

咸有所據非杜撰也
華嚴經云毗盧大聖開摟閣門令我得入度人經
身度我界體入自然又云有過我界身入玉虛
圭堂註云先天之命源一也夫命如召命之命
此意玄玅入極又楞嚴經行陰盡中云深達十
二種類受命元由觀由執元諸類不召于十方
界已獲其同圭堂註云開之曰命如召命之命
壇經吾若不知去處終不別汝圭堂註云聞之

曰六祖偈刼火燒海底風鼓山相擊眞常寂滅
發涅槃相如是夫四眞二土之玅乃在是矣有幻身四大有眞空四大
楞嚴經地性火性水性空性圭堂註云聞之眞
實工眞虛土皆土也合眞水眞火眞風併謂之
四眞楞嚴虛空藏菩薩手執四珠遍照空界與
金光明經四如來混合一室者正發明是義若
以後天四物與夫假合四大而會之者萬里矣

世尊托後天四物以明不可言傳之玅而曰如
來四眞淸淨本然周徧法界徧滿世間寧有方
所豈細事哉此之謂造化一源先君玅道大佛
之秘藏生靈之太初自從水火相擊搏便有兩
土各戰爭故曰兩土成圭者此也風乃巽風又爲橐籥也
圭堂云乾坤函蓋御象交馳眞火盤旋風雲跂
觀既而千光歷落渾透簾帷醍醐彌抽機軸潛
發三思大事再嘆奇哉此景并見修玄章第九及四百字序

元精者父母交姤之初陰陽偶合之始精血相合孕於坤宮生於坎戶徐徐凝結漸漸成胎十月周圓形體全備身中一物名曰命蒂乃召命之命銜自造化中來以其能召元神入身而爲物者此即先天自然之祖氣也元神者虛中一靈湛湛寂寂無去無來不增不減乃混成之性爾偶因念動遂於造化未來之前天命既立之後一點靈光自虛無中來受命之命附體着形

而爲物者此即中天湛然之氣也謂之靈炁元炁者母自立命之初設性之後混合身形伏母臍下隨母呼吸十月滿足離母出胎大哭一聲逕受此炁自杳冥中來繫於命蒂自呼自吸此後一身精血氣液隨時滋長情見於外若知禁忌壽滿天年倘或恣情必遭夭折更能知時運用乃得長生此後天浩然之氣也謂之眞炁人以父母初交元陽召空中魂爽而有此身有身之後元陽日耗魂爽漸離而身不能久修行之工不過使身中元陽與遊魂重來相見聚而不散以返未生之初耳故云金來歸性初

寳顏堂訂正脉望卷之一終

丹華洞主西蜀趙台鼎長玄著
華亭陳繼儒仲醇
繡水郁嘉慶伯承　校

楞嚴經云汝體先因父母想生汝心非想則不能來想中傳命又云如中陰身自求父母陰信冥通此卽召命受命之理蓋生人之大端若此潘右云一性之動是爲太易言性移易而不定也或爲人或爲異類在性之所好而已

八識之中有法識神主人之意意行卽行意止卽止名妙觀察智平等性智主傳送識大圓鏡智主含藏識皆聽意神以主之意去卽去意來卽來下工之初全仗此神以鍊丹採取故又名爲妙觀意之所之氣爲之奔走非敢後也蓋志氣之帥聽其役使一眞聚則衆眞皆聚

少林偈云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華開五葉結果自然成曹溪偈云心地含諸種普雨悉皆萌頓悟花情已菩提果自成鶴云靈臺爲花蒂蓋爲葉一旦撤開十方朗徹成果証眞悟因是訣又云大悟若干遍小悟不知數劫外君見家聖域乃優入

紫陽子云莫待季齡八八元精散盡難收黃石公素書云悲莫悲於精散註云神之滑於無也則無生無死無前無後無陽無陰無動無靜其名於形也則爲名爲哲爲智爲識曰精誠曰精

力曰精强曰精明曰精專曰精虔曰精光曰精實血氣之品無不稟受正用之則聚而不散邪用之則散而不聚散之不已豈能久乎故曰寡欲爲要莊子云衆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

于淸風曰未至眞空陽神難出丘長春曰未至眞空陰神也難出蓋古僊之脫胎神化出於虛靜之極無我之至也今人夢中其神無所不至者不格於形也醒則滯於此而不能遠去者形

[illegible]人也故惟眞空無我然後能脫胎神化
[illegible]請天師與司馬承禎窺見其額上有日如
錢大光耀人席逼而聽之腦中有小兒誦經音
琅琅如金石晁文元自記嘗聞靈響凝然聽之
心息俱住神氣融暢杳不可說目有一點圓光
如小錢許或青或黃或白二公之事相類一屬
它見一屬自見其玄機則一也圓通大士貫有
側耳聳聽揚目見月屈膝叉顧人空境絕之句
皆可爲修行師印

鬼神有性無命艸木有命無性禽獸性少命多
惟人能全之性者屬知覺命者屬形質

鶴知夜半燕知戊巳蛇於巳日不出道鶯於春
時自出谷最貴爲人者何不順時養元陽而收
眞炁卯眞炁大運隨天春在肝夏在心秋在肺
冬在腎元炁小運隨日子在腎卯在肝午在心
酉在肺修眞之士不見功者以旺時不收損時
不補散時不聚合時不取不知交合之時又無
採取之法安得比天地長久日月堅固哉詳見
靈寶畢法西山會眞記

龜能息氣鶴能養神鹿能固精三者世間之壽
物也人爲最靈當兼而有之可以人而不如物
乎

北方正炁號河車車謂運載物於陸地往來無
窮而曰河車者取意於人身萬陰之中有一點

元陽上升薰蒸胞絡自腎傳肝自肝傳心自心
傳肺自肺傳腎爲小河車也肘後飛金晶自尾
閭起下關至中關中關上關自上田至中田中
田至下田爲大河車也純陰下降眞水自來純
陽上升眞火自起一升一沉相見於十二樓前
顆顆還丹而出金光萬道爲紫河車也故車行
於河如氣在血絡之中炁中暗藏眞水如車載
物所謂河車者詳矣

用木心之母腎之子傳道腎氣以至於心肺本心之妻腎之母傳道心液以至於腎氣液升降如天地之陰陽肝肺傳道若日月之往復故曰氣傳子母液行夫婦

腎氣投心氣氣極生液液中有正陽之氣配合眞一之水名曰龍虎交媾日得黍米之大名曰金丹大藥保送黃庭之中黃庭者脾胃之下膀胱之上心之北腎之南肝之西肺之東上清下

濁外應四色量容二升路通八水所得之藥晝夜在其中若採藥而不進火藥必耗散而不能任若進火而不行採藥陰中陽亦不能任止於舉發腎氣壯煖下元而已若採藥有時進火有數必先於鉛中作汞借氣進火使大藥堅固永鎮下田名曰採補之法

心之見於內爲脈見於外爲色以舌爲門戶受腎之制伏而駈用於肺得肝則盛見脾則減腎之見於內爲骨見於外爲髮以兩耳爲門戶受脾之制伏而駈用於心得肺則盛見肝則減肝之見於內爲筋見於外爲爪以眼目爲門戶受肺之制伏而駈用於脾見腎則盛見心則減肺之見於內爲膚見於外爲毛以鼻穴爲門戶受心之制伏而駈用於肝見脾則盛見腎則減脾之見於內爲藏均養心腎肝肺見於外爲肉以唇口爲門戶呼吸定往來受肝之制伏而駈用

於腎得心則盛見肺則減人之五行相生相尅而爲夫婦子母傳氣衰旺見於此矣

人之初生腎爲始脾次之脾又生肝肝方生肺肺肝爲傳導之門戶且腎爲水也水中有火升之爲氣乘氣上升朝之於心心中生液負陰而下以歸於腎蓋無肝肺爲之傳道安得交媾而成龍虎耶古人鍊丹不成大患金木間隔今若使肝能傳腎氣以朝於心肺能傳心液以至於

腎府候不差黄芽乃生初採須用甲庚沐浴必以卯酉也

肝主魂應於丹神之存也肺主魄應於鼻氣之調也

輔談云修養家存神於泥丸則丹田之氣上升益神之所至氣隨之而往也旁門所謂手按尾閭吸氣咽津雖得其緒餘而亦不泄況於是耶

左傳云人受中以立命書云上帝降衷於下民即道家黄庭也黄者土之色庭者四方之中天

一生水在人爲精藏之於腎腎有左右中夾黄庭經云左爲少陽右太陽後有密戶前生門腎旣爲生死門戶則涵養之功必自黄庭始腎中藏精精中生氣交合於心心液相交鍊於黄庭倘知交合不差則精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道生生之理不失天地之中

人之一體所以死壞者有三十九處以受鬼氣形有間孔血有虧泆死氣日進邪氣引入精神不通津液沉滯故生神章大洞經有混合百神之道

人有八漏目之淚肝漏鼻之涕肺漏口之唾腎漏外汗心漏夜盗汗小腸漏寢而涎腦漏夢與鬼交神漏婬慾者身漏是皆五陰六入十二根塵之所交接

嚴君平云虛心以原道悳靜意以期神明緣衆生之心未合於道先授之以齋法使其因齋而

息心息心而入道後世熾以人事涉以形器齋法何其謬耶祭酒道士但成一尸祝矣

人未生時謂之不覩光明處冥冥之中無所作用雖無煩惱怵繫經千百刼但成游魂若爽何益於事莊子悲在治之金蓋惜其爲人之後空與艸木同腐不若不生之爲安也有人於此不貴其生認四大爲逆旅形骸枯悴只說苦空坐待至死豈人之情也哉

修行之士必先拘魂而制魄魂乃汞之屬魄乃
鉛之黨汞性易飛人纔死則魂先去度人經云
高上清靈爽悲歌朗太空蓋傷人之死也
人未受生芒芴之間是為太易變而有氣是為
太初氣變而成形是為太始陰上承陽氣隨胎
化是為太素靈光入體與母分形十月完足是
為太極
晨者鷄鳴之時也洞玄經云舉身登晨白日升

天中為白日鷄初鳴為登晨是以存太一混合
多用此時乃生氣時也黃庭經云羽服一整八
風驅控駕三素乘晨霞
太虛聚而有炁炁聚則為精炁聚精結包之於
上兒生之理啟矣經云男女搆精包胎始榮乘
其宿命然後生人故曰包命當其元炁初包狀
如垂囊附脾作種脾為眞土物所憑生中黃太
一為人已命其炁流演不窮故云元一黃演之

炁上文曰靈光曰宿命曰靈爽皆指受命之命而言
五臟六腑百關百脉金津玉液日月光華皆本
於腎故黃庭經云主諸六腑九液源是也莊子
云眞人之息以踵踵者命門也其氣息於命門
如子在胎不飲不食綿綿長存所謂胎息也氣
本生於腎若息於它處必無是理或云踵者相
繼之義是人之所以繼續不絕處故云生生之
謂易又云種民天種與踵之義同以繼續名之

為踵以根本名之為種
金關玉鎖訣云白牛去時如何擒捉曰緊叩玄
關牢鎮四門急用僊人釣魚之法又用三島手
印指黃河逆流掩上金關納合玉鎖白牛自然
不走一名金關玉鎖定二名三島廻生換死定
三名九曲黃河逆流定若定了實時休教滯了
腰脚昏了眼目此是定三實法若收定三實搬
運歸寄何處先用蘆芽穿膝法烹氣衝實鑪二

骨直至湧泉補下二尸然後行七返還丹之法若不用此功便行肘後飛金晶而望長生顧上不顧下如小兒建塔下不堅牢也下和刖足亦是不行穿膝之喻又錮鑰歌云上至頂門泥丸宮下至脚板湧泉穴九竅八門都補合休教一氣有滲泄又青霞祕文云湧泉穴發水火二氣入尾閭合兩腎一龜一蛇互相橐籥觀此二說則蘆芽穿膝之工誠不可缺也息踵之論可執

一偏耶

雀巢灌頂如羣雀之噪也蘆芽穿膝如根荄之貫也物外清音云偶然奇耳邊鍾聲唧唧泥丸宮如鳥為樓百鳥聲音亂噪不住啼猶如長林晚鵶呼起非灌頂之喻乎青霞秘文云左足太陽右足太陰兩足底為湧泉穴發水火二氣自雙足入尾閭上合兩腎左為腎穿右為精府一龜一蛇互相橐籥非穿膝之說乎

上一赤子中一元皇下一元王此三一神也元王即命門神也

以成於地乃陰也喜於死大洞之法有制魄之方不使散亂入之夢中與人爭戰者乃尸鬼也尸鬼即魄也魄以肺為家而又主炁其色白遊魄者返則必煉其炁使生華也黃庭經云急存元和六炁神僊久視無災害

金木水火之炁非土不成心肝肺腎之元非脾不養九天之炁初降為胞名元一黃演之炁是中黃太一以為已命也至於五月五臟乃分又名中靈之炁是五炁居中以結命元也則知生

人之成始成終者其惟土與丹法象之

道人要妙不過養炁夫人汨沒於名利往往消耗其氣學道者別無它事惟至清至靜頤養神氣而已心液下降腎氣上騰至於脾元氤氳則丹自聚矣若肝與肺但往來之徑路習靜無念絕想神自靈丹自結

叩齒之法左為天鍾右為天磬中為天鼓若去邪不祥則鳴鍾伐鬼靈也制伏邪惡則鳴磬集

了神也[illegible]其則鳴鼓朝眞聖也
要閉口緩頰使聲虛而響應深也
古之人以修誦而得僊如魏紫虛李順興司馬
子微之類多矣今學經之士緃未絶緣離世苟
能[illegible]其志背塵合眞至心受誦久久不已必
階僊品無疑也
蔡季通睡訣云睡側而屈覺正而伸早晚以時
先睡心後睡眼晦菴以此爲古今未發之妙姝
脉望卷二　　　　丰
不知本出於千金方云半醉酒獨自宿軟枕頭
煖蓋足能息心自冥目此睡訣也
三寶者天寶靈寶神寶分爲玄元始三氣降於
人爲三田曰精曰炁曰神此內三寶也教有道
經師寶道寶太上三尊也經寶三洞四輔眞經
也師寶十方得道衆聖又經籍度三師此外三
寶也內秘眞藏經云貪性寂滅塵累無染戒行
不虧是爲法寶眞性不起不慎外塵定無生轉

[illegible]名[illegible]寶[illegible]無取無惱[illegible]慧通無礙是爲
道寶此非內非外非聲非色一眞澄湛善莫大
焉
內觀經云一月爲胞精血凝也二月爲胎形兆
胚也三月陽神爲三魂動以生也四月陰神爲
七魄靜鎭形也五月五形分五臟以安神也六
月六律定六府用滋靈也七月七星開七竅通
光明也八月八景神具降眞靈也九月宮室羅
脉望卷二　　　　古
布以定精也
天寶君玉清天尊也本玄一之氣凝結其色青靈
寶君上清天尊也自一生二爲元一之氣其色白
神寶君太清天尊也由二生三爲始一之氣其色
黃
三炁既足而生九炁九炁散爲萬炁以植生
物之根莊云知北遊于玄水之上及于白水之南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乃太易太初太始之序也
人有死生性無死生出死生之外者其惟見性

乎常人結習未除爲業所牽留滯幽陰或相報
對業報旣盡善性不滅還生人道者必當濯形
太陽然後投胎益日之上館亦名洞陽宮流火
之池中有黃華眞水彼間眞人以此水濯濯其
身長生簡誥文云黃華蕩形此之謂與自得爲
人經多少節次驚天駭地豈可自輕鍊養元神
返本還淳與三炁九炁胎合有骨肉同飛上登
三淸之理而不自勉至於死壞悲哉造道之功

至於悟性須當培養命基爲本若不能尊炁貴
形保命愛神坐至衰老汞枯鉛耗命基旣削眞
性亦昏此時欲修所謂渴而鑿井不亦晚乎

峨山一老僧云頭爲無影山目爲雙林樹鼻中
動靜爲三昧火耳爲阿耨池乃觀音救苦處咽
爲比州獅子鼻又爲共命鳥爲眞土心爲優曇
華舌爲紅蓮樹藥之未生三昧火守之藥之旣
生三昧火采之呼接天根吸接地根故爲三昧
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寂寂惺惺惺惺寂寂本覺
昭然精氣自固藥物自生生而采采而生日積
月累腹中有寶則優曇自開白毫自見白毫優
曇相爲表裡

禪定不動處混沌未鑿時

東坡曰徐徐而爲十年之後何事不立但患志
之不堅行之不力耳其說在北山愚公之平山
補陀大士之遇磨鐵人也大慧云念念不間斷莫管得不得

常讀大洞眞經檀熾鈞音僊梵歷耳及生神章
覽房玅韻之語心竊異之及考古證今內徵外
訪無不符合聞熏聞修以入正定定久則心華
自開十方圓明之境庶幾矣轉識爲智道固如
是也孰謂敎外無別傳也哉

楞嚴旨義奧衍宏深大約謂人之覺體妄有四
大遂成六根六根之中各具四陰共成五蘊乃
生滅根本若能選擇圓通一門深入以至六根

五用則五蘊盡而覺體復大解一亦亡矣故心經云照見五蘊空能度一切苦

契云含元虛危左腎屬危右腎屬虛間以穴言播精於子以時註云虛危亥子之間陰極陽生之時子者一陽動處過此則子母分胎妙在尾箕斗牛女豈知虛危同是子位豈可分為先後二時若亥末子初則當云危室非虛危也識者詳之

夫道之全體具於人之一心聖不加多愚不加

少聖人以其心役眼耳鼻舌身意衆人以眼耳鼻舌身意役其心是以有聖愚之別耳學聖人者固宜從事於一心矣然六根者此心出入之門戶也心本無形因境而有苟不制六根欲安其心未可得也所謂繫心一緣面壁三月皆此法也且六根之為患唯眼為劇程子四箴致動於視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為之則然則操存之法固以視為極則矣嘗試思之衆人之情開眼則從想合眼則從夢隨逐妄境竟不知孰為主人魂不附魄魄不附魂流浪生死海中百劫千生無有出期此無它放心未收故也孟子曰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放心而不知求哀哉禪家建火塲煉魔却睡其法專用力於眼視或三日或七日不睡不坐暫立輒行夏撻拄御互相規察使眼視常平睜睛不瞥益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人之有心不昏昧則放肆

曾無中立之時放肆則視流昏昧則視瞢惟不昏不散寂寂惺惺乃為合道故必嚴峻規條雖撻之流血不敢怨怒至於眞積力久則昏散二病泯然自除玆則了然頓悟豁然貫通之時矣然此不可有正助期限蓋悟道有遲速係乎人之宿根有一宿而覺者有三日者有七日者有三月者三月不達則以期年期年不悟則以畢命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此禪家建火塲之

意收放心之要法也今吾輩豈能不睡日夜之
間忘機寂照理自玄會張眞人偈云心如朗月
連天淨性似寒潭止水同十二時中常覺照休
教昧了主人翁西嶽有一道人住山二十年夜
夢神人告曰你差了今後你只想青天明鏡道
人如其言三年冲舉觀此則知收放心之法矣
煉魔法雖善然束心太急亦爲魔攝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此性在人爲甚眞即本覺

也即道體也即未發之中得一之一也及感物
而動所謂本覺者不守自性從眞起妄背覺合
塵矣違眞背覺然後有心意情識之名眞則不
貳違眞則貳貳以二參以三同歸於妄而已不
覺故也惟其不覺是以妄認軀殼爲我而不知
本覺之爲眞我妄認六塵爲心而不知本覺之
爲眞心世之講學者又皆以識神爲覺而實非
本覺也以見解爲悟而實非眞悟也此無它性

心意情識等義未及犁然是以覺路不開見惑
爲病
寂然不動之中即道之體也即仁也所謂人生
而靜天之性也虛靈不昧之本體也本然固有
之知也無極之眞也此聖凡賢不肖智愚之所
同具者也惟聖人一向圓全安住未嘗少遷雖
至動之時一向圓全安住曾不少遷所謂主靜
也易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故知死生之說夫

其所謂游魂乃其寂然不動之體物交物則引
之內外皆喧失其固有矣賢者覺之則爲不遠
復凡夫昧之遂爲游魂日遠一日月遠一月無
復返原之期顛倒于夢想之間而游魂始爲變
矣至此則愚益愚流蕩生死海中不能自有眞
命隨物遷化莫知底止故惟聖人能制命聖人
能不死愚者反是
陶靖節歸去來辭有曰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

[illegible]中道謂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其曰悟
下[illegible]曰識曰覺四字極爲分曉此淵明所以爲
迷途也後人不達乃改識爲實淵明之意荒矣
知止而後有定此知字即是靈知即是本覺即
是悟即是止至善既止至善則定性矣定性則
不遷矣不遷則靜而安如止水物來則現物去
無迹前乎千萬世之已往後乎千萬世之未來
皆視諸掌矣故曰能慮能慮則得道矣故曰能

得知是至善初地得是至善極功首尾只是一
知字堯舜執中此知也孔門一貫此知也
夫人之所以欲壽其身者豈非以身爲我有乎
然以身爲我之所有則可謂身爲我則未也夫
耳目鼻口四肢百骸塊然器也而非性也視聽
言動雖出於性然亦非性之體也蓋交於物之
用也此皆與器同盡者也性也者靈明獨照與
天長存不以少而盛不以老而衰不以生而存
不以死而亡故曰天命也此則眞我也而人多
執身爲我於是得失交乎前憂喜躁乎中汩於
其情窒於其身而所謂眞我者茫乎不知爲何
物豈不大可悲哉
二氏之學以養氣爲主誠能內視返聽此氣自
充精神自固僊丹在人腹中即此氣是也故曰
氣不耗散再無別訣老子曰君子爲腹不爲目
丹書云黃帝內視三月而道成即此法也

經世書云天之神棲於日人之神發於目生身
處此物先天地生沒身處此物先天地沒水火
木金土之五行攢簇於此肝心脾肺腎之五者
鍾靈於此唾涕精津氣血液之七物結秀於此
內指通玄秘訣云舍光便是長生藥變骨成金
上品僊又云攝聚雙精在眼前燒成便可點金
僊金華詩云雙童常守洞門立三島眞人長定
還金笥寶籙云性之初見如星大圓佗佗光爍

煉修丹之士纔見此物分明便是元氣産矣故滃海洞源之間或如一顆或如一鈎從下而上漸升漸長此是先天眞一凝而顯象非幻妄也三日月出庚曲江上月華瑩靜有箇烏飛皆此旨耳涵陽子云是一土坯水火煆煉方能成磚水火交似冷如氷從泥丸而降丹田不出月餘神水將畢霎時現出水中之金紫色光明大如米粒結在明堂千變萬化開眼不見閉眼觀之

在泥丸或走或飛或上或下只在内而不在外工夫到此不可言談亦不可昏睡堅心上下照顧此第七轉工夫也

圓覺經晏坐靜室安處徒衆維摩經空其室内除諸所有皆謂屛滌雜念虛其心也

性命宗旨譚者多未瑩盍觀六祖語可知崖略其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此性宗事也又曰吾若不知去處終不別汝此命宗事也

人之寐也䰟自雷門出入爲夢雷門者耳也

或問觀世音何以示女相曰歸元法無二方便有多門成佛証果依因悟入凡二十有五門六根也六塵也六識也七大也諸門之中惟觀世音依耳根而悟入黄庭經嬌女竅窕翳霄暉註云嬌女耳神名故觀世音現美女之相六塵惟聲度垣不能爲礙故觀世音之玅力無剎不到也

楞嚴經以情爲外分想爲内分盖心動于内曰情人之陰氣有欲者也故爲内意緣於外曰想人之陽氣有冀者也故爲外情積不休能生愛水諸愛雖別流結實同濶濕不升自然從墜想積不休能生勝氣諸想雖別輕舉實同飛動不沉自然超越純想卽飛能生天上情少想多輕舉非遠情想均等不飛不墜卽生人間情多想少流入横生七情三想沉下水輪九情一想下

[illegible]水輪純情即沉入無間獄欲界衆生末後着
[illegible]於此矣修行人絕諸情想直超三界
修行人行如風立如松坐如鍾臥如弓
劉元城四十七時謫嶺表已絕欲故七年間未
嘗有疾年幾八十堅悍不衰嘗語人曰安世絕
欲三十年氣血意思只如當時終日劇談雖夜
不寐翌朝精神如故每日行千步宴坐調息復
起觀書未嘗晝寢終身未嘗艸書家廟祭享跪

拜七十有二未嘗廢闕一皆本之以誠心嘗前
知至誠如神聖言豈欺吾哉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故性不可不復聖賢應世
惟欲教人復性而已性復則天地世界如觀掌
中物耳人身戴天履地曾不知天之高地之厚
懵然百年如夜投逆旅未明別去非惟不識主
人抑亦不識方隅物色也豈非虛度乎於乎天
地世界可謂廣大而吾人之性又包乎天地世
界之外此聖人所以教人復性也莊子曰六合
之外聖人存而不言鄒陽曰天下之爲九州者
有九九今中國之九州乃八十一分之一耳楞
嚴經云阿羅漢見閻浮提如觀掌中果諸菩薩
等見百千界十方如來窮盡微塵清淨國土無
所不矚衆生洞視不過方寸
道孰爲大性爲大千里之遠數千歲之日其所
動靜起居隨若亡弃然時而思之則千里之遠

在於目前千歲之久無異數日人之性不亦大
哉噫人之自小者可哀也已
始元玄三炁帝雌雄三一上中下三關首心腎
三統邵子皆一理也一事也一物也
司晨之鷄必以童碧壞其天眞豈能有常哉吁
人可知矣
龜筴傳云天尚不全故世爲屋不成三瓦而陳
之陳居也宋李文靖云內典以世界爲缺陷安

得圓滿如意自求稱足人生朝暮不可保巢林一枝聊自足耳葢任壞空成則必至於壞理勢然也何以全爲

道筋骨則形全剪情欲則神全靖語言則福全亢倉子之語也

孟子戒助長莊周懲益生

李翺云滅情以復性不若王弼性其情久行其正李雜乎禪王協於易

晁文元云置心空中不令着一物白沙子云善學者常令此心在無物處庶運用得轉耳

程彥賔攻逆寧成左右以二美女進手自封鎖一室及旦歸其父母皆泣謝願太尉早建旄節答曰但死時無病便是好也後官至觀察九十一無病而終尹師魯是是非非議論無避不苟止不苟隨臨終以書別范文正馳至已沐浴坐逝矣哭之慟乃張目曰死生常理希文豈不曉乎復揖而逝由二公觀之死生之際顧平日存心與行如何自然如願也

[illegible]大之身饑瘠爲患隨順給養不生貪着謂之[illegible]食忘情取味妄生分別惟求適口不生厭離謂之識食

賓顏堂訂正脉望卷之二終

丹華洞主西蜀趙台鼎長玄著
華亭陳繼儒仲醇
繡水沈孚先白生 校

豐稷尚書言少時親雪霄每以惜福教人云人無壽夭祿盡乃死元厚之死而復生自言初到冥司主者曰君祿未盡異時官至兩府然須惜福自此每事減省奉養皆不敢過後果高位然

則人有薄福可不自惜乎

西僧覺稱入中國楊文公禮之既而譯云我國土不食肉此處屠宰懸市甚不忍觀暫到五臺禮文殊即歸矣張閣見黃山谷蔬芽新長小兒拳之詩歷然不樂指爲忍人蓋閣爲河內推官而通判葛繁惟素食誦經遂亦斷肉故也使人皆若覺公張公於一切物常存不忍安有以惡爲能而作殘忍之事乎

李林甫微時遇道士曰君已列名僊籍異時握權不得妄有陰賊既貴忘之復夢道士責曰君胡不憶吾言乎命吏引入一處府署嚴飭喜曰居此亦自不惡道士笑曰此鱗介所居其間苦事最爲慘毒駭然汗下而窮詰文規冥攝以曾活一人得延一紀而還望見守衛甚嚴問吏曰此都獄也凡世常行陰賊之人死後治罪於此所謂地獄水族非陰界與黃宗旦知蘇州王盾

爲通判獲盜鑄百人喜曰此皆予以術陰鉤得之盾愀然曰事發無縱以術置之死地尚爲喜乎宗旦不覺身去坐榻謝曰微公言吾幾失矣

鄭夷甫聞術士推其無壽戚戚不堪後授楞嚴經有悟曰死生之理我知之矣釋然放懷調封州判官預知逝期屹然立化沈存中筆談

朱炎學禪久之於楞嚴有悟問講僧義江曰此身既死此心何在江云此身未死此心何在遂以偈答曰

門大不須先後覺六根還向用時空難將語默
呈師也只在尋常語默中江可之後竟立化東坡
集 觀此二公楞嚴經眞入佛之門也
圭堂云阿難本非持犯摩登亦非婬妓也世尊
語阿難汝初發心見何勝相荅曰見如來三十
二相勝玅殊絶洞如琉璃自思欲氣粗濁濃血
雜亂不能發生勝淨玅明紫金光聚故肯托摩
登以發明之密意正在此所謂不假凡氣自有

聖胎之大用也
大慧云自念此身尚存睡時已無主宰況四大
分散衆苦熾然如何不被回換師曰待汝妄想
絶時自到寤寐恒一處後忽脩悟方知夢時便
是寤時底寤時便是夢時底龐居士云心王總
是依眞智一切有無俱遣棄身隨世流身不流
夜來眠睡心不睡天堂地獄總無情任運隨空
到此地昔舍利佛於夢中說六波羅密而與覺
時不別仰山夢升彌勒宮而曰摩訶衍法離四
句絶百非此皆寤寐恒一至於恒一則心如一
道睛空焉法華經云夢中見玅事
三六限期本佛語也果爾用力則藥山云牛皮
也須穿透何況本來具此圓明玅心寧不親證
之理尚無所眞見不能全體湧現吾不信也所
謂歲歲說工夫此人了不足道也
道德經云觀其玅觀其徼陰符經云觀天之道

易經曰觀有孚顒若心經云觀自在菩薩觀之
一字儒釋所同下手用功第一切要每日南辰
北斗氣息歸根念念還元先天有據則造化之
運周於身中而眞種已得諸書云初基有作即
是根源正指此也
老子云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
骨常使民無知無欲所謂民者指精氣而言也
天眞皇人云神猶君也民猶氣血也民難養而

易散氣難保而易失
老子云谷神不死卽虛靈不昧也谷者人身空處神其靈也不死者常存也有此則爲萬化本原門乃一闔一闢之名玄牝無可名狀但闔闢始有動處故卽以爲門爲天地根化化生生其出無窮也人但默會於此守而行之悠悠緜緜多内少出所謂眞人之息以踵則觀天法天之道盡而造化在吾身中矣

老子有欲觀徼卽發生急採之意
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物指精氣其決卽爲耳能孩其耳目使如嬰童則修眞之事畢矣故曰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劉經臣僉判辭韶山山瞩曰如此用心何愁不悟爾後或有非常境界無量歡喜且急收拾若收拾得去便成法器否則有失心之患後衆智海海曰古人道平常心是道你十二時中放光動地不自覺知向外馳求轉遠轉疎一夕舉香至問波羅何者是佛台曰見性是佛之語劉不能合退就寢五鼓覺來方追憶問見種種異相表裏通徹六根震動天地回旋如雲開月現喜不自勝忽憶山瞩姑抑之逗明詣於海海曰更須用得始得劉曰莫要踐履否海厲聲曰這箇是甚麼事却說踐履劉默契乃作發明心地頌八首見五燈會元
趙淸獻公字閱道年四十擯去聲

色係心宗教親近佛慧禪師未嘗容措一詞後典青州政事之餘多宴坐忽大雷震驚卽契悟作偈云默坐公堂虛隱几心源不動湛如水一聲霹靂頂門開喚取從前自家底慧聞而笑曰趙閱道撞彩耳古之君子其悟門類如此
趙琪字元德謫文惠臨淄人飄然有神僊思玉溪李簡易先生者得道爲神僊數授以其術久久隱去人或以爲不死思之久一日見其至喜

而固留之曰吾遠來北熱請具浴先生就浴室久之不聞聲日且暮趙親候之見有光昱然在木上凝如初日出不復見先生所在（見神仙錄）第十四祖龍樹尊者嘗至南印度爲衆說法遂於坐上現自在身如滿月輪大衆唯聞法音不覩師相有迦那提婆謂衆曰此是尊者現佛性體相蓋以無相三昧形如滿月佛性之義廓然虛明言訖輪相卽隱尊者復居本坐（見五燈會元）至人純陽形神俱妙有如此（觀前二段見入道之門觀此二段見成道之妙）

精生有時時至神知百刻之中切忌昏迷遇生則採之畢卽靜養之若靜中昏沉是坐則行是臥則坐昏退依舊靜所謂四威儀皆可行道也浩氣者剛大之氣正氣也塞天塞地而其體充故不惴不餒夜氣者清明之氣元氣也生天生地而其機微故或隱或見

神者丹也故曰本來眞性是金丹四假爲鑪煉作圖○元神者眞火也昭昭靈靈萬古不滅根從何生性識根然後能歸根命從何始惟知命然後能復命靈樞經云天谷元神守之自眞白玉蟾云自形中之神以入神中之性此謂歸根復命（心凝曰神神靜曰性）艸木從根而發人之根在神明之舍

白玉蟾曰神則火也氣則藥也以火煉藥而成丹卽以神御氣而成道也今夫螟蛉之虫孕螟蛉之子以混其氣者藥也以和其神者火也若鶵之相顧神交也神交而氣未始不交火中有藥也鶴之相唳氣交也氣交而神未始不交藥中有火也至於不根而生芝菌不母而生蛕蟦陰陽相摶燥濕相育亦有神火氣藥爲之根與母焉以成其變化之用而遂其生息之機矣

生我之形者父母也而構精化生之際自有一點元神存乎其間者天地生生之自然也易以

[illegible]所稱父母者蓋謂是耳故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如曾參之啟手啟足孝子事親如事天也天地全而生之人全而歸之如堯舜之神氣歸天仁人事天如事親也

身體宅也神智身也養成元神炯然不昧離身長往歸還於天如世人舍宅他適故曰拔宅飛昇

耳目之竅吾身之門也方寸之地吾身之堂也

神明之舍吾身之室也

玄牝之門譬蓮子也爲天地根譬蓮子之心也此心未芽生道在中此心既芽生意不息

知識不用歸乎其天是一心一天者本體也稍漏之知且識焉即非本體即非天也七返者返此本體也九還者還此本體也復命者復此本體也歸根者歸此本體也得此本體而一眞不妄謂之眞人得此本體而神化不滞謂之神僊以本體而變化無方者神丹也以本體而曠劫不壞者金丹也

凡物實而有者則不能鳴鐘鼓之聲達於遠邇者以其中虛而無也老子云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古人有言曰守眞一於天谷氣入玄元即達本來天眞又曰能守眞一則息不往來又曰能守眞一則眞炁自凝陽神自聚

衆生者自心之衆生謂本無之妄心也佛者自心之佛謂本來之眞心也故妄復無妄衆生即佛一念迷眞佛即衆生書云惟狂克念作聖

中庸云戒慎恐懼夫心之體本寂然也敬則不失其寂然之體而心存矣心焉既存自無忌肆荒寧之失謂非戒慎恐懼而何此不覩不聞之眞實工夫也若於不覩不聞之際先慮其忌肆荒寧而必於戒慎恐懼焉是有所戒慎有所

恐懼不得其正而心已失其寂然之體矣非中庸立言之意也

大學所謂格致者格此聲色臭味而知自致矣老子謂虛無者無此聲色臭味而心自虛矣釋氏謂寂滅者滅此聲色臭味而性且寂矣心者性之動意者心之發意有所着爲物故正心誠意工夫全在格物上知即性也乃心之本體

兩腎之間空懸一穴名曰玄關上下之限也老

子之守中莊周之緣督文王之艮其背周公之艮兼心孔子之退藏于密所謂守一守眞守黒守雌皆指此處而言腰中之後名曰密戶又名上釜又名金胎神室又名金水鄉也限爲命根又云限前臍後

文王之不識不知者本體也孔子之吾有知乎哉無知者本體也禪書云有所知者有所不知無所知者無所不知

清菴云性是一身之主以身爲客今借此身養此性故讓身爲主丹書云饒他爲主我爲賓此之謂也

洗心而退藏之者心隱於性也心而曰洗則無心矣

白玉蟾云梧桐秋風升也杏花春雨降也青山暮雲浮也碧潭秋月沉也不過形容升降浮沉之景象耳

骨爾心華發現巽門豁開即開毘盧之門入寶珠之戶廣博含虛空平正無欹陷皆是一悟景

象若不到此不可言修行黃庭經云心部之宮蓮含華玉溪子曰露珠滴綴蓮花下古德皆以蓮花喻心體

人以形爲舍心爲主心爲君父炁爲臣子身爲家國心炁一注無炁不從在五行爲火南方盛陽之精宿應熒惑神受朱雀狀垂三葉色若朱蓮神明依泊變化莫測制之則止放之則狂〇要知刼外事優曇向日開

白玉蟾云虛室生白謂之白雪心地開花謂之黃芽

人身三萬六千神所主者惟絳宮真人亦名肉團神即心王也心王乃一身之君萬神爲之聽命焉釋氏謂之紇利陀耶佛又名優曇華心華發明照十方刹（凡人之終心繫斷乃絶）

凡言修行工夫不過是初機入門事既入門須求禪定定力既成自然有悟所謂慧也心華發

現漸至六通外有安身處矣若年年歲歲只說工夫何時方得超脫耶此乃修行首戒

攝心住一名爲安定灰心忘一名爲滅定悟心真一名爲泰定

金剛經之降伏其心道德經之虛其心周易之洗心其道一也

莊子養生主云指窮於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譬若云指窮於油光傳也不知其盡也指窮於薪知傳也不知其盡也指即指月之指薪有形故易窮譬之生也有涯火無形故無盡譬之知也無涯

前後際斷處一念不生時寂爾少時間無思心且住此心住之時便是本體若佛心則湛然常住矣以暫住之心習令漸上便是工夫

一念不起爲寂念起即覺爲照寂照雙忘爲定心華發明爲慧此圓通法門乃直超三界最上

一乘之功用也

在胎爲身處世爲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提携在足運奔徧現具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又云道性不即此是不離此是動靜語默是性之用非性之體）

歸空口訣凡人大限到時四大分離何處安身立命先要平日工夫純熟臨時放下萬緣絲毫不掛一心內守若神離凡殼之時從泥丸宮太

總天門而出不可離了此宮若離了卽墜幽冥矣無眞心無眞相若絲毫念起見諸相者不可認之澄心定意堅守正念不得分毫有趨向無去無來湛然圓滿如香烟而起直至太空白雲深處撥不開吹不散一靈眞性萬里如在目前此乃眞空也行如掣電坐若太虛日月爲鄰諸星爲友火不能燒水不能溺任意縱橫去來無碍獨露眞空便是安身處也萬刼長存切不可

思親念友但起一念卽墮人間一入胞胎永刼難出愼哉此乃除神指大限到而工夫未成者說所謂賢人之死曰復是也

大慧云臨命終時舊行熟路尚到不徹所謂始學如何了得臨終之際凡有習念盡爲勝境現前隨心所愛重處先受祇如今不作惡事當臨終時亦無惡境若怕臨終猖狂不自由卽須如今自由始得一一境法都無愛染亦莫依任知解便是自由人如今是因臨終是果去堂云不知去處所以猖狂若知去處則不猖狂矣此宗門命脉也

萬物生皆死元神死復生形死神不滅身異性常存

金剛經三十二分乃梁昭明所敘非經本文當删如四果之上有須菩提極於如來之無所得應前一切聖賢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此一篇血脉也乃岐作莊嚴分甚謬詳經文有四復次似當以此爲章法

記夢詩云境中兩結僧伽韈執手授巾束華髮彷彿形容問姓名覺來只見牕前月〇靜中有動動中玄淵默雷聲色頂邊四大不收渾似醉那知身在四禪天

莊子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毋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毋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惟道集虛虛者心齋也止於耳者局於形也止於符者滯

於塵也虛者不着根塵也語云六十耳順此之
謂與聲入心通之訓淺淺乎其言之也
文子云上學以神聽中學以心聽下學以耳聽
以耳聽者學在皮膚以心聽者學在肌肉以神
聽者學在骨髓聽之不深即知之不明即不能
盡其精即行之不成凡聽之理虛心清靜無思
無慮曰無忘視耳無苟聽尊精積神內意充盈
既以得之必堅守之必長久之（滿觀爲充盈）

問福賢僧問如何是衲僧活計師曰耳裏種田
青華秘文王邦叔曰月照長江風浪息魚龍遁
跡水天平箇中誰唱眞倦子聲滿虛空萬籟清
張子問曰是誰唱是誰聽答以詩曰莫問誰莫
問誰一聲高了一聲低阿誰唱阿誰聽橫竪大
千說不盡先生有意度迷徒急撞靈臺安寶鏡
鏡明澄徹萬緣空百萬絲條處處通手轉星移
人定後覺來紅日正當中又陰盡圖論云張子

一日坐於虛室形忘氣化倏然兩耳風生始如
秋蟬鳴隔岸之翠柳終如開九天之簫韶韻
玉皇經云鈞天妙樂大洞經云檀㦸鈞音
天門常開（鼻也）地戶常閉（口也）入之至根（丹田）出之至
（蒂命）綿綿若存用之不既長能行之自然蟬蛻
煉念（不怕念起惟患覺遲覺速止速二妙相宜）煉息（心息相依息調心靜息息歸根
金丹之母）煉睡（二尸之神以睡爲魔強敵以鏡或行或坐）
謹閉我門靜掃我屋外事不入主人不出（旋閑攝念）

調息乃初機之功凡人心念依着事物已久一
旦離境不能自立雖暫能離未久復散亂所以
用心息相依法拴繫此心由麁入細纔得此心
離境得至無天無地無人無我境界更有何息
可調此法最截徑最容易最無病與守丹田守
中黃等不同可依而行也（觀聲之理與此同一方便法門）
息之一字釋家謂之數息調息道家謂之踵息
胎息儒家云瞬有存息有養息以喉者死息以

臍者生息以踵者僊
以古人切要一二語時自味之以發吾圓轉之機庶不至於死定所謂熏修密養而徹之者也切要語者如黃蘗曰莫於心上着一物大慧曰常令方寸虛豁豁地可師曰冷冷自用了了常知清涼曰求之而不得棄之而不離眞覺曰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即知君不可見大慧曰分別不生虛明自照圭峰曰但以空寂爲自己勿認

色身以靈知爲自心勿認妄念
金丹工用如蒸籠有上下格奕棋有先後着上不可置之於下先不可移之於後步步層層分分明朗方是傳授若混沌朦朧終屬猜臆之言非實工也學者當自知之
各家丹經竅名雖多皆一貫而不可偏廢者靈臺者神舍也臍中宮者炁穴也腎中爐者精房也泥丸者移丹之所也中黄者合丹之地也太極者始而起火終而藏丹之處也顧人善用之耳
以照了智見五蘊皆空之後以總持力到一念不生之時智力相資久當自覺
事有前定之數人有前知之理凡已定所作所爲而夜夢紛然重重見之此因也識神所爲謂之夢凡未來隔年隔月隔日之事而夜夢先兆後來一一見驗此境也元神所爲謂之照學者

修行只保養此能照之本體久久徹天徹地光明遍照爲聖爲僊爲佛次之爲賢爲眞人爲菩薩所謂窮理盡性至命盡心知性知天格物致知至誠前知胥此也豈奇怪恢偉之事耶今人如意之事則躍然而喜不如意之事則戚然而悲皆謂之日用不知
威音以前太極以前無始以前三教之言一也所謂無極與先天是也

一聲來耳裏萬念離聲去心中始而蟬鳴終而蟬蛻
莊子聞和見曉超老氏之希夷神靜心明契釋
宗之定慧
過猶不及世間萬法得中爲玅出世之法亦當
如是予觀四禪天此是佛境界而在三界之中
色界之內蓋色界既能超六欲之有染又不入
四空之不還得其中道乃是佛之行處也眼之上爲
無色界光音天在四禪中
脈望卷三　　　　　　　　主
三靜關入道之權輿四禪天入佛之境界
人之生也直孔子云質直而好義孟子云直養
而無害楞嚴經亦云三世諸佛皆以直心成等
正覺因地不直果招迂曲維摩經云直心是菩
薩淨土
故手足之際有餘則戀不足則慽苟不知道二
者必居一焉
釋氏論十不善業身三殺盜婬也意三貪嗔痴
也口四妄綺兩惡也故能謹守十戒不爲十惡
是謂實行雖不談禪說教皆必謂之善學佛矣
孔顏之四毋四勿皆禁止之詞久則自然併其
所禁止者而絕之矣
法性圓通無所不至教文中云須彌納芥子芥
子納須彌蓋言大無不包細無不入也譬如含
識之靈流轉受生先爲鯤鵬非隨其形而增大
後爲蟭螟非隨其形而減小本性元一不變易
脈望卷三　　　　　　　　主
而分洪纖也所以華嚴之義有云一微塵中包
涵法界以明一眞之性本無分限區別矣中庸
所謂語大莫能載語小莫能破正同此意
列子云孔子能廢心而用形意謂對接世務止
用形迹而已其心則泊然不動也世間之法當
如此貫休寄侁師詩云舉世遺心使吾師獨使
心萬緣冥目盡一句不言深舉世之人被心所
役而侁師獨能制伏其心也出世之法當如此

楞嚴經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圓覺經云無邊虛空覺所顯發蓋見空色皆不離覺性之中[illegible]又色空二法相對立名空相在覺性之中亦爲障礙故心經云空即是色言但有空相空即是色色即爲障礙矣

圭峰云以空寂爲自體勿認色身以靈知爲自心勿認妄念妄念若起都不隨之即臨命終時業不能繫雖有中陰所向自由天上人間隨意

寄托（注云此是一位）若愛惡之念已泯即不受分段之身我能易短爲長易麄爲妙（注云此是二位變易自在也）若微細流注一切寂滅惟圓覺大智朗然獨存即隨機應現千百億身度有緣衆生名之爲佛（注云此是三位究竟自在也）雖有中陰所向是由此小乘之事也即移居奪舍之流如圓澤此身雖異性長存是也易短爲長易麄爲妙此大乘之事也即得意生身之妙如達磨隻履翩翩西歸是也即圓覺大智百億應身此最上乘之用也即悲智交融隨聲赴感如觀音身成三十二應入諸國土是也脫去後事古今最難知者惟此三語足以惑之或謂脫去歸空一脉全滅者此斷性當聞之陋則育虛億謬以議佛道耳（微細流注即含藏種子楞嚴經云陀那微細識云云）

金剛經四句偈者世尊度脫法界羣生之玄機也若復有人一念不生萬緣透脫堂堂顯露正

體昭然灔灔金波妙如滿月是爲證到第一句剔地一破觀空忽空起滅不停一截截斷孤迥卓絕千聖不携是爲證到第二句六根互用二事雙融妙合一眞心心出礙頂門具眼徹入重關是爲證到第三句天地以我爲先萬物以我爲始眞空寂照大佛爲身出有入無圓通自在是爲妙入第四句乃曰離四句絕百非此大佛最上一乘之妙若向一句薦得是人親面本來

面目堪輿初學爲師又向二句洞徹是人打破
祖師關捩堪輿久參爲師又向三句上玅入重
關無中生有則臨濟三玄雲門三句一時俱透
是人必能超乎造化器數死生之外又於四句
而玅入之此來去自由者也境界無無盡受用無
無盡玅用無盡佛法以第四句爲主衆生以四節
順行而入之方證大佛境界後世黃龍三關石霜五去玄沙三綱
真峰第九十字圖悟舉一明三皆一脉柢以諸句之句會之者相去萬里矣
脉望卷三　卅五
冥冥之中獨見曉焉尸居而龍見也無聲之中
獨聞和焉淵默而雷聲也修行之工孰能外此
先文肅公堂名見曉樓乃聞和志所業也
達摩首傳如來正脉端居長終塔於熊耳則偏
性寂然皆爲研空之歸可也胡爲翩翩隻履復
示以不斷滅何哉然則以一性全空言禪以死
後陰寂言佛謂之謗大般若何者如來正脉以
無相爲宗玅有爲用自宗言之則亘古亘今自
然無相有用言之則隨機普現玅應無方佛法
以大智文殊爲佛之空宗以主性以大行普賢
爲佛之玅用以主命體用交參空玄混合爲一
佛道此如來密意也華嚴大經始終具明斯義
以東方表命以西方表性雖尋常教意猶以滿
月界於東日輪觀於西卯中以月酉中以日參
而互也法華特爲命宗設故世尊放光照東方
世界而它方不與焉此可以默會一經之旨矣
脉望卷三　卅六
儒書云屏氣似不息佛書云反聞聞自性合而
觀之爲吾日用
圓覺經云不起於座便入涅槃者蓋言冥目冥
心一剎那頃靜即安住聖境耳
老子云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次章載營魄抱
一諸解欠通唐玄宗云朕承聖訓覃思玄宗頃
改道德經載字爲哉仍屬上句又箕筆云功成
名遂身退天載之道悞置載字於下乃謄寫之

訛也又或人解老云道果成遂之時舊身視如糞土新成舊毀自然之理身且無用彼持盈揣鋭金玉富貴皆爲身謀也復何用哉退字乃蟬蛻之蛻若曰待功成名遂而後身退是教人以貪恐非老氏之本旨也

老子云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夫腑臟肢體百骸九竅名雖爲人而實隔礙不相通用之不可並其倚以爲用者乃其中虛耳如耳目口鼻

是誰主之酸醎苦澁是誰辨之手足運動是誰使之萬化出入是誰司之如傀儡之有提挈大海之有沃焦能識此則無用之用明矣（傀儡當場提傀儡妙拄握機人玄關者至妙之機關也）

老子云有天下始以爲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天下始卽無名天地之始天下母卽有名萬物之母則（身中有定處也）葢得其母卽常無以觀竗知其子卽常有以觀徼觀徼之後又當守母子母元不離也（從有入無子還其母）

耳目口鼻七竅也七竅內觀爲七返進下二竅但返爲九還可補金火之論

莊子云眞人之息以踵又曰嗜欲深者其天機淺觀後篇壺子云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可見機卽息也

心印經注云心凝曰神神靜曰性三者本一分於動靜妙用間耳

楞嚴注云心之與性乃體用互稱也心則從妙起明圓融照了如鏡之光故曰圓妙明心性則卽明而妙凝然湛寂如鏡之體故曰實明妙性解心性二字極分曉

又楞嚴註云緣塵分別之性則破云有還緣塵能見之性則示云不還如遍觀此會聖衆其目周視但如鏡中無別分析此卽見精也第二月也卽能見之性不還者也又如汝於識中次第

謂指此即緣塵分別者也第二月固非眞月然匪捏目而成其實一體非若水月之端有二相似見精明元雖非妙精明心而此見元亦自妙心而出 第八含藏識極微細楞嚴目之爲識精

始則五蘊皆空終則六根互用楞嚴之義盡此二句 寒時結水成氷暖時釋氷成水衆生迷時結性成心悟時釋心成性故云妄認四大爲自身相六塵緣影爲自心相

寶顏堂訂正脉望卷之三終

寶顏堂訂正脉望卷之四

丹華洞主西蜀趙台鼎長玄著
華亭陳繼儒仲醇
繡水沈士龍汝納 校

或問明心見性荅曰心性本體也本體之寂而能照爲明心心是鏡之光處本體之照而自寂爲見性性是鏡之含光處與前楞嚴註義同身有生滅而見無生滅其說在波斯匿之過河

也聲有生滅而聞無生滅其說在羅睺羅之擊鍾也

胡來胡見漢來漢現不來不現而鏡之體常明也大扣大鳴小扣小鳴不扣不鳴而鐘之聲常存也鐘響聞鐘杵響聞杵不響不聞而耳之性常在也其說在保唐無住與杜公鴻漸鴉鳴問荅也

或問格物致知曰一部楞嚴經盡之矣姑舉一

三詩如澄濁水貯於淨器靜深不動沙土自沉清水現前名爲初伏客塵煩惱去泥純水名爲永斷根本無明非格物乎見聞覺知不能分隔成一清淨圓融寶覺非知致乎儒曰物格知致釋曰轉識爲智

易曰復則無妄矣故受之以無妄楞嚴經云妙性圓明離諸名相本來無有世界衆生因妄有生因生有滅滅妄名眞蓋妄情復性性乃眞源

自然無妄矣

眞人至理留在邇言如云將息蓋呼吸出入由吾掌握謂之將人能將其息而不散亂則命根固矣又云出心蓋浮游雜念不繫肉團謂之出心能出其心而不藏種則意根淨矣二根得理何道不成

赤子頂門未合能通宿命純一無念頂門旣合神附肉團心中念想無窮久而衰矣修行工用離心妄念煉神還虛所以復赤子之本體自然六根脫粘六通廓徹

未生以前無相有覺爲性有生之後息炁識三和合爲命

得道超生滅生滅有三世界之成壞也四大之生死也一念之動靜也皆爲生滅

老子云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人以氣爲根精爲蒂如樹根不深則拔果蒂不堅則落言能

深藏氣固守精無所泄漏乃長久之道

金剛經任心降伏其心之說能降則妄心不起能任則眞心自存

初機之士若得禪定其力最勝執身不動執心不起內觀正念如獃如魔假定也忘身忘心明明朗朗如升太虛如涉重淵眞定也由假入眞此是禪定工用

有禪無戒情欲未斷汝憐我愛難免轉頭銀入

鉛中銷一遍耗一遍人入輪中來一回低一回

智人須作不來活計

修行工用始則三無漏戒定慧也末則三自在

受生變易究竟也

予丱時在京見諸名公與先公講學窗隙窺之

儒沸老莊玄詮名理亹然盈堂心竊有未滿先

公退而問汝聞適間之論知味否不敢答强而

後對曰諸公皆撑持世界之人上則爲伊傅周

召顔曾思孟下則爲韓范富歐濂洛關閩轉頭

來如曾子爲王曾季路爲韓滉王通爲范仲淹

之類皆爲名世計世間若無此等人則當悉化

爲鬼咊矣至於超然出世最上一乘之事恐未

敢許先公默然良久曰汝勿亂言退語先母甚

以爲奇乃予則中年汨没今老而無聞負悟中

迷人也惜哉

老子云出生（超脫于形骸之外則生）入死（迷戀于形骸之內則死）生

之徒十有三（世人三分爲率有一分全趨于生）死之徒十有三

（有一分全趨于死）民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本欲趨生乃動輒入于死所）

夫何故（單承民之生何）以其生生之厚（厚生者逐所以傷生爲其入而不能出也）

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

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

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忘生者乃可以超生爲其出而不入也故曰養神爲上養形次之又云証得法身何患色身不死善攝生者惟十有一也）

人有召命之命楞嚴經所謂汝體先因父母想

生是也有受命之命楞嚴經所謂若汝無想則

不能來想中傳命是也陰陽冥通總爲妄想惟

圓覺大智朗然獨存無相有覺諸類不召不着

四大六根所謂威音以前自己法身

心印經默朝上帝註云自己三清何勞上望自

己老君何須別覓知而鍊之是謂聖人李吹思

痞見張乖崖公公曰病中得移心法否但秉此

心如對君父久之自愈移心之語奇哉人能專

心致志常觀正念如捕鼠之猫如拒狗之鑑久之自然五蘊皆空一眞獨露矣常觀正念四字是離心妄念乃眞實工夫

東坡詩此生有味在三餘董遇云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晦時之餘皆爲閒暇無事之時可以進學甯越問其友何爲而可以免耕稼之苦曰莫如學學三十年則可以免越請用十五年人休吾不休人卧吾不卧學十五歲而周威

公師之觀董越二子之言其學勤苦如此吾人修行可不日夜思所以法之也哉

夏止軒曰君子有三惜此生不學一可惜此日閒過二可惜此身一敗三可惜夫君子所以貴者在于知學而已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皆欲人之勤於學也觀于止軒三可惜之言可不深省之哉

修身之事不外四字絶慾除想而已絶慾則有錯采藥材除想則有眞土和合故詩云畫蛇添足漫修身始覺從前錯用心慾絶想除無別事虛心實腹義俱深

劬畊堂志云趙子固向伯升錢塘二佳士其先中原人靖康南渡各有中原田産契書一兩籠日望恢復遝之以復故業至今七十年藏契待時竟成無用金銀珠玉既不可保置産有契可保矣而亦無用以是知佛說萬法皆空之理爲

長也

秋聲賦云柰何思其力之所不及憂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渥然丹者爲稿木黟然黒者爲星星此士大夫之通患也予嘗有多思多憂之患方壯遽老方老遽衰坐此故耶

黄魯直作食時五觀其言深切矣予嘗入寺見僧持戒者每食先淡飯三口第一知飯之正味言其無五味之雜也第二思飲食之從來第三

思農夫之艱苦此則五觀中已備其義

孟子養氣章而勿正心古說既不通伊川以而勿正爲一句心勿忘作一句亦不通愚意正心二字元是忘字傳寫失眞以一字分爲二字耳益養浩然之氣必當有事而勿忘既勿忘又當勿助長可也豈下勿忘乃文法也

有無得失循環之理自無生有有復歸無方其有時無理已具有而復無乃還其初是以識者

深悟此理於得之之時知其必有失於失之之時思其元未嘗得則胸次了無喜戚豈不泰然矣乎

人於無事時常作病想一切名利之心自然掃去

東垣論云主閉藏者腎也司疎泄者肝也二臟皆有相火而其系上屬於心心者君火也爲物所感則易動心動則相火亦動精自走失相火翕然而起雖不交合亦暗流而疎泄矣所以聖賢教人收心養性又云心死神活

性相近習相遠是説人生無始以來習氣不是指人生以後習於善習於惡而言楞嚴經云陀那微細識習氣成暴流所謂無始劫來生死本

孟子言求放心邵子曰心貴能放李延平曰若欲盡此學須是盡放棄平日習氣貪着釋訓有放下着之語益能放下即收來也

唐李渤問歸宗曰芥子納須彌恐無是理答曰人言學士讀萬卷書是否渤曰然曰是心如椰大萬卷書從何處著王荊公曰巫醫之所知皆史之所業載車必百輛獨以方寸攝即歸宗之意（故曰放之彌六合卷之藏於密又曰促之柱方寸延之一切處）

南華經云無勞爾形無搖爾精乃可長生未聞有御女之術也誰生厲階至今爲梗故葛稚川以爲冰杯盛湯羽苞蓄火陶隱君以爲抱玉赴

火李玉谿稱爲地獄種子以其害人而終亦自害其身也

研幾録云學問全在精神精神不足未有能立者益精神者二五之萃人之本德之輿也二氏合下受養完固其學易明易成吾儒獨忽此欠講明也

伊川渡涪風浪大作舟人失色伊川正襟端坐神色泰然及岸有樵夫問曰公是達後如此是

舍後如此知此可以言生死之際矣予嘗有語云若要臨時不犇狂須是平時有主張平時是達臨時是舍

經云生我者神殺我者心又云衆生迷時結性爲心悟時釋心爲性莊云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眼爲殺爲結爲賊心之害大矣

閔子聞鼓瑟而知其有貪心者因見貍捕鼠也蔡邕聞彈琴而知其有殺心者因見螳捕蟬也意動於心而音形於手可不畏哉

楞嚴八還圓覺四歸二十五定輪二十五圓通其理一也

二六時中不須臾離或坐或臥冥目冥心直入清徹妙音之境界靈響清徹開和達聰凝聽精專息念俱任此性工也一陽動時不拘坐臥身心俱寂目視心心生意意採鉛但覺氣息在丹田中往來微達於鼻自然鉛汞相投名爲胎息

非虛極靜篤不能到此命工也迭用精進殊勝第一觀聲胎息二丁互用

蜣螂轉丸丸中空處一點虛白乃是蜣螂精神會聚處但假糞丸爲之地耳虛白成形而蜣螂化去心死神活所謂脫胎也此是無中生有之玄機先天心法也若不達此機竅只去後天渣滓上求造化可謂愚矣點中取白爲丹母

一點靈光在太虛只因念起結成軀若能放下

回光照伏舊清虛一物無
父母未生前與母共相連晝夜母呼吸往來通
我玄十月在母胎能動不能言無中生有象虛
靈徹洞天剪下臍蔕帶一滴落根源性命歸眞
土何處覔先天迷失再來路輪廻苦無邊得遇
眞師訣指破玅中玄時時拴意馬刻刻鎖心猿
都來二十句通道又通禪 右青牛百字碑
儒者論學多在言詮知解上作活計安得不落

言詮解脱知見者而與之議道哉
受生之初命根立於腎間脱胎之始眞息寄於
臍下及其長也斧斤其根息者莫甚於色心宜
首戒也佐惡莫雄於酒宜痛絶也百病莫長於
怒宜潜消也數有乘除財無多畜也纔涉意料
便屬妄想宜斷妄也心一係縛卽屬煩惱宜去
煩也
或云一日十二時精神志意皆要有安頓處答
曰一日十二時精神志意不要有安頓處不有
安頓處方能坐忘乃是眞安頓
金關玉鎖訣云假令魔君來時急須准備三千
强兵訣曰三千疏眞功强兵者爲其氣也有來
無去千息數積其氣在丹田不散只教煖不教
冷自結胎僊爲玅法也眞功圓滿永得安樂長
生一切修行之人臨有難之日小心准備接命之訣
抱一函三訣先天一名空炁金胎是謂神此神屬陽

以法象言之謂之金又名銀鑛曩劫不壞之物乃自已本來面
目是謂性此性屬陰以法象言之謂之鉛其鉛生于銀鑛之內返包其銀如性本因
神而有神返藏于性也此兩物相須而生我之形云爲作
止皆此物也寄種兩腎之間爲我之根本名曰
藥祖丹基日用玅化之氣從此發生其炁從子
時發生名曰陽火則我之根本隨炁而升如車
載物車行則物隨往矣此發生之炁若有機關
而拘入中宮則日益以壯不致衰疲若任其自

然則隨日用而耗竭以致老死也　詩曰靈臺
皎潔似氷壺只許元神裡面居若向此間留一
物平生便是不淸虛　腎中根也神室蒂也結
胎成果須要䌂根相連呼至於根吸至於蒂根蒂
相連乃久視長生之道非呼吸爲眞要乃絶呼
吸爲眞要　詩曰閉定天厨只一呼兩條精氣
透蓬壺自然龍虎頻交垢付與男兒大丈夫
火旹乃神凝氣住呼吸俱無六脉歸根三宮炁

滿上髓海中神室下丹田上不透中不動下不
漏如是日月停景璇璣不行晝夜如一純粹無
襍以成眞陽之境還丹始結若固濟不密金炁
走失丹之難造以此乃祕密之言凡坐之訣跏
趺升身垂簾塞兌神凝息定下提上吸二炁交
合熏蒸四大上十二重樓眞津滿口以炁送之
意歸元宮既住吸提微微開兌繼復如前以多
爲度過費力則止

日中排榻閉窗坐夜後垂簾開眼瞑
古德云幻身四大既滅眞空四大常存經云淸
淨本然週遍法界還有知覺否曰視之不得見
聽之不得聞玅哉三洞響寥寥何鈴鈴又曰既
有音響鈴鈴豈得謂之眞空也答咄哉木石何
足言道哉詎識聖人之機也
耳身皆不能動眼口皆可開闔惟天人目不瞬
而至人口無所食聖賢言不妄發葢眼口能動

尤貴於無動善修身者尤當留意於眼口
華陽眞人曰子時肺之精華併在腎中號曰金
晶晶者金水未分肺腎之氣合而爲一當時用
法自尾閭穴下關搬至夾脊中關自中關搬至
玉京上關節次開關以後一撞三關直入泥丸
三關者海波對大骨節爲尾閭下關腰內兩腎
對夾脊爲中關一名雙關左右兩肩正中於胸
項下會處高骨節爲玉枕上關此爲上中下三

關也雖有玉枕難上須要舌抵上腭目上視閉息縮頭　詩曰　肘後
金晶次節般存身偃仰過三關學人能悟玄微
理返老還童自不難　坎卦陽生正當子時非
始非終艮卦腎氣交肝氣未交之前靜中披衣
握固正坐盤膝蹲下肚腹須臾升身前出胸而
微偃頭於後以閉夾脊雙關肘後微扇一二伸
腰自尾閭穴如火相似自腰而起擁至夾脊放
氣上關仍仰面腦後緊掩以閉上關愼勿開之

即覺氣極壯熱方漸次放氣入頂以補泥丸髓
海　詩曰　三男三女俯仰闔闢節次升躋過
關毋急、俯身則腎自相合而氣聚仰則腎離
氣散透過尾閭以入於腦不可一日便到也須
是節次升躋故曰過關毋忘者急則腎陽入頂
令上壅目赤反成疾也能入泥丸自然不老詩
渡河吟云渡河人休輕過常常提起救命索雙
眼觀着定盤針兩手把着行船柁任它白浪黑

風吹篙工倚定梔竿坐莫要慌莫要忙待它浪
靜水天平齊登彼岸人安樂
目觀耳聽鼻息口氣大小便俱從前降順也反
觀內聽納息緘舌返精煉便俱從後升逆也人
人皆順能逆者有幾易曰艮其背其義玄矣
受息識三和合爲命神爲性神一去則三者俱
無而四大六根爲無用之物矣
色聲香味之不住受想行識之皆空威音以前

法身也意必固我之皆無喜怒哀樂之未發太
極以前本體也二敎之旨曷嘗異哉
儒敎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等順也玄敎含眼
光抑鼻息緘舌意等逆也釋敎不住色聲相等
併逆順而俱忘之
老子曰雖智大迷是謂要妙司馬子微曰慧而
不用實智若愚人之根性太利知見太多聰明
太露不能收歛翕聚返朴還淳也盖精神愈泄

機械愈深是非愈明純白愈傷而去道愈遠孔子曰吾有知乎哉顏子之愚曾子之魯乃孔子家法

列子云廢心而用形莊子云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眼關尹子云萬物之來對之以性而不對之以心及觀正心洗心盡心之說則心之去性遠矣淵明詩形迹憑化往靈府長獨閑

讀書貴有眼如道悳經則有無二字是眼楞嚴

經則心目二字是眼心經則觀照二字是眼之類

無瑕師答伯牛師棒喝偈云亦在亦非在眞人超天外執杖打空車枉費辱四大

羅之得鳥止於一目然須以衆目而後成羅人之踐地止於容足然恃其不蹑而後能踐故念念相續熏修陶鍊加其功乃至最後一念之偕豁然得其本心經云理則頓悟乘悟併銷事非頓除因次第盡

天地定位而易行乎其中者天地者吾身之天地也易行者吾身之易行也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是形滅而神無所附也易不可見乾坤或幾乎息是神去而形亦滅也易者其吾身之生理乎其天地之根乎易者呼吸也眞息也非口鼻之呼吸也故曰出日入月呼吸存皆在心內運天經

皆見觀梅斷影術者曰但有所見卽便道纔入思惟便不靈斯言雖小可以喻道況正法而可以思慮求耶經云不可思議功德機語云擬之卽差

靈空爲體事物爲用目睛不瞬邪不能動此持正念之法也不如此難得正定

汲弘以前學士大夫不講性命而士風民俗卓然淳古嘉隆以後性命之說大行而人心風俗

遂不逮之因思孔孟老莊生於周末四祖七眞出於魏元抑聖賢之出世固將以救世也耶

樞談云欲知時辰陰陽常别以鼻鼻中氣陽時在左陰時在右亥子之交兩鼻俱通丹家所謂玉洞雙開也三極筌蹄云刻漏以身推測神定氣和則内外符合神昏氣躁則時晷差互如子時左通丑時右通十時亦然亥子中間寅卯中間巳午中間申酉中間陰陽俱通乃甲庚丙壬之要也

修持之士隨天罡所指之方而居之正月建寅二月建卯三月建辰隨月順行數至當直之月就於月上加戌數至當直之時就於時上數貪巨祿文廉武破値破卽天罡所在之方身在對宮乃吉也所謂罡星指丑其身在未所指者吉所在者凶凡一切行事鬼神莫測如五月午時數至寅上卽午時天罡在申寅爲鬼戶謂之罡塞鬼戶之頌訣曰每月常在戌逢時數七星又曰罡輪掌上知所建所指之方竅運胸中明曰吉曰凶之向令方士罡法所傳多訛矣

內天罡　每日寅罡在肺經卯時流入大腹濵辰胃巳脾午心上未卯却入小腸行戌在胞絡三焦亥申屬膀胱酉腎精子膽丑肝循環轉晝夜周流十二縈巳午二時絶思慮收心腎則龍虎自交此靈寶畢法正傳

世人迷惑者多開悟者少我能勸道臨機有悟隻字皆師故云一句染神萬劫不朽

艸木子云形之所以生也必資於精氣血精之榮以鬚氣之榮以眉血之榮以髮形之所以立也必資於筋骨肉骨之餘也齒筋之餘也爪肉之餘也耳

邵子形統於首神統於目氣通於腎

動物本諸天所以頭順天而呼吸以氣植物本

諸地所以根順地而升降以津故動物取氣於天而乘載以地植物取津於地而生養以天素問曰出入廢則神機化滅升降廢則氣立孤危無不出入無不升降器有小大數有遠近蓋謂此也

素問又曰根於內者命曰神機神去則機息根於外者命曰氣立氣止則化滅故植物去皮則死氣在外也動物傷內則死神在中也

楞嚴經以胎卵濕化推萬物之生生又以有無色想推萬類之情識蓋有色是有牝牡之屬鳩鴿是也無色是無雌雄之屬螺蚌是也有想是為蠶為蛾時也無想是為蛹為蟻時也非有色想非無色想此物又極微極細其情識在於恍惚渺茫之間如人身之積虫似卵白似血片似動非動似生非生之屬是也佛氏論說生類可謂窮深極微矣鬼神亦在非有非無之內

不聞聞聞不聞聞聞不聞不聞不聞聞從眞起應聞不聞攝應歸眞聞聞感而遂通不聞不聞湛然常寂以上二段可作楞嚴補註

艸木一荄之細一核之微其色香葩葉相傳而生也經千年而不變其根幹有生死其神之傳也未嘗死也善乎莊生曰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世間小虫如一絲半粟之細以至目不可辨者其手足頭目動靜食息避就嘘吸無不具足此

可以見天命之流行無一之或遺無微之不入

形有大小而性無大小

人肖天地養生之理取法天地焉蓋南北之極所以定子午之位曆家因二極而立赤道所以定卯酉之位北極瓜之蒂也南極瓜之攢花處也赤道瓜之腰圍也正當天之濶處指南針所以通二極之氣也

風雨雲霧雷天之用也嘘噴吹呵呼人之用也

天人一理也但有小大之差耳

牛雖有耳而聽以鼻龜雖有鼻而息以耳凡言龜息者當以耳言也水虫不瞑土虫不息

人有三等有迷中迷人有迷中悟人有悟中迷人

知者心之神明寂而常覺照而常定非不動不靜也先文肅公云成化以前良知二字在異教正德以後良知之說歸我宗

孔門傳道以仁大學言道以善中庸原道以性

誠者理之實元者善之長一者數之始中者物之心極者理之至皆聖賢論道之極則也

佛氏謂一切衆生種種幻化皆生圓覺妙心譬如從空而有幻華幻華雖滅空性不壞此東坡言性之本旨也

物之有形有聲者人畜也有聲無形者雷霆也有形無聲者木石也無形無聲體物而不可遺者學者所當思也程子曰鬼神於若有若無之間體道得去則知之矣邵子曰鬼者人之影也

儒佛言性之旨譬之明珠均為蚌產也儒謂珠由內出生於蚌胎佛謂珠由外入寄在蚌胎南海中秋有月則蚌胎生珠無則否也

莊子哀莫大於心死而形死次之誦之令人有生意

五龍蟄法不拘日間夜靜或一陽來復之時叩齒三十六通逐一喚集身中諸神然後鬆衣寬

帶而側臥之訣在閉兌目半垂舌抵上腭並膝收一足十指如鉤陰陽歸竅是外日月交光也然後一手掐子訣指生門一手握劍訣曲肱而枕之以眼對鼻鼻對生門開天門閉地戶心目內觀坎離會合是內日月交精也如鹿之運督鶴之養胎龜之喘息妙在虛靜吾心勿為一毫念慮所擾綿綿呼吸默默行持靈明中常以眞意宰之以至於虛靜篤

修行之士不執於打坐經行敵魔戰睡不泥于開闔展竅苦已勞形祇是曲肱而枕玅在眞息存于至中一切妄念起即照除寂定此心常靈常明心依於息息依於心不日睡不日不睡睡與不睡常要惺惺至於虛極靜篤之際亥末子初之間玅藥生時便壬督之脉不運而自轉臟腑之神不召而自集關竅之氣不引而自通坎離之精不感而自合變昏睡之魔而爲至神返

呼吸之氣而爲眞息到此地位自然神凝氣穴結成眞胎身外有身隱顯莫測

以氣攝精謂之藥以心煉念謂之火採藥元容易烹煎亦不難心頭無一事眞火透三關

爲濛開竅謂之槖眞息往來謂之籥呼則以爲槖吸則以爲籥陰陽升降機口鼻皆是錯

人有數等上之當了達生死證無上菩提如達摩盧能次之當飛神玉京後天地老如赤松羨門次之當一丘一壑棲神養和以終其天年如司馬子微下之當垂空言以自見齒於不朽如左丘明太史公最下與世浮沉而取榮名蚊睫蝸角以爲國土朝霞秋露以爲事業生無一日之懽死無百年之譽

一氣萬物之母也一靈天地之始也

鄧鎬爲謝靈運後身故小字康樂范純夫爲鄧禹後身故名祖禹張平子後身爲蔡伯喈鄒陽

後身爲蘇東坡故錢濟明祭東坡文云降鄒陽於十三世天豈偶然繼孟軻於五百年吾無間也之句出自元祐初劉貢甫夢如黃帝時爲火師周朝爲柱下史同一老聃也

萬般諸文字即與藏經同安在不淨處報作廁中虫王文正公父見破舊文集必皆整緝片言隻字不敢妄棄一夕夢孔子曰汝敬吾言遣曾子爲汝子因名曾

楊慈湖夫子言性與天道論聞之固所以不聞不聞乃所以眞聞又云可以知則可以聞不可以知則不可以聞又云鑑之虛明本無一物塵武泪之則鑑非眞鑑性天之眞本無一物又有聞焉更加一物矣此即曹溪本來無一物之意又云夫子一身皆性與天道何待於言

明道曰吾觀釋氏事事是句句合只是不同胡文定以語其子五峰問曰既云是且合又云不同何也曰於此有見吾當許汝永嘉薛玉成曰周子二程張橫渠楊薛游胡晦菴南軒學道之初皆出入老釋百氏然後有所覺也

[illegible]訂正脈望卷之五

丹華洞玉西蜀趙台鼎長玄著
華亭陳繼儒仲醇
繡水沈元昌鴻生　校

釋氏以世界爲空華以有爲生死爲幻泡則躁心競心鄙吝之心雖未盡去亦可暫消柳子曰退之病吾與浮屠遊子與之遊者非能通其言也凡爲其道者不愛官不爭能樂山水而嗜安閑吾病世之逐逐然惟印組是務以相軋也則捨是其奚從

晁無咎曰好名好利均爲失德好名者猶有所畏好利者無所不爲薛季宣曰好名特爲學問之累人主誠得人人好名則義何向不濟

慕容農曰尊不迫人於險富人危極之時其操縱之勢在我此寬一分則彼受一分之惠若扼之不恕控之不已鳥窮則攫獸窮則搏反噬之

則將不可救
康節病伊川訪之先生舉兩手示之曰眼前路
徑放寬若窄則自無着身處如何使人行先生
平沒外面人言皆聽得伊川曰此只是心無念
慮不昏耳釋氏知死生只一箇不動心燭理明
自見之
洞賓語沈東老死知所性則神知所往此古人
第一最上極則處公所鍾愛者子也治命時勿

見之謹勿與懷恐失其性
楊古諫議愛韓非一語土木偶人耳鼻欲大口
目欲小盖耳鼻先大則可小口目先小則可大
若耳鼻先小口目先大人或非之則不可為矣
諫義以為凡百欲留後着不為一切之政耳
玄牝者是命家第一節工夫莊云眞人之息以
踵契云眞人潛深淵浮游守規中陳虛白云當
於眞息中求之即神氣交結之際陰陽往來之
然若非見性玄牝雖立不能久也大修行人壓
緣不染廓然大空至神氣凝結處即玄牝立也
其中造化妙不可言從以後天積聚作為處為
玄牝哉
八卦中六卦主動惟坤艮地山屹然安靜學道
之人艮與謙卦為第一義
持守正念之法如執玉如捧盈如收蜂戰戰兢
兢輕移緩步惟恐失墜故文子曰既得之必

堅守之必長久之
睡覺眼猶昏無思心正在前後際斷處一念不
生時此是定境
潁濱論語解火必有光心必有思聖人無思非
無思也外無物內無我物我既盡心全而不亂
物至而知可否可者作不可者止因其自然而
吾未嘗思未嘗為所謂無思無為也如使頹然
不動與木石為偶則亦何以通天下之故哉袁

和叔曰非木非石無思無爲禪家去昏散病絶斷爲坑蓋昏與斷則如木如石矣散與常則妄思妄爲矣

內德巳性當如紀渻之養鷄外順物性當如顏闔之養虎

洪容齋乾坤之下六卦皆有坎乃聖人防患備險之意予謂屯蒙未出險者也訟師方履險者也戒之宜矣若夫需者安樂之象比者親附之

脉望卷五　四

象乃亦有險焉蓋矜斤鴆毒多在於袵席杯觴之間翊翊笑語未必非關弓下石者也於此二卦尤加謹焉

道藏蝶交則粉退蜂交則黃退故詞云蝶粉蜂黃渾退了司空圖詩云昨日流鸎今日蟬起來又是夕陽天六龍飛轡長相窘更忍乘危自着鞭楊誠齋戲色者云閻羅未曾相喚子乃自求押到何也

物之有成必有壞譬如人之有生必有死國之有興必有亡也雖知其然而君子之養身也凡可以久生而緩死者無不用其治國也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無不爲至於不可奈何而後安之此謂知命

陶淵明神釋形散詩曰大鈞無私力萬物自森著人爲三才中豈不以我故我神自謂也人與天地並立而爲三才以此心之神也豈塊然血

脉望卷五　五

肉哉末云縱須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乃是不以死生禍福動其心泰然委順養神之道也

初習名止成就曰定俱名爲湛

游誠之常言易有太極而周子加以無極何也試即吾心論之方其寂然無思萬善未發是無極也雖云未發而此心昭然靈源不昧是太極也聞者服其簡明

許由不受堯之天下逃之逆旅人疑其竊皮冠
伯夷叔齊適周周使叔旦往見之曰加富二等
就官一列血牲而盟之二子相視而笑此雖寓
言然人之識見高遠奚啻九牛一毛昔張忠定
在蜀有術士上謁善煆公即市汞百兩俾煆一
火而成公命工作一香爐充大慈寺公用以酒
榼遺術者而謝絕之
居市朝軒冕時要山林蓑笠之念常在乃為勝

耳陶淵明赴叅軍詩望雲慙高鳥臨水愧遊魚
眞想初在心誰為形迹拘王荊公拜相詩霜松
雪竹鍾山寺投老歸歟寄此生山谷云珮玉而
心若槁木立朝而意在東山亦此意
歐陽公問一僧曰古之高僧有去來倐然者何
今世之鮮也僧曰古人念念在定慧臨終安得
而亂今人念念在散亂臨終安得而定劉子澄
朱文公高弟病革周益公曰子澄澄其慮閉目
微視云無慮何澄言訖而逝以是觀之知無慮
何澄已展轉生慮矣雖然病革能然亦豈易得
伊川見學者靜坐便嘆息善學彔謂有外若靜
而中未免膠擾者正所謂坐馳也嘗聞南岳有
住山僧每夜必秉燭造檀林僧坐者數百人或
拈竹箆痛打之或袖中出餅果置其前葢有以
窺其中之靜不靜而為是勸懲也
書云思曰睿睿作聖揚子云神心恍惚經緯萬

方孔叢子云心之精神是謂聖管子云思之思
之又重思之鬼神將與通之精誠之至也邵子
云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易言何
思何慮何也葢始於思終於無思非不思也不
待思也此不識不知而順帝則從心所欲而不
踰矩庖丁之解牛輪扁之斲輪痀瘻之承蜩豈
更待於思耶
莊子養生主前可以盡年末火傳也不知其盡

也二盡字相應可見形有盡而神無盡死生之理如是有心於延年而貪生者非也以爲死則氣散而盡者亦非也張子曰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之不可亡者可以言性

白樂天蘇東坡善談名理而不斷酒色予竟不知其何說也

天台賦云悟遺有之不盡覺涉無之有間泯色空以合一忽即有而得玄釋二名之同出消一無於三幡恣語樂以終日等寂默於不言渾萬象以冥觀凡同體於自然豈徒文人之詞哉

善解牛者目無全牛而遊刃於閒善養生者目無全形而遊心於初牧馬者去其害牧羊者鞭其後

老子冲氣以爲和莊子純氣之守孟子善養浩然之氣其道一也孟子又言夜氣則直指氣之生機乃和之守之養之之端更眞切矣

人之氣聚則生散則死盛則壯憊則衰通則暢壅則瘀和則平戾則病故曰氣是添年藥意行則氣行意止則氣止故曰心爲使氣神心即意也然意之使氣奚非元神主之故曰要知行氣主行氣即使氣也譬之於燈氣則油也意則炷也神則火也譬之於弩氣猶箭也意猶機也神猶手也譬之於國氣猶卒也意即將也神即君也故曰試看當場提傀儡抽提原是裡頭人

一日無常到方知夢裡人萬般將不去惟有業隨身

老子吾遊心於物之初後世道書因氣託初金來歸性初生身受氣初之說皆本於此陶淵明云眞想初在心誰爲形迹拘初之義玄矣哉

忍是定力意有事忍有氣忍在禪中則有法忍安任是道名之爲忍

腹中有寶休求道心內無思莫問禪虛心實腹

莊休七日而混沌死七聖皆迷無所問途指目鼻耳口也亦指上篇文字也
道引宴息外慎起居之調清淨恬愉內銷冰炭之結庶免單豹張毅之傷亦可以盡年之道
予丱季遊黌舍諸老儒劇談某也解省某也魁南宮某也及第籍籍賞嘆云吾儒事業盡於此矣予哂其陋因舉鄒汝愚詩云龍泉山下小書生偶竊三巴第一名世上許多難了事鄉人何

用大相驚衆皆默然覩汝愚立朝氣節果符其言第世外事亦有許多難了者非知勇果敢之列未審鄒君知否
禪家有白骨觀謂靜坐澄慮存想自身血肉朽壞惟存白骨與吾相離自一尺以至尋丈要見形神元不相屬則自然超脫莊子云嗟乎夫造物者將以予為此拘拘也故曰移心移神安任玅境栖心聖境皆是形神超脫之意蘂水心云見性命真處如水中鹽味非有非無旨哉
龜配危星五行水應入左腎生根始虵配虛心水中火應人右腎能關鎖故玄帝有龜蛇蟠結之象
服食大丹聚三元之秀氣攝萬有之英靈藥物擷日月精華火候合四時寒暑逆旋造化煉成金液乃先天至陽之精無質生質名曰還丹次第大畧先取白金次攢五行三反黃金四分清

濁清者安爐立鼎運行水火胎完丹就服之成僊夫白金者乃黑鉛中之精而飛揚難制鉛中五彩先華皆白金之顯露但不能使之任世耳秘在聖石先有真傳然後設混元之鼎聖灰之池騰倒精英火候合陰陽周天之數開爐准卦象爻符之規鉛中黃氣上升黑水下注中間皎然獨露獻彩呈祥自然任世不變謂之任世鉛精又名白金坤毋大丹之基始立基址既立氣

作木金又有攢簇五行之法鉛中具有五色之物曰震火曰兌金曰眞火曰眞水皆有法度以攢歸之名曰四象然後各依次第與坤母相交會於中宮則五行之氣歸乎一矣五行歸一之後方反黃金而分淸濁蓋鉛中本有陰陽二氣要知鉛眞汞也白金煉就一氣成眞然後牝牡相呼雌雄五伏則姹女不飛騰而乾坤合體故用四九之鉛迎九池之火其中現出三元花候

種種祥光次第有訣進退有時文武火足氣得半斤神異玄靈難窮狀象乾坤二八合體一斤鼎器既成凡鉛不用然後照分淸濁無質生靈黃芽出世取淸虛之氣以爲金丹之根淸濁既分之後方議安爐立鼎運行火候而成金丹故曰非金非石亦金亦石又曰朱砂父水銀母先天水玄元火石函記聖石指玄篇云任世鉛精五行王七十二石之父母煉士英靈採得來傾下先須去陰土鉛砂搏成如土塊六一固濟相護愛用火煆煉一晝夜火滅烟消土化灰騰鉛鎔製入灰池火發鉛鎔化神水神水元因出白金先取白金爲鼎器白金元是水銀胎返本還源水銀製水銀便是長生藥不是凡間水銀作朱雀炎空飛下來摧折羽毛頭與角水銀緣此不能飛鍊作金丹爲大藥此一段乃先取白金之說也聊述大略以俟智者

一切導引以閉息爲主一切修養以斷欲爲主息不閉則氣不聚雖導引而何益欲不斷則精不住雖修養而無功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心者世間及出世間萬法總相其別有五一肉團心狀如蕉蕾生色身中係無情攝二緣慮心狀如野燒忽生忽滅係妄想攝三集起心狀如艸子埋伏識田係習氣攝四賴耶心狀如良田納種爲本係無明攝五眞如心狀同虛空廓彼

法界係敎照攝

列子純是禪語曾叔孫氏曰孔丘能廢心而用形陳大夫曰吾國有亢倉子能以耳視而目聽魯侯聞之亢倉子曰我能視聽不用耳目非能易耳目之用又云我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其介然之有唯然之音雖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間來干我者我必知之

門義云釋氏以音爲觀音果大慧語錄普說有

入定觀音讚自註曰世間種種音聲相衆以耳聽非目覩惟此大士眼能觀如何見得瞑目諦觀爲佛事至這裏便轉了於眼境界無所取眼界既取不得即眼界寂滅耳等亦然耳鼻舌身意亦然善哉心洞十方空六根互顯如是義觀音以眼聞普賢以心聞即是互顯眼處作耳處佛事耳處作鼻處佛事以至意界中作無量無邊佛事任麼受用自在了依舊眼觀耳聽以至鼻舌身意一一依本分又云眼色耳聲鼻嗅香身觸意思無差別所謂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是也當以此觀如是觀取此爲實成妄想到這裏又轉了若離妄想取實法展轉迷惑失本心本心既失隨顛倒不見大士玅色身云何顛倒眼隨色轉耳隨聲轉是謂衆生顛倒迷己逐物故不見玅身無眼耳鼻舌身意眼耳等既無其體互顯之義依何而立互顯之義亦寂滅亦無大士玅色身亦無種種音聲相佛子能作如是觀永離世間生死苦

列子云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形質具而未

相離故曰渾淪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無形埒易變而爲一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乃復變爲一一者形變之始也莊子云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也者又云氣雜於芒芴之間而有形又云日鑿一竅七日而混沌死混沌即混淪也二書如此類皆發明生人大端非可艸艸看過往世生神章云一過徹天胞原宣通二過徹地胎結

腎根三過神化魂門煉傀四過天王降傀魄戶閉關五過五帝朝眞臟腑清凉六過魔王伏諾胃館生津七過星宿朝明七竅開聰八過幽祖顯光三部八景整具形神九過諸天降臨三萬七千關節根源本始一時生神章句之學解莊列者膚淺可笑未明七九之義

列子云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即圓覺經云四大各歸今我妄身當在何處唐傳

奕謂佛乃纖夫幻兒剽竊莊列以文飾之此殆不然自古以來天地間自有一種議論如此如原壤即此類人佛生西方豈應於此方剽竊哉

未雨而雷雨必不成未行而言行必不成古人所以恥躬之不逮也修行切忌妄語

遇一禪僧叩其行持曰無宅術但開天門出少入多名曰息竅閉地戶咬定牙關名曰合兌留人門垂簾不瞬名曰瞬存塞鬼路聽無絃曲名曰送閘故契云呼吸相含有佇息爲夫婦

又云耳目口三寶閉岡勿發揚陰符經又名爲三要又云閉塞其兌築固靈株三光陸沉溫養子珠此眞實工夫也天門常開出少入多地戶常閉切忌吹呵故云禪那不開口闍羅難下手禪那不說話闍羅也驚怕又云白玉池中留舍利紅蓮樹上放毫光昔博州鼓樓每三更即有一鬼撾鼓不能擊直更兵患之往問齋禪師師曰何不捉任兵曰鬼何可捉師曰但禁氣勿言即可捉也

如言果捉之黃庭經云口爲天關精神機故嘗謂之說曰防意如城防口如瓶戒吹補氣戒怒養神

德山云毫釐係念三途業因瞥爾用情萬劫羈鎖但念念在法爲累尚爾況念慾不休者乎故念慾不休最令人自縛永劫不得解脫

唇之上何以曰人中若以爲人身之中則當在臍腹間蓋自此而上目耳鼻皆雙竅自此而下

[illegible]爻二便皆單爻上三畫陰下三畫陽合成泰
卦也坤外上六爻乾內下三爻共九爻
任惠晚年康強或問其術曰讀文選有悟耳石
韞玉以山輝川澄珠而淵媚是也杭州李覺年
已百歲而色同嬰兒宵曰予術至簡至易但絕
欲身耳
世間萬事轉眼即空我之此心終亦變滅所不
滅者一精明耳與其於變滅處區區徒自勞苦
脉望卷五　　十八
孰若於不變處略作工夫耶
按經所說一切世間生死相續臨命終時未捨
煖觸以前一生善惡俱時頓見大抵即吾平日
心地境界地藏罪珠即我之心珠閻羅業鑑即
吾之心鑑且今一作不善曷常不往來於胸中
乎故趙普一聞牌末火字之言自知必是秦王
廷美王韶一聞刀十八打得過賢心下否之語
遂發背而卒也

楊大年臨卒戒家人云吾頂赤趺坐汝輩勿哭
驚吾既而果然家人驚號則復寤而寢遂卒釋
教頂赤生天腹赤生人足赤沉滯
魏將軍七十餘披甲上殿不減少年問其故云
四十五時已絕男女之欲周和尚廬陵人九十
餘能行遠路鬚髮不白言無它術壯年能節欲
耳且云人精液度能生人君保守存留豈不能
資生太倉壽士張鞏九十餘耳聰目明尚能作
脉望卷五　　十九
書亦曰平生惟欲心淡欲事節或者賴此無它
術也
濟寧王士能者生元至正甲辰入成化癸卯已
一百二十歲居城東僻巷與客言多靜坐寡欲
之說問以元末國初事曰一身之外非所知也
楊南峰訪之叩其所以致壽曰無它術也但平
生不妒輩不娶妻不識數不爭氣耳人不衣食
君臣道息人不婚宦情欲失半

[illegible]同僧善保養者無它法惟護外腎使不着寒見南人着夏布裙甚以為非恐涼傷外腎也又云夜臥當以手握之令暖謂此乃生人性命之本根不可不保護也

司成陳公敬宗過李豐城侯家姬作樂談笑竟日未嘗一目之常以拇指中指自持翌日視之指痕猶在蓋恐失色於人也其檢身之功如此故稱師道之重以公為首先君訓子醉後指痕

僵本此

李若谷教一門人云清勤和緩門人曰清廉勤瘁和同則聞命矣緩安可為也李公云天下甚事不自忙裏壞的

書云降衷於民思云天命謂性曰降曰命皆自上而下之義緣人有召命之命在此則業引識牽而受命之命始來業以生業而輪廻不息矣若陰盡者則諸類不召如泡還海如水還水而十方世界及與身心如淨琉璃內外明徹所謂圓覺大智朗然獨存斯為盡性至命三教之理豈有二哉

腦為上田元神所居之宮人能握元神栖于本宮則真氣自昇真息自定所謂一竅開而百竅齊開大關通而百關盡通也靜中吟云我修昆命得真訣每日修之無斷絶一朝功滿人不知四面皆成夜光闕蓋修持日久功夫贍足非一

朝一夕之故也

陰符經曰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蔡季通註云心因物而見是生於物也逐物而喪是死於物也人之接於物者其竅有九要有三而目又要中之要三要耳目口是也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孔子答回問仁以視為首西方論六根六識必先曰眼曰色均是意也

心者人之神明出入莫知其鄉自非心法之有

要何以制其心之神明出入哉孔子曰非禮勿
視朱註云禮主於敬孟曰不下帶而道存焉朱
註云視不下帶而至理存焉大學引書顧諟天
之明命朱註云常目在之橫渠曰下其視則心
柔柔其心則敬此皆言心法之要必先以視為
持敬之地

存養之工曰敬曰主一曰常惺惺其要在目孔
子非禮勿視居聽言動之首則視為要大學明

明德引書顧諟明命則顧為要程氏云非禮而
視開目便錯視箴云操之有要視為之則制之
於外以安其內朱子云明命天所以與我而我
所以為德常目在之則無時不明又云若知所
以自明真見其參前倚衡成莊存而道義出目
其學之要乎要之要何在在下其視若孟子謂
君子之言不下帶而道存焉若叔向謂視不過
結襘之中以道容貌單子視不登帶無守氣矣

若橫渠謂託視之高下試巳敬傲視下則心柔
柔則敬孟說微向說露張說明三子之用工要
之要矣蓋胸中正不正常占於眸子瞭眊曲禮
論視上于面則傲下于帶則憂試于靜室弱視
之坐欲身直容欲頭直瞬欲莊睨欲平一視收
歛萬善輳集于戒謹恐懼謹獨之際察之于喜
怒哀樂未發之前體之于旦氣夜氣之存者養
之朱氏云求放心須目在常提省莫令昏昧久

之有証驗豈欺吾哉故二氏以觀門為最
真西山云玩孟子牛山木章則知旦也晝也夜
也固當循環用工要須以夜為本蓋一日之夜
乃一年之冬造化權輿全在於此凡艸木歸根
百虫蟄伏陽氣潛藏故能養其全力至春發生
人之于夜亦猶此也夜必氣澄寂然後平旦氣清
明平旦清明則晝之應事不差晝之應事不差
則夜氣必愈澄寂三時循環用工不外敬之一

學

或問孔子人或遷家而忘其妻者有諸孔子云又有甚焉桀紂則忘其身若以道眼觀之今之人自發離寢至夜就寢無非塵勞未嘗暫省其身是皆忘其身矣

王樞云道者以誠而入以默而守以柔而用老子云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尚書云惟學遜志務時敏夫曰柔曰弱曰遜其義深矣

心經照見五蘊空楞嚴五蘊盡夫五蘊空盡則能出神而道可成矣圓覺經如器中鍠聲出於外即楞嚴經受陰盡者心離其形反觀其面去住自由無復留礙也

正念者不斷夜闌陽不生妄想悉銷落凝然正定臻臍爾心華發師云是悟門一悟以後事自然道果成

錄丹四轉以陽養陰令魄與魂相載其法鼻為天竅道肺肺主魄湛然不動絕去來之息謂之閉關自然華池水滿下沃心絡心火下降腎水上升丁壬配合以固內丹若不閉關則魄散蕩陰要出入魂不能制任其用事終入鬼羣矣

絕慾則腎不漏精靜默則心不失神定息則肺能安魄簡視則肝能育魂凝思則脾能安意黃中通理保合太和精神魂魄意聚而為一是謂攢簇五行其炁上朝泥丸是謂朝真然後青帝

護魂白帝侍魄赤帝養氣黑帝通血黃帝中主萬神敢越

胃與脾為表裏貯水穀以養五臟難經謂五臟之氣皆會於胃且津之潤燥係於思一為六慾所誘思不得其正則見食為涎逢哀為淚媿生汗怒涌血往而不返內失滋養精炁與神從而散泄但餘枯骸是為死之徒若六魔伏諸思得其正有主於內則津生胃脘灌溉四肢流潤丹

問精氣與神因之凝合生之緒也
日用之謂功日新之謂德天僊一千三百善日
行一善只在四年地僊三百善行之只在一年
但人多中道而廢其說在紫虛元君之穿石南
岳夫人之禮樹也
人之炁魂得之於天體魄得之於地無形無象
自空中來從無至有任胎中十月其實九月每
一月得一天之氣以生神九月炁滿神具出胎

成人善養生者由無而有不善養生者以有還
無人當血氣方剛以所得神炁付之情慾血氣
既衰以所有魂魄復歸天地身為枯木矣惟修
眞之士知精神魂魄皆天暫假於我實愛凝鍊
久假不歸皆為我有
雌一雄一即心液腎氣為嬰兒姹女也火上水
下何以能交若能存守中黃端凝靈府即心也內
想不出外想不入爾則水火陰陽自然交合陰陽
陰交五行顛倒靈身自生胎元結就為先天至
精生生化化之基
眞人結胎神居紫戶根係命門綿綿若存無少
間斷謂之胎息
人受先天之炁而生有生之後一點元靈復歸
兩腎中間即帝眞也
翊聖眞君云今日明日可惜可惜大限到來有
何功力使不得口頭言用不得紙上墨十方諸

聖點頭時此是學人眞箇得
無色界上種民天也人之本性湛然虛明譬如
太虛不容一物妄想諸愛如空中華生死輪迴
如結空果人能返本還元一念不生萬緣頓息
乃生此天始為不壞修眞之士始於克念至於
無念諸陰消盡眞性圓明決超三界即不壞眞
空無上法身也今若據楞嚴經所言則無色界
猶為不了義

[illegible]爲天玄坤爲地牝類此天地之玄牝人身之乾坤命腎左右分陰陽此人之玄牝命腎之開其玄牝之門與其天地之根與今考玄牝有二說上玄下牝者以黃庭言也左玄右牝者以元海言也又有以心中左右二竅言之者謂左則子開右則午開下通氣海上入泥丸

元炁生於壬應於子先自膀胱而下動於癸而精炁亦動於丑二炁俱下沉大作於寅艮之時

寤則元氣自回而精氣不能全歸於命門矣寅時不動則能固養生源邵子曰何者謂之機天根理極微今年初盡處明日起頭時此際易得意其間難下詞俞玉吾曰以時易日夜半坤復之交靜已極而未至於動陽將復而未離於陰於此合天地之機識結丹之處知下手之訣則恍惚之中尋有象冥杳之內結眞精朗然子曰勤吞津液過千口長記存神聽五更莫失常規

[illegible]引更須仔細運元精由此觀之則亥末子初丑末寅初俱當惺惺用功時也

寶顏堂訂正脉望卷之五終

丹華洞主西蜀趙台鼎長玄著
華亭陳繼儒仲醇
繡水郁嘉慶伯承 校

下手立丹基休將子午推靜中纔一動便是癸生時謂之活子時

每朔旦之前月與日會於箕斗之鄉箕斗爲艮艮卦陰侵陽也號月鬼路月每至此而失其明

故曰喪明有若世人順行陰陽五行生老病死寒暑代謝也

初關煉精化炁念任中關煉炁化神息任上關煉神還虛神任

將此妄念收歸丹窟與炁交合久而自靜是謂清淨恬淡眞炁從之人心一虛道自來歸若念不止則基址不堅築基煉已即降伏念頭絕慾保精之謂

此性賦體日居二目藏於泥丸夜居二腎蓄於丹田

還返之道每日於後天活子時急須下手名曰鉛遇癸生須急採摯任龍頭虎尾緊撮谷道脇起小腹竪起脊梁雙目上視泥丸陽火自息而入乎泥丸以目旋轉三十六次眞炁入腦化爲髓也以上口訣日舉日採時煉時烹每日子午二時行周天火候一度以合天樞故曰屋破修

容易藥枯生不難但知歸復法金寶積如山經曰瞻理腦定升玄又云子欲不死修崑崙正謂此也

玄牝歌曰一陽萌處急下手黑中取白無中有一時辰內管丹成九載三年徒自守青華秘文云以目垂觀於心却以心放下送入陽宫徐收而又縱則陽起矣青霞秘文云以意逢迎謂之黃婆媒娉以目內送謂之青女傳言人身之氣

隨意而動意行即行意止即止故送入鼎中隨意而止不復下流謂之采药藥生火到之時不過頃刻逢迎故謂之金丹頃刻而成規中秘語云便就動處略提起凝住念頭助其騰騰上冲乃是癸生須急採實中書云眞息綿綿之時默加存想氣穴之中兩腎之間如有氣從此出久之屈身以心下垂微縱而起者四五次垂而復想想而復垂數日後微見氣動至月餘方見上

升惟此氣難升既升之後心氣略閉則不勞而降矣不忘不助乃其法則至於純熟則靜極而陽氣自生不必如前之用力也先天無爲之景將自得之宋若虛云陰極陽生猍極陽舉急急借照偃身握固觀竅良久則陽氣自回以上各家大同小異皆採藥口訣也

人身有六欲內院亦名黃宮以兩腎有六癸玉女專主作强其鋒甚銳靈寶經謂斬馘六癸鋒者乃教人制抑六癸玉女作强之鋒庶幾黃芽湧溢而不溢也是以眞人有莫教芽藥溢黃宮之戒三鄧在雙腎之間大率極陰之境

參同契註還源篇云但要合天機須識結丹處何謂合天機迫促時陰是也何謂結丹處拘畜禁門是也法當迫近陰極之時迎一陽初動之機以進火不可過之亦不可不及此謂迫促時陰也進火之際促百脉以歸元竅九關而徹底

若火相火民火皆拘畜於黃宮而煆成至實此之謂拘畜禁門也入藥鏡云天地靈造化慳苟非迫促時陰拘畜禁門安能盜其機哉

人能常清淨天地悉皆歸非覆載之天地也葢指身中之天地也人之腑以上爲天腑以下爲地若天炁降地脉通上下冲和眞炁自固矣莊子云胞有重閬心有天遊室無空虛則婦姑勃磎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

修行在志如何是志丘眞人曰勿令念起是志
也
丘眞人云某初不食美味之物不食鹽掞過後
來却食些少初煉睡纔昏出入行動來來去去
初時出入三四十遭後來習到八九遭後來習
到七八遭性子長明不曾昏睡此是克己實工
丘云夠到神定氣和之時覺內腎熱薰蒸四大
一兩時方散有山水日月之象然不可着他

神水不離身華池日月新若能常得飲便是大
羅人
修行不用太急久而不得心變戒思慮神全戒
言語氣全戒色慾精全神圓不思睡氣圓不思
食精圓不思慾依此三全自然三圓
中年有趙三翁人問養生之道答曰生爾處乃
殺爾處此至言也
天上冥府亦類人間十地尺天皆有所轄凡爲
主者悉是有世有功德之人
日用者靜處煉氣鬧處煉神行住坐臥皆是道
也
晝夜現前須要不寐若睡了一時死了一時日
日有功無睡千日工夫了也勿信它人言有夙
骨
人喫五穀化爲陰精精者純陽之物也因何有
邪婬心盖不曾假煉此物作怪又喚三尸九虫

只用丹田自然呼吸之風吹動其中眞火陽氣
上騰薰蒸開竅化爲眞炁燒得裏面神號鬼哭
將陰魔消散那有睡來
口中言少心頭事少肚裏食少自然睡少依此
四少神仙訣了
經云玉泉清水灌靈根子若修之命長存毎日
子後鼻內微吸淸氣數口舌下二竅通腎用舌
柱上腭存息少時津液自出灌嗽滿口徐徐嚥

下不要動舌自然灌漑五內此爲氣歸丹田如子後丑前不及寅前爲之亦可臥中亦可爲之但枕不宜高漢蒯京年百二十歲甚壯言其朝服玉泉扣齒二七名曰煉精一名胎食

守炁之妙在乎全精尤當防於睡眠方欲寢時令正念在前萬慮俱泯斂身側臥鼻息緜緜魂不內蕩神不外遊如是則炁精自定

元海中已有丹母水火薰蒸所咽飲者皆眞液

之炁流入胃中亦能絕谷止飲人之呼吸出自腹底如嬰兒在母腹中呼吸時也

醫家謂肝藏魂屬木肺藏魄屬金九宮數以三居左七居右故道家三魂七魄之說本於此如白玉蟾三龍四虎之說蓋太玄以三爲木四爲金故也

天隱子云要妙在乎與天地眞炁冥契同運又云覺氣來則運自己之氣適與天地之氣偕作此至妙之術倘三百六十日運自己之氣適合天地之氣三兩次則自覺身體淸和異於常時況久久留之則僊道不難至矣

上達之士常服日精保於丹田常飲月華保於腦戶腦戶者泥丸上田也屬陽故使太陰精氣保之下田腎宮氣海也屬陰故使太陽精氣保之陰中有陽陽中有陰互藏其精

七籖云元氣者乃生生之源則腎間動氣是也

此五藏六腑之本十二經絡之根呼吸之門三焦之原一名守邪之神

陰陽之道精液爲寶子能守之後天不老

八字妙門一元眞法虛心實腹飢氣飢即吞氣渴津

先天炁乃元始祖炁也此祖炁在人身天地之正中生門死戶懸中高起天心是也神僊修鍊止是採取先天一炁以爲丹母後天炁者乃一

呼一吸一往一來內運之烝也呼接天根吸接
地根呼則龍吟雲起吸則虎嘯風生綿綿若存
歸于祖炁內外混合結成還丹自覺丹田火熾
暢於四肢如痴如醉美在其中

三要云先天而生後天而接先後二炁總為混
沌契云混沌虛相接權輿樹根基接字甚玅
圖驗符應云心下腎上八寸四分以三十六除
之斯則中黃是為土竅念念專一覺照昏散似

有如無若存若亡守之久久若有水火交媾又
臍之中中亦有一竅衆教所秘名曰金窩乃元
氣舊聚之所但宜如鷄抱卵心昏昏兮無令外
馳形端端兮若獃獃痴唯存是竅待其伏氣旋
機打開關捩氣運周身運機純熟即入脉安和
六門牢靜亦能袪外邪補內傷氣機既動之後
必須忘言以助火力收攝陽火以補輔之九竅
勿令耗散後天之氣自然充足火氣內盛薰蒸
諸竅無出無入只得貫尾閭徹透泥丸下降絳
宮而歸虛谷非由有作中來自然而然者也真
氣薰蒸身無寒暑氣不化精精從其氣心無愛
染水不下流水氣既充隨氣旋運化為玉液自
然澆灌五臟潤澤皮膚二氣輻輳名曰水火交
姤即陰陽流行而無生死也補接之法盡於此
矣虛谷即玄關也水火二炁交姤結成無形有
象之名故云惟體道以生不依形而立若像二

竅水火交交於中竅二弦虛氣玅合為一即名
玄關結胎神化不離此也以上乃接補後天玉
液煉已之法水火恒交築基乃就精氣充盈水
火數足符候以催當入圜室純定七日而後當
求先天點化陰精

體一眞機云父母交姤情欲正熾陰陽參會兩
情和合不可名狀一施一合化為神水在母子
宮即有欲神主於中所謂物所受為性天所賦

為命凡人性命之帶在此係焉古云未有此身先有此竅方有此身要窮此竅乃不竅之竅所謂中也試取雞子熟而割之近殼必有些小空隙即未熟時正中虛處也人身之中亦猶是也自結胎之時其中精英靈妙化作一小圈小圈四圍虛中間實○是謂無極一日堅固一日然後成胞眞氣動分為陰陽初交而生腎腎屬水再交而生肝肝屬木是以水生木也次序而生

五臟六腑骨節皮膚之竅而成形隨母呼吸名曰胎息及至有生之後名曰祖氣十月已足眞性始入胞中囫地一聲其胎息即寄坤癸之方所謂歸根竅復命關是也其關漸長漸蔽所以一點之中為天地之根萬物之祖寂然則為元神感通則為心神心神為一身百神之君有知覺運動七情出焉及長或肖父或肖母纔見有氣質之性元氣盈則出於氣海為呼吸之根行

血之帥元精盈則出于極海一升六合與氣相為榮衛為一身之助所以修命者貴乎精滿精滿則氣壯氣壯則神旺此順則成人之道也若夫逆則成僊之道日用常行無作無止無任無滅應酬人事損之又損自然欲淡情疎久則無欲無情忽一日不坐而坐靜極動生動則先天之炁自虛無中來玄關見矣非坐守採後天之氣也及至先天交姤不已然後混合為一當斯

之時八脉混任呼吸俱無不知有宇宙不知有身心不知有藥火不知有符候溟溟涬涬不知而名强名曰太乙含眞重生五臟再立形骸十月胎圓超凡入聖（前段召命之命中段受命之命後段迷蹤）

玉溪心印腎氣之中暗藏眞一之水心液之中暗藏正陽之氣二物會時在人其採之也在亥末子初之際元氣未生之時候之在太易未見氣之先故曰先天若在後天則克化為精矣經

曰採混元未判之氣其採之也須是先絕色慾腎氣堅完然後趺坐而守之出息綿綿合乎自然忘形忘骸又不可昏怠淫一意於下元若覺神暢心融則時節　矣漸漸腎間掣掣然動廼週往來切不可亂想任其自然但以心意作隄防恐有淫泆之心動故以意隄防也須臾忽覺腎中熱氣一道如一縷之脉上徹於心此元氣之祖也此時心液如露珠之綴蓮花與祖氣滚

纏追追迮迮日月合璧如夫婦之相合一如醉一如痴情性混融自然而已則覺一物如黍大落下丹田而今日之丹成矣當時合則憑媒媒則意也全憑它打合又要作關防然後出息綿綿合於自然常常顧戀之不可須臾離也是謂百日立基是謂玄牝若立基之後事事不同詩云業火成灰慾海乾鴻濛竅裡生靈智

身中冬至子時一陽動處癸生時也急下手採之便以神呼氣氣歸竅內吹其音外閉其門調和律日混合百神性君主內流意沉下水府熏蒸存中根候陽火漸熾舉動上頭關捩從寅至巳流戌土督進陽火迫逐金精直透三關上入南宮補離中之陰是成乾象六陽會乾陽無終極之理一陰生於五陽之下繼此以往則當杜漸自午至亥以巳土退陰符從金闕下鵲橋華也滂滂沛沛入重樓絳宮直送至坤宮土釜而

止三般大藥歸咼玆合凝眞產箇明珠似月圓矣一息工夫即奪回一年十二月造化丹經所謂簇年歸月簇月歸日簇日歸時一時之中只用二候運行周天符火採藥入室以行內事混融煆煉結成聖胎度人經云中理五炁混合百神十轉回靈萬炁齊仙了眞子曰大藥三般精氣神天然子母互相親回風混合歸眞體煆煉工夫日日新

天地相去八萬四千里自天以下三萬六千里
應三十六陽候自地以上三萬六千里應三十
六陰候所謂天上三十六地下三十六中間一
萬二千里乃陰陽都會之處天地之中也人身
心腎相去八寸四分自心以下三寸六分屬陽
自腎以上三寸六分屬陰中間一寸二分乃水
火交姤之鄉人身之規中也虛開空洞內藏玄
元之氣乃元神所居之穴即所謂眞土也外則

應兩眼所以眼為飛土人生則此神存故目光
明人死則此神去故目光滅百姓日用而不知
此之一竅乾坤不能喻其大日月不能喻其明
倘能識此攪黄河為酥酪變大地作黄金將見
神靈則氣清氣清則欲寡欲寡則性正性正則
情忘情忘則心死故心死神方活神全心自閒
齊道人要孤僻勿縈形休使力鋒鑄劍明竅一
降六賊淨八識把萬緣都去訖常守神莫放逸
閉四門調呼吸綿綿存若龜息內不出外不入
遇陽生如火熾攢三五交六七脫生死知凶吉
透三關甘露滴下重樓甜甘蜜到黄房混為一
結嬰兒溫養惜內外爐增減積壁九年九轉畢
還太虛玄玄極如斯言須藏匿示賢人勿輕泄
以雙目為爐閉目內視為內爐開目外視為外爐有口訣
純陽翁曰窮取生身受氣之初紫陽翁曰勸君
窮取生身處蓋心下腎上臍輪後內腎前為吾

身天池之正中坤坎之地也以位居庚曰金以
元氣自此發現曰水鄉鉛水中金即所謂鉛不
生于子而生于亥者但潛龍無用耳今當靜坐
之時凝神聚氣於此兩目顧諟于此則有頃之
間此中微微跳躍以漸而著金精徙矣即元陽
動也曰藥苗曰先天氣曰眞鉛皆一味純陽翁
曰都來只一味剛道數千般今當此味方健不
老不嫩之時微以眞土引上離宮使與眞汞合

一是曰內藥爲小周天內火候也少頃由之復下坤次中以眞土斡歸尾閭至夾脊後穀道前已覺充實則以手指動按關捩向上以意步步引前以目晶晶照顧斯時陽氣尚微但微微調息切勿太用火力及升至寅分乃漸加熾升至辰巳則大鼓巽風趨達泥丸行至明堂甘津到口得丹也斯火乃化水以巳土退火勿令更行是曰七返指火數也則陰符直事故惟此金氣

同水而降重如本初曰九還指金數也則由鼻柱舌端灌重樓下絳宮作三四數吞之雙目照入黃庭經曰三光煥照入子室而歸舊所則以巳土止之而復守靜是曰外藥爲大周天外火候也凡戊土爲陽主動而升巳土爲陰司靜而降無非此意也若目中神光現時初近小而漸遠大乃白色此時切勿驚詫思惟神藥歌云神光正處莫思焉凡運轉腹有鳴聲曰龍吟虎嘯成丹之遲速在工夫之勤惰生熟耳

王龍溪云致知雖一而所入不同從頓入者即本體爲工夫天機常運終日兢業保任不離性體雖有欲念一覺便化不至爲累所謂性之也從漸入者用工夫以復本體終日掃蕩慾根祛除雜念求以順其天機不使爲累所謂反之也若其必以去欲爲主求復其性則頓與漸未嘗異也顏子竭才不遠而復便是性之仲弓居敬

强恕便是反之世間熏天塞地無非欲海學者舉心動念無非欲根往往假托現成良知騰無動無靜之說以成其放逸之私所謂行盡如馳莫之能止

良知二字乃從生機中指箇靈竅與人使知求端用力之地今有不孝不弟之人指爲不孝不弟則艴然而怒甚至賊人指其爲賊則忽然而悶賊見孝子亦知肅然而敬可見其良知未嘗

忘也吾人若真發心爲性命只隨時隨處致此
良知便是盡性便是保命不可須臾離也
慈湖有不起意之説或以爲滅意非也滅者有
意而後滅不起意原未嘗動何有於滅或以爲
不起惡意亦非也心本無惡不起意雖善亦不
可得而名是爲至善起即妄雖起善意已離本
心是爲義襲
君子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吾人精神易於發泄

氣象易於浮動只是不密密即所謂微也故曰
夙夜基命宥密孔之黙顏之愚周之拙明道之
端坐如泥塑人皆此義也
靜坐行持甚難非昏沉則散亂念有所着即落
方所若無所着即成頑空此中須有機竅不執
不蕩從無中生有有而不滯無而不空如玄珠
罔象方是天然消息
或問衛生之經曰人之有息剛柔相摩乾坤闔
闢之象也君欲靜坐先須調息調息與數息不
同數息有意調息無意綿綿密密若存若亡息
之出入心亦隨之息調則神自返神返則息自
定心息相依水火自交謂之息息歸根入道之
初機也然非致知之外另有此一段工夫只於
靜中指出機竅非臟腑身心見成所有之物亦
非外此別有它求棲心無寄自然玄會恍惚之
中可以黙識要之無中生有一言盡之愚昧得

之立躋聖地非止衛生之經聖道亦不外此裴休
云血氣之屬必有知莊子云物之有知者恃息知是性息是命
世人終日苦擾精神困憊全仗夜間一睡始勾
一日之用一點靈光盡爲後天濁氣所掩是謂
陽陷於陰坎之象也至人有息無睡謂之息者
耳無聞目無見四體無動心無思慮如種火相
似先天元神元氣停育相抱眞意綿綿與虛空
同體與虛空同體則與虛空同壽孟子指出日

夜所息示人用力之方平旦清明之氣不爲旦晝之所梏亡則庶幾矣

內典有空假中三輪觀法靜卽空觀動卽假觀動靜交卽中觀吾儒亦有取焉夫根有利鈍智有淺深學者各安分量或動上磨鍊或靜中攝養或動靜交參

乾之六龍時有始終而德無優劣潛之爲言隱而未見龍德伏地千年始見其天全也吾人所

積不厚精神易於泄漏不足以達天德潛龍勿用陽在下也在下之陽卽河圖之天一洛書之履一一順一逆造化顯藏之機必如此而後爲潛龍之學也大衍虛一

心之官則思思原是心職良知是心之本體潛天而天潛地而地根底造化貫串人物周流變動出入無時如何禁絕得它只是提醒良知眞宰澄瑩中立譬之主人在堂豪奴悍婢自不敢肆閒思雜想從何處來

或問生死輪廻曰子不語怪力亂神力亂是有怪神豈無非不語也不易語耳人之有生死輪廻念與識爲之崇也念有往來念者一心之用或之善或之惡往來不常便是輪廻種子識有分別者發智之神倏而起倏而滅起滅不常便是生死根因此見在之事而儒者委爲異端而不講過矣

或問屢空曰人心本無一物自是空體形生以後便種種世情牽引塡塞始不能空欲復此空體只在一念知處用力一切情念牽扯放不下皆謂之妄皆是不善之動顏子有不善未嘗復行謂之不遠復吾人護心如護眼好念頭不好念頭俱着不得譬之沙泥金玉之屑俱爲眼障顏子之屢空老氏之賓損也

是非亦是分別相良知不起分別之意方是眞

是眞非嘗之境體本虛物之妍媸鑒而不留以照爲明何啻千里故曰是非之心知之端也端即是發明之機其曰性善乃其渾然眞體本無分別見此方爲見性

清夜瞑目烱然深思只今便化一切塵緣能全體放得下否若有絲毫係還未可死在須全放下放爲任生任死一點靈明通乎晝夜萬刼常存與太虛同體恰然委順一塵不動方爲超生

死一日亦可百年亦可非執吝生死以形骸生死爲去來也

禪家期於作佛不坐化超脫則無功道人期於成僊不留形住世則無功此二者不可僞爲聖賢與人同而異皆可假托誑巳誑人以世間功利之智而高談性命傲然自以爲知學不亦遠乎

良知宗旨從一念入微處著察乃是入聖眞機

世間豪傑多在識上承領一切應感有分別者識也無分別者智也目能別色耳能別聲妍媸清濁了然不爽是名爲識目之於色耳之於聲湛然寂靜不於一法而生分別是名爲智變識爲智非是去識以全知耳目不離聲色而一毫不爲所引天聰明也是爲默識此性命根源大易艮背行庭之旨也

良知是徹上徹下眞種子智雖頓悟行則漸修

知善才在文殊會下得根本智所謂頓也在普賢行門叅德雲五十三善知識盡差別智以表所悟之實際所謂漸也此學全在悟門悟門不開無所徵學然悟不可言思期必而得吾儒之良知即禪門之覺照皆智而非識也

古人立教皆爲未悟者設不得巳而有言父母未生以前本無汚染何須修證故教有顯有密凡有言可詮有思可得列爲六經散爲百行種

種色色可倪可象所謂顯也父母未生以前玄玄淨淨言思路絶不可執尋不可污染所謂密也

儒者之學以盡性爲宗性者萬劫無漏之眞體祇緣形生以後假合爲身而凡心乘之未免有漏故假修命之術以鍊攝之使滌除凡心復還無漏之體所謂借假修眞修命正所以復性也即以養生家言之性以心言命以身言心屬於

乾身屬於坤身心兩字即火即藥一切斤兩法度老嫩淺深皆取則於眞息眞息者性命之玄機非有待於外也是故盡性以至命者聖人之事修命以復性者學者之事及其成功一也若謂吾儒不足以養生而別取於命術是自小也老氏長生之說自有所指非執吝形骸之謂養生家未免滯於形骸即爲凡心有漏之因並老氏之指失之矣以上俱王龍溪說

李中溪云人具此性本自圓明周匝徧滿虛豁靈徹無體像可擬非思議可及惟中惟一而已

○性之神識動而爲心則圓者半蝕明者半暗有所倚而弗中矣◒心識發而爲意則蝕暗過半貳以二參以三而不一矣●意識流而爲情則圓明之體全背其違禽獸不遠●故列心意情識三圖以別之

性之神識感物而動謂之心心識爲物所惑謂

之意意識爲物所蔽謂之情格物者非格去外物乃格去我交物之識也使此識不我蔽不我惑不我動也故正心誠意即是格物意誠心正即是物格復性即是致知性復即是知至誠正之外非別有格心意識之外非別有物天性之外非別有知也格致誠正名目有四其實是一時事中人以上可以言頓格中人以下須漸格也

故曰寂然不動為性之體感而遂通為性之用
然則感屬心乎曰否心則為物所動已涉神識
有通有塞此一感字乃性之覺未涉神識故無
所不通道典謂天下之事吾則應之以性而不
對之以心是也聖人應物寂而常覺賢者應物
覺而常寂故曰普物無心順事無情也寂然者
澄湛自得無意必固我之私故曰不動感通者
物來順應無思惟擬議之留故曰遂通皆未涉

心意識以前事

天命之謂性命字有長存不滅之義言性者長
存不死之物也心意非其倫也蓋心意緣物而
起物去而滅其名為識虛假之物也性則物來
亦不起物去亦不滅了然常知迎之不見其始
尾之不見其終其名曰知真實之物也率性謂
道言頓悟此性也修道謂教言漸悟此性也頓
悟誠而明知至也漸修明而誠致知也知性則
知天天道也修身以立命人道也
無欠無餘之謂盡中庸盡性之盡言無欠也孟
子盡心之盡言無餘也人之所以不能明性之
明德者以有心為累意必固我皆心也有一於
此則性為之蔽矣四心盡絕而無有則明德如
日之方中羣陰掃迹矣故心盡無餘而後知性
也道典曰心現則性滅性現則心滅言心性不
兩立也蓋性者純乎天者也故知性則知天矣

知天云者盡心以至于命也道典曰神歸性根
謂之復命此一節言頓悟之事

丹華洞主西蜀趙台鼎長玄著
華亭陳繼儒仲醇
檇李沈中英雋林　校

聖人之道雖貴無心然識垢未除心豈能盡其妙也必克念而後可以無念存心而後可以無心知此雖未至于知性亦不失為養性雖未至于知天亦不失為事天但恐中道而畫正助為病耳誠能一息尚存此志弗懈

則緝熙光明身修性復天命亦由我而立矣故日所以立命此一節言漸修之事

瞬有存息有養瞬屬目為神出入之門息屬鼻為氣出入之門神屬性氣屬命瞬息相依則神與氣相抱神氣相抱則魂與魄相附魂魄相附則性命在我而聖域不遠矣此存心養性之第一關也釋以數息觀為初門道典謂人之息與天地相合

天性之靈明為知心意之曉了為識知是德識是病知之德曰智識之病曰惑向背之間而已背覺合塵為惑背塵合覺為智心意是惑誠正是智念起是識覺之是智識中有識曰凡智中有知曰聖內典云郎其情識示現智海不離塵勞繁興妙用此轉識為智之法故曰聖人之道在夫人日用常行間耳

大都此性主於悟而後可以言入聖不能悟而但能解今之講學是也此之謂畫餅雖吶吶至

老終不濟事然悟非參禪別無入路顔子之坐忘佛之頓悟道之定觀皆一法也世人談性惡聞禪學蓋飲宋儒之毒而然矮人觀場隨人道妍醜而已却不曾實見若要實見必須大悟若于偏小悟不知數然後可以言聖域之優入耳以上俱李中溪說

心有眞有妄何謂妄念念起滅六續不息者是也過去見在未來隨境流遷攀緣不已衆生日

用思慮浮遊認賊爲子失却元常故受輪轉何謂眞本來面目寂然不動者是也從無始來妙湛圓常堅固不壞了了常知靈靈眞覺諸佛祖師卽証此心之全體而刷脫玲瓏轉入無盡者也妄心又謂之識神眞心卽謂之佛性學佛初步正恐眞妄交錯金鑛混淆若眞妄二相了然分明則照機內照如珠發光圓常之眞超然獨露然後轉入無盡二事雙融乃脫生死得大受

用蓋衆生者從眞起妄而參請者覺妄還眞及乎眞體洞明則復眞妄雙遣徹証無心矣華嚴曰理事含容心心無礙楞嚴曰心精徧圓含裹十方

老子曰人心排下而進上上下囚殺淖約柔乎剛强廉劌雕琢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懸而天僨驕而不可制者其惟人心乎楞嚴曰如是擾亂相待生勞勞久發塵自相渾濁由是引起塵勞煩惱孟子曰操之則存舍之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三教之論心如此皆謂妄心擾動眞性

道以精爲寶寶持宜密秘施人則生人守己則生已

樹衰培土陽衰氣補含育元氣愼莫失度

修煉元氣至無出入息則三官不能錄萬靈潛

衛矣

閉氣者非閉噎其氣也乃神定氣和絕思忘慮便鼻息悠然若有若無

黃帝使罔象求玄珠於赤水赤水者血也玄珠者氣也罔象者無思慮也故玄珠非靜默無由得之

心印經所言存無守有是採取結胎事煉精也回風混合是呼吸火候事煉氣也默朝上帝是

移胎換鼎事鍊神也乃一套事非三條得訣者自知之

內工口訣以靜極無念爲主每於亥末子初守之明月朗時須下手黃河清處是源頭明月朗時自有無人無我之景象須臾黃河水微上微動採取之意至中宮靜守之此是得藥得珠之候以後不必用功只是靜以守之可也按俞玉吾云人徒知子時腎氣生得火烹煉凝而成液

遂認爲眞鉛而欲取以點離宮之眞汞殊不思既成液矣則有形質其體重濁安能逆流升上作丹之法不過於此時發火於下以感其烝耳火候既盛其氣翁然上騰與山川之靈相似迨夫升入泥丸然後化爲甘雨下入重樓未嘗用其質也黃河清處此之謂與明月朗時是光透簾帷之境所謂虛室生白也黃河清處是捨濁取清之意所謂水源至清也若非至清則雜後大矣

車牛簾謹塞兌心頓於息頓字極玅隨息而入隨息而出凝住念頭不在上下不在內外不在中間良久喘息漸微綿綿歸元自然虛豁豁地倘如念起再頓再凝此鍊念頭試過之訣也

僊佛與儒皆其名耳孔子知人之好名也故以名教誘之大雄氏知人之怕死也故以死懼之老氏知人之貪生也故以長生引之皆權立名

色以化誘後人顧一二聖賢爲是誘人者何心所欲誘人者何如可以思矣

王龍溪述王陽明自云嘗于靜中內照形軀如水晶宮忘已忘物忘天忘地混然虛空同體光耀神奇恍惚變幻似欲言而忘其所以言予聞師云此乃眞景象也在玄宗爲心境通以前事在釋典爲五陰盡以前事所謂見諸佛心如明鏡中顯現其像正是悟門

追二炁於黃道者謂督間元炁精炁動升於上以心神迎之則三者混合於中宮故曰會三性於元宮名爲水火交姤心目不可缺一

道水也在人身曰氣也所以曰道生一盞水藏也天地生于道以水浮世界耳故道去則人死水涸則魚終保生者務修於炁愛炁者務保於精精氣兩存是名保眞

離女陽中陰也在卦爲離在人爲心故曰心珠

火從離卦起念頭動處謂之道

道者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間大則包涵天地細則貫串眉毛神機內動目睫飛鉛爲其間在神識內動六機在目而明見陽神於天道故曰機在目

魂以精爲根魄以目爲戶精消魂損目動魄散是以聖人蓄精愛視

晝存氣府夜存神宮氣府者名曰丹田神宮者名曰明堂晝不存氣府元氣不行夜不存神宮目不覩神

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先須於形山之中豁然披洞矚此眞寶然後翻身再參推闢之事則有本可據不落幽頑

食木者多力而愚食肉者勇敢而悍食谷者多智而夭食氣者神明而壽

小周天坎離交大周天乾坤交內日月交精外

日月交光四交而丹道畢矣

虛心則念靜一塵不染實腹則丹成四大牢固

心者火也助則爲火焚忘則爲火冷道有二乎哉

人身上有天谷泥丸藏神之府也中有應谷絳宮藏氣之府也下有靈谷關元藏精之府也聖人則天地之要知造化之源神守于元宮氣騰於牝府神交氣感自然成眞

陰陽性命種種異名要而言之不過神炁而已

人惟夜逐夢遊晝逐浮想而神自放蕩苟能無想無夢則元神現矣上任呼吸下任感泄而氣自耗散苟能息住精住則元氣完矣神氣凝結名曰法身故曰神在性兮炁是命神不外馳氣自定又曰精炁原爲本神靈共一家若能擒五賊自可結三華

外藥達恍惚杳冥之旨內藥名泝流胎息源之

人身先天之氣其標行於六脉而根係於臍腎之間故或謂之生身受氣初或謂之元氣舊聚處或謂之父母交垢之後始生脉絡而先天之氣常遊之矣（先儒云切脉可以觀仁）

無者亟陽之氣也有者鉛陰之質也無因有激而成象有因無感而有靈（邵子云火生於無水生於有）

目之黑者水也次黃土也次青木也次白金也次赤火也五色既成陽神乃寄光于上是謂神光

養神於氣氣會於神神氣不散是謂修眞子不離母母不離子子母相守長生不死

沁園春云進火工夫牛斗危參同契云河鼓臨星紀兮人民皆驚駭壇經云刼火燒海底風鼓山相擊夫斗牛也星紀也山相擊也皆是一處也一時也一物也其艮寅之際與

內典三五限期金丹十月火候皆以三百日爲

率然亦約數耳

築基者鍊精也鍊已者止念也凡鉛住而後藥生藥生而胎始可結矣浮念淸而後性歸性歸而後胎始可脫矣若上不能止念下不能留精雖談天論地終成話餅耳故云大道教人先止念念頭不住亦徒然又云長生至愼房中急何爲死作令神泣

箕筆云靜養間天地不遺心孔內動作處山川

齒在眼睚中
忘言守一者謂西南鄉也亦曰水鄉也大衍之
數虛一以象太極
一者道之子道烝一動而生水故一爲天地之
根萬善之長
求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不如求四大五行未
生以前氣象所謂無相有覺也
易云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無咎

夫艮其背即内觀其心心無其心也不獲其身
即外觀其形形無其形也行其庭不見其人即
遠觀其物物無其物也無咎即無欲也
金液乃肺液也玉液乃腎液也
宿有房日兎畢月烏丹書云日烏月兎謂日月
之交也兎自日屬所謂月中兎者月中日光也
借此以喻神入炁中猶日光照入月内乃以兎
屬月以爲法象金丹四旨字内日魂玉兎脂月
魄金烏髓是正言之耳注者反迂其說可笑
沁園春詞云曲江上月華雲淨有箇烏飛諸解
欠明蓋大腸九曲之左小腸十二曲之右爲丹
門故曰曲江上也月華陰中之陽爲玉兎也烏
飛陽中之陰爲日精也此言日月合併陰陽交
姤而藥物入門也
天台智者調和法門云行者修心善調五事必
使和適則三昧易生令依標列其略於左玄門

之所禁秘而不肯輕傳者禪那方以爲便門而
滿口道之惟恐人之不知其用心廣狹爲何如
耶
一調食
食過飽則氣急身滿食穢濁則心識昏食
過少則身羸心懸食不宜則動宿病
二調睡
睡眠過多廢修聖法調伏睡眠令神氣清

白念心明淨乃可棲心聖境

三調身不寬不急是身調相俱入任出三義安坐　正

脚半跏或全跏　安手正身　正頭頸　吐濁氣

閉口　閉目

四調息不澁不滑是息調相

一風出入有聲守之則散　二喘結滯不通守之則結　三氣出入不結守之則勞　四息不聲不結不麁出入綿綿若存若亡守之則定

前三相者是名不調而用心者復為心患

若欲調之當依三法一者下安着心二者

寬放身體三者想氣徧毛孔入通同無障

五調心不沉不浮是心調相

一者調伏亂想不令越逸

二者當令浮沉寬急得所

坐時心中昏瞶無所記録頭好低垂是為

沉相當係念鼻端

坐時心好飄動身亦不安念外異縁是為

浮想當係縁臍中

心急病相者由攝心用念因此入定故胸

臆急病當寬放其心想氣皆流下

心寬病相者覺心志散慢身好透迤或口

中流涎當斂心急念令心任縁中

一于初入定時調三事身既為麁息居其

中心最為細調麁入細令心安靜

二任坐中調三事令一坐之中身息及心

三事調適無相乖越

三出時調三事坐禪將竟應先放心異縁

開口出氣想從百脉隨意而散然後微微

動身若出既頓促細法未散任在身中令

人煩燥不安

文始經云云者風風者水白者氣氣者金風散

故輕清者上天金重故重濁者入地乃魂魄一

字之義

婦人懷胎在下田與腎相對曰胎田男子常能
存養胎息凝結神炁故無饑渴寒暑之所撓陽
神出入謂之胎息
金水訣云男女命門係胞隱精女但寄産男失
其金生竅掩塞不見其形狀如偃月金水之靈
弦中二八兩竅洞明子若識之五神歸併萬炁
固守與天長生開天策景玉經云人月胞元狀
如偃月大可容升小可容卵隨月生死二七相

半兩弦之間兩弦之間即兩腎之中元海一穴
也金水氣滿子若得之壽命無間胎僊訣云元
海號神室狀如鷄半殼其大可容升其小可容
勺神炁精內藏如子在胎膜又云神室之狀鷄
子蓬壺黃庭爲口關元爲足生門据前密戶殿
後火陽居左太陰居右呼吸日月爲神主宰藏
神致靜可以復命
呼吸有數作用有時使二炁左右交冲元海竅
脉忽爾洞開氣精俱入謂之氣歸元海便覺臍
下躍躍然如火熨湯淋正如子在胞胎時動躍
之狀是其驗也二炁俱入元海藥物既滿爐鼎
後弦方用固濟爐鼎既立是謂胞胎此言男子
身中元有受炁之處亦猶姙娠係胞之所耳故
知精華之炁不爲無用其名雖俗其用不凡其
物雖輕其功甚大聖人愛精重施豈虛言哉
復元炁之法以減息爲候心神湛寂其息自減

減半息增半壽也從減息至無息則復元歸本
矣經云凡人以有息爲常聖人以無息爲常大
洞經云初定通息太和一千元合五千十通成
眞莊子云物之有知者恃息
華嚴經云善才參第六比丘見其端居寂默出
入息盡
平崖雲云眞汞乃我之遊魂也心實主之神實
統之不可直指曰心曰神也謂之元神眞鉛吾

身之元陽也自洛地一囫寄居西南坤位魄之類也修養家以鉛制汞不過使元陽與遊魂重來相見聚而不散返吾身未生之初耳又悟眞云但將地魄擒朱汞自有天魂制水金蓋三魂者乃震之三七魄者乃兑之七魂魄未合故謂之金木間隔黄庭經云攝魂還魄永無傾和制魂魄津液平凡諸多名皆是譬喻若孜孜龍虎烏兎之類與吾身何干涉耶

今時玉液入口來日玉液依時復生運用同初前工不廢又云不可如初下手之有所事亦不可外初下手而它有所事鉛汞欲有爲而動也吾則迎其機鉛汞復其所而靜也吾則守其一周而復始日復一日既得藥後要知坎離之不歇乾坤之無窮也腎氣生而不交者心氣不下也浮想不清故也

是謂外火雖行內符不應

至時寒似氷迎之以汞結顛倒片餉間混沌超生滅

子時太陽在北方而人身氣到尾閭關於此時起火則內外相合乃可盜天地之機而成丹故曰天機與人機對舉

紙册云形神相顧入道初眞形神相伴名曰得眞形神相入名曰守眞形神相抱名曰全眞形神俱妙與道合眞形神雙捨名曰證眞普度後學以眞覺眞

迎眞契玄左腎元炁動於癸時右腎精炁動於丑時二炁下沉大作於艮寅故曰元炁行於水海精炁行於鬼道元海竅脉既已閉塞信有位而無時矣若能奪其二時再還元海更以兩弦之日而制造之而開闔之則元海一處再立形炁精炁乃有所歸謂之挾制爐鼎奪其二時謂艮寅作用有時也兩弦開闔前呼吸有數也

癸丑之時不令其下沉故曰鉛遇癸生須急採

又曰時將丑也又曰後天則克化爲精矣蓋採
藥有時進火有數必鉛中作汞借炁進火使大
藥堅固永鎮下田名曰採補
命門一藏日夜傳受脾胃食味之炁嵛於其間
谷於脉絡守其位曰炁離其位曰精泄而爲液
積而氣多久必自潰終無所歸沉滑垢遺淫濁
淋漓雖不淫慾亦必走泄焉丹陽曰箇中不識
眞消息牢捉牢擒走不禁是也

玄者黑而有赤色蓋北方陽動而生水陽炁赤
水黑色故曰玄太玄重玄玄一乃水炁之盛故
爲天地之根

一者萬化之本老子之得一楞嚴之全一孔子
之一貫蓋天地始生自一數起於北方一陽初
動而生水亦猶人之生以一陽之精結爲胞也
雌一雄一帝一謂之三一之道

紫清天柱太無空洞之中於人則腦門是也紫
清太上蕊華林絳實朱柯竹葉深咀嚼絲英入
不老常觀烏兎換光陰在人則腎水黑心火赤
二炁交姤化爲純陽紫金精葉成林華茂果實
自已眞人餐之可致長生之道故佛身號紫金
光聚

大洞經云長眠大無外如布袋和尚陳希夷一
睡數月塵積滿體蓋息定也丘長春曰息有一
毫之未定則命非已有

天上三光日月星人之三光兩目心日月失度
星辰留伏天地災變目有所惑心有所感身體
傾危日月星能照天地雙目心能顧一身不令
外物之所蔽

胎僊者有炁而無息　伏氣者胎丹也

上弦下弦以藥言弦前　後以時言

釋迦說法眉放白毫元　去眉放青毫蓋白
毫西方金氣雖是表性命　青毫東方木

炁雖是表命性在其中

烟蘿子存守九宮訣云頭有九宮兩眉之間却入一寸爲明堂宮太乙君居焉左有紫房右有朱戶着錦衣貌如嬰兒爲身形之王却入二寸爲洞房宮中有二眞人左無英右白元中黃却入三寸爲丹田宮左有上元赤子右有帝君却入四寸爲流珠宮太乙眞神居之却入五寸爲玉帝宮玉清眞女居之明堂上一寸爲天庭宮上清眞女居之洞房上一寸爲極眞宮太極帝妃居之丹田上一寸爲玄丹宮中黃太乙眞人

居之流珠上一寸爲天皇宮太上后居之凡五雌四雄也

內境論云人有咽有喉喉在前主出納咽在後主吞物咽爲胃系下連胃脘爲水谷之路喉爲肺系下接肺經爲喘息之道自喉嚨而通於肺肺下無竅四有空行以分布清濁之氣而爲氣管肺之下有心心之下有膈膜與脊脇周回相着遮蔽濁氣令不薫心肺謂之膻中膈膜之下有脾胃肝膽脾居胃上與胃膜相着肝之治在左其位居右有獨葉者二葉三葉者胃之下有小腸爲受盛之宮化物出焉小腸之右有大腸受小腸之谷爲傳道之官大腸之側有膀胱以虛受水爲津液之腑凡胃中腐熟其氣自胃上口賁門傳於肺播於諸脈其滓穢自胃下口幽門傳入小腸小腸下口闌門泌別而水入膀胱滓入大腸橫膜之上竪膜之下與橫膜相粘而

黃脂漫包者眞心也其漫脂之外有細筋膜如絲與心肺相連者包絡也眞心不受邪凡病者包絡也腎有二元炁屬焉形如江豆相並而曲附於脊膂外有脂裹裡白外紫有係二道上係於心下連於腎坎離南北水火相感其一爲命門莊子云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謂其了知牛之肯綮脉絡也頗有衆生於己之心肝胃腎筋轉脉搖不能明了何以入養生之門耶

昔有僧坐禪聞香積之氣心念曰必是齋供或見天僊來請赴天厨供遂於定中便去日每如是有明眼師見之謂曰汝墮一厠中矣僧不信遂令再赴供回師取厠中一虫殺之僧方悟以此觀之鼻之於香亦能引入爲異類香嚴童子聞香便悟其所從來立躋果位一般香氣迷悟兩途可不謹之

祕筆所傳胎息之法以鴻毛置之鼻端數息炁之出入自一至十十取百百取千千取萬以至于一定不復往來出入者或深淵下坐數日不出者則饑渴來除寒暑無畏入有饑渴寒暑者爲元炁出多入少故也故曰玄息自長生莊注云氣海爲息之根蒂

天象圓而光景煥明人能清虚淡泊自然見其本來性天虚圓靈明圓明即玄關一竅也非心腎口鼻之屬知此一竅則冬至在此藥物火候丹基在此古人云玄關一竅乃天地大根源契合五千字妙通三百言即此也

心想如猿猴無有暫停時若欲折伏者當須調大乘古人云攝心一處即是菩提道場散亂片時便落衆生境界蓋意乃五臟之中四神之首上下中停爲得中之地人能晝夜照顧省察提撕毋令昏瞶常惺惺地百日自通靈華嚴經云若有欲知佛境界當淨其意如虛空

冲和者全借火煉其氣其氣上升生發在於太乙元君未生天地先生太乙元君太乙者北方壬癸水在兩腎堂間上透泥丸下至湧泉

瞥起是病不續是藥不怕念起惟恐覺遲古德云若人淨坐一須臾勝造浮圖七寶塔寶塔終久化爲塵一念不生成正覺蓋此心一念不生直躋聖地

東坡云卓然精明念不起兀然枯槁性不滅二

何尚出一箇正定的模樣
宗門云賓中主主中賓如善才叅見五十三位
善知識是以先天炁爲主以後天炁叅之
吸提呼嚥龜鳳交併陽關指點鬼路自禁乾封
常行工效相應艮寅不動長生有分又云閉門
上嚥勒關下搐定息內觀眞陽自足日用之工
大中妙行以炁爲主有天地之炁與父母之炁
混而生人在胎中臍蒂與母相連隨母呼吸旣

生剪蒂各自呼吸炁藏於炁海謂之命元修命
者修此也註云太玄者兩腎中間一點眞陽元命
天地之炁受命之命也父母之炁召命之命也
人之炁以萬計所謂浩然之氣充塞天地若不
能貴其根本耽戀酒色炁漸隨散至中晩之年
不及數千所以神疲力倦若知存養則萬物復
爲之生矣昔三一王先生夢神人告曰上帝命
汝任金華洞賜丹一粒還汝精神復汝元炁故

知神炁不備無得道矣
王樞經云身中九靈何不召之召之則吉身中
三精何不呼之呼之則慶神閒呼召則聚而通靈
集仙傳云周從泗州人也徐神翁深重之曰我
少而婚是人幼得道其神全吾不及也周從者
其老子所謂早服而重積者與
每月弦望晦朔海水隨爲消長亦如人身每一
日一夜血氣一朝於顖門遇其朝時即默默靜

坐凝定神思但聞血氣自踵至頂奔走湊理蔌
蔌之聲如羣蟻相緣五臟六腑轉動聲響內外
相應見乎四體達於聽官久之又徐徐散去閒
寂無聲此亦修行之大端也
丹法不過採藥進火二著工夫送入腭中隨意
而止不復下流謂之採藥以神御炁以炁定息
息息歸根謂之進火
日用工夫以元神爲主何爲元神內念不萌外

想不入獨我自至謂之元神三教聖人皆是發明此義

先天一點靈明是曰性從虛無生靈是曰神神妙萬物而爲言也未入殼子內則上下與天地同流既歸人身各有所附人無此靈則頑然一物而已神居泥丸

先天一氣散於周天息數之內（在天爲三百八十四度在易爲三百八十四爻在丹道爲三百八十四銖每二十四銖爲一兩以按金丹一斤之數）本來

無質聚而成形顯則成象萬物得此數而生還丹得此數而結數在天地合於冬至之前數在人身合於念頭之前且冬夏二至乃天地之數一升一降之機關一呼一吸乃人身之數一出一入之門戶金丹之道以人身一呼一吸之中念頭一動一靜之處合天地一周之數假此而調停謂之採藥假此而攢簇謂之煉丹必首尾相應內外符合自轆轤而泥丸送下丹田會於

生殺之舍恍恍惚惚杳杳冥冥似有如無非空非色情濃如醉身快如浴起不及片時結成黍米名曰刀圭此還丹之景象也（清風爲巽濁氣爲離）

劉綱眞人於甲子庚申生日本命祭享形神尚得神聚長生不死趙眞人於靜房空室調神出殼如壯士展臂可千萬里陰鬼不相干亦得留形住世況夫補已散之靈烝盎見在之魂（神哉）

六字訣其法鼻取口吐切忌有聲肝若噓時目

睜睛肺知呬氣手雙擎心呵頂上連叉手腎吹抱取膝頭平脾病呼時須撮口三焦客熱臥嘻嘻春不呼夏不呬冬不呵秋不噓四時常有嘻三焦無不足八節不得吹腎氣難得盛凡有餘則引其子不足則殺其鬼如肝本噓也有餘則用噓噓亦不能引肝氣若引其子則用呵字瀉心之氣心氣既行肝氣自導也如肝氣不足是肺鬼之有餘乃殺其鬼用呬字泄之聰明之士

而後五行生剋調和其燕脈過不及而陰陽自
正依時對節下手行工默契天機混合玄理
凡儒經云病小用水病大用火水者凡有疾病
閉戶納氣一口復一口定中送在病處皆可痊
妄名曰法水逍遥子曰法水能朝有秘關逍遥
日月遺循環是法水治病也若人誤犯天神或
身不節急入靜室散髮披衣閉目冥心正坐握
固叩齒集神升身起火微以意留息少入遲出

默想臍下火輪大如斗須臾焰起可比車輪蓋
罩定自身令陰邪鬼魔不敢近也釋家降魔火
道家焚身火行此火須是久絕嗜欲丹元堅固

寶顏堂訂正脈望卷之八

丹華洞主西蜀趙台鼎長玄著
華亭陳繼儒仲醇
繡水陳天保九如　校

教外別傳云一吸便提息息歸臍一呼便嚥水
火相見一陽動時急行此法行鼻息而不得下
部提縮之法與知提縮而不得鼻息往來之法
皆非眞傳也大丹直指云採藥行火之際陰魔

所撓緣入邪念腎氣下行謂之危險卽須抽鉛
添汞（出息爲鉛抽者泄腎中氣也入息爲汞添者收心中氣也）如入炁至中
宮可留住其出氣以意引過尾閭穴伸身偃脊
抽提外腎使氣從尾閭入夾脊雙關直上腦使
龍不上奔虎不下走邪念自止也如氣覺未過
關再偃再抽直要使過謂之肘後飛金晶經所
謂若要不老還精補腦但初行費力久則甚易
天隱子云伸左右足端坐俯首極力直頸兩手

握固又於二肋之下接於腰胯之骨左右聳肩閉息頃刻候其氣盈面赤則止行之者七久久則氣從夾脊上至泥丸席上輔談云有人精遺不禁予授以一法但脇小腹縮尾閭閉光瞑目頭若戴石即引氣自背後直入泥丸而後咽歸丹田不論遍數行住坐臥皆可為之不半載疾愈而顏如桃矣採眞機要云鼻吸氣為通夾脊唇包齒乃拔陰陽不因遍體咸施力怎得珍

羞到口嘗又傍門有鼻吸口吐之說以為不漏夫既吐矣安得不漏予不信及試之果諗大抵予後人多陽舉當用意提腎以鼻長收短放使之綿綿歸根則陽回而精固矣各家工用大同小異詳載初基保煉訣

邵子云動物自首生植物自根生自首生命在首自根生命在根

素問云升降出入無物不有修養家存神泥丸則丹田之氣上升蓋神之所至氣亦隨之而往也方中術手按尾閭吸氣咽津雖得其緒餘而亦不泥

女媧煉五色石以補天不過喻五臟之氣耳養生之法潛神內視則五臟之氣聚於丹田自丹田熏蒸達於腦中腦為昆侖居上象天補天即黃庭經之補腦所謂子欲不死修昆侖是也

木石皆有心也使木石無心何兩石相摩兩木

相摩而火生乎物之有火猶人之有心也

洞通也上通於天下通於地中有神僊幽相往來天下有十大洞三十六小洞居太虛之中莫不洞洞相通惟僊聖聚則成形散則為炁自然往來虛通而無滯礙人身之中亦有洞者頭有九宮上有參天共為十八洞柱骨二十四節十二重樓共三十六洞上通泥丸九天下達尾閭九地中有眞氣幽相往來是以聖人於虛極靜

竅之中幹轉璇璣神通氣洞通者升降上下往
來無窮也

靈者神也寶者氣也形者靈寶之宅舍也夫人
有耳目乃元神之門晝則心寤神遊於耳夜則
目寐神歸絳宮衆人神遊於外晝想夜夢薾然
馳逐於無涯之欲若夫至人萬法俱忘惟神是
守目內視而神光煥於玉關耳返聽而玅用顯
於瓊房神宇泰定一念不生智恬交養久而通

靈夫人有口鼻乃命出入之戶息息通於天地
元炁之所往來凡一呼則谷炁出一吸則元炁
入不死之機長生之要實隱於此衆人心靈外
馳神躁氣促息之以喉胎元散蕩惟至人深達
造化之源呼吸太和之氣奪本還元歸根復命
息之以踵實莫實於氣也故泥丸玉關所以棲
其神玄門牝戶所以襲其氣氣以制神神以攝
炁母子相守性命混融然後萬神不散故能靈

一元凝結則成寶氣者神之宅也[illegible]也神統於心氣統於腎形統於首形氣交而神主乎中三才之道也
天尊則元氣是也法身無相積炁成眞爲天中
之尊聚則成形散則爲炁

元炁之運獨秉化權凡胎卵濕化之四生至於
艸木花卉飛蠢蠕動有情無情皆含育元氣而
生故元炁在則柔弱滋養而生元炁去則堅强
枯槁而死老子云柔弱生之徒剛强死之徒

翕一冲而制在炁履空如實魚一躍而制在水
穿水如無衆植凋殘獨松栢常茂者氣堅也羣
動寂滅惟龜鶴不瘁者炁壯也形爲留炁之舍
炁爲保形之符欲留形住世必先養炁至大至
剛充塞於天地之間炁聚神靈遨遊於風塵之
表善養生者養其形善養形者養其炁

莊子云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道者炁
也魚在水中水在魚中人在炁中炁在人中魚

失水死人失炁亡魚能吐納而化水則不死人能吐納而化炁則長生舉世知食谷肉果菜以養命而不知土地之精皆屬於陰惟元炁乃屬陽一呼一吸爲一息一日夜一萬三千五百息與炁計八百一十丈升降於鼻口呼吸之間凡夫不能掌握皆歸空而散則一息不返人命卒矣故曰養氣留神乃不死之訣莊惠有魚樂之問亦此意

元炁在太空虛無之中其猶槖籥豁張而不息

有而無形無而有精失之則死得之則生亘古亘今得道昇仙者不知其數皆得冲氣以爲用始成眞

慶雲祥烟乃太和妙氣之異名生門死戶乃玄門牝戶之別號凡言門戶者必有物從滋而出入也人欲長生久視當於生門死戶之中窮通基之端究造化之妙使通天地陰陽二炁往來升降之不窮謂之出日入月亦曰出清入玄也

像龜引息通竅不死効蚌吸月涵養結珠

山家清事云內腎一竅名玄關外腎一竅名牝戶無所感觸則精不外化而復元關可以上通旣通則精氣流轉於一身而復歸於元海又能凝神調息以養之至於息調心靜則可以入道

大道始初發生乎一炁一炁分爲玄元始三炁三炁結爲三清三色混沌煥爛太空三炁各生三炁疊三成九即成九霄而爲九天也生神章

云須延總三靈玄元炁始分黃庭經云三炁右廻九道明又曰九炁映明出霄間是三炁爲天地之尊九炁爲萬物之根人能採鍊玄元始三素之氣通感祥烟慶雲之際是謂得造化之樞機

聖人之死曰神賢人之死曰復衆人之死曰物何謂神養聖胎於神室身內生身陽神脫質死而不亡也何謂復不與物交性無所着以生爲

寄以死爲歸能虛諸所有而神識靈明出乎物
外輪廻不入陰官莫拘倏然自在雖南面王樂
不及也此明心達性禪伯之流超悟眞常永無
係累稍或見地未明修爲有缺着于談空滯於
觀想終則謂之英靈若爽鬼仙是也或欲出世
則能奪舍投胎何謂物夢魂想念常與物交不
能外物安出物外故命將終形神不能相離如
生龜脫殼螃蟹入湯苦楚萬狀既死之後境界

黑暗如夜半飛禽茫然無投隨業識以受生化
爲異類而不覺也人纔終諸處冷惟頂門尚溫
暖者徑歸淨土得道心頭尚溫者再得人身故
內典云頂聖眼生天人心餓鬼腹旁生膝蓋裏
地獄脚板出是也
空彼萬法而妙用在中內景煥爛而返視獨見
故曰空中何約在兩眉間直入三寸爲腦血之
瓊房魂精之王室百靈之命宅津液之山源一

名上一赤子乃形軀之上神故曰名爲泥丸夫
金木之氣靑白交會則化碧霞水火之氣黑赤
既濟則化紫雲夫受鍊形氣莫先於眞水火也
眞水非涕唾津液谷氣所化之濁水在乎采太
和妙氣之中自有眞一之水謂之玄泉要當明
其水源之清濁也火本無形因物而生用之無
法則禍發必克僊家行火亦有數等用之則滅
尸鍊魄體變純陽則有符數契合周天日月之

纏度口口相傳不書竹帛夫行水不行火則氣
難上騰行火不行水則不能薰蒸水火既濟而
氤氳氣乃化爲紫雲神聚處氣必朝之故紫霞
翁鬱上朝泥丸覆蓋於中央黃君故曰紫雲覆
黃老符火見火篋圖說
夫神有陰陽因存思念想而後通靈者亦能出
入天門預知未來謂之陰神積水火之烝結而
成祥身內生身胎僊舞蛻謂之陽神陽神爲僊陰神爲鬼也烝

有清濁谷肉果菜之類滋地根而生長者谷氣也故曰濁太和炁炁生天生地神鬼神帝强名爲道道卽炁也炁卽道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乃虛無之中清陽之炁也積陰炁者死服陽炁者生精有順逆順則成人逆爲丹母皆行火而有升降也凡夫婦之接名曰刼火亦通三關尾閭故順則成人若乃提縮金龜是謂文火閉息而行是謂武火契合日月謂之符火

故㥪人道士閉金鎖徹玉關運璇璣斡日月金精貫頂銀浪衝天是謂泝流故曰逆爲丹母順則形敝逆則骨堅也夫人有耳目者乃神之門鼻口者氣之戸尾閭者精之路神徼炁用天眞之聖功盡於此矣於是至人內視返聽凝其神呼吸太和襲其氣逆運流珠聚其精三寶凝積於神室之內皆化爲神是名三寶君神者人之主將寐在脾熟寐在腎將寐在肝或云在膽正寐在心故天地之大寐在夏人之寐則存乎心

人頭有天亦曰天谷魂神居之黃庭經所謂上有魂靈下關元是也形好食味神好食炁炁乃陽神之飯食也生神章云魂生攝遊炁飄飄鍊素華遊炁者乃上天炁也神不得炁以制之則不能靈谷不得炁以充之則不能盈神無以靈將恐歇而去矣谷無以盈將恐竭而空矣谷神既逝人命終矣昔之未遇元炁蕩蕩而去今既明眞去而有所復來故曰大還還將上天之炁

以制九天之魂始得谷神不死鉛靜物也元陽嘗之汞動物也遊魂嘗之土則立中間而合兩頭者也土擒鉛鉛制汞只是以靜制動使元陽之炁與遊魂重來相見凝聚不散復返吾身未生之初耳非隱怪之事也

天炁者起於太易之先超乎萬象之外呼吸玄牝之靈凜雪希夷之域乃清虛有道之炁也玉皇神丹訣云知至道者天不殺服元炁者地不

𣩵能明吐納之理即餌日霞日精月華月英三素五華元皇正氣來合我身皆天炁也太和入體則骨肉輕清頂生圓象隱顯自然故曰天炁蹤一身始成自然人如起於不潔之地因於燥濕之處雜腥穢之飲饌混塜尸之蒸鬱斯乃濁惡沉滯之死炁僊道忌焉所以仙人多棲居以其近天炁也黃庭經云至忌死炁諸穢賤

列子云炁聚則生炁散則死夫炁聚則生人不

能禁也炁散則死人不能止也元炁既無禁止則是命屬造化而不屬於我也至人得其樞要能掌握呼吸之息息之出入由吾掌握是我命在吾不屬乎天諺語所謂將息實仙眞流傳黙化凡愚之言也能悟之者將其息而使不散則自然委和之氣鍾聚於一身久而積功累德自然成眞

天人受生胞胎之中綿綿十月氣足神完解胎而生謂之嬰兒嬰兒之心但知食乳餘無所知乃含眞抱樸之時也既生百日爲物所誘情見於外俄而能笑變嬰爲孩自此乃喪眞失樸之始也然後十五爲童二十弱冠耳目聲色七情六慾純樸蕩然盡矣一日一夜萬死萬生驅役魂神不閑一息乃處世之人生身受罪於無間地獄湮淪汨没無有出期苟非得道孰能免此

莊子一書諄諄於息之一字如生物之以息相

吹也眞人之息以踵常人之息以喉物之有知者恃息子之鼻間栩栩然不一而足

內觀經云炁入身來謂之生神去離形謂之死是以聖人盗採天炁歸乎一身聖功沖用三返晝夜不欲暫停

天仙不離於天神仙不離於人地仙不離於地樂石仙不離於陰靈之鬼皆所行之道類使之然如水就濕火就燥也上學之士凝神煉氣復

命歸根體變純陽身超塵劫至於咀嚼朝霞嚥
𠻳沆瀣二景纏絡六炁臻身呼吸大梵之靈英
妙用悉享於天厨自然長生歸於天堂矣不食
百谷之實土地之精故一身不死於地而無淪
墮之苦
心爲朱陵府謂之君火閉息宴坐以心引之則
無乎不焚腎爲玄冥府謂之臣火伸腰脇腹閉
息行之則無乎不達膀胱謂之民火提動機關

金龜吐𠻳則無乎不升煉上尸則火氣騰陟於
絳宮故曰上登朱陵府焚下尸則火氣透徹於
尾閭故曰下入開光門法詳見靈寶畢法鍊形內
人之頂骨八旂謂之八天亦曰八門中有金樓
寶殿玉闕紫房自巳無相眞人總領萬神居之
道成則神光內燭天門豁開嬰兒蛻质於是眞
人飛從天門而出度人經云上開八門飛入法
輪生神章慶此嬰兒蛻者正謂此也

內典云生死妙常惟汝六根更非它物道典云
心肝脾肺腎腸胆只可借助爲階梯然則行者
可不求上乘之法而自落陰界也乎
宏智師曰一性湛圓本地之光明發耀六根互
用通身之手眼隨宜便能眼處作耳處佛事耳
處作鼻處佛事一切事不爲眼碍文殊門中發
機一切聲不爲耳塵觀音門中透徹一切用不
爲身拘一切應不爲事着便於普賢門中出沒

長沙和尚曰從眼根返源名爲文殊從耳根返
源名爲觀音從心返源名爲普賢文殊是佛妙
觀察智觀音是佛無緣大慈普賢是佛無爲妙
行三聖是佛之妙用佛是三聖之眞體圭堂曰
華嚴以文殊爲眼門觀音爲耳門普賢爲心門
分之爲三聖合之成一佛眞體開合妙用交叅
一一交羅重重無盡所以普賢曰汝應入我一
毛孔我今示汝佛境界不省這箇意修行徒苦

辛

安國球云若從文殊門入者一切無爲上木庢礫助汝發機若從觀音門入者一切音響蝦蟆蚯蚓助汝發機若從普賢門入者不動步而到以此三門方便示汝

楞嚴經如是六根隨拔一根脫粘內伏伏歸元眞發明本耀耀性發明諸餘五粘應拔圓脫不由前塵所起知見明不循根寄根明發由是六

脉堂卷八　未

根互相爲用又云識陰若盡則汝見前諸根互用從互用中能入金剛乾慧圓明精中於中發化○又云五陰本因同是妄想非汝六根互用開合此之妄想無時得滅○圭堂云此過關後事故楞嚴六根互用處云過去諸如來斯門已成就見在諸菩薩今各入圓明未來修學人當依如是法○又云或謂教中道無眼耳鼻舌身意將甚麼互用却不道不與麼爭見得無所以

曰六般神用空不空一顆圓光色非色非斷無也以神用故能互若局於根塵安能互用也耶

楞嚴經心精發揮十用涉入圓成一心名發心住心中發明如淨琉璃內現精金以前妙心履以成地名治地住心地涉知俱得明了遊履十方得無留碍名修行住行與佛同受佛氣分如中陰身自求父母陰信冥通入如來種名生貴住自發心至此謂之入聖胎既遊道胎親奉覺徹如胎已成

脉堂卷八　老

人相不缺名方便具足住容貌如佛心相亦同名正心住身心合成日益增長名不退住十身靈相一時具足名童眞住自方便具足至此謂之養聖胎形神出胎親爲佛子名法王子住此謂之出胎王子表以成人如國大王以諸國事分委太子彼剎利王世子長成陳列灌頂名灌頂住圭堂曰此之謂形神俱妙與道合眞言妙則超詣世眼矣言合則如水歸水矣

圓悟云把斷世界不漏絲毫如壺公瓢中自有天地日月圭堂云此所謂乾坤爲器者也曾示衆云譬如壺公一瓢中天地日月皆自然

華嚴經譬如蓮花果具葉中如蓮花有房蓮房有子蓮子有心擘而取之萬葉耿然而本具也豈從外得者

斬關出路子母分胎謂之一刻之寅

呂祖與珍奴詞云道無巧妙與你方兒一箇子

後午前定息坐夾脊雙關崑崙過此子午非時之子午乃指身中子午也子自尾閭起火午從泥丸退火皆須定息

論語鬼神死生章二能字二知字乃孔子齊死生一人鬼之論

華子病忘儒生已之華子怒子貢怪而問之孔子曰非爾所及顧謂顏回記之以顏子能坐忘也

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謂非特女弗如之吾與女皆弗能如之昔人有問夫子顏回何如人曰仁人也丘弗如也子貢南遊於楚見漢陰丈人孔子曰吾與女何足以識之哉是一樣文法

志至焉氣次焉至者到也謂志既至氣即從而次焉今試以身驗之靜中不見何必徒以尸解

精氣爲物遊魂爲變者鬼神也精氣不爲物遊魂不爲變而元陽與遊魂重來相見凝然不動

者仙聖也

絶欲保精以養命離心妄念以養性工夫條件雖多要之不外二門

兩腎湯煎膀胱火熱一道熱汁流入尾閭直上三關此先天之炁自然而然者也若夫鍊精化炁肘後飛金必須一陽初生金蓮復動之時脫出陽宮離其本位方與九重鉄鼓相近下閉上升三車運轉以行防微杜漸之道所謂出乎爾

間反乎爾乃後天之炁有作有爲之工也至人
不肯洩機使循文覓訣之輩混淆莫辨茫無下
手雖抽吸提絜而陽宮眞炁兀然不應
心中意臍中腎中鑪三者自不可混鼎中先
天元炁也鑪中日逐所生之氣也俱是藥物
死生之際亦難矣老子曰死而不亡者壽言雖
死而實未嘗死方謂之壽也孔子曰未知生焉
知死蓋知生則能了命知死則能了性矣又曰

朝聞道夕死可矣言人能聞道方可以死以其
有死而不亡者在也曾子曰而今而後吾知免
夫言其生平修爲兢業保守至末後一着信其
有主張可以死而不亡故出慶幸之辭以曉門
弟子也死生爲旦暮者自得道之人言也若常人則眞死矣
顯秘闔通行解訣修習性命超生滅都來本是
神氣精有內藥外藥二項除此三般無餘說無餘說體
中藏得遇明師道自唱口訣原來深有意屏除

歸命得清涼炁光皎潔好向丹田賞明月
陽初動心神降下于宮與炁合即同朔旦日月相合也炁升到頂中即月望也炁之升降動靜一刻工夫比一年節候炁一升一動自下而上炁一降一靜自上而下月藏玉兎
日藏烏自有龜蛇相蟠結相蟠結四象攢中宮
眞土結靈鉛內有五行相匹配自然龍虎會丹
田會丹田總此訣周天火候分明說金蓮復動即冬至一
呼一吸以行文武二火呼關收闔能吟虎嘯振開爐鼎驚動嬰兒神珠出現撞過尾閭象立春節至卯沐浴至辰飛龍得位至巳玉枕關上升于崑崙泥丸宮象夏至一陰生下降不行火後

復還本位烹之所以一刻工夫運轉週天應一年之節候也上弦細細吸清
風下弦緊閉勿令洩勿令洩炁又急强兵戰勝
用抽提倒提小腹須着力緊撮谷道內中提內
中提貫斗危明月輝輝頂上飛君要三關夾脊
透倒提逆鎖即閉地戶也念囉哩華言練心虛心無念惡念囉
哩堅心志撞透玄關二十四人之背脊上升四節上中泥丸月
華光耀水晶宮慧風吹起舍利子抽出坎中之命以就離中之性離成乾金復位合而爲煉成舍利舍利子黄金色二十四孕

金丹摘蓮蕊中藏一點升（蓮蕊初生一點升言精之初生而無質也）
此明即是如來客如來客配無爲妙用無爲無
不爲（以有爲之法爲下手運用之功以無爲之法爲蝦蟆之妙）縱橫一撞崑
崙透三車搬運入華池（透下關曰羊車透中關曰鹿車透上關玉枕曰牛車）入華池（下入華池鉛汞相投謂之神水湖山滾滾波濤潮浪又曰白浪滔天神）
水旺滾滾黃河翻逆浪醍醐灌頂過須彌（即泥丸也）
（又謂白毫光轉照五須彌）甘露洒心從此降從此降入漕溪
漕溪路有幾人知絳宮中間十二級得來方作

上天梯上天梯從此傳此是如來大法船飛出
天門生淨土超升三界作金仙（玄牝土釜在身中即女人係胞之所虛閒一穴是也）
積炁開關下苦工金蓮復動是眞宗金水逆流
無間斷三關九竅自開通青龍白虎翻金鼎白
藕青蓮滿庫紅三物採來歸一窟何愁不證紫
金容（蓮蕊心中一炁此指精之初生而無質也日月會于金蓮復動之時三車直上而下頂本宮爲殿）

不高不下半虛空空中會取無中有金蓮復動
一陽生急急忙忙去下手運南宮入北手龍虎
飛騰顛倒走一撞三關如雷吼崑崙頂上翻筋
手天花天雨亂紛紛舍利金丹流入口（上沖泥丸退火）
（不用元炁化爲甘露流入華池用舌抵腭神水滿口均作三口嚥下重樓採用七分文火輕輕上呼一吸搦開淨瓶即是玄關號黃庭所以空閒一穴也）風雷宇宙咽重樓
嚇得三尸無處走保天君不放手得失防危從
此守鍊成丈六紫金身萬劫千年永不朽頂門

常放白毫光半夜日頭眞箇有
先文肅公云少年不學懷復懷壯年不學虧復
虧老年不學衰復衰一日不學謂之荒一時不
學謂之狂一息不學謂之忘或問何者謂之學
答曰瞬有存息有養正念常現前是也故云仁
不可終食違道不可須臾離禮樂不可斯須去
正念不可刹那斷
楞嚴金剛圓覺心經常以莊子一句破之云字

叅乂者發乎天光四經然也蓋般若乃吾人一段靈光（又名智 名慧 名覺）金剛楞嚴讚其堅固萬刼不朽也圓讚其不着相也楞嚴自定而入金剛圓覺心經自慧而入皆到彼岸也心者謂般若經卷甚多此其樞要故以心名之（文有文心律有律心此則是爲智心）

宋杜祁公不信佛法毋嘲張文定爲佞佛有朱醫者出入二公門嘗欲勸杜而未便一日杜病召朱朱以讀楞嚴未畢不卽往既至公怒曰楞嚴是何等書耶吾知有孔孟而已朱出袖中手卷呈之公覽竟索餘不覺遂盡十卷乃嘆曰果奇書也因拉朱謁文定負其不早以告張嘆曰譬如失物既以得之不必詰其遲也杜自此卽若有得江南名士徐鉉未嘗知有佛書中主以一帙楞嚴授之曰久聞富見精理旬餘表上曰臣讀之數過如一器中傾入一器中此絶難曉

中主聞之嗚呼祁公一覽而十卷遂讀徐鉉踰旬而不曉一字非根器之異乎或嘲脉望所録枝葉扶疎無當於世用焉知予意欲留之以貽後人使知世外別有一種道理不全在食色勢利間也萬一有宿根者出焉則提醒之功豈謭尠耶

寶顏堂訂正脉望卷之八終

脈望跋

吾邑代傳道學至吾師　文肅趙先生始大闡其秘蓋道不外性命故子思子作中庸以堤防斯學於似是冢波蕩風靡之中首揭天命謂性率性謂道而直指喜怒哀樂欲人就此已發未發不須臾忘其戒慎以致中和而成位育固孔門正法眼藏也乃世之譚學者往往守其粗迹至稍涉性命則輒詆之爲二氏使人醜二氏不

脈望後跋　一

啻非族且曰道如斯止矣惟先生獨能張膽明目公然取二氏與吾儒幷頰而稱曰三氏一聖三聖一人三聖人一道也以是吾儕小子始得剖破拘攣略聞性命宗風而知子思子所以得傳道學特在中庸之一書中庸一書特專在性命之一章性命一章特在喜怒哀樂之四言而以此遂通於顏子子不遷曾子不傷孟子不動子貢不得聞又以此通於仙之養命兼夫性佛之養性兼夫命大都不過是物然後有所悟入以從事斯學而卑之乎視世之所謂道學者嗟乎能忘先生之造化吾儕者哉蜀史長玄公先生之冢嗣君也趨庭之訓得之更眞聞之獨早其留心性命蓋自垂髫而然季五十即屏絕世緣日夜爲收拾人心是務厭薄書吏勞苦身心則乞散局以居今觀所著脈望一書則公之深造性命入彼實際可想矣謂不媿吾文肅先生之

脈望後跋　二

家傳非耶愚敢爲之說曰欲知子思子得孔氏之傳當求之中庸欲知長玄公得文肅先生之傳當求之脈望卒業手此卷尾與同志者商焉

寧澹居士龔懋賢跋

嘗聞前輩譚道學者守矩矱斤斤毋失尺寸一語稍涉性命即掉背而去之曰是禪也是玄也君將溺已焉耶知微言淵論尚未一啜其醨而闖其戶耶卿有爾緒餘以佐淡塵又陰勦而陽排之欲以自附於儒其用心亦狹矣故物不通方則國窮學不通方則見陋孔之朝聞是死而不亡之旨也孟之夜氣是純焉之守之旨也三教一源豈虛語哉我伯父文肅相公謂經世者出世之用出世者經世之體連朴二氏以闡吾儒之奧窔於時門下士浸浸見性命之大全矣伯兄長玄達識利根潛心玄覽甘隱王傳沉酣百籍一語契道隨筆錄之開附已見編名脉望言性命大旨了了非徒言之實欲身蹈之也其克承庭訓而剖破拘攣者乎故文肅公詩云嬰也汝知學當齊物論差道無千載異言有百家私先宗貫文定公相宋淳熙間冢君希光亦以

脉望後跋　三

忠義聞而冲素恬養詳見征牒淵源濟美異世同符云

玄白子趙台楨謹跋

脉望後跋

脈望八卷內府藏本

明趙台鼎撰台鼎字長元自號丹華洞主內江人大學士貞吉之子也其書雜論三教於道藏尤爲詳悉故名以脈望自比於書內蠹魚三食神仙之字然陳因相襲未能獨抽奇秘也

庭幃雜録二卷

〔明〕錢曉輯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舊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庭幃雜録二卷》提要

庭幃雜録序

余小子生也晚不獲事吾祖參坡先生曁吾祖母李孺人閱吾父及吾諸伯叔所述庭幃雜録未嘗不啞然驚惕然思而悚然思奮也開闢生人至夥矣獨稱朱均為不肖何哉以尧舜至德不能相肖耳故為衆人之子孫易為賢人之子孫難記稱文王無憂豈前有所承後有所託而可以無憂哉殆謂文王宜憂而不憂耳蓋前有賢父毫髮不類便墮家聲後有聖子身範稍虧便難作則況曰父作之在文王必有所紹之者曰子述之在文

王必有所開之者惟文王能盡道所以無憂也不然蔡叔以文王為父蔡仲為子而寧能免于憂哉今吾祖何如人吾伯叔何如人吾父又何如人而為子孫者可泄泄已乎聞諸吾父謂吾祖之學無所不窺而特寓意于醫借以儆世覺人察脈而知其心之多欲也則告以淡泊清虚察脈而知其心之多忿也則告以涵泳寬裕察脈而知其心之蕩且浮也則告以凝静收斂引經據傳切理當情聞者莫不有省雖家庭指示片語微詞皆可書而誦也伯氏春谷先生先録其言以備觀省已而諸

伯叔競效而録之共二十餘卷經倭亂存者無幾吾父
悪其盡逸也遂輯其存者釐爲上下二卷付之梓人吾
王父母心術之微不盡在是也行誼之大亦不盡在是
也然善觀人者嘗其一臠可以知全鼎之味矣勉承父
命謹題其端以自朂云萬歷丁酉季秋吉旦孫男袁天
啓拜手謹書

庭幃雜録巻上

明　嘉善錢　曉　訂

問堯讓天下於許由經傳不載豈後人附會與父參坡
曰按左傳許太岳之後古者申呂許甫皆四岳之後
書云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讓由
之舉或即此乎

宋韓琦爲諫官三年所存諫稿欲斂而焚之以效古人
謹密之義然恐無以見人主從諫之美乃集主上所
信從及足以表主上之徳者七十餘章曰諫垣存稿

自序于其首大略曰諫主于理而以至誠將之前輩
之忠厚如此今乃有以進言要名者良可悼也

有王某者善風鑑江湖奇士也來訪父坐定閑門外履
聲橐橐王傾耳曰有三品官來及至則表兄沈科也
王諦觀之曰肉勝骨須肉稍去則發矣科不懌即起
入内見吾母是冬科患病大肉盡脱吾與三弟調理
之將愈父謂曰此病延乎其胃火火去則脾胃自調
必愈若滋其腎水水旺則邪火自退亦愈然胃火去
則善食必肥不若腎水旺則骨堅而可應王生之言

也因書一方授子使付科如法修服後果精神日旺
而浮肉不生明年鄉薦甲辰登第終死馬鄉

傳稱孔子家兒不知罵曾子家兒不知怒生而善教也
汝祖生平不喜責人每僮僕有過當刑輒與汝祖母
私約我執杖而往汝來勸止我體其意終身未嘗以
怒責僕亦未嘗輕罵僕汝曹識之

汝曾祖菊泉先生嘗語我云吾家世不干祿仕所以歷
代無顯名然忠信孝友則世守之第令子孫不失家
法足矣即讀書亦但欲明理義識古人趣向若富貴

則天也

問吾祖鑿半畝池水冬夏不涸鄰池常涸何也曰池中
置牛骨則不涸出西都志

沈科問六藝御為甲今凡上用之物皆稱御官稱御史
何也曰吴臨川云君之在車與御者最相親近故君
所親近之人謂之御君所親用之物亦謂之御

錢南士問何以謂之市井曰古者一井之地以二十畝
為廬舍因為市以交易故云

袁裳問俗以每月初五十四二十三日為月忌凡事皆
避之何所取義曰陰陽書以是三日為九良星直日
故不用其義亦不明河圖九數起三避五初一日起
一居坎至初五日五居中十四日二十三日五皆居
中五為君象故民庶不可用

凡言語文字與夫作事應酬皆須有含蓄方有味說話
到五七分便止留有餘不盡之意令人默會作事亦
須得五七分勢便止若到十分如張弓然過滿則折
矣

錢昞問寒食禁火相傳為介子推而設果爾止該行于

晋地何四方皆然也曰予嘗讀丹陽集云龍是木之
位春屬東方心為大火懼火盛故禁火是以有龍禁
之忌未必為子推設也

袁衮問月令孟冬臘先祖鄭元注云臘即周禮所謂蜡
祭也然則臘蜡同乎曰嘗觀玉燭寶典云臘祭先祖
蜡祭百神則臘與蜡異蜡祭因饗農以終歲勤動而
息之臘獵也獵取禽獸祭先祖重本始也二祭寓
意不同所以臘於廟蜡於郊

子華子曰人之性其猶水然水之源至潔而無穢其所

以湛之者久則不能無易也是故方員曲折湛于所遇而形易矣青黄赤白湛于所受而色易矣砰訇淙射湛于所閑而響易矣洄伏悠容湛于所容而態易矣鹹淡芳臭湛于所染而態易矣此五易者非水性也而水之流則然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爾輩慎習

沈科初授南京行人司副歸别吾父吾父謂之曰前輩謂仕路乃毒蛇聚會之場予謂其言稍過然君子緣是可以自修其毒未形也吾謹避之質直好義以賑

其心察言觀色慮以下之以平其忿其毒既形吾順受之彼以毒來吾以慈受可也

記稱弔喪不能賻不問其所費問疾不能餽不問其所欲見人不能館不問其所舍此言最盡物情故張横渠謂物我兩盡自曲禮入非虚言也汝輩處世宜一一據此推廣如見訟不能解不問其所由見災不能恤不問其所苦見窮不能賑不問其所乏

問天下事皆重根本而輕枝葉記稱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無道則辭有枝葉豈行貴枝葉乎父曰枝葉從根本而出邦有道則人務實故精神暢於践履無道則人尚虚故精神暢于詞説

予與二弟　侍吾母　予輩不自知其非已出也新衣初試旋或汚毀吾母夜縫而密浣之不使吾父知也正食既飽復索襍食吾母量授而撙節之不拂亦不恣也坐立言笑必教以正吾輩幼而知禮先母没期年吾父繼娶吾母来時先母靈座尚在吾母朝夕上膳必親必敬當歳時佳節父或他出吾母即率吾二人躬行奠禮嘗洒淚告曰汝母不幸蚤

世汝輩不及養所可盡人子之心者惟此祭耳為吾子孫者幸勿忘此語

以上男袁裒録

宋儒教人專以讀書為學其失也俗近世王伯安盡埽宋儒之陋而教人專求之言語文字之外其失也虚觀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則孔門亦嘗以讀書為學但須識得本領工夫始不錯耳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求放心是本領學問是枝葉

作文句法字法要當皆有源流誠不可不熟玩古書然不可蹈襲亦不可刻意摹擬須要說理精到有千古不可磨滅之見亦須有關風化不為徒作乃可言文若規規摹擬則自家生意索然矣

近世操觚習藝者往往務為艱詞晦語或二字三字為句以自矜高古甚或使人不可句讀而味其理趣則漠然如嚼蠟耳此文章之一大阨也爾輩切不可效之

文字最可觀人如正人君子其文必平正通達如奸邪

小人其文必艱澁崎嶇

士之品有三志於道德者為上志于功名者次之志于富貴者為下近世人家生子稟賦稍異父母師友即以富貴期之其子幸而有成富貴之外不復知功名為何為[物]況道德乎吾祖生吾父岐嶷秀穎吾父生吾亦不愚然皆不習舉業而授以五經古義吾生汝兄弟始教汝習舉業亦非徒以富貴望汝也伊周勳業孔孟文章皆男子常事位之得不得在天德之修不修在我毋棄其在我者毋強其在天者

欲潔身者必去垢欲愈疾者必求醫昔曹子建文字好人譏彈應時改定豈獨文藝當爾哉進德脩業皆當如此

晏元獻公嘗言韓退之扶持聖教剗除異端則誠有功若其祖述墳典憲章騷雅上傳三古下籠百世橫行闊視于綴述之場者子厚一人而已蓋深取柳而抑韓也爾輩試虛心觀之二公之學識相去頗遠當知晏公之言不虛耳唐人余知古與歐陽生書譏韓愈之陋曰其作原道則崔豹答牛生書作諱辨則張誠

論舊名也作毛穎傳則袁淑太蘭王九錫也作送窮文則楊子雲逐貧賦也當時蓋甚輕之惜今人讀書不多不知韓之蹈襲耳

當理之言人未必信修潔之行物或相猜是以至寶多疑荊山有淚

讀書貴博亦貴精蘇文管仲論近世刊本皆作彼管仲者何以死哉及得宋刻則何字乃可字與上文可以死正相應許渾詩湘潭雲盡暮山出此世本也及觀劉巨濟收渾手書則山字乃煙字也潘榮史斷引少

仕偽朝責李密陳情之謬嘗見釋氏書引此文偽朝作荒朝蓋密之初文也偽朝字乃晉人改之入史耳

孔明出師表今世所傳皆本三國志查文選所載則先帝之靈下尚有若無興德之言六字必如是而其義始完也

自杜牧有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之句世皆傳范蠡載西施以逃及觀修文御覧引吳越春秋逸篇云吳亡後浮西施于江令隨鴟夷以終蓋當時子胥死盛以鴟夷浮之江令沉西施于江所以謝子胥也范蠡去越亦號鴟夷子杜牧遂悞以胥為蠡耳墨子曰吳起之裂其功也西施之沉其美也豈非明証哉

作詩以真情說真境方為作者周濂溪和費令游山詩云是處塵勞皆可息清時終　忍辭官此由衷之語何其溫柔敦厚也若要情　關託興青山徒令人可厭耳

楊升庵嘗評韓退之贈張曙詩云久欽江總文才妙自嘆虞翻骨相屯以忠厚自比而以奸邪待人豈聖賢謙己恕人之意此乃韓公生平病處而宋人多學之

謂之占地步心術先壞矣何地步之有此論最當今之人抑又甚焉陰含譏諷如訕如詈此小人之尤者不可效也

問史記庾死獄中何以謂之庾曰案史記說文束縛捽抴為臾臾庾古通用也

郁九章來訪坐談伍員之員宜作運父曰豈惟如此澹臺滅明之澹管子淮南子皆音潭郁曰澹與淡同乎淡音琰澹音潭文選澹淡連用本二字非一字也鍾繇字元常取咎繇陳謨彰厥有常之義今多呼繇為由亦悞也郁曰此更有何証曰晉世說載庾公謂鍾會曰何以久望卿遥遥不至謂舉其父諱以嘲之此明証矣又五代王朴朴平豆反而今人皆呼為樸似此之類不可枚舉

宋儒謂易經彖象卦爻皆取義於物彖者犀之名狀如犀而小角善知吉凶交廣有之土人名曰猪神犀形獨角知幾知微是則彖者取于幾也象大荒之獸人希見生象按其圖以想其形名之曰像是則象者取于像也孔穎達云卦者掛也掛之于壁也蓋懸物之

栰也近世楊慎非之謂卦者圭也古者造律制量六十四黍為一圭則六十四象總名為卦亦自有理應劭曰圭者自然之形陰陽之始則卦者亦自然之形陰陽之始其為字從卜為義從圭為聲亦為義古文圭亦音卦本經云爻者交䟽之窓也其字象窓形今之象眼窓也一牕之孔六十四六牕之孔凡三百八十四也是則爻者義所旁通也

坤順乾而育物陽資陰也月遠日而生明陰避陽也魚生流水者皆鱗白魚生止水者皆鱗黑

予夜讀君陳篇父問曰君陳是何人對曰不知曰是周公之子伯禽之弟王伯厚言之甚詳且坊記注有明文可證

比鄰沈氏世讐余家吾母初來吾弟兄尚幼吾家有桃一株生出墻外沈輙鋸之吾兄弟見之奔告吾母母曰是宜然吾家之桃豈可借彼家之地沈亦有棗生過予墻棗初生母呼吾弟兄戒曰鄰家之棗慎勿撲取一枚并戒諸僕為守護及棗熟請沈女使至家面摘之以盒送還吾家有羊走入彼園彼即撲死明日彼有羊竄過墻來群僕大喜亦欲撲之以償昨憾母曰不可命送還之沈某病吾父往胗之貽之藥父出母復遣人告群鄰曰疾病相恤鄰里之義沈貧病家貧各出銀五分以助之得銀一兩三錢五分獨助米一石由是沈遂忘讐感義至今兩家姻戚往還古語云天下無不可化之人諒哉

有富室娶親乘巨舫自南來經吾門風雨大作舟觸吾家船坊倒焉鄰里共捽其舟人欲償所費吾母聞之問曰媳婦在舟否曰在舟中因遣人謝諸鄰曰人家

娶婦期于吉慶在路若賠錢舅姑以為不吉矣況吾坊年久積朽將頹彼舟大風急非力所及幸寛之衆從命

吾母愛吾兄弟踰于已出未寒思衣未飢思食親友有饋果餌必留以相飼既娶婦依然呴育無異齠齓也吾婦感其殷勤泣語予曰即親生之母何以踰此妻家或有餽雖甚微尠不敢私嘗必以奉母一日偶得鱖婦親烹命小僮胡松持奉松私食之少頃婦見姑問曰鱖堪食否姑愕然良久曰亦堪食婦疑退而鞫

松則知其窃食狀復走謂姑曰鰥不送至而曰堪食何也吾母笑曰汝問則鰥必献吾不食則松必不窃吾不欲以口腹之故見人過也其厚德如此

以上男表襄録

庭幃雜録卷下

明　嘉善錢　曉　訂

王虚中解書法詞之内不可減減之則為鑿鑿則失本意詞之外不可增增之則為贅贅則壞本意此至要之言然得其詞者淺得其意者深汝輩讀書勿專守着詞語須逆其志于詞之内會其神于詞之外庶有益耳

仲尼題吴季子墓曰止有呉延陵季子之墓議者謂勝碑碣千言張子韶祭洪忠宣止曰維某年月日具官某謹以清酌之奠昭告于某官之靈嗚呼哀哉伏惟尚饗景虚深羡其情悲愴乃過于詞可見文不如質實能勝華此可為作文之法

象緯術数君子通之而不欲以是成名詩詞賦命君子學之而不欲以是譁世何也有本焉故也

六朝顔之推家法最正相傳最遠作顔氏家訓諄諄欲子孫崇正教尊釋學宋呂蒙正晨起輒拜天祝曰願敬信三寶者生於吾家不特其子公著為賢宰相歷代諸孫如居仁祖謙輩皆聞人賢士此所當法也

吾目中見毀佛闢教及折僧房借寺基者其子孫皆不振或有奇禍碌碌者姑不論崑山魏祭酒崇儒闢釋其居官毀六祖遺鉢居鄉又折寺宇興書院畢竟絶嗣繼之者亦絶聶雙江為蘇州太守以興儒教闢異端為已任勸僧蓄髮歸農一時諸名公如陸粲顧存仁輩皆佃寺基聞聶公無嗣即有嗣當亦不振也吾友沈一之孝弟忠信古貌古心醇然儒者也然亦闢佛近又折庵為家廟聞陸秀卿在岳州亦專毀滛祠而間及寺宇論沈陸之醇腸碩行雖百世子孫保之可也論其毀法輕教寧能無報乎爾曹識之吾不及見也

問作詩之法曰以性情為境以無邪為法以人倫物理為用以溫柔敦厚為教以凝神為入門以超悟為究竟

詩起於三百篇學詩者皆沿其下稍忘其本始

起非分之思開無謂之口行無益之事不如其已

自小學久廢爾雅釋文無留心者士人行文多所謬悮雖正史不免焉按說文率烏者繫生烏以來之名爾音由故獵人有爾鹿唐呂溫乃作由鹿賦以爾為由悮也蜀人謂老為皤取皤皤黃髮義有賊王小皤作亂宋史乃作王小波當改正

可愛之物勿以求人易犯之愆勿以禁人難行之事勿以令人

終日戴天不知其高終日履地不知其厚故艸不謝榮于雨露子不謝生于父母有識者須反本而圖報勿貿貿焉已也

語云斟滿人概之人滿神概之此良言也智周萬物守

之以愚學高天下持之以撲德服人群羣之以虛不待其滿而常自概之雖鬼神無如吾何矣

呢喃燕子語梁間底事來驚夢裡閑說與旁人渾不解杖藜攜酒過芝山此劉季孫詩也季孫時以殿直監饒州酒王荊公以提刑至饒見是詩大稱賞之適郡學生持狀請差官攝州學事公判監酒殿直一郡大驚由是知名青衫白髮舊參軍旋糶黃粱置酒樽但得有錢留客醉也勝騎馬傍人門此盧秉詩也荊公見而稱之立薦於朝不數年登卿貳石林珊瑚詩話

侈載其事今之上官有惜才如荆公者乎即著書滿車誰肯顧者此英雄所以長擯世道所以日衰也

見精始能為造道之言養盛始能為有德之言其見卑而言高與養薄而徒事造語者皆典謨風雅之罪人也

黄蘇皆好禅談者謂子瞻是士夫禅魯直是祖師禅蓋優黄而劣蘇也人皆知二公終身以詩文為事然二公豈淺淺者哉子瞻無論其立朝大節即陽羨買房焚券一細事亦足砭汚起懦魯直與人書論學論文

一切引歸根本未嘗以區區文章為足恃者餘冬序録嘗類其語如云學問文章當求配古人不可以賢於流俗自足孝弟忠信是此物根本養得醇厚使根深蒂固然後枝葉茂耳又云讀書須一言一句自求己身方見古人用心處如欲進道須謝去外慕乃得全功又云置心一處無事不辦讀書先令心不馳走庶言下有理會又云學問以自見其性為難誠見其性坐則伏于几立則垂于紳飲則形于尊彛食則形于籩豆升車則鸞和與之言奏樂則鐘鼓為之説故

無適而不當至于世俗之學君子有所不暇又云學問須從治心養性中來濟以玩古之功三月聚根可至千里但勿欲速成耳此等處皆汝輩所當服膺也

顧子聲王天宥劉光浦在坐談酒相款劉稱吾父大節凛然細行不苟世之完德君子也父曰豈敢當嘗自默默檢點有十過未除正賴諸君之力共刷除之王問何者為十父曰外緣役役内志悠悠常使此日閒過一也聞人之過口不敢言而心常尤之或遇其人而不能救正二也見人之賢豈不愛慕思之而不能

與齊輙復放過三也偶有横逆自反不切不能感動人四也愛惜名節不能包荒五也終日閑邪而心不能無妄思七也有過輙悔如不欲生自謂永不復作矣而日復一日不覺不知旋復忽犯八也布施而不能空其所有忍辱而不能遣之于心九也極慕清淨而不能斷酒肉十也顧曰謹受教且顧余兄弟曰汝曹識之此尊翁實心寡過也

夏雨初霽槐陰送凉父命吾兄弟賦詩余詩先成父擊節稱賞時有惠葛者父命范裁縫製服賜余而吾母

不知也及衣成服以入謝母詢知其故謂余曰二兒未服汝何得先且以語言文字而遽享上服將置二兒於何地褫衣藏之各製一衣賜二兒然後服

吾父不問家人生業凡薪菜交易皆吾母司之秤銀既平必稍加毫厘余問其故母曰細人生理至微不可虧之每次多銀一厘一年不過分外多使銀五六錢吾旋節他費補之內不損已外不虧人吾行此數十年矣兒曹世守之勿變也

余幼頗聰慧母欲教習舉子業父不聽曰此兒福薄不

能享世祿壽且不永不如教習六德六藝做箇好人醫可濟人最能種德俟稍長當遣習醫余十四歲五經誦遍即遣游文衡山先生之門學字學詩既畢姻授以古醫經令如經史潛心玩之且囑余曰醫有八事須知余請問父曰志欲大而心欲小學欲博而業欲專識欲高而氣欲下量欲宏而守欲潔發慈悲惻隱之心拯救大地含靈之苦立此大志矣而于用藥之際兢兢以人命為重不敢妄投一劑不敢輕試一方此所謂小心也上察氣運于天下察艸木于地中察情性于人學極其博矣而業在是則習在是如承蜩如貫虱毫無外慕所謂專也窮理養心如空中朗月無所不照見其微而知其著察其迹而知其因識誠高矣而又虛懷降氣不棄貧賤不嫌臭穢若痌瘝乃身而耐心救之所謂氣之下也遇同儕相處己有能則告之人有善則學之勿存形迹勿分爾我量極宏矣而病家方苦須深心體恤相酬之物富者資為藥本貧者斷不可受於閨室皺眉之日豈忍受以自肥戒之戒之

表弟沈稱病心神恍惚多驚悸不寐求藥于余既授之父偶見命取半天河水煎之半天河水者乃竹籬頭空樹中水也稱問水不同乎父曰不同衍義曾辨之未悉也半天河水在上天澤水也故治心病臘雪水大寒水也故解一切熱毒井華水清冷澄澈水也故通九竅明目去酒後熱痢東流水者順下之水也故下藥用之倒流水者回旋流止之水也故吐藥用之地漿水者掘地作坎以水攪渾得土氣之水也故能解諸毒甘爛水者以木盆盛水杓揚千遍泡起作珠

数千顆此乃欃槍之燊之水也故治霍乱入膀胱止
奔豚也

以上男表裳録

古人慎言不但非禮勿言也中庸所謂庸言乃孝弟忠
信之言而亦謹之是故萬言萬中不如一默

童子涉世未深良心未喪常存此心便是作聖之本

癸卯除夕家宴母問父曰今夜者今歲盡日也人生世
間萬事皆有盡日每思及此輙有悽然遺世之想父
曰誠然禪家以身没之日為臘月三十日亦喻其有

盡也須未至臘月三十日而預為整頓庶免臨期忙
亂耳母問如何整頓父曰始乎收心終乎見性予初
講孟子起對曰是學問之道也父頷之

余幼學作文父書八戒于稿簿之前曰毋勦襲毋雷同
毋以淺見而窺毋以滿志而發毋以作文之心而妄
想俗事毋以鄙穢之念而輕測真詮毋自是而悪人
言毋倦勤而怠己力

韓退之符讀書城南詩専教子　取富貴識者陋之吾
教爾曹正心誠意能之乎予應曰能問心若何而正
對曰無邪即正問意若何而誠曰無偽即誠叱曰此
口頭虚話何可對大人須寔思其何以正何以誠始
得余瞿然有省

詩文有主有從文以載道詩以道性情道即性情所謂
主也其文詞從也但使主人尊重即無僕從可以遺
世獨立而蘊藉有餘令之作文者類有従無主譬悦
徒飾而實意索然文界如斯而已哉

野葛雖毒不食則不能傷生情欲雖危不染則無由累
已問何得不染曰但使真心不昧則欲念自消偶起

即覺覺之即無如此而已

古人有言畸人碩士身不庸于時名不顕于世贊其積
而不得施終于淪落而萬分一不獲自見者豈天遺
之乎時已過矣世已易矣乃一旦其後之人勃興焉
此必然之理屢屢有徵者也吾家積德不試者數世
矣子孫其有興焉者乎

父自外歸輙掩一室而坐雖至親不得見之予竊從戸
隙私窺但見香煙裊繞衣冠儼然素鬚飄飄如植如
塑而已

父與予講太極圖吾母從旁聽之父指圖曰此一圈從伏羲一畫圈將轉來以形容無極太極的道理母笑曰這箇道理亦圈不住只此一圈亦是妄父告予曰太極圖汝母已講竟遂掩卷而起

父每接人輒溫然如春然察之微有不同接俗人則正色緘口諾諾無違接尊長則斂智黜華意念常下接後輩則隨方寄誨誠意可掬惟接同志之友則或高談雄辨聳聽四筵或婉語微詞頻驚獨坐聞之者未始不爽然失帖然服也

母以飲食傷脾胃母以牀第耗元陽母以言語損現在之福母以田地造子孫之殃母以學術悞天下後世

丙午六月父患微疾命移榻于中堂告諸兄曰吾祖吾父皆預知死期皆沐浴更衣蕭然坐逝皆不死於婦人之手我今欲長逝矣遂閉戶謝客日惟焚香靜坐至七月初四日親友畢集諸兄咸在呼予攜紙筆進前書曰附贅乾坤七十年飄然今喜謝塵緣須知靈運終成佛焉識王喬不是仙身外幸無軒冕累世間謾有性真傳雲山千古成長往那管兒孫俗與賢投筆而逝

遺書二萬餘卷父臨沒命檢其重者分賜姪輩餘悉收藏付余母指遺書泣告曰吾不及事汝祖然見汝父博極群書猶手不釋卷汝若受書而不能讀則為罪人矣予因取遺籍恣觀之雖不能盡解而涉獵廣記則自早歲然矣

吾母當父存日賓客填門應酬不暇而吾不見其忙及父沒衡門悄然形影相弔而吾不見其逸

以上男袁表錄

潘用商與吾父友善其子恕無子余幼鞠于其家父沒母收回告曰一家有一家氣習潘雖良善其詩書禮義之習不若吾家多矣吾蚤收汝隨諸兄學習或有可成

予隨四兄夜誦吾母必執女工相伴或至夜分吾二人寢乃寢

吾父不刻吾祖文集以吾祖所重不在文也及書房雨漏先集朽不可整始悔之吾父亡吾母命諸兄先刻一螺集曰毋貽後悔

遇四時佳節吾母前數日造酒以祭未祭不敢私嘗一滴也臨祭一牲一菜皆潔誠專設既祭然後分而享之嘗語余曰汝父年七十每祭未嘗不哭以不逮養也汝幼而無父欲養無由可不盡誠于祀典哉每遇時物雖微必献未献吾輩不敢先嘗

四兄善夜坐嘗至四鼓余至更餘輒睡然善早起四兄睡時母始睡及吾起母又起矣終夜不得安枕鞠育之苦所不忍言

二兄移居東墅予與四兄起從之學家僮名阿多者送

吾二人至館及歸見路旁蚕豆初熟採之盈襭母見曰農家待此以食汝何得私取之命付來一升償其直四兄聞而問母曰娘雖付來阿多必不償人母曰必如此然後吾心始安

四兄補邑弟子母語余曰汝兄弟二人辟猶一體兄讀書有成而弟不逮豈惟弟有愧色即兄之心當亦歉然也願汝常念此努力進修讀書未熟雖倦不敢息作文未工雖鈍不敢限百倍加工何遠不到

乙卯四兄進浙場文極工本房取首卷偶以中庸義太淺駕不得中式後代巡行文給賞母語余曰文可中而不中是謂之命倘文猶未工雖命非命也爾勉之弟勤修其在己者得不得勿計也

三兄早世吾母哭之哀告余曰汝父原説其不壽今果然因收七姪八姪教育之如吾兄弟幼時茹苦忍辛蓋無一日樂也

余與二姪同入泮母曰今日服衣巾便是孔門弟子纖毫有玷便遺愧儒門以是余兢兢自守不敢失墜

吾祖怡杏翁置房于亭橋西衖父遺命授余母告曰房

之西王鷰之屋也當時鷰初造樓而邑丞倪璣嚴行火衖之例於應毀汝父憐之毀己之房以代彼但就倪批一官帖以明疆界而已汝體父此意則一切鄰居皆當愛恤皆當屈己伸人嘗記汝父有言君子當容人毋為人所容寧人負我毋我負人倘萬分一為人所容又萬分一我或負人豈惟有愧父兄寔亦慙負天地不可為人矣

吾母暇則紡紗日有常課吾妻陸氏勸其少息曰古人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戒我輩何人可無事而食

故行年八十而服業不休

遠親舊戚每來相訪吾母必殷勤接納去則周之貧者必程其所送之禮加數倍相酬遠者給以舟行路費委曲周濟惟恐不逮有胡氏徐氏二姑乃陶庄遠親久已無服其來尤數待之尤厚久留不厭也劉光浦先生嘗語四兄及余曰衆人皆趨勢汝家獨憐貧吾與汝父相交四十餘年每遇佳節則窮親滿座此至美之風俗也汝家後必有聞人其在爾輩乎

九月將寒四嫂欲買綿為純帛之服以禦寒母曰不可

三斤綿用銀一兩五錢莫若止以銀五錢買綿一斤汝夫及汝冬衣皆以枲為骨以綿覆之足以禦冬餘銀一兩買舊碎之衣浣濯補綴便可給貧者數人之用恤窮濟衆是第一件好事恨無力不能廣施但隨事節省儘可行仁

母平日念佛行住坐卧皆不輟問其故曰吾以收心也嘗聞汝父有言人心如大火必麗木心必麗事故曰必有事焉一提佛號萬妄俱息終日持之終日心常斂也

四兄登科報至吾母了無喜色但語予曰汝祖汝父讀盡天下書汝兄今始成名汝輩更須努力

以上男袁衮録

庭幃雜録者吾内兄袁褧等録父参坡公幷母李氏之言也参坡初娶王氏生子二曰衷曰褧衷五歳褧四歳王氏没继娶李氏生子三曰裳曰表曰袞袞十歳参坡亾又二十七年李氏棄世故衷褧所録父言居多而袞幼不及事父獨佩母言自淑耳参坡博學惇行世罕其儔李氏賢淑有識磊磊有丈夫氣觀玆録可以想見其人矣錢曉識

庭幃雜録　跋

一

庭幃雜錄二卷 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明嘉善袁衷等錄其父母之訓而錢曉所訂定者也衷父參坡生五子長卽衷次曰襄曰裳曰表曰袞表嘗舉於鄉袞游文徵明之門能以文學世其家曉婚於袁氏故刪定而爲之跋云